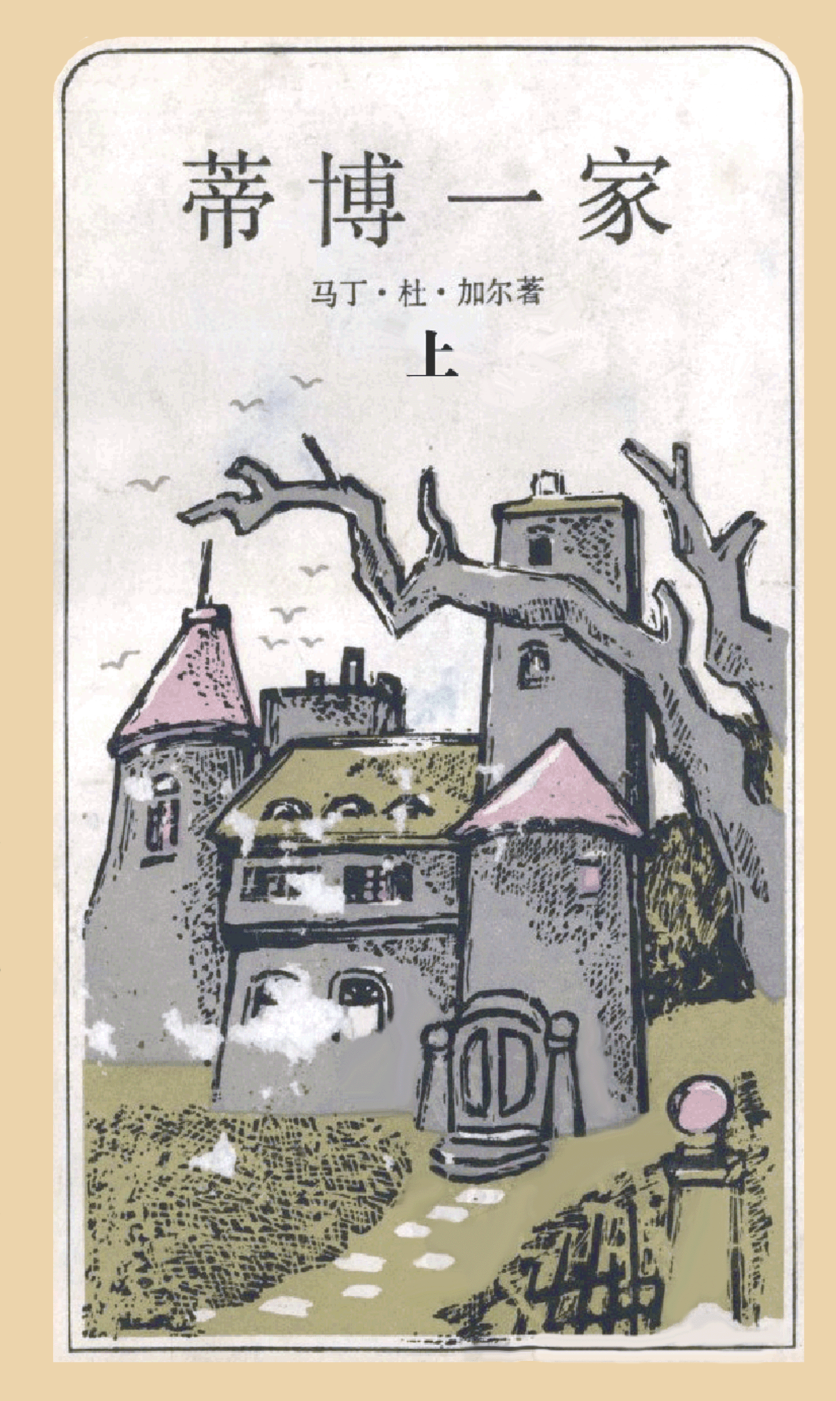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法〕马丁·杜·加尔著

蒂博一家

上

王晓峰　赵九歌 译

Roger Martin du Gard
LES THIBAULT

本书根据 Librairie Gallimard 1953 年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蒂 博 一 家
（上）
〔法〕马丁·杜·加尔 著
王晓峰 赵九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0.25 插页 5 字数 443,000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7,500 册

书号：10188·445 定价： 2.45元

目　　次

第一部　灰皮笔记本

第二部　教养院

第三部　美好的季节

第四部 诊病

谨以《蒂博一家》献给

亲如手足的好友

彼埃尔·马尔加里迪

他于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在军事医院逝世，这使他纷扰而又纯净的心中已经孕育成熟的巨著未能问世

马丁·杜·加尔



第　一　部

灰 皮 笔 记 本

一

蒂博父子沿着校舍往前走。一路上，蒂博先生没有对他的儿子说过话，转过沃基拉尔街①街角的时候，却突然收住脚步说：

"唉，这一回，安托万，不！这一回，这可太越规了！"年轻人没有答理。

这天是星期日，已经是晚上九点钟，学校早就关了大门。门房把小窗口打开一条缝。

安托万大声嚷道："你知道我弟弟在哪里？"可是门房瞪大了眼睛发愣。

蒂博先生跺着脚说："把比诺神父找来！"

门房领着他们两人走到会客室，从口袋里掏出一段线蜡烛，点亮了吊灯。

几分钟以后，蒂博先生气喘吁吁，一下子坐在一张椅子上，咬着牙，又嘟嘟囔囔地说：

"这一回，你晓得吗？这一回……"

"先生，久等了，"比诺神父轻手轻脚走进来。他长得很矮，要把手放在安托万的肩膀上，就得踮起脚来。"你好啊！年轻的大夫！出什么事了？"

"我弟弟在哪儿？"

"雅克吗？"

“他今儿一整天都没有回家！”蒂博先生站起来说。

“那他去哪儿了呢？”神父说着，倒不显得十分意外。

“在这儿，老天！一定是被罚留校了。”

神父把双手往腰带里一插说：

“雅克没有留校。”

“怎么回事？”

“雅克今天根本没有在学校露过面。”

事情变得复杂了。安托万一直盯着神父的脸。蒂博先生耸耸肩，把虚胖的脸转向神父，沉重的眼皮好象总是抬不起来似的。

“雅克昨天跟我们说，他得留校四个钟头。今天早晨，他按往常的钟点出的门，到了十一点，我们都在望弥撒，据说，他回来过，只看到了厨娘。他说不回来吃午饭，因为他得留校八个钟头，不是四个钟头。”

“纯粹胡扯，”神父反驳。

蒂博先生接着说：“天擦黑的时候我不得不出门，把我的文章送给《两世界评论》。主编接见了我，到吃晚饭的时候我才回家，雅克还是没露面。到了八点半，仍然没影儿。我慌了，派人去找安托万，他正在医院值班，我们就一起到这儿来了。”

神父抿着嘴唇，思索着。蒂博先生半睁开眼睛，锐利的目光射向神父，又看看儿子：

“安托万，你说呢？”

“好啦，爸爸，”年轻人说，“要是他逃走是预谋的，这就排除了意外事故的假设。”

---

① 巴黎第六区的一条街道，离卢森堡公园不远。

他的这个看法倒使人安心。蒂博先生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脑子里随着种种线索飞快地活动着，但由于肥胖而显得呆板的脸上却丝毫没有显露出来。他又问：

"那么怎么办呢？"

安托万考虑一会儿说：

"今天晚上，什么也不要干，等着吧！"

显然只能这么办了。可是既不能用一种权威手段一下子了却这件事，又想到，道德学会代表大会后天要在布鲁塞尔开幕，请了他去主持法国部的工作，蒂博先生怒气上冲，马上站起来。

"我要请警察四处去找他！"他大声说。"法国不是还有个警察局吗？难道就找不到为非作歹的孩子？"

他的衣襟在肚子两侧搭拉着，随着说话，领角不断挤着下巴上的双层肉褶，他一下又一下伸出下颌，好象马在扯缰绳。"唉，这坏小子，"他想，"万一让火车轧了！"就在这一刹那间，他觉得那样事情就算了结了，然后，他就去会上讲演，说不定还能当上副主席……但是几乎在同时，他仿佛看见儿子躺在一副担架上，接着好象在一个明烛辉煌的停尸房里，他仿佛看到他的那副样子，是个不幸的父亲，大家都会怜悯他……他觉得羞愧。

"这样心神不定地过一夜！"蒂博先生又高声说。"作为父亲，挨过这样的时刻真艰难，神父先生，真艰难啊！"

蒂博先生朝门口走去。神父从腰带里抽出双手。

"请您听我说，"他低垂着眼睛说。

烛光照亮了他那黑发遮住了一半的前额和狡黠的脸，那脸越到下巴越薄越尖，成了个三角形。这时，脸颊上显出两块红晕。

"我们本来还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在今晚就告诉您令郎的一件事——是最近发生的——很令人遗憾……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觉得这里头有些蛛丝马迹……您如果能等一小会儿,先生……"

庇卡底[1]地区的乡音更加重了他那犹豫的口气。蒂博先生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又回到椅子旁边,沉重地坐下,闭上了眼睛。

神父继续说:"先生,最近,我们必须对您的孩子指出他犯了一些错误,性质非同寻常,非常严重。我们甚至威胁他说要把他开除,当然,只不过是吓唬吓唬罢了;他没有跟您提起过吗?"

"您难道不知道他多么会装假吗?他跟平常一样,总是不说话。"

"这亲爱的孩子虽然错误严重,但并没有完全变坏,"神父连忙改口说。"我们认为,这一回特别是由于自己软弱,也因为有人教唆,才犯了错误。他受了一个危险同学的影响。唉!在国立中学里,这样的危险孩子是很多的……"

蒂博先生不安地向神父望了一眼。

"事情是这样的,先生,我从头说起。是星期四……"他想了一想,又用似乎高兴的语调说起来:"不,不,我说错了,是前天,星期五,对了,星期五早晨,上大自习的时候。还不到中午,我走进了课堂,跟平时一样走得快……"他向安托万挤挤眼:"我扭一下把手,门还不动,我就一下子推开门进去。一进去,我就瞧见了教友雅克,他的座位正好安排在对着门口的地方。我向他走去,拿开了他的字典,哈,抓住了!我抓住一本可疑的书,是本小说,从意大利文译出的,名叫《岩石上的童贞女》[2],作者的名字

---

① 庇卡底,是法国北部旧省名。

② 这是意大利作家邓南遮(1863—1938)的小说

我忘记了。”

“真下流！”蒂博先生喊了起来。

“孩子神色慌张，好象还瞒着什么，对这一套，我们是有经验的。快到吃饭的时候了，听到钟响，我让监课老师把学生带到食堂去，我留下来，打开雅克的书桌，又找到了两本书：让·雅·卢梭的《忏悔录》，还有更不光彩的，请原谅我这么说，先生，一本左拉的下流小说：《穆雷神父的罪过》① 。”

“唉！这个小混蛋！”

“我们正要关上他的书桌，忽然想到用手从后面抄过去，翻翻他那一叠课本，这一翻，又翻出了一个灰皮本子。乍一看，老实说，这本子并没有什么秘密性质。我打开本子，只看了头几页，就清楚了……”神父目光闪闪，毫不客气地盯着两个人，接着说：“我马上把这件证物妥善收好，到午间休息的时候，才从从容容清点了一下。那几本书装订得很考究，在书脊下方有个姓名起头字母 F。至于灰皮本子，是主要的东西，是个物证，象是个通信记录本，上面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字体：一种是雅克的，还带着他的签名 J，另一种字体我们却认不出是谁的，签名是一个大写的 D。”他停了一会儿，又压低嗓门说：“那些信的语气和内容使人对这种友谊是什么性质不会再有任何怀疑。甚至，我有一个时候，还以为那种坚挺修长的字迹是一个姑娘写的，或者说得更恰当些，是个女人写的。后来又分析了信的内容，我才明白这陌生的手迹出自雅克的一个男同学，感谢上帝，不是我们学校的，想必是雅克在公立中学认识的一个男孩子。为了使事情得到证实，我当天就访问了那个中学的学监，那位正派的基亚尔

---

① 这是法国十九世纪作家左拉的《鲁贡·马加尔家族》中的一部。

先生。"他转向安托万说："这位先生很刚直，对付这些住校学生，他可有痛苦的经验。很快就查对清楚了，署名 D. 的那个犯错误的男孩是三年级的学生，雅克的伙伴，姓丰塔南，全名叫但以理·德·丰塔南。①"

"丰塔南！对！"安托万喊了出来。"你知道吗，爸爸，就是每年夏天在拉菲特庄住的那家人，靠树林很近的？果然，果然，去年冬天我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有好几次雅克正在看这个丰塔南借给他的几本诗集，让我抓住了。"

"怎么？看借来的书？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我当时倒不觉得有什么危险，"安托万一面回答，一面看着神父，仿佛想顶他一下，突然一丝青春的微笑使他那沉思的面孔豁然开朗了。"是维克多·雨果和拉马丁②的作品。"安托万继续解释说："我没收了他的灯，好迫使他睡觉。"

神父撇撇嘴，反唇相讥：

"更严重的是，这个丰塔南是新教徒。"

"嗯，这我知道！"蒂博先生喊叫起来，再也受不住了。

"此外，倒是个好学生，"神父为了显示对人公正，马上又说。"基亚尔先生对我说，他个子很高，样子很严肃；他把周围的人都骗过了！他的母亲看样子也很正派。"

"唉，母亲……"蒂博先生打断他的话。"那些人都讨厌已极，尽管他们看起来神气十足。"

神父暗示道："新教徒貌似刚硬，骨子里藏着什么，这谁都知道。"

---

① 因为后面提到但以理绰号"预言家"，所以此处的译名采用《新旧约全书》的译法。

② 都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浪漫主义派诗人。

“反正，他父亲轻浮善变……庄上没有人接待他们；跟他们打打招呼都很勉强。啊！你弟弟真可以自夸善于择交了！”

“不管怎么说，”神父又说，“我从中学回来的时候，把底细全弄明白了。我准备正式给他一顿训戒，可是昨天，星期六，上午开始上课的时候，教友雅克闯到我办公室来了，是闯进来的，一点不假。他脸色苍白，咬牙切齿，连个早安都没说，就站在门口，向我大喊大叫：‘我的书和本子都被偷了！……’我对他说这样闯进来太不相宜。可是他听都不听。他平时明亮的眼睛已经气得发红，他大声喊：‘就是您偷了我的本子，就是您！’”神父傻笑了一下，又接着说：“他还说：‘要是您敢看我的本子，我就自杀！’我想好言好语劝导他，可他根本不容我往下说。‘我的本子在哪儿？把本子还给我！不然，我就砸东西，一直砸到把本子还给我！’我还没有来得及拦他，他就从我的写字台上抓起一个水晶镇纸，使劲掼在壁炉的大理石面上。您知道吗？安托万，那个镇纸是我从前的几个学生给我从多姆山①带来的纪念品。”看到蒂博先生很尴尬，他又赶紧说：“东西倒算不了什么，我把这些微末小事说一遍，是为了告诉您，您这亲爱的孩子激动到了什么程度。就在那时，他躺在地板上打滚儿，象是得了神经病。我到底把他制服住了，将他推到一间小诵经室去，就在我办公室的隔壁，把他严严实实地关在里面。”

“唉呀！”蒂博先生举起拳头说：“有好几天他就象中了邪。您问问安托万！我们也早就看出来，稍有一点点不顺心，他就火冒三丈，什么都得依着他！他满脸发青，脖筋暴胀，怒气真会把他憋死！”

---

① 多姆山，法国中部省名，出产水晶。

“可不！蒂博家的人都是暴烈性子，”安托万指出；他好象并不感到遗憾，所以神父觉得应该赔个笑脸。

“一个钟头以后，我去放他的时候，”神父又说，“他坐在桌子前面，双手捧着头，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眼睛是干的，没有流过泪。我叫他向我道歉，他一句话也不回答。他头发散乱，两眼看着地，样子倔强。他顺从地跟我到办公室来。我让他拣起那个倒霉的镇纸碎片，但是还是没有打开他的嘴巴。于是，我把他带到小教堂去，让他一个人在那里跟仁慈的上帝一起好好待上一个多钟头，我认为这是相宜的。后来，我又去了，就在他旁边跪下。这个时候，我仿佛看出他可能哭过，只是教堂里很暗，我不敢肯定。我低声背诵十来段祷词，以后，我就教训他，我对他说，他父亲如果知道有个坏伙伴玷污了他疼爱的儿子的纯洁，该会多么伤心。可是雅克抱起胳膊，扬着脸儿，眼睛盯着祭台，好象根本没有听进去。看这股拗劲儿还没有完，我就叫他回去学习。他就在坐位上一直坐到天黑，还是把两只胳膊盘在胸前，连书都没有翻开。我也不想再去理睬他。跟往常一样，到了七点钟，他就走了——没有来向我行礼。”

“先生，这就是事情的经过，”神父闪着十分兴奋的目光，最后说道。“告诉您这事之前，我原想先了解到那个中学的学监怎样处分叫丰塔南的那个可怜虫——也许是干脆开除吧！可是，今晚看到您是这样着急……”

“神父先生，”蒂博先生打断了他的话，气喘吁吁，象刚跑过似的，“我都吓呆了，还用跟您说吗！想到我们家怎么还会留下这样一种性子，我简直吓呆了！”他用思索的语气，反来复去地说，几乎是在低语；他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头向前探着，两手搭在大腿上。要不是全身微微哆嗦，使得灰白胡髭下面的下嘴唇

和白色的山羊胡子也抖动起来，他低垂着眼皮，就象睡着了。

“无赖！”他忽然喊了一声，向前翘起下巴，这时，上下睫毛之间射出锋利的目光，充分表明：如果过于相信他刚才表面上的呆板，那可就错了。他又合上眼睛，把身子转向安托万。年轻人没有立即表示什么，过了一会儿，才捋着胡子，皱着眉头，眼睛看着地面说：

“我去趟医院，叫他们明天不必等我。明天一大早，我就去问问丰塔南本人。”

蒂博先生又不由自主地问：“明天一大早去？”他站起身来。“那么，在这以前，今夜就别想睡觉了！”他叹着气，一边向门口走去。

神父跟着他到了门口，肥胖的蒂博先生向教士伸出了软绵绵的手。

“我都吓呆了，”他眼也不睁，叹着气说。

“向仁慈的上帝祷告，祈求上帝保佑我们吧！”神父恭恭敬敬地回答。

父子二人一言不发，走了几步，街上阒无一人，风已经停息，晚上倒还温和，现在是五月初了。

蒂博先生想着那个逃走的儿子。“他要是在露天底下的话，至少不会太挨冻。”他激动得两腿发软，停住脚步，向儿子转过身去。安托万的态度倒使他稍稍放心。他一向喜爱大儿子，为他感到骄傲；因为对小儿子的嫌恶又增长了，今天晚上就更加喜欢大儿子了。倒不是他不肯喜欢雅克，要是这孩子稍稍满足一些他的自尊心，是能够唤起他的慈爱的。可是雅克的荒唐和怪诞总是触着他的自尊心最敏感的地方。

“但愿这一回不要引起太大的风波！”他一边这样低声嘟囔，

一边靠近安托万，换了个声调说："我很高兴今天晚上你不去值班。"说出这样充满感情的话，他倒有些心慌，而那个年轻人比他父亲更窘，什么也没有说。

"安托万，今天晚上有你在我身边，我非常高兴，亲爱的孩子，"蒂博先生又轻声说着，同时，也许是生平第一次悄悄挽起了儿子的胳臂。

二

这个星期天，丰塔南夫人午间回到家里的时候，在前厅看见了她儿子留下的纸条。

她对珍妮说："但以理说，贝蒂埃家留他吃午饭。他刚才回家的时候，你不在吗？"

"但以理？"她两手爬在地上，到安乐椅底下去抓她那只蜷卧在那里的小狗，还没有直起身来，就说："我不在，我没有看见他。"她一把抱起普斯①，搂在怀里，摸着哄着，连蹦带跳跑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她来说：

"我头疼，我不饿，我想在暗处躺一会儿。"

丰塔南夫人让女儿上了床，拉上了窗帘。珍妮钻进被窝，根本睡不着。几个钟头慢慢过去了。丰塔南夫人下午来了好几次，用清凉的手摸摸孩子的额头。傍晚，小女孩经不住母亲的温存和担心，一下拉住她那只手，又亲又吻，再也止不住眼泪了。

"亲爱的，你太激动了，怕有些发烧吧。"

---

① 普斯，珍妮养的小狗名，原意为"跳蚤"。

七点，八点，敲过了。丰塔南夫人等着儿子回来吃晚饭。但以理不回来吃饭总要事先说一声，尤其是星期日晚上，他从来不会不回家，丢下母亲和妹妹，让她们自己吃晚饭。丰塔南夫人倚着阳台。晚上很温和。天文台大街上行人稀少，树丛中的阴影愈来愈浓。她有好几次觉得认出了但以理在路灯底下的身影。卢森堡公园已敲过闭园的鼓，关上了栅栏门。天黑了。

她戴上帽子，跑到贝蒂埃家去，可是他家昨天晚上就下乡了。但以理原来撒了谎！

这类谎话，丰塔南夫人可听得多了，但谎话出自但以理、她的但以理之口，这还是头一回！刚满十四岁，就已经撒起谎来！

珍妮还没有睡着，谛听着些微的动静，她问母亲：

"但以理呢？"

"他去睡了，他以为你睡着了，不想叫醒你。"丰塔南夫人的声调十分自然，何必让孩子担惊受怕呢？

夜深了，丰塔南夫人坐在一张安乐椅上，让走廊的门半开着，孩子回来好听得真。

一整夜过去，天亮了。

早晨七点钟左右，小狗汪汪叫着，站直身子，有人按门铃。丰塔南夫人马上跑到前厅去，她要亲自去开门。可是一看，是个不相识的留了一把胡子的年轻人……出事儿了？

安托万说了自己的姓名，要求在但以理上学之前见见他。

"这个……正好我儿子今天早上不会客。"

安托万吃惊地挥一下手说：

"如果我坚持要见他，要请您原谅，夫人……我的弟弟，他是

您儿子的好朋友，从昨天起失踪了，我们非常着急。”

“失踪了？”她的手在包着头发的白色纱巾上抽搐一下。她打开客厅的门，安托万跟着走进去。

“先生，但以理昨天晚上也没有回家，我也不放心。”她低下头，马上又抬起来说：“尤其因为我丈夫目前也不在巴黎。”

这妇人的神情又纯朴又坦率，安托万在别处从来没有见到过。度过焦急不安的不眠之夜，乍一看来，她呈现在年轻人眼前的，是一副毫无掩饰的容貌。在那上面，种种感情前后相继，好象一些单纯的色调。他们彼此相视了一会儿，但谁也没有看清楚谁，两人都沿着自己的思路寻思着。

安托万是怀着侦探的兴致跳下床的。他并不把雅克的逃走看得太严重，这只不过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要去问问另外一个，那个小同谋犯。可是，现在事情又一次复杂化了，他反倒有些欢喜。一遇到这种出乎意料的事故，他的目光就显出确定不移的神色，在他方方正正的下须下面，蒂博家特有的壮实的下颌也紧紧地收缩起来。

“您的儿子昨天早上什么时候出的门？”他问。

“一大早，不过，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过……”

“啊！是十点半到十一点那时候吗？”

“差不多。”

“跟雅克一样！他们是一起走的，”他干脆下了断语，样子几乎很高兴。

但就在这个当儿，半掩着的门开了，一个只穿着衬衣的女孩儿闯进来，一头扑倒在地毯上。丰塔南夫人喊了一声，安托万已经把那个晕倒的小女孩扶起来，抱在怀里，跟随着丰塔南夫人，把孩子一直送进她的卧室，放在床上。

"让我来吧，夫人，我是医生。拿点凉水来。您有乙醚吗？"

珍妮立刻就苏醒过来了。她的母亲对她微笑，但女孩儿的双眼依然发愣。

"不要紧了，"安托万说。"得让她睡觉。"

丰塔南夫人轻轻说："你明白了，我亲爱的？"她把手放在孩子汗湿的额头上，往下抹过眼睑，把孩子的眼睛合上了。

他们两个人站在床的两边，一动也不动，挥发的乙醚气味满卧室都是。安托万的目光开头盯住那只纤雅的手和那伸出来的胳臂，又小心翼翼地打量了一下丰塔南夫人。她披着的抽花纱巾滑落下来，露出满头金发，但已有一丝丝的灰白。她虽然显出年轻女人的风度，表情也很灵活，但也总该是四十来岁的人了。

珍妮好象已经睡着。蒙着孩子眼睛的那只手轻轻挪开，轻得象蝉翼似的。他们踮着脚，离开卧房，让门虚掩着。丰塔南夫人走在前面。

"谢谢，"她转过身说，一面伸出双手，手势那么自然，那么有男性的气魄。安托万抓住那双手，紧紧握住，但未敢把自己的嘴唇凑上去。

"这孩子太神经质了。"她解释说，"她准是听见普斯叫，以为是哥哥回家了，就赶紧跑过来。昨天上午起她就不舒服，一整夜都发烧。"

他们坐下来，丰塔南夫人从上衣里掏出她儿子昨天留的那张潦草的字条，递给安托万，瞧着安托万看。

在跟别人的交往中，丰塔南夫人总是听从本能的引导。接触安托万的头几分钟，她就觉得这个人可以信任。她想："长着这样额头的人是不会卑鄙的。"安托万的头发向上梳起，相当浓密的胡子连上两颊，在颜色近于深棕色的两丛暗色须发之间，脸

就只剩下了方正白皙的前额和陷在眼窝内的眼睛了。他把信折好，还给丰塔南夫人。他好象是在考虑刚刚看过的字句，其实是在斟酌自己该如何措词。

"依我看，"他说，"我觉得他们逃走跟这件事准有关系：就是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来往……刚好被他们的老师发现了。"

"发现了？"

"对，老师找到了他们来往的信件，专门用了一个本子。"

"他们来往的信件？"

"好象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互相写信，而且信里的口气据说又很特别。"他不再看她，"以至于这两个犯了罪的孩子受到被开除的威胁。"

"犯了罪？老实说，我看不出来……犯的是什么罪？互相写信算犯罪吗？"

"那些信的口气听说很……"

"信的口气？"她不明白，但她非常敏感，不会看不出安托万刚才越来越局促不安。她突然摇摇头说：

"这些都与我们的问题无关，先生，"她说这话的口气很勉强，微微有些发颤。突然，两个人之间好象有了距离。她站起来说："您的弟弟也许是和我的儿子合谋怎么样逃走的，这倒可能，虽然但以理从来没有对我提过这个姓什么的……"

"蒂博。"

"蒂博？"她惊奇地重复着，没有说完她刚才的那句话。"您瞧，真奇怪，我女儿昨天夜里做恶梦，也清清楚楚地说过这个姓氏。"

"也许她听到过她哥哥谈起他的朋友吧。"

"不会，我告诉您，但以理从来就没有……"

“那她怎么会知道？”

“啊！”她说，“这类神秘的现象倒是常有的！”

“什么现象？”

她站起来，态度严肃而又心神不定，回答说：

“思想感应。”

安托万觉得她的解释和语调都十分新奇，就很奇怪地瞅着她。丰塔南夫人不仅表情郑重，而且容光焕发。在她的嘴唇上泛起笑意。涉及这类问题的时候，一个信徒往往不顾别人的怀疑会这样一笑。

静默了一会儿，安托万忽然有了个主意，侦探的兴致又在他心里苏醒了：

“请允许我再问一句，夫人，您说您的女儿提到过我弟弟的姓氏？您也说她昨天整天发烧，原因不明？会不会您儿子把秘密告诉了她呢？”

“您如果了解我的孩子们，知道他们对我的态度，这个猜测就站不住了，先生。”丰塔南夫人用宽容的语气说，“他俩无论是谁，什么事也不瞒着……”她不往下说了，因为她刚刚痛切地感到，但以理的行为就证明了她的话未必真实。她一面向门口走去，一面又立刻稍带点高傲的神情说：“不过，如果珍妮没有睡，就去问问她吧！”

小女孩的眼睛睁着。枕头上清晰地衬托出她清秀的脸庞，双颊还是烧得通红。她紧紧地搂着那只小狗，黑色的狗嘴从被单边上滑稽地伸出来。

“珍妮，这位是蒂博先生，你知道，是但以理一位朋友的哥哥。”

孩子向陌生人瞥了一眼，眼光很急切，后来又露出不信任。

安托万走近床边，拿起孩子的手腕，掏出了表。

“脉搏还是太快，”他说着，一面动手给她听诊。在这些本行的动作中他加了些得意的庄重样子。

“她几岁了？”

“快十三了。”

“真的？倒看不出。按理，总还要留心体温的升降。不过，也别着急。”他一边看着孩子，一边微笑。然后，他离开床边，又改换了声调说：“小姐，您认识我弟弟雅克·蒂博吗？”

她皱起双眉，摇了摇头。

“当真？您哥哥从没有跟您提起他最好的朋友？”

“从没说过，”她回答。

“可是，”丰塔南夫人追问，“你好好想一想，昨天夜里，你梦见有人在路上追你哥哥和他的朋友蒂博，你清清楚楚地说过蒂博这名字，那时我就把你叫醒了。”

孩子似乎在设法回想，最后还是说：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

沉寂片时之后，安托万又问：“小姐，刚才我问您妈妈一件小事情，她已经想不起来了，可是，要找到您哥哥，非知道这件事情不可：他当时穿着什么样的衣服？”

“我不知道。”

“您从昨天早晨就没有见到他吗？”

“见到了，在吃早饭的时候。可是，当时他还没有穿出门的衣服哩！”她扭头向她母亲说：“你看看他的衣柜就行了，看缺什么衣服？”

“还有一件事，小姐，也很重要：您哥哥是在九点、十点还是

十一点回家来留下那个条儿的？您妈妈那时不在家，她说不准。”

“我不知道。”

安托万仿佛听出珍妮的声调中有些怒意。他泄气地摆摆手说：“那么，我们要找到线索就很难了！”

“等一等，”珍妮伸出手来拦住他说。“是在十一点差十分。”

“准确吗？您能肯定吗？”

“对，能肯定。”

“他跟您在一起的时候，您看钟了？”

“没有，不过，那时候，我在厨房找面包心儿，画图画要用。那么，如果他来的时间比这更早或是更晚，我都会听见门响，就会去看看的。”

“啊！这倒是真的。”他思索了一会儿，何苦还叫她费心呢？他自己想错了，珍妮是什么也不知道的。“现在，”安托万又以医生的身份说，“盖得暖和些，闭上眼睛，睡觉吧！”他拉拉被子，盖上露出来的小胳臂，微笑着说：“好好睡一觉，睡醒了，病就好了，哥哥也回来了。”

珍妮看着他，安托万永远忘不了此时此刻从珍妮眼睛里看到的东西：对任何鼓励表现出的完全漠然的神情，已经十分强烈的内心生活，如此孤寂之中的那么多的哀怨，安托万不由得心绪纷乱，低下了眼睛。

他们一回到客厅，安托万就说：“您刚才说得对，夫人。这个孩子是纯洁的化身。她痛苦得很，可是，她什么也不知道。”

“她是纯洁的化身，”丰塔南夫人重复一句，沉思着说。“不过，她知道。”

“她知道？”

"她知道。"

"怎么？她的回答正相反……"

"是啊，她的回答……"丰塔南夫人慢吞吞地说。"不过，我总在她身边……我觉察到……我说不清……"她坐下，几乎又立即站了起来。她满面烦忧，忽然大声说："她知道，她知道，现在，我断定她知道，而且我也感觉到，她宁死也不肯泄露她的秘密。"

安托万离开之后，她按照安托万的建议去问中学学监基亚尔先生，临走之前丰塔南夫人敌不住好奇心，打开了《巴黎名人录》：

蒂博（奥斯卡-马丽）：荣誉勋章获得者。诺曼第厄尔省前议员。儿童道德教育联盟副主席。社会防罪事业协会创始人、主席。巴黎教区天主教慈善事业部司库。六区，大学街，四号乙。

三

两个多钟头以后，访问过了学监办公室，得不到任何答案，丰塔南夫人从办公室急匆匆走出来，焦急得满面通红，不知道该向谁去求援，便想去找蒂博先生。她秘密的本能劝她不要去，但她还是毅然不顾。她平素有时候就总这样，总爱冒风险，作决定，她却把这个同勇敢混为一谈了。

蒂博家里这时候真象举行家庭会议一般。比诺神父大清早就跑到大学街来，比韦卡尔神父早来了几步。韦卡尔神父是巴黎大主教阁下的私人秘书，蒂博先生的神师，他家的好朋友。他是刚才接到电话通知的。

蒂博先生坐在他的写字台后面，象是审判官主持开庭。他

睡得不好，惨白的脸色比平时更加苍白。他的秘书夏斯勒先生坐在他的左边，是个毛发灰白、戴眼镜的矮子。安托万靠书架站着，在沉思。甚至韦兹老小姐也给叫来了，虽然这正是料理家务的时候。她的黑色细毛衣服紧紧包着肩膀，一声不响，专心听着；她高高地坐在椅子边上，灰色的裹头布贴着蜡黄的前额，母鹿似的眼睛由这个神父到那个神父来回不住地移动。两位神父分别坐在壁炉两旁的高背安乐椅上。

蒂博先生先讲了安托万的调查结果，接着就当前情况叹息一番。他觉得在坐的都赞许他的话，心里很高兴。那番他用来描绘他忧心如焚的言辞，连他自己听了也觉得感动。然而，他的神师在场，使他不得不扪心自问：他是否对那个不幸的孩子尽了父亲应尽的职责？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避开正题，却想：要是没有这个小蝴蝶儿①，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象丰塔南这样的小流氓怎么不该关进教养院呢？”他站起来大骂。“难道容许我们的孩子受这样的传染吗？”他两手背在身后，眼皮搭拉着，在写字台后面走来走去。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是，一想到连参加大会都给耽误了就更加怒不可遏。“二十多年以来，我就一直献身于少年犯罪问题！我通过各种方式斗争了二十年，组织防罪协会，出版小册子，到各种会议上去演说，还要怎么样？”他又转过脸向两位神父说，“在我的克鲁伊教养院，我不是专门拿出了一处房子吗？就是为了那些属于与一般学生不同阶层的坏孩子，让他们在那里受到特别注意的对待。唉，不过，我要说的话简直难以置信：那处房子总是空的。难道要我去逼着那些父母把他们的孩子关进去吗？我千方百计要使国民教育

① 蝴蝶儿，是法国天主教徒对加尔文派新教徒的蔑称。

部关心我们首创的事业！”他说完，耸耸肩膀，重新坐到座位上，“但是，那些不信上帝的学校里的先生们何尝关心社会卫生呢？”

就在这时，女仆递给蒂博先生一张名片。

蒂博先生转向安托万说：“是她来了！”又问女仆：“她来干什么？”不等女仆回答，他又说：“安托万，你去一下！”

“你不能避开不见她，”安托万看了一眼名片说。

蒂博先生正要发脾气，但马上控制住了，对两个神父说：

“是丰塔南夫人，怎么办，先生们？只要是妇女，不管是什么样的，咱们不是都得尊重吗？而这一位，不管怎么说，总还是个母亲吧！”

“什么？母亲？”夏斯勒低声咕哝，声音太小，只是说给他自己听。

蒂博先生接着说：“让这位夫人进来！”

女仆领着来客进屋，蒂博先生起立，礼仪周到地鞠了一躬。

丰塔南夫人没有想到会遇见这么多人。她到了门口微微迟疑一下，接着向韦兹小姐跟前迈了一步。而老小姐早从椅子上跃身而起，打量着这位新教徒，惊惶的眼光不再无精打采，这样，她不再象一只母鹿，倒象一只母鸡了。

“这位大概是蒂博夫人吧？”丰塔南夫人轻声问。

“不是，夫人，”安托万赶紧说明。“这是韦兹小姐。自从我的母亲过世之后，十四年来她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两兄弟都是她抚养大的。”

蒂博先生介绍了男客。

“打搅你们，我很抱歉，先生，”丰塔南夫人说，大家都看着她，使她局促不安，但一点也没有失掉从容的风度。她露出一丝

和蔼然而忧伤的笑容，说道："我来打听一下，是不是今天早晨……我们遭受了同样的不幸。先生，我想最好是……把我们的努力合在一起，对吗？"她那正直的目光在寻找蒂博先生的视线，但遇到的似乎只是一副瞎了眼的面容。

于是，她用眼睛寻找安托万。虽说前次交谈终了的时候，两人之间似乎略有隔阂，但她的本能驱使她转向这张阴沉而又真挚的面孔。至于安托万，从丰塔南夫人一进门，就感到他们之间有着某种亲和力。他走近丰塔南夫人身旁说：

"夫人，我们的小病人怎么样？"

蒂博先生打断安托万的话。他把脑袋仰了几下，使下巴放松，他的激动心情只是在这些动作中流露出来。他上身向丰塔南夫人转过去，用他那很用心的腔调开始说话了：

"还用向您说吗？夫人，没有人比我更能了解您的不安。我刚才还跟这两位先生说过，一想起这两个可怜的孩子，谁心里都不能不难过。但是夫人，我也得直说：一致行动果真十分合适吗？诚然，应该行动，应该找到他们。但我们分头去找岂不更好？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应该首先防着点新闻记者泄露消息吗？请您不要吃惊！我说这样的话是由于地位的关系，不得不对新闻界，对舆论有所戒备……是为了我自己？不！当然不是！感谢上帝，我才不在乎另一派人的哇哇乱叫呢！不过，不是有人千方百计地想通过我个人，通过我的姓氏来损害我所代表的事业吗？其次，我考虑的是我的儿子。在这个十分微妙的事件中，难道我不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另一个姓氏跟我们相提并论？我的首要责任难道不是避免让人家日后当面揭发他跟什么人有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完全出于偶然，我知道得很清楚，但是其性质，恕我直说，十分……有害？"他收住话头，眼睛微微张了一

下，向韦卡尔神父问道："你们是否也同意我的看法，先生们？"

丰塔南夫人脸色变得苍白。她一个个地看着两个神父、老小姐和安托万，她碰到的只是沉默的面孔。她说："啊！我明白了，先生……"她哽咽了。她又用力地接着说："我看，基亚尔先生的怀疑……"她又停了一会儿，接着苦笑着大声说："这位基亚尔先生真是可怜的人，对，可怜的，可怜的人！"

蒂博先生的神情始终叫人看不透。他那软绵绵的手向比诺神父举了一下，象是给他什么许诺似的。神父怀着杂种小狗那种高兴劲投入战斗：

"请允许我提醒您，夫人，您甚至还没有弄清楚加给令郎的罪名，就拒不接受基亚尔先生提供的、令您难堪的证据……"

丰塔南夫人打量了一下比诺神父，又受本能的驱使，向韦卡尔神父转过身去。韦卡尔注视她的目光确实非常和善。他的面孔很沉静，围着秃顶剩下一圈刷子似的短发使脸显得更长，表明他是五十来岁的人了。他领会了那异端分子无言的求助，连忙插嘴说：

"夫人，在场的人都明白这次谈话对您来说是多么痛苦。您对儿子的信任极其感人……十分应当受到尊重……"他一边说，一边把食指举到嘴唇旁边，这是他惯常的毛病，说话却没有停止。"可是，夫人，事实却是……唉！"

"事实！"比诺神父更加激动地说，好象他的同事已经为他定了调子，"必须说清，夫人，事实是不容辩驳的。"

"请您解释一下，先生，"丰塔南夫人向他转过身来，低声说。

可是神父控制不住自己了：

"何况，这就是物证，"他一面大喊，一面甩掉帽子，从腰里抽

出一个红切口灰皮本子。"夫人，不管消除您的幻想是多么残酷无情，我们认为却是十分必要的。只要您看一看，您就全都明白了。"

他迈了两步，走到丰塔南夫人跟前，硬要她接过本子去。可是她站起来说：

"我一行字都不要看，先生们。这样背着孩子，当众谈论他的隐事，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他。我没有教会他习惯于这样的对待。"

比诺神父还站在那里，伸着胳膊，薄嘴唇上露出羞恼的冷笑。

"那么，我们就不坚持了，"他终于讥讽地说。他把本子放到写字台上，抄起帽子，走回去又坐下。安托万顿时想揪住他的肩膀，把他推出门外。安托万的目光中流露出反感，与韦卡尔神父会意地对视了一下。

然而，丰塔南夫人却改变了态度，她高扬着前额显示出挑战的表情，向坐在安乐椅上一直不动的蒂博先生走近一步。

"这些都很不得体，先生。我来只是想问问您打算怎么办。我丈夫目前不在巴黎，主意我必须一个人拿。尤其要对您提一下：如果要请警察局帮忙，那就太遗憾了……"

"警察局？"蒂博先生气得蹦了起来，立即反驳。"夫人，难道您还以为直到现在整个警察局还没有行动起来吗？今天早晨，我亲自给警察局办公室主任打了电话，请求采取各种措施，要十分谨慎……我已经叫人给拉菲特庄镇政府打了电报，以防这两个逃亡的孩子想起来藏到他们都熟悉的那个地方；也给铁路公司、边防站、轮船码头发出了报警通知。但是，夫人，我如果不是想极力避免出丑，为了惩戒这两个无赖，最可行的办法，难道不是让

他们戴着手铐，由两个警察押送回来吗？哪怕只不过是叫他们知道知道，在咱们这个不幸的国度里还有似乎是正义的机构来维护作父亲的尊严？”

丰塔南夫人没有答话，行了礼，就向门口走去。

蒂博先生镇静下来，说：“夫人，至少请相信，我们稍有点消息，我大儿子立刻就去告诉您。”

她轻轻地点点头，走了出去。安托万送她，蒂博先生在后面跟着。

“胡格诺派①！”她刚一走远，比诺神父就冷笑着说。

韦卡尔神父克制不住，责备地摆了摆手。

“什么？胡格诺派？”夏斯勒先生一面低声咕哝一面往后退，仿佛一脚踏进了圣巴托罗缪惨案的血泊②。

四

丰塔南夫人回到家里。珍妮躺在床里面似睡非睡。她仰起发烧的脸，用询问的眼光看了一下母亲，又闭上了眼睛。

“把普斯弄走，声音吵得我难受。”

丰塔南夫人回到自己的卧房，觉得一阵头晕，坐了下来，连手套也没有摘。是不是她也要发烧了？镇静下来，坚强起来，要有信心……她低下头祈祷。当她站起身来，就确定了行动的目标：找到她丈夫，叫他回来。

她穿过前厅，走到一个关着的门前，迟疑了一下，终于推开

① 是十六、七世纪时法国天主教徒对加尔文派教徒的称呼。

② 1572 年 8 月 24 日圣巴托罗缪节深夜，天主教徒大规模屠杀胡格诺派教徒。

门。这间屋子没有人住，屋里很凉。残留着一股马鞭草香精和柠檬的酸溜溜的气味和若有若无的化妆品的香气。她拉开窗帘。屋子正中有个写字台；写字板上盖着一层薄薄的灰尘，但上面没有留下任何纸张，没有任何地址，没有任何痕迹。每件家具上都挂着钥匙。住在这屋里的人倒没有什么戒备之心。她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有一堆信，几张照片，一把折扇，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一只卷成一团的普通黑色粗丝手套……她的手突然在桌子边儿上僵住了。她想起一件事来，注意力不能再集中，眼睛凝视着远方……两年以前一个夏天的晚上，她乘有轨电车经过沿河街道，正好抬起了身子，好象是看见了、认出了热罗姆，她的丈夫，在一个女人旁边。可不是，那个年轻女人坐在凳子上哭。热罗姆在一旁弯着腰！从那以后，她那残忍的想象力围绕着刹那间看到的这个场面活动，仿佛乐于编织出其中的细节：那女人庸俗的伤心样，帽子翻放着，急急忙忙地从裙子兜里抽出一块白色的大手绢。尤其是热罗姆那样子！啊！就从她丈夫那种态度上看，她是多么相稿已经猜中了那天晚上使热罗姆激动的各种感情！说不定带点同情，因为她知道热罗姆性格脆弱，易受感动；也有点难堪，因为他毕竟得在大街上出乖露丑；还有呢，还夹杂着些冷酷。是啊！从他那种并不完全甘心情愿的微微欠身的姿态上看，丰塔南夫人肯定看出了：一个玩够了的情夫的自私打算，也许另外的风流艳遇已经在引逗他了。尽管有些怜悯，暗中还有些惭愧，但他早已胸有成竹，就趁这阵泪水，当场一刀两断。刹那间，这件往事清清楚楚地展现在她眼前。每当这段梦魇般的回忆再度纠缠她时，她总感到头昏眼花，几乎晕倒。

她赶快离开了这间房子，关了门，又紧紧上了锁。

她这时的想法很明确：一定是女佣人，那个小玛丽埃特，半

年以前不得不辞掉的……丰塔南夫人知道她新东家的地址。她压下了厌恶情绪，不再多加考虑，就直奔那地方去了。

从后楼梯上去，厨房在五楼。这正是收拾餐具的无聊的时候。玛丽埃特来给她开门。她是个金发少女，头发蓬松，两只眼睛毫无防备，还完全是个孩子。这地方没有别人，那女孩脸红了，但眼睛亮了起来：

“又看到夫人，我多么高兴啊！珍妮小姐越长越高了吧？”

丰塔南夫人犹豫了一下，痛苦地微笑着。

“玛丽埃特……把先生的地址告诉我。”

这姑娘的脸顿时涨成紫红色，眼睛睁得很大，眼泪都快出来了。地址？她摇摇头，她不知道，就是说，她现在不知道了。先生已不住在那个……旅馆了……况且，先生当时差不多立刻就离开了她。

丰塔南夫人垂下眼帘，向门口退了一步，不想再听下面的话。沉默了一会儿，炉子上水盆里的水咕嘟嘟响着，溢了出来。丰塔南夫人机械地招了一下手说：“水开了。”她一面向后退着，一面说：“您在这里还算满意吧，孩子？”

玛丽埃特没有回答，当丰塔南夫人抬起头来，目光和她相遇时，她看到姑娘的眼神里有一点野性的表情，稚气的嘴唇半张着，露出了牙。又迟疑了一下，两人都感到这一瞬间长得没有个完。小姑娘终于吞吞吐吐地说：

“去问问……佩蒂-迪特罗耶夫人，怎么样？”

丰塔南夫人象逃火灾似的下了楼，没有听到后面玛丽埃特的号啕大哭声。这个名字一下子解释清楚了几乎未曾注意随后也就逐渐忘却的千百件偶合，现在，那一切都突然有了意义。

过来一辆出租马车，是空的，她急忙上去，好快些回家。可是，当她向车夫说地址时，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克制的愿望。她觉得好象服从于圣灵的启示似的，喊道：

"蒙索大街。"

一刻钟以后，她在她的表妹诺埃米·佩蒂-迪特罗耶夫人的家门口按铃了。

来开门的是个十五岁的小姑娘，金色头发，肤色鲜艳，一双殷勤的大眼睛。

"你好，尼科尔，你妈妈在家吗？"

她感到孩子用吃惊的眼光打量她一下。

"我去叫她，泰雷兹姨妈。"

丰塔南夫人自己待在前厅里。心跳得厉害，只好按着，不敢松手。她勉强定定神，看了看周围。客厅的门开着，太阳照得壁纸和地毯五光十色。这间屋子显出单身女人懒得收拾的零乱，但又很雅致。"还说她离婚以后用度没有来源哩！"丰塔南夫人这样想。这又使她想到丈夫两个月来没有交钱给她了，家里的日常开销她还不知道怎样对付，于是又想：也许正是诺埃米这样排场，才……

尼科尔没有回来，整个宅子一片寂静。丰塔南夫人越来越感到心头沉重。她走进客厅坐下来。钢琴敞着盖子，长沙发上摊着一份时装画报，小矮桌上放着几支香烟，一个杯子里满满插着一束红色的石竹花。刚看一眼，不安就更强烈了，这是为什么呢？

啊！这是因为他在这儿，每件小事都可以看出来！是他把钢琴推到窗前斜放着，象在她家里一样！说不定也是他打开了

钢琴没关，不是他自己就是别人替他把乐谱散开乱放着，是他特别喜欢这种又矮又宽的长沙发，喜欢把香烟就放在手边。丰塔南夫人好象看见他舒展着身子，躺在几个靠垫当中，懒洋洋、却是刻意摆出的一副模样，上下睫毛之间流露出得意的眼光，从容自然地垂着一只胳膊，两个指头夹着支香烟：

地毯上细碎的脚步声使她战栗了一下：诺埃米来了，穿着带花边的晨衣，胳膊搭在她女儿的肩上。这是个三十五岁的妇人，栗色头发，高个儿，稍稍有些肥胖。

"你好哇，泰雷兹，真对不起，今天早晨我就头痛，简直站不住。尼科尔，把窗帘放下来！"

她两眼有神，容光焕发，都说明她在扯谎。她那滔滔不绝的话也泄露出这次来访使她很窘。泰雷兹转过身去，用轻柔的声音对孩子说："我要跟你妈妈说说话，小乖乖，你让我们两个待一会儿可以吗？"这时，诺埃米就更加不安了。

"走吧，到你自己的屋子念书去！"诺埃米说完，回过脸来又向她表姐过分殷勤地笑着："真受不了！才这么大，就要到客厅里来装模作样！珍妮也这样吗？我得说我从前也是这样，你还记得吗？这让妈妈很不高兴。"

丰塔南夫人到这里来为的是找她所需要的地址。但从她一进门起，就强烈地意识到热罗姆就在这儿。这对她是明显的侮辱。看到诺埃米，她那鲜艳而又俗气的美貌，对丰塔南夫人来说有一种挑衅意味，又一次使她在冲动之中作出轻率的决定。

"泰雷兹，你倒坐下呀，"诺埃米说。

泰雷兹不但没有坐下，反而向表妹走过去，伸出了手。她的举动毫不做作，而是那么自然，那么尊严。

"诺埃米，"她开门见山地说，"把我的丈夫还给我。"佩蒂-

迪特罗耶夫人脸上社交应酬的微笑突然凝住了。丰塔南夫人依旧拉着她的手，说："你不要辩解，我不责怪你，这全怪他……我非常明白他多么……"她停了一会儿，喘不过气来。诺埃米并没有趁机为自己辩解，丰塔南夫人对表妹这样沉默不语倒很感激，并不是因为她沉默就是默认，而是因为这沉默说明诺埃米还没有狡猾到立即招架住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听我说，诺埃米，咱们的孩子都大了。你的女儿大了，我的两个孩子也大了。但以理已经满十四周岁。他这种做法害处太大，坏事是有传染性的。不应该让这样的事情再继续下去，对吗？马上就不是我一个人看出……和忍受痛苦了。"她气喘吁吁的嗓音变成恳求的语气："现在就把他还给我，诺埃米！"

"可是，泰雷兹，我对你老实说……你真疯了！"那年纪轻的妇人恢复了镇静，眼睛射出怒火，嘴唇紧抿着："对，真的，你疯了吧？泰雷兹！我给你弄糊涂了，让你这么胡说！你是作梦吧！不然就是背后有人用一些闲话挑拨你！我要你说清楚！"

丰塔南夫人一声不出，只用深沉甚至温情的眼光看着诺埃米，象是在说："可怜的、闭塞的灵魂啊！无论如何你要比你的生活善良得多！"陡然，这眼光落到诺埃米的肩膀上，那裸露的皮肉又鲜嫩又肥润，在花边的网眼里颤动着，象被网扣住的什么动物似的。丰塔南夫人眼前浮现的形象是这样清楚，她只好闭上双眼，脸上掠过憎恨的表情，随后又转成痛苦。她好象再也没有勇气了，最后只说：

"也许，我弄错了。你只把他的住址告诉我吧！或者，我不要求你告诉我他在哪儿，不过你告诉他，只告诉他说我要见他。"

诺埃米挺直了身子说：

"告诉他？我知道他在哪儿呀？"她满脸通红。"再说，这样

造谣诽谤就算完了吗？热罗姆有时是来看过我，那又怎么样？明来明去，并不瞒人。姻亲之间来往，光明正大！”她的天性指使她说出伤人的话来：“如果我告诉他你到这儿来大吵大闹，那他才高兴呢！”

丰塔南夫人往后退了一步说：

“你说话简直象个娼妓！”

“啊！好吧！你还要我对你明说吗？”诺埃米随即还嘴。“一个女人把丈夫丢了，只怪她自己！如果热罗姆在你那里找得到他也许在别处要求的东西，那你就用不着跟在他屁股后头追啦，我的美人儿！”

丰塔南夫人不禁寻思：“难道这可能是真的吗？”她已精疲力竭。她想逃走，可是她又害怕孤独，没有地址，不能找回热罗姆。她的眼光重新变得温和了。

“诺埃米，我说的那些话你不要放在心里，现在听我说吧！珍妮病了，发烧两天了，只我一个人在家。你是母亲，你该了解守着个生病的孩子该多么痛苦……热罗姆三个星期不露面了，一次也没有回家。他在哪儿呢？他在干什么？他应当知道他的女儿病了，应当回来，你告诉他吧！”诺埃米带着残酷的顽固劲儿摇着头。“噢！诺埃米，你不至于变得这么坏吧！听着，我把话对你说完。珍妮病了，这是真的，我已经痛苦不堪了，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事。”她的声调更谦卑了。“但以理离开了我，他失踪了。”

“失踪了？”

“得去找他。这样的时候，我不能只是一个人，还有个生病的孩子……是不是？诺埃米，你就告诉他一声，叫他回来吧！”

丰塔南夫人以为这年轻女人要让步了；她的眼光流露出同

情，可是她稍一转身，就扬起胳臂嚷了起来：

“我的上帝，你要我怎么办？我不是对你说了，我什么忙也帮不了！”丰塔南夫人感到十分厌恶，不再说话。诺埃米猛然转过身来，满面绯红地说：“你不相信我吗，泰雷兹？不相信？活该！好！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他又骗了我一次，你明白吗？他跑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带着另一个女人！现在你相信我了吧！”

丰塔南夫人脸色变得苍白，机械地重复一句：

“跑了？”

那个少妇扑到长沙发上哭起来，把头埋到垫子里。

“啊！要是你知道他能怎么样让我受苦就好啦！我对他原谅得太多了，他以为我反正会饶他！不！绝不再饶他！他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就在我家，当着我的面，勾引我这里的一个小瘦猴，一个十九岁的小丫头。她半个月以前，带着她的破烂儿不辞而别，而他就在楼下，在一辆车里等着她！”诺埃米抬起身来大声喊道：“对了！就在这条街上，在我门口，光天化日之下，当着大家的面，为了一个女佣人，你相信吗？”

丰塔南夫人为了能站得住，就靠在钢琴上。她眼睛对着诺埃米，却没有看见她。她眼前又浮现出这样的情景：又看到了那个玛丽埃特，几个月之前，先是眉来眼去，继而在走廊里挨挨蹭蹭，还有，多次偷偷摸摸爬到七楼去。直到她看出来的那天，才不得不辞退她。那女孩伤心得透不过气来，向夫人求饶。她眼前又出现了河边长凳上揩眼泪的那个女人，一身黑衣服的小女工。接着，在这里，就在她身旁，又是这个诺埃米。她转过身去，但是眼光不由自主地落到这个斜伏在沙发上的漂亮妓女身上：袒露的肩膀随着抽噎一起一伏；花边被肌肉绷得紧紧的。这种景象真刺眼，叫人无法忍受。

这时，诺埃米的声音一阵又一阵地进入她的耳朵里：

“啊！完了，完了！即使他再来，即使他跪在地上，我连看也不看他。我恨他，我鄙视他。何止一百次，我当场抓住他毫无理由地撒谎，为了玩，纯粹为了开心，完全出于本性！他一张嘴就是说谎，撒谎成性！”

“你这么说不公平，诺埃米！”

那少妇一下子跳起来：

“你！你还护着他呀？”

但是丰塔南夫人镇定下来了，换了一个口气，只问道：

“你没有那个女人的……地址吗？”

诺埃米考虑了一会儿，亲昵地俯身过去说：

“我不知道，可是看门的女人，有几次……”

泰雷兹摆手叫她不要再说，向门走去。诺埃米为了掩饰窘态，把脸藏在垫子里，装作没有看见她出去。

在前厅，丰塔南夫人掀起大门的门帘的时候，她感到尼科尔一把抱住了她。那孩子满脸是泪。丰塔南夫人还没有来得及跟孩子说什么，孩子就发狂似的亲了亲她，跑掉了。

看门女人巴不得有人找上来闲扯：

“我把她的信转到她老家了。在布列塔尼，佩罗-吉雷克镇。由她的父母转给她。如果这事您感兴趣的话……”她一面说，一面打开一个肮脏的登记本。

丰塔南夫人回家之前，先到邮电局拿了一张电报纸，写道：

“北滨海省　佩罗-吉雷克镇　教堂广场　维克托里娜·

勒·加德

“请转告丰塔南先生，其子但以理上星期日失踪。”

她又要了张明信片，写道：

“塞纳河畔纳伊　比努大街二号乙　基督教科学派协会格雷戈里牧师先生

“亲爱的杰姆斯：

“但以理离家两日，未说去向，杳无音信。我坐卧不安。珍妮亦病，高烧不退，不知病因。热罗姆无处可寻，无法告诉他。

“我独力难支，朋友，速来看我。

“泰雷兹·德·丰塔南”

五

两天以后，星期三，晚上六点钟，有个人来到天文台大街。他个儿挺高，粗手笨脚，瘦得吓人，说不清年岁多大。

“夫人大概不见客，”看门的女人说。“大夫们在楼上，小姐不行了。”

牧师上了楼。楼梯口的门开着，过道里有好几件男人的大衣壅塞着，一个护士跑过来。

“我是格雷戈里牧师。怎么了？珍妮不舒服？”

护士看了他一眼。

“她不行了，”她低声说一句，就走开了。

他象当头挨了一棒似的哆嗦起来，仿佛空气一下子变得稀薄了，他透不过气来。他走进客厅，打开两扇小窗子。

十分钟过去了。人们在走廊里来来去去，几扇门开了又合。有了说话的声音：丰塔南夫人出现了，后面还跟着两个穿黑衣

服、上了年岁的男人。她看见了格雷戈里，就径直向他跑过来。

“杰姆斯，您到底来了！啊！我的朋友，别丢下我不管啊！”

格雷戈里牧师咕哝着说：

“我今天才从伦敦回来。”

丰塔南夫人拉住了他，让两位请来会诊的大夫在那里磋商。前厅里，安托万只穿着背心和衬衫，在护士给他端着的脸盆里刷指甲。丰塔南夫人一直紧握着牧师的两只手。她变得认不出来了：双颊煞白，肉都似乎瘦干了，嘴唇不断地颤抖。

“啊！跟我在一起吧，杰姆斯，别丢下我一个人在这儿。珍妮……”

从套间的深处传来了呻吟。她还没有把话说完，就赶紧向孩子的房间跑去。

牧师走近安托万；他什么也没有说，可是焦虑的眼光在询问。安托万摇摇头。

“她不行了。”

“噢，怎么这样说呢？”格雷戈里用责备的声调说。

“脑—膜—炎，”安托万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同时把手放在额头上。“这个人可真怪，”他心里想道。

格雷戈里面色发黄，高颧骨；在异常平直的前额周围蓬蓬松松地长着一缕缕黑色的枯发，充血的长鼻子下垂着，鼻子两侧，两道眉毛下面有一对象是发着磷光的深陷的眼睛。眼珠很黑，好象没有眼白，总是湿漉漉的，还会突然转动起来，使人想到某些猴子的眼睛。眼神有些呆滞，有些严厉。最不平常的是他脸的下部，带着一种静默的微笑，是一种强笑，一点也没有表达为人所知的情感，使得他的下巴七扭八歪。颔下没有胡须，皱巴巴

的皮肤，紧贴在骨头上。

"是突然发作的？"牧师问。

"星期日就开始发烧。昨天，星期二早晨临床诊断才确定。马上进行治疗，什么方法都用了。"安托万的眼光变得象在沉思。"我们还要听听两位先生的见解，但依我看，"他的脸搐动一下，下了结论，"依我看，这可怜的孩子是不……"

"啊！不要①！"牧师用嘶哑的声音打断他的话。他的眼睛直视着安托万的眼睛，心中的愤懑与嘴上奇怪的微笑很不调谐。好象空气不适于呼吸了，他用骨瘦如柴的手拽拽衣领，又把痉挛的手举到下巴底下，宛如噩梦里的一只大蜘蛛。

安托万用职业的眼光打量着牧师，"明显的不对称，"他想着；"这内向的微笑，这怪人的无表情的脸部抽搐……"

"请问，但以理回来了吗？"格雷戈里彬彬有礼地问道。

"没有消息。"

"可怜呀，可怜的夫人！"他用温柔的声调小声说道。

这时两位大夫走出客厅，安托万迎了上去。

"她不行了，"年岁大的一面瘪着鼻子说，一面把手放在安托万的肩膀上。安托万立刻向牧师转过身来。

护士正走过，也凑了过来，压低嗓音问：

"真的吗？大夫，您真以为她……"

这次，格雷戈里转过身去，不愿再听见这种话了。他气闷得越来越不能忍受。从半开着的门望去，看到了楼梯，他几步就跳到楼梯下面，穿过马路，在树底下，漫无目的地跑起来，照他那种荒谬的样子笑着。头发散乱、两手象盲蛛的两脚，盘在胸前，

---

① 原文为英文 don't。

大口地吸着晚间的空气。"该死的大夫们!"他低声骂道。他跟丰塔南家的关系就象跟自己的家人一样。十六年前他刚到巴黎,袋里一个便士也没有,是靠着泰雷兹的父亲佩里埃牧师,他才有地方安身,得到了依托。这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后来,他的恩人病危,他丢下一切到病榻前来守护。老牧师死的时候,一只手放在女儿手里,另一只由格雷戈里拉着;老牧师把格雷戈里称作自己的儿子。此时此刻回忆起这些事,格雷戈里痛苦无比,于是他转身迈着大步走了回来。门前大夫们的车已经走了。他急速上了楼。

几道门还都半开着。他顺着孩子的呻吟一直进了病人的房间。窗帘拉上了,黑影里充满喘息和呻吟。丰塔南夫人、护士和女仆朝床弯着身子吃力地按着生病的孩子;那小身子一会儿绷紧,一会儿放松,象草地上的一条鱼。

格雷戈里停了一会儿,没有说话,手握着下巴,一脸找茬寻事的神气。终于他向丰塔南夫人弯下身子:

"他们要把您的小女儿弄死啊!"

"什么?弄死她?怎么?"丰塔南夫人结结巴巴地问,她紧握着珍妮的胳膊不放,那胳膊不断从她手里挣脱。

"您如果不把他们赶走,"他又使劲地说,"他们就要把您的孩子弄死了!"

"赶走谁?"

"所有的人。"

丰塔南夫人看着他,茫然不解,她听见了他的话吗?格雷戈里离她很近,怒气冲冲,非常吓人。

他抓住珍妮在空中挥舞的一只手,然后弯下腰,用唱歌般柔和的声音叫她:

"珍妮！珍妮！最亲爱的①！您认识我吗？您认识我吗？"

迷乱的眼睛盯住天花板，慢慢地转向牧师。牧师就把身子弯得更低，用那么专注、那么深沉的眼光看着她，孩子突然停止了呻吟。

"你们走，让我来！"他对三个女人说。可是没有人听他的话，他头也不抬，带着不容反抗的威严说："把她的另一只手递给我。好了。现在，让我来吧！"

她们走开了。他一个人朝床弯着腰，用充满意志的、有吸引力的眼光注视着那无神的眼睛。他揪住的那两只胳膊还在空中抡打，过了好一会儿才放了下来。腿还在蹬踹，后来也伸平了。眼睛也终于驯顺，闭上了。格雷戈里还弯着身子，招手叫丰塔南夫人过来。

"您看，"他低声说，"她不出声了，她更安静了。把他们赶走！我说，把这些魔鬼的门徒都赶走！支配他们的只有异端邪说，会要你孩子的命！"他微笑着，这是那些掌握了永恒真理而认为世间其余的东西全属荒谬的预言家所发出的静静的微笑。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珍妮的瞳仁，低声说：

"女人，女人，恶本不存在！恶是您造的，是您给恶以作恶的力量，因为您怕恶，因为您允许恶存在！您看，他们谁都不抱任何希望。他们都说：'她不……'而您自己？您也这么想，刚才差不多也说出'她不……'上帝啊！让守夜人看牢我的嘴，让守夜人看牢我的双唇之门！啊！可怜的小东西，我来的时候，在她周围只剩下虚空，只剩下否定。"

"我偏要说：她没有病！"他说道。他的话中充满信念，极有

---

① 原文为英文 Dearest。

感染力，三个女人也受到了鼓舞。“她很健康，让我来照管吧！”

他象个魔术师似的，小心翼翼，一点一点掰开孩子的手指，然后，后退一小步，放松孩子的四肢，孩子的肢体就安安静静地平摊在床上了。

“生命是美好的！”他用音乐般的嗓音说。“万物是美好的！智慧是美好的！爱是美好的！健康归于基督，基督和我们同在！”

他向退到屋子一边去的护士和女仆转过身子：“请你们离开，让我一个人在这儿。”

丰塔南夫人说：“你们走吧！”格雷戈里挺直了身体，伸出胳臂，谴责地指着桌子，那上边乱摆着药瓶、敷布和装碎冰用的桶，他命令道：

“都拿走！”

女人们照办了。

屋里只剩下他和丰塔南夫人。

“现在打开窗子①！”他高兴地喊，“打开，开得大一些，亲爱的②！”

一阵清凉的风吹得街上的树叶沙沙作响，吹进屋来，好象冲击了屋内的污浊空气，从底下压上来，把它裹成卷儿，赶到外边去。清风抚摸着小病人发烫的脸，使她颤抖了一下。

“她要着凉的……”丰塔南夫人小声说。

牧师先只是幸福地微微一笑，过了一会儿才说：

“关上吧③！关上窗子，对，好得很！再点亮所有的灯！丰

---

① 原文为英文 Open the window。

② 原文为英文 dear。

③ 原文为英文 shut。

塔南夫人：要四处有光明，有欢乐！我们心里也要满是光亮，满是欢乐！上帝是我们的光明，上帝是我们的欢乐，我们还惧怕什么呢？"他又扬起手说："上帝啊！是你允许我在那遭诅咒的时刻到来之前，先来到这里！"他把一张椅子推到病床前面。"请坐下，要安静，非常安静。保持住自我克制。只能听从基督在您身上的启示。我对您说：基督要她恢复健康！让我们和基督一起来实现他的愿望！祈求善的伟大力量，精神就是一切，物质只不过是教权的奴隶。两天以来，可怜的小宝贝①完全受否定力量的支配，毫无防护。啊！这儿的男男女女全都令我厌恶。他们只往坏处想，他们只能引起人们的反感！当他们渺小可怜的、微不足道的一点自信落空的时候，他们就以为一切都完了！"

哭叫声又起来了。珍妮又挣扎开了。突然她把头向后仰去，嘴半张半闭，好象就要咽气似的。丰塔南夫人扑向床去，用全身护着孩子，对着她的脸喊：

"不行……不行……"

牧师向她走去，仿佛要她为这次发病负责似的。

"害怕？您不再有信心啦？在上帝面前没有什么可怕的。害怕只属于肉体。把肉体撇在一边吧！您的肉体不是真的您。《马可福音》说过：'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②。好了，祈祷吧！"丰塔南夫人跪下，格雷戈里又用严肃的声调重复说："祈祷吧！首先要为您自己，为您这过于脆弱的灵魂祈祷！愿上帝先恢复您的信心和平安！只有您的信心完整无缺，孩子才能得救！

① 原文为英文 darling。

② 见《马可福音》第十一章。

祈求上帝的灵吧！我的心和您在一起，让我们祈祷吧！"

他静思了一会儿，开始祈祷。起初只是低语。他并拢脚站着，盘着胳膊，头仰向天空，眼睛闭着；盘曲在前额周围的发绺组成了黑色火焰的光轮。低语逐渐清晰可辨了；孩子有节律的喘息声仿佛管风琴为他的祈祷伴奏。

"上帝！给一切以生命的力量啊！你创造的万物中，在每个最小的一片中都为你所寓居。我，我从心底向你呼唤。这受苦受难的家庭①，愿你赐予平安！凡是不意味着生命的东西，愿你使它远离病床。恶仅存在于我们的怯懦之中。啊，上帝啊，从我们的心中赶走否定吧！

"只有你是无限的大智，你对我们怎样处置莫不按照法则。所以，这女人把她的孩子委托给你，在死亡的门限上！她把孩子交付于你的意志，她离开这孩子，舍弃这孩子！如果你一定要从母亲手中把孩子夺走，她同意，她同意！"

"噢，别这么说，不行，不行，杰姆斯！"丰塔南夫人喃喃地说。

格雷戈里丝毫不动，却把铁一般坚硬的手搭在丰塔南夫人的肩头，说：

"信仰不坚的女人啊！不是您吗？有多少次，上帝的灵灌注到您的心中！"

"啊！杰姆斯，这三天，我太痛苦了，杰姆斯，我再也支持不住了！"

"我看着她，"牧师朝后退着说，"这不再是她了，我再也认不出来了！她让魔鬼进入了她的思想，进入原是上帝的殿堂。

"祈祷吧，可怜的夫人，祈祷吧！"

---

① 原文为英文 home。

孩子的身体由于神经性的抽搐，屈曲不已，在被单下面跳动，眼睛又睁开了，惊恐的眼光看着屋子里一盏盏的灯光。格雷戈里却毫不在意。丰塔南夫人两手紧按着小女孩儿，想制止她的挣扎。

“至高无上的力量！”牧师象在唱圣诗。“真理！你曾说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舍己。’好了，如果这个母亲必须舍弃她的孩子，她答应，她同意！”

“不行，杰姆斯，不……”

牧师弯下身说：

“舍弃了吧！舍弃和酵母一样：有如酵母在面粉中发酵，舍弃也在恶念中发酵，使善发起来！”接着他又抬起身来：“上帝啊，如果你要取走她的女儿，你就取走吧！她放弃了，她丢舍了！如果你还要她的儿子……”

“不……不……”

“……如果你还要取走她的儿子，你也取走吧！让他永不跨进母亲家的门坎儿！”

“但以理……不行！”

“上帝啊，她甘心情愿把她的儿子交给你的智慧！如果那丈夫也要从她身边取走，就让他去吧！”

“热罗姆，不行！”丰塔南夫人用膝头朝前拖了两步，呻吟着。

牧师怀着更高的激情祈祷：

“让热罗姆也被取走吧！取走吧！毫无争执，由于你唯一的意志。光之本！善之源！圣灵啊！”

他停了一小会儿，不看丰塔南夫人，问她：

“您作出了牺牲吗？”

“可怜我吧，杰姆斯，我不能……”

"祈祷吧！"

几分钟过去了。

"您作出了牺牲吗？完全的牺牲？"

她没有回答，倒在床前。

差不多一个钟头过去了，病人没有动；只有发红发胀的脸左右摇晃，呼吸声音嘶哑，眼睛一直睁着，眼神狂乱。

丰塔南夫人一点没动，牧师却突然打了一个寒战，仿佛听到夫人叫他的名字，就走过来，在她身旁跪下。丰塔南夫人站起来，脸色已不那么紧张；她凝视那歪在枕边的小脸，端详了很长时间，摊开胳膊说：

"上帝啊！愿你的意志，而不是我的意志得以实现。"

格雷戈里牧师丝毫不动，他始终没有怀疑过，到时候她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他闭上双眼，全心全意乞求上帝的慈悲。

几个钟头过去了。有时候，孩子好象就要断气。剩下的那点生机只是在她眼睛里飘忽。有时候，孩子痉挛起来，格雷戈里就抓住珍妮的一只手，用卑顺的声调说：

"我们将要收获，我们将要收获！但是，要祈祷，我们祈祷吧！"

将近早晨五点钟，他站起来，把滑落到地上的被子给孩子盖好，打开窗子。清凉的夜气涌进屋来。丰塔南夫人一直跪着，没有做一个手势阻止牧师开窗。

他走上阳台。黎明仍然不能确定，天空还是一片灰暗，凹陷的林荫道，好象一条黑色的沟。但是，在卢森堡公园上面，地平线已开始微微发白。雾霭在街道上流动，象棉絮一般萦绕着黑黝黝成簇成丛的树梢。为了不让自己冷得发抖，格雷戈里挺一下双

臂，握起拳头，搭在栏杆上。轻风吹荡着清晨的爽气，这爽气拂过他湿漉漉的额头，洗涤着因一夜未眠、祈祷而显出皱纹的脸。屋顶已显出蓝色，一栋栋房屋的熏黑的石墙上，百叶窗的轮廓渐渐显现。

牧师面向东方。在残夜昏暗的衬托下，向他冉冉升起广阔无比的一片光华，刹那间，玫瑰色的光辉照亮了天际。整个大自然在苏醒；在清晨的空气里，亿万个欢乐分子在闪闪发光。突然，一股清新气息灌满他的胸膛，一种超人的力量注入他的全身，把他托举起来，使他变得无限高大。一瞬间他感到自己有无穷的能力，他的思想支配宇宙，他敢尝试一切。他能向那棵树叫喊：摇动吧！那棵树就会摇动；他对那孩子说：起来吧！她就会复元。他伸出胳膊，沿着他指的方向，林荫道上的树叶忽然颤动起来，从他脚下的树上，一群小鸟飞腾而起，欢快地啁啾着。

他走到床边，把手放在跪着的母亲的头发上，喊道：

"哈利路亚①！亲爱的②！灵魂的荡涤已经全部完成！"

他向珍妮走去。

"黑暗已被驱除！把手伸给我，我的小心肝。"两天以来不省人事的孩子居然伸出双手。"看着我！"孩子那象是视而不见的惊恐的眼睛紧盯着他。"'他从死亡中拯救了你，地上的野兽将与你平安相处。'您复元了，小东西！黑暗一去不返！光荣归于上帝！祈祷吧！"孩子的眼睛又变成有意识的：她的嘴唇动着，真的好象在努力祈祷。"现在，我亲爱的③，把眼睛闭上。慢慢地……好了……睡觉吧，我亲爱的④，您再也没有烦恼了，要高

---

① 基督教的欢呼语，意为"赞美上帝"。

② 原文为英文。

③④ 原文为英文。

高兴兴地睡！”

几分钟以后，五十个钟头以来珍妮第一次睡着了。丝毫不动的头无力地深深陷在枕头里，睫毛的暗影一直延伸到脸上，嘴唇里发出均匀的呼吸。她脱险了。

六

雅克和但以理选定课堂上常用的灰皮笔记本来作他们通信的工具，为的是不引起教师的注意。前几页上，乱七八糟地写着诸如这样的话：

“虔诚者罗贝尔①，生卒于何年？”

“行吟诗拼写是 rapsodie，还是 rhapsodie?”

“*eripuit* 你是如何翻译的？”

另几页写的是一些注释和改正，想必是跟雅克的诗有关，那些诗写在活页上。

紧接着就是两个学生之间不间断的通信。

第一封较长的信是雅克写的：

“巴黎，阿米奥中学，三年级甲班，在别号人称老猪毛的某某怀疑的眼光下，三月十七日，星期一，白天，三点三十一分十五秒。

“你的精神状态是无可无不可？是感官享受？还是爱？我更倾向于第三种，它对你来说比另外两种更为自然。

“至于我，我越研究我自己的感情，我越觉得人

① 指罗贝尔二世，约生于公元970年，是公元996——1031年的法兰西王。

是一种非理性的动物，

只有爱才能把它提高。这是我受伤的心灵的呼声，它是不会欺骗我的！如果没有你，噢！我亲爱的，我只能是个劣等生，只能是个白痴。如果说理想撼动了我的心弦，这全得归功于你！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彼此之间完全契合的时刻，可惜这样的时刻不多，也太短暂。你是我唯一的爱！我日后也不会再有别的爱，因为千百个有关你的炽热的回忆会立刻向我袭来。再见吧！我在发烧，太阳穴在跳动，眼睛昏花。任何东西也永远不能使我们分离，对吗？唉！我们何时，何时才能得到自由？什么时候才能在一起生活，一起旅行？我将热爱异国他乡！让我们一起去搜集永不消逝的印象吧！趁那些印象还新鲜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把它变成诗吧！

"我不爱等待，尽可能早给我写信。如果你爱我也象我爱你那样，我就要求你在四点钟以前给我回信。

"我的心连结着你的心，如同佩特罗纳追随那完美无缺的厄尼斯①。

再会，爱我吧②！

雅"

下面一页上，是但以理的回信：

"我觉得，我即使在另一个世界中独自生活，无论你变成怎样，连结着我们两个灵魂的独一无二的关系也仍然使我能够想

---

① 佩特罗纳和厄尼斯是波兰作家亨利·显克维支(1846—1916)的名著《你往何处去》中的两个人物。佩特罗纳原是一世纪时一位拉丁作家；厄尼斯是一个年轻的女奴隶。

② 原文为拉丁文 Vale et me ama。

象出你的模样。在我们亲密的友谊上，岁月仿佛没有流逝。

“我无法向你述说你的信使我多么高兴。你本来不就是我的朋友吗？现在不是比朋友更亲吗？你不是我真正的另一半儿？我致力于塑造你的灵魂正好象你致力于塑造我的灵魂一样。上帝啊！在给你写信时，我如此真实和强烈地感到这一切！我生活！正是因为有了你的爱，我将永信不疑的爱，一切才活在我心里，我的身体、精神、心灵和想象力里！啊，我真正的和唯一的朋友！

但”

“又及：我已经使我母亲下了决心，贱卖掉我的自行车，它可真老掉牙了。

向你致意①

但”

雅克的另一封信：

“噢，亲爱的②！

“你为什么会时而高兴，时而悲伤？在我狂喜的过程中，我有时又浸入辛酸的回忆里。不，再也不会了，我觉得我今后永远不会有欢乐和无聊的时刻！在我面前，永远耸立着象幽灵一样可望不可即的理想。

“啊！有时我很理解那些面无血色的修女们精神恍惚的状态；她们的岁月是在这个太真实的尘世之外度过的。但愿长出翅膀，扑向监牢的铁窗，把它砸烂！我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Tibi。

② 原文为拉丁文 O dilectissime。

里孤苦伶仃，我亲爱的父亲不了解我。我还不算太老，但在我度过的时光里，已有多少草木枯萎，已有多少露珠变成雨水，已有多少欢乐的向往不能满足，已有多少辛酸的失望！……

“我的爱，请原谅我此时这样伤感。无疑，我正在成长：我的脑子在沸腾，我的心血也在沸腾（只要可能的话，甚至更强烈）。让我们永远在一起吧！我们将一起避开暗礁，避开世人称为享乐的旋涡。

“一切都已从我的手中消散，只剩下忠实于你的欢乐快感。啊！我所选择的人！

雅”

“又及：书简草草写完，因为我急着准备背书，我还一个字也不会呢！真见鬼！

“噢，我的爱，如果没有你，我觉得我就会自杀！

雅”

但以理马上回信：

“你痛苦吗？朋友？

“你如此年轻，为什么这样？啊，我亲爱的朋友，你如此年轻，为什么诅咒生活？亵渎神圣啊！你不是说你的灵魂紧紧束缚于大地吗？那么，奋斗吧！希望吧！爱吧！读书吧！

“对于扰乱你灵魂的烦恼，我该如何安慰你呢？对这些失去勇气的呼叫使用什么良药呢？不！我的朋友，理想和人类的天性不是不相容的。理想并不就是出自诗人梦幻的妄想。在我看来（这很难说得清楚），理想就是把伟大与世上最微末的事物结合起来，就是把人们所作的一切都赋予伟大的意义，就是使造物主给予我们的天赋得以完全发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

理想，存在于我内心深处的理想。

“好了，如果你相信你至死不渝的朋友，他有许多生活体验，因为他有过许多梦想，也受过许多痛苦；如果你相信你的朋友，他除了愿你幸福之外从来未曾想到其他，那么你就要记住：你不是为那些不能了解你的人而活着的，可怜的孩子，你活着是为一个人，一直想着你的人，事事与你思想相通，感情与共的人——就是我！

“啊！让我们之间那特有的友情的温暖成为敷贴在你伤口上的香膏吧。噢，我的朋友！

但”

雅克立即在纸的空白处草草写道：

“原谅我，亲爱的，这全怪我性情暴躁，夸大其辞，任性孤僻！我心绪阴沉灰暗，但又会变得毫无意义地满怀希望。本来走投无路，一会儿又会飘上云端！我今后不是什么都不爱了吗？（除了你和我的艺术！）我的命运就是如此，相信我的话吧！

“我崇拜你的豪爽大度，你青春的敏感，你在全部思想里、全部行动里、一直到对爱的狂热中所抱的严肃态度。你的一切温存，你的一切激动，我与你同时感受着。感谢上苍使我们相爱，使我们饱受孤独折磨的心能够密不可分地结合为一体！

“永远不要抛弃我！

“让我们永远记住，你是我的，我也是你的

“激情的狂热对象！

雅”

但以理写了长长的两页，字体高雅坚劲：

“今天，星期二，四月七日。

“我的朋友，

“明天，我就十四岁了。去年我思量着：十四岁……仿佛是一场美丽而又飘渺的梦。岁月流逝，使我们憔悴。然而，说到底，万事不变。我们总归是我们。如果不是我自己感到颓唐而又衰老，那么什么也没有变。

“昨天晚上躺在床上，我拿了一本缪塞① 的诗集。在读最后一遍时，刚读头几行诗，我就浑身发颤，有时甚至泪水夺眶而出。昨夜，我好几个钟头无法入睡，我心绪激奋，但我却想不出什么。我只找到一些声调和谐的、断断续续的句子……啊，真是亵渎啊！终于，随着一股欢畅的眼泪急流，诗情在我心中苏醒，我到底激动了。

“啊！但愿我的心不会干涸！我怕生活会使我的心灵和感觉僵化。我老了，上帝的伟大思想，神灵，爱情，再也不能象往昔那样在我的胸怀中跳动了，而那恼人的疑惑有时却来吞噬我。哎！为什么不能不要推理，而用我们精神的全部力量去生活呢？我们思想得太多了！我愿意有那么一种青春的蓬勃活力，使我们奋然向前，负艰履险，而不左顾右盼，瞻前顾后！但愿我能闭着双眼把自己献给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想，献给一个完美无瑕的女性，而不再总是自我克制！啊！这些渺茫的憧憬，多么可怕！……

“你庆幸我态度严肃，恰恰相反，这正是我的不幸，这正是我可悲的命运！我不象采花的蜜蜂，采完一朵花，就去采另一朵。我倒象黑色的金龟子，把自己幽禁在单独的一朵玫瑰花心里，它

---

① 缪塞，法国十九世纪著名诗人、作家。

在那儿生活，直到玫瑰合上花瓣，把它封住，它就在那最崇高的拥抱里窒息，死在它自己选中的那朵花的怀抱里。

“我对你的眷恋也就是这样忠实，啊，我的朋友！在这荒凉的大地上，你就是为我开放的温柔的玫瑰。把我阴郁的悲哀埋进你友爱的心里最深之处吧！

但”

“又及：复活节的假期里，你可以把信寄到我家，无需担心什么。我母亲从来不拆我的信。（不过，不要写什么太特殊的话！）

“左拉的《崩溃》，我读完了，可以借给你。直到现在，我还为它感动得战栗不已。有力而且深刻，这是非常美的。我开始读《少年维特之烦恼》①。啊！我的朋友，这才是书中之书！我也借到了吉坡②的《她和他》，但我要先读《少年维特之烦恼》。

但”

雅克给他发去了严肃的短简：

“祝贺我的朋友十四岁生日：

“在世上有个人，他白天忍受无名的痛苦，夜晚不能成眠；他心里感到可怕的空虚，而那空虚是欢乐所不能填补的。在他头脑中，各种才思翻腾；在娱乐的时候，在欢悦的同席者之中，他会突然感到孤寂扇着黑色的翅膀在他的心头盘旋。在宇宙间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无所希冀，无所畏惧；他憎恨生活，却没有力量弃绝生活，这个人，就是**不信上帝的人**！

“又及：这信你留着。当你将来遭到不幸的时候，当你在黑

① 《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德国作家歌德的作品。

② 吉坡(1849—1932)，法国女作家。

暗中枉然呼喊的时候，你要再读一下。

雅”

“你在假期写作了吗？”但以理在一页纸的上端问。

接着，雅克回答：

“我写完了一首诗，属于我的《哈尔蒙丢斯和阿里斯托基东》①组诗，诗的开头手法相当漂亮：

圣哉，凯撒！看这碧眼的高卢女人……
为你，跳起她那沦丧的故国所喜爱的舞！
如同雪白的天鹅的飞旋下开在河里的莲花。

她颤抖着弯曲她的纤腰……
皇帝呀……他沉重的宝剑闪着寒光……
看吧，这是她故乡的舞蹈！……

等等，等等。而结尾是这样的：

你的脸苍白了，凯撒！哎呀！哎呀！
剑锋三次刺进她的咽喉！
酒杯落下……她的双眼闭起来……
看，她满身是血，
这明月之夜的裸体的舞！

---

① 哈尔蒙丢斯和阿里斯托基东是公元前六世纪的雅典人，二人合谋刺杀暴君佩西斯特拉特的两个儿子伊珀尔克和伊皮阿斯。伊珀尔克果然被杀，哈尔蒙丢斯被判死刑。

在湖畔明亮的巨大篝火前，
在凯撒的宴席间，
这金发女战士的舞蹈到此结束！

“我把这首诗叫做《红色的献祭》，我还为诗配了个模拟舞曲，要把它献给超凡舞星洛伊·菲雷，让她到奥林匹亚歌剧院去演出。你想她能答应吗？

“几天来，我已下了不可更改的决心，要回到格律诗上来，回到古典大师们的用韵上来。（总之，我想，以前我不屑弄这些东西，是因为它挺难。）我已经开始写关于一个殉教者的颂诗，是押韵诗节组成的。这个人我对你说过。开头是这样的：

献给R·P·佩布瓦尔，遣使会会士
　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中国殉教，一八八九年一月列真福品。
神圣的神父，向您致敬，
你撼动人心的苦难
使恐惧的世界战惊！
让我弹起我的竖琴，
来歌唱基督世界的英雄。

“但从昨天晚上起，我又认为我真正的天职不在写诗，而在于写短篇小说，并且，如果我有耐性的话，还可以写长篇小说。我正被伟大的主题所激动。你听着：

“一个年轻姑娘，是位大艺术家的女儿，出生在画室的角落

里，她本人也是个艺术家（就是说举止有点轻浮，不过，她的理想不在于家庭生活，而在于表现美）；一个很重感情然而出身于资产者的青年受到她野性的美的迷惑，爱上了她。但是不久，他们又强烈地彼此憎恨，两人分道扬镳。男的去追求纯洁的家庭生活，找了个外省小女人；女的因爱情失意，沉湎于放荡不羁的生活（或是把天赋献给了上帝，我还没打定主意）。大意就是这样。你觉得如何？我的朋友？

"啊！你看到了吗？要毫不矫揉造作，顺乎自然。当你意识到生来就是为了创作，当你自认为肩负着世界上最严肃、最美好的使命，你有一个重大的责任要完成。对，要真诚！对一切永远真诚！啊！这样的想法始终无情地萦绕在我心头！我有很多次在自己身上发现过这种虚假艺术家的虚伪、虚假的才能。正象莫泊桑① 在他的《水上》谈到过的一样。我的心涌起厌恶的情绪。啊！我亲爱的，我多么感谢上帝把你给了我。为了很好地认识我们自己，为了不对我们自己真实的天赋抱有任何幻想，我们永远谁也少不了谁。

"我热爱你，象今天早晨那样，我热情地紧握你的手，你知道吗？我的整个身心，完完全全，满怀快感，都是属于你的。

"小心，某某对我们眼光不善。他不会了解当他结结巴巴地讲他的萨吕斯特② 时，别人正有许多高贵的想法，并且把这些想法告诉自己的朋友！

雅"

还是雅克的信，急就成篇的，字迹难辨：

① 莫泊桑，法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

② 萨吕斯特，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史学家，又是优秀的拉丁语作家。

"朋友致他的朋友①：

"我的心充满感情，它已经充溢而出，我尽已所能把澎湃的心潮倾泻于纸上：

"生来为了受苦，为了爱，为了希望，我就在希望，在爱，在受苦。我的生活可以归结为两句话：使我生活的是爱，我爱的只有你。

"我从小就需要把我心中沸腾的思潮倾洒在一个完全了解我的人心中。以前我给一个想象中的人物写了多少信啊！这个人物就象我的手足兄弟那样跟我酷似。我的心怀着沉醉的欢乐向我自己的心说话，或者不如说给我自己的心写信。突然间，上帝要把这个想象中的人物化成肉身，具体化成了你，啊！我的爱。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已经说不清了。一环扣着一环，在思想的迷宫中迷失了途径，再也找不到来处。但是人们还能想象到象这样热烈、这样高超的爱情吗？我寻觅堪与我们比拟的感情，可是找不到。比起我们的伟大秘密来，一切都黯然失色！它就象太阳，温暖了、照亮了我们两个生命！可是，这一切都无法用笔写出！写，就象拍一朵鲜花的照片！

"但是，说够了！

"你也许需要援助、安慰和希望，而我给你的不是温柔的言辞，只是仅仅为自己活着的一颗自私之心的哀号。对不起，啊，我的爱，我又怎能给你写别的！我正经历着一场危机，我的心比满布石子的细谷的河床还要干涸！怀疑一切，连自己都信不过，这不就是最残酷的不幸吗？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Amicus amico。

“蔑视我吧！别给我写信了，去爱另一个人吧！我配不上你本人这样的礼品。

“啊！注定的命运的嘲弄把我推向何方？何方？虚无！！！

“给我写信吧！如果失去你，我就要自杀！

“如果没有你，我亲爱的①！

雅”

比诺神父在笔记最后边夹了一小块纸，是老师在孩子们逃走的前夜截获的。

是雅克的笔迹，用铅笔写的，潦草得可怕：

“那些心虚胆怯毫无证据的诬告者，那些人，真无耻！

“无耻而又可怜！

“那些鬼鬼祟祟的把戏，纯粹出于卑鄙的好奇心！他们想从我们的友谊里翻腾出点什么，他们的作法多么下流！

“不要软弱妥协！顶住风暴！宁死不屈！

“我们的友爱超出诽谤和威胁之上！

“让我们来证实吧！

“属于你，一生一世！

雅”

七

星期日晚上，他们到达马赛已是后半夜，激动的心情已经平息下来。两人在光线暗淡的车厢里的木凳上蜷成一团，睡了一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Tibi eximo.carissime。

觉。到站的时候，列车的转盘，咣啮咣啮直响，把他们一下子惊醒。他们下车走上月台，眨着眼睛，沉默不语，心情不安，头脑却清醒了。

得睡觉。在车站对面，在一个白色的圆灯底下挂着招牌："旅店"。店老板打量着顾客。两个人中，但以理最沉得住气，他要两张床过夜。那老板按规矩提了几个问题。谎早就编好了：在巴黎车站，他们的父亲忘了一件行李，误了上车，他会乘第二天头班车到。老板轻声吹着口哨，恶狠狠地打量着两个孩子，终于打开一个登记簿：

"写上你们的名字。"

他是对但以理说的，因为但以理显得年岁大一点，人家会以为他有十六了。特别是因为他的相貌和外表引人注目。他走进旅馆时摘下帽子，不是因为他胆怯，他平素摘帽子和垂下胳膊的那派头就仿佛是说："我并不是特地为你脱帽，不过是由于遵从讲礼貌的习俗罢了。"他的黑色头发长得很匀称，在他白皙的额头中间突出了一个尖儿，长长的脸儿，下巴的线条坚强有力，刚毅，沉着，但毫不粗野。眼光既不怯懦又不冒失，经住了店老板的探究打量。他在登记簿上毫不犹豫地写上："乔治·勒格朗，莫里斯·勒格朗。"

"房钱七法郎，我们这儿得先付款。头班火车早晨五点半到，我来敲门叫你们。"

他们饿得要命，但不敢说出来。

房子里的家具是两张床、一把椅子、一个脸盆。走近房间时，他们都觉得很难堪，必须面对面脱衣服了。睡意全部消失了。为了把艰难的时刻向后拖延，他们就坐在床上算帐。两个人的积蓄合在一起，一共有一百八十八法郎。他们每人拿一半。

雅克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有一把小型的科西嘉匕首，一个口笛，一本二十五生丁的但丁[1]译本，还有一块快化的巧克力，他掰下一半给了但以理。以后他们就不知如何是好了。为了抓紧时间，但以理解开靴子上的带儿，雅克也照着办。终于但以理拿了个主意：他吹灭了蜡烛，一边说："好，我熄灯了……晚安。"他们很快地躺下，什么都没有说。

早晨五点以前，有人推得门直响。他们象幽灵一样，没点灯，只借着渐渐发白的晨光穿上衣服。他们怕跟老板搭讪，连准备好的咖啡也不喝了，哆哆嗦嗦，空着肚子，赶到车站上的小吃店。

到了中午，他们已经逛遍了马赛。无牵无挂，又在大白天里，他们的胆子又壮了。雅克买了一个杂记本，用来写他的随感。他时而停住脚，眼睛充满灵感，随意写上两句。他们买了点面包和熟猪肉，走到码头，坐在一堆缆绳上，面对着一动不动的大轮船和摇晃不停的帆船。

一个水手要绕开缆绳，叫他们站起来。

"这些船是到哪儿去的？"雅克壮着胆问道。

"看是哪一只。你问哪只船？"

"那只大的。"

"到马达加斯加。"

"真的？可以看它开船吗？"

"不行，那只船星期四才开哩，你如果想看开船，晚上五点钟来。这只'拉斐特号'开到突尼斯去。"

他们心里有数了。

---

[1]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著名诗人，代表作《神曲》。

“突尼斯，那可不是阿尔及利亚，”但以理说。

“反正都是非洲，”雅克边说边咬了一口面包。他靠着一堆苫布蹲着。一头棕红色的硬发，乱蓬蓬的，杂草一样长在低平的前额上。瘦骨嶙嶙的脑袋配着一双招风耳朵。脖子挺瘦，小鼻子长得不好看，又不时紧皱着。那模样活象一只啃硬果的松鼠。

但以理不吃东西了。

“你看……走以前从这儿给他们写封信怎么样？……”

雅克看了他一眼，顿时刹住了但以理的话头。

“你疯了吗？”他嘴里塞着一口东西说。“为的是我们一到，就让他们派人接我们？”

他满脸怒气盯着他的朋友。雅克的相貌可以说不招人喜欢，而且尽是雀斑，更加难看。一双细小又深陷的纯蓝色眼睛显得刚强，有一股吸引人的活力。他的眼神经常变换，几乎使人无法捉摸：有时挺严肃，马上会变得象在恶作剧；有时很柔和，甚至温情，突然会变得满怀恶意，几乎显得残酷；有时饱含泪水，但更多的时候干涸，燃烧着热火，好象永远不会软化。

但以理本想辩白几句，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对雅克的愤怒，他毫不防备地摆出随和顺从的脸相，还露出了笑容，象道歉似的。但以理的微笑很特别：他嘴很小，嘴唇略厚，忽然张开向左一咧，露出了牙。这样意想不到的笑容给他那庄重的面貌添上了奇特的魅力。

这个善于思考的大孩子为什么竟受这个顽皮小子的巨大影响而不反抗呢？他既有教养，又没人限制他，不正可以对于雅克施行不容争议的长兄权利吗？何况在他们相遇的那所中学，但以理是个高材生，而雅克却成绩低劣。但以理聪明过人，件件事办得比人家希望的更漂亮。雅克正相反，不怎么用功，或者说

根本不用功。没有才智吗？不是，不幸的是他的聪明才智总是往学习以外的地方发展，好象脑袋里有个魔鬼总给他出主意，叫他去干各种各样的荒唐事。他从来不能抵御诱惑，只听从那魔鬼任意操纵，自己好象不负任何责任。说来更奇怪的是，虽然他是全班的倒数第一名，但是同学甚至老师都不由自主地对他有某种关心。那些孩子们的个性在习惯和纪律之中半睡半醒，他的那些先生才智也已为年龄和陈习陋规消磨净尽。在他们中间，这个面目丑陋的劣等生却经常突如其来表现得又直率又有意志，就好象生活在一个自己为自己创造的奇幻世界里。他能毫不犹疑地投入最荒唐的险事中去，任何危险都不怕。这个小鬼叫人害怕，却也让人不得不赞佩。但以理就是最早被这种气质所吸引的一个。雅克的性格比他粗野，但是如此丰富，不断使他惊异，使他受到启迪。更何况，但以理自己也有一股热情，同样倾向于自由和叛逆。雅克是在天主教学校里只包午饭的走读生，出身于一个天主教家庭，宗教仪式在家中占很重要的地位。最初是为了由于好玩，进一步挣脱束缚他的桎梏，才乐于寻求这个新教徒的注意。通过这新教徒，他预感到一个与他的世界完全对立的新世界。然而，几个星期的时间，他们的同学关系烈火蔓延似地迅速变成一种排他的激情，两人都在这里找到了良药来医治他们为之痛苦却不自知的孤寂。这是纯洁的爱，神秘的爱，在这里两颗青春的心融合在一起，共同憧憬着未来，共同感受着各种各样使他们十四岁的灵魂苦恼的，矛盾而又极端的感情：从孩子喜欢蚕宝宝、喜欢密码字母的那种感情，一直到内心中最隐秘的顾虑以及日常生活在他们心中激起的享受生活的陶醉。

但以理静静的微笑使雅克平静下来，雅克又啃起了面包。他脸的下半部长得很寻常——是蒂博家的下巴，嘴很大，嘴唇皲

裂。这张嘴长得不漂亮，然而表情丰富，又专断，又肉感。

他抬起头肯定地说："你会看到的，我知道，在突尼斯日子容易过。雇工种稻子，去一个要一个。可以嚼槟榔，特别好吃。工钱毫不拖欠，伙食是随便吃，椰枣，橘子，番石榴……"

"我们到了那儿就给他们写信吧？"但以理试探着说。

"也许吧！"雅克晃动着红棕色的额头说。"可是要等我们站稳了脚跟，要叫他们知道我们没有他们也行。"

他们沉默了。但以理不再吃东西，看着他面前巨大的黑色船身，在阳光照耀的石板路上来来往往的搬运夫，透过乱纷纷的桅樯眺望水天相接处的光辉。他这是借观看景色来强自挣扎，竭力不去想妈妈。

最要紧的是黄昏之前要登上"拉斐特号"。

咖啡店的伙计告诉他们轮船公司票房在什么地方。船票的价钱都公布在外面。但以理走近窗口：

"先生，我爸爸叫我来订两张到突尼斯的三等舱船票。"

"你爸爸？"一个老头子说，同时继续写字，只能看到从纸里露出蓬乱的灰白头发。他写了好大一会儿，孩子的心简直都要停止跳动了。

最后老头子头也不抬说："好吧！你告诉他，叫他带着证件自己来买，明白了吗？"

他们觉得票房里的人都在打量他们。他们什么也没有说，赶紧跑掉了。雅克怒气冲冲，把手深深插到口袋里。他已经想好了十来个不同的办法：去当见习水手，或者是象货包一样带着干粮乘钉死了门的货舱旅行，再不然就租一条小船，顺着海岸每天划一段路，划到直布罗陀，划到摩洛哥。每晚就到港口里停船，上岸到旅馆前的露天座吹口笛乞讨一点钱。

但以理在思考着。从他逃出来以后，他有好几次听见一个神秘的声音在警告他，现在他又听见了。但是，这一次他再也不能闪避，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在内心深处有一个不满的声音在谴责他。

“我们就待在马赛，好好躲起来，你看怎么样？”他提议。

“不到两天，他们就会查到我们的踪迹，”雅克耸耸肩膀反驳说。“你就放心吧，今天他们已经在到处乱找了！”

但以理仿佛看到母亲在家着急得不得了，正在盘问珍妮，以后，跑到学监那儿去，打听儿子的下落。

“听我说，”他的呼吸急促起来，他看到一条凳子，他们坐了下来。但以理终于鼓起勇气说：“现在得好好想一想。不管怎么说，他们找两三天，也许就把他们惩罚够了？”

雅克握起拳头。

“不行，不行！”他叫道。他全身神经质地紧张起来，坐不住了，站起身，靠着凳子，好象那是一段木头似的。他眼里燃烧着仇恨的火，他恨教会学校，恨神父，恨中学，恨学监，恨父亲，恨社会，恨世间的不平。“你难道都忘了？他们永远也不会相信我们！”他大声说道，嗓子嘶哑了。“他们偷走了我们的灰皮本子。他们什么也不懂，也不可能懂。神父千方百计要我们承认，你看看他那样子吧！他那虚情假意的样子！因为认为你是新教徒，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由于不好意思说出口，他把眼光移到别处。但以理低下眼睛，想到母亲可能受到恶意猜疑的影响，感到一阵刺心的疼痛。他小声说：

“你说，他们是不是会告诉妈妈……”

雅克根本没有听。

“不行，绝对不行！”他又说。“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说定的吗？什么都没有变！迫害受够了！再见吧！等我们用行动证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证明我们不需要他们，你看吧，那时候，他们就尊重我们了。只有一条出路：到国外去，自己挣钱过日子，不靠他们，就是这样！到那时，当然，写信告诉他们我们在什么地方，提出我们的条件，告诉他们我们要自由，要继续作朋友，这是我们生死攸关的事！”他停下来，克制住自己，然后又用非常镇定的语调说：“不然的话，我跟你说过，我就自杀。”

但以理用惶恐的眼睛看了他一下。雅克布满雀斑的苍白的小脸十分坚决，完全不象在说大话。

“我向你发誓，我早就下定决心，不再落入他们的魔掌，我要先证明这一点。逃跑，或者用这个……”他从背心下面露出科西嘉匕首柄，这是他星期日早上急急忙忙跑到哥哥屋子里拿来的。“或者用这个……”他又从兜儿里拿出一个裹着纸、用绳捆着的小瓶。“万一你现在不愿意跟我一起上船，那么，用不了多少时间，呜！”他比划着吞下药水的样子，“我一下子就完蛋了。”

“这是什么？”但以理结结巴巴地问。

“碘酒，”雅克清清楚楚地说，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

但以理恳求道：“交给我吧，蒂博……”

他虽然觉得害怕，心里却升起一股柔情，一种敬佩。他又感受到雅克这种非常奇特的吸引力，于是他又有了冒险的兴致。雅克已经把小瓶装回口袋里。

他眼光阴郁地说：“走走吧！坐着就会胡思乱想。”

四点钟，他们又回到码头上。

“拉斐特号”周围热闹非常，搬运夫排成不断线的长队，肩上

扛着箱子，走在跳板上，就象蚂蚁拖着卵一样。两个孩子由雅克打头，也跟着他们走上去。新洗的甲板上，几个水手在一个大窟窿前用绞盘把行李送到底舱去。一个袖子上有金色饰带、穿蓝上衣的人在指挥操作。这人长得矮墩墩，鹰钩鼻子，胡子弯弯，修成马蹄铁形，毛发乌黑，红脸膛光溜溜的。

到了最后关头，雅克却闪开了。

但以理慢慢脱下帽子，说："劳驾，先生，您是船长吗？"

那人笑了："你问这干什么？"

"我跟我的弟弟，先生，我们来向您请求……"话还没有说完，但以理就感到走错了路，他们完了。"请求……跟你们一起……到突尼斯去。"

"怎么？就你们俩呀？"那人眨巴着眼，满布血丝的眼睛里流露出的干练和莽撞，比他的话还要厉害。

但以理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两人编好的谎话继续说下去。

"我们到马赛来找爸爸，可是有人给他在突尼斯找了个工作，种稻子。他给我们写信，叫我们去找他。我们有钱，可以付船费，"他自已主动加了一句。其实，他要是早知道提出付钱的事，也并不亚于其他的谎言笨拙，那倒不如听从了他的灵感，放弃这个打算。

"好哇。不过，你们在这里住在谁家？"

"谁……谁家也没住。我们是直接从车站来的。"

"你们在马赛谁也不认识？"

"不……不认识。"

"那么，你们打算今天晚上上船？"

但以理简直想说一声"不"，然后逃走算了，但他还咕哝着

说：

"对啦，先生。"

"好哇，我的小鸽子，"那人冷笑着，"算你们有运气，没有落到老头子手里，他可不爱闹着玩，他会干脆叫人把你们抓住，扭到警察分所去，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何况你们这种小玩意儿，就得这么对付！"他揪住但以理的袖子，忽然大喊起来：

"哎，夏尔罗，你揪住那个小的，我……"

雅克瞧见了这一手，就拼命一跳，跳过了箱子，一扭腰，躲过夏尔罗伸过来的手，迈了三大步，冲上了跳板，象猴子似的，混到一群搬运夫中间，跳到码头上，向左边跑了。但以理呢？雅克回过头来看：但以理也脱了身！雅克看见他也挤进了搬运夫的蚂蚁阵，冲下梯子，跳到码头上，向右跑去。而那个被他们当作船长的人，俯在艉楼的栏杆上，哈哈大笑着看他俩逃跑。

雅克又跑起来。以后两人再会面吧；现在要混到人群里，离码头越远越好。

一刻钟以后，他一个人跑到近郊一条僻静荒凉的街道上，上气不接下气，停下了脚步。他首先感到一阵恶意的欢喜，想着但以理说不定会被抓住。那才好呢！他们整个计划全部落空，不是全怪他吗？他恨但以理，恨不得独自逃到荒村野地去，不再管他了。雅克买了几支香烟，吸起来。可是他穿过新区绕了一个大圈，最后又回到港口上来。"拉斐特号"还在原处没动。他远远看到三层甲板上都是密密层层的人头，船就要启航了。雅克把牙咬得咯咯响，一转身向回走。

他想找个人出出气，就开始找但以理。他满街乱窜，走到卡纳别尔街，混到人群里，一会儿又从原路走回来。暴风雨前的

闷热压着全城。雅克满身是汗。在这么多人中间怎么找到但以理呢？越是为找不到而焦急，就越是迫切地希望找到同伴。他吸了烟又发着烧，干燥的嘴唇变得灼热。不管会不会引起人家的注意，也不管远处隆隆的雷声，他开始到处乱跑起来，找得眼睛都发痛。突然，整个城市变了样子：光亮似乎从马路向上升起，铺面衬着淡紫色的天空凸现出来。暴风雨临近了。人行道上开始洒下大滴的雨点。就在近处，忽然一声响雷，他吓了一跳。他在一个有圆柱的三角楣下沿着阶梯走，一座教堂的大门开着，雅克冲了进去。

在拱顶下面，他的脚步响着。一股熟悉的香气扑向鼻端，他马上感到宽慰，有了安全感。雅克不再孤独了，一股超自然的力量就在四周。但是同时，心中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惧：从他出走以来，他一次都没有想到过上帝。他顿时感到那个不可见的眼光，那个能够看透和搅乱最隐秘的意图的眼光正高高地俯视着他！他感到自己是个大罪人，连到教堂来都是亵渎圣地，上帝会从上天用雷殛他。雨水在房顶上哗哗地流，闪电一下下照亮后殿的彩画玻璃窗，雷声隆隆不断，好象在寻找罪人，在阴暗的拱顶下面，围着孩子隆隆作响。雅克跪在祈祷凳上，缩成一团，头低着，结结巴巴地急忙念叨着经文，什么“我的父”啊！什么“圣母玛丽亚”啊！

后来，雷声渐稀，一道均匀的光从彩画大玻璃窗射下来，暴风雨远去了。眼前的危险已经过去。雅克感觉到干过亏心事，却没有被逮住。他坐了下来，内心深处还有犯罪的感觉，但是又狡黠地为逃脱了正义的审判而自豪。尽管这自豪里还有胆怯，但也并非没有甜丝丝的感觉。夜幕降临，还在这儿等什么呢？他平静下来，觉得麻木。他把正祭台间里摇晃的蜡烛头插稳，又模

模胡胡地觉得不满足和无聊，觉得教堂已失去了原来的作用。一位管圣器的来关门。他象小偷似的溜出来，没有祷告，也没有跪拜。他知道，他得不到上帝的宽恕。

清风吹干了人行道。行人稀少。但以理在什么地方呢？雅克想象着他遭到了什么不幸，眼里充满了泪水，路也看不清楚了。他转过身来，加快了脚步。如果这时他忽然看见但以理穿过马路向他走来，他准会激动得昏过去。

阿古勒钟楼打了八点。家家户户的窗子亮起了灯光。雅克饿了，买了些面包，漫无目的地走起来，心里苦恼，连打量行人的心情都没有了。

两个钟头以后，他已筋疲力尽。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他看见树底下有条板凳。他坐上去。梧桐树往下滴水。

一只粗硬的手摇他的肩膀，是个警察。他睡着了？他累得要命，两条腿直发抖。

“赶快回家去！”

雅克溜掉了，他不再想但以理，什么也不想。脚痛得厉害，他躲开警察，又回身向码头走去。已是午夜时分，风停息了。五颜六色的灯光一对对地映在水里摇晃。码头上没有人。一个乞丐躺在两包货中间打呼噜，雅克差一点绊着他的腿。这时，他顾不得害怕，只有一个欲望不可抗拒：不论在什么地方马上躺下来睡觉。他走了几步，掀开一块大苫布的一角，一头栽到发着湿木头味的箱子中间，睡着了。

但以理这时在走来走去找雅克。

他在车站附近转悠，围着他们住过的那个旅店和轮船公司票房附近走来走去：找不到。他又走到码头上。“拉斐特号”停

泊的那个地方已经空了。港口很冷落，暴雨把闲逛的人都赶回家了。

他低着头，又回到城里。大雨打着他的肩膀。但以理替雅克和自己买了一点吃的东西，走进他们早上曾去过的那个咖啡店，在桌旁坐下。街上下着倾盆大雨，所有的窗户都拉上了帘子。咖啡店的伙计们头上顶着餐巾，把门口街座上遮阳用的布棚卷起来。有轨电车一辆一辆驶过，没有按喇叭。接线架上迸出火花，飞向青灰色的天空，水就象犁头翻开的土一样，从车轨上向四处溅开。但以理两脚湿透，太阳穴沉甸甸的。雅克怎么样了？找不着雅克好象倒不怎么难过，想起小雅克独自一个伤心着急，他觉得很痛苦，难受得不得了。但以理觉得雅克一定会在面包店那个角上突然出现。他张望着，似乎预先就看见他了，穿着湿透的衣服，在水坑里拖着两只鞋，脸色苍白，眼睛失望地望来望去。他不止二十次差一点叫出雅克的名字，可是那原来是些不认识的男孩。他们跑进面包店，买个面包，夹到衣服底下，又跑出来了。

两个钟头以后，雨停了，天色已黑。但以理不敢走开，仿佛他一离开这个地方，雅克就会来这儿。终于，他又向车站走去。他们住过的旅馆门口的大白灯亮了，但附近还是黑乎乎的。在这么黑的夜里，即使他们碰着面，怕也认不出来。有个声音叫“妈妈”。他看到一个跟他一般大的男孩，穿过马路，跑到一位太太身边，这妇女拥抱了那男孩，他们从但以理身旁走过。那女人张开伞，遮住房檐上滴下的雨水，儿子伸手挽住她，母子俩在黑夜中又说又讲地走了。一辆机车在鸣笛，但以理无法控制他的悲伤。

唉！真不该跟着雅克走！这事他早就知道。事情一开始，

他们清早约好在卢森堡公园会面时，他就不断意识到这一点。就在公园里，他们决定了这个疯狂的冒险行动。但以理无时无刻不相信：如果他不逃走，而到母亲面前把事情和盘托出，母亲决不会斥责他，反倒会维护他，抵御一切人的攻击，那么，什么倒霉的事就都不会发生了。为什么他让步了呢？他自己对他来说简直就象个谜一样。

但以理回忆起，星期日早上，在前厅，珍妮听到他回来了，就向他跑过来。托盘里有一个黄色的信封，盖着学校的公章，准是开除他的通知。他把信藏到桌毯底下。珍妮一句话没有说，锐利的眼睛看着哥哥，她猜到发生什么不幸了。她跟着但以理向屋里走去，看着他拿出钱包，里面装的是他攒下的钱。她向哥哥扑过去，两只胳膊紧紧搂住他，使他喘不出气。“怎么了？你要干什么？”于是，他承认他要走，有人对他诽谤中伤，这是在学校里发生的是非，教师们结成伙来跟他为难，他必须躲开几天。珍妮嚷起来：“就你一个人吗？”“不，跟一个同学一起。”“谁呀？”“蒂博。”“把我带去！”他抱起妹妹，象往常一样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小声对她说：“那妈妈怎么办呢？”珍妮哭了。他对她说：“别害怕！别人对你说什么你都不要信。几天以后，我会来信，我会回来的。可是你得向我发誓：不论是对妈妈，还是对别人，你永远，永远也别说我回过家，说你看见过我，说你知道我走……”珍妮用力点了点头。他想亲亲她，她却嘶哑地啜泣起来，跑到自己房里去了。这绝望的哭声直到现在好象还刺着他的耳朵。他加快了脚步。

他信步走去，也不看路，发现已经出了马赛市区相当远，到郊外了。马路泥泞不堪，路灯很少。大路两旁，黑暗中，有黑洞洞的空地，院子的大门，发臭的门廊。孩子在屋里叫嚷。一个破

烂小酒馆里，有一架留声机在吱吱地响。他转了一个身，朝相反的地方走了很久，终于看见了信号灯，离车站不远了。他累得支撑不住。发亮的大钟指着一点，离天亮还远，怎么办呢？他想找个歇脚的地方。在一个空荡荡的死胡同口，有一盏煤气灯在咝咝作响，他急忙穿过照亮的那片地方，缩到阴影里。左边耸立着一堵工厂的高墙。他把脊梁靠到墙上，闭上了眼睛。

一个女人的声音把他惊醒了。

“你住在哪儿？你总不能在这儿睡觉吧！”

这女人把他领到有光亮的地方，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敢打赌，你跟爸爸吵嘴了，是不是？你不敢回家了？”

声音很柔和。他顺口撒起谎来，摘下帽子，很有礼貌地回答：

“对了，太太。”

她笑了起来。

“哈哈！太太！好哇，你得回家了。这类事，我可比你懂。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反正你得回去。拖着干吗？你越拖，就越让他恼火。”看见但以理什么也不说，她就放低了声音，用关心、亲切、完全站在他这一边的声调问：“你怕挨揍？”

他还是一声不吭。

“真是个怪物！”她说。“这么拗，宁愿在这儿过夜。好啦，跟我来吧！我家没有人，我给你在地上铺条褥子。我不能把个小娃娃扔在街上不管。”

这个女人不象是个打劫的。有人来作伴，他得到很大宽慰。他想说：“谢谢您，太太。”但是，他没有说，就跟着她走了。

不多工夫，走到一道低矮的门前。女人按按铃，过了一会儿门才开。走廊里一股洗衣服的碱水味儿。他磕磕绊绊地走上台

阶。

那女人说："我走惯了，把手伸过来。"

这位太太戴着手套的手暖和和的。他让她领着走。楼梯上也很暖和。不再待在外面了，但以理很高兴。他们上了两、三层楼，她拿出钥匙打开一扇门，点亮了一盏灯。他看到房间里乱七八糟，床也没有收拾。他站着，在灯光底下眨巴着眼睛，精疲力竭，差不多睡着了。那女人连帽子也没摘，从床上抽下来一条褥子，拿到另一个房间去。回来时，她笑了起来：

"都困坏了，至少，得脱鞋呀！"

他脱了鞋，手都软得没力气了。他打算第二天早晨五点整再回到车站小吃店去。他希望雅克也这么想。这主意象个固定的想法，又回到他脑子来。他小声说：

"得早点叫醒我……"

她一边笑，一边说："好，好……"

他感到好象那女人帮他解了领带，脱了衣服。他一下倒在褥子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他睁开眼时，天已大亮。他以为还在巴黎自己的房间哩。看到透过窗帘射进了带颜色的光线，他吃了一惊；又听见一个姑娘的声音在唱歌，于是，他想起来了。

隔壁的房门开着，一个姑娘朝洗脸池弯着身子，用大捧大捧的水洗着脸。她转过身来，看见他支着胳膊肘抬起身子，就笑了起来：

"啊！你醒了？不坏呀……"

这是昨天晚上的那位太太吗？她穿着衬衣和短衬裙，光着胳膊，露着小腿，还完全象个孩子。他先前没有注意到，她帽子

底下，头发剪得很短，象男孩一样的棕色发缕给刷子向后掠到后面。

忽然想起雅克，他不禁一惊。

“哎呀，上帝！”他说，“我还要早早去车站小吃店哩！”

可是睡着的时候那女人给他裹上了被子，热气还暖得他懒洋洋的；另外，门没有关，他也不敢起来。这时候，她进来了，端着一个杯子，热气直冒，还拿着一大块抹了黄油的面包。

“来，把这些吃了，然后滚蛋！我才不乐意跟你爸爸扯皮呢！”

他身上只有衬衫，领口还敞着，被人家看到这副模样，他很不自在。再看到那个姑娘露着脖子，光着肩膀走过来，他就更窘。她俯下身子。他垂着眼睛，接过了茶杯，为了掩过窘态，就吃起来。姑娘穿着拖鞋，低声哼唱着歌儿，从这屋到那屋来回走动。他不敢从杯子上抬起眼睛。可是，当她走到旁边的时候，他从坐的低处却并非故意地瞥见了她光溜溜的腿，又细又长，血管都看得出，红红的脚跟露在拖鞋外面，在金黄的地板上滑行。面包噎在喉头，咽不下去了。充满种种未知因素的一天就要开始，他没有勇气了。他想到家里的早饭桌上，他的椅子空着。

忽然，阳光涌进了屋子，是那年轻女人推开了百叶窗，她清脆的嗓音在阳光里回荡，象小鸟在婉转鸣叫：

“啊！……如果爱情能发芽，
我的园里就种它……”

这真受不了！这样灿烂的阳光，这样欢畅的无忧无虑，就在这时候，他自己却正在痛苦绝望中挣扎……泪水顿时涌了上来。

“好呀！快一点！”她高高兴兴地喊着，过来拿走了空杯子。

她看见他哭了，就问：

“你心里难过？”

她的声音温柔得象个大姐姐，他不禁啜泣起来。她坐在褥子边上，搂住了他的脖子，象妈妈一样哄他——这是所有的女人最厉害的一招，——她把他的脑袋贴在胸前，他一动也不敢动，透过衬衣，他的脸颊感觉到她的胸脯在一起一伏，感觉到她身体的温热。他气都出不来了。

那女人退开一步，用光裸的手臂护住上身说：“小傻瓜！你是看到了我这里，才浑身不自在的？瞧你小小年纪，就这样坏了？你多大岁数？”

两天以来，他都是这样，连想都没有想就说谎话。他含含糊糊地说：

“十六了。”

她很惊奇，跟着说：“都十六了？”

她抓住他的手，漫不经心地看了看，又捋起他的袖子，把他的前臂拿出来。

“这孩子皮肤白得象女孩似的，”她一边微笑着，一边小声说。

她拿起但以理的手腕，低下头，用脸蛋轻轻擦着。她不笑了，喘着粗气，放开了他的手。

他还没有来得及明白，她就一边轻声说：“你给我暖暖身子！”一边钻到了被子里。

雅克在被雨淋得硬邦邦的苫布底下睡得很不好。天亮以前，他从这藏身之所钻出来，在晨光中游荡。他想：“如果但以理还自由的话，一定会想到象昨天一样到车站的小吃店去。”他

自己五点以前就去了，一直等到六点钟，还舍不得离开。

打什么主意呢？怎么办？他问着路到了监狱，心里七上八下，几乎不敢抬头看那关着的大门：

拘留所

但以理也许在里面……他沿着漫长的围墙走了一圈，看看用铁条拦着的窗子的高度。后来，他害怕起来，便跑开了。

整个一上午，他在城里荡来荡去。阳光灼人，住户密集的小胡同里窗户上都晾出了花花绿绿的衣服，好象挂万国旗似的。各个房门的门坎上，大娘大嫂象在吵架，又说又笑。街上的景致，自由自在，说不定还会有什么奇遇，这些都使得雅克不时感到刹那间的陶醉。但是，他立刻就想到了但以理。雅克的手深深插在口袋里，紧握着碘酒瓶子：如果天黑以前还找不到但以理，他就自杀。他发了誓，提高了一半声音，为的是使自己更受誓言约束，但他在内心深处，有点怀疑自己是否有这份勇气。

到了十一点，他几乎是第一百次地走过咖啡店大门——头一天晚上，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打听到轮船公司票房的—— 啊！他在那儿！

雅克不顾桌子、椅子绊腿，冲过去。但以理倒比较能控制自己，站起身来：

“嘘……”

别人都在瞧着他们，他们互相伸出手。但以理付了钱，他们走出来，就在走上的第一条街上转了起来。这时，雅克抓住他朋友的胳臂，紧紧拽住，使劲搂着，忽然哭起来，头就靠在但以理的肩膀上。但以理没有哭，继续往前走。他面色苍白，坚毅的眼光盯着前方的远处，在身边紧紧挟着雅克的小手。他的嘴唇在牙齿上面斜着咧开，抖动着。

雅克说：

“我象个小偷似的，在码头上睡的觉，盖着一块大苫布。你呢？”

但以理慌了。他非常尊重他的朋友，尊重他们的友谊。他这是第一次必须向雅克瞒着点什么，而这件事还是十分要紧的。他们两人之间的这个巨大的秘密，堵得他透不出气。他正想算了，把什么都说了吧，但是不行，他不能这样。他只好保持沉默，一副痴呆的模样，还不能摆脱刚刚发生过的那件事给自己带来的烦恼。

“你，你在哪儿过的夜？”雅克又问。

但以理含含糊糊地一摆手：

“在那边，一条板凳上。不过，主要是，到处乱走……”

他们一吃完午饭，就讨论了一会儿。继续留在马赛太不妥当，来来回回地走很快就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那么？……”但以理说，他已经想回家了。

“那么，”雅克说，“我已经考虑好了，应该到土伦去，离这儿只有二、三十公里。从这里向左转，沿着海岸，徒步走去，就象小孩子散步似的。那儿有好多好多船，我们总会找到法子上船的。”

雅克说话时，但以理一直看着这亲爱的重新找到的面孔，长满雀斑的皮肤，透明的耳朵，蓝色的眼睛。在这一对眼睛里，现出了他所说的每件东西的幻影：土伦，船，无边无际的海洋。尽管他很想跟雅克一样固执到底，但是他的常识却使他产生了怀疑。他知道他们上不了船。不过尽管如此，他还不敢断定，甚至不时希望自己想错了，希望幻想能够否定常识。

他们买了些干粮就上路了。有两个姑娘微笑着打量他们。但以理脸红了。对于他来说，裙子再也不能遮住身体的秘密。雅克吹着口哨，什么都没有看出来。但以理感到，由于有了那段搅乱了他血液的经历，从此他与朋友隔绝了。雅克已不再是他百分之百的朋友；他还只不过是个孩子。

穿过郊区，他们走上了要走的道路。那条大路沿着海岸，象玫瑰色的粉笔划成的一道线，蜿蜒向前。轻风迎面吹来，留下清爽的微微的咸味。他们在金黄色尘埃中不急不缓地走着。太阳烤着他们的肩膀，海滨的气息使他们陶醉。他们离开大路，向大海跑去，一边喊着："大海！大海！[①]"他们伸出手，想浸进那蓝色的水里去，但是，海却不肯让人接触。就在他们靠近海的那个地方，海岸并没有通过一个他们贪婪地想象出的细沙斜坡逐渐向水面倾斜下去。原来那儿是个深深的狭窄的通道，前后一样宽。通道里，海水在陡立的岩石间涌进来。在底下，一片塌下的岩石伸向前去，象防波堤一样，如同库克罗普斯[②]所筑的堤。浪花撞到这花岗岩的石块上，被劈开了，碰碎了，失掉了威势，泛着泡沫，悻悻然沿着滑溜溜的侧坡缓缓流去。他们手拉着手，一起弯身朝下看，看着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汹涌波涛，他们忘记了时间，在他们静默的激动中，也微微有些恐惧。

"快看，"但以理叫道。

几百米外，有条白色的小船，出奇地发亮，在靛蓝色的海上轻快滑行。吃水线以下的船壳漆成了绿色，是耀眼的嫩绿。一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Thalassa! Thalassa!

② 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

划桨，小船连连摇动着，向前滑去，摇得船头翘出水面，而船头一跳，就露出绿色船壳湿润的光泽，迅速得仿佛是火花一闪。

“啊！能把这些都描写出来该多么好！”雅克一边低声说，一边在口袋里摸笔记本。他又耸耸肩膀叫道：“可是，你以后看吧！非洲还要更美哩！走吧！”

他们穿过岩石，朝大路跑去。但以理跟着他跑。这时，他不再悔恨，不再忧伤。他感到特别松快，发疯似地渴望着冒险。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大路向上伸展，拐了一个直角，通到一个居民区。正当他们走近拐弯处，一阵可怕的响声使他们立刻停住脚步：马嘶声，车轮声，木桶声，混在一起，从马路那边传到这边，一直向他们滚过来，快得令人目眩。他们还来不及逃走，一个庞然大物从五十米外冲来，撞上了一个栅栏门，把栅栏撞得粉碎。斜坡太陡，一辆满载的大车来不及刹闸，就以整个的重量拖着拉车的四匹佩尔什马①一直往下滑。那四匹马挤在一起，惊得提着前蹄直立起来，互相搅成一团，一边翻滚着一边胡乱挣扎，把山也似的一堆酒桶带翻了直向马匹倒下来，酒从桶中喷出。好些人发疯似的挥着手，跟在后面又跑又嚷。马鼻子里流血，屁股，蹄子，整个一团在尘土中跳动。马在嘶叫，铜铃乱响，有的马对着铁门乱踢，铁链哗哗响，车夫在吆喝，在这些声音中，突然又加上一个声音，听起来特别清楚：那是辕马在嘶哑地喘气。这是一匹灰马，被另几匹马踩坏了，四蹄蜷在身子底下，套具勒住了咽喉，呼呼直喘。一个人挥动着一把斧子，跑进了马堆，只见他绊倒了又爬起来，揪住灰马的耳朵，使劲用斧子砍马的轭圈。但是轭圈是铁做的，斧刃砍崩了。那人抬起狂怒的脸，直

---

① 佩尔什是法国北部旧地区名。

起身，把斧头对着墙扔去。灰马气喘得越来越急促，声音尖厉，好象吹哨子，一大股血从鼻孔里直冒出来。

雅克觉得天旋地转，想抓住但以理的袖子，但是他的指头僵硬了，两腿发软，一下子倒在地上。人们围过来，把他扶到一个小花园里，让他坐在花丛中的水泵旁边，又用凉水浸湿他的太阳穴。但以理跟他一样面色苍白。

当他们回到大路上的时候，整个村子的人都在搬酒桶。马已经抬起来了，四匹马当中三匹受了伤，其中两匹前腿压坏，膝盖折断。第四匹马已经死了，躺在汪着酒的泥坑里，灰色的马头紧贴着地面，舌头伸在嘴外面，海蓝色的眼睛半闭着，腿仍然蜷在身子底下，好象临死的时候还想摆个姿势，让宰马的人提起来更方便些。毛茸茸的一堆肉，一动不动，粘着沙土，糊着血和酒，脏得很，跟另外三匹活着的正成对比。那三匹马都喘着气，躺在大路当中，在原地打着哆嗦。

他们看见一个车夫走近死马。晒黑的脸膛，头发被汗贴在一起，一脸怒气，然而由于某种庄重的神色，显得高贵，说明他深深意识到这场灾祸严重的程度。雅克目不转睛地盯着车夫，看他把手里的烟头放在嘴角上叼着，然后向灰马俯下身子，掀起糊满苍蝇的肿胀的舌头，把食指伸到马嘴里，翻出黄色的马牙。他低低弯着身子过了几秒钟，摸着已经发紫的牙床。最后他直起身子来，找寻友好的眼光，发现孩子们同情地看着他。他手指上沾满了沫子和苍蝇，擦都不擦，就从自己嘴上取下了烟头。

“还不到七岁口！”他晃晃肩对雅克说：“四匹中间，这匹最好，最能干活。要是能再让它活过来，我情愿剁掉这两个手指头。”他扭过脸去，苦笑一下，啐了一口唾沫。

他们俩心情沉重，无精打采地走了。

“死人，真的死人，你看见过吗？”雅克问。

“没有。”

“嗳，伙计，这可奇怪得很！……很久以来，我心里总想到这件事。有一个星期日，上教理课的时候，我跑到那儿……”

“哪儿？”

“尸体认领所。”

“你一个人吗？”

“对。啊，伙计。死人白得很，你简直想象不出，就象蜡，就象抄书用的面团①。那儿有两个死人。一个脸都被划破了，有一个好象还是活的，连眼都没有闭。好象还活着，”他又说，“可是说不清为什么，一眼就能断定是死了……马呢？你看见了，也一样。哎，等我们有工夫了，”他下了结论，“星期日，我一定要带你到尸体认领所去看看。”

但以理没有听他说，他们正从一座别墅的阳台下走过，一个孩子在一下一下地弹音阶练习。珍妮……他仿佛看到珍妮那纤巧的脸，那专注的目光。她在喊：“你要干什么？”泪水涌上了他那睁得很大的灰色眼睛。

“你没有姊妹，不觉得遗憾吗？”但以理停了一会儿说。

“当然遗憾，特别是没有姐姐。因为我差不多算有个妹妹了。”但以理惊讶地看着他。他解释说：“韦兹小姐把她的小侄女收养到家里来，是一个孤儿……才十岁……叫吉丝……她自己说叫吉赛尔，但大家叫她吉丝……她就象我的小妹妹。”

他的眼睛忽然湿了。他接着说，思路却跟上面没有连系：“你受的教育方式和我不一样。首先，你不住校，你的生活已经

---

① 用面团或面包心擦去字迹。

象安托万一样，差不多是自由的。你确实很有理智。”他的语调很阴郁。

“你不也是这样吗？”但以理很严肃地问他。

“我呀，”雅克皱起了眉头说，“我知道我这个人让人受不了，但只能如此，没有别的法子。嗳！我常发脾气，有时候，我什么也不管，我又敲又砸，喊些粗话。我简直能从窗口跳出去，或者把什么人宰了！我跟你说这些，为的是叫你全面了解，”显然，他承认自己这些缺点的时候，感到一种沉郁的痛快。“我不知道这是怪我呢，还是怎么的。我觉得如果我跟你一起生活，就不再会这样。但也说不准……”

“在家里，晚上我回家的时候，你就瞧瞧他们那个样子吧！”他停了一会儿，看着远方，又继续说。“爸爸从来不把我当回事。学校的神父们要拍马屁，装出为了教育蒂博先生的儿子，费了不少心血的样子，就对他说我是个怪人。你知道吗？我爸爸在总主教教区里有些势力。”他忽然很激动地说：“爸爸很好，甚至可以说十分好，我向你保证，不过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明白。总是做好事，他的那些委员会，他的那些演说；总是宗教事业。韦兹小姐也是这样。这些都叫我特别烦，是上帝在责罚我哩！你知道吗？晚饭以后，爸爸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了，韦兹小姐在吉丝的房里，一边哄小东西睡觉，一边让我背书，我总是不会背。她甚至不愿意让我一个人待在我自己的屋里！你相信吗？他们把我的电灯开关都拆了，怕我故意触电。”

“你哥哥怎么样？”但以理问。

“安托万是个大好人，可是他总不在家。你明白吗？另外，他从来不跟我谈这个，不过我估计，他也不那么十分恋家。妈妈死的时候他已经很大了，他比我大九岁。所以，韦兹小姐从来对

他不能纠缠不休。可是我呢，是她把我抚养大的。你明白吗？"

但以理沉默着。

"你就跟我不一样，"雅克又说。"他们知道该怎么待你，你受的教养完全是另一种方式。比方说看书，他们让你什么都看，你家的书对你完全开放。可是我呢？他们只给我看一些红皮金皮的旧书，带图画的，象儒勒·凡尔纳① 的作品之类，都是些蠢透了的玩意儿。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在写诗。他们会把诗说得一塌糊涂，他们什么也不懂。说不定甚至到学校去告我的密，要他们把我看管得更紧……"

静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大路离开了海岸，弯向一座木栓槠的树林。

忽然，但以理走近雅克，碰了碰他的手臂。"你听着，"他那变声期的嗓子有一种低沉的音色，他庄重地说道："我想到将来的事。谁能说得准呢？我们也许会彼此分开。那么我早就想向你要求一件东西，作为一种保证，作为我们友谊的永恒标记。你答应我，把你的第一部诗集题赠给我。不要写名字，只写：给我的朋友。你愿意吗？"

"我向你保证这么做，"雅克挺起身子说。他觉得自己长大了。

走到了树林，他们在树底下休息。马赛市的上空，夕阳似火。

雅克觉得脚髁发胀，他脱下靴子，躺在草地上。但以理瞧着他，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想。忽然，他看见了雅克小小的赤脚，脚

---

① 儒勒·凡尔纳(1828—1905)，法国著名的科学幻想小说家。

跟红红的，他赶紧把眼睛转开去。

“看，一座灯塔，”雅克伸出手臂说。但以理打了个颤。在远处的海岸上，一道时明时灭的亮光，划破硫磺色的天空。但以理什么都没有说。

他们继续赶路的时候，天已凉下来。他们本来打算在矮树丛里露天过夜。但看来夜里会很冷。

他们走了半个钟头，没有说一句话。后来，走到一家粉刷一新的旅店前，还看得到对着大海搭着一层层凉棚。大厅里点着灯，象是空的。他们商量了一下。一个女人看到他们在门坎上犹豫不前，就开了门，向他们举起了玻璃油灯，那油好象黄玉似的晶晶发亮。她身材矮小，上了年纪，两个金耳坠子从耳朵垂到短短的脖子上。

“太太，”但以理说，“您有没有两张床的房间，可以让我们过一夜？”他不等人家问，就解释说：“我们是兄弟俩，要到土伦去找爸爸。我们从马赛走得太晚，今晚赶不到土伦睡觉了……”

“嘿，我知道！”老太婆一边笑，一边说。她的眼神显得年轻，愉快，一边说，一边挥手。“徒步走到土伦去？你们跟我说笑话呢！管它的，没关系。一个房间吗？行呀！两个法郎，马上付钱……”但以理拿出了钱夹。“汤还在热着，要不要我给你们端两盘来？”他们接受了。

房间是个阁楼，只有一张床，床单还是别人用过没有换的。两人心照不宣，什么也没有说，很快地脱了鞋，穿着衣服，钻进被窝，背靠着背。他们很长时间没有睡着。月亮正好照着天窗。隔壁顶楼里，耗子在奔跑，发出微弱的响声。雅克看见一个可怕的蜘蛛，顺着灰白的墙壁爬，又消失在黑暗中。他下决心一晚上不睡。但以理思想里又在重温肉体的罪恶，想象更丰富了回忆的色

彩。他不敢动，浑身冒汗。由于好奇、厌恶和欢快而直喘粗气。

第二天早晨，雅克还在睡。但以理为了摆脱那些幻觉而起了床。他听见小旅馆里有乱哄哄的响声。由于一整夜都被那段奇遇纠缠着，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人家来抓他了，要把他拖去审判，惩办他的放荡行为。果然，门闩早已脱落的房门被推开了。一个警察，由老板娘领着，走了进来。进门时，头碰到门框上，他脱下军帽。

“他们是天傍黑时到的，满身是土，”老太婆说着，仍然笑眯眯的，晃动着耳朵上的坠子。“看看他们的靴子吧！他们跟我胡诌些狼人① 的故事，说是要徒步走到土伦去。还有呢，鬼知道还说些什么！”她向但以理伸出手，臂上的几只镯子碰得直响，“房钱和晚饭四法郎五十个生丁。这个大个儿的浑蛋给了我一张一百法郎的票子。”

警察恍然大悟似的，刷刷军帽。“好哇，爬起来，”他粗声粗气地说，“告诉我你们姓什么，叫什么，以及其他等等。”

但以理迟疑着，但是雅克从床上直跳起来，穿着短裤和短统袜，象一只斗鸡似的挺着身子，仿佛要扑过去，按倒这个傻大个。他冲着警察的脸喊：

“我叫莫里斯·勒格朗；他叫乔治，是我哥哥！我们的爸爸在土伦，您不能禁止我们去找他。您滚蛋！”

几个钟头以后，他们坐在一辆快跑的运货马车里进入马赛市，他俩坐在里面，一边一个警察。车上还有一个流氓，戴着手铐。拘留所高高的大门开了，随后又沉重地关上。

① 传说中妖精或巫师在夜间化为狼，叫狼人。此处言离奇的故事。

警察开了囚室的门，说："进去！把口袋翻出来，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你们俩在这儿一直待到吃晚饭，这段时间我们要核对一下你们说的那些话。"

可是，吃饭前一个钟头，一个班长来找他们，把他们带到中尉办公室。

"否认也没有用，可把你们逮住了。从星期日起就在找你们。你们是从巴黎来的。你，大个儿的，姓丰塔南；你姓蒂博。你们都是好人家的孩子，却象小犯人似的到处流浪。"

但以理摆出一副疑心重重的模样，但心里却深深感到松快：到底完了！他母亲已经知道他还活着，在等着他。他将要求母亲宽恕，这宽恕会把一切都一笔勾销，甚至把他此刻怀着混乱的不安心情所想的那件事，永远向任何人也不会吐露的那件事也完全抹去。

雅克咬着牙，想着他的碘酒瓶，他的匕首。他绝望地在空空的口袋里攥着拳头。他心里又凑集起二十来个复仇和越狱的计划。这时，警官又说了：

"你们可怜的父母都急坏了。"

雅克向他恶狠狠地看了一眼，忽然脸皱缩了，痛哭起来。他看见了爸爸、韦兹小姐和小吉丝……他的心满溢着柔情和悔恨。

"去睡一觉，"中尉又说。"明天给你们准备些必要的东西。我等待命令。"

八

两天以来，珍妮似睡非睡，非常虚弱，但是不发烧了。丰塔

南夫人靠着窗子站着，静听着街上的动静。安托万已经去马赛接两个逃跑的孩子，预定今天晚上带他们回来。刚才敲了九点钟，他们该到了吧。

她打了个哆嗦：一辆车不是停在房门口了吗？

她到了楼梯口，手扶着栏杆，小狗冲向前去，汪汪叫着，欢迎孩子归来。丰塔南夫人俯下身去，忽然，一下子瞧见他了。那是他的帽子，帽檐遮着脸，那是他穿着衣服晃动膀子的姿态。他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安托万。安托万拉着他弟弟的手。

但以理抬起眼睛，看见了他的母亲。楼梯口的灯正在她头顶上，照得她的头发发白，使她的脸沉入阴影中。他低下头，继续上楼，同时猜到母亲正朝自己走下来，他的腿抬不起来了。他摘掉帽子，不敢抬起头来，连呼吸也几乎停止了。他靠在母亲身上，头抵住她的胸口。他几乎一点也不高兴，心里只觉得非常痛苦。他原是多么盼望着这个时刻啊！而此时此刻反倒觉得淡漠了。当他终于离开母亲的怀抱时，带着屈辱的脸上竟没有一滴泪。倒是雅克靠着楼梯的墙，止不住抽泣起来。

丰塔南夫人用两手捧住儿子的脸，拉向自己的嘴唇。没有一句斥责，只有一个长长的接吻。但是，这可怕的一星期内所遇到的各种烦恼使她的嗓音发颤。她问安托万：

“他们只吃了点饭吧，可怜的孩子！”

但以理小声地问：

“珍妮呢？”

“她脱险了，还在床上，去看看她吧！她正等着你……”但以理脱身要走到屋里去，她又说：“轻一点，孩子，小心点。你知道，她几天前病得很厉害……”

雅克透过很快干掉的眼泪，禁不住好奇地向四周打量：这就

是但以理的家？这就是他每天从学校回来之后上的楼梯？这就是他走过的前厅？这就是他叫做妈妈的人，是这样奇怪的爱抚的声音？

“雅克，”丰塔南夫人问，“你愿意拥抱我吗？”

“快回答呀！”安托万微笑着说。

他把弟弟推向前去。丰塔南夫人微微张开手臂，雅克向她怀中扑去，头就靠在方才但以理偎了很长时间的那个地方。丰塔南夫人沉思着用手指轻轻抚摸着棕红色的小脑袋，向他哥哥回过想要微笑的脸。安托万站在门口，象是急着要走。丰塔南夫人从紧偎在她胸前的孩子头上向他伸过去两只手，这自觉的动作，充满了感激。

“去吧，我的朋友，你们的爸爸也在等着你们呢！”

珍妮的房门开着。

但以理曲下一条腿，头俯在被单上，两手拉住珍妮合起的两只手，把嘴唇贴在妹妹的手上。珍妮哭了，两只胳臂伸出来，上半身也斜带着离开了枕头。从她脸上可以看得出她在用力。脸上，只在眼睛的表情上显出消瘦，从眼神还看得出有病，仍旧有些生硬和坚毅，已经是个妇人那种谜一样的眼光，仿佛很久以来就失去了青春和宁静。

丰塔南夫人走过来，她想弯下身去搂住两个孩子，但又觉得不能让珍妮太累。她强使但以理站起来，跟她一起到她的房间去。

房间里灯火通明，喜气洋洋。壁炉前面，丰塔南夫人早已准备下一个小茶桌：摆着烤面包片、黄油、蜂蜜。在一条餐巾下面，热烘烘地放着煮栗子。这都是但以理喜欢吃的。铜茶炊在咕嘟嘟响，屋子里暖烘烘的，一片温存亲密。但以理却觉得不自在。

他用手推开了妈妈递给他的盘子。丰塔南夫人立刻显得那样失望。

“怎么了？孩子！今天晚上你总不会不让我跟你一起好好喝一杯茶吧！”

但以理看着她。母亲真变多了！然而，她还象往常一样，小口喝着很烫的茶。她的脸背着光，透过袅袅的茶水热气微笑着，显得善良，当然，比平时疲倦些，但是仍是原来的那副面容！啊！这微笑，这凝神注视的眼光……他简直经受不住这么多的温情。他低下头，抓起一块烤面包片，强作镇静，装出吃的样子。母亲的笑容更深了。她觉得幸福，但她不言不语，怀着心中满溢的温情去抚摸蜷卧在裙子上的小狗的脑袋。

他放下面包，眼睛还是看着地。他脸色变得苍白，问道：

“学校里，他们跟你说什么了？”

“我对他们说那些全不是事实！”

但以理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他抬起眼睛遇见了母亲的眼光，确实，那是信任的眼光，然而也含着询问的意思，希望她的信任能够得到证实，但以理的眼光非常确定不移地回答了这无声的询问。她满面笑容地靠过来，低声说：

“你为什么，为什么早不把事情都告诉我？我的孩子，你怎么反倒……”

但是她没有说完就站了起来，前厅传来一串钥匙晃动的响声。门推开了一点儿，丰塔南夫人转过身去，不再动弹了。小狗摇着尾巴，没有吠叫，跑去迎接这熟识的来客。

热罗姆出现了。

他在微笑。

他没有穿大衣、也没有戴帽子，神情非常自然。别人看见，还会肯定地认为他一直是住在这所宅子里，刚从卧房走出来。他向但以理看了一眼，却径直向妻子走过去，吻了一下妻子让他拉住的手。一股马鞭草和柠檬的香气在他周围飘散。

"朋友，我回来啦！发生什么事了？我真难过，真的……"

但以理满脸高兴地走近父亲。他已经习惯于爱他的父亲，虽然他从很小以来，就一直对母亲表示一种排他的、珍惜的温情。直到现在，他也带着不自觉的满意心情接受了在他们亲密的家庭生活中总是没有父亲的事实。

"啊！你在家？人家跟我说什么来着？"热罗姆一边说一边托住儿子的下巴，皱着眉头看他，然后把他搂在怀中。

丰塔南夫人始终那么站着。她以前曾想过："如果他回来，我就把他轰出去。"这种怨恨的心情和决心都没有变。然而，他突如其来回到她身边，并且用一种那么使人困惑的从容潇洒派头强迫别人接待！她的目光无法离开他。她不承认丈夫的出现使她多么慌乱，也不承认他的一举一动、他的微笑、他目光的温柔魅力还能打动她的心。他是她生活中的男人。她忽然想起了钱。她紧紧抓住这一闪念，原谅自己对他的被动态度。就在这天早晨，她已经动用她最后一点积蓄，她不能再等了。热罗姆是知道的，他肯定给她带来了这个月的家用。

但以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向母亲转过头去。他很惊奇地看到母亲那么纯洁的脸上有一种他也说不清楚的，某种非常特别、非常亲密的表情，于是，他腼腆地掉过脸去。他眼光中原来的那种天真无邪也丢失在马赛了。

"要骂他一顿吗？朋友？"热罗姆微微一笑，洁白的牙齿闪闪发亮。

她没有立刻回答。终于她用显出想要报复的声调说：

"珍妮差一点死了。"

他放开儿子，朝妻子走近一步，脸色那么惊慌，使丰塔南夫人马上又觉得，为了消除她本来希望给丈夫引起的痛苦，她会立刻同意将一切都原谅了。

"她已经脱险了，"丰塔南夫人说，"您放心吧！"

她勉强笑了一下，好让他快些放心。这微笑实际上就是暂时投降。她也觉察了这一点。这一切好象都在暗中损害着她的尊严。

"您去看看她吧！"她看到热罗姆的手发抖，就又说了一句。"可是不要把她弄醒了。"

几分钟过去了，丰塔南夫人早就坐下，热罗姆踮起脚走回来，小心翼翼地关上门。在他脸上，忧虑刚刚消失，焕发着温情的光辉。他又一次笑起来，挤挤眼睛说：

"她睡得多么好啊！她滑在一边，手托着脸。"他用手指比划着睡觉的孩子优美的姿态。"她瘦了，这倒更好，反倒更好看了，您不觉得吗？"

她没有回答，他看着她，犹豫一下，忽然叫了起来：

"泰雷兹，您怎么头发全白了？"

她站起来，几乎是跑到壁炉前面。真的，仅仅两天工夫，她那已出现白丝、但仍然是金灿灿的头发，两边鬓角上和额头周围全都白了。但以理这才明白，他到家以后为什么觉得妈妈有点说不出来的变化。丰塔南夫人在镜子里瞧着自己，不知该怎么想，也不禁伤感。她在镜子里看见热罗姆站在她身后，向她微笑着，她还没有来得及提防，这微笑就仿佛给了她安慰。他的样子很高兴，伸出一个手指，轻轻碰碰在灯光中飘动着的一缕变成

白色的头发，说：

“什么也比不上这个对您合适，朋友，再也没有比这头发——怎么说呢？——更能突出您眼神里的青春了！”

她好象道歉似的，特别是为了掩饰内心的高兴，说道：

“咳！热罗姆，这几天几夜真难过啊！星期三，各种办法都试遍了，已经不敢再存什么希望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多么害怕呀！”

“可怜的朋友，”热罗姆激动地喊了出来。“我真难过，我本来可以很容易就回家的。我那时在里昂，谈那桩您知道的买卖，”他的声调十分镇定，她在一刹那间竟在记忆中搜索起来。“我确实忘了没有给您留地址。另外，我走的时候，只打算离开二十四小时，我连回程的车票都牺牲了。”

这时候，他想起来已经很久没有给泰雷兹钱了，可是，在三个星期以前，他什么现款都领不到。他算了算口袋里的数目，不禁作了一个鬼脸。但是他又马上解释：

“其实，这都不是为了什么大事，一笔正经生意都没有谈成，一直到最后一天我还抱着希望。我只好两手空空回来了。里昂那些大银行家做生意太蹩脚，疑心病重。”他又说起他的旅途见闻，信口开河，一点也不慌，就好象说故事似的骗人。

但以理听着他讲，生平第一次在父亲面前感到一种羞耻。接着，不知为什么，表面上毫不相关，他想起来在那边的那个女人向他说起过的一个男人，是她的“老头子”，她说是一个结了婚的人，一个买卖人。这个人总是下午到她那儿去，她说这是因为这人晚上只跟他“真正的老婆”出门。他的母亲也在听着，这时候，他觉得妈妈也是不可捉摸。他们的目光相遇了。母亲在儿子的眼睛里看到了什么呢？在但以理自己还未表达出来的思想里，她是

不是预先就看出来了什么？她带点不高兴的口气慌忙说：

"好，你睡觉去吧，孩子；你累坏了。"

他听从了。但是，当他俯下身去拥抱母亲的时候，他忽然在眼前出现一个如果珍妮死了而被所有的人抛弃的孤苦伶仃的女人的形象。而这是他的错！由于他给母亲招来这么多痛苦，他心中的柔情增强了。他搂住母亲，在她耳边低声说：

"原谅我！"

从他回来，丰塔南夫人就等着这句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听到，却没有如果早些时候听到那么高兴了。但以理觉察到了，他心中怨恨爸爸。丰塔南夫人也觉察到了，她怨的是她的儿子，怨他没有在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说这句话。

一半是故作顽皮，一半是馋，热罗姆走到托盘旁边，很高兴地撇撇嘴，一样样端详那些东西。

"这么些好吃的东西是给谁准备的呀？"

他笑的方式相当做作：头向后仰，眼珠转到了眼角上，然后一音一顿，有点勉强地吐出："哈！哈！哈！"

他拖了一个小凳到桌子旁边，抓住了茶壶。

"茶不热，别喝，"丰塔南夫人一边说，一边烧起茶炊。热罗姆还表示客气，她就说："我来。"她并没有笑。

只剩下他们两人照看着茶炊。丰塔南夫人走近来，她闻着丈夫身上发出的有酸味的熏衣草香精和柠檬的香气。他朝她抬起头，微微笑着。他的表情温柔体贴，带着内疚。他象小学生似的，用手拿着面包片，另外一只空着的胳臂搂住妻子的腰，十分随便，显得他有长期谈情说爱的经验。丰塔南夫人突然挣脱开去，她怕自己会心软。他的胳臂拿开了，她立刻又过去烧茶，然

后再走开。

丰塔南夫人保持着尊严和悲哀的样子；面对着这样毫不在意的姿态，她最激烈的怨气早已消散了。她偷偷地在镜子里打量着丈夫。他的琥珀色的脸色，杏仁眼，身体的曲线，一直到那有点讲究异国情调的衣着，这些都使他有一股东方人的懒散味道。她想起，在订婚的时候，她曾在日记上写道："我心爱的人漂亮得象个印度王子。"她现在看着丈夫，用的还是当年的眼光。他斜着身子坐在显得过于矮小的凳子上，两条腿向火伸出。他用指甲修得光光的指头尖，一块又一块地在烤面包片上抹上蜂蜜，塞进嘴里，然后把上身俯到盘子上，津津有味地大口嚼着。他吃完以后，就一口气喝光一杯茶，象舞蹈家那样灵活地站起身来，走过去，躺到一张安乐椅上，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好象他的生活一向如此。小狗普斯跳到他的膝盖上，他用手抚摸着。他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个他母亲留给他的玛瑙戒指，是块古老的玉雕，深黑色的底座上，有一个加尼米德① 的乳白色侧面浮雕。年长日久，戒指磨薄了。手一动，戒指就在指节之间滑动。她仔细地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

"您允许我点一支烟吗，朋友？"

他不可更改，精致高雅。他说"朋友"这两个字，发音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把这字的尾音吞在嘴唇边上，好象跟谁接吻似的。银烟盒在他手指间闪闪发亮。她认出来那清脆的响声和他的癖好：先把烟在手背上敲敲，然后送到小胡子底下。她又是多么熟悉这双显出青筋的长长的手，火柴一闪的刹那间，那双手仿佛变成了两片透明的贝壳，火焰似的发着红光！

---

① 加尼米德，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诸神的斟酒童儿。

她努力镇定着，去收拾茶桌。这一星期把她累坏了，在这需要鼓足勇气的时刻，她发觉了这一点。她坐下，不知想些什么，听不到神灵的命令。不正是上帝把她安排到这个罪人身边的吗？他在放荡堕落之中，也许还存着一点向善之心，有朝一日，她还能在他改邪归正的途中拉他一把吧！不！眼前的义务是维护这个家，保全两个孩子。她的思想逐渐明确，觉得自己比想象的还要更坚强，这对她是一种慰藉。热罗姆不在家时，她在为祈祷所照亮的内心深处作出了判决，那仍然是不可变更的。

热罗姆一直带着沉思的神情注意地瞧着她，这时，他的眼光带着极度恳切的表情。她熟悉这种迟疑不定的微笑，这种小心谨慎的目光，她害怕了，因为，固然她随时都能够甚至不由自主地看穿他那变幻不定的面部表情中的含义，但她的直觉却往往碰上某种界限，越过了这个界限，她的洞察力就仿佛湮没在一片流沙里。她时常揣度："在他内心深处，到底怎么样呢？"

"对了，我明白，"热罗姆说话了，略略带点骑士般的忧郁。"您在严厉地对我进行审判，泰雷兹。啊！我了解您，我太了解您了。如果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人，我也会象您一样对他作出审判，我会这样想：'这是一个坏蛋，是的，坏蛋。'至少，咱们得有勇气挑选这个字眼。唉！这一切，叫我怎么跟您解释呢？"

"说这些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可怜的女人打断他的话，她那不会装假的脸上显出恳求的模样。

热罗姆仰面倒在安乐椅上，吸着烟，架起一条腿，露出脚脖子，懒洋洋地摇晃着。

"您放心，我不想辩解。事实俱在，事实在对我判决。虽然如此，泰雷兹，在这些事实当中，也许有一些并非能够一目了然，还可以有其他的解释。"他忧伤地笑笑。他喜欢对他的错误进行不

着边际的推理，引用一些道义上的依据。也许，他就用这种方法来满足他身上多少还存留的新教精神。他又说："一个坏的行为，它的动机往往不单单是坏的。表面上看起来是设法满足粗俗的本能，而实际上，有时候甚至时常是迁就了某些本身善良的感情，比方说怜悯之心。让他所爱的一个人遭受痛苦，有时候恰恰是因为怜悯一个不被宠爱的、地位低下得多的人，以为只要稍稍关心一点儿，就可以救……"

丰塔南夫人看到沿河马路上那个哭泣的小女工。别的回忆接连而来：玛丽埃特、诺埃米……她的眼睛盯着那只来回摆动的漆皮皮鞋，电灯的反光在上面一亮一灭地闪动。她回想起自己还是年轻的新嫁娘的时候，丈夫总是借口要出去吃晚饭谈生意，事先不通知，慌忙就走，一直到大清早才回来，关在自己的屋子里，一直睡到天傍黑。还有那么多不知谁来的信，她匆匆看过，然后撕碎，烧掉，在脚下践踏，却丝毫不能减轻她心中剧烈的怨恨。她曾眼见热罗姆接连玩弄她的女佣人，一个又一个地勾引她的女朋友，使她孤立了。她想起最初她也壮胆责怪过他，有时也谨慎地争吵，说出的话仍然忠诚恳切，宽宏大量，然而，她面前却只撞上这样一个人：任性胡为，深藏不露，不可捉摸，即使事实非常明显，也矢口否认，竟然象个清教徒似的愤慨万分，随即又象个顽皮孩子似的微笑着发誓赌咒说再也不干这种事了。

"这么说，"他又说，"我是对您不好，我……对！对！不必讳言。然而，我爱您，泰雷兹，用我整个的灵魂爱您，我对您只有尊重，也同情您；从来没有……我可以发誓，从来没有一次，从来没有一分钟，从来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比得上我对您的爱，只有对您的爱才在我心中生了根！

"唉！我的生活很丑恶，我并不辩解，我也感到羞愧。但是，

真的，朋友，请相信我的话：您一向那样公正，对我却不公正，您只按照我的行为来评价我。我……我并不完完全全是我错误中的那个人。我说不清楚我的心意，我觉得您不理解我……整个一切比我能说清楚的还要复杂一千倍。而我自己，也只是通过一点闪光才能略有所见。”

他不说了，弯着脖子，眼睛看着远处，好象费尽全力想略略说出生活中隐秘的真谛而没有成功，就已经筋疲力尽了。随后，他抬起头来。丰塔南夫人觉得他的眼光掠过了自己的脸，这眼光表面上只是轻轻一瞥，却有把别人的目光顺便勾住、抓牢，真可以说象粘鸟儿似的效力，粘上一会儿，才让别人的目光挣脱开去，就象磁石吸住又松开一块沉重的铁一样。他们的眼光又一次交会在一起，然后才分开。“所以你，”她想，“你不是比你的生活更好吗？”

然而，她只是耸耸肩。

“您不相信我说的话，”他轻声说。

她尽力用无动于衷的口气说：

“唉！我倒是很愿意相信您的话，我相信的次数已经太多了。到现在，这都没有太大关系了。热罗姆，您有罪也好，无罪也好，有责任也好，没有责任也好，坏事过去作了，现在每天还在作，以后也还会作下去——这种情况不该继续下去了。我们就此分手吧，来一个一刀两断。”

四天来，这方面她想得很多，所以说得生硬无情，热罗姆不会误解。她看到他目瞪口呆，十分痛苦，就赶紧说下去：

“如今，有孩子们。过去，他们还小，什么事都不懂，只有我一个人来……”（她想说：“忍受痛苦”，但又觉得不好意思，赶紧收住了嘴。）“您对我所作的坏事，热罗姆，已经不再能伤害我，不能

伤害我一个人的……感情，但它随着您进到这儿，它就在我们家的空气里，就在我的孩子们所呼吸的空气里。我不能再忍受了。您看看但以理这个星期干的事吧！上帝原谅他，就象我原谅了他给我造成的伤害！他在那仍然正直的内心里是对这伤害感到后悔了。"她眼中射出一股骄傲的光芒，几乎是挑战的样子："我肯定地说，是您这个榜样教他作了坏事。若不是看到您总不在家……去谈您的生意，他怎么会这么轻易地离开家，毫不顾念我会放心不下呢？"她站起身，犹豫不决地走向壁炉，在镜中看到了自己的白发，然后她朝丈夫那边微微欠身，但并不去看他："我好好考虑过了，热罗姆。这一星期，我受够了罪，我祷告过，我思考过，我甚至都不想再数落您了。况且，今天晚上，想骂您我也没有力气，我已经筋疲力尽。我只要求您正视现实，您会承认我说的有理，没有别的可能解决的办法。"她停了一会儿又说："共同生活，我们所剩下的共同生活，我们剩下的那一点，也还是太多了。热罗姆！"她挺了挺身子，把手放在壁炉的大理石架上，随着身子和手的动作，她一字一顿地说："我—不—能—再—忍—受—了！"

热罗姆什么也不说，她还没有来得及躲开，他已扑到妻子的脚下，把脸贴着她的大腿，象个小孩子，死乞白赖地要求原谅。他口吃地说：

"我怎么能离开你呀？我离开我的孩子还怎么活？我要一枪打碎我的脑袋！"

他朝太阳穴装模作样地比划着，就跟小孩子闹着玩似的，她差一点笑出来。他抓住泰雷兹垂在裙子边的手腕，连连吻着。她把手抽出来，漫不经心地，疲倦地，象母亲一样用手指尖抚摸着他的额头，这动作说明她无动于衷，已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他却

误会了，抬起了头，但仔细一瞧她的脸，就明白自己想错了。她立即抽身走开，抬起手臂，指着床头柜上放着的一个旅行闹钟。

“两点了！”她说。“太晚了。请您明天再说吧！”

他看看钟，又看看大床。床已经铺好，只放着一个枕头。

这时，她又说：

“您现在出去找车是很难找到的。”

他含含糊糊地挥一下手，很惊奇。他从来没有想过今天晚上回了家再出门。他不就是在自己的家里吗？他的房间永远收拾得妥妥帖帖在等着他，只要穿过走廊就是了。有多少次啊！他四五天，甚至一连六天不在家以后，深更半夜才回来。吃早饭时，他出现了，穿着睡衣，新刮了胡子，开着玩笑，高声大笑，打破孩子们对他那种他自己也不明白的不信任的沉默。丰塔南夫人对这些很清楚。刚才，看着他的脸，她也知道他的思路。但是她不退让，打开了通向前厅的门。他走过去，实际上十分狼狈，但还保持着一个朋友道别时的风度。

他披上外套时，想起她已经没有钱了。他未加思索，要把口袋里的几张票子统统掏出来，虽然他没有办法再弄到别的进款，但他想，这么 作一下，总能稍稍缓和一下他离开时的气氛，她收了钱以后，也许就不那么毫无顾忌地坚决轰他走了。这种想法触犯了他的高尚的感情，不仅如此，他更害怕泰雷兹会猜想到其中的自私算盘。他就只说：

“朋友，我还有好多事要跟您说哩……”

她想到自己要决裂的决心，也想到总的已经说妥，就很快回答说：

“明天吧，热罗姆，明天如果您来，我跟您会面。我们明天再谈。”

这时，他才下决心体面地走开。他抓住妻子的手指尖，吻了一下。两人之间又出现了一刹那迟疑不定的场面。然而，她抽出了手，打开楼梯口的门。

“好吧，再见，朋友……明天见。”

她最后看见他把帽子举在头顶，一面下头几级楼梯，一面扭头向她微笑。

门关上了，只剩下丰塔南夫人。她把头靠在门框上。外边大门沉重的响声使整个沉睡的房子为之一惊，连她脸上都感觉得到震动。在她面前有一只浅色的手套掉在地毯上。她未加思索就把它捡了起来，贴在嘴唇上，闻着它。透过这被香烟熏透的皮子味找寻那熟悉的沁人心脾的香气。她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动作，脸红了，松手让手套仍掉在地上。她使劲关上电灯，甘愿浸沉在黑暗中。她摸索着，一直跑到孩子们的房间，长时间地听着孩子们睡熟了的呼吸声。

九

安托万和雅克重新坐上出租马车。马慢吞吞地走着，马蹄踏在碎石路上象在打响板。街上漆黑，在黑暗的四轮马车里，弥漫着一股发霉的被褥味。雅克在哭。他感到疲倦，当然还因为这位慈母般微笑的夫人拥抱了他，终于使他悔恨交集。他对爸爸怎么说呢？他觉得发晕，流露出苦恼的心情，一下靠在哥哥的肩膀上。哥哥搂着他。这是第一次在他们兄弟之间再也不畏畏缩缩了。

安托万想说话，然而，他不能摆脱掉人们难免的自尊心理。他努力使嗓音温存些，但还是有些生硬。

“得了，伙计，得了。事情过去了，还这样算什么呢……”

他不说了，只把弟弟搂在胸前。但是他起了好奇心。

“你说说当时是怎么回事？”他的声音更温和了些，又问道：“发生什么事了？是他引诱你干的？”

“啊，不是，他不愿意，是我，我自己。”

“可是为什么呢？”

没有回答，安托万笨拙地继续问：

“你知道，我了解，你在学校有些朋友，你本来可以把好多事情告诉我，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你让人给带坏了……”

“他是我的朋友，没别的，”雅克仍然靠在哥哥的肩膀上，轻轻地说。

“但是，”哥哥试探着问，“你们……一起干了些什么事呢？”

“我们一起聊天，他安慰我。”

安托万不敢问得太多。“他安慰我……”雅克的声调使他心里很难过，他正想说：“那么，你觉得自己非常不幸吗？小东西？”雅克却大胆地加了一句：

“另外，如果你什么都想知道的话：他给我改诗。”

安托万接着说：

“这很好，我很高兴，你看，知道你能写诗，我高兴极了。”

“真的吗？”孩子说。

“真的，非常高兴。这事我早知道，我已经读过你的诗了。有一些没有收好，我有的时候就看到了，我没有向你说过。另外，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谈谈，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有些诗我很喜欢，你的确有一些才能，应该好好发挥。”

雅克俯过身来。

“我特别喜欢诗，”他低声说。“为了我所喜欢的美好的诗，

叫我怎么着都行。丰塔南借给我一些书——你不向任何人说吧？——他让我看拉布拉德[1]，苏里-普吕多姆[2]，和拉马丁、维克多·雨果、缪塞的作品。啊！缪塞。你知道他的这几行诗吗？

晚星发着白光，
　使者来自远方。
在苍茫的暮色里，
　你的额头闪耀光芒。[3]

“还有：

我那同卧的女友离去已久，
主啊，她离开我的卧榻去您那儿，
我们依然是灵犀相通，
我已濒死，她却方生……[4]

“还有拉马丁的《基督受难像》，你也知道，是这样的：

在他临终的嘴唇上我收容了你，
带着他最后的道别和最后的呼吸。

“多么美呀！是吗？多么流畅自然！每次读起来，我都说不

---

① 维克多·拉布拉德(1812—1883)，法国诗人。
② 苏里-普吕多姆(1839—1907)，法国诗人。
③ 引自缪塞的诗：《柳》。
④ 引自雨果的诗：《睡着了的波珂斯》。

出的难受。”他要尽情地倾吐肺腑。“在家里，”他又说，“他们什么都不懂。我敢肯定，他们如果知道我写诗，一定会找我的麻烦。你，你可跟他们不一样。”他把安托万的胳臂拉到胸前说，“我早就看出来了。只不过，你什么话也不说。另外，你也不常在家。啊，我很高兴，但愿你知道才好！我感觉到现在我的朋友不是一个，就要有两个了。”

安托万微笑着背诵雅克的诗：

圣哉，凯撒！看这碧眼的高卢女人……

雅克一下子挣脱开来：

“你看了那个本子？”

“别急，听我说……”

“爸爸看了吗？”孩子用刺耳的声音大叫起来。安托万结结巴巴地说：

“我不知道，也许……他看过一点……”

他还没有说完，孩子已经扑倒在车座最里面的垫子上乱滚，两只胳膊抱着头。

“真卑鄙下流！神父是密探，是坏蛋！我就要这么向他说。我要就在上课的时候对他大声喊出来，我要吐他一脸唾沫！让他们开除我好了，我才不在乎！我还要逃跑，我要自杀！”

他两脚乱踩。安托万一声也不敢出。忽然，孩子自己不响了，缩在车角里，捂着眼睛，牙齿咬得格格响。这种沉默比他大发脾气更为吓人。幸亏，这时马车驶到圣父大街，他们到了。

雅克第一个下了车。安托万一面付钱，一面死盯着弟弟，生

怕他趁黑夜跑掉。但是孩子似乎神情沮丧，他那野孩子似的小脸，由于旅行，显得疲惫，又苦恼地皱着，生硬冷淡，眼睑低垂着。

"去按门铃，肯吗?"安托万说。

雅克不回答，也不动。安托万推他进去，他驯服地听从了。他甚至没有想到看门女人弗吕林大妈的好奇。他显然一点办法也没有，因此觉得支持不住了。电梯把他象草芥一般送上了楼，扔到父亲的家法鞭子底下：家庭、警察、社会这些机构从四面八方禁锢着他，他象囚徒一样，毫无反抗的余地。

然而，当他走到楼梯口，看见前厅的灯亮着，就象父亲举行男客聚餐的晚上一样，感到周围是习惯了的环境，无论如何，他觉得温暖。他看到韦兹小姐，从前厅那一头向他走来，稍微有些跛脚，比平时显得更矮小，摇晃得更厉害，这时，雅克心中几乎已无怨气，只想扑到这穿着黑色毛衣的、为他而张开的两只小小的手臂中去。她一把搂住他，简直抚摸不够。她哆哆嗦嗦的嗓子喃喃地说个不停，声调始终很尖锐：

"你真罪过呀！没良心的，你要把我们愁死吗？上帝，罪过呀！你良心都没有啦?"她那羊驼似的眼睛里满是泪。

书房的两个门扇开了，父亲在门口出现。

他第一眼就看到了雅克，不免有些激动。然而他止住了脚步，闭上眼皮，他仿佛等着浪子投到他的膝下，就好象在克洛兹①的画中一样，那雕版复印的图画还在客厅挂着。

儿子没敢这样作。因为书房也被照得通亮，象在过节。两个女仆出现在餐具室门口，虽然现在是晚上，可以穿便服了，蒂博先生却穿着燕尾服。这么多异乎寻常的事使孩子呆若木鸡。他

---

① 克洛兹(1725—1805)，法国画家。

挣脱韦兹小姐的拥抱，退后一步，站在那里，低着头，不知在等什么。心中积累的温情不知多少，他想哭，又想哈哈大笑！

但是，蒂博先生的第一句话，就把雅克推出家庭之外了。当着大家的面，雅克显出这副模样，他原来打算宽容的一点点念头也立即打消了。为了镇住这个逆子，他摆出完全漠然的态度。只向着安托万一个人说道：

"啊！你回来了？我刚才都有点儿感到奇怪，那边的事情进行得还顺利吗？"

安托万的回答是肯定的。父亲伸出软绵绵的手给他握着，说："谢谢你，亲爱的，你代替我去跑了一趟……这种事太丢人！"

他犹豫了几秒种，还希望这个罪犯有所触动。他向女仆们扫了一眼，又转眼看看小儿子。雅克脸色阴沉地盯着地毯。于是，他显然生气了，大声说道：

"明天，我们就来想想用什么办法使这类丑事不再发生！"

韦兹小姐朝雅克走近一步，想把他推向父亲的怀抱。雅克猜到了韦兹小姐的意图，没有把头抬起来，等待着能得到父亲宽恕的最后一次机会。不料蒂博先生举起手，威严地止住了韦兹小姐：

"别理他，别理他，这坏蛋是铁石心肠！他配让我们为他牵肠挂肚吗？"安托万正想插进来说话，蒂博先生对他说："安托万，亲爱的，你今天晚上再看着这个小无赖，我答应你，明天你就不用管他了。"

迟疑了片刻，安托万走近他父亲，雅克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然而，蒂博先生仍然用无可争辩的声调说：

"好啦，你听见了吗？安托万！把他带到他的房间去，丢人丢够了！"

安托万带着雅克从蒂博先生面前走过，女仆们闪到墙边站

着，象给去刑场的犯人让路一样。兄弟俩刚在走廊中消失，蒂博先生始终眯着眼睛，走进他的书房，随手关上了门。

他立刻穿过书房，走进他自己的卧室。这曾是他父母的房间。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的工厂在鲁昂附近，他看到的父亲在工厂的小宅子里的房间就是这个样子，他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他到巴黎学习法律，又把这个样子原封不动地搬到巴黎。桃花心木的柜子，伏尔泰式的安乐椅，蓝色棱纹布的窗帘，在那张床上，他的父亲和母亲一先一后相继过世。祈祷凳上的小毯子是蒂博夫人亲手绣的，祈祷凳前挂着基督受难像，他曾亲手把这基督受难像放在父亲和母亲合拢的手掌里，前后只隔几个月。

在自己的卧室，他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这位胖先生垂下双肩，原先那倦怠的面具好象从脸上滑了下来，显出单纯朴实的表情，就象他童年时的肖像。他走近祈祷凳，颓然跪下，胖胖的两只手习惯地迅速交叉起来。在这房间里，他所有的动作都带点随便、隐秘、孤独的意味。他抬起毫无生气的脸，眼光透过睫毛，直视着基督受难像。他把他的失望，这次新的考验付托给上帝。他从摆脱了任何怨恨的心底深处祈祷，就象一位父亲为他迷途的孩子祈祷一样。他从椅枕下面，从祈祷用的书籍之间拿出了他的念珠，那是他第一次领圣体时的念珠，珠粒经过四十年的摩挲，光滑得在他的手指间滚动。他又闭上眼睛，但头仍向基督抬着。他一生中，从来没有任何人看到过他这种内在的微笑，这种揭去掩饰的幸福面孔。他嘴中喃喃祈祷，使他的腮帮微微发颤，他的头有规律地点着，把脖子都露在领子外面，好象在上帝宝座的脚下，一下又一下摇动着香炉。

第二天，雅克一个人坐在没有收拾的床上。这是星期六的

早上，不是假日，而他却待在他的房间里。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想起学校、历史课，想起但以理。他听着早上他不熟悉的各种声音，觉得这些响声都对他怀有敌意：扫帚扫地毯的声音，过堂风吹得门轧轧响。他并没有垂头丧气，反倒情绪高昂。然而，他无所事事，整个家里笼罩着一种神秘的压力，使他难以忍受地不舒服。他本可以找一个机会，表示献身精神，作出英雄式的、甚至荒诞可笑的牺牲，来作为一种解脱，一下子把充溢在他心头使他透不出气的柔情宣泄干净。有时，他又有些怜悯自己，他昂起了头，刹那间，他品尝到他尚无体验的爱情、仇恨和骄傲所组成的邪恶的快意。

有人在动门上的锁扣，是吉赛尔。别人刚给她洗了头，黑色的鬈发披在肩上晾着。她穿着长裤和衬衣，脖子、臂膀和小腿都是棕色的，很象个阿尔及利亚小孩。裤子鼓鼓囊囊，眼睛象小狗的一样，嘴唇又鲜又嫩，头发蓬松着。

“你要干什么？”雅克不客气地问。

“我来看看你，”小姑娘看着他说。

她已经十岁，这个星期的好多事情她都猜得出来。雅克到底回来了，但是家里还没有完全恢复常态。因为她姑姑正在给她梳头，被叫到蒂博的房间去了，把她留在原地，叫她披着头发，乖乖等着。

“谁按门铃了？”雅克问。

“神父先生。”

雅克锁起了眉头。她爬上了床，坐到他旁边。

“可怜的小雅克，”她低声说。

这种友好的感情使他感到很舒服，为了感谢这小姑娘，他把她抱到膝盖上亲亲。但是他还是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声音。

"快走吧，有人来了！"他一面小声说，一面把她推向走廊。

他刚来得及跳下床，打开一本语法书，韦卡尔神父的声音就在门后面响起来。

"你好呀，小乖乖！小雅克在屋吗？"

神父进来，在门口停住脚步。雅克低下眼睛。神父走过来，揪住他的耳朵说：

"干的好事！"

看到孩子倔强的样子，他马上又改变了态度。与雅克打交道他总是十分小心。神父对这个时常迷途的羔羊有些偏爱，也夹杂着好奇和赞赏。他看得很清楚，这孩子身上蕴藏着力量。

神父坐下，叫孩子走到他面前。

"你至少向父亲道歉了吧？"虽然他明明知道，还是问。雅克讨厌这种装假，他沉静地向神父看了一眼，摇摇头。静默了一会儿。

"我的孩子，"神父迟迟疑疑地，痛心地说，"这些事让我很为难呀！我不隐瞒这一点。直到现在，尽管你这么胡闹，我在你爸爸面前还总护着你。我对他说：'小雅克心好，有才能，咱们耐心一些吧。'但是今天，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更严重的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想。关于你，我知道了一些我从来，从来也不敢想象的事。我们一会儿再谈这个。我本来想：'他得有点时间考虑，然后，自会来向我们表示后悔。只要有真诚的忏悔之心，任何错误都可以弥补。'你不但不这样作，反倒板着脸，一点后悔的表示都没有，一滴眼泪都不流。你可怜的爸爸这一回也心灰意懒了。我很为他难过。他在想，你到底已经坏到了什么程度，是不是心肠已经完全变得冷酷了。天呀！这些问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雅克在口袋里紧紧握着拳，下巴抵住前胸，为了不让哭声从喉咙里发出来，也不让脸上有一丝肌肉泄露出他要哭泣。他没有请求宽恕，心里是多么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受到但以理那样的接待，他会痛痛快快流多少眼泪呀！不！既然事已如此，他就决不让任何人看出他对父亲那种出自动物本能的眷恋，那里面还掺和着怨恨，并且由于根本没有希望从对方得到反应，这种怨恨就更加强了。

神父沉默着，面容上的平静，使这种静默更加沉重。他的眼睛看着远处，不加任何开场白，开始背诵：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就穷苦起来。他醒悟过来，就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①

这时，雅克的痛苦比他的意志更为强烈，他号啕大哭起来。

神父换了个声调说：

"我的孩子，我本来就知道你并不是从心里都坏了。我今天早晨为你作了弥撒。你象那浪子一样，去找你的父亲吧！他也会因为怜悯而怜悯你的，他也会对你说，'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②"

---

① 见《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② 见《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这时，雅克想起前厅里的灯，为了庆贺他归来点得通亮，想起蒂博先生穿上燕尾服。他想到自己也许辜负了家里人为他准备的节日款待，他的心就更软了。

"我还要告诉你，"神父抚摸着他那棕红头发的小脑袋，又说。"关于你的事，你父亲作了一个重大决定……"他迟疑一下，斟酌着词句，一遍又一遍地摸着那对招风耳朵，它们象弹簧一样，贴下又跳起，发起烧来。雅克一动也不敢动，神父把食指放到嘴唇上，一面固执地寻找孩子的目光，强调地说："这个决定我赞成。他要把你送出去一段时间。"

"去哪儿？"雅克用哽住的嗓音问。

"他会告诉你的。我的孩子，不管你刚开始怎么想，都应该抱着忏悔的心情接受这个处分，把这个措施看作是为了你好。开始时，一连几个钟头独居默思，你也许会觉得太严酷，在那个时候你就要记住：对一个好的基督教徒来说，是没有什么孤独的，上帝不会抛弃信任他的人。好啦，亲我一下吧！然后，去请求你父亲宽恕。"

一会儿以后，雅克回到自己的房间，脸哭肿了，眼睛通红。他走向镜子，凶狠狠地睁大眼睛看着自己，好象需要找一个映象来发泄他的怒气和怨愤。他听见过廊里有人走动，他的门锁已经没有了钥匙，他就把几把椅子堆起来，抵着门。然后他扑向桌子，用铅笔写了几行字，把信装到信封里，写上地址，贴上邮票，接着站起来。他好象不知所措了：把信交给谁呢？他周围只有敌人！他把窗户推开一点，在灰蒙蒙的晨光里，街上没有行人。但在那边，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孩子不慌不忙地走过来。雅克把信扔下去，它回旋翻飞，终于落到人行道上，他赶紧退回来。当

他又试着探头出去看时，信不见了，老太太和孩子走远了。

这时，他力气耗尽，象困兽一般呻吟一声，向床上扑去，把脚翘在床架子上，气得手脚直颤，但又无可奈何。他咬着枕头，不让自己喊出来。他剩下的神智刚能意识到不让别人有机会来观赏他绝望的模样。

当天晚上，但以理收到下面的信：

“我的朋友：

“我唯一的爱，我的温情，我的生命之花！

“我给你写这封信就象写遗嘱一样。

“他们要把我和你分开，要把我和一切分开，要把我送到一个地方去。我不敢向你说那是个什么所在，也不敢向你说它在哪里！我为我父亲感到羞耻！

“我觉得我再也见不着你了，你是我唯一的人儿，你是唯一能使我好的人。

“永别了，我的朋友，永别了！

“如果他们使我太不幸、太糟糕，我一定自杀。那时你就告诉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缘故，我才蓄意寻死的！然而，我以前却爱过他们！

“但是，当我在彼世之门，我最后思念的将是你，我的朋友！

“永别了！”

第 二 部
教 养 院



一

从去年安托万把两个逃跑的学生接回来的那天以后，他没有再去过丰塔南夫人家里。但是女仆还认识他，虽然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还是不拘常礼地领他进去。

丰塔南夫人正在她房间里，两个孩子跟她在一起。她坐在壁炉前的灯下，挺直身子，大声念着一本书。珍妮蜷缩在沙发椅上把辫子扭来扭去，眼睛盯着火，听着。但以理离得稍远，架着腿，膝头放着一块硬纸板，刚给他母亲画完一幅炭笔速写。安托万在门口的阴影里停了一会儿，觉得来得不是时候，可是要退出去已经来不及了。

丰塔南夫人的接待稍许有些冷淡，特别是显得惊奇。她把孩子们丢下，领着安托万进了客厅。她知道了安托万的来意之后，就站起来去找她的儿子。

但以理虽然只有十五岁，现在看上去却有十七了。一抹胡须的影子使嘴的轮廓更见分明。安托万有点胆怯，但还是直视着但以理的面孔，他这副带挑衅的模样，仿佛是说："您看吧，我不拐弯抹角。"象往常一样，只要在丰塔南夫人面前，一种神秘的本能就使他夸大了这种坦率的风度。

"喏，"他说，"我是来找您的。我们昨天见面之后，我想了很多。"但以理显得很惊奇。安托万继续说："对，我们简直没有说几句话。您很忙，我也很忙。可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

说……您一点也没有问我关于雅克的消息，所以我估计他给您写过信，对吗？我甚至觉得他一定向你说了一些事，而这些事我却不知道，但是我需要知道。不，请您等一等，听我说。雅克是去年六月离开巴黎的，现在是三月末，他到那边快九个月了。我没有再见过他，他也没有给我写过信。不过我父亲倒是常去看他，父亲对我说雅克身体很好，在用功，说远离家人，受纪律约束，已经收到了良好效果。他是不是弄错了？人家把他骗了？从昨天我们见面以后，我忽然觉得很不安。我想到他在那个地方也许很不幸。我什么也不知道，就不能帮他的忙。我越想越着急，就想到坦率地来找您，向您对他的友谊求援。我并不是要你泄露你们之间的什么机密，但是他一定给你写信说了那边的事。只有你才能使我放下一条心来，或者来过问这件事。"

但以理听着，没有什么反应。他内心中第一个冲动是拒绝这次谈话。他仰着头，盯着安托万，心情很乱，使目光显得生硬，随即又不知所措地转头看他的母亲。她正注视着他，急于知道儿子将要怎么办。等待的时间不短。终于，她横了心似的挥了挥手，微笑着说：

"把真实情况说出来，我的孩子。说真话是绝不会后悔的。"

于是，但以理也把手一挥，下决心要说了。的确，他有时接到过小蒂博的信，一封比一封短，一封比一封晦涩。但以理知道他的同伴寄宿在外省一位妥当可靠的教师家里，但那是什么地方呢？信封上只打着一个邮车的戳记，是北部地区交通网的。也许是个补习学校吧！

安托万尽量不流露出惊愕的神态。雅克是多么小心翼翼地向他最亲密的朋友隐瞒着真实情况呀！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

怕人笑话吗？也许蒂博先生也是因为怕人笑话，才向大家隐瞒把儿子关在克鲁伊教养院里，却说把雅克送到了瓦兹河旁的一所教会学校？安托万忽然心中怀疑，这些信说不定是由别人向弟弟口授的。那么，也许有人在吓唬这个小家伙？他回想起博韦地方的一家革命派报纸曾经发动过一个宣传攻势，对社会防罪事业协会提出了猛烈的指责。蒂博先生认为纯系造谣，进行驳斥，指控诽谤，结果大获全胜。但是，到底真情如何呢？

安托万真的只能依靠自己的评断了。

“你能不能把信拿一封给我看一看？”他要求道。看到但以理脸红了，他赶紧在事后笑一下，表示歉意：“只看一封，不论哪封都行……”

但以理没回答，也没递个眼色征询妈妈的意思，站起来就走出了屋子。

安托万单独跟丰塔南夫人留在屋里，又感到了他以前经验过的那些情绪：不自在，好奇，受到吸引。她两眼看着前面，象是什么都没想，但是仿佛只要她在那儿，安托万整个的内心生活、他的敏锐智力就活跃起来。在这个女人周围，连空气也变得具有某种特殊的传导性了。这时候，安托万不可能误会，他感觉到这里飘浮着一种谴责的气息。他一点也没有弄错，并不是准确地对安托万，也并不是对蒂博先生的谴责，因为她并不知道雅克的下落。只是回想起到大学街的那唯一的一次访问，她感觉到在他们那一家发生的事往往不好。安托万猜出了这个意思，甚至也可以赞同。固然，如果有人敢于批评他父亲的行为，他肯定要愤愤抗议，然而，在这个时候，他内心深处却站在丰塔南夫人一边，反对蒂博先生。他也没有忘记，去年，当他第一次接触到丰塔南一家那样的气氛之后，回到家里，有好几天，觉得他所熟悉的空

气简直呼吸不得。

但以理回来了，递给安托万一个样子很寒伧的信封。

"这是第一封，也是最长的，"他说，接着坐下来。

"我亲爱的丰塔南，

"我从我的新居给你写信。你不必想给我回信，在这里这是绝对禁止的。除此之外，一切都很好。我的教师很好，对我很和气。我功课很忙。我有许多同学，他们对我都很好。另外，我的父亲和哥哥星期日也来看我。所以，你看，我很幸福。我亲爱的但以理，我以我们友谊的名义请求你，不要十分苛刻地批评我的父亲。你并不了解全部情况。我知道他很好。因为我在学校白白浪费时间，他让我离开巴黎，他作得对。我现在也同意，并且很高兴。我不把我的地址告诉你，为了使你绝对无法给我来信，因为在这儿，这会给我带来可怕的后果。

"有可能的话我还给你写信，我亲爱的但以理。

雅克"

安托万把信又看了两遍，要不是他根据某些特征认出了他弟弟的笔迹，简直不相信这信是雅克写的。信封上的地址是另一个人的手迹，是一种农民的书法，无力，犹疑，草率。这信的外表和内容都使他不安。为什么说这些谎话呢？什么我的同学们！雅克住单间，就是蒂博先生在克鲁伊教养院里特意为好人家的孩子设立的著名的"特别楼"里。那些房子从前没有人住过。他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话，除非是给他送饭和领他去散步的仆人，还有那个教师，每星期从贡比涅来，给他上两三次课。什么我的父亲和哥哥也来看我！蒂博先生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正式到克

鲁伊去一次，主持教养院的院务会。每逢这种日子，在回来之前，他的确让他的儿子到接待室来一会儿。至于安托万，有好几次明确表示要在暑假里去看他弟弟，蒂博先生却极力反对。他说：“给你弟弟定的规矩，最重要的就是隔离。”

安托万手肘撑着膝盖，手指翻弄着信纸。他已经很久没有休息了，忽然觉得进退维谷，孤立无援，真想向这位女人尽情倾诉一番。他在生活的道路上，由于偶然，才遇见了这位卓有见识的女人。安托万抬眼看看她：她双手放在裙子上，沉思的神情，好象在等待，眼光却很犀利锐敏。

“我们是不是能在某些方面帮您一点忙？”她微带笑意说。她轻柔的白发把这笑容和整个面庞衬托得更加年轻了。

然而，他正想把话全说出来，却又犹豫了。但以理用他那种正直的神情观察着他。安托万惟恐显得优柔寡断，更不愿在丰塔南夫人眼里损害自己有魄力的形象。不过，他找了一个更为有理的托辞：既然雅克那么小心翼翼地保守这个秘密，他就不必揭露它。他对自己放心不下，不想在这里继续支吾其词了，站起身来就要走。他把手伸出来，甘心情愿摆出一副命中注定不幸的脸相，仿佛是对大家说：“你们就别问了！你们猜得出我的想法。彼此心照。再见。”

到了外面，他茫然往前走，心里翻腾着：“要冷静，要决断！”五、六年的科学研究，使他养成了按照逻辑的表面去推理的习惯：“既然雅克没有抱怨，他的情况就不会坏。”而这时候，他心里想的却完全相反。他又回想起教养院遭到的那次报刊抨击，这个回忆他总摆脱不掉，特别回想起那一篇题为《儿童监狱》的文章。这篇文章详细描写了教养院的孩子们物质上和精神上悲惨

的状态。吃得不好，住得不好，要受体罚，经常遭受看守们的虐待。他不觉威胁似的挥了一下手。无论如何，要把可怜的孩子从那个地方弄出来！这个角色可真不好当！但是该怎么办呢？告诉父亲，商量一番？根本谈不到。因为实际上，安托万起来反抗的就是父亲，就是他父亲所创建的那个事业。这种忤逆的行动他还从来未曾有过。他先感到相当困惑，后来却又得意起来。

他回忆起去年发生的事。雅克回来的第二天，一大清早，蒂博先生就把安托万叫到他书房去。韦卡尔神父刚到。蒂博先生嚷道："这浑小子！我要杀一杀他的性子！"他张开胖胖的、长满汗毛的大手，再慢慢紧握起拳头，骨节直响。随即他满意地微笑着说："主意，打定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抬起眼皮叫道："克鲁伊。"安托万喊了出来："把雅克送到教养院去？"争论得很激烈。蒂博先生一边把指节捏得格格响，一边重复说："就是要杀杀他的性子！"神父还在迟疑。蒂博先生接着说明了为雅克特定的规矩，听起来倒是满怀好意，显出作父亲的慈爱。最后，他提高嗓门，一字一顿地说："这样，避开有害的引诱，通过独居内省，涤荡恶劣天性，养成劳动的习惯，他就这样进入十六岁。我希望，到那时候，他可以毫无危险地重新同我们一起过家庭生活。"神父也附和着说："与世隔绝，能够产生惊人的疗效。"听到蒂博先生的这些论证，又见神父也这样赞同，安托万就动摇了，终于认为他们说的也有道理。今天，对于这个同意，他既不能饶恕自己，也不能饶恕他父亲。

他不看路，只顾快步向前走，在贝尔福的铜狮子前①，又掉

---

① 在登凡·罗什卢广场上，是纪念普法战争时贝尔福保卫战的。

转头，迈开大步向回走，一支接着一支地抽香烟，对着晚风喷出烟雾。必须到克鲁伊去，去伸张正义。

一个女人靠上来，软声细语对他说了几句什么。他没回答，继续顺着圣·米歇尔大道往下走，心里还想着："去伸张正义！揭露那些奸诈的领导人，还有那些凶狠的看守，大闹一番，把小弟带回来！"

然而，他的兴奋给打断了。他的思想沿着两条线路发展：除了原来的大计划之外，又多了一个逢场作戏的想法。他走到塞纳河对岸去。他心里明知道这样心不在焉是把自己引到哪里去。可是，又有什么不好呢？既然现在非常激动，回去也睡不着。他吸了一口气，挺挺胸膛，微笑了。"要坚强有力，作个堂堂男子汉，"他想。他轻松地钻进那条黑漆漆的小胡同，心里又涌起了豪侠高尚的念头，他觉得计划已经显出眉目，发着光，胜利了。一刻钟之前，两个念头在他心中争夺地位，而现在，正当他去实现其中之一的时刻，那另一个在他看来简直就是已经成功了。当他用熟悉的手势推开那扇玻璃门时，思想也明确了：

"明天，星期六，不可能离开医院。可是星期日，星期日早上，我一定到教养院去！"

二

早上的特别快车在克鲁伊① 不停。安托万必须在维纳特下车，那是到贡比涅的前一站。他生气勃勃地跳下车厢。尽管下星

---

① 在巴黎和贡比涅之间并没有克鲁伊这地方，此处教养院的所在地是个虚拟的地名。

期他要参加考试，一路上，他都不能专心看他带来的医学书。决定的时刻要到来了。两天以来，他在想象中很具体地描绘出这次十字军远征可能取得的成就，觉得已经结束了雅克的监禁生活，现在只须考虑重新获得他的感情了。

要走两公里的路，美丽的道路很平坦，暖和的太阳，喜气洋洋地照着。一连下了几星期的雨，今年这是第一次显出了春意。三月的早晨，空气新鲜芬芳。安托万欣喜若狂，看着公路两旁耙过的土地，已经发绿了。明亮的天穹下，从地平线上腾起轻柔的雾气。瓦兹的小山丘在闪亮。他一时意志软弱，倒希望自己弄错了，周围这样安静，这样纯洁，哪里象儿童监狱的环境呢？

要穿过整个克鲁伊村才能走到教养院。转过最后几座房子时，他吃了一惊。以前从来没有看过教养院的全貌，这时突然远远望见一座瓦顶大楼，一排排的窗户都装着铁栅栏，大钟在阳光下闪亮。这座建筑孤零零的，围着灰泥粗刷过的围墙，立在没有草木的一片粉白色平地上，象一个新的公墓。要不是二楼的石头上刻着慈善机构的字样，别人真会以为是监狱呢。那几个金字是：

奥斯卡·蒂博创建

他走上通往教养院的一条小径。道旁没有树。从小窗户里，很远就能看到来客。安托万走近大门，拉拉门铃。铃声在星期日的寂静中响起来。门开了，一条棕色的看门狗，由链子锁在狗舍上，狂吠起来。安托万走到院子里，或者不如说是个小花园，主楼前面有一片围着砂砾路的圆形草坪。安托万觉得有人在看他，但又瞧不见一个人，只有那只狗，扯着链子，叫个不停。大门的左边，有一个小教堂，房顶上竖着一个石制十字架；右边，有一

座矮房子，上面写着："管理处"。他朝这座房子走去。他刚到台阶，关着的门就开了。狗还在叫。他走了进去。这是一间方砖铺地的前厅，刷成赭红色，摆着些新椅子，象个修道院的接待室。房间里热得很。一座蒂博先生的半身石膏像，装饰着右边的台子。象真人那么大，但由于矮墙的衬托，就显得大得不成比例。一个简朴的黑色木头基督受难像，衬着黄杨木底，好象是要与石膏像作为对称，挂在对面的墙上。安托万站在那里，心里提防着。不，他没有弄错，这里一切都发出一股监狱的臭味！

最里面的墙上，终于有一个小窗口打开了。一个看守探出头来。安托万把自己的名片和父亲的名片扔给他，用生硬口吻说要见院长。

大约五分钟过去了。

安托万很恼火，正想再往屋子里面走，过道里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来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穿着浅棕色的法兰绒衣服，金黄头发，圆滚滚的身体，靸着拖鞋，一蹦一跳朝他跑来，满脸堆笑，伸出两手。

"您好哇！大夫！真没想到。您弟弟真要高兴极了！我认得您，创始人先生时常谈起他当医生的大儿子。另外，您长的完全是蒂博家的相貌，可不是，真的！"他一面笑，一面说，"我对您肯定地说！请到我的办公室去吧！对不起，我是费斯姆先生，这儿的院长。"

他把安托万推向院长办公室，拖着步子，在后面紧跟着，胳臂举起来，两手张着，好象是生怕安托万万一失脚，他好趁没有摔倒的时候，一把搀住他。

他硬要安托万坐，他自己也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来。

"创始人先生身体可好？"他用象笛子似的声音问。"他没有

显老，真了不起！他没有能跟您一起来，真遗憾呀！”

安托万用不信任的眼光环视四周，也毫不客气地察看着那张黄头发的中国人的脸，察看着那副金丝眼镜的镜片后面两只小小的带褶的眼睛不断眨动、露出的高兴的神色。安托万没有料到人家接待他时，竟是这样饶舌不休。在他的想象中，苦役犯监狱的领导是个面目可憎的便衣警察，最多是个中学校长的模样，然而，他找到的这个人，却是穿着睡衣睡裤、笑容可掬的年轻人，安托万不禁十分惊愕，他需要作一番努力，才能恢复平衡。

“真不巧！”费斯姆先生忽然说，“您来正赶上大弥撒，孩子们都在教堂里。您弟弟也在那儿。怎么办呢？”他看了一下表。“还得二十分钟。如果领圣体的人多，说不定得半个钟头。这是很可能的。创始人先生一定告诉过您，我们有一个极其出色的指导神父，是个年轻的神父，很活跃，灵巧得没法比。他来这儿之后，全院里的宗教感情都发生了变化。真不巧哇，怎么办呢？”

安托万毫不客气地站了起来，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来调查的目的。

“既然现在其他的地方都空着，”他看着这个小个子说，“我能不能参观一下呢？我非常想仔细看看，因为我从小就常听人说……”

“真的吗？”那位院长吃了一惊，说道。“那再容易不过了。”但他坐在那儿不动，他微笑着，而且不停地微笑，好象这时在转念头。“嗨，您知道，那些房子，没有什么意思，不多不少就是个小兵营。我这么一介绍，您就跟我知道得一样清楚了。”

安托万仍然站着。

“不，我觉得有意思，”他说。

院长用带褶的小眼睛看着他，感到很好玩，又不相信。“我对您说的是真话，”安托万又坚持说。

“那好吧，大夫，愿意效劳！您等我去穿件外衣，穿上皮鞋，就来陪您。”

他走了，安托万听见一声铃响，接着，在院子里，钟打了五下。他想：“啊！啊！他们报警了，敌人已经进了屋！”他坐不住了，走近窗口，但窗户装的是毛玻璃。他心里想：“保持冷静，睁大眼睛，弄个水落石出。行动，这就是我要干的！”

费斯姆先生终于又出现了。

他们往下走。

“这是我们的中央大院！”院长夸大其辞地介绍。他宽厚地笑着，跑到那只又叫起来的看门狗旁边，对着它胁部狠踢一脚，那畜生就赶忙躲进狗窝里去了。

“您差不多是个园艺学家吧？对啦，医生对植物总是内行的，真见鬼！”他非常殷勤地在小园子中间停住脚步。“请赐教，怎么样掩住这堵墙呢？常春藤吗？那得长好几年……”

安托万没有回答，拖着他向主楼走去。他们在底层到处走了走。安托万走在前面，睁大眼睛，任何关着的小门也不容分说，要打开看看。什么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墙的上部刷成白色，但地皮以上两米的地方，都涂上沥青。所有的窗户跟院长办公室一样，都装着毛玻璃，还加着铁条。安托万想打开一扇窗，但必须用一种特殊的钥匙。院长从挂表兜里掏出了钥匙，打开窗子。安托万发现，他那肉乎乎的黄黄的小手十分灵巧。他象侦探似的探望着里面的院子。那儿没有人，是个长方形的大空场，满是被人踩烂又晾干了的泥泞，没有一棵树，四周是高墙，墙上插着

碎玻璃。

费斯姆先生兴致勃勃地说明每个地方的用途：自修室，木工作坊，造锁车间，电工车间，等等。房间都很小，收拾得很干净。在食堂，值勤的孩子正擦完白木桌子，从角落的排水沟里，冒出一股酸味。

“吃完了饭，每个孩子都来这里洗饭盒、水杯和勺子。从来不给他们刀子，当然，也不给叉子……”安托万看着他，不明白什么意思。费斯姆先生挤了挤眼，又说：“带尖的都不行……”

二楼也是一个个自修室和车间，还有个淋浴的地方。这个设备显然不经常用，但院长好象特别以此自豪。他兴高采烈地从这间屋子走到那间屋子，张开双臂，手往前伸着，一边说，一边无意识地把工作台推到墙边，从地上捡起一根钉子，拧紧一个水龙头，凡是散乱的东西，都整理好。

三楼是宿舍，有两种。大多数有十来个铺位，排成一行，盖着灰色的毯子。这些床，加上一个个放背包的木板架子，很象军营里的小寝室，但军营不象这儿有一个铁笼子似的东西，四周装着细铁丝网，放在屋子中间。

“您把他们关在这铁笼子里面吗？”安托万问。

费斯姆先生象吃了一惊似的，滑稽地举起双臂。

“不，那儿是看守睡的地方。您看，他把床放在正中间，跟四面墙都有同样的距离，他什么都能看见，什么都能听见，但是什么危险都没有。另外，他还有个警铃，电线是从地板下面过去的。”

另外的宿舍是并列的小房间，用砖砌的，好象动物园里的畜舍一样，围着铁栅栏。费斯姆先生在门坎上停住脚步，他微笑着，有时显出醒悟和思索的表情，他那张娃娃脸上刹时间象某些

菩萨像一样，显出点儿忧郁。

“嗳，大夫，”他解释道，“这里面是咱们这里的危险分子。他们来我们这里太晚了，还没有认真改造过来。他们不是优秀人物……有些还有点淫邪堕落，您说是不是？夜里只好把他们隔离起来。”

安托万把脸凑近铁栅栏，在黑暗中瞧见一张乱七八糟的床，墙上乱涂着一些淫秽的图画，还写了说明文字。他不由得向后一缩。

“别看了，太糟了，”院长一面叹气，一面拉他。“您看，一整夜，看守就在中间的过道上走来走去。这里的看守晚上不睡觉，电灯也不关。即使门都上了闩，这些小流氓还是能干出坏事来……真不可思议！”他摇着头，忽然又眯着眼睛笑起来，悲哀的神气一下消散了。“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他很天真地作了结论，一边耸耸肩膀。

安托万完全为他所看到的景象所吸引，把早先预备下的问题都忘了。他问道：

“你们用什么方法惩罚他们呢？我想看看你们的单人囚室。”

费斯姆先生退后一步，睁圆了眼睛，轻轻地拍了一下手。

“真见鬼！单人囚室！大夫，您以为这是罗盖特监狱[1]吗？不！不！这儿没有单间囚室，感谢上帝，我们的章程不准许这么办。您也知道创始人先生是决不会同意的。”

安托万很狼狈，忍受着那双带褶的小眼睛的讥笑，那睫毛还

---

① 罗盖特是巴黎一座古老的监狱，建于1830年。1832年在这监狱对面又建了一座小罗盖特狱，专门拘留少年罪犯及女犯。

在眼镜后面跳动着。他这时才觉得到这儿来扮演这怀疑一切的角色十分难堪。在这儿所看到的一切都不容他继续怀疑下去。他甚至有些慌乱地思忖：也许院长先生已经识破了他到克鲁伊来是存心找茬的。不过这很难断定，因为费斯姆先生的坦率似乎是真诚的，尽管他有时在眼角里露出点嘲弄的光芒。

院长不笑了，走到安托万跟前，把手放在他的胳臂上说道：

"您是想开玩笑吧？您跟我一样，完全知道过分严厉会引起什么后果：他们会反抗！或者更坏，用虚伪的态度来对付你……在万国博览会的那一年①，关于这个问题，创始人先生曾经在巴黎的大会上发表过十分精彩的演说……"

他放低嗓音，带着一种特殊的同情心看着年轻人，仿佛只有安托万和他才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有资格谈论教育学，不致坠入一般人的谬见。安托万感到受到了称赞，他的好感增加了。

"在院子里，象在军营一样，也有一间小房子，建筑师在设计图上起名是：'禁闭室'……"

"？"

"……但是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只放煤和土豆。要单人囚室有什么用呢？"他又说。"我们用说服的办法，成绩更加好哩！"

"真的吗？"安托万问。

院长微妙地笑笑，又把手放在安托万的前臂上。

"咱们得说清楚，"他说实话了。"我可以马上告诉您，我说的说服，就是剥夺某些食物。这里的孩子都很馋，是这么个年岁嘛！对吗？干面包，大夫，有意想不到的绝对的说服效力。但也得会用：最要紧的是不要把要说服的孩子隔离起来。您看，我们

① 1900年曾在巴黎开过万国博览会。

才不用关单人囚室那种隔离法呢！不用！在午间，最好的那顿饭，让他到食堂的一角去吃陈面包皮，一边闻着炖肉的香味儿，瞧着别人大吃大嚼。这一手可厉害啦！是不是？人很快就瘦了，这个年纪嘛！十五天，三个星期，从来用不着再多的时间，我一向能把最顽梗不化的家伙治得服服帖帖的。这就是说服！”他瞪圆了眼睛说。“我从来不需要用别的办法处罚他们。托付给我的这些小家伙我从来是一下也不打的。”

他脸上焕发着骄傲和慈爱，象是真爱他们这些小混蛋，甚至那些叫他吃够苦头的小无赖。

他们又走下楼来，费斯姆先生把怀表掏出瞧了瞧。

“最后，我要给您看一个极为感人的场面。您告诉创始人先生，他也一定会高兴。”

他们穿过花园，走进小教堂。费斯姆先生献了圣水。安托万看见了六十来个男孩子的背影。他们穿着本色布的工作服，整整齐齐排成行，跪在地上，一动不动。四个留着小胡子的看守穿着红条子镶边的蓝呢子衣服，走来走去，一刻不离地看着孩子。神父站在圣坛上，由两个童子伺候着把弥撒做完。

“雅克在哪儿？”安托万轻声问。

院长指了指廊台，他们就在廊台下面，又踮着脚走到门口。

一走到外面，费斯姆先生就说：“您弟弟的位子在上面。他总是一个人，就是说，只有伺候他的仆役跟着。关于这事，请您去告诉令尊，我们在雅克身边派了一个新仆人，我对他说过这个人，已经换了一星期了。换掉的那个叫莱昂老爹，年岁大了一点，去作车间看守更合适些。新仆人是个年轻的洛林人，啊，极为忠诚可靠！他行伍出身，是个上校的勤务兵。关于他的情况我们打

听得很清楚。您弟弟散步时就不会无聊了。是吗？真见鬼！我还在闲聊，您看他们已经出来了。”

狗又狂叫起来，费斯姆先生喝住了它，又扶了一下眼镜，站在大院中央。

小教堂的两个门扉大开，看守们走在两边，孩子们三人一排，步伐整齐地走了出来，象军事检阅一样。他们都没有戴帽子，脚下登着软底帆布鞋，走起来连个声音都没有，就象体操运动员似的。工作服很干净，皮带拦腰系着，金属搭扣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最大的不过十七、八岁，最小的只有十一、二岁。大多数面色苍白，垂着眼皮，安安静静的，毫无青春的活力。安托万十分注意地观察他们，却没有发现他们互相传递暧昧的眼光，没有恶意的笑容，甚至连阴沉的表情都没有。这些孩子哪里象什么危险分子，安托万不禁认为他们倒是地地道道的牺牲品。

这支小小的队伍消失在营房里，木头楼梯响了很久。安托万转身向着费斯姆先生，费斯姆先生的眼光象是在问他印象如何。

“管理得非常好，”安托万说。

小个子院长没言语，只是轻轻地搓着胖胖的手，象在擦肥皂似的。在镜片后面，他的眼睛洋洋得意，表示感谢。

院子里没有人了，这时，在小教堂门前阳光照耀的台阶上，才出现了雅克。

这是他吗？他变化真大，长大了！安托万看着他，几乎认不出来。他没有穿制服，穿着一套呢子西装，戴一顶呢帽，披着件大衣。他身后跟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矮墩墩的，金黄头发，没有穿看守的号衣。他们从台阶走下来，两个人都好象没有看见安托万和院长。雅克很安静地走着，眼睛瞅着地面，只是到了离费

斯姆先生几米远的地方，他才抬起头来，停住脚步，露出惊讶的样子，马上脱下帽子。他的动作非常自然，不过安托万觉得这惊奇是装出来的。雅克的脸上始终很平静，虽然微笑着，却一点没有真正喜悦的模样。安托万走上前去，伸出了手，也装出高兴的脸色。

“雅克，这真是意外的高兴事，是不是？”院长说。“我得骂您了，您在小教堂里面就该把大衣穿上，扣好，廊台上很冷，您会生病的。”

雅克本是朝哥哥站着，听见院长向他说话，就马上转过身去，看着院长的脸，样子必恭必敬，但脸上的神色主要还是不安。他好象要努力捉摸透那些话中的含义，接着，他什么也没有说，立刻穿起大衣。

“你可真长大了，你知道……”安托万结结巴巴地说道。他惊异地看着雅克，努力分析弟弟的全面变化：面貌，举止，表情，都变了，这使安托万原来那股子冲动冷了下来。

院长对他们说：“天气这么好，你们是不是愿意在外面呆一会儿？先在花园里散散步，然后，雅克领您去他的房间。”

安托万犹豫一下，用询问的眼光望望弟弟：

“你愿意吗？”

雅克好象没有听见。安托万估计他不想在教养院的窗户底下待着，就说：“不！我们还是到你的……房间去吧，好吗？”

“随你们的便，”院长说。“但是我还想给您先看些东西。住在我们这儿的，您都得看看。跟我们来，雅克。”

雅克跟着费斯姆先生走，这位先生张开两条胳臂，象个调皮的小学生那样笑着。他把安托万推向大门边靠墙支着的一个小板棚，那儿有十二个小兔窝。费斯姆先生喜欢养兔子。

"这一窝是星期一下的，"他兴高采烈地对客人解释，"您看，它们睁开眼睛了，这些小宝贝儿！再来看这儿，是公的。"他伸出胳臂从笼子里抓着耳朵提起一只香槟省的大银毛兔，可是那小东西一扭腰逃脱了。"您看，大夫。这是个危险分子。"

他没有任何歹意，仍然坦率地大笑着。安托万想起楼上的宿舍，也象兔笼似的围着铁条。

费斯姆先生转过身来，摆出一副得不到体谅的模样，笑道：

"真见鬼，我总说些废话，我知道您只是出于礼貌，才不得不听着，是不是？我领您到雅克的房间去，过后，就不打搅了。走哇，雅克，带路吧！"

雅克在前头走，安托万紧跟着，一只手搭在弟弟的肩头，努力回想他去年从马赛接回来的那个身体单薄、身材矮小、神经质的小东西。

"现在，你跟我一样高了！"

他的手从弟弟的肩膀摸到颈窝，脖子细细的，象小鸟一样。四肢长得过长，显得有些细弱，袖子遮不住长长的手腕，裤腿短得几乎露出了脚脖子。步伐僵硬笨拙，然而同时也显出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和弹性。

特殊学生的住处正好是办公大楼的附属部分，要进去就必须经过办公室。有五个完全一样的房间，门都对着刷成赭石色的走廊。费斯姆先生说明雅克是唯一的特别学员。伺候雅克的小厮住着一间，其余的没有人住，用来堆放杂物。

"这就是我们这位囚犯的囚房，"院长说着，把胖胖的手指朝雅克一弹。雅克目光呆滞地看看他，闪身让道，让他先走了进去。

安托万贪婪地打量着房间：好象是旅店的客房，简朴，但收拾得很利落。墙上糊着印花的糊壁纸。虽然两个天窗很高，装

着毛玻璃，又安着铁条，房间里还算亮。窗户紧贴在天花板下面。房间很高，天窗也就离地面有三米多了。太阳照不进来，但屋子里很暖和，甚至太热了，因为办公室那边有暖气设备。屋里有个硬叶松木的衣柜，两把软椅，还有一个黑色的桌子，上面书籍和字典随意堆放着。床很小，方的，平平整整，象个台球桌。铺的盖的全是新换的，还没有用过。一块干净布上放着个脸盆，手巾架上搭着几块雪白的毛巾。

安托万这样仔仔细细观察一番，预先订好的计划就完全打乱了。一个小时以来，所见所闻都与他的预料恰恰相反。雅克与别的学员完全不接触，人们对他爱护照顾，院长人不错，跟狱卒的差别要多大有多大。蒂博先生说的那些情况都是确实的。不管安托万多么顽固，他也只好把猜疑一一打消。

他发现院长的眼光在看着他。

"你在这儿住得不错，"安托万立刻转身向雅克说。

雅克却不出声。他脱掉大衣和帽子，仆人接过去，挂在衣架上。

"您哥哥说您在这儿住得不错，"院长又说。

雅克立刻转过身来。他的态度彬彬有礼，这样有教养，是安托万从来没有见过的。

"是，院长先生，非常好。"

"不要夸大其辞，"院长微笑着说。"这里很简陋，我们只要求保持清洁就是了。"他又对着那个小厮说："应该受到嘉奖的是阿瑟。瞧，他把床收拾得象要受检阅一样……"

阿瑟喜笑颜开了。安托万看着，也不禁向他亲热地点点头。这小厮脑袋圆圆的，无精打采的面容，眼睛无神。笑起来的时候，眼光倒显得老实和讨人喜欢。他在门跟前站着，捻着小胡

子。他的脸晒得很黑，胡子就显得褪了色。

“我原来想象的守在墓穴的阴暗角落里，提着一盏暗灯、挂着一串钥匙的狱卒，就是这个人呀！”安托万一边想，一边不禁笑起自己来。他走到那堆书旁边，很高兴地翻着。

“萨吕斯特的作品？你的拉丁文进步了？”他问，脸上留着一抹嘲弄的微笑。

费斯姆院长答腔：“我也许不该在他面前说这话，”他装出迟疑的样子向雅克眨眨眼：“可是，必须承认，他的老师对他用功学习很满意。每天工作八小时。”他说着，面色严肃起来，一面走到挂在墙上的黑板前，把它扶正，接下去说：“但这并不妨碍他每天和阿瑟一起散步两小时——不管天气如何。令尊大人特别要求这一点。他们两个人腿力都很好，我让他们爱到哪儿就到哪儿。和莱昂老爹一起就不同，我看他们走不了很长路。但另一方面，他们沿着篱笆采药草，是吧？得说明白：莱昂老爹年轻的时候当过药店的伙计，他认识许许多多植物，还知道拉丁文的名称。这很有教育意义。但我更喜欢让他们到野外远足，对健康大有好处。”

费斯姆先生说话的时候，安托万转身向他弟弟看了好几次，雅克好象心不在焉，不时得集中注意才能听着，脸上隐隐约约显出不安的神色，嘴微微张开，睫毛颤动起来。

“真见鬼！我太唠叨，我太唠叨，雅克跟他哥哥很久没有见面了！”费斯姆先生一边退到门口，一边亲切地摆手，问道：“您是不是坐十一点的火车回去？”

安托万想也没想回去的问题，但是费斯姆先生的口气包含着这当然毫无问题的意思。他不能拒绝人家给他的这个脱身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地方景象凄惨，再加上雅克神情淡漠，他

早就气馁了。要走，现在不正该就确定吗？他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好作了。

“对了，”他说；“真不巧，我得早点回去，好复诊……”

“不要惋惜：晚上那班车以前，只有这一次车。回头见。”

只剩下兄弟俩了。难堪地静默一会儿。

“你坐椅子！”雅克说。他自己准备坐到床上去。但是，看到还有一把椅子，很高兴，把它推给了哥哥，又说了一遍：“你坐椅子。”声调很自然，就象说“请坐”一样。他自己也坐下了。

这件小事也没有逃出安托万的注意，他马上起了疑心，问道：

“平常你只有一把椅子吗？”

“对了，不过有课的时候，阿瑟就把他的椅子借给我。”

安托万不再追问。

“你确实住得不错，”他向周围又看了一眼。接着他指着干净的床单和毛巾说：

“他们经常给你换床单吗？”

“每星期日换。”

安托万说话简洁，声调愉快，他平常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房间有回声，雅克又是那样消极被动，安托万的声调就显得刺耳，甚至带咄咄逼人的味道了。

“你瞧，”他说：“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还怕这儿的人待你不好……”

雅克惊奇地看着他，微笑了。安托万目不转睛地看着弟弟：

“那么，我们俩之间实说吧，你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没有。"

"你不愿意要我乘这次来向院长提点什么要求吗?"

"提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你想想看。"

雅克象是考虑了一会儿,又微笑起来,摇摇头说:

"不,你看,我什么都很好嘛。"

他的声音也变了很多。现在,是成年男子的噪音了:热烈,浊重,虽然低沉,然而相当响亮,与他这仍是少年的身体相比,很出人意料。

安托万看着他。

"你变得真多……甚至只说变了还不够,你简直换了一个人了,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

他凝视着雅克,想要在他那全新的面容上找出往日的形象。仍是原来的那种棕红色的头发,颜色更深了一点,差不多是深褐色了,但还是很硬,长得很低。还是那个薄薄的、模样不好的鼻子;还是那开裂的嘴唇,只多了一抹若有似无的金黄色的茸毛;还是那个厚重的下巴,又宽了一些;还是那对招风耳朵,好象扯着嘴唇,把嘴都拉长了。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象昔日的那个孩子了。安托万心里想:"甚至气质都变了。他以前好动,老是烦躁;而现在面容却呆板、滞重……他以前那么神经质,而现在却成了一个淋巴体质的人了……"

"站起来一下!"

雅克顺从地笑笑,准备接受检查,但是,微笑没有使他的眼睛明亮,他的眸子上面好象蒙了一层水汽。

安托万摸着他的胳臂和腿。

"啊!你真长大了,长得这么快,你不觉得累得慌吗?"

弟弟摇摇头。安托万拉着他的手腕，把他拉到自己面前。他发现雅克的皮肤苍白，长满深色的雀斑，下眼皮围着一层淡淡的黑晕。

他皱起眉头，带点严肃地说："肤色不好。"他还想说点别的，但终于没有说。

突然，雅克那驯服、没有表情的面容使他回忆起雅克刚出现在院子里时他心里的怀疑。

"望弥撒之后，我在等着你，他们通知你了吗？"他直截了当地问。

雅克迷惑不解地看着他。

"你从小教堂出来的时候，"安托万又追问，"就知道我在那儿吗？"

"不知道呀，怎么啦？"雅克很奇怪地、天真地微笑着说。

安托万退却了，小声嘀咕着："我还以为……"为了换个话题，就说："可以吸烟吗？"

安托万向弟弟递过去烟盒。雅克不安地看看他，回答说：

"不，我不抽，"他的脸色变得阴暗了。

安托万再也不知说什么好。就象对方勉勉强强回答问题，这一方却要把交谈拖下去一样，安托万只好费尽力气提出问题：

"这么说，"他又说道，"你真的不需要什么东西吗？你需要的，这儿都有吗？"

"都有。"

"铺的盖的怎么样？被子够吗？"

"噢，甚至都太热了！"

"老师呢？他对你和气吗？"

"很和气。"

"这样用功，总是一个人，不觉得腻味吗？"

"不觉得。"

"晚上怎么过？"

"吃过晚饭就睡觉，八点钟。"

"起床呢？"

"六点半，打钟的时候。"

"指导师父有时来看你吗？"

"来。"

"他好吗？"

雅克向安托万抬起无神的眼睛，他不明白这问题的意思，没有回答。

"院长呢？他也来吗？"

"对，常来。"

"他看来很和蔼，大家喜欢他吗？"

"我不知道。喜欢吧，当然了。"

"你从来不跟……别的孩子在一起吗？"

"从来不。"

雅克低着眼睛，哥哥每问一个问题，他就微微哆嗦一下，仿佛从一个题目跳到另一个题目很费劲似的。

"还有诗，你还在写诗吗？"安托万又用愉快的声调问道。

"啊，不写了。"

"为什么？"

雅克摇摇头，现出平静的微笑，笑影并没有立刻消失。如果安托万问的是："你还滚铁环玩吗？"他也一定跟这一模一样地微笑。

于是，安托万没有法子了，心想不如谈一谈但以理。这是雅

克没有料到的话题，顿时他两颊浮起了红晕。

"我怎么会知道他的消息呢？"他回答说，"这儿是接不到信的。"

"可是你难道没给他写信吗？"安托万继续说。

他定睛看着弟弟。雅克象刚才安托万谈到诗时一样地笑了一下，轻轻耸一下肩膀。

"这些都是旧话……别再提吧！"

这是什么意思？如果雅克说："不，我从来没有给他写过信。"那么安托万就可以粗暴地对待他，给他难堪，而心里还会暗暗高兴，因为雅克这样消极被动，已经把他惹烦了。可是雅克回避了问题，声调是那么既坚决又忧伤，安托万倒一筹莫展了。这时，他好象觉得雅克的眼光忽然盯住他身后的门，他正处在反射性的恶感中，这时心中的疑虑又油然而生。门上镶着玻璃，显然是为了从外面能监视屋里的一举一动。门上面还有个窥孔窗，没有玻璃，只有铁条，那一定也是为了能听到里面说的话。

"走廊里有人吗？"安托万忽然压低声音说。

雅克看看他，仿佛以为哥哥疯了。

"怎么？走廊里？对了，有时候……为什么？我刚才正好看见莱昂老爹走过去。"

这时候，有人敲门了。莱昂老爹来认识一下大哥哥。他很亲昵地坐在桌子角旁。

"怎么样，你觉得他的气色还好吧，我希望？从秋天以来，他长结实了？"

他笑了。他那张脸象个拿破仑时代的老兵，两撇胡子挂下来，活跃的笑容使两个颧骨也都涨得通红，一道道红通通的皱纹密布，甚至蔓延到眼白上，眼光也迷离模糊起来。他的眼神里

常常露着父亲般的关切，但是也透出狡黠。

“他们把我调到车间去啦，”他摇晃着肩膀解释说。“可是我已经跟雅克先生混熟了。”他一边说一边往外走，“不管怎么样，不必埋怨自己的生活。请向蒂博先生问好。用不着嘱咐您：就说莱昂老爹问候他。他认得我。得啦！”

他走后，安托万说：“这个老头儿挺不错。”

他想再跟弟弟谈下去：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你带一封信给他，”雅克没有听懂，安托万就又说：

“你不想写封信给丰塔南吗？”

他竭力想在弟弟那平静的面容上找到一点激动的迹象，找到一点对过去的回忆，但是毫无结果。年轻人摇摇头，这一次却没有笑。

“不，谢谢！我没有什么话要跟他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安托万只好算了，他精疲力竭了。再说，时间也不早，他掏出表一看。

“十点半了，再有五分钟我就得走。”

雅克好象忽然着了慌，极力想说点什么。他问哥哥身体怎么样，火车几点钟开，又问他要考试的事。当安托万站起来的时候，雅克叹了口气说：“已经到……再待一会儿吧……”这使安托万很感动。

安托万心想，也许孩子为他的冷淡态度而感到失望，也许他这次来看弟弟，雅克的确非常高兴，而他并没有完全表露出来。

“我来了你高兴吗？”他很笨拙地小声说。

雅克似乎心不在焉，若有所思，他惊了一下，打个寒战，然后，彬彬有礼地笑笑说：

"当然，我很高兴，谢谢你。"

"好吧，我设法以后再来；再见吧，"安托万说着，心里好生不快。他直对着雅克的脸，又一次看了看他的小弟弟。他的洞察力苏醒了，心里又升起一股柔情。

"我经常想你，我的小弟，"他试探地说。"我总怕你在这儿不高兴。"他们已经走到门口了。他拉住雅克的手："如果那样，你会告诉我的，是吗？"

雅克显得很拘束。他弓着身子，好象有什么心里话要说，终于下了决心，急急忙忙说道：

"你该给阿瑟一点东西，就是那个小厮……他很殷勤……"看见安托万显出犹豫的神色，在发愣，他又问一句："你愿意吗？"

"可是，"安托万说，"不会惹起麻烦吗？"

"不会，不会。你走的时候，去客客气气地跟他道个别，塞给他一点小费。你愿意吗？"他的样子几乎是在恳求了。

"当然愿意。可是你自己呢？真的，你说，你不想要点什么东西吗？你说……你不觉得不幸吗？"

"一点也不！"雅克说着，声调里微微带点怒意。然后，他又放低了声音："你给他多少？"

"我不知道。多少好？十法郎合适吗？你愿意给二十法郎？"

"噢，对了，二十法郎吧！"雅克说着，显出一种不好意思的高兴样子。"谢谢你，安托万。"他使劲握着哥哥向他伸出来的手。

安托万从房里走出来的时候，小厮正从走廊经过。他毫不迟疑地收下了小费。他那坦率的、仍带一点稚气的脸高兴得发红了。他把安托万领到院长办公室。

"现在十一点差一刻，"费斯姆先生说。"还来得及，但必须马上走。"

他们穿过赫然摆着蒂博先生胸像的前厅，安托万这时却毫无讽刺意味地看看胸像。他明白父亲完全有理由为他独力创办的事业而自豪，自己因为是他的儿子，也感到骄傲。

费斯姆先生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再三叮嘱他代向创始人先生致敬。他一面说，一面不停地笑，金丝边眼镜后面，眼睛眯起来。他用两只手亲热地握住安托万的手。他的手很软，胖乎乎的，好象女人的手一样。安托万终于抽开身去。这小胖子还在路上站着，在太阳地里光着头，扬起两条胳臂，始终笑着，一面亲热地摇着头。

"我冒冒失失，象一个没头脑的姑娘，"安托万一面走一面想。"其实，这地方管理得很好。总而言之，雅克在里面没有受罪。"

他忽而又想："最蠢的是，充当了半天预审法官的角色，白白浪费了我的时间，没有跟雅克推心置腹地多聊聊。"他几乎认为，雅克见他要走并没有依依不舍的感情。"这多少得怪他自己，"他有点气恼，心想："他那么淡漠！"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为他自己一开始主动接触的时候没有更为热情而感到遗憾。

安托万没有情妇，只有过一些萍水相逢的艳遇。但他有时也感到他二十四岁的心对自己有些压力。他喜欢怜悯弱者，准备以自己的力量去扶助别人。离弟弟越远，他对弟弟的感情就越强烈了。这时候，怎样才能再看到他呢？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借口，他就会立刻转回去。

由于太阳耀眼，他低着头走路。当他抬起头，才发现路走错了。几个孩子指给他一条穿过田野的捷径。他加快了脚步，心

里开玩笑地想："要是我误了火车，我会怎么办呢？"他想象着回到教养院去的情景。他要一整天都跟雅克在一起，告诉他自己毫无根据的疑惧，瞒着父亲的出门。他要象同辈伴侣似的，表示对弟弟的信任，让他回忆起从马赛回来时在出租马车上的情景，要告诉他：那天晚上，他觉得他们可以成为真正的朋友。这时反倒特别愿意赶不上火车，于是他放慢了脚步，而又不知道该怎样决定。突然，他听见一声火车汽笛。在他左边树梢顶上升起一股浓烟。他不加考虑，跑了起来。他看见车站了。他口袋里已有车票，只要跳上车厢就行，哪怕在背站台的方向也没有关系。胳膊肘贴着身子，头往后仰，胡子迎风飘着，他大口吸着空气。他肌肉强健，时常引以为骄傲，相信一定能赶上火车。

不过，他没有把铁路的路基估计进去。到站台前，路拐了一个弯，从小桥底下穿过。他尽管加快了速度拼命地跑，但是，等到他从桥下钻出来，停在站上的火车已经开动了。只差一百来米。

他的自尊心太重，以致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倒觉得更喜欢这样。刹那间，他甚至觉得："如果我愿意，我还可以跳到行李车上去，但那样，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就不能再看看雅克了。"他停住脚，对自己很满意。

他刚才想象中的那些事情马上具体化了：找个小客店吃午饭，再回到教养院去，用一整天的时间跟弟弟作伴。

三

安托万回到蒂博的教养院门前，还不到一点钟。费斯姆先生出来，大吃一惊，愣了一会儿，眼睛在眼镜后面跳动。安托万讲

述他如何如何不顺遂，这时费斯姆先生才哈哈大笑，又啾啾不休地说了起来。

安托万提出要整个一下午都带雅克去散步。

院长十分为难，说："真见鬼，我们的章程……"

但是安托万坚持他的要求，终于赢得了胜利。

"您要向创始人先生解释清楚……我去给您找雅克。"

"我陪您去，"安托万说。

他去了又觉得后悔：到的不是时候。他刚进走廊，就看见了他的弟弟，在极其触目的地方，蹲在院方称为"厕所"的小房间里。阿瑟把门大开着，自己靠在门板上抽烟斗。

安托万赶紧走进卧室去。院长搓着手，显出欢天喜地的模样。

"您看见啦？"他大声说道；"我们看管的孩子，连到这个地方也有人看着。"

雅克回到房里。安托万以为他会显得难为情，但他若无其事地扣着扣子，什么表情都没有，甚至看见安托万又回来了，都没有显出惊奇的样子。费斯姆先生说他允许雅克跟哥哥一起出去，一直到晚上六点钟。雅克看着他的脸，好象努力理解这话的意思，但一声也不出。

费斯姆先生又用笛子似的声音说：

"对不起，失陪了。我得去开镇议会，因为我是镇长！"他在门口大声喊着，又噗哧笑起来，仿佛这是最滑稽不过了。安托万也真笑了笑。

雅克不慌不忙地穿衣服。安托万注意到，阿瑟显出殷勤的态度，把衣服递给雅克，甚至想把他的高帮皮鞋擦亮，雅克一切由他。

屋子里，早晨那齐整干净的外貌曾使安托万又惊又喜，现在，精心料理的样子都不见了。他寻找使他感到变化的原因，午饭用的托盘还放在桌子上：一个肮脏的盘子，一只空口杯，一些面包屑。干净毛巾也不见了，一块又粗又硬、点点斑斑的抹布似的东西挂在手巾架上。在脸盆底下，是一块漆布，又旧又脏。本色的皱巴巴的粗毯子代替了早上那块雪白的床单。安托万突然疑心再起，不过，他什么也没有问。

两人走到大路上，安托万高兴地问道："我们到哪儿去呢？你还没有去过贡比涅吧？从瓦兹河岸上走过去，大约三公里多一点，你觉得好吗？"

雅克同意了。他好象尽量在任何小事上都顺着哥哥。

安托万挽着弟弟的手，步伐也跟他取得一致。

"关于毛巾的事，你是怎么想的？"他笑着看着雅克说。

雅克不明白，重复一句："毛巾的事？"

"对呀！今天早晨，他们领着我满院走的时候，他们尽有时间给你的房间送去干净的白床单，漂亮的新毛巾。但是很不凑巧，我又回来了，而且是正当他们没有想到的时候……"

雅克停住脚步，强笑一下，终于说：

"人家会说你在千方百计挑教养院的毛病，"他那浊重的嗓音，微微发颤。他闭住嘴，又往前走，但马上又说起来，很费劲，仿佛纠缠在这么个无聊的话题上，他觉得烦恼透顶：

"这其实最简单不过，你想象不到有多么简单。每个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日换床单。阿瑟才照管我十多天，他早在上星期日换了床单和毛巾，以为今天早上还该换，因为今天是星期日。可是管卧具的地方，大概人家告诉了他，说他弄错了，叫他

把干净床单送回去。我不到下个星期，就没有权利换新的。"他又不说话了，看着田野。

散步开始得不顺利。安托万马上想转换话题，可惜总觉得拙于言辞，不能随心所欲地用单纯愉快的声调说话。如果安托万提个问题，雅克就只回答是或不是，丝毫不感兴趣。但他忽然说：

"安托万，我求你，不要把床单的事告诉院长。你告诉的话，阿瑟就会为了这件小事骂我。"

"好吧，当然不说。"

"也不告诉爸爸？"雅克又说。

"谁也不告诉，你放心吧！我现在甚至想都不想它了，"他又说。"你听我说，我要告诉你实话。你想想，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里不好，你在这里并不幸福……"

雅克轻轻转过身来，神色严肃地审视着哥哥。

"我探听了一早晨，"安托万继续说。"后来，明白我弄错了，于是我装作误了车。我不愿意还没有跟你好好谈谈就走，你明白吗？"

雅克不回答。他喜欢象这样谈下去吗？安托万自己也拿不稳，他怕说错了话，就沉默了。

大路朝河岸倾斜下去，下坡路走起来轻快多了。他们走到一条已经疏通为航道的河汊，在一座水闸上，跨着一座小铁桥。三只空的小艇，高高地浮在几乎不动的水面上，露着棕色的船壳。

"你喜欢坐小艇旅行吗？"安托万高高兴兴地问。"静悄悄地沿着运河行驶，两岸都是杨树，在水闸前停船。早上看晨霭，晚上看落日。在船头抽香烟，脑子里什么都不想。脚垂在水面上，

晃来晃去……你现在还画画儿吗？”

这一次，雅克明显地打了个寒噤，安托万确实看到他脸红了。

“为什么问这个？”雅克含含糊糊地问。

“没什么，”安托万有些发窘，回答道。“因为，那样的话，你就可以画出一幅很有意思的速写。你看这三条小艇，水闸，这小桥……”

河边的纤道越来越宽，变成了一条大路。他们走到宽阔的瓦兹河湾，涨起的河水正朝他们这边滚滚而来。

“这就是贡比涅，”安托万说。

他停下脚，手放在额上遮住阳光看着远方的天际。在绿色的树梢上，看见了钟楼一个个钻天尖顶，还有教堂的圆形钟塔。他正想说出那些建筑物的名字，瞟一眼身旁的弟弟，雅克也把手搭在眼睛上面，好象跟他一样注视远方，他发觉雅克这时又看着脚下的路面，仿佛等着安托万重新上路。安托万就什么也没有说，又走起来。

这天是星期日，全贡比涅的人好象都到街上来了。安托万和雅克走到人群中。那里大概刚举行过新兵体格检查会，因为一群群小伙子穿着节日服装，向流动摊贩购买一把把三色绸带，手挽着手，堵住了人行道。他们一边摇摇摆摆地走，一边唱着军营里的歌曲。大马路上，在穿着鲜艳的连衣裙的姑娘们和从驻地跑出来的龙骑兵中间，有全家出来散步的人，迎面相遇，互相打招呼。

雅克晕头转向，有点厌烦，瞅着这伙人越来越局促不安。

“安托万，我们到别处去吧……”他恳求道。

他们从大马路中段折向一条窄街。这条街越走越高，又阴

凉又安静。走到王宫广场，太阳照得人眼花，雅克眨着眼。广场上的树木五棵一组，他们过去坐到树下面，树还太小，没有成荫。

雅克把手放在安托万膝头说："你听。"原来是圣-雅各教堂的钟楼响起了晚祷钟声。颤巍巍的钟声似乎与灿烂的阳光融成一片。

安托万想，这孩子也许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春天第一个星期日的醉人气息。他试探道：

"你在想什么，老弟？"

但是雅克没有回答，只站了起来，他们默默地朝公园走去。

雅克对周围艳丽繁华的景象一点也不注意，却象是一心要逃开人多的地方。在古堡前面，带栏杆的平台上，一片静谧，这吸引着他。安托万跟着他走，一边谈论着看到的景物：修剪过的黄杨树耸立在绿色的草坪上，树枝拂着几座塑像的肩膀。但是雅克的答话总是含含糊糊。

雅克忽然问道：

"你跟他说过话吗？"

"跟谁？"

"跟丰塔南。"

"当然说过。我是在拉丁区遇见他的。你知道他现在是路易大帝中学①的走读生吗？"

"哦？"他说。可是他又补上一句，声音发颤，第一次让人回忆起他以前经常用的那种威胁口吻："你没有跟他说我在哪儿

---

① 路易大帝即路易十四。这是巴黎有名的中学，前身是由耶稣会在1562年建立的克莱蒙中学。

吗？"

"他什么也没有问我。你为什么问这个呢？你不愿意他知道吗？"

"不愿意。"

"为什么？"

"什么也不为。"

"这倒是个好理由。可是你总有个别的什么原因吧？"

雅克呆呆地看着他，不明白哥哥是在开玩笑。雅克一点也没有笑，只是又向前走了起来。忽然他又说：

"吉丝呢？她知道吗？"

"知道你在哪儿？她不知道。我想她不会知道。但是，小孩子的事，谁也说不准。"他紧抓住雅克自己引出来的这个题目，又说："有的时候，她好象是个大姑娘的样子，睁大漂亮的眼睛听人讲话。可是又有些日子，她简直就是个小娃娃。你简直不会相信，昨天晚上，韦兹小姐到处找她，她却在前厅的桌子底下玩娃娃。都快十一岁了！"

他们朝紫藤廊走去，雅克在台阶下面，在带点子的玫瑰红大理石狮身人面像前停住了脚步，摸着塑像那在太阳底下闪闪发亮的光滑的前额。他在想吉丝吗？想韦兹小姐吗？他莫非突然看到了前厅里那张旧桌子，铺着带穗子的台布，放着些名片的银托盘？安托万想一定是这样。他就很高兴地继续说：

"我真不知道她那些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咱们家并不是一个有趣的地方！韦兹小姐疼她，可是你了解韦兹小姐，她总是大惊小怪，什么都不许吉丝干，一秒钟都不离开她……"

他笑了起来，串通一气似的，愉快地看着弟弟，因为他深深

感到家庭生活中的这种种琐事是他们兄弟俩的财富，只对他们俩才有意义，构成了联系他们兄弟之间唯一的、无法代替的纽带：童年的回忆。然而，雅克却只是勉强地微微一笑。

安托万仍然说下去：

“吃饭的时候也不有趣，我对你说真的。爸爸不言不语，不然就对韦兹小姐复述一遍他在委员会的讲话，还要详详细细叙述他这一天干了些什么。啊！对了，你知道吗？研究院院士候选提名进行得很顺利。”

“啊，是吗？”雅克脸上显出一点亲密的情感，面容缓和了些。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微笑了：“太好啦！”

“我们家所有的朋友都非常活跃，”安托万又说。“神父真了不起，他在四个学院都有关系……选举将在三个星期以后举行。”他不笑了，低声说：“当不当研究院院士倒无所谓，但不管怎么说，总是不错的。爸爸能当上，你不认为吗？”

“啊，当然！”雅克又发自内心说：“爸爸很好，你知道，其实……”他住了嘴，脸红了，想说点什么，但下不了决心。

“我希望爸爸能安安稳稳坐在院士的宝座上，”安托万又非常起劲地说，“好发动一场政变。我在走廊头上那个房间真太窄了，我不知道把书往哪儿放。你知道吗，吉丝给安排在你以前的房间住？我想叫爸爸决定把底楼的那一小套房间租下来，就是那个老风流住的。他十五号就搬走。一共三间。这样，我就有一间真正的工作室了，可以接待病人，甚至可以有一间化验室，安排在厨房……”

他突然感到羞愧，在被幽禁的人面前大谈自己的自由生活，大谈自己如何渴望更舒服些。他还觉察到，刚才提到雅克的房间，好象弟弟以后就永不回去了似的。他闭口不说了。其实，雅

克早已恢复了他那无动于衷的神情。

为了分一下神，安托万说："现在我们去吃点东西怎么样？你愿意吗？你大概饿了吧？"

他再也不指望雅克和他之间重新建立起手足情谊了。

他们回到城里。街上到处是人，闹闹嚷嚷的，好象嗡嗡响的大蜂窝。糕点铺里挤满了人，就跟抢似的。雅克停在人行道上，盯着堆满点心的五个货架，一动不动。糕点上面浇着一层亮晶晶的糖，抹着大量的奶油。看到这些，他好象连气都喘不出了。

"好呀，进去吧！"安托万微笑着说。

接过哥哥递给他的盘子，雅克的两只手直发颤。他们在铺子里的最里面，面前放着堆得象金字塔一样的精选出来的点心。后门半掩着，扑进来一股股香草味、热烘烘的点心味。雅克一声不出，瘫在椅子上，眼睛通红，好象要哭了。他吃得很快，每吃完一块就停住嘴，等着安托万再给他拿，拿来之后，赶快又吃起来。安托万叫人倒了两杯波尔图酒①来。雅克用总在发抖的手拿住杯子，撅着嘴唇呷了一口，烈性葡萄酒辣得他咳起嗽来。安托万小口喝着，不露出注意弟弟的样子。雅克鼓起勇气，又喝了一口，咽下肚去，就跟一团火一样，然后，又是一口，接着一饮而尽。安托万给他倒第二杯时，他装作没有看见，只在很晚的时候才作个手势拦他一下。

两人走出铺子，已经夕阳斜照，气温低了些。可是雅克一点也不感到凉爽。他的两颊发烧，浑身上下感到一种不自然的、几

① 一种葡萄牙出产的著名葡萄酒。

乎是痛苦的舒适。

“我们还有三公里的路要走，”安托万说，“得回去了。”

雅克几乎要哭出来，他在衣袋里握紧拳头，咬紧牙关，搭拉着脑袋。安托万偷眼看着他，见他面容变化那么大，心里有些害怕起来。

“走了这么长的路，你累了吧？”他问道。

雅克似乎觉得在哥哥的声调中有一种新的爱怜之情。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把抽搐着的脸转向哥哥，这一回，他眼里噙着两包泪水。

安托万惊呆了，默默跟在后面。他们出了城，过了桥，又走上河边拉纤的大道。安托万走近弟弟，拉着他的胳臂：

“你平常散步完了不这样恋恋不舍吧？”他微笑着问。

雅克没有回答。但是，看到哥哥这样关心，哥哥的声音这样充满感情，几个钟头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感到陶醉，还喝了波尔图酒，加上傍晚时分显得如此甜蜜又如此忧郁……内心的激动使他力不能胜，他失声痛哭起来。安托万伸过手去搂住他，扶着他，让他背靠着自己坐在路边的坡上。他这时不再希望探测雅克生活中深藏的隐秘，但是，看到从早上以来他始终无法打破的那种冷漠态度终于冰消瓦解，他还是感到了解脱。

河岸上阒无人迹，只有他们兄弟俩，只有河水奔流而去。夕阳余辉渐渐熄灭，天空中升起暮霭。在他们面前，有条小船，由铁链子锁在岸上，河水轻轻摇晃着它，擦着干枯的芦苇。

他们还要赶路，不能在这里逗留。安托万想让弟弟抬起头来。

“你在想什么？为什么哭呢？”

雅克紧紧地依偎在哥哥怀里。

安托万在回想是哪句话引起他这样伤心落泪的。

"是想到平常散步，你才哭的，是吗？"

雅克总得回答个什么，就承认说："是的。"

"那为什么呢？"哥哥又追问。"每逢星期日，你到哪儿散步？"

没有回答。

"你不愿意跟阿瑟一起出门吗？"

"不愿意。"

"为什么你不说呢？如果你想念莱昂老爹，那很容易办到……"

"噢！不是！"雅克怀着意料不到的激动情绪打断他的话。他又抬起头来，脸上愤恨的神情使人感动，又出人意料。安托万看着十分心痛。

雅克仿佛是不能停住不动，站了起来，拉着哥哥迈开大步向前走。他又闷声不响了。安托万等了几分钟，他首先急于清除这个伤口，也就顾不得弄巧成拙，他下决心问：

"跟莱昂老爹一起出门，你也不喜欢？"

雅克仍然往前走，眼睛瞪得大大的，牙齿咬得紧紧的，还是一句话不说。

"可是，这个莱昂老爹好象对你很好？"安托万又问。

还是没有回答，他怕雅克又缩回去。他想再拽住弟弟的胳臂，但是雅克甩开了，并且加快了脚步。安托万惶惑不安地跟着，不知如何再获得他的信任。雅克忽然一声呜咽，不再拼命赶路，却大哭起来，头也不回地说：

"安托万，你不要说，跟谁也永远不要说……跟莱昂老爹我就没有散过步，差不多就没有……"

他不说下去了。安托万张开嘴想问，但又本能地感到还是

不出声好。果然，雅克用嘶哑的嗓子，有点迟疑地说起来：

"最初几天，是的……就是在散步的时候，他开始……对我讲些事。他还借给我一些书，我本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以后，他就向我提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寄信……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给但以理写了信。我刚才跟你撒了谎，我是写了信……但是我没有钱买邮票。你不知道……他瞧见我会画一点画儿。你猜猜……是他告诉我应该怎么画的，作为交换，他付钱买邮票给但以理寄信。晚上，他又把这些画儿给看守看，大家都想要我给他们画。画的越来越复杂……从这时候起，莱昂老爹就不再顾忌什么了。他不再领我散步，不往田野走，而让我到教养院后面，穿过村子……一些孩子跟在我们后面跑……我们走进小胡同，穿过后院，走进一个小客栈。他去喝酒，打牌，干些不知道什么勾当，干这些事的时候，他就把我藏起来……藏到一个洗衣房里，盖上一条破被子……"

"把你藏起来？"

"对了，藏在洗衣房里，空的，上了锁，一藏就是两个钟头。"

"可是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你明白吗？开客栈的害怕。有一天，洗衣房里有衣服要晾，那次，他们就把我轰到走廊上，那个女人说……说……"他又呜呜地哭起来。

"她说什么啦？"

"她说：'谁知道这些小崽子能干出什么事来……'"他哭得都说不下去了。

"小崽子？"安托万弯下身去重复道。

"骗子手的小崽子……"孩子说完，哭得更厉害了。

安托万听着，这时候，急于进一步了解情况的好奇心比怜悯

更为强烈。

他说："后来呢？你说呀！"

雅克停住脚步，过来拉住哥哥的胳臂，大声说：

"安托万，安托万，你向我发誓，你什么也别说，行吗？你要发誓。万一爸爸疑心到什么事……他……其实爸爸还是爱我的，他会难过的。他对事情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这不能怪他……"他忽然又说道："啊！你，安托万，你……你不要离开我，安托万，不要离开我！"

"不会，不会的，小弟，你放心吧！我在这儿！我什么都不说，你要我作的事我一定作，可是你要对我讲真话。"雅克还没有下定决心说下去，安托万就又问："他打你吗？"

"谁？"

"莱昂老爹。"

"啊，不！"他觉得非常奇怪，禁不住带着眼泪微笑起来。

"他们不打你？"

"不打。"

"真的吗？从来没有打过？"

"从来没有打过。"

"那就是说……"

雅克不说话。

"新来的那个阿瑟，他也不好吗？"

雅克点点头。

"怎么不好？他也到咖啡店去？"

"不去。"

"哦！那么跟他，你可以散步了？"

"对。"

"那么，你还埋怨他什么呢？他对你粗暴？"

"不。"

"怎么回事？你不喜欢他？"

"不喜欢。"

"为什么呢？"

"什么也不为。"

安托万犹豫一下又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报告呢？你为什么不把这些事都告诉院长？"

雅克十分激动，身子紧贴着安托万，央求道："不，不！安托万，你对我发了誓的，你发了誓说什么都不讲出去，跟任何人都不说。"

"是呀，我照你的意思办。我只问你，为什么不在院长面前告这个莱昂老头？"

雅克摇摇头，不开口。

"你大概以为院长都知道，但是听之任之？"安托万问。

"不是。"

"你觉得院长怎么样？"

"我没想过。"

"你觉得他让别的孩子们不满意吗？"

"不，为什么呢？"

"他看起来倒很和气，可是，我现在也不敢肯定了。莱昂老爹不是也象个老实人吗！你听见过别人说院长的坏话吗？"

"没有。"

"看守们怕他吗？莱昂老爹，阿瑟，他们怕他吗？"

"怕，有一点怕。"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大概因为他是院长。"

"可是你呢？对你，是不是你发现了一些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他来看你的时候，对你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你不敢跟他毫无拘束地谈话吗？"

"不敢。"

"你如果向他说莱昂老爹不领你去散步，反倒上咖啡店去，还把你关在洗衣房里，你想他会怎么办呢？"

"他会把莱昂老爹赶出去！"雅克非常恐惧地说。

"那么，谁不让你跟他说呢？"

"这个呀，安托万！"

安托万已经费尽了力气，他觉得弟弟已经陷入共同犯罪的旋涡，其中千头万绪，他再也无法理清楚了。

"你有什么顾虑，是不是不愿意告诉我？或者是，真的，你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问。

"有些……画，他们逼着我……签上了名字，"雅克低着头，小声地说。他迟疑一下，又住了嘴。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又说："不仅因为这个……对费斯姆先生，什么话都不能说，因为他是院长，你明白吗？"

他的声音显出疲惫，但很真挚。安托万不再追问。他对自己也不相信了。他知道自己有个倾向，爱猜度得太多，也太快。

"至少，"他又说，"你的功课进行得还好吧？"

他们看到了水闸，走近那几只小艇了。船上的小窗子已经透出亮光。雅克继续往前走，眼睛看着地面。

安托万又问：

“那么，功课也进行的不好？”

雅克点点头，仍然没有把头抬起来。

“可是，院长说你的老师对你很满意。”

“因为老师是这么跟他说的。”

“如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雅克好象尽力捉摸着这个问题的意思。

“你知道，”他有气无力地说，“老师年岁大了，他不要求我用功。他来，只是因为人家叫他来，就是这么回事！他明知道没有人来检查，他自己也宁愿没有作业可改。他在这儿坐上个把钟头，大家闲聊一阵。他对我就跟平辈朋友似的，对我讲贡比涅，讲他的学生，还有各式各样的事。这个人的生活也不如意……他跟我讲他的女儿，她肚子里有病，常跟他老婆吵嘴，因为他又娶了一个女人。他的儿子是个军士，被撤职了，因为他为一个女出纳欠了好多债……我们摆着作业本，象在上课，实际上什么正经事都没干……”

他不说了。安托万也找不出什么话来回答，在这个已经尝到这种生活甘苦的孩子面前，他甚至有些胆怯……另外，他也没有什么可问的。孩子却自动说下去，声音单调低沉，说得条理不清，叫人捉摸不住他的思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本来坚持不肯吐露真情，现在又一下子滔滔不绝说了出来：

“……比方说，葡萄酒掺水的事，你知道，掺着很多水。我就让他们这样做，你明白吗？最初，是莱昂老爹向我要求的，我并不在乎，即使全是白水，我也爱喝……可是，我讨厌的是他们无休无止地总在走廊里转。他们穿着布鞋，走路没有声音，有的时候，他们甚至都让我害怕了。不，并不是我害怕，主要是，我没有一件事他们是看不见听不着的……我总是一个人，但是并不

真正是一个人，你明白吗？无论是散步，无论是到哪儿，都是这样。我知道这本不算什么，可是天长日久，你知道吗，你体会不出是什么结果，简直达到觉得不舒服的程度……有的日子，我真想钻到床底下去哭一场……不，倒不是为了哭，而是为了哭而不让别人看见，你明白吗？……比方说，今天早上你来了，他们在小教堂里早告诉了我。院长派秘书检查我的服装。他们给我拿来了大衣，还有帽子，因为那时我光着脑袋……啊！你不要以为他们这样干是为了欺骗你，安托万……不，完全不是。这是习惯。星期一，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爸爸来开会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总做些类似的毫无意义的事，好让爸爸看了高兴……比方说，还有床单，你今天早晨看到的那条，那是平常放在我衣柜里的白床单，万一来个什么人，就用来布置房间……这倒不是说他们总让我用脏床单，不，他们倒是常常换洗，甚至我如果想多要一块干净毛巾，他们也给。但是这是一种习惯，你要知道，有人进来的话，看起来体面些……

“我不该把这些都告诉你，安托万。你会还想到一些事实上不存在的事。说实话，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规定的制度对我相当照顾，相反，对我不好的事一点也不做。但是你明白吗？我就是讨厌这种照顾……另外，没有什么事干，整天待着，什么事也没有，真是无所事事！开始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真慢，真慢，你完全体会不到。后来，我把我的表的发条弄断，从那天起，才觉得好一点了。慢慢地，我也就适应了。我说不清楚这种感觉，好象从心底、从心灵深处睡着了……并不真正痛苦，因为象在睡觉似的……但是，还是很难过，你明白吗？”

他静默了一会儿，更迟疑了，又断断续续地说：

“另外，安托万，我也不可能把一切都说清楚，不过，你也知

道……总这样一个人待着，就会产生许多不该有的想法，特别是……跟莱昂老爹发生的事就是这样……你知道，就是那些画儿的事。其实，只不过是消遣消遣……你明白吗？我先画好了……到了晚上，又重新考虑。我知道不应该这样干……但是，总一个人这样待着，你明白吗？……整天一个人待着。噢！我不该把这些话都跟你说，我觉得我以后准会后悔……可是今天傍晚我太累了……我忍不住了……”他忽然哭得更厉害。

他莫名其妙地感到惶恐，觉得自己是不由自主地撒了谎，越想说出真情实况，越觉得词不达意。然而，他说的这些话，又没有一件不是真实的。但是，由于他的声调，由于对他慌乱心情的夸张，由于他对所承认的事实的选择，他感觉到他对自己的生活做了稍许歪曲的陈述——然而别的样子他又做不到。

他们并没有走多少路，现在还有一半的路程。已经五点半了。天还亮，河上雾气腾腾，弥漫到田野上，把他们俩也裹起来了。

安托万扶着踉踉跄跄的雅克，绞尽脑汁思索着，并不是想该怎么办，他早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孩子从这个地方救出去！他思考的是用什么方法取得弟弟的同意。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刚一提个头，雅克就拉住他的胳臂呜咽起来，他提醒哥哥，他发过誓什么都不说，什么事都不做。

“小弟，我是发过誓的。你不同意的事我决不做。只不过，你听我说。精神这样孤独，整天懒懒散散，跟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这怎么行！我今天早上还以为你在这儿很好呢！”

“我是很好呀！”一下子，他又把刚才抱怨的一切一笔勾销，只看到幽禁生活中好的一面：有的是闲工夫，没有人管，跟家里人离得远远的。

"很好？如果你在这儿很好，那就是耻辱！不，小弟，不！我就不信你乐意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你在堕落，变得傻头傻脑。时间已经太长了！我答应过你，不经你同意决不采取任何行动，我说话是算话的，你放心吧！但是，你要好好考虑，让我们冷静地正视现实。你跟我就象朋友一样……我们现在不是朋友吗？"

"是的。"

"你信得过我吗？"

"信得过。"

"那么，你还怕什么呢？"

"我不愿意回巴黎去！"

"可是，小弟，跟你说的你在这儿的生活相比，家里的生活并不更坏呀！"

"不，比这儿坏！"

听到这声喊叫，安托万愣住了，作声不得。

他越来越觉得困惑，心里不断地说："真要命，真要命！"什么主意也想不起来。时间很紧迫，他好象在黑暗中摸索，忽然黑幕被撕破，有了解决的办法。刹那间，他脑子里形成了一个计划的轮廓。他笑了。

"雅克！"他叫道，"你听我说，别打断我的话。或者，你先回答：如果忽然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和我，你愿意不愿意到我身边来，跟我一起生活？"

孩子没有立刻听懂，但终于说：

"啊，安托万，那怎么行呢？还有爸爸……"

爸爸的形象横挡着他们的前途，两人脑子里同时掠过这样的想法："要是忽然一下子……那什么事就都好办了。"安托万为自己这个想法感到羞愧，但马上发现弟弟的眼光中也反映出这

种思想。他掉转开眼睛。

“那当然了，”雅克说，“如果我早跟你在一起，只跟你在一起，我就不会是今天这样了。我会好好用功……我要用功，说不定会成为一个诗人……一个真正的……”

安托万挥挥手，叫他不要再说：

“好了，听我说：如果我保证，除了我之外，别人都不再管你，你愿意离开这儿吗？”

“愿……意……”这样说，是因为他需要表示友爱，不愿意拗着他。

“可是你得答应让我来安排你的生活、你的学习，让我来照料你的一切，就象你是我的儿子。”

“行。”

“好吧，”安托万说，然后他不说话了，又考虑了一会儿。他一旦想干什么，这心愿就非常强烈，他从不怀疑它是否不能实现；况且，事实上，至今凡是他顽强期望的事情，他总是进行到底。他朝弟弟转过头去，笑了笑说：

“我不是在空想，”他还在微笑，但口气很坚决。“我知道我要干的是什么。半个月之内，你听我的回音，就半个月……你就放心吧！你还回到你的笼子里去，拿出勇气来，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发誓，半个月之内，你一定能获得自由！”

雅克并没有好好听，他紧紧偎在哥哥身旁，突然十分需要与哥哥亲热亲热。他真希望躲在哥哥身旁，总在那里，一动不动，永远感觉到哥哥身体的温暖。

“要有信心！”安托万又说。

他觉得自己也受到了鼓舞，仿佛变得高尚了。现在感到这样愉快，这样有力，他是多么心情舒畅。他把自己的生活与雅克

相比："可怜的小家伙，总遇到别人遇不到的事！"他的意思是："总遇到我遇不到的事。"他可怜雅克，但也由于自己是安托万而感到极大的乐趣。这个安托万是镇静的，身心是健全的，能够幸福，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伟大的医生！他想加快步伐，欢欢喜喜地吹着口哨，但是雅克拖着两腿，好象筋疲力尽了。然而，他们已经到了克鲁伊。

他又轻轻说了一次："要有信心！"一边紧紧挽着雅克的胳臂。

费斯姆先生在大门口抽雪茄，远远地就望见了他们，立刻跳跳蹦蹦地跑过来。

"怎么样？我希望一切都好吧！多么愉快的散步呀！我打赌，你们是去贡比涅了！"他轻松地笑着，扬起双臂。"从河边走的？啊！这条路很美！我们这地方的风景多么好呀！是吗？"他掏出了表："我不是要指挥您，大夫，但是，您如果不愿意再误一次车的话……"

"我这就走！"安托万说着，向弟弟转过身去，用激动的声音说："再见，雅克。"

夜幕渐渐降临。背着光，他看见一张驯服的脸，眼皮搭拉着，眼睛死盯着地面。他又说了一声："再见。"

阿瑟在院子里等着。雅克本想向院长告辞，但是费斯姆先生已经把身子背转过去了。象每天晚上一样，院长亲自推上大门的门闩。在狗吠声中，雅克听到阿瑟的声音：

"好，您来吗？"

雅克跟着他走进去。

回到自己的小囚房，他感到松了一口气。安托万坐过的椅

子还在桌子旁边。哥哥对他的情意还在抚慰着他。他披上工作服，感到身体困乏，但是脑子很警觉。在他身上，在平常的雅克之外，从今天开始，诞生了一个新的、完全超乎物质的生命，它俯视着，观察着平素的雅克的活动。

他坐不住了，在房间里踱步绕圈。一种前所未有的、强而有力的感觉使他挺直了身：那是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走到门旁边，站在那里，头抵着门上的玻璃，眼睛盯着空无一人的走廊里的灯光。暖气灼热闷人，更增加了他的疲倦，他简直要睡着了。忽然，在玻璃的那一面，出现了一个黑影，紧锁着的门打开了，阿瑟端来了晚饭。

"来，快吃，小外蛋①！"

吃小扁豆以前，雅克从托盘里拿出那块乳酪，还有那杯掺水葡萄酒。

"是给我的？"那小厮说。他微笑了，抓住那块乳酪，到柜子旁边吃起来，免得别人从门外看见。这正是费斯姆先生晚饭之前穿着拖鞋在走廊里巡视的时候。通常只是在他走过之后，从门顶的格子窗里飘来一股难闻的雪茄烟味，才发现他来过了。

雅克蘸着黑色的扁豆汤把一块块面包吃完，他一吃完，阿瑟马上说："现在，上床睡吧！"

"还不到八点哩！"

"你快点吧！今天是星期日，伙计们都等着我哩！"

雅克不说什么，开始脱衣服。阿瑟手插在口袋里，瞧着。在他狗头狗脑的脸相上，浅黄头发、矮矮墩墩的搬运夫似的身体里，倒有几分和气。

---

① 应是"小坏蛋"，阿瑟有洛林口音，故这样译。

他用教训口吻说："小兄弟，这才叫知道怎么做人呐！"他作着把银币塞进腰包的样子，笑了一下，端起空托盘，出去了。

小厮又回来的时候，雅克已经上了床。

"已经好了吗？"他用脚尖把雅克的高帮皮鞋踢到脸盆架底下。"怎么？你上床之前就不能把自己的东西好好收拾收拾！"他走到床跟前。"你听见了吗？小外蛋！"他两手按住雅克的肩膀，奇怪地笑着，越来越勉强的笑容使孩子的脸都改变了模样。"你长枕头下没有藏什么东西吧！没有蜡烛？没有乱七八糟的书？"

他把手伸到毯子底下去，但他没有想到，也未能制止，孩子猛地朝后一缩，背靠着墙，眼里满是仇恨。

"啊！啊！"小厮说，"今天晚上成刺儿头了！"他又补充一句："你知道，我可以谈一谈……"

他一面低低地说，一面用眼睛监视着通到走廊的门。过了一会儿，他不再理睬雅克，点亮了小油灯。为了看守方便，这灯一夜亮到天明。他又用万能钥匙锁上了电门，吹着口哨，出去了。

雅克听见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两下，小厮在方砖地上拖着布底鞋走远了。他又回到床中间，伸直两腿，仰卧着。他牙齿咬得咯咯响，信心一下全消失了。他回想起这一天，自己吐露的事，最初怒不可遏，随后又感到极为气馁。他仿佛瞧见了巴黎、安托万、家、吵架、功课、家里的管束……啊！他犯了无可挽回的大错，他被交到敌人手里了！"可是他们还要我怎么样呢？所有这些人还要我怎么样呢？"他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脑子里不断想着安托万的秘密计划一定不能实现，蒂博先生一定要反对。他的爸爸仿佛是他的大救星了。对，一切计划都会白费，到头来肯定还是把他扔在这儿，不再打搅他。在这儿，那就是独居自省，

渐渐麻木不仁，在宁静之中的幸福。

在他头顶上，守夜的灯光在天花板上旋转着，旋转着。

这里，就是宁静，就是幸福。

四

在半明半暗的楼梯上，安托万遇见了父亲的秘书夏斯勒先生。他沿着墙溜，好象一只耗子。看见安托万，他停住了脚，满眼惊愕：

"啊！是您？"他从东家那里学到了这种打招呼的奇特方式。"坏消息！"他轻轻地说。"大学界集团提出文学院院长为候选人。咱们至少丢了十五票，加上法学界的票，总共将为二十五票。唉！这就是人人常说的背时呀！详细情形东家会跟您说的。"他因为胆小怕事，总是要轻轻咳嗽，自己以为得了慢性卡他性气管炎，一天到晚吃润喉糖。他看安托万不回答，就说："失陪，失陪！妈妈要不放心了。"他掏出表，先听听，再看时间，然后，翻起衣领，走了。

这位戴眼镜的矮个子当蒂博先生的日常助手已有七年，安托万现在并不比接触他的第一天对他的了解更多。这人不太说话，声音很低，所说的话尽是老生常谈，堆砌同义词。他很遵守时间，注意繁琐的习惯。他跟母亲生活在一起，好象他对母亲很殷勤关切。一走路，皮鞋就吱吱响。他原来的名字是朱尔，但蒂博先生为了自抬身价，把他的秘书称为"夏斯勒先生"。安托万和雅克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润喉糖"，或"讨厌鬼"。

安托万径直走进父亲的书房。父亲临睡前，在整理办公桌。

“啊！是你！消息不好！”

安托万说：“是呀！夏斯勒先生告诉我了。”

蒂博先生猛一下把下巴伸到领子外面。他不喜欢人家已经知道他要说的话。安托万暂时也顾不了这些，只想着他来的目的。他最初觉得有点不知所措，但他及时镇定过来，发起了攻击：

“我也给你带来了非常坏的消息：雅克不能再在克鲁伊待下去了。”他歇了一会儿，又一口气说下去：“我刚从那儿来，看见了他，听他说了心里话，我看到了一些悲惨的事。我来跟你谈谈，迫切需要尽早把他从那儿领出来。”

蒂博先生愣了几秒钟，只从声音里露出点惊异：

“你……到克鲁伊去了？你？什么时候？去那儿干什么？也不告诉我一声！你疯了！你给我说清楚！”

虽然头一下子就越过了障碍，安托万松了一口气，但还觉得很不自在，一时说不出话来。令人窒息地沉默了片刻。蒂博先生睁开眼睛，又仿佛不由自主地慢慢闭上。他坐了下来，把拳头放在写字台上，又说：

“亲爱的，你说清楚，”他声调郑重，一字一顿：“你说你到克鲁伊去了？什么时候去的？”

“今天。”

“怎么？跟谁一起去的？”

“我自己。”

“人家……接见你了吗？”

“当然了。”

“他们……让你看你弟弟了？”

“我今天一整天都跟他在一起，只有我们两人。”

安托万把他的话的末尾声音加强，这是他跟人找茬儿的方式。蒂博先生一听，火冒三丈，同时也意识到最好是慎重一点。他说：

“你不再是个孩子了，”仿佛从儿子的声调上他刚知道了安托万的岁数。“你该懂得，背着我干这种事是不妥当的。你不告诉我一声，就到克鲁伊去有什么特殊的理由？是你弟弟给你写信叫你去的？”

“不是。我只是忽然有了些怀疑。”

“怀疑？怀疑什么？”

“怀疑一切……怀疑那种制度……怀疑雅克九个月以来不得不忍受的那种制度的效果。”

“亲爱的，你……你真叫我奇怪极了！”蒂博先生犹豫着，想寻找含蓄的字句，然而他那双大手握紧了拳头，头向前一探一探的，表示他早耐不住了。“怀疑……怀疑起你父亲来了……”

“人人都可能弄错。有证据！”

“证据？”

“听着，爸爸，不必发脾气。我想你我的目的都一样，都是为了雅克好。你如果知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处于怎样沮丧颓唐的状态，你就会第一个决定雅克应该立即离开教养院。”

“绝不！”

安托万按捺着性子，不去理睬蒂博先生的冷笑。

“你会这样做的，爸爸。”

“我对你说，我不会！”

“爸爸，你如果知道……”

“你把我当傻瓜蛋吗？真想不到！你以为我不知道克鲁伊的情况，非得等你来告诉我？十几年了，你可知道我每个月都去做

一次全面视察，随后，他们还要呈上报告？你可知道那里的一切决定，都得先在院务会上讨论，而我就是这个会的主席？”

“爸爸，我在那里看到的是……”

“你别说了，你弟弟信口开河向你说了一大堆谎话，对你，他玩得漂亮！但是对我，他的这一套不灵。”

“雅克根本就没有抱怨什么。”

蒂博先生感到惊愕。

“那他是什么意思？”他问。

“正相反，可是，那更严重：他说他很安静，他甚至说他过得幸福，在那里很高兴！”因为蒂博先生发出得意的笑声，安托万赶紧用挖苦的口吻说：“这可怜的孩子对家里的生活记忆太清楚了，他宁愿蹲在监狱里。”

这次攻击没有击中。

“那好，好极了，我们的意见一致。你还要怎样呢？”

安托万已经不再相信，把雅克向他承认的情况告诉蒂博先生就能使他恢复自由，于是决定只向父亲说一下一般的危险，其他的不谈。

“我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你，爸爸，”他开始说起来，一面非常注意地盯着蒂博先生。“我原来猜想孩子们在那里缺吃少穿，受虐待，单独囚禁。是的，我知道，任何一种这样情况幸好都不确实。但是我在雅克的生活中发现的却是一种精神上的贫乏，比那些还要坏一百倍。人家对你说独居自省对他产生了良好效果，那是对你的欺骗。药方比疾病本身有害得多。他每天都在十分危险的闲散中度过。他的老师，就别提了……实际上雅克整天什么都不做。现在就显而易见，他的智力已经不能稍稍活动一下。相信我说的话吧！再这样折磨下去，就会永远断送了他的前

途。他现在陷入了冷漠状态，已经衰弱到这种程度，再让他麻木地过几个月，要想使他恢复健康就来不及了。”

安托万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象要把他全部的眼光压在他那麻木迟钝的脸上，迫使它闪出同意的光。蒂博先生庞大的身躯堆成一堆，始终一动不动。他的模样好似那些厚皮动物，连静止的时候也暗藏着一股威力。特别象那些大象，耳朵又宽又平，只在刹那间，狡诈的眼光才突然一闪。安托万这样的一篇诉说倒使他放了心。教养院里早就有些丑事的苗头，有些看守已不得不解职，虽然没有张扬开除的原因。蒂博先生最初的时候生怕安托万揭发的是属于这一类性质。现在，他松了一口气。

“你以为这种事我都不知道吗？”他摆出憨厚的样子说。“你说的这些，证明你天性宽宏。亲爱的，不过，让我告诉你，说老实话，改造的问题极为错综复杂，在这方面谁也不能在一朝一夕就自居内行。你就信任我的经验和那些专家的经验吧！你刚才说什么衰弱啦，麻木啦，感谢上帝！你明知道你弟弟的品格，你以为要粉碎干坏事的意志，不先压一压行吗？有节制地使一个染有恶癖的孩子软弱下来，正是减弱他的恶劣天性，这样才能彻底根除。这正是实践得到的教训，你看看吧！你弟弟不是变了吗？他再也不发脾气了，他守纪律了，对他接触的人都有礼貌了。你自己刚才不是说他已经懂得喜欢新生活中的秩序和规律性了吗？唉！这样的成就还不值得自豪吗？还不到一年哩！”

他用胖胖的手指捋着胡须尖，捋完了胡子，朝儿子斜瞟一眼。他声音洪亮，侃侃而谈，每一句话都显得很有力量。安托万一向就习惯于对父亲俯首听命，心里早已软下来了。然而，蒂博先生却因骄傲办了件蠢事。

“不过，既然这种惩戒手段现在和将来都不容置疑，我奇怪

我自己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地向你辩解这惩戒的时机恰恰合适。凡是我做的，都是我认为应该做的，完全自觉，根本无须乎向任何人做什么交待，亲爱的，你可要牢记这一点是绝对不可变更的！”

安托万很不满意：

“这种话堵不住我的嘴！爸爸！我要再说一遍，雅克不能再待在克鲁伊！”

蒂博先生又讥讽地微微一笑，安托万努力克制着自己：

“不！爸爸，让雅克再待在那儿简直就是罪过。他身上有一种才能，不应该埋没。你听我说，爸爸，你时常把他的性格看错了。他惹你生气，你却没有看到他的……”

“我没有看到什么？他走了之后，我们不是才安安静静过日子的吗？好！等他改好了，我们再让他回家。在那个时候以前……”他举起了拳头，仿佛要使劲砸下来，然而又松开了手，轻轻地把手掌平放在写字台上。他的怒气压下去，而安托万的怒火却爆发了：

“雅克绝不能再待在克鲁伊了！爸爸，我告诉你！”

蒂博先生用满带奚落的声调说：“噢！噢！我亲爱的，你大概没有完全忘记你还不是主人呐！”

“不，我没有忘，所以我才问你：你打算怎么办？”

“我吗？”蒂博先生冷冷一笑，睁了一下眼睛，慢吞吞地低声说：“一点也不用怀疑，没有我的允许就接待你，我要狠狠训斥费斯姆先生一顿，并且永远禁止你到教养院去！”

安托万盘起了胳臂：

“对啦，你印发小册子，你作各式各样的报告！你在种种大会上说得天花乱坠，可是，在这个被埋没的才智面前，哪怕他是你

的儿子，你毫不觉得可惜！什么也无关紧要，不要连累了你，你要平平静静地过日子，由它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骗子！”蒂博先生跳了起来，大喝一声。“嘿！这样的事终于发生了！我早就看出来你要来这一手！在饭桌上，你漏出来的一言半语，还有你的书，你的报纸……你对宗教义务非常冷淡……这一切都有联系：先是放弃宗教原则，接着，在道德方面表现出无政府主义，最后，你就要造反了！”

安托万耸耸肩膀：

“你别节外生枝，我们说的是小弟。事情紧急。爸爸，你答应我，让雅克……”

“今后，我禁止你跟我再提到他！这一回，说明白了吧？”

两人互相打量着：

“这就是你最后的话？”

“滚蛋！”

“嘿！爸爸，你还不了解我哩，”安托万挑战地笑着，压低声音说。“我向你发誓：雅克非从那个监牢出来不可！什么，什么也阻挡不了我！”

胖胖的蒂博先生猛一下子冲到儿子面前，咬着牙说：

“滚蛋！”

安托万开了门，在门坎上又回过身来，用低沉的声音说：

“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我不得不亲自在我的报纸上发动一场宣传战！”

五

安托万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一大早，就到总主教府的圣器

室去等着韦卡尔神父做完弥撒。一定要让神父了解整个事情的经过，要他来过问，除此之外，雅克就没有其他的希望了。

谈话的时间很长。神父好象听忏悔似的，让年轻人坐在他身边。他一面听，一面默默思索，上身后倾，头部习惯地歪在左肩。他一次都没有打断安托万的话。神父的鼻子很长，没有血色的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但时而用追根问底的目光向安托万温厚地看一眼，仿佛要看透语言以外的含义。虽然在蒂博一家中，他与安托万交往最少，但对安托万却特别敬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方面他很受蒂博先生的影响。蒂博先生虚荣好胜，对于儿子的成功非常敏感，经常喜欢夸奖他。

安托万并不想用巧妙的辩词来说服神父。他详细地叙述了在克鲁伊一天的经过，最后又说了说晚上跟父亲吵架的情况。关于这个，神父虽然什么也没有说，却很含意味地摆了摆手，表示对他责备。他的手几乎总是举在胸前。那是一双主教的手，滚圆的手腕让手软绵绵地垂下，然后无须挪动位置，会突然活动起来。仿佛大自然没有把表达感情的功能赋予他的面孔，却留给了他的一双手。

安托万最后说："现在，雅克的命运就在您手里了，只有您能让我父亲讲点道理。"

神父没有回答，只把阴郁的、漫不经心的目光转向安托万。年轻人很觉茫然，顿时感到自己十分无力，而要干的事又困难重重，难以克服。

"那么，以后呢？"神父慢慢地问。

"以后？"

"假如你父亲把雅克叫回巴黎来，以后他会拿他怎么办？"

安托万慌乱了。他当然有自己的计划，但不知该怎样说清

楚。他觉得这个计划的原则很难为神父所接受：离开家，他和雅克住到住宅底层去，让孩子几乎全部摆脱父亲的约束，由他自己来照管弟弟学习，检查他的功课，监督他做人。这一次，神父禁不住微笑了，但一点讽刺意味也没有。

“我的朋友，你要承担的担子可不轻呀！”

安托万激动地辩解：“嗳！我确信小家伙需要很大的自由，要是强制他，他就绝不能发育成长。神父先生，您尽管笑话我，可我还是认为如果确实只由我一个人来照管……”

他只是得到神父又一次的摇头，随后，神父深邃专注的目光仿佛从遥远的地方射来，一直看穿很远的未来。安托万只好绝望地走了。父亲断然拒绝，神父的接待又是这样漫不经心，真是没有什么希望了。他要是知道神父决定当天晚上就去见蒂博先生，一定会十分惊讶。

神父却无须费事。

每天早晨他弥撒完毕之后，都回家喝一杯凉奶。他跟妹妹住一套房子，离主教府只有两步路。到家的时候，他看见蒂博先生正在饭厅里等着他。这位胖先生摊在椅子上，手扶着大腿，还压着满腔的怒气。神父进来，他站起身来。

“啊！您回来了？”蒂博先生咕咕噜噜地说。“我来找您，您奇怪吧？”

“并不象您所想象的那么奇怪，”神父说。有时，一抹笑影，或者一个调皮的目光使他平静的脸发光。“我早已安排好了警察密探，什么我都知道。对不起。”他一边说着，一边走过去拿放在桌子上的牛奶杯。

“都知道了？莫非您已经看见……”

神父小口喝着牛奶：

"我从昨天早上就知道了阿斯捷尔的情况，是公爵夫人告诉我的。可是，到了晚上，才知道您的对手退出竞选。"

"阿斯捷尔的情况？难道……我一点也不明白，我什么也不知道。"

"不可能吧？"神父说。"那么，向您报告好消息的这个愉快任务就留给我了？"他有意顿了一下。"好哇，阿斯捷尔老头这次受到了第四次打击，这一下，可怜的家伙完蛋了。文学院院长不是傻瓜，他退出了竞选，您就成了道德科学院士① 唯一的候选人了。"

"院长……退出竞选？"蒂博先生口吃着说。"可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考虑到文学院院长在碑铭古文学院更好些，他宁愿等几个星期，得到一把谁都不会去争夺的交椅，比冒险与您相争合算得多。"

"您确实能肯定吗？"

"这是官方消息。我昨天晚上在天主教学院的一次会议上遇见了常务秘书。院长刚刚亲自呈上撤回竞选的信，他的这个候选资格不会有二十四小时啦！"

"可是……那么……"蒂博先生嘟哝道。他又惊又喜，气都喘不出了。他背着手，漫无目的地走了几步，又走到神父身旁，差一点抓住他的肩膀，但是，他只是握住了他的双手。

"啊！亲爱的神父，我永远不会忘记！谢谢，谢谢！"

他全身洋溢着那么多的幸福，其他一切都被淹没了，怒气早

① 这里指的是道德及政治科学学院，创立于1795年，设院士四十人。

已烟消云散。甚至他不得不回忆一下，才答得出神父的问题，神父在他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把他领进书房，用极其自然的声调问道：

“亲爱的朋友，到底有什么事，您这样早就来了？”

这时蒂博先生才想起了安托万，顿时，怒气又涌了上来。他来请教神父，对他的大儿子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这孩子近来大大变了，好象是受了怀疑精神和反叛思想的影响。不知他是不是还继续遵奉教规，主日弥撒他是不是到场？对于在家吃饭，他越来越不热心，推说有病人要照顾；即使回来吃饭，态度也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他顶撞父亲，竟敢信口发表议论，真是难以想象。最近一次市政选举期间，有很多次争执得非常激烈，最后，不得不象对付孩子一样，强逼他闭嘴。总之，要让安托万继续走正路，就迫切需要对他采取新的措施，为此，好象韦卡尔神父的支持甚至插手帮助是必不可免的。接着，作为例证，蒂博先生还举出，安托万竟敢冒大不韪，擅自跑到克鲁伊，从那儿带回来一些愚蠢的推断，随后吵起来，那个场面真不堪形容。然而，即使他谴责安托万独断擅行，言语之间还是不知不觉地流露出对儿子的器重。神父注意到了这一点。

神父懒洋洋地坐在书桌前面，时而把手举到领巾两侧，表示赞许。但是蒂博一谈到了雅克，神父就昂起了头，注意力也似乎更集中了。他巧妙地提了一连串的问题，谁也猜不出其中有什么联系，他却通过父亲的回答证实了儿子向他说的情况。

“但是……但是……但是……”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他沉思了一会儿，蒂博先生惊奇地等待着，终于，神父用决断的语气说话了：

“您刚才说到安托万的态度，我倒不象你那样操心，亲爱的

朋友，早就应该预料到的。在一个聪明、好奇而又热情的人身上，科学的头一个效果就是趾高气扬，信仰动摇。学一点科学使人疏远上帝，科学学多了就会再回来的。无需惊慌。安托万已经到了容易由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年龄。您把这些都告诉我，作得很对。我以后要尽力多去看看他，跟他谈谈。这一切并不严重，耐心一些，他还会回到我们这里来的。

“但是，您说的关于雅克的生活情况却使我更为不安，我完全没有想到他的隔离是如此严酷！他在那儿过的简直就是囚犯的生活！我不能不认为，这样很危险。亲爱的朋友，我得承认我感到惴惴不安。您好好考虑过吗？”

蒂博先生微笑了：

“亲爱的神父，老实说，我要对您说的还是昨天我答复安托万的话：您难道不以为我们比任何人在这类事上都更有经验吗？”

“我不否认这一点，”神父毫无嗔怒之意。“但是，您管惯了的那些孩子并不个个都需要悉心照顾，象您儿子那样气质特别的孩子却十分需要。况且，那些孩子们的生活制度也与您儿子不同，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既然他们生活在一起，有休息的时候，还有体力劳动的锻炼。您也能回忆得起来，我曾经赞成给雅克一个严厉的处罚。我觉得为了迫使他反躬自省，改正错误，那种表面上幽禁的生活似乎很为适宜，可是，真见鬼，我万万没有想到当真让他蹲监狱，尤其没有想到强制这么长的时间。您想一想！一个刚刚十五岁的孩子，一个人在单人囚房里待了九个月，受毫无教育的看守的监视，而对于这些看守品德的可靠性，您只有正式报告作为依据。就算您的孩子能上点课，但是那个从贡比涅来的教师一星期才陪他三四个钟头，顶什么用呢？您一

点也不知道。另一方面，您侈谈您的经验，请允许我提醒您，我跟小学生们一起生活了十二年，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情况我并不是一无所知。可怜的雅克很可能在身体上，尤其是精神上完全衰退了，尽管您还没有发现，但是这可令人毛骨悚然！"

"您也这样？"蒂博先生反唇相讥。"我原来还以为您的意志更为坚强哩！"他干笑了一下。"另外，眼下，问题并不在于雅克……"

"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其他，"神父打断他的话，并没有提高声音。"从我刚刚知道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这孩子的身心健康都受到极大的威胁。"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不慌不忙一字一字地说："我觉得他一天也不该再在那个地方待下去了。"

"怎么？"蒂博先生说。

静默了一会儿。十二小时之内，蒂博先生在最疼之处受到了第二次打击。他怒气上冲，然而，他克制住了。

"以后再谈吧！"他一边站起身来，一边让步说。

"对不起，对不起，"但是，神父却用出人意料的急切口吻说。"至少我们可以说，您当初那样做欠慎重……有罪过……"他的口气既坚决又温和，在某几个字上拉长腔调，脸上却不露出激动的样子，同时，他把食指举在嘴唇上，好象在说："小心点！"他又重复一句："确实有罪过……"停了一会儿又说："必须尽早弥补过去的错误。"

"怎么，您要我干什么？"蒂博先生这回控制不住了，大声说。他咄咄逼人地把脸转向神父："这处置已经产生很好的效果，要我毫无理由地停止？把这小无赖再弄回家来？由他瞎胡闹让我们受罪？谢谢吧！"他握紧拳头，指节直响，咬紧牙关，嗓子都嘶哑了："老实说吧！我告诉您：不行，不行，就是不行！"

神父冷静地摆摆手，好象说："悉听尊意！"

蒂博先生腰杆一挺，站了起来，雅克的命运再次决定了。

"亲爱的神父，"他说，"我看今天上午不能严肃地跟您谈话，我走了。但是让我告诉您，您自己把想象的东西夸张了，不多不少，恰恰与安托万一样。我难道是个不通人情的父亲？我难道没有尽一切可能使这个孩子重新走上正路？疼爱他，宽厚地对待他，言传身教，通过家庭生活施加影响，哪样我没做过？多少年来，一个父亲该怎样容忍儿子，我不是都容忍了？可是我的一切好心都没有得到好报，这您能否认吗？幸亏我及时发现了我的责任不限于此。尽管这对我是极其痛苦的事，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施行了惩戒。那时候您是赞成的，况且，仁慈的上帝也赐予了我一些经验。我始终认为：上帝启示我在克鲁伊建造那个特殊房子，正是让我预先给我个人的祸害准备了一个矫正的良方。我不是勇气百倍地接受了这个考验吗？有多少父亲能象我这样做呢？我还有什么要责备我自己的呢？感谢上帝，我问心无愧。"他的口气这样肯定，然而，内心中隐秘的抗议却使他的嗓音低沉了。"我倒希望普天下为父亲者都能象我这样毫无内疚！就这样，我要走了！"

他打开门，脸上现出自负的微笑，声调里略有嘲弄，口音还是那样特殊，听得出诺曼底的土音。他说：

"谢天谢地，我的脑袋比你们都坚强！"

他穿过前厅，神父一言不发，在后面跟着。

走到楼梯口，他直截了当地说："好啦，回头见，亲爱的。"他转过身来想跟神父握手，但神父突然毫无什么开场白，用思索的声调开始背诵道：

"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象别人，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①

蒂博先生微微抬起眼皮，看见他的听忏悔的神父在前厅的阴影里站着，食指举在嘴唇上。

"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②

胖胖的蒂博先生泰然接受了这个打击。他一动不动，闭着眼睛。因为静默还在继续，蒂博先生又睁眼瞧了一下，神父已经悄然无声地推开了门。门又关上，蒂博先生一个人站在门外，耸了一下肩膀，转身就走，但是下了一半楼梯时，他停住了脚，紧紧抓住扶手，呼吸急促，下巴朝前撅着，象一匹被鼻勒擦得不耐烦的马。

"不行，"他又低声咕噜一句。

他不再犹豫，回家去了。

一整天，他都极力忘掉这些事。可是下午，他要用的一份文件夏斯勒先生迟迟不送来，他突然发起一顿脾气，好容易才控制住。安托万在医院值班，晚饭桌上谁也不说话。蒂博先生还没有等吉丝吃完尾食点心，把餐巾一折，就回书房去了。

到了八点，他坐下来，决心不再做什么，心想："我本来今晚还有时间再去神父家一次，他一定要跟我再说到雅克的事。我已

---

① 见《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② 见《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经说过不行，就是不行！”

“他向我说法利赛人的故事，是什么意思？”他又第一百次地思忖。突然，他的下唇抖动起来。蒂博先生一向怕死。他站起来，在壁炉上摆满的青铜制品上面挂着的镜子里看了看自己的面容。沾沾自喜原来是他脸上的特色，即使在独居一室，即使在祈祷的时候，都从来没有消失过。这时，他的脸上却失去了平时自满自信的神情。一个寒战，他肩膀搭拉下来，一下子坐倒在椅子上。他仿佛瞧见自己在临死的床上躺着，不由得惊恐起来，扪心自问：将来是不是两手空空到那儿去呢？蒂博先生绝望地死死抓住平素别人对他的看法，心里总想：“我毕竟还是个好人吧！”但是声调里含着疑问，不能再以空话为满足了，他这时正处在极其难得的最为内省的时刻，自我反省一直达到了从未达到的灵魂深处。他痉挛地抓着椅子的扶手，回顾着自己的经历，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行为是完全纯洁的。刺心的回忆从遗忘的深底浮现出来。其中之一比其他一切回忆合起来还要使他痛心，突然向他袭来，来势又准确又凶猛，他双手捧住了脑袋。蒂博先生也许生平第一次感到羞耻，他终于体验到对自己最大的厌恶，这种厌恶这样难以容忍，无论作出多么大的牺牲都不为过分，只要牺牲能够重新恢复失去的价值，能够换取上帝的宽恕，使不幸的灵魂重得安宁，得到永恒得救的希望。啊！重归上帝……然而，那就必须首先重新得到神父的推重，他是上帝的代理人……对……在这样的责难之下，在这样的可诅咒的孤独之中，再多一个钟头也活不下去了……

户外的空气使他平静下来，他雇了一辆车，想尽早赶到神父家里。韦卡尔神父来给他开门，手里拿着一盏灯，举起来看看来

访的是谁。灯光照着神父的脸，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是我，”蒂博先生说。他机械地伸出手来，然后一言不发向神父的工作室走去。刚一坐下，他就直截了当地说：“我来不是要再谈雅克的事。”看到神父仿佛和解似的摆了摆手，蒂博先生又说：“相信我的话吧！不要再谈了，您的看法不对。不过，如果您还是那样想，就到克鲁伊去了解一下．您就会知道我的话不错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生硬又天真地说：“我今天早上发了脾气，请您原谅，您了解我，我性子急……我并不……可是到底……您说法利赛人……您也过分了。太过分了。我有权利申辩，真要命！我把整个的时间，全部的精力，甚至我大部分的收入都献给了天主教事业，不管怎么说，也有三十年了。结果竟然是：通过一位神父，通过一位朋友，让我领会到……我……我不……不！您说说，这不公平！”

神父对他的忏悔人看了一眼，仿佛是说：“你一开口说话就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骄傲……”

静默了好长时间。

“亲爱的神父，”蒂博先生用犹疑不定的声调说，“我承认，我并不十全十美……对，这一点我同意。有很多时候，我也……可是，这可以说是我的天性……我这个人您还不了解吗？”他仿佛在乞求宽恕了。“啊！得救的道路十分艰难……只有您能扶持我，指引我……”

蒂博先生忽然又结结巴巴地说：“我老了，我害怕……”

他的声调都变了。神父终于受了感动，觉得不该再静默下去。他把椅子挪近一些，说：

“现在倒是我在犹豫了……况且，亲爱的朋友，《圣经》既然早已说得透彻，我还能说什么呢？”他默默思索了一会儿。“我知

道，上帝付托给您一个困难的职责。由于您为上帝工作，您得到了支配别人的权威，也得到了荣誉。这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怎样才不至于把上帝的荣耀和您自己的荣耀混在一起呢？怎样才能避开引诱，不至于渐渐地喜爱您自己的荣耀更甚于喜爱上帝的荣耀呢？我很明白……”

蒂博先生睁开了眼睛，没有再闭上，无神的眼光中露出惊恐和幼稚无辜的神色。

“然而，”神父继续说，“至高无上的荣耀归于上帝①，只有这才是最重要的，其余的一切都不足道。亲爱的朋友，您属于强者的种族，就是说，属于骄傲的种族。我知道这种自傲的力量，要迫使它向好的方向发展是多么不容易！我也知道，即使我们整天致力于慈善事业，要做到不为自己生活，不忘记上帝，这是多么困难！不要是耶稣当年那么伤心地说的那种人：‘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②”

“啊，”蒂博先生很激动地说，没有低下头，“这太可怕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可怕到什么程度！”

他感受到谦逊带来的轻松舒适，也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样就能重新得到神父的好感，用不着在教养院问题上让步了。有种力量推动着他更进一步，表现出他认识的深刻，炫示出人意料的宽宏态度，使神父感到惊奇，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神父的敬重。

这时他眼光里流露出安托万常有的那种听天由命的神态，忽然说：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Ad majorem Dei gloriam。

② 见《马太福音》第十五章。

“神父！虽然以前我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骄傲自大的人，可是，今天上帝不是给了我一个机会来……来弥补吗？”他迟疑一下，显出内心斗争的样子。他心里也的确是在斗争。神父看见他用胖胖的大拇指很快地在背心上心脏的位置上划了一个十字：“您明白吗？我是说这次候补人选举的事。必须作出牺牲，牺牲自己的傲气。既然您今天早上告诉我当选已经毫无问题了，那么我……您看，我在这方面还有虚荣心。也许我应该什么都不说，只做不说，甚至连对您也不提。可是算了。好吧，神父，我向您发誓：明天我就宣布退出，永远退出研究院院士候选人的选举。”

神父作了个手势，蒂博先生却没有看见，因为他正转身对着挂在墙上的基督受难像。

“我的上帝，”他喃喃地说，“怜悯我吧，因为我只是个罪人……”

但是就在这个动作中，也有一些他自己未曾觉察的骄傲。他的自负已经根深蒂固，即使在他极为热诚地后悔的时刻，他也是怀着对于骄傲奇异的享受来品尝自己谦让的滋味。神父用锐利的眼光打量着他：这人到底有几分真诚呢？然而，在这个片刻里，蒂博先生的脸焕发出弃绝俗欲、狂热信仰的光辉，连虚胖和皱纹都看不出了，这老人的脸就显得象孩子一样天真。于是，神父慌乱起来。今天早上，他给这个胖税吏① 一个难堪，自己得到些浅薄的满足，现在，他感到羞愧。他们俩的位置调换了一下。他反躬自省，想到自己的生活。当初，他那么急迫地离开他的学生们，难道仅仅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他在总主教教区钻营到这

① 参看第178页所引的«路加福音»。

个重要的位置难道也仅仅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他现在以外交家的机智灵巧为宗教服务，不是每天都感到有罪的个人满足吗？

"说真的，您认为上帝能宽恕我吗？"

这焦虑不安的声音使神父想起自己作为神师的职责，他合起双手举在胸前，点点头，强笑起来。

"我让您说完，"他说。"让您吃足苦头，我相信上天的仁慈会重视这个时刻。"他举起食指又说："但是，有心愿就够了，您真正的职责并不在于作出绝对的牺牲。您不用辩解。我是你的听忏悔的神父，是我叫您解除这一诺言。其实，与其弃绝尘世，倒不如当选，对上帝的荣耀更有好处。您那样的家庭情况，您那样的财产，都对您提出了要求，不容您否认。法兰西研究院院士的称号授予您后，您将进入那些重要的极右共和党人之列，他们是我们国家的保卫者，是我们认为对于美好事业必不可少的新的权威。您一向都能够把您的生命置于教会的监护之下，好，您就让教会通过我的圣职再一次向您指明道路吧！上帝拒绝您的牺牲，亲爱的朋友，不管这是多么严酷，您还是顺从吧！光荣归于至高无上的主！① 光荣归于最高天上的主，地上的平安归于善心的人们！"

神父说着，只见蒂博先生脸上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神父说完之后，那个胖子垂下眼睑，心里的想法别人就再也看不透了。神父让他得到二十年来梦寐以求的这把交椅，仿佛又把生命还给了他。但由于他方才作出惊人的努力压抑自己的本性，现在又超乎常情地感激，身上已软得没有了力气。这时，两人的想法一致了，于是，神父低下头，小声背诵一节感恩祈祷。他抬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Gloria in excelsis。

起头，只见蒂博先生跪在那里，他两眼紧闭，脸向天仰着，焕发出愉快的光辉，湿润的嘴唇一张一合地咕噜着祷词，多毛的两只手放在写字台上，象被胡蜂蜇了似的肉墩墩的两只手激动得把手指互相扭曲着。然而，为什么这发人深思的场面，神父看了却觉得难以忍受？以致于他想伸出手去碰一下他的忏悔者？他立即改变了姿势，热情地把手放在蒂博先生的肩上，蒂博先生笨拙地站了起来。

“还没有把话都谈妥，”神父用他特有的坚韧而又温和的语调说。“您应该对雅克的事作个决定。”

蒂博先生身子一挺。

神父坐了下来。

“有的人履行了一件艰巨职责之后，就觉得清了帐，就不再注意眼前的、就在我们身旁的义务。我们不要作这种人。即使您强迫雅克接受的考验不象我担心的那么有害，也不要再继续下去了。您要想到主的这个仆人，主给了他才能，他却埋没掉了。好了，我的朋友，您离开这里的时候，决不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全部责任。”

蒂博先生站着，摇着头，但表情不象以前那么固执了。神父又站起来，小声说：

“难办的是不要显得对安托万作了让步。”看到他的话说中了关键，他走了几步，突然用轻松的语气说：“亲爱的朋友，如果我处在您的地位，您知道我会怎么办吗？我就对他说：‘你要弟弟离开教养院，是吗？你还坚持你的意见？好吧，那我就认定了你这句话啦！你去找他吧！可是，你得看着他，是你要他回来的，你就来照管他！’”

蒂博先生一动不动。神父又说：

“我甚至还要再进一步，我要对他说：‘我可不愿意雅克到家来，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总是好象认为我们不懂怎么对待他，那好吧，你自己试试吧！’这样，我把照料他弟弟的责任交给他去承担，我把他们俩安排到某个地方。当然，离您家很近，好让他们回来跟您一起吃饭。然而，我把指导他弟弟的责任全部交给他了。您别奇怪，我亲爱的朋友，”虽然蒂博先生并没有动，神父却又说，“等一等，听我说完：我的这个主意并不那么想入非非……”

他回到写字台前，坐下来，手肘支着桌子。

“请您听好，”他说。

“第一，我有足够的理由打赌，雅克不爱听您的话，却听他哥哥的话；另外，我也似乎觉得他如果享受到更大的自由，就不会象以前我们见到的那样倔强，那么不服管教。

“第二，从安托万来说，他的严肃认真向您提供了全部的保证。我们抓住他自己说的话，我想他就不会拒绝这种救出他弟弟的方法。至于今天早上我们感到难过的他那些使人不愉快倾向，一件小事可以产生很大的后果：我认为，强使他承担灵魂方面的责任，您就让他获得了最有效的平衡锤，必然会把他导致对社会、对道德、对宗教不那么……无政府主义的观点。

“第三，这样，可以避开损耗并且动摇父亲权威的那些日常摩擦，保全所有的威望，居高临下地对两个儿子实行总的领导，这本来就是父亲的特权，并且，怎么说呢？是父权的主要效用。

“最后，”他的语气声调变得很机密，“说老实话，您当选之前，让雅克离开克鲁伊比较妥当，让这件事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名声越大，探听访问的人越多，您可能成为报纸上散布闲话的靶子……这种考虑固然只是次要的，这我知道，不过……毕

竟……”

蒂博先生不觉焦虑地瞥了他一眼。他自己虽然不肯承认，然而，放出来，倒确实可以使良心平静。神父的办法有利无弊，因为在安托万面前保持了他的自尊，又使雅克有了正常的环境，而蒂博先生却用不着为孩子操心。

“如果我肯定，”他终于说，“这小无赖一旦被放出来，不会给我们再出丑……”

这一次，这一局打赢了。

神父答应，至少头几个月，由他暗中监督两个孩子的生活。另外，他同意第二天到大学街去吃晚饭，并且参加父亲愿意和大儿子进行的谈话。

蒂博先生起身要走。他心情轻松地离去。然而，当他真情流露地握住他的听忏悔的神父的手的时候，心里又稍稍有点疑虑。

“愿仁慈的上帝饶恕我这样的人！”他可怜巴巴地说。

神父用欣喜的眼光看着他，低声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他举起手指，脸上掠过一丝笑意：“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①

六

一天早晨，刚九点钟，天文台大街的看门女人来找丰塔南夫

① 见《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人，说楼底下“有个人”要见她，但是这个人既不愿意上楼到她家里来，也不愿意通报姓名。

“有个人？一个女人吗？”

“一个姑娘。”

丰塔南夫人往后退了一步。一定又是热罗姆的一件风流事。来敲竹杠的？

“年岁还很小！”看门的女人说：“是个孩子。”

“我去看一下。”

果然是个孩子，藏在门房的阴影里，终于抬起了头。

“尼科尔？”丰塔南夫人叫了起来，认出了诺埃米·佩蒂-迪特罗耶的女儿。尼科尔差一点要扑到她表姨妈的怀里，但是克制住了。这个孩子肤色灰黑，面容憔悴。她没有哭，眼睛睁得大大的，扬着眉毛。她仿佛十分激动，然而又很坚定，完全能够控制住自己。

“姨妈，我要跟你说几句话。”

“来吧！”

“不上楼去。”

“为什么？”

“不，不上楼去。”

“为什么呢？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她猜出尼科尔还在犹豫，又说：“但以理上学去了，珍妮学钢琴去了。我对你说，一直到吃中饭，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好了，快来吧！”

尼科尔一声不响，跟着表姨妈走去。丰塔南夫人让她进了自己的卧室。

“发生了什么事？”她不能掩饰她的猜疑：“谁打发你来的？你从哪儿来？”

尼科尔一直看着她，没有把眼睛低下，睫毛却在跳动：

"我是逃出来的。"

"啊……"丰塔南夫人说着，显出痛苦的神情。然而她也放了心。"你是特意逃到这儿来的？"

尼科尔耸耸肩膀，好象是说："我能到哪儿去呢？我一个亲人也没有。"

"你坐下，亲爱的。看……你好象很累。你饿不饿？"

"有一点。"姑娘抱歉似的笑了一下。

"为什么你不说呢？"丰塔南夫人一边说，一边把她拉到餐室。她看到孩子大口咬着抹了黄油的面包，就又从食橱里拿出剩下的一块冷肉和果酱。尼科尔吃着，一句话也不说，为自己无法掩饰狼吞虎咽的样子有些害臊，满面通红。她一连喝了两杯茶。

"你从什么时候起就没有吃东西了？"丰塔南夫人问道。她脸上的神色显得比这小姑娘还要慌乱。"你冷吗？"

"不冷。"

"不，你在发抖。"

尼科尔急躁地摆摆手。她恨自己没能掩饰住自己的脆弱。

"我一整夜都在赶路，所以有一点冷……"

"赶路？你是从哪儿来的？"

"布鲁塞尔。"

"布鲁塞尔？我的上帝！就你一个人？"

"对了，"姑娘清清楚楚地说。她的声调足以证明她的决心多么坚决。丰塔南夫人抓住她的手。

"你冻得冰凉！到我屋子里来吧。要不要躺一会儿，睡一会

儿？然后再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不，不，我马上就说，趁着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候。而且，跟您说实话，我不困，您就别管我吧。”

这时，才四月初。丰塔南夫人生起火，给逃出家的姑娘围上一个大披肩，逼着她坐到壁炉旁边。孩子先不肯，随后坐下了。她很烦恼，两只发呆的眼睛发着光，不肯流露出软弱的神情。她看了看挂钟，急着要说话，现在她给安顿好了，却又打不定主意要不要开口了。她的表姨妈为了不增加她的不安，尽量不看她。几分钟过去了，尼科尔还没有张嘴。

“亲爱的，不论你作了什么事，”丰塔南夫人于是说道，“在这儿谁都不会追问你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保守秘密。我感谢你想到到我们这儿来。你在这儿，就象我自己家的孩子一样。”

尼科尔挺直了身子。难道别人以为她犯了什么难以出口的错误？她一挺身，披肩从肩膀上滑了下来，露出了发育得十分丰满的上身，与她消瘦的面容和脸上的稚气形成鲜明的对照。

“不，正相反，”她的目光里仿佛冒出了火，“我要把什么都说出来。”她马上用一种生硬的、挑衅似的口气说：“姨妈，您到蒙索街的那天……”

“啊！”丰塔南夫人叫了出来，脸上又出现了痛苦的表情。

“……我都听见了，”尼科尔眨着眼睛，很快地说完这句话。

静默了一会儿。

“我早知道，亲爱的。”

孩子把涌上来的呜咽强咽下去，两手捂住了脸，仿佛在痛哭。但是，她几乎马上抬起了头，眼睛原来是干的。她抿着嘴唇，这改变了她平常的表情，连声音也变了：

“别以为她很坏，泰雷兹姨妈！她非常不幸，您知道……您不

相信我的话吗？”

“我相信，”丰塔南夫人回答。一个问题烧灼着她的嘴唇，她平静地看着那个小姑娘，然而这种平静却瞒不过任何人：“是不是你热罗姆姨父……也在那里？”

“是的。”姑娘停了一会儿，扬起眉毛说：“甚至就是他使我想到逃出来……逃到这儿来的。”

“是他？”

“不，我的意思是……这一个星期，他每天早晨到我家去。他给了我一点钱，让我可以生活下去。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前天他对我说：‘如果有一个心肠好的人能收留你，那比在这儿要强得多。’他说‘心肠好的人’，我马上就想到了您，泰雷兹姨妈。我断定他也是这么想的，您说是吗？”

“也许是吧……”丰塔南夫人小声说。她突然感到一阵幸福，几乎要微笑起来。她连忙说：

“你怎么只一个人在家呢？你那个时候在什么地方？”

“在我家。”

“在布鲁塞尔？”

“对了。”

“我还不知道你妈妈在布鲁塞尔安家了。”

“那是十一月底的事，非这么办不行。蒙索街的东西都给扣押了。我妈妈运气不好，总碰上烦心的事，法院的执达员总来要钱。可是现在，有人替她把债还清了，她可以回来了。”

丰塔南夫人抬起了眼睛。她想问：“有人，是谁呀？”她的目光清清楚楚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她也在孩子的嘴唇上看到了回答。她又不能自持了：

“那么……十一月份他是跟她一起走的？”

尼科尔没有回答。泰雷兹姨妈的声音是那么痛苦地颤动着！

"姨妈，"她费力地说，"您不要怨我，我什么也不愿意瞒您。可是，一下子很难全讲清楚。您认识阿尔维尔德先生吗？"

"不认识，他是谁？"

"是巴黎的一个有名的提琴家，教我拉提琴的。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气的大艺术家。在音乐会上演出的。"

"怎样呢？"

"他住在巴黎，但他是个比利时人。就这样，我们不得不逃走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带到了比利时。他自己有一所房子，在布鲁塞尔，我们就在那儿安家了。"

"跟他一起？"

"对了。"她了解这个问题的意思，并不回避。能克服腼腆迟疑，她仿佛感到了一种野蛮的快意，但她不敢再说下去，闭住了嘴。

过了好一阵子，丰塔南夫人又说：

"可是，这几天，当你一个人，你热罗姆姨父去看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我就在那儿。"

"在这位先生家？"

"对。"

"那么，你姨父也去了？"

"当然了。"

"那你怎么只有一个人呢？"丰塔南夫人又问，保持着和气的声调。

"因为拉乌尔先生这时到卢塞恩和日内瓦[1]去巡回演出

---

① 都在瑞士。

了。”

“拉乌尔是谁？”

“就是阿尔维尔德先生。”

“你妈妈跟他一起到瑞士去，就把你一个人丢在布鲁塞尔了？”孩子悲伤地摊开手，丰塔南夫人脸红了。“亲爱的，对不起，”她结结巴巴地说。“别再提这些事了。你来了，这就很好。你跟我们待在一起吧！”

但是，尼科尔使劲摇摇头：

“唉，唉，差不多要说完了。”她用力吸了一口气，一下子说下去：“您听着，姨妈。阿尔维尔德先生到瑞士去，可是没带妈妈。因为他给妈妈在布鲁塞尔的一家戏院定了个合同，她嗓子好，就叫她在一出轻歌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她工作。妈妈甚至在报纸上出了很大、很大的风头。我口袋里还带着剪报，您可以看看。”她停住了嘴，忘了自己说到哪儿了。“那时，”她又说了下去，带着奇怪的目光，“就是因为拉乌尔先生到瑞士去了，热罗姆姨父才来的。可是太晚了，他到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有一天晚上，妈妈拥抱我……不，”她压低声音，紧锁上眉头，“她差不多是打了我一顿，因为她不知道拿我怎么办。”她抬起了头，勉强微笑一下：“噢！正相反，她并不真生我的气。”她想笑，但是，憋在嗓子里没有笑出来。“她是这么不幸，泰雷兹姨妈，您不能了解，她不走不行，因为有人在下面等她。她知道热罗姆姨父要来，因为他已经来看过我们好几次了，他甚至跟拉乌尔先生一起弹奏过呢。但是最后一次，他说只要拉乌尔在，他就不来了。妈妈临走的时候告诉我，叫我对热罗姆姨父说她走了，要很长时间，她把我留下，叫姨父照顾我。我知道如果我说了，他是会照顾我的，但是，我看见他来了，倒不敢对他说了。他大发脾气，我怕他去

追他们，就故意跟他撒谎，说妈妈明天就回来。我每天都跟他说我等着妈妈。他就到处找她，以为她还在布鲁塞尔。但是，我，这种日子我过够了，我再也不愿意留在那儿了。首先，还因为拉乌尔先生的仆人，我讨厌他！"她打了一个冷战。"泰雷兹姨妈，这个男人……他那双眼睛……我讨厌他！就在热罗姆姨父向我说'心肠好的人'那天，我一下子下了决心。昨天早上，他给了我一点钱，我马上出门，免得让仆人把钱拿走。我在教堂里一直躲到天黑，然后，坐上夜里的慢车。"

她低着脑袋，说得很快，等她一抬头，发现丰塔南夫人通常那么和蔼的脸显得又愤慨、又严肃，尼科尔就合起掌来说：

"泰雷兹阿姨，您别认为妈妈坏，我向您保证这些都不是妈妈的错。就连我自己也不是什么时候都那么乖。我的确是她的累赘，这很明显。可是我现在大了，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不，我不能够了！"她抿紧嘴唇又说。"我要工作，自己挣饭吃，不再要任何人负担。就是因为这个，我才到这儿来的，泰雷兹姨妈。我的亲人只有您啦！您让我怎么办呢？您能帮助我几天吗，泰雷兹阿姨？只有您能帮助我。"

丰塔南夫人感动得说不出话。以前，她怎么会想得到，有一天这个孩子会跟她这么亲近？她满怀柔情地看着这个姑娘，她自己也品尝到这感情中的温存，这使她自己的痛苦平息下来。尼科尔也许不如以前漂亮，嘴边上长了一颗小疖子，样子难看了，可是她那双眼睛！深灰蓝色的眼睛稍嫌过大，过圆……她那明澈清澄的眼神，多么正直，多么勇敢！

丰塔南夫人等到能够微笑的时候，就俯身说道："亲爱的，你的心意我了解，我尊重你的决定，我答应帮助你。可是目前你要住在我这儿，跟我们在一起，你需要的是休息。"她说的是"休息"，

眼神里说的却是“疼爱”。尼科尔完全了解，不过，她还是不肯软弱下来。

“我要工作，我再不愿意让人负担！”

“如果你妈妈来找你怎么办呢？”

清澈的眼光浑浊了，突然显出意料不到的坚决。

“决不会有那样的事！”她嘶哑着嗓子说。

丰塔南夫人好象没有听见，只说：

“是我愿意把你留下来的，跟我们在一起，永远……”

姑娘站了起来，有些摇摇晃晃，忽然跪了下来，把头放在姨妈的膝盖上。丰塔南夫人摸着孩子的脸，想到有些问题还必须提一下。

“你看到了好多事，我的孩子。在你这个年岁，这些事本来是不应该看到的……”她试探着说。

尼科尔想站起来，但是丰塔南夫人按住了她。她不愿让孩子看到她自己脸发红。她把孩子的额头放在膝盖上，心不在焉地把她的一缕金黄色的头发绕在手指头上，一边斟酌着词句：

“你也猜到了许多事……这些事，还应该是秘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她低头看看尼科尔的眼睛，那双眼睛迅速地亮了一下。

“噢，泰雷兹姨妈，您要保证，不要叫任何人知道……任何人都不会理解，他们会说妈妈不好。”

她想隐瞒她母亲的行为，差不多正好象丰塔南夫人竭力对孩子们隐瞒热罗姆的行为一样。预料不到的同谋关系忽然出现了，这时候，尼科尔考虑了一会儿，神色激动，抬起脸说：

“听我说，泰雷兹姨妈。您应该对他们这么说：妈妈不得不自己挣钱过日子，她在外国，比方说在英国找了一个职业，不能

带我一起走……就说一个小学教师的位置吧！您说行吗？”她孩子气地笑了一下，又说：“因为妈妈走了，我这么伤心，人家就不会觉得奇怪了，您说是吗？”

七

底层的老风流四月十五号搬走了。

十六号早晨，韦兹小姐跟着两个女仆、看门女人弗吕林太太和一个干粗活的男工来接受这单身男人的住房。老风流在这公寓中名声不好。老小姐将黑色美利奴毛料的短披风紧裹住上身，等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才跨进屋子。她走进前厅，迈着小碎步，每个房间都跑一遍。墙上光光的，毫无危险，她才稍微放了一点心，然后，好象要驱邪祛魔似的，吩咐开始大扫除。

老小姐几乎是毫无异议地同意兄弟俩不住在父亲家里，使得安托万很是惊奇，虽然这个计划搅乱了她的理家传统，动摇了她的家庭观念和教育孩子的原则。安托万以为是由于雅克要回来，给她带来了愉快，又由于她对蒂博先生决定的尊重，特别是因为韦卡尔神父从旁赞助，所以她才有了这个态度。其实，老小姐的热心另有原因，那就是安托万离开家，她感到宽心。自从她收留了吉丝以后，可怜的老小姐整天害怕吉丝传染上病。春天，看门女人的小侄女儿利斯拜茨·弗吕林得了百日咳，而她们出门又必须经过门房，她就把吉丝在房里整整关了六个星期，连吸点新鲜空气也只许到凉台上去。甚至把全家到拉菲特庄的日期也推迟了。不用说，安托万身上那种医院气味、他的医疗箱和书籍，对老小姐来说，好象都是要时刻提防的危险。她要求安托万不要让吉丝坐在他的膝盖上。如果安托万一时疏忽，回到家来，

没有把短大衣拿回自己的屋子，而撂在前厅的椅子上，或者回来晚了，没有洗手就上了饭桌，纵然她明知道安托万看病人时并没有穿那件大衣，离开医院前也一定去过盥洗室，她还是怕得要命，吃不下饭。刚吃完甜食，她就把吉丝带回房里，从鼻子到喉咙，给她来个彻底冲洗消毒。把安托万安排在底层，就是让他和吉赛尔之间隔开了两层楼的防护地带，尽量减少了日常传染的危险。她格外认真地安排这鼠疫隔离区。三天之内，底层那整套房间擦过洗过，糊上了壁纸，挂上了窗帘，搬进了家具。

雅克可以回来了。

一想到雅克，她就干得更加起劲。有时，她稍稍停下手，呆滞的目光盯着她回忆中的那亲爱的面容。她对吉丝的感情一点也没有使她减少对雅克的疼爱。从这孩子一出生起，她就爱他，甚至还要早些。因为在他之前，她就曾经抚养过、疼爱过那位雅克完全不认识的母亲。从雅克襁褓时期，她就代替了那母亲的位置。就是在她张开的两臂护持之下，一天晚上，在走廊的地毯上面，雅克摇摇晃晃地向她迈出了第一步。十四年来她为雅克担惊受怕，就象她现在处处为吉赛尔操心一样。她深深地爱雅克，却又完全不了解他。她几乎一刻不离眼前的这个孩子，对她来说始终是个谜。有些日子，她觉得自己养大了一个小怪物，很是伤心，一边哭，一边想蒂博夫人小时候是那样温柔，简直象个耶稣一样。她从来也不探索一下雅克的暴烈脾气是从谁那里来的，只怪魔鬼在作祟。但是有的时候，孩子忽然敞开胸怀，表现得出人意外，甚至过分，又把她感动得哭起来，这是高兴的眼泪。他走了，她一直不能习惯。他为什么走，她也丝毫不明白。但是她希望他回来的时候象过节一样欢庆一番。她要在新房间里摆满他所喜欢的东西。她早就在壁橱里塞满了他昔日的玩具。

安托万看见了一定会反对的。她让人从她自己的房间里搬下来他喜欢的大扶手椅，他赌气的时候总来坐在上面。按照安托万的建议，她把雅克的旧床换了一张新的长沙发床，白天能折起来，使房间象个工作室一样庄严。

吉赛尔有两天没人管，关在房间里作功课。她没有办法把注意力集中到作业本上。她想去看看楼底下在干什么，简直把她想坏了。她知道，她的小雅克要回来了。家里这样忙乱都是为了他。为了使自己镇静下来，她就在自己这间小牢房里转圈子。

第三天早晨，折磨变得难以忍受了，诱惑太强烈，到了中午，看见姑姑还没有上楼，她就不再考虑，溜出房间，三步并作两步下了楼。安托万正好回家，吉丝大笑起来。安托万有一种本事，一看见她，就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凶相，逗得她止不住地狂笑，他一直满脸严肃，她就一直笑个不停，直到两人都挨老小姐一顿骂。不过这时候，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可以尽情地又笑又闹了。

"你笑什么？"安托万抓住她的手腕，说。她挣扎着，笑得更厉害。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止住了笑，说道："我得改一改，不再这么笑了。你知道吗？不然的话，我就永远嫁不了人啦！"

"你愿意嫁人吗？"

"当然，"她一边说，一边向他抬起两只温柔的眼睛。他看着这个自生自长的、丰满的小身体，第一次想到这个十一岁的小娃娃有一天会变成妇人，会去嫁人。他松开了她的手腕。

"你一个人往哪儿跑？光着脑袋，连披巾都不披？要吃午饭了。"

"我找姑姑，我有一道题不明白……"她撒娇地说。她脸涨

红了，在楼梯的黑影里，她举起手，指着单身男子的套间的神秘房门，从门缝里透出了一道亮光。她的眼睛发亮了。

“你想进去吗？”

她撅起鲜红的嘴唇，想说：“对，”但没有说出声。

“你又要挨骂了！”

她犹豫了一下，壮着胆子朝他看一看，看他是不是在开玩笑。终于她说：

“不会，这又不是犯什么罪。”

安托万微笑了，老小姐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区别善和恶的。他在思忖：老小姐对这孩子的影响有多么大的程度。他看了一眼吉丝，放下心来：这是一棵健壮的小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成长壮大，躲得开任何监护。

吉赛尔的眼睛一直盯着那半开半掩的门。

“好啦，进去吧！”安托万说。

她高兴得几乎叫出声来，但又不敢叫，象小耗子似的溜了进去。

屋子里只有老小姐一人，她正在沙发床上踮脚站着，往墙上挂好基督受难像。那还是雅克第一次领圣体时她送给他的，说是孩子睡着的时候，这像会继续护卫着他。老小姐愉快，幸福，感到年轻起来，一边干着活儿，还一边哼着歌儿。她听出前厅里安托万的脚步声，才想起来自己原来把时间忘了。这时，吉赛尔在另外几间屋里转了一圈，压制不住心头的快乐，拍着手跳起舞来。

“上帝呀！”韦兹小姐小声说，赶紧跳下地。她从镜子里看见她侄女头发迎着窗外吹来的风飘着，在原地象小山羊似的跳个不休，一面扯开嗓子尖声大叫：“过堂风……风万岁！过堂风……风万岁！”

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也不想明白。她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小姑娘不听话，竟然跑到这里来了。六十六年来，她已经习惯于听从命运的摆弄。她转眼间赶紧脱下她的毛料披风，向那孩子冲了过去，好好歹歹给她裹上风帽，一句斥责的话都没有说，拖着她上了两层楼，甚至比小家伙跑下来的时候还要快。她叫吉赛尔盖着被子躺好，又让她喝了一碗滚烫的汤药，这才算喘出一口气来。

应该说，她的惊恐并不完全没有根据。吉赛尔的母亲是马达加斯加人，是韦兹少校驻扎在塔马塔夫时娶的。孩子生下还不到一年，韦兹太太就得肺结核死了。两年以后，少校本人也死于一种慢性病，病因不明。但大家都认为是他妻子传给他的。孤儿的唯一亲属，韦兹小姐把孩子从马达加斯加接来自己抚养，从此以后，这种遗传性就不断威胁着老小姐，使她神魂不定，虽然，小吉丝连稍稍严重一点的伤风感冒都没得过，医生和专家每年给她检查身体，就是定期地发现并且确认一次她强壮的体质。

法兰西研究院院士的选举预定在半个月之后举行。蒂博先生似乎急于看到雅克回来。已经商量好由费斯姆先生负责在下星期日把他送回巴黎。

星期六晚上，安托万七点钟离开医院，不想回家吃饭，就在附近一家饭馆用了晚餐。刚到八点，他就一个人高高兴兴地走进了他的新居，这天晚上他要头一次在这里睡觉了。他心里乐滋滋的，把钥匙插进锁孔一拧，又砰地一下关上门。他把各处的电灯都扭亮，迈着小步，在自己这个王国巡视一番。安托万占据临街的这边房间：两个大间和一个小间。第一间房里家具不多，

围着一张独脚小圆桌，有几把不一样的靠椅，等将来他需要接待病人时，这就是候诊室。第二间房最大，他从父亲的那套房间里搬来了他自己的家具：他的宽大的工作台、他的书橱、两把皮靠椅以及证实他勤勉生活的那些零星物品。在小房间里，有一个梳妆台，一个衣橱，他的床也已经安顿好了。

他的书堆在前厅的地上，靠着没有打开的箱子。公寓的暖气烧得热乎乎的，新电灯泡照得到处通明。安托万可以有整整一晚上的时间来拾掇，他要在几个钟头之内把包着的东西都打开，摆好，准备妥当，好安顿他今后的生活。楼上家里的人大概吃完了晚饭吧。吉丝俯在盘子上打盹，蒂博先生在高谈阔论。安托万在这儿觉得多么安静啊！独居生活的滋味多么美啊！壁炉上的镜子照出了他半个身子，他不禁自我欣赏地走近镜子。他照镜子有自己的特殊方式：挺着肩膀，紧咬着牙床，总是正面对着镜子，严肃的眼光直视着自己的眼睛。他上身太长，下身稍短，胳臂又细又长，身材稍矮，头就显得稍大了一点，胡子更加重了头的份量，而这些缺点他都不想注意。他希望自己是膀阔腰圆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而且觉得他的确如此。他欣赏自己紧缩起脸的那个样子，因为他皱起眉，好象需要对生活中的每时每刻都拿出全部注意力，额头上沿着眉毛就显出了一道纹路，他深陷在眼眶内的眼睛就闪耀着执拗的光采。他十分得意，认为这是刚毅的明显标志。

“先整理书吧！”他一面说，一面脱掉上衣，兴致勃勃地打开空书橱的两扇门。“这样……课堂笔记放在最下层……字典放在手边……治疗学……好……特拉……拉……拉！反正，我的目的达到了。底层，雅克……三个星期以前，谁能相信呢？……这条汉子具有不可制服的意志，”他好象学着别人，用笛子似的声

音又说。“坚持不懈，不可制服！”他朝镜子顽皮地瞥了一眼，又金鸡独立旋了一个圈，顶着下巴的一摞小册子几乎失去了平衡。“哈哈，轻一点！……好！瞧，书架上又有了生气……现在来整理废纸片……卡片今晚暂时象以前那样放在卡片匣里，应该马上把札记和随感心得修改一番……我的卡片愈来愈多，应该采用一个合乎逻辑而又明确的分类法，还要有个非常醒目的总目……就象菲利普那里的……分类卡片总目……另外，所有的名大夫都……”

他用轻快的步伐，几乎象跳舞似的，在前厅和卡片箱之间走来走去。突然，真正出乎意料，他竟象孩子似的笑起来。“安托万·蒂博大夫，”他说着，停住脚待了一会儿，又扬起了头。“蒂博大夫……蒂博，你们都知道，儿科专家……”他暗暗朝侧面滑了一小步，微微鞠了一躬，然后又庄重地来回走起来。“现在，整理柳条箱……两年以后，我要拿到金质奖章……当上主任医生……还有各医院之间的医学会考……我在这个地方只住三、四年，不会再多。以后，我得找一套合适的住宅，就象咱们院长那样。”他又用笛子似的声音说：“蒂博……我们各个医院里最年轻的大夫之一……菲利普的左右臂……我马上就要成为儿科专家了……至于路易塞，都隆……都是些蠢货……”

“蠢货……”他重复着说，好象不注意自己说的是什么。他双手捧着杂七杂八的东西，为难地到处乱看，想给每样东西找个合适的地方。“如果雅克想当医生，我就帮助他，指导他……蒂博家出两位大夫，有什么不好呢？这正是蒂博一家的事业！很艰苦，但是只要你稍有一点斗争的爱好，那么一点自尊心，你该有多么得意呀！需要集中多么大的精力，多么强的记忆，多么坚定的意志！而且，永无止境！还有，一旦有了成就，成为一位有名的大

夫……比方说，象菲利普那样……就能摆出一副和蔼而又自信的样子，彬彬有礼，而又神态冷淡……教授先生就……啊，成为一个人物，让那些最忌妒你的同事们也不得不来向你讨教！

“我选择了最困难的专业：儿科。小孩子不会说，他们一说，倒把你弄糊涂了。在这个科目中的确是单枪匹马地与疾病战斗……幸好还有X光透视……学识全面的医生，今天应该是个X光专家，亲自来透视。我一旦得了博士衔，就马上做X光实习。以后，在诊疗室旁边要设一个透视室……请一位女护士，或者一位穿白大褂的助手。诊病的日子，遇到严重的病例……噢，这是老话了……

“我信得过蒂博先生，就是因为他诊断之前，总要先进行X光透视……”

听到自己的声音，他笑了起来，向镜子挤了挤眼。“是呀，我知道，这就是傲气，”他一边厚着脸皮笑，一边想。“韦卡尔神父说过：‘蒂博家特有的傲气。’我的父亲，他……由他去吧！可是我，对了，就是傲气。为什么不要点傲气呢？这是我的杠杆，是我全部力量的杠杆。我要利用它，我有这个权利。不是首先要发挥自己的力量吗？我的力量是什么？”他笑得露出了牙。“我很清楚。首先，我理解得快，而且记得牢，这是不会变的。其次，我天生就有工作能力。蒂博工作起来，象头牛！说得好！让他们去说吧！他们每个人都恨不得也能这样呢。再其次，还有什么呢？毅力，对啦！非凡的毅力，”他一面慢慢地说，一面又瞧了一下镜子。“毅力好比是一种位能……充足了电的蓄电池，随时准备着发挥作用，它能让我干什么都行。但是，神父先生，如果没有一个杠杆为我所用，这些力量又算得了什么呢？”他拿起一个扁平的出诊箱，是镀了镍的，在吊灯底下反着光，不知放在哪儿好，最

后就把它塞在书橱顶上。他大声说："再好也没有了！"声调就象他父亲有时说话一样，有点嘲弄，还带着诺曼底土音："特拉，拉，拉……傲气万岁，神父先生！"

箱子空了，他从箱底拿出两个长毛绒的小镜框，漫不经心地看着。这是他外祖父和母亲的像片。外祖父是个漂亮的老头儿，站着，穿着燕尾服，手扶着一张独脚小圆桌，桌上放满书籍。母亲是个年轻女人，眉目清秀，目光恬淡，或者可以说是温柔，穿着方领上衣，两缕松软的发卷垂在肩上。他已经看惯了母亲的这个形象，以致想象中母亲就是这个样子，虽然这是蒂博夫人订婚时的照片，而且他也从来没有见过他母亲梳过这个发式。母亲生下雅克就死了，那时他才九岁。安托万能很清楚地回忆起外祖父古久里，他是位经济学家，麦克-马洪① 的朋友，在梯也尔② 先生倒台的时候，他差一点当上塞纳省的省长，他有好几年是研究院最年长的院士。安托万永远忘不了他那亲切的面容，白色薄布的领结，忘不了他那装刮脸刀的七屉小匣。那些刮脸刀都装有螺钿镶嵌的把和鲨鱼皮的套子。

他把两个照片框放到壁炉上，放在很多岩石和化石标本中间。只剩写字台要整理了。写字台上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和纸张文件。他高高兴兴地整理起来，眼看着屋子里就变了样。整理完毕时，他满意地环视四周，懒懒地想："至于卧具和衣服，就是弗吕林妈妈的事了。"为了彻底摆脱韦兹小姐的监护，他让看门女人来操持底层的日常杂务。他拿起一支烟，躺在一张皮扶手椅上。象这样整个晚上没有什么确定的事情要干，一个人闲着

---

① 麦克-马洪(1808—1893)，法国元帅，1873—1879 年任共和国总统。

② 梯也尔(1797—1877)，法国反动政客，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的时候是不多的。他甚至有点为难了。时间还不算晚。该干点什么呢？就这样待在这里，一边吸烟，一边胡思乱想吗？他有几封信要写，不过去它的吧！

"对了，"他忽然站起来，想道。"我要看看埃蒙的著作里关于小儿糖尿病说了些什么……"他拿起一厚本平装书，放在膝盖上翻起来。"对……这些事本来我早该知道，很明显……"他一边说，一边皱起眉头。"是我错了，那次没有菲利普，那个可怜的孩子就完了……全是我的错……也就是说，全都怪我，不，然而，无论如何……"他合上书，把它扔到桌子上。"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院长多么冷酷啊！他那么虚荣，那么维护自己的地位。'你开的方子只能加重他的病情，我可怜的蒂博！'当着见习医生和护士的面，真太刻薄了！"

他把手伸到口袋里，踱了几步。"我本来可以回敬他几句，我可以对他说：'首先，如果您把您份内的事做好……'好，他就会回答说：'蒂博先生，我觉得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任何人……'但我马上给他顶回去：'对不起，如果您早晨按时来上班，如果您等门诊结束以后再走，不是十一点半就溜掉，去接待那些付钱给您个人的病人，那我就用不着来干您的活，我也就不会弄错了！'乒乒乓！当着大伙的面！他会生我半个月的气，但是我才不在乎呢！"

他脸上突然闪过不怀好意的表情，耸了一下肩膀，心不在焉地去上钟，可是他忽然战栗了一下，又穿上上衣，到他刚才离开的地方又坐下来。他方才的愉快心情一下子无影无踪了，心里冒起一股凉气。"蠢货，"他愤恨地笑了一下，嘟哝着。他神经质地架起一条腿，又点着一支烟。但是，他一边说"蠢货"，一边却想：菲利普大夫眼光准确，经验丰富，具有使人惊异不止的天赋。

在这个时候，这位院长的天才仿佛压得他喘不出气来。

"可我呢？我？"他感到窒息，想道。"我看事情能象他那样清楚吗？只有他那样几乎永不失误的洞察力，才能使人成为优秀的临床大夫。而我呢？……的确，我记忆力强，肯用功，有恒心，但除了这些为人下属的优点之外，我还有什么呢？我又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容易的诊断——对！诊断这个病例并不难，总的来说，是个典型病例，症状很明显……啊，"他突然伸直胳臂，"这可不是白捡的：工作，收获，收获！"他的脸白了："而明天，雅克就要回来！"他想着。"明天晚上，雅克就来了。就在那边的屋子里。而我呢？我？"

他一下子跳起来。突然，他用真实的眼光来看与弟弟一起生活的计划。真是发了疯，根本无法挽回了！他再也不考虑他自己已经承担的责任，只想到这个累赘无论怎么说日后总会碍手碍脚，叫他没法行动。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糊涂到这个地步，把拯救雅克的责任揽到自己肩上。难道他有时间可以浪费吗？难道每个星期能够抽出个把钟头丢开自己的目标吗？真是愚不可及！是他自己在自己脖子上拴了这么一块石头！现在要后退也不行了。

他机械地穿过前厅，打开了为雅克准备的那间房的门，呆呆地站在门坎上，设法将目光投入这黑洞洞的房间，心里一阵丧气。"真要命！逃到哪儿去才能安安静静地用功呢？才能安安静静地考虑自己呢？总是让步！家庭，朋友，雅克，所有的人都暗地商量好来妨碍我用功，使我把生命白白糟蹋掉！"他的血涌上来，嗓子发干，到厨房喝了两杯冰镇凉水，又回到工作室。

他心灰意懒地开始脱衣服。搬到这间还觉得不自在的屋子里来，日常用品都显得有些异样，突然之间，他觉得一切都对他

怀有敌意。

脱衣服上床费了一个钟头，在床上躺着没有睡着的时间更长。街上的声音听起来就在跟前，他很不习惯。每个路人踏在人行道上的脚步声都使他一惊。他想起一些琐事：要去修闹钟；一天晚上，到菲利普家去作客回来，很难找到出租汽车……有的时候，又很痛心地想到雅克就要回来。他伤心绝望地在窄窄的床上翻来复去。

他恨恨不已地想："不管怎么样，我有自己的前程要安排！他们倒甩开手了。既然已经决定了，就把他安排在我这儿吧！我安排他的功课，可以。以后呢？你愿意怎样就怎样！我同意照顾他，行，但是到此为止！不能妨碍我自己向前奔！我还有自己的前程要安排！至于其他……"今晚，他对这孩子的感情消失得一干二净。他回想起那次到克鲁伊拜访，仿佛又看到了瘦削的弟弟，孤独的生活使他憔悴不堪。谁说得准，说不定得了结核病！果真如此的话，要叫爸爸把雅克送到一所好的疗养院去，到奥弗涅去，或是到比利牛斯山，不一定到瑞士去。而他，安托万，就可以单独一个人随意安排时间，爱怎么用功就怎么用功。他忽然发现自己竟想到："那时，我就把他的房间拿过来，当我的寝室……"

八

第二天早晨，安托万一觉醒来，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与昨夜截然相反。一上午他都在医院里。他看表看了好多次，心里又愉快又着急，恨不得马上就去车站从费斯姆先生手里领回弟弟。他到了车站，时间还早得很。他一面踱来踱去，一面回想着关于

教养院他决定跟费斯姆先生说的话。可是火车一进站，他在旅客中看到雅克的身影和费斯姆先生的眼镜时，就把原来准备的恳切言词忘记了,赶快跑过去迎接刚到的人。

费斯姆先生容光焕发,见了安托万象见了最好的朋友似的。他穿得很讲究，戴着浅色的手套，胡子刮得溜光,甚至要扑上粉来掩上刀刃的划伤。他似乎打算把兄弟俩一直送回家去，使劲要请他们在咖啡店的街座上吃点东西。安托万叫了一辆出租车，赶紧跟他分手。费斯姆先生亲自把雅克的包袱放在车座上。车开动了,他还不顾漆皮皮鞋头会被轧坏的危险,又一次把上身探到车门里来,热情地跟兄弟俩紧紧握手,还请安托万代他向创始人先生致最谦卑的敬意。

雅克哭着。

他还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一点动作,回报他哥哥对他的真挚的接待。可是他那精疲力竭的模样更加深了安托万对他的怜悯，加强了充满在他心中的新的感情。如果有人竟敢提起昨夜他那样怨气冲天，他一定否认，并且诚心诚意地说他一向就认为,只有雅克回来,他自己的那至今万分空虚枯燥的生活才终于有了意义。

他让弟弟走进他俩那一套房间,在身后把门关上,这时就更加喜气洋洋了，就象情郎把特意准备好的居室奉献给他第一个情妇似的。安托万想到这一点,不禁自嘲起来。但是,滑稽可笑对他并没有什么关系,他感到幸福,舒畅。他偷眼望望弟弟的脸,看看他弟弟是否显出满意的表情,却一点也没有发现。不过,他丝毫不怀疑,他所承担的任务必定成功。

雅克的房间是韦兹小姐最后亲临检查过的。为了使房间的气氛更加亲切宜人,她生了火,还在最显眼的地方摆上一盘杏仁

点心，上面洒着香草白糖，这是本地的特产，雅克从前非常爱吃的。在床头柜上的一个玻璃杯里，用水蓄着一小束紫罗兰，露出来一张小纸条，吉赛尔在上面一个字母用一个颜色，写着：

献给雅克

但是雅克却一点都没有注意到这些欢迎的准备。他刚一进门，安托万还在脱大衣，他就在门旁边坐下来，手里捏着帽子。

“你是这儿的主人，转一圈看看吧！”安托万对他说。

孩子不慌不忙地走过去，跟哥哥一起到另外几间房里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回来又坐下。他象很害怕地等着什么。

安托万提议说：“我们上去看看他们，好吗？”孩子打了一个寒战，安托万就明白了，雅克回到家来，想的就是这件事。雅克的脸色发青，低下了眼睛，但马上又抬起来，仿佛因为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的到来而胆战心惊，然而又希望赶快了却这一桩事。

“好，走吧，我们进去看看就出来，”安托万又说着，给他打气。

蒂博先生在书房等着他们。他心情很好：天气晴朗，春天快到了。这天早上，他去望过堂区大弥撒，在堂区财务委员的坐席上，颇为得意地自忖：下星期日，坐在这坐位上的大概就是一位法兰西研究院的新院士了。这时候，蒂博先生去迎接两个儿子，拥抱了小儿子。雅克抽泣起来。蒂博先生从这眼泪里看出他的确后悔，并且决心学好，心里十分感动，却不愿意表露出来。他让雅克坐到壁炉旁边的高背扶手椅上，自己站着，倒背着手，走来走去，一边习惯地喘着气。他对雅克又心疼又严厉地作一番简短的斥责，叫他注意是在什么情况下获得回到父亲家里的幸

福的，叮嘱雅克对安托万要象对待蒂博先生本人一样尊敬和顺从。

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打断了他的结束语。这位先生是蒂博先生未来的同事。于是，蒂博先生为了不让人家在客厅里等得焦急，就把儿子们打发走了。不过，他还是把他俩送到房门口，一只手撩起门帘，另一只手放在回头浪子的脑袋上。雅克感到父亲的手指在抚摸他的头发，轻轻拍着他的脖子，这种亲切，对他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回过身来，抓住父亲软软的胖手放到嘴唇上。蒂博先生吃了一惊，不高兴地睁了睁眼，尴尬地把手抽回来。

"好了，好了……"他把脖子往领子外面伸了几下，咕哝着说。蒂博先生认为这种过分的感情冲动对他不是什么好兆头。

兄弟俩又去看韦兹小姐，她正给吉赛尔穿衣服准备做晚祷。她本以为雅克仍然是那个爱吵爱闹的小淘气鬼，现在看见进来的却是一个大孩子，面色苍白，眼睛红红的。她双手一合，给小姑娘系头发的缎带就从手上掉了下来。她惊异得都不敢先去拥抱他了。

"仁慈的上帝，是你呀！"她终于叫了起来，向他扑过去，一把把他搂在她的风帽上，然后又退后一步，好好看看他。她那发亮的眼睛一刻不离地看着雅克的脸，没有在那上面再找出往日她所钟爱的面容。

吉丝受到冷落，又很胆怯，咬着嘴唇看着地毯，极力忍着不笑出来。她却最先接受到雅克的微笑。

"你不认识我了吧！"雅克朝她走去，一面说。坚冰溶化了，她扑到他怀里，紧拉着他的手，象小山羊似的欢跳起来。不过这一天她不敢对他说什么，也不敢问他是不是看见了她送的花。

他们一起下楼去，吉丝一直没有松开她的雅克的手，不声不响地紧偎着他，象一只小动物偎依人那样感到惬意。到了楼梯底下，他们才分手，但在门洞中，她又转过身来，隔着玻璃门，用两只手向雅克飞了一个吻，他却没有看见。

屋里只有他们俩了。安托万朝雅克看了一眼，就看出他弟弟与家里人见面之后心里松快得多，精神也已经好多了。

“告诉我，你看我们俩在这儿能过得很好吗？”

“能。”

“好，你坐下，歇一歇。坐在这张大靠背椅上，你看看，这里多么舒服呀。我去烧点茶。你饿了吗？你去拿些点心来我们一起吃。”

“我不饿，谢谢。”

“我可要吃一点。”什么也不能改变安托万的好心情。这个孤独的、勤奋好学的人，终于懂得了爱别人，保护别人，与别人分享甘苦的甜蜜滋味。他无缘无故地大笑，幸福得陶醉了，他从来没有这样感情外露过。

“来支烟吧！不要？你总是看着我……你不吸烟？你一直看着我……好象……好象我给你安下了什么圈套似的！老弟，随便点吧，真是，信任我吧！这儿不是教养院了。你还不信任我吗？”

“我信任你。”

“那你怎么回事？你怕我让你上了当？你怕我让你回来之后，不能象你所希望的那样给你自由？”

“不……不是。”

“那你还怕什么？你还有什么懊恼的？”

"没有什么。"

"那怎么啦？你这个固执的脑袋里想的尽是些什么呀？嗯？"

他走到孩子身旁，想俯下身去拥抱他，但他没有这样做。雅克向安托万抬起了阴郁的眼睛，他知道哥哥在等着他回答。

雅克微微哆嗦了一下，说："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事呢？"他又低声重复一句："这些有什么用呢？"

静默了一会儿，安托万看着弟弟，眼光里全是同情，雅克又想哭了。

"你好象是个病人，我的小弟，"安托万用痛心的声调说。"这会过去的，放心吧。只要让我来照顾你，爱护你。"安托万没有看弟弟，又胆怯地说："我们互相了解得还不够，你想想，九岁的悬殊，当你还小的时候，这九年岁月在我们之间就是一条鸿沟。你十一岁那年，我就二十了，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但是，现在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甚至不敢肯定以前是不是爱过你，以前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看，我很坦白吧。但是，现在我觉得也跟以前不同了。现在，看到你在我身旁，我非常高兴，甚至非常……感动。两个人一起生活会容易一些，更好一些，你说是不是？你看，今后，我从医院回来，我一定急着早些回到我们的家，肯定你会在家，坐在你的书桌前，兴致勃勃地做功课。是不是？晚上，我们早早地下楼来，各人到各人房里，在灯底下干活。我们把门打开，彼此好看得见，感觉到就在身旁……或者，有些晚上，我们可以聊天，象朋友似的闲扯，谈得都不想去睡了……你怎么啦？你哭了？"

他走到雅克身旁，坐在雅克的靠背椅的扶手上，犹豫了一会儿，拉住雅克的手。雅克泪流满面，赶紧扭过脸去，两只手却握

住安托万的手不放，他激动地攥住那只手，攥了老半天，几乎要把它捏碎了。

“安托万！安托万！”雅克哽咽着说。“你知道我这一年来内心中经历了些什么呀……”

他大声啜泣，安托万只好不再问他。他搂住弟弟的肩膀，亲热地把他抱在自己胸前。已经有过一次，他在黑黝黝的出租马车里，两人第一次畅谈的时候，他也曾感觉到这种使他陶醉的怜悯，这刹那间充溢全身的力量，以及为了两个人所下的决心。从那以后，他常常有一种想法，今天晚上，这种想法突然显得异样鲜明。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嗳，”安托万特别兴奋地开始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今天就向你说这个。况且，我们将来还有机会谈呢。你听我说，我现在想到：我们是兄弟，这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然而对于我，却有完全新的、非常严重的意义。兄弟！我们不仅有同一的血液，而且从出生以来，就有同一的根，完全一样的活力，完全一样的冲动。我们不仅仅是两个个体：安托万和雅克，我们是两个姓蒂博的，是蒂博家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可怕的在于，正是在我们身上有这种冲动、同样的冲动、蒂博家的冲动。你明白吗？我们这种人：蒂博家的人，我们跟别人都不一样。我甚至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姓蒂博，我们身上才比别人多些东西。无论我走到哪里，在中学，在大学，在医院，我到处都感觉到我是一个蒂博，是一个特殊人物。我不敢说比别人优越，然而，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呢？对！就是优越！我们具有一种别人所没有的力量。你，你想想这一点吧！即使你在学校里是个劣等生，但是，你难道没有感受到这种内在的冲动，使你在力量上超过其他人吗？”

“我感觉到过，”雅克不哭了，清清楚楚地说。他热情而感兴

趣地凝视着哥哥，脸上突然显出智慧和成熟的神情，使他好象比真实岁数大了十岁。

“我早就发现这一点了，”安托万说。“大概是在我们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骄傲、暴躁和固执的混合气质。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看，我想到爸爸……但是，你一点不了解他。不过，他，还是另外一回事。”他坐在雅克对面，上身向前倾着，手放在膝盖上，就象蒂博先生的姿势一样，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好了，我今天想对你说的，只是这种神秘的力量，在我的生活中，这种力量不断出现。我说不清楚，就好象水波，就好象突如其来的涌浪，在游泳的时候，能把你托起来，推着你，让你一下就能越过很大的距离。你看看！真是奇妙无比。但是必须善于利用这股力量。天下没有不可能办到的事，甚至没有难事，只要有了这种力量。而我们，你和我，就有这股力量，你明白吗？所以我……我说这些并不是谈我自己。我们还是谈你吧。现在这个时候，你应该衡量一下你身上这种力量，了解它，利用它。已经浪费了的时间，你一下子就能夺回来，只要你有这个愿望。愿望！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正确的愿望的。而且我也是不久之前刚刚明白。我能够有愿望，你也能够有愿望，蒂博家的人都能有愿望。蒂博家的人就是因为这个，什么都能干。能够超过别人！使人非承认不可！必须这样，就是说，必须发挥隐藏在姓氏之中的这种力量，去赢得最后胜利！蒂博这个家族要从我们开始兴旺发达，整个世系兴旺发达！你明白吗？”雅克一直盯着安托万的眼睛，很专心，但也显得痛苦。

“你明白吗？雅克？”

“当然，我明白！”雅克几乎是喊了出来，他明亮的眼睛在发光，嗓音激动得直颤抖，嘴角上显出一道奇怪的纹路。仿佛他埋怨哥哥用这种意料不到的话搅乱了他的灵魂。雅克忽地哆嗦

了一下，面容松弛下来，显出极度的疲劳。

“啊！让我歇歇吧！”他突然说。他把头低下去，两手捧住前额。

安托万不说话了，看着弟弟。这半个月，他又瘦了，面色多么苍白啊！棕红色的头发几乎是挨着头皮剪的，露出大得异常的脑袋，那对招风耳朵、那细弱的脖子也更显眼了。安托万发觉他太阳穴上的皮肤是透明的，脸上没有血色，眼睛周围有一层黑圈。

“你改了吗？”安托万突然单刀直入地问。

“改什么？”雅克小声说。他清澄的眼光变浑浊了，脸一红，但是露出诧异的样子，其实是装的。

安托万没有回答。

时间不早了，安托万看看表，站起来。五点左右，他还得去医院给病人复诊。他拿不定主意是否告诉弟弟一直到晚饭以前都不能陪他。但是，跟他的预料相反，雅克看见他要走，倒几乎显出高兴的样子。

果然，只剩下一个人，雅克好象感到轻松多了。他想把整套房间转一圈看看，但在前厅里，站在那关着的门前，忽然不知道为什么焦躁起来，又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自己的房间还没有仔细看呢！这时，他才发现那束紫罗兰和纸条。这一天的种种事情夹七夹八浮上他的脑海，想起父亲的接待，安托万的一席话。他摊开四肢，躺在长沙发上，又哭了起来，不是由于绝望而哭，不是，他哭，主要是因为疲劳困乏，也因为这房间、那束紫罗兰、父亲那只放在他头上的手、安托万的亲切关怀和这难卜凶吉的新生活；他哭，是因为他感到所有的人都愿意爱他，因为大家现在都要关心他，跟他说话，对他微笑，因为他不得不对所

有的人都作出反应，因为一个人过的安安静静的日子对他来说从此结束了。

九

安托万为了让弟弟有段时间适应，推迟到十月份才把他送进一所中学。他同几个准备到大学工作的老同学一起，拟定了一个分科复习计划，想逐步恢复孩子的智力。由三位教师分担讲授。三位都是年轻人，是安托万的朋友。学生自愿上课，只要能注意学习，可以多用或少用些时间。安托万不久就很高兴地发现，教养院的独居生活并没有象他担心的那样给孩子的智力带来那么大的损害；隔离的这段时间他的智力在某些方面说也奇怪反倒成熟了。所以，开始慢慢学习之后不久，他的进步立刻就非常迅速，是安托万原来根本没敢企望的。

雅克很好地利用了给予他的独立地位，一点也没有过分。况且，安托万从来没有怀疑给雅克完全自由有什么不好。他虽然没有对父亲说过，却得到了韦卡尔神父的默许。安托万意识到雅克的天赋非常丰富，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向自由发展好处很多。

最初几天，孩子非常不乐意出家门。大街让他厌烦。安托万不得不设法找出些事来叫他出去办，好让他换换空气。这样一来，雅克对他原来住的这一地段又重新熟悉起来了。不久，他就觉得这样的散步很有趣。正是美好的季节，他很喜欢沿着河岸一直走到巴黎圣母院，或者在杜伊勒利公园里闲逛。有一天，他甚至壮着胆子走进了卢浮宫博物馆。但是他觉得里面很气闷，满是尘土，一排排的画也很单调，就赶紧跑出来，再也不进去了。

在饭桌上，他总不出声，只是听着爸爸说话。何况，这位胖先生骄横专制，盛气凌人，所有不得不在他家生活的人都默默地藏到一副假脸后面。即使韦兹小姐，尽管她对蒂博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总是把真面目对他掩饰起来。对这种恭恭敬敬的沉默，蒂博先生却颇为得意，这样，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意见强加于人。他还天真地把这沉默与完全同意混为一谈。对待雅克，他态度非常谨慎，遵守诺言，从不过问雅克是怎样安排时间的。

不过只有一点，蒂博先生毫不通融：他明确地禁止与丰塔南家有任何交往。为了加强安全起见，他决定今年不许雅克到拉非特庄去。蒂博先生每年春天跟韦兹小姐一起去那里。就是在那里的森林边上，丰塔南家也有一所小宅院。说妥了雅克今年夏天跟安托万一起留在巴黎。

禁止再看到丰塔南家的人，这是安托万跟他弟弟一次严肃谈话的题目。雅克的第一声叫喊是反抗。他觉得如果对他的朋友还这么猜疑，过去的不公正就绝没有消除。这种激烈的反应没有使安托万不快，它说明雅克，真正的雅克再生了。不过等他头一股怒气发作之后，安托万就想办法说服弟弟。没有费多么大的事，雅克就答应不再设法跟但以理见面。其实，雅克对这一点并不象别人想的那样坚持。他性子还太野，不希望跟别人有什么接触，跟哥哥亲密相处对他来说已经够了，这是因为安托万努力跟他保持平等的同伴关系，任何一件小事上都不显出年龄的差别，更不摆他原来应该有的架子。

六月初，雅克回家时，看到大门口聚了一堆人。弗吕林大妈犯了病，在门房里摔倒了，到晚上才恢复知觉，但是右边的胳臂

和腿完全瘫痪了。

几天以后一个早上，安托万正要出门，有人按铃。一位甘泪卿①，穿着玫瑰红的短袖女衫，黑色的围裙，出现在门口，红着脸儿，鼓起勇气微笑着。

“我来料理家务。安托万先生不认识我吧？我叫利斯拜茨·弗吕林……”

她说的是阿尔萨斯方言，孩子气的嘴说起来，音拖得很长。安托万想起来弗吕林大妈收养的、以前常在院子里玩单脚跳的那个孤儿。那姑娘解释说她是从斯特拉斯堡来照顾姑姑的，同时还代她干些活儿。她不浪费时间，立刻着手整理屋子。

这样，她每天都来，给两个年轻人送早饭，还伺候他们吃。她总爱突然脸红，安托万就拿这个跟她开玩笑，还问她德国的生活情况。她现在十九岁，六年前离开这所公寓之后住在叔叔家里。她的叔叔在斯特拉斯堡火车站附近开着一家附设饭店的旅馆。只要安托万在场，雅克就插进来说几句话，但是如果屋里只有利斯拜茨一个人，他就避开她。

可是，安托万在医院值班的日子，她就把中饭送到雅克的房里。雅克问她姑姑的病情怎么样，利斯拜茨不跟他细说，只说弗吕林妈妈健康在恢复，不过，很慢；胃口一天比一天好了。利斯拜茨相信食物能起很大作用。这个姑娘长得不高，很丰满。弹性的身体说明她特别喜欢跳舞、唱歌、玩。她笑起来，一点也不拘束地看着雅克。一副活泼机智的小脸蛋，短鼻子，两片嘴唇又鲜又嫩，微微鼓起，眼珠象是瓷的，前额周围一簇头发，不是金黄

① 甘泪卿，德国作家歌德的《浮士德》中的人物，是一位美丽纯洁的少女。这里指利斯拜茨·弗吕林是一位象甘泪卿一样美丽的德国姑娘。

色，而是大麻色。

利斯拜茨闲聊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雅克的胆怯渐消，跟她熟了。他非常认真地听她闲扯，姑娘无论什么时候都对他说心腹话：仆人、同学、有时甚至老师的隐事。利斯拜茨跟雅克说话比跟安托万随便。对安托万，她显得更孩子气。

一天早晨，她看到雅克在翻一本德文字典，仅有的那一点谨慎也完全消失了。她想看看他翻译的是什么。原来是歌德的一首歌谣，她很感动，歌词她记得很熟，甚至唱起来：

"小河之水流呀流，
快乐不复在心头……"①

只要谈起德国的诗，她就眉飞色舞。她哼唱了许多抒情歌曲，还解释头几句歌词的意思。她最欣赏的往往都是很幼稚，并且忧伤的情调：

"假如我是一只小鸟，
我要飞向你的怀抱……"

然而，她特别喜欢席勒②。她默默想了一会儿，一口气背出了《玛丽·斯图华特》③中她最喜欢的一段，说到被囚禁的年轻

---

① 原文为德文。

② 席勒（1759—1805），德国著名剧作家、诗人。

③ 玛丽·斯图华特是苏格兰女王，后被斩首。席勒于1801年以此为题材完成了这部悲剧。

女王获准在监狱院子里散散步，她赶紧向草坪跑去，阳光炫目，她沉醉在青春的气息之中。那些德文词句雅克全都不懂，她就边背边翻译。为了表达热烈向往自由的心情，她用的声调非常逼真，使雅克想起了克鲁伊，觉得心都软了。他零零碎碎地、欲说又止地开始讲他的不幸遭遇。这些时，他还是不常见人，很少说话，所以，他自己的声音很快使他陶醉。他兴奋起来，随意改变事实，在叙述中掺进了在文学作品中模模糊糊记住的各种情节。因为两个月以来，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贪婪地阅读了安托万所收藏的小说。他觉得，这样浪漫的移植比贫乏的事实对于利斯拜茨的感觉更能起作用。看到这位漂亮姑娘直擦眼泪，就象迷娘①在哭她的故国似的，他体会到以前未曾经过的艺术家的快感，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他自思自忖，由于满怀希望而浑身发抖，这是不是一种爱情呢？

第二天，他焦急地等她来。她也许已经猜到了；她给他带来了一个纪念册，贴着许多画片，写着题词，夹着干了的花：这是一个少女三年来的生活，也就是她全部的生活。雅克向她问了一大堆问题，他喜欢让自己惊奇，而凡是他不知道的他都觉得惊奇。在利斯拜茨的讲述中，充满了完全真确的琐事，不容对她的真诚发生怀疑。然而，当她脸上升起红晕，曼声诉说时，那模样却象那些说梦的人，在信口开河，在撒谎。她谈到舞蹈学校②冬天的晚会，高兴得直跺脚，晚会上有附近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参加。舞蹈教师拿着个很小的小提琴，随着对对舞伴转来转去，打着节

① 迷娘，是歌德的小说《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人物。
② 原文为德文 Tanzchule。

拍。女教师在自动钢琴上放出最时新的维也纳华尔兹舞曲。到了半夜，大家就吃东西；然后，成群结伙，闹闹嚷嚷，在黑夜里跳跳蹦蹦，走家串户，舍不得分手。这时，脚下踩的雪是那么柔软，天空是那么明净，风吹在脸上那么冷冽。有时候，也有几个士官到常常跳舞的人们中间来。其中有一个叫弗雷狄，还有一个叫威勒。利斯拜茨犹豫了半天，才在像片上一群穿制服的人中间指着一个胖胖的木头娃娃似的人说这就是威勒。她用袖口掸掸像片上的灰说："啊！这个人很正派，无精打采得叫人怜爱！"那时，她常到这个军官家去，因为有那么一段弹齐特拉琴，吃覆盆子，喝凝乳的故事。说到这里，她忽然出其不意地笑了一下，住了口，没再说下去。一会儿，她说这个威勒是她的未婚夫，一会儿，她提起他来时又仿佛这小伙子为了她才断送了前途。雅克终于明白，两个人中间闹了些不明不白的笑话，以后，小伙子就被派到普鲁士去驻防了。利斯拜茨回忆起来，有时怕得发抖，有时又扑哧笑出声来。在旅店的走廊尽头有一个房间，走廊的地板一踩就吱吱响。说到这里，她的话又难以理解了。好象这间房就在弗吕林的旅馆里，否则，深更半夜老叔叔怎么会把这个只穿着衬衫和短统袜的士官赶到院子里，又赶到大街上？利斯拜茨又解释说，叔叔想跟她结婚，好有人料理家务，还说叔叔是个豁嘴子，从早到晚抽雪茄，发出一股烟油子味。她忽然不笑了，一下子又哭起来。

雅克坐在桌子旁边，纪念册摊在面前。利斯拜茨坐在椅子的扶手上，她俯下身子，雅克就感觉到她的呼吸，鬈发拂着他的耳朵。他并不感到心慌意乱，他早就明白什么叫做邪恶了；但是现在，另一个世界在向他召唤。他觉得这个世界就在他内心中，是在他最近浏览的一本英国小说里所搜求到的，那就是贞洁的

爱情，一种洋溢着幸福而又完全纯洁的爱情。

一整天，他都在想象中准备着第二天的谈话，连细枝末节也都设想到了。这套房子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最合适的是整个上午谁也不会来打搅他们。他让利斯拜茨坐在右边大沙发上，她头微微向前倾着，他自己站着，看到了她那颈后细发底下女衫圆领口里的脖颈；女孩不敢抬起眼睛；他弯下身子说："我不愿意您回去……"这时，她才抬起头，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他吻一下她的额头作为回答，这是表示订婚的亲吻。"五年以后我就二十岁了。我要对爸爸说：'我不是个孩子了！'如果他们对我说：'她只不过是看门女人的侄女。'那我就……"他威胁地挥了一下手。"未婚妻！未婚妻！你是我的未婚妻！"他觉得这个房间太小，装不下这么多的快乐。他跑出门去。天气很热，他在阳光里满心欢畅地走来走去。"未婚妻，未婚妻，她是我的未婚妻！"

他睡得特别熟，第二天早晨，有人按铃他都没有听见。听出是她在安托万房里笑，他赶紧从床上跳下来。当他赶过去看的时候，安托万已经吃完早饭，准备出门，他两手抓住利斯拜茨的肩膀，吓唬她说："你听见了吗？如果你还给你姑姑喝咖啡，我就要跟你算帐！"利斯拜茨笑着，那笑声只有她才有。姑娘无论如何不能相信，上好的德国式牛奶咖啡，加很多糖，热腾腾地喝下去，会对弗吕林妈妈有什么坏处。

只剩下他们俩了。她在托盘上放上洒着茴香的花式点心，这是她头一天特地为他做的。她看着他吃早饭，不敢打搅。雅克埋怨自己不该饿得只顾着吃。发生的事都没有预料到，他不知道应该如何把他精心准备的场面跟现实联系起来。真是倒霉透顶，有人按铃了。简直没有料到，原来是弗吕林大妈一瘸一拐

地走进来。她还没有痊愈，但已经好了，好多了，来向雅克先生问好。接着利斯拜茨只好扶她回门房去，把她安置在靠椅上。时间过去了，利斯拜茨还不回来。雅克向来受不得不顺心的境遇，他走来走去，心里气恼，象以前发脾气的时候一样，他紧咬着牙，两手握紧拳头插在衣袋里。他埋怨起那姑娘来。

利斯拜茨到底回来了，可是他已口干舌燥，两眼昏花。他等得心急如焚，两手直哆嗦，他装着做功课的样子。她赶紧拾掇屋子，向他说再见。雅克脸对着书，心里一阵冰凉，由她走了。可是她刚一走，他就仰面倒下，微笑起来，心里却完全是悲苦，赶紧走到镜子旁边，好客观地玩味一下。在想象中，不下二十次，又浮现出了他已想妥的场面：利斯拜茨坐着，他站着，那后颈窝……他感到一阵难受，两手捂着眼睛扑倒在大沙发上，但是，眼泪哭不出来，只感到烦躁和怨恨。

第二天她来的时候，显得很悲伤。雅克却误以为是在责备他，心里的不满也就烟消云散了。其实，她刚收到从斯特拉斯堡来的一封信，带来了坏消息：她叔叔要她回去，旅馆客满了。弗吕林老板答应可以耐心等一个星期，不能再拖。她来是想把信拿给雅克看，可是雅克向她走过来，眼光又温柔又羞涩，她就决定不再说什么不痛快的事情了。她径直去坐在长沙发上，正好是雅克想象中她该坐的那地方。他站在想象中给自己规定的位置。她低下头去，雅克瞧见在鬈发底下从女衫的圆领口里露出来的后颈窝。他机械地俯下身去，她头抬得早了一点，惊异地看了看他，笑了起来，把他拉向沙发，靠在她身边，毫不犹疑地把自己的脸向雅克凑过来，太阳穴紧靠在一起，热烘烘的脸蛋儿贴了过来。

“亲爱的……宝贝①……”

他心里充满柔情，几乎要昏过去，闭上了眼睛。他感觉到利斯拜茨那被缝衣针扎过的手指摸他的那半个脸，那手又伸到领子下面，扣子解开了，他欢快地哆嗦一下。那有吸引力的小手在衬衣里顺着皮肤往下滑，紧贴住前胸不动了。他也壮着胆，伸出两个手指，但碰上了一枚胸针。她自己为他稍稍解开了胸衣。他屏住呼吸，手轻轻触到他从来未曾触摸过的皮肤。她动了一下，仿佛被他搔痒了似的。忽然他感到手心窝里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他的脸红了，笨手笨脚地吻她。她马上对准嘴唇冲动地回报他一个吻，他手足无措，唇上留着异样的口水，那鲜味甚至有些发腻。她又紧紧贴着他的脸，不动了，睫毛一跳一跳地，蹭着他的太阳穴。

从这以后，成了每日例行的仪式。她在前厅就解下胸针，一进房就把别针插到门帘上。两人都坐到长沙发上，脸贴脸，手贴着肉，静静地待着。有时她唱起德文的抒情歌，他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紧紧搂在一起，随着音乐的节拍晃动着上身，鼻息交融，觉得再也不企求比这更欢乐的事了。如果雅克的手指在她短袖衬衣底下翻腾，如果他的头挪动起来，想用嘴唇去摩擦她的脸颊，她就用眼睛盯着他，好象是要他老实点，她轻轻说：

“规矩些吧！”

不过，两人的手一旦放到该放的地方，就乖乖地不动了。好象有一种默契，利斯拜茨和雅克都不进一步变什么新的花样。他们的搂抱也就是把脸耐心地、持续地贴在一起，彼此抚摸着随着

---

① 原文为德文 liebling。

呼吸起伏的温暖的胸脯。利斯拜茨经常显得有些疲乏，不费什么劲就打消了一切要求。跟雅克在一起，她完全沉醉在纯洁和诗意之中。至于他，他根本无需乎遏制任何更进一步的冲动：纯贞的抚爱本身就是目的，他想都没想过这样的爱抚可以是另一种热情的序曲。即使这女性温热的身体有时也能引起他生理上的混乱，那也是他自己也差不多完全没有意识到的；要是想到利斯拜茨可能发觉，他会羞愧得无地自容，觉得恶心。跟她在一起，雅克连一点不纯净的欲念都没有，他的灵魂和肉体完全没有联系。灵魂完全属于他心爱的姑娘，而肉体却在另一个世界——利斯拜茨从未进入过的夜的世界里，过着完全孤独的生活。有些晚上，他睡不着觉，从被窝里钻出来，在镜子前脱去衬衣。他怀着永不餍足的狂热吻自己的胳臂，抚摸自己的身体，然而这样的时候，这总是一个人，离她很远；利斯拜茨的形象与他平常的种种联想绝不相混。

然而，利斯拜茨动身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星期日就得乘夜车离开巴黎，她还不敢告诉雅克。

到了这个星期日，吃晚饭的时候，安托万知道弟弟还在楼上，回到家来就到自己的房间去了。利斯拜茨正在等着，一看见他，就哭着扑到他的肩膀上。

“怎么啦？”安托万一边问，一边异样地微笑。

利斯拜茨摇着头。

“你一会儿就要走了？”

“对了。”

安托万不耐烦地挥一下手。姑娘又说：

“也要怪他，他根本不想……”

"你不是答应过你替他想吗？"

她看着安托万，有点看不起他。他无法理解对于她来说雅克"可跟别人不一样"！但是，安托万长得漂亮，她也喜欢他那种撩得人无力摆脱的样子，因此，他的看法跟别人一样，她也就原谅他了。

利斯拜茨的胸针早已别在窗帘上，这时，她正漫不经心地脱衣服，心里想的已经是在路上了。当安托万把她搂在怀里时，她在喉咙里咯咯笑着："亲爱的[①]，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晚上，规矩些吧……"

安托万整整一晚不在家。将近十一点，雅克听见他回来，悄悄地走到自己房里去。雅克去睡觉，没有叫他。

雅克刚上床，膝盖碰到一件什么硬东西，一个纸包。真没想到！是一块锡纸包着的茴香点心，还抹着粘乎乎的糖稀，在绣有雅克名字字首的丝手绢里，折着个淡紫色的小纸签：

给我心上人！

她还从来没有给雅克写过信，给了他这个便条，就象今晚她人来了，守护在他床边似的。他高兴地笑着打开封套：

"雅克先生：

"当你收到这封亲爱的信时，我已经到了遥远的地方……"

信上的字模糊了，他额上冷汗直冒：

"……我已经到了遥远的地方。我今晚在东站，乘二十二点十二分的火车到斯特拉斯堡去……"

"安托万！"

---

① 原文为德文。

雅克的叫声那样凄厉，安托万立刻跑来，以为弟弟受了伤。

雅克坐在床上，摊开两只胳臂，张着嘴，两眼在恳求，象是死亡就在眼前，只有安托万能救他一命。被子上摊着那封信，安托万匆匆看了一遍，一点也没有惊奇的样子；就是他刚才送利斯拜茨上火车的。他向弟弟弯下身来，可是他弟弟拦住了他：

“别说，别说……你不明白……安托万，你不可能理解……”

他说的话跟利斯拜茨一样。他一脸固执的模样，眼睛直愣愣的，有一股压力，使人想起从前那个拗孩子。忽然，他的胸膛胀满了，嘴唇抖起来，好象要逃开什么人似的，转过身去，一头扑到长枕上，啜泣起来。他一只胳膊甩在身后，安托万摸了摸那痉挛的手，雅克立刻抓住他的手，安托万就热情地握住雅克的手。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看着弟弟弓着的背哭得抖个不停。他又一次发现，雅克好象在灰烬底下埋藏着的、随时准备熊熊燃起的暗火，也感到在弟弟的教育方面，他虚荣地夸下了海口。

半个钟头过去了，雅克松开手，他不再哭了，喘着气。渐渐地，他呼吸逐渐平稳，慢慢睡着了。安托万没有动，下不了决心走开。他满怀忧虑地想到这孩子的前途。又过了半个钟头，他才踮着脚走了，让门半掩着。

第二天早上，安托万离开家的时候，雅克还在睡，或者说，是在装睡。

晚上阖家吃饭的时候，他们俩才在楼上饭桌上见了面。雅克的样子很疲惫，嘴角上划出一道轻蔑的纹路，就象一个孩子，以为别人误解了自己，脸上反倒显出自负的神气。整个吃饭的时间，他都避开安托万的眼光，甚至也不愿别人可怜他。安托万

是完全了解的，况且，安托万自己也不想再谈到利斯拜茨。

他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原状，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一〇

一天晚上，晚饭前，安托万在自己的邮件里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他的名字，但是里面还封着一封信，是给他弟弟的。他想不起来这是谁的笔迹，而且雅克就在身旁，他不愿显出犹豫的样子，马上说：

“是给你的。”

雅克立刻过来，脸红了。安托万正在翻着一份书目，把信递给了他，也不去看他。当他抬起头时，他看见雅克把信装到口袋里去。他们的眼光遇到一起，雅克的目光咄咄逼人。

“你为什么这么看我？”他说。“我完全有权利收到一封信，是不是？”

安托万看了看弟弟，没有说话，一转身走出了屋子。

吃晚饭时，他只跟蒂博先生说话，没有理雅克。象每天晚上一样，他们一起下了楼，但彼此没有说一句话。安托万进了自己的房间，刚坐到桌子旁边，雅克就进来了，也没有敲门。他一脸挑衅的神气，走上前来，把打开的信扔到桌子上。

“既然你要监视我的通信，你就看吧！”

安托万把信折起来，并没有看，又递给弟弟。雅克不接，他手指一松，信掉到地毯上了。雅克捡起来，又放进了衣兜。

“你不看，那就不用生我的气了，”他冷笑着说。

安托万耸耸肩膀。

“我告诉你，我已经够了！”雅克忽然提高声音说。“我已经

不是一个孩子。我要……我有权利……”安托万凝神而沉静的目光更惹他生气，他喊着说：“我告诉你，我已经够了……”

“什么够了？”

“什么都够了！”他脸上已经没有一点含蓄的意思，眼睛瞪着，发出怒火，招风耳朵支起来，脸涨得通红，嘴巴半张着，显出一副蠢相。“另外，这封信也不应该寄到这儿来。我已经吩咐过：给我寄信来，要存局候领。这样，我至少可以爱收到什么信就收到什么信，用不着向任何人作交待！”

安托万始终打量着他，不说话。这样沉默不言倒是一着高招，掩饰了他的不安：这孩子还从来没有用过这种腔调来跟他说话。

“首先，我要跟丰塔南见面，你听见了吗？谁也拦不住我！”

刹那间他想起来，原来那是灰皮本子上的笔迹！雅克虽然答应过不再与丰塔南一家联系，但还是跟但以理通信了。丰塔南夫人呢？她知道吗？她能答应儿子这样秘密通信吗？

安托万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得不承担起作父亲那样的责任，不久以前，他在蒂博先生面前的态度正是雅克现在在他面前的样子。现在事情正好反过来了。

“你给但以理写信了？”他皱着眉头问道。

雅克非常肯定地点点头。

“连我都不告诉？”

“那又怎么样？”雅克说。

安托万差一点儿跳起来打这个放肆的人一个耳光，他捏紧了拳头。事情发展得简直要把他最珍视的关系搞糟。

他装出心灰意懒的声调说：“你走！今天晚上你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我说……我要说我受够了!"雅克一边跺脚,一边嚷。"我不再是小孩子了,我要跟我认为合适的朋友来往。这种日子我过够了!我要去看丰塔南,因为丰塔南是我的朋友。我给他写信就是因为这个。我自己干什么,我自己知道。我已经跟他订了约会,你爱告诉谁你就去告诉。我受够了,受够了,受够了!"他使劲跺着脚,心里只剩下仇恨和反抗。

有一件事他没有说,也是安托万猜不着的。那就是利斯拜茨走了以后,可怜的孩子觉得心里又空虚又沉重,他需要把他青春的秘密告诉另外一个年轻人,不但如此,他还要跟但以理一起分担这使他窒息的压力。当他独自激动的时候,他已经预先经历了那完美的友谊时刻,那个时候,他要请求他的朋友爱利斯拜茨的另一半,还要请求利斯拜茨允许他的朋友承受这一半的爱情。

安托万装作不为所动,享受着他自己的优越感。"我已经说了,叫你快走。等你恢复理智的时候,我们再谈这些事!"

"胆小鬼!"这种冷淡的态度,使得雅克火冒三丈,他大吼起来。"简直象学监!"他走了,把门关得很响。

安托万走过去把门上了锁,倒在一张扶手椅里。他的脸气得苍白。

"学监!浑蛋,竟骂我是学监。我非跟他算帐不可。他以为他可以这样放肆,那他可错了!我这一晚上白白浪费了,现在没有办法再工作。我非跟他算帐不可!我以前过的是安安静静的日子!我真是干了蠢事!就为了这个小浑蛋。骂我学监!这种人,别人越是为他好,他就越……浑的倒是我!我为他浪费了我的一部分时间,耽误了我自己的工作。到此为止吧。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的考试,不能为了这个小浑蛋……"他坐不住了,

站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忽然看到自己在丰塔南夫人面前的样子，他的脸上显出坚决而醒悟的表情："我已经尽力而为了，夫人，温存，友爱，我都试过了。我给了他最大的自由，可是结果呢，请你相信我的话吧，夫人，有这么一种人，别人对他们无能为力。对于他们，社会只能有一种办法来保证安全，就是不让他们造成危害。有些教养院叫做：'社会防罪事业协会'，不是没有道理的……"

好象有耗子啃东西的声音，他回过头来：门缝里塞进来个小条子：

"我不该骂你学监，我向你道歉。我不发脾气了，让我进去。"

安托万尽管不情愿，也还是微笑起来，心里又突然涌起了热情。他没有多考虑，过去开了门，雅克在外面等着，垂着胳臂。他还是很激动，低着头，抿住嘴，忍住笑。安托万装出恼火的模样，漠然地又回来坐下。

"我要工作，"他干巴巴地说。"你今天晚上已经耽误了我很多时间。你还要怎样？"

雅克抬起了含笑的眼睛，直看着哥哥的脸。

他说："我要见但以理！"

静默了一会儿。

"你知道，爸爸不答应，"安托万说。"为什么不答应，我曾特意对你说过。你还记得吗？那天我们就说好了：你要接受这个事实，不要再想跟丰塔南一家人恢复交往。我当时相信了你的话。你自己看看结果怎么样？你骗了我，一有机会就把协定撕毁了。现在一切都完了，我再也不能相信你了。"

雅克啜泣起来。

"别这么说，安托万，这不公平。你不能了解，我的确有错误，我不该不告诉你就写信。可是，这是因为还有其他原因，我本来必须对你说，但是我不能够。"他低声说道："利斯拜茨……"

"这不相干，"安托万立刻打断了他的话，免得弟弟又说出什么，使他比弟弟更难堪。他想迫使弟弟换个话题，就说："我同意再试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但是你得答应我……"

"不，安托万，我不能答应你不去看但以理。倒是你要答应我，让我去看他。你听我说，安托万。你不要生气，我在上帝面前起誓以后我什么都不瞒你。但是，我要去看但以理，我不愿意瞒着你去看他，同时，他也不愿意。我给他写过信，叫他回信的时候寄存局候领。可是他不愿意，你听他信里是怎么说的：'为什么存局候领呢？我们没有什么要瞒人的，你的哥哥总是站在我们这一边。这封信我就要寄给他，由他转交给你。'最后我向他提议在先贤祠后面会面，可是他不接受：'我跟妈妈谈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尽早地到我家来过一个星期日。妈妈很喜欢你们，你的哥哥和你，她叫我邀请你们俩来。'你看看，他多么光明磊落，爸爸是不会想到的。他对人家完全不了解，就谴责人家。我倒不十分怨他，但是你，安托万，你就不一样了。你认识但以理，你了解他，你见过他的母亲，你没有任何理由象爸爸那样。你应该为我有这样的友谊而高兴。我已经一个人过了这么久了！对不起，我这话不是说你，你完全知道，但你是一回事，但以理又是一回事。你有许多年龄与你相仿的朋友，你完全了解什么叫做知己吧？"

"说良心话，我并不知道……"安托万想。他看到雅克一说朋友这个词时，脸上就露出幸福温存的表情。他突然想走过去拥抱弟弟。但是，雅克的眼光中还是有某种固执和好斗的东西，这

很伤安托万的自尊。他心中念头一闪，很想跟弟弟的这个倔强脾气较量一下，把它压下去。然而雅克那样刚强的性格又不免使他心存畏惧。他一言不发，伸长两腿，思索起来。他想道："其实，我是很开通的，我得承认父亲的这个禁令是荒唐可笑的。这个丰塔南对雅克只能有好的影响。极为理想的环境，甚至能帮我完成任务。对了，她一定能帮助我，她比我有眼光，她会很快地影响这孩子。这是一个极其不寻常的女人。但是万一爸爸知道了……那又怎么样？我不再是孩子了，谁对雅克负责？是我。那么，我就有权作最后的决定。我认为，严格说来，爸爸的禁令又可笑又不公正。我不去管它就是。何况，雅克首先会对我更亲近，他会想：'安托万跟爸爸不一样。'其次，我肯定但以理的母亲……"他又一次仿佛看到自己在微笑的丰塔南夫人面前："夫人，是我自愿亲自把我弟弟送来的……"

他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坐在雅克对面。雅克还是一动不动，意志很强，下定了决心，要跟哥哥斗一斗，要说服哥哥的反对意见。安托万说道：

"既然你这样逼我，我只好对你实说了吧。纵然父亲有言在先，我一向就有意让你去见丰塔南，甚至打算亲自带你去，你明白了吧！可是，我本来想等你心情平静之后再去，我打算耐心等到开学的时候。现在，你给但以理写的信把事情提前了。好吧！我承担全部责任就是。不让爸爸知道，也不让神父知道。如果你愿意，我们星期日就去。"

"你看看，"他停了一下，又用亲切的责备语气说，"你错到什么程度，你不信任我，错到什么地步。我对你说过不下二十次，我的小弟，你我之间要完全开诚布公，互相信任。否则，我们以前希望的一切就会全部落空。"

"星期日就去？"雅克结结巴巴地说。他没怎么费劲就取得了胜利，一时倒没有了主意。他感到落入了没有看清的什么圈套里，接着又为这个猜想感到羞愧。安托万的确是他最好的朋友。哥哥比自己大得多，真是太可惜了。可是，怎么？这个星期日就去？为什么这么早呢？他现在倒要琢磨一下是不是真的那么想见他的朋友了。

一一

就在这个星期日，但以理正在母亲旁边画图画，小狗叫起来。有人按铃了。丰塔南夫人放下了书。

"妈妈，让我去，"但以理说。他抢先一步，向大门口走去。由于缺钱，他们辞退了女仆，一个月以前，又把厨娘辞了。尼科尔和珍妮帮忙操持家务。

丰塔南夫人侧耳细听，听出了格雷戈里牧师的声音，就微笑着向前走几步去迎他。牧师抓住但以理的肩膀，哑着嗓子笑着盯住他看：

"怎么？天气这么好，不出去走走，孩子①？这么说，法国人从来不划船，不打板球，不作任何体育活动？"

他那小小的眼睛里全是黑眼珠，即使睁开眼睛也显不出眼白。黑黑的眸子射出的光芒使人难以逼视。但以理不好意思地微笑着扭过头去。

"你别责怪他，"丰塔南夫人说。"他在等一个同学。你知道，蒂博兄弟俩？"

---

① 原文为英文 boy。

牧师脸上作出怪相，一边在记忆中搜索，突然，他那干枯的双手狠狠地一搓，好象要搓出火花来似的。他嘴唇一咧，露出静静的、奇怪的笑容。

“噢，对了①，”他说。“就是那个有胡子的大夫？对，是个好小伙子。您还记得吗？他来的时候，看见我们的小东西又活过来，显得多么惊奇呀！他想用他的体温表来测量人的更生能力！可怜的人②！可是，咱们的小宝贝③在哪儿呢？这么好的太阳，难道她也关在屋里不成？”

“没有，你放心吧！珍妮跟她的表姐到外面去了，她们只是勉强地留出来吃午饭的时间。她们出去试照相机，是珍妮过生日得的一件礼物。”

但以理把一张椅子给牧师推向前来，他抬起眼睛看了看母亲。丰塔南夫人说到这件小事时，声音却颤抖起来。

“怎么，关于那个……尼科尔，”牧师一边坐下，一边问道，“有什么新消息吗？”

丰塔南夫人摇摇头，她不愿在儿子面前谈这件事。可是但以理听到尼科尔这个名字，瞥了牧师一眼。

牧师忽然转身向但以理说：“孩子④，告诉我，你的朋友大胡子大夫到底什么时候来打搅我们？”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三点左右吧！”

格雷戈里站起来，从牧师背心里掏出象茶托那么大的一块银表，说道：

---

① 原文为英文 yes。

② 原文为英文 poor fellow。

③ 原文为英文 darling。

④ 原文为英文。

"好极了①，还差不多有一个钟头哩！小懒蛋，快脱下你的上衣，马上去绕着卢森堡公园跑步，创造个长跑纪录吧！快去②！"

年轻人和他母亲对视了一下。他站起身来，调皮地说：

"好，好，我不打搅你们了。"

"这孩子真鬼！"格雷戈里一边小声说，一边举起拳头来吓唬他。

孩子一走，只剩下了他和丰塔南夫人，他那光溜溜的脸马上显出慈祥的神情，流露出爱抚的眼光。

他说："现在是我只想对您的心灵诉说的时候了，亲爱的③。"他默思了一会儿，仿佛在祈祷。接着，他神经质地拢了一下黑头发，走过去端了一张椅子骑上，说道："我见到他了。"看到丰塔南夫人的脸顿时白了。"我是从他那儿来的，他很后悔，他是多么痛苦啊！"牧师目不转睛地盯住她看，仿佛用这样始终愉快的眼光看着她，就能减轻他给她带来的痛苦似的。

"他在巴黎吗？"她结结巴巴地问，说的什么她自己也没有想一想。可是她知道，前天，珍妮过生日，热罗姆亲自把给女儿的照相机送到门房女人那里。无论他在什么地方，他从来不忘记祝贺家里人的生日。"您见到他了吗？"她用漫不经心的声音又问道。脸上的表情却变化不定。几个月以来，她不断地想着他，但思路很乱，现在一提起他来，她全身就感到一种特别的麻木。

"他很痛苦，"牧师又加重语气说一遍。"他很后悔。他那个

---

① 原文为英文 Very well。

② 原文为英文 Go on。

③ 原文为英文 dear。

可怜的女人是个歌女，但是他真觉得腻了，不愿意再见她。他说没有他的妻子儿女，就真的活不下去。我觉得这话是真心的。他请求您原谅，只要能再作您的丈夫，他什么都答应。他要求您打消离婚的主意。他的脸，我仔细看了，这一回，是义人① 的脸色。他真正是个善良正直的人了。”

她不说话，茫茫然凝视着前方。她丰润的两颊、稍许臃肿的下巴、湿润而敏感的嘴唇，都散发着宽厚的气息。格雷戈里以为她一定会原谅，接着说：

“他说本月份，你们俩要到法院去，先行调解，以后才开始真正的离婚起诉。他恳求不要这样做，因为他真的已经完全变了。他说他并不象表面上那么坏，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我也是这样想的。他现在想工作，如果能找到工作的话。您要是愿意，他要到这儿来和您一起生活，改过自新，重新作人。”

他看到她的嘴唇痉挛，下巴在抖动。她忽然耸耸肩膀说：

“不行。”

声调果断，眼光又痛苦又高傲。看来，这个决定是难以更改了。格雷戈里把头往后一仰，闭上眼睛，静默了很长时间才说：

“听着②，”他的声音完全变了，调子冷漠，没有激情。“我要对您讲一个故事，您愿意听吗？您还没有听过哩。说的是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的事。我说，您听着。这个男人很年轻的时候，就跟一个可怜的女孩子订了婚，那姑娘又善良，又美丽，真的受到上帝的爱，那青年也爱她，”他的眼光滞重了。“……用他整个的灵魂，”他加强语气说。接着，好象费力地回想说到了什么地

---

① 宗教用语。

② 原文为英文 Look here。

力，他又很快地接下去说："于是，结婚之后，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年轻人发现他的妻子不仅爱他一个人，她还爱另外一个男人，是他们家的朋友，常到他们家来，就象这对夫妇的亲兄弟一般。于是，这可怜的丈夫把他的妻子带去长期旅行，想帮她忘记这件事。但他看出，妻子现在只爱那个朋友，不再爱他。对于他们两人来说，地狱般的生活就开始了。他看见妻子首先在身体上，接着在心里，最后在灵魂里都忍受着通奸的痛苦，她变得不公正，并且邪恶了。是的，"牧师庄重地说，"这样的事情真是太可怕。她因为爱情不如意，所以暴躁易怒，他也变得暴躁易怒了，因为'不正'包围着他们。那么，您猜猜这个男人怎么办了？他祷告上帝，他想：'我爱一个生灵，就要使她避恶趋善。'于是，他高高兴兴地把那个朋友和自己的妻子请到自己房里来，对着《新约》，他说：'你们在上帝面前正大光明地结婚吧，我亲自来给你们主婚。'他们三个人都哭了。他又说：'你们不要怕，我要走开，永远不会回来搅乱你们的幸福。'"

格雷戈里用手捂住眼睛，低声说道：

"啊，亲爱的①，回忆起这样彻底的为爱情而牺牲，这回忆本身就是上帝给予的补偿，多么丰厚的补偿啊！"然后他抬起了头："那男人说到就做到，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他们，他本来非常富有，而那女人原来一文不名，就跟可怜的约伯一样②。那男人走得远远的，到天涯海角去了。据我所知，十七年来，始终孑然一身，没有钱，不得不自己挣饭吃，就象我一样，是基督教科学派协会里的一个低级看护牧师。"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见《旧约·约伯记》。约伯受魔鬼陷害，人丁死尽，家财全光。

丰塔南夫人非常感动地凝视着他。

他又急促地往下说："你等一等，我现在给您讲这个故事的结局。"他脸上的全部肌肉都在抽搐，他背肘搭在椅背上，骨瘦如柴的手指，不住乱抖。"这可怜的人，他以为把幸福留给了他们，自己带走了一切不幸，但是，上帝的玄妙却在这里，跟他们留在一起的却是罪恶。他们拿他当笑话，他们背叛了圣灵。他们哭着接受他的牺牲，可是在心里却加以嘲笑。他们在整个上流社会① 中散布关于他的谎言。他们把他的信拿给人传观。他们说他温厚善良都是假的。他们甚至说他把这个一个子儿都没有的老婆扔掉，是为了到欧洲去娶一个有产业的女人。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他们用钱买了一张跟他的离婚判决书。"

他低下眼睛，待了一会儿，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咯咯声。接着他站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把椅子又送到原来的地方。痛苦的表情从脸上完全消失了。

他俯下身子，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丰塔南夫人说：

"对，爱情就是这样，宽恕是极为必需的，因此，如果就在此时此刻，那个亲爱的、毫无信义的女人忽然来到我面前对我说：'杰姆斯，我现在又回来与您共同生活，您还来做我脚下的奴仆。我要是高兴的话，依旧要拿您当笑话。'这样，我还要对她说：'来吧，我仅有的一点东西，您都拿去吧！因为您回来，我要感谢上帝。我要尽一切努力，使您感受到我为人善良；您也一样，您也会变得善良起来，因为恶不存在了。'是的，说真的，亲爱的②，如果有一天，我的都丽突然回到我身旁，想找一个栖身之处，我

① 原文为英文 gentry。

② 原文为英文。

就要这样对她说。我不说：'都丽，我宽恕您。'我只说：'愿基督保佑您！'这样，我的话并不会落空，因为善是能够制服不正的唯一力量！"他闭住嘴，双臂交叉起来，手掌紧托着瘦削的下巴，又用布道般唱歌似的嗓音说："您也应当这样，丰塔南夫人。因为您是以您全部的爱情去爱这个人的，而爱，本身就是公正。基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①"

可怜的女人摇摇头。

"杰姆斯，您并不了解他，"她低声说。"在他周围的空气都没有法子让人呼吸。他走到哪儿，就把邪恶带到哪儿。他还会把我们的幸福毁掉，会把孩子带坏。"

"基督用手摸了麻风病人的癞疮，基督的手没有被传染，而是麻风病被治好了。"

"您说我爱他，不，不对。我现在把他看透了。我知道他答应的话不值分文。我原谅得已经太多了。"

"彼得问基督当饶恕他兄弟几次：'到七次可以吗？'基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②"

"我对您说，您不了解他，杰姆斯。"

"谁能够觉得：'我了解我的兄弟'呢？基督说：'我看一个人也没有。'而我，格雷戈里，我认为，一个人生活在罪恶之中而心安理得，内心不感到痛苦，那是因为他距离真理的时刻还很远；但是，一个人如果为他罪恶的生活而痛哭流涕，那他就离真理的时刻很近了。我对您说，他后悔了，他的脸是义人的脸。"

---

① 见《马太福音》第五章。

② 见《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您还不了解全部情况，杰姆斯。您问问他，那个女人不得不逃到比利时去躲逼债的债主的时候，他都干了些什么。她是跟另一个男人一起走的，可是热罗姆把一切都丢开，也在后面跟去了。而且为了乞求妥协，什么条件都答应。他在戏院门口当了两个月查票的，而那个女人就在那个戏院演歌剧！我说，这真可耻。诺埃米继续同她那个拉提琴的同居，热罗姆一切都接受，到他们家去吃晚饭，去跟他情妇的情人一起弹琴奏乐。什么义人的脸！您不了解他。今天，他在巴黎，表示悔悟，他说他要离开那个女人，不愿意再见到她。那为什么替她还债？还不是要跟她重新鬼混？因为他把诺埃米的债主一个又一个地打发走了。他就是为这个才回巴黎来的！用的什么钱？我的钱，孩子们的钱。您听我说，您知道三个星期以前他干了什么勾当吗？他把我们在拉菲特庄的产业都抵押出去了，为的是付给诺埃米的一个债主二万五千法郎，这个人逼得很紧。”

她低下头。她还没有把话全说完。她回想起那天公证人请她去，她就去了，心里毫无戒备，不料却看见热罗姆守在公证人事务所门口等她。他要抵押产业，必须得到妻子的委托书，因为产业属于她所有，是她从娘家继承来的。热罗姆恳求她，说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简直要自杀了。他就在人行道上，把衣服口袋统统翻出来。为了不让他在大街上跟她纠缠，丰塔南夫人几乎一句也没有争，赶紧让了步，陪他进了公证人事务所。而且因为她自己也缺钱用，热罗姆答应先在总数里扣除几千法郎，作为妻子半年的用度，等离婚办成了再结算。

“我还要说一遍：您不了解他，杰姆斯。他发誓赌咒说一切都变了，愿意跟我们一起来生活？可是我告诉您：前天他来把珍妮生日的礼物送到楼下门房里的时候，他让车停在离家门口百

来米的地方，车里坐的不是他一个人！"她颤抖一下，仿佛突然又看见在杜伊勒利沿河大道上，热罗姆和那个坐在长凳上哭的、穿黑衣服的小女工。她站起来叫道："他就是这样的人，道德观念完全丧尽，甚至来祝贺女儿的生日，也要临时的情妇陪着！而您说我还爱他！不，不对！"她又一挺身；她好象这时真把热罗姆恨透了。

格雷戈里很严肃地看着她。

"您还没有得到真理，"他说。"即使在思想中，难道可以以恶对恶吗？灵就是一切，物质是精神的奴隶。基督曾说……"普斯的叫声打断了他的话，他做了个鬼脸，咕噜着说："您那位该死的胡子大夫来了！"他又跑去搬椅子，坐了下来。

果然，门打开了，是安托万，后面还跟着雅克和但以理。

安托万步伐坚定地走进来，甘愿承担这次访问的后果。从开着的窗户进来的光线直射着他的脸。头发胡子结成黑乎乎的一片，光线集中到白皙方正的额头上，智慧的光辉就是从这儿显出来的，虽然他只有中等身材，但一下子显得高大魁伟了。丰塔南夫人看着他走进来，心里苏醒的好感突然增强。安托万走到她面前鞠躬，她握住他的手，这时，安托万才认出了格雷戈里。看到牧师在这儿，他感到不快。牧师坐在椅子上，傲慢地向他点了点头。

雅克站得远远的，好奇地观察这个陌生人。而格雷戈里倒骑在椅子上，双臂架着椅子背，托着下巴，鼻子红红的，咧着嘴露出莫名其妙的微笑，善意地打量着这两个年轻人。这时，丰塔南夫人走近雅克，热情地看着他。他立刻回想起那天晚上她把痛哭流涕的他搂在怀中的情形。她自己显然也想起了这件事，因为她大声说：

“他都这么大了，我都再不敢……”她搂着雅克说这话，略略带点俏皮似的笑了起来：“我可真是一个妈妈，您有点象是我家但以理的亲兄弟……”可是她看见格雷戈里站起来想走：“您是要走吗，杰姆斯？”

“对不起，”他说，“我现在得走了。”他使劲握着兄弟俩的手，又走近了她。

“还有一句话，”丰塔南夫人陪着他走出屋子，对他说。“您坦白地回答我。听了我说的这些事之后，你认为热罗姆还配在我家里占一个位置吗？”丰塔南夫人用询问的目光盯着他。“好好斟酌一下您的回答，杰姆斯，如果您对我说：‘宽恕吧！’那我就宽恕。”

他不说话，他的目光和面容表现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人乐于占有的那种普遍的怜悯。他仿佛看到丰塔南夫人的眼睛中闪过一丝希望的光。基督希望于她的并不是这种宽恕。他把头扭过去，发出责备的冷笑。

于是，她挽住他的手臂，显出热情送别的样子：

“谢谢您，杰姆斯，请您对他说：不行！”

他没有听她说话，他在为她祈祷。

“愿基督指导您的心！”他轻轻说着，走了开去，没有看她。

安托万正环顾四周，回忆他第一次的拜访，这时丰塔南夫人回到了客厅。她不能不竭力压抑内心的激动。

“您能陪您弟弟来，这真太好了，”她说，她欢迎的样子显得有些夸张。她向安托万指着她身旁的椅子。“请坐，今天，我们不用指望孩子们来陪我们了……”

果然，但以理挽着雅克的手臂，把他领到自己的房间去了。他们俩现在一般高。但以理没有想到他的朋友变得这么厉害，他

的友情因此更加巩固了，他更急于向他倾吐自己的心里话。没有旁人在跟前，他显得很激动，显出神秘的表情。

“我先告诉你一声，你一会儿就能看到她。她是我表姐，跟我们住在一起。她……简直就象女神一样！”他也许觉察到雅克听了有点不大自在，也许自己说过之后又有点自悔失言。他很亲切地微笑着说：“还是谈谈你的事吧！”在友谊和亲切之中也夹着点礼貌客气。“你想想，整整一年不见面了！”雅克还是没有说话。“还什么事都没有哩。”他把身子俯下说。“但是我抱着希望。”

这种坚持的目光，说话的那个腔调，都使雅克觉得不自在。他终于发现但以理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可是他又说不出来到底变化在哪儿。他的面容仍是过去那样，椭圆脸也许比原来长了一些，可是嘴唇还有那样美妙的曲线，一抹小胡子使那轮廓更见分明；他还保留着原来那种往一边一咧嘴的微笑方式，这突然打乱了匀称的曲线，露出左边上面的牙齿；眼睛也还是亮晶晶的，只是也许不象以往那样清澈纯净；眉毛也许仿佛朝太阳穴更伸长了一些，使眼光中显出一闪即逝的温良厚道。还有，在声音举止中，也许也使人微微觉察到有些放肆，那是他以前决不让自己流露出来的。

雅克观察着但以理，没有想到要回答他的话，也许正是由于使他恼火、同时又吸引他的这种唐突随便的态度，他在中学所感到的那炽烈的激情才又回到心头，他一下子又觉得爱起他的朋友来。他两眼全是泪水了。

“啊，你看，整整一年不见了，是吗？说说你的情况吧！”但以理又说。他在一个地方简直坐不住，即使坐下来，也只是为了强使自己注意力集中些。

尽管但以理的态度流露出最真实的情意，雅克却看出他专心想着一件事，对别的都麻木了。他开始讲述他在教养院里的生活。他不知不觉地加了好多文学渲染的熟套子，重复了他对利斯拜茨说的话。不过，他还有些不好意思，没有把他在教养院中每天的生活情况赤裸裸地说出来。

“你为什么给我写信这么少呢？”

雅克掩饰了真实的原因，那就是不想使他父亲受到任何恶意的批评。尽管如此，在他这方面还是不禁责难蒂博先生的一切作为。

“你知道，孤独能把你全改变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一想起那些，他都呆住了。“对一切都变得漠不关心，总好象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不离开你。身子在动，而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想。天长日久，几乎都忘了自己是什么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最后，不是闷死，你知道……就是发疯。”他那探究的目光凝视着前方。他微微哆嗦了一下，又用另一种声调叙述安托万去克鲁伊访问的事。

但以理静听着，没有插话。雅克的诉说刚一结束他立刻活跃起来。

“我还没有告诉你她的名字哩！”他说：“她叫尼科尔。这名字你喜欢吗？”

“非常喜欢，”雅克说着，第一次想到利斯拜茨这名字。

“我觉得这名字对她很合适，你会看到，她不是一般的漂亮，你要说漂亮也可以，可是她比漂亮还要好得多：鲜艳，生气勃勃，她那一对眼睛呀！”他迟疑了一下：“真是诱人，你懂这意思吗？”

雅克避开他的目光。他自己也想敞开胸怀谈一谈他的爱情，他就是为着这个来的。可是但以理刚一向他吐露心事，他马

上就觉得十分不自在，甚至现在，他还是低着眼睛听他讲，总觉得十分局促，甚至有些难为情。

“今天早晨，”但以理却抑制不住他的热情，又说，“妈妈和珍妮大清早都出门了。吃茶点的时候，只有我们俩：家里只有尼科尔和我两个人。她还没有换下睡衣呢。动人极了。我跟着她到珍妮的房里去，她就是在那儿睡觉的。亲爱的，这间房呀……这少女的床呀……我把她搂在怀里，搂了一会儿，她挣扎着，可是在笑。她的身体多么柔软！后来她跑了，关在妈妈房里不出来，说什么也不肯开门……我跟你说这个，真蠢！”他站起来。他想笑，但嘴唇只是痉挛地咧了一下。

“你要娶她吗？”雅克问。

“我？”

雅克觉得周身不舒服，仿佛受到了侮辱。他越来越感到他的朋友成了他不了解的陌生人。但以理用异样的嘲弄的眼光看着他，更使他觉得浑身冰凉。

“你呢？”但以理走过来问他：“从你的信来看，你也……”

雅克眼睛还低着，摇摇头，仿佛是说：“不，已经完了，我什么也不会对你说了。”可是，但以理根本不等他回答，就站了起来。女孩子说话的声音直传到他们这里。

“你以后再讲给我听吧……她们来了，你快来！”他朝镜子瞥一眼，昂起了头，走到走廊去。

丰塔南夫人在叫：“孩子们，来吃点……”

茶点摆在餐室里。

刚走到门口，雅克的心就跳了起来。他看到两个姑娘靠着桌子，还没有摘帽子和手套，散步使脸色更加鲜艳。珍妮跑到但

以理面前，抱住他的胳臂。但以理却好象没有注意到珍妮，他把雅克推到尼科尔面前，高高兴兴、从从容容地作了介绍。雅克感觉到尼科尔好奇的目光掠过他的脸，也觉得珍妮用探询的眼睛打量着他。他把眼睛转向丰塔南夫人，她跟安托万站在客厅的门旁，正结束已经开始说的一句话。“……要告诉孩子们，”她忧郁地微笑着说，“让他们知道，再也没有比生活更珍贵的了。而人的一生是不可思议的短促。”

雅克很久没有跟生人见面了，眼前的场面使他激动得忘记了害羞。他觉得珍妮身材矮小，并不好看，而尼科尔却自然大方，面色艳丽。这时，她正跟但以理说说笑笑。雅克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她不时扬起眉毛，显得又惊又喜。她的眼睛，灰里带些石青，并不很深沉，两眼离得稍嫌远了些，也许过于圆了一点，却亮晶晶，喜洋洋，在她配着金发的白皙的脸上，保持着一种永远新鲜的活力，一条粗辫子，王冠似的盘在头上，使肌肉丰满的脸显得更厚重了些。她有一种身体微微前倾的姿态，仿佛就要扑到哪位朋友怀里，也好象对所有的来人都奉献出她在微笑中活跃的生命力。雅克仔细打量着她，不由自主地想起刚才但以理说的使他非常反感的词：诱人……尼科尔觉得有人在看她，要加强从容态度，却马上失去自然了。

其实，雅克对周围的人都感兴趣，丝毫也不想掩饰。他的那个模样，就象天真烂漫的孩子，张着嘴巴，惊异地在观赏什么东西。他脸上呆愣愣的，眼睛直瞪瞪的。以前他从克鲁伊回来之前并不是这样。那时候，他对所遇见的任何人都冷淡漠然，第二次再见面，他就谁也认不出来了。而现在，无论他到什么地方去，在商店里也好，在大街上也好，他的眼睛死盯着路人。不过，他并不去细加分析在他们身上所发现的东西；然而，他的思

想却不知不觉地积极活动起来。因为这些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只要有一点姿态或面貌的特殊之处为他发现，就在他的想象中变成了特殊人物，他赋予他们各自独特的性格。

丰塔南夫人把手搭在他胳臂上，使他从梦想中惊醒。

"来，坐到我这儿来吃点东西吧！"她对他说。"现在，让我来款待款待你们。"她递给他一杯茶，一只盘子。"你们光临，我真高兴。珍妮，小乖乖，把点心拿上来。你哥哥刚才跟我说你们兄弟两人住在一小套房间里，一起生活。我太高兴了！兄弟俩象好朋友一样和谐无间，多么令人羡慕呀！但以理和珍妮两人相处得也很好，这是我最大的愉快。可是，这却让你笑起来了，我的儿子，"她对跟安托万一起走来的但以理说。"你总笑话你的老妈妈。为了罚你，就当着大家的面亲亲我吧。"

但以理笑起来，也许微微有些不好意思，但他还是俯下身，用嘴唇轻轻吻了一下母亲的鬓角。他一举手一投足，都那么潇洒。

珍妮坐在桌子的另一端，看着这场面。她还想过来再拉住但以理的胳臂。她柔和地一笑，安托万被这微笑迷惑住了，他想："这又是一位给予别人的超过从别人得到的女性。"早在他第一回来的那次，她那孩子的脸上那双妇人的眼睛就使他非常惊讶。他注意到，珍妮肩膀的动作极为优美，开始发育的胸部不时从胸衣下耸起，又缓缓地平复下来。她一点也不象她母亲，更不象但以理。这并不奇怪，好象她生来就是要过与别人完全不同的生活的。

丰塔南夫人小口喝着茶，茶杯端在笑盈盈的脸旁，透过水汽，向雅克亲切友好地微笑着。她的眼光明朗温柔，给人光亮温暖的感觉。满头的白发，象奇特的冠冕似的覆盖着完全露出的、

年轻的前额。雅克的眼睛一会儿看看母亲，一会儿看看儿子。这时，他爱他们俩，爱得同样深沉强烈。他热切地希望他们能看出他的心情，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别人了解。他对这些人充满好奇，强烈希望在他们的内心世界中占据一个地位，强烈希望把自己的生活与他们的融合在一起。

尼科尔和珍妮在窗前争论着什么，但以理也参加了进去。三个人围着照相机，想证实一下里面是不是还有一张底片没有拍。

但以理忽然大声说："请允许我！"他的声音那样热烈，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他用抚爱而又急切的眼光看着尼科尔。"我请你们！您就站在这儿，戴着帽子，我的朋友蒂博站在您旁边。"他又放低了声音叫道："雅克，我请求你，我确实想给你们一起照一张。"

雅克走过去。但以理把大家带到客厅里，他说那边光线更好些。

丰塔南夫人和安托万留在饭厅里。

"我们这次造访，希望您不要误会，"安托万说，口气生硬，他觉得这样就使他的话有一种直率的声调。"如果他知道雅克到这儿来，并且还是我领来的，他一定会叫雅克不再受我的影响，那么，一切就又得从头开始了。"

"可怜的人，"丰塔南夫人低声说，她的口气使安托万不禁微笑起来。

"您觉得他可怜？"

"因为他不懂得应该不辜负象你这样的儿子对他的信任。"

"这不是他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我父亲的确是人们所谓杰出可敬的人。我尊重他。但是，有什么法子呢？任何时候，在任

何一点上，我不说我们都不能想同一件事，我只说我们都不能用类似的方式去思想。不管是什么问题，我们的观点就从来没有一致过。”

“不是任何人都领受了圣灵之光的。”

“如果您指的是宗教感情，”安托万马上接口说，“我父亲有极端虔诚的宗教信仰。”

丰塔南夫人摇了摇头。

“使徒保罗早说过：笃信上帝的人并不是那些顺从圣律的人，而是那些实行圣律的人。”

她以为自己满心怜悯蒂博先生，然而又本能地对他强烈地憎恶。蒂博先生禁止孩子跟她的儿子、她的家庭甚至她本人接触，在她看来，这不公正到了可恶的程度，而且出于极其卑劣的理由。一想到那胖先生的模样她就满心嫌恶，她绝对不能原谅他竟然怀疑她无比珍视的东西：她高贵的情操，她的新教信仰。安托万打破了父亲的偏见，她对他更是感激了。

“您呢？”她忽然担心地问道，“您还遵从宗教的一切仪式吗？”

他摇摇头。她觉得特别高兴，脸上都发光了。

“实际上，我奉行宗教仪式是很晚的事情，”他解释说。他觉得，丰塔南夫人在场，使他更为明智，更健谈。因为丰塔南夫人听人讲话时，那样善知人意，这增强了对方的价值，也使对方在跟她谈话时，水平比平素更高。“当时，我遵从惯例，并没有真的信仰。在我看来，上帝仿佛是个中学校长，什么也逃不过他的眼睛。最好是慎重点，靠着一些动作，一些纪律，来满足他的心愿。我顺从而已，但是除了厌倦之外，毫无其他感受。我在一切方面都是个好学生，宗教方面也不例外。我是怎么丧失信仰的，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最多四、五年以前吧，我发现了这一点，那时候，

从别处我已经受了相当程度的科学教育，宗教信仰的余地也就不多了。"他自豪地宣称："我是一个实证主义者。"说真的，他说的这些都是随说随想的，以前从来没有机会、也没有闲功夫这样洋洋得意地分析自己。"我不是说科学能解释一切，但科学能够发现。对我来说这就够了。知其然我就很感兴趣；探索其所以然，我不去白费这个力气，毫不可惜。"他低下嗓门，急速地说，"这两种解释事物的方法之间，其差别也许只在于程度的深浅？"他笑了笑，似乎表示歉意："至于伦理学，"他说，"暧，我不太留意。我冒犯您了吧？可是，您看，我喜欢我的工作，我热爱生活，我有毅力，肯干，我觉得自己已经体验到，这种活力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准则。无论如何，一直到现在，我要完成一件什么事，从来没有发现过自己有任何犹豫。"

丰塔南夫人什么也没有说，她并不责怪安托万自己承认与她如此不同。在她内心深处，她却更加感谢上帝，因为上帝常在她心中与她同在。上帝到临使她汲取了无限丰富而欢快的信心。从她身上也真的放出了信念的光辉。因而，虽然她经常遇到公正的粗暴事件，甚至可以说她比周围的大多数人更为不幸，她反倒有一种天赋，能使别人鼓起勇气，获得平衡，感到幸福。安托万此时此刻就体会到了这一点。在他父亲所交往的亲友中，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象她这样引起他受到鼓舞的尊敬，连她周围的空气也纯净得令人精神振奋。他想向她更进一步，哪怕是有些言过其实。

"新教对我一向有吸引力，"他肯定地说。虽然他在认识丰塔南一家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新教徒。"你们的改革是宗教方面的一场革命。在你们的宗教信仰中，有解放的原则……"

她听着这些话，心里的好感越来越大。她觉得安托万年轻、

热情，有骑士风度。她欣赏他那朝气蓬勃的面容，专注时额上的皱纹。安托万抬着头，丰塔南夫人怀着孩子般的欢喜发现他面貌上有个特点，更增添了他眼光中深思熟虑的神情：他的上眼皮很窄，眼睛睁得很大时，上眼皮几乎完全隐到眉棱之中，睫毛与眉毛重合到一起，混到一块了。她想："一个长着这样额头的人是不可能作卑劣的事的……"于是，心中一个念头忽然一闪：安托万这样的人，把值得爱的人具体化了。这时候，她想起丈夫来，还恨得发抖。"居然把生命与这种素质的人结合在一起……"这是她第一次把另一个人与热罗姆相比，更是她第一次感到确实后悔，感觉到如果是另外一个人，也许早就给她带来幸福了。这一时激动，一阵激情，一闪即逝的念头，一下子搅乱了她，一直到心灵深处，不过她几乎立刻又感到羞愧，至少，当时控制住了自己，然而悔恨，也许还有点遗憾所留下的凄苦滋味，慢慢地才逐渐消散。

珍妮和雅克走了进来，使她从想象中完全解脱出来。她怕他们会觉得来得不是时候，远远地就打招呼叫他们到自己身边来。她一眼就直觉地感到他们俩之间发生了点什么事。

果然如此。

给尼科尔和雅克照过相之后，但以理提出马上要看看照得好不好。早晨，他答应教珍妮和他表姐冲洗胶卷，两个女孩早已在一个空的挂衣服的壁橱里准备好了必要的东西。那壁橱在走廊尽头，但以理前不久拿来作了暗室。但是这个橱太窄小，进去两个以上的人就不容易了。所以但以理要了点滑头，让尼科尔第一个进去，然后，赶紧跑到珍妮跟前，手哆嗦地搭在她的肩上，对着她的耳朵小声说：

“你在外面陪着蒂博吧！”

珍妮懂事地向哥哥责备地看了一眼，然而还是同意了。哥哥的权威对她很起作用，通过声调，通过不怕羞的眼光，他提出要求的方式那么不可抗拒，态度是那么迫不及待，使珍妮服从了他的愿望，没有提异议。

在这短短的一幕中，雅克始终在后面，站在客厅的玻璃门前。珍妮走到他身边，她以为雅克对但以理这样安排一定不会感到奇怪，撅起嘴对他说：

“您，您也玩照相吗？”

“不。”

回答中微微有点为难之意，珍妮立刻明白了她不该这样问。她想起来雅克前不久还在囚室似的地方关了很久。既是由于联想，也是为了找些话说，她又问：

“您很久没有见到但以理了，是吗？”

他垂下眼睛。

“是的，很久了，自从……一年多了。”

珍妮脸上掠过阴影。她第二次尝试也不比第一次成功。她话里的意思仿佛是想要雅克重新想起逃到马赛去的那件事。真倒霉。为了那次出走，她始终心里埋怨雅克。在她看来，全部责任都在雅克身上。长久以来，甚至还没有认识他，她就讨厌他。这天下午，开始吃茶点的时候，刚一见他，就不由得想起他给家里带来的一切不幸。刚打量他几眼，就完全不喜欢他了。首先，她觉得雅克长得难看，甚至俗气，因为他那大脑袋，难看的脸，下巴，开裂的嘴唇，耳朵，棕红头发一丛丛倒竖在额头上。她真不能原谅但以理竟会喜爱这么个伙伴。由于忌妒心理，她觉得，胆敢与她争夺哥哥一部分感情的，竟是这么个毫无引人之处的人

物，她简直有些得意了。

她把小狗抱到膝盖上，心不在焉地抚摸着。雅克两眼盯着地，心里也在想那次出走，又想到那天晚上第一次踏进他们家门时的情景。

“您觉得我哥哥变得很多吗？”为了打破沉默，她问。

“没有，”然而，他又忽然改了口：“当然，还是有些变了。”

她看出来，雅克说话慎重，她很高兴他说话这么真诚。这一刹那，她不觉得他那么招人嫌了。这样一瞬间的宽恕，莫非雅克也觉察到了？他不再想但以理，只看着珍妮，心里想着关于她的一些问题。他隐约觉察到这女孩的天性，但是还不能用言辞来表达。然而，透过她那富于表情而又冷漠的面庞，在那双活跃而又不泄露内心隐秘的眸子后面，他猜测到，有一种神经质的反复变化，敏感的心弦在颤动不已。他顿时想到：进一步认识她，深入到这关闭着的心灵深处，甚至做这女孩的朋友，那该是多么美好啊！去爱她？刹那间，他沉湎于这样的幻梦之中，这是无比幸福的一刹那。他把以往的悲惨经历完全忘得一干二净，他好象觉得以后不会再有任何不幸了。他的眼光在屋子里逡巡，瞟着珍妮，又感兴趣又胆怯。这样，他没有看出小姑娘的态度是那么矜持，那么戒备。忽然，仿佛命中注定似的，他思路一转，忽而想到了利斯拜茨：一个小东西，随便，驯服，然而差不多微不足道。娶利斯拜茨吗？他第一次觉得这种假设简直幼稚可笑。那怎么办呢？一种空虚突然侵入了他的生活，要不惜一切代价填补这可怕的空虚。当然珍妮能够填补这空虚——但是……

“……上中学吗？”

他一惊，她正对他说话呢。

“您说什么？”

"您现在上中学吗?"

雅克心慌意乱地回答:"还没有,我落后了很多。我现在有老师教我功课,都是我哥哥的朋友。"他并没有什么恶意,随口问道:"您呢?"

他竟敢这样问她,她觉得受了侮辱,他那表示友好的眼光更使她反感。她冷冷地回答:

"不,我任何学校都没有上,有一位女家庭教师教我课。"

雅克说了一句很不知趣的话:

"对,一个女孩子,上不上学无关紧要。"

她马上回嘴:

"我妈妈并不这样想,但以理的看法也不是这样。"

她毫不掩饰地用敌意的眼光看着他。他自觉失言,想法子挽回,说些自以为招人欢喜的话:

"女孩子懂的事多,用不着去……"

他明白他无法自拔了。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也掌握不好该说什么话。他觉得教养院已经把他变成了傻瓜。他脸涨得通红,接着,一阵热涌上脸来,使他糊涂了。他看不见别的出路,直想发顿脾气。他要出口恶气,想找个退路,却找不到,就连情理也不顾了,于是,就象他父亲惯常那样,用粗俗的、嘲笑的口气说:

"主要的品质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重要的是自己要有好的性格!"

珍妮尽力克制着,连肩膀也没有耸一下。不料,恰在这时,普斯忽然出声地打了个哈欠。

"啊!坏东西!没有教养的东西!"她的声音气得直颤,又用得意的声调重复一句。"啊!没有教养的东西!"接着,她把狗放到

地上，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去，伏在栏杆上。

足足四五分钟在难堪的沉默中过去了。雅克坐在椅子上没有动，他憋得出不来气。餐室里传来丰塔南夫人和安托万谈话的声音。珍妮用脊背对着他，轻轻哼着一支钢琴练习曲，毫无顾忌地用脚打着拍子。啊！她会都说给她哥哥听的，叫她哥哥不要再跟这个粗鲁的家伙来往。她恨他，偷眼瞧瞧他，见他满脸绯红，然而还保持着尊严的样子，珍妮更心安理得了。她要找个她能想得出的法子，更厉害地伤他一下：

"来呀，普斯！我要走了。"

她离开阳台，从他面前走过，就好象他不在那儿似的，接着又不慌不忙向饭厅走去。

雅克尤其害怕继续待在那儿更没法下台，就跟在她后面走，当然，并不是陪她。

丰塔南夫人的亲切使他的怨恨化成了忧郁。

"你哥哥把你们给扔了？"她问她女儿。

珍妮脸上的表情不可捉摸，说：

"我叫但以理马上把胶卷冲出来。啊！用不了多少时间。"

她回避着雅克的眼光，明知道这话瞒不过他。他们并非自愿地作了同谋，这更增加了两人之间的恶感。他觉得她在撒谎，不赞成她这样好心地隐瞒她哥哥的行为。她猜出了他的想法，因而觉得她的傲气受到了伤害。

丰塔南夫人朝他们笑笑，招呼他们坐下。

"我的小病人真是长大了，"安托万说。

雅克看着地，一声不出。他伤心绝望。他永远不会象以前那个样子了。他觉得浑身不舒服，连灵魂深处都感到苦恼，又虚弱又烦躁，完全听任冲动的摆弄，成了无情命运的玩物。

“你喜欢音乐吗？”丰塔南夫人问他。

雅克好象全没听懂她的话。他眼睛里噙满泪水，赶紧弯下身去，装作系鞋带。他听见安托万替他回答了。他的耳朵嗡嗡直响。他恨不得死掉。珍妮是不是在看着他呢？

但以理和尼科尔进暗室已经一刻多钟了。

但以理一进去就赶紧推上插销，把胶卷从相机里拿出、展开。他说：

“别碰门，只要有一点光线，整卷都会模糊不清了。”

最初黑得什么也看不清，不一会儿，尼科尔看见在她身旁，在红灯的光环中，有白色的影子在晃动。不一会儿，她看出两只幽灵似的手，又细又长，手腕以上就看不见了。这双手正在摇晃一个小盆儿。她只能看见但以理这两只活动的手。但是，地方太小，她感觉到，他每动一下，都好象在故意碰她。他们屏住呼吸，两人都想到早晨在房里那次接吻，就好象逃避不开的纠缠似的。

“显出来……什么了吗？”她小声问。

他不愿马上回答，享受着这沉默不语使人焦急的美妙味道。周围一片黑暗，他可以不必克制了，就向尼科尔转过身去，张大鼻孔，尽情嗅着她周身发出的气息。

“没有，还看不出什么，”他终于特别说明。

又静默了一会儿，接着尼科尔目不转睛地看着的那小盆儿不动了。两只散发着红光的手离开了灯光。这是长得没有止境的时刻。突然，她觉得被紧紧搂住了。她一点也不惊奇，几乎有不用再等待、宽下心来的感觉。然而，她把上身使劲向后仰，左右扭动，要逃开但以理那张她又盼望又害怕的嘴。他们的脸终于碰到

一起，但以理火烫的前额碰到一个有弹性的、又滑又凉的东西，那是尼科尔盘在头上的辫子。他不禁一抖，微微向后一缩。她利用这一刹那，躲开嘴唇，刚好来得及叫了一声：

“珍妮！”

他用手捂住她的嘴，整个身子压住她，把她顶在门上。他从牙缝里，吃吃不清象发狂似地说：

“别嚷，你让我……尼科尔，最亲爱的……你听我说……”

她挣扎得不那么强烈，他以为她快答应了。她却把手伸到身后，去摸索门闩。门突然打开，一道白光冲破了黑暗，他放开了她，又关上门。但是，她看见了他的脸！变得认不出了！象是中国的面具，又灰又白，眼圈周围一片红，一直伸展到太阳穴。眼睛眯觑着，没有任何表情，刚才还是那么纤巧的嘴唇，现在却肿胀起来，半张着，歪歪扭扭地不成样子……简直就是热罗姆！但以理长得并不象他父亲，可是在这亮光无情的一闪中，她看到的正是热罗姆！

“好哇！”但以理轻声说。“整个胶卷都完蛋了。”

她镇静地回答：

“我倒是想待在这儿，我有话跟您说，可是您要把门闩打开。”

“不行，珍妮要来了。”

她犹豫了一下，又说：

“那么，您向我发誓再也别碰我。”

他真想向她扑过去，用拳头堵住她的嘴，扯住她的上衣。但是这时，他觉得被制服了。

“好，我发誓，”他说。

“好吧，那么，您听我说，但以理。我……我以前太让着您了，太过分了。今天早上算我的错，但是这一回我说不行，我从

家里逃出来，不是要走上这一步的。"最后这几句话她说得很快，象说给自己听似的。接着，她又对但以理说："我把我的秘密告诉您，我是从妈妈那里逃出来的。唉！关于她，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她只是太不幸……让人勾引坏了。这我就不再对您多说。"她停了一会儿，热罗姆那可恶的形象还在她眼前。她想：儿子要对她干的不正是父亲对她母亲已经干了的吗。但以理不作声，使她有些慌，她赶紧说："您对我不了解，另外，这全怪我，我知道。我对您并不是我真实的态度。我对珍妮是这样的，可是对您，我放任了些，您就以为……可是说到底，不行，不能这样。我不能过这样一种生活，一种这样开始的生活。如果这样的话，又何必到泰雷兹姨妈这样的人身旁来呢？不行！我要……您可以笑话我，反正我不在乎。今后……我要能够配得上一个真正爱我的男人的尊重，一个永远爱我的人，严肃的人……"

"可是，我很严肃，"但以理壮起胆说，嘴角上浮起可怜巴巴的微笑，她从他说话的声音猜得出他的笑容。她马上意识到危险已经过去。

"不，您并不爱我，"她差不多怀着高兴的心情说。"我说这话您不要生气，但以理。"

"噢！"

"不，您爱的不是我，而是……别的什么。而我呢，我也不……坦白地说吧，我觉得我永远不能爱一个象您这样的男人。"

"象我这样的？"

"我的意思是说：一个跟别人一样的人……我愿意爱，对了……等以后。但是，要爱一个……总之，纯洁的人。他是以另一种方式到我这儿来的……为了另一种东西……我不知道该怎

么跟您说清楚。总而言之，是跟您完全不同的人。”

“谢谢啦！”

他的欲念冷了下来，他只想着怎样才不至于显得可笑。

“好了，”她又说：“和好了吧，都别再想了。”她打开了门，这一次他没有拦她。她伸出手说：“还能作个朋友吗？”他没有回答，只是瞅着她的牙，她的眼睛，她的皮肤，看着那鲜果似的呈现在他面前的脸。他勉强笑了一下，眼睫毛眨了眨。她拉住他的手，握了一下。

“不要把我的生活败坏了！”她改换了声调，温柔地小声说。然后，她滑稽可笑地扬起眉毛，“今天，一卷底片就够了。”

他只好笑了起来。她原来并没有要求这么多，倒感到有些伤心了。然而，总的来说，她对她的胜利以及以后他对她的印象还是相当满意的。

“怎么样了？”他们一到餐室，珍妮就叫了起来。

“完了，”但以理干巴巴地说。

雅克心里正有气，倒觉得有些高兴。尼科尔调皮地笑了笑。

“全完了，”她说。

但是，她看到珍妮的脸抽搐着扭了过去，泪水蒙住了眼，她赶紧跑过去搂住了她。

他的朋友进来之后，雅克就不再想自己，他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但以理身上。但以理这时脸上的表情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看上去都觉难受。脸的上半截与下半截相矛盾，不调谐；目光迷离，闪避，显得心事重重，但嘴上却现出满不在乎的微笑，撅起嘴唇，整个的脸都向左偏过去。

他们的眼光相遇了。但以理微微皱一下眉头，换了一个地方

去坐。

这样的不信任比其他一切更使雅克伤心。他这次到这儿来，但以理总是不断地使他失望。他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另外，他们之间真正的感情交融连一分钟都没有，连利斯拜茨的名字，雅克都没有机会跟朋友提！他有时候以为是因为这样的幻灭而痛苦，然而，事实上，特别使他痛苦而他自己还不知道的，是他第一次敢于以批评的眼光来判断他自己的爱情，因而就由自己摆脱了它。就象所有的孩子一样，他只是生活于"现在"，因为"过去"早已在遗忘中消失净尽，而"未来"在他身上唤醒的只是焦躁情绪。然而，"现在"却一定要使今天充满无法忍受的苦味。整个的下午就要在无限的沮丧中终结了。当安托万向他示意该走的时候，他真感到是个慰藉。

但以理觉察到安托万的手势，急忙走到雅克跟前。

"你们还不走吧！"

"要走了。"

"这么早就走？"他又低声说："我们见面的时候才这么短。"

他这一天全遇到不如意的事，面对着雅克，他感到后悔，尤其是想到他们的友谊，更觉得伤心。

"原谅我，"他忽然说，一边把雅克推到窗口。他的态度那么谦卑，那么诚恳，雅克立刻忘记了一切不愉快，往日的柔情顿时涌上心头。"今天，什么事都不顺利……我什么时候才能再看见你呢？"但以理很急切地继续说。"我得单独和你见见面，时间长些。我们彼此都不了解了。这并不奇怪。整整一年不见了，你想想看！可是，这是不应该的。"

他忽然感到疑问，不知道两人的友谊今后会怎样，既然这么长久的时间，没有任何东西足以促进这种感情，只有这种神秘的

忠实，而他们刚刚体会到连这忠实也极为脆弱。啊！绝不能听任这友谊凋谢枯萎！但以理觉得雅克还有些孩子气，但他对雅克的感情却仍然完整无缺。有谁知道呢？也许是因为觉得自己年长，这种感情才更加强烈。

"我们每星期日都在家，"正在这时候，丰塔南夫人对安托万说。"要到学校发了奖我们才离开巴黎。"她的眼睛发亮了。"因为但以理得奖了，"她低声说着，没有掩饰她的得意。"嗨，"看见儿子背过脸去，不会听得见，她又忽然说，"来，我要给您看看我藏着的好东西。"她高高兴兴地朝卧室跑去，安托万陪着她。在她书桌的一个抽屉里，整整齐齐摆着二十来个彩色硬纸板做的桂冠。她几乎马上又把抽屉关上，笑了起来。这样毫无顾忌地表现出孩子气，她又有些不好意思。"不要告诉但以理，"她说，"他不知道我把这些都留着呢。"

他们沉默着又回到了前厅。

"雅克，怎么样？"安托万叫道。

"今天不算数，"丰塔南夫人向雅克伸出两只手，恳切地凝视着他，仿佛是已经猜到了一切。"您在这儿是在朋友家里，我的小雅克！您无论什么时候要来，我们都欢迎您。您的哥哥也一样，这就不用说了，"她又转身向安托万这样说着，姿态十分优美。

雅克用眼睛寻找珍妮，但是她和她表姐都不见了。他向小狗俯下身，在它缎子般光滑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丰塔南夫人回到餐室来收拾桌子，但以理心不在焉地跟着她进来，靠在门框上，一言不发，点着一支香烟。他在想尼科尔对他说的话。他表姐是从家里逃出来，到这里来寻求庇护的。这

事为什么要瞒着他呢？她为了逃避什么呢？

丰塔南夫人走来走去，动作从容优美，仍保持着少妇轻盈的步态。她想着她与安托万的谈话。安托万谈到了他自己，谈到他的研究和将来的计划，谈到了他的父亲。“他有一颗真挚的心，”她想道；“而且，多么出色的前额！”她想找一个形容词，接着怀着愉快的冲动想，“沉思的前额。”又回想起刚才偶尔产生的那些念头：她自己在刹那间不是也有过犯罪的一闪念吗？回想起格雷戈里的那些话，忽然，一股欢快之情无缘无故涌上她的心头。她把拿着的盘子放下，用手摸着自己的脸颊，仿佛在脸上就能摸到这种欢喜似的。她走到吃惊的儿子面前，愉快地把手放到他的肩膀上，深沉地直视着他的眼睛，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拥抱他一下，突然离开了这房间。

她一直走到书房，用孩子般粗大又有些颤抖的笔迹写道：

“亲爱的杰姆斯：

“我刚才在您面前太骄傲。我们中间谁能有权力来审判呢？我感谢上帝又一次启示了我。请您告诉热罗姆，我放弃离婚的要求。请您告诉他……”

透过她的眼泪，那些字在跳动着。

一二

几天之后，一大清早安托万就被吵醒了，有人在敲百叶窗。拾垃圾的叫不开大门；他又听见门房里铃在响，他猜想是出了什么事。

果然，弗吕林妈妈死了。她又一下子突然中风，倒在床脚下

起不来了。

雅克到场时，大家正把老太太抬到褥子上去。死者的嘴半张着，露出了黄色的牙。这景象使他想起了某种可怕的东西：啊，对了，在土伦公路上那匹灰马的尸体……突然，他想到利斯拜茨也许能来一趟。

两天过去了，她并没有来，也许不来了。这样更好。他也说不清自己是一种什么感情。就在到天文台大街去做客以后，他还继续写了一首诗，歌颂心爱的人儿，为她去到远方而悲伤，其实，他并不真想再见到她。

然而，他一天要到门房去看十多次，每次他都焦虑地朝里面张望，每次回来时都松一口气，但也感到不满足。

蒂博先生去拉菲特庄以后，安托万和雅克就在一家小饭馆吃饭。葬礼的前一天，雅克吃了晚饭一个人回来，一眼就看到门房门口放着个箱子，他突然发起抖来，额上也渗出了汗。在棺材周围的蜡烛光中，他看到一个姑娘披着丧纱在那里跪着。他毫不迟疑就进去了。两个修女抬起头，漠然看看他。可是利斯拜茨没有回过头来。这时正是傍晚，暴雨即将来临，房间闷热，弥漫着甜甜的香气，棺材上撒的花在枯萎。雅克站在那儿，心中后悔不该进来，丧事的陈设引起他无法克制的不适。他不再去想利斯拜茨，只想找个机会溜出去。一个修女站起来剪蜡芯，他趁机跑掉了。

莫非利斯拜茨感觉到他来了？听出了他的脚步声？他还没有走到房间的门口，她就赶了上来。听到她过来了，雅克赶紧转过身去。他们俩在楼梯的黑影里面对面站了一会儿。她披着低低遮着脸部的丧纱，哭泣着，没有看见雅克向她伸出手来。要是

为了掩饰他的尴尬相，雅克倒想哭出来，但是他心里只感到厌烦和羞怯。

楼上有一道门响了一下，雅克怕别人看见他们，赶紧掏出钥匙。他心慌意乱，地方又黑，找不着锁孔。

“也许钥匙不对吧！”她说。她那缓缓拖曳的声调更使他慌乱了。门终于打开，她犹豫着，楼上房客的脚步声下来了。

“安托万值班去了，”为了促使她下决心，雅克小声说。他觉得自己的脸红起来，她好象是毫不拘束地跨进了门。

他刚刚关上房门，开开灯，就看到她自己一直走进他们俩原来的那个房间，坐在长沙发上了，动作还跟以前一样。透过黑纱，他还看到她的眼皮发肿，由于伤心，脸变了样子，也许不如以前好看。他还看到她的一个手指头上裹着布。他不敢坐下，脑子里总想着她这次回来奔丧，心情是多么悲痛。

“天气真闷，”她说；“要下暴雨了。”

她挪动一下身子，那模样好象是让出来地方，要雅克在她旁边坐下：那正是他原来的位置。他坐了下来。她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摘下黑纱，立刻把靠雅克那边的微微掀开一点，和以往一样，把脸贴上他的脸。潮湿的腮帮贴上来很不好受，黑纱发出一股染料味。他不知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他想拉住她的手，她叫了一声。

“您的手伤了？”

“唉，是……指甲炎，”她叹了一口气。

这声叹息表示她痛，她伤心，还有满腹衷情无处倾诉。她漫不经意地打开绷带，露出了皱巴巴、青灰色的指头，因脓肿而剥落的指甲。雅克呼吸都停止了，感到一阵头晕，仿佛她突然露出了某一部分的隐处。身体紧挨着，发出的热气透过衣服传到他全

身。她陶瓷一样的眼睛转向雅克，仿佛恳求别人不要跟她为难。这时，他虽然心中嫌恶，也想去吻一吻那手指，使它快些痊愈。

可是她站了起来，苦着脸儿裹上手指。

“我得回去了，”她说道。

她的模样疲劳不堪，他说：

“让我给您煮杯茶，您要吗？”

她奇怪地朝他看了一眼，然后，才微笑了。

“我要。我到那儿去祷告一会儿就回来。”

他赶紧去烧开水，煮了茶，端到屋里。利斯拜茨还没有回来，他坐下来。

这时候，他盼望她回来，他感到一阵慌乱，自己也不想弄清楚为什么。她怎么还不回来呢？他不敢去叫她，不敢从弗吕林妈妈身旁把她夺回来。可是，她不回来还等什么呢？时间慢慢过去，他不时去摸摸茶壶。茶凉了，他再也没有借口站起来了，只好坐着不动。眼睛盯着灯看，都看得发痛了，他等得心焦如焚。外边打了一个闪，电光从百叶窗的缝里射进来，他的神经一下紧张起来。她还会回来吗？他觉得浑身僵硬，心里难受——难受得恨不得去死。

呜呜响了一阵，嘭！原来茶壶烧炸了！真倒霉！茶水象雨一样飞溅开来，打到百叶窗上。利斯拜茨混身湿透，水从她脸上、从黑纱上往下淌，黑纱褪了颜色，变成了白的，白的，透着亮，象新娘子的结婚纱……

雅克一下子醒过来：她刚刚坐下，又把脸贴了过来：

“亲爱的[①]，你睡着了？”

---

① 原文为德文。

她以前从来没有对他称过“你”。她把黑纱除掉。他睡眼惺忪，却终于发现利斯拜茨虽然眼圈发黑，嘴唇松开，却仍然是他那利斯拜茨的真实面貌。她疲惫地抖一抖肩膀。

“现在，”她说，“叔叔要娶我了。”

她低下了头，是哭了吗？她的声音如怨如诉，但也有甘心屈从的意思。说不定她对这新的未来感到有点好奇呢，谁知道？

雅克并没有分析到这样远，他宁愿她是真正伤心，因为正是这个时候他才可以体会到可怜她的快感。他把她搂在怀中，越搂越紧，仿佛要与她融化为一体。她寻觅他的嘴唇，他贪婪地把嘴伸给她。他从来没有感到过整个的身心象这样激动。她大概早已把上身衣襟上的胸针解开了，因为他根本没有去寻觅，突然就觉得手心窝里有一种温热光滑的感觉。

她转一下身，好让雅克抚摸她的身体，雅克感到衣服下面姑娘的身体在随意扭动。

“一起为弗吕林妈妈祈祷吧，”她含糊不清地说。

雅克一点也不想笑，他简直就以为自己是在祈祷，因为他是那样热诚地抚摸着姑娘的身体。

突然她好象呻吟一声，挣脱开去。雅克以为碰痛了她有病的手指，或是她要逃走。其实，她只是走了两步，过去熄灭了灯，又回到他身边。他听见她在耳边说：“亲爱的①！”接着又觉得一对滑溜溜的嘴唇又在觅求他的嘴，同时，火热的手指翻弄着他的衣服……

又是一阵雷声把他惊醒，大雨敲打着院里地上的石板，利斯

① 原文为德文。

拜茨……她到哪儿去了？漆黑的夜。雅克一个人躺在乱七八糟的长沙发上，他想起来去找她，甚至想用臂肘撑起身，但实在睏得支撑不住，就又翻倒在垫子上。

当他终于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他先看见了桌上的茶壶，然后又看见他的衣服揉成一团扔在地上。他想起了昨夜的事，爬了起来。一种不可抗拒的愿望使他立刻把身上的衣服都脱光，用大量的水把汗湿的四肢大洗一通。洗澡之后，浑身爽快，就象受了一次洗礼似的。浑身还水淋淋的，他就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弯弯腰，摸摸青筋暴露的腿、新鲜的皮肤，完全忘了以后回忆起这样得意地欣赏自己的裸体会多么羞愧。镜子里反映出他细长的身体，很久以来，这是第一次他一点也不心慌地端详自己身体各部分的特点。他回想起以前多次的迷途，甚至耸了耸肩膀，随后，又宽容地笑一笑。他想："都是小孩子干的傻事。"他觉得这一章已经最终结束，仿佛很久以来未被认识、走入歧途的力量终于找到真正的活动场地。他并没有准确地考虑昨夜的事，甚至没有想到利斯拜茨，只是感到心里充满欢悦，灵魂和肉体都净化了，并不是他觉得自己发现了什么，不如说是感觉到又恢复了以往的平衡，好象大病初愈的人，为恢复健康感到欣喜，却不感到奇怪。

他还光着身子，溜到前厅去，将大门推开一道缝。他在门房的阴影中，似乎看到利斯拜茨戴着黑纱跪着，跟昨天晚上一样。几个男人站在梯子上，往大门上挂黑纱。他这才想起葬礼要在九点钟举行，赶忙回去穿好衣服，就象赶着过节一样。今天早上他觉得任何举动都是一种快乐。

蒂博先生特意从拉菲特庄赶来。他来找雅克的时候，雅克刚把屋子收拾好。

送殡的时候，他走在父亲旁边。到了教堂，他排在那些不晓得内情的人中间走。他握着利斯拜茨的手，心里并不十分激动，只有一种亲切的优越感。

一整天，门房里都没有人，雅克时刻等着利斯拜茨回来，并没有明确地表示在这不耐烦的下面酝酿着一种什么样的愿望。

四点钟，有人按铃，他跑过去开门。是他的拉丁文教师！他早已忘了今天还有补习课。

他心不在焉地听着教师讲贺拉斯①的作品。又有人按铃，这回是她。她在门口就看见这间房的门开着，看见教师弓着背，背向着门，坐在桌子前。她和雅克面对面询问地对视了几秒钟。雅克没有想到她要赶六点的火车，这是来向他道别的。她什么也不敢说，只是轻轻地哆嗦了一下，睫毛闪一闪，她把长着疮的手指举到唇边，接着仿佛已经坐上火车，一去不复返似的，就在他紧跟前，向他飞了一个吻，然后，跑掉了。

教师又念起刚才被打断的句子：

“红袍加身和夺得红袍②是一样的意思，你知道这两种说法有什么细微的差别吗？”

雅克笑了笑，仿佛已感觉到了那微细的差别。他心里却想着利斯拜茨过一会儿就回来。他仿佛看到她在前厅的阴影中掀开面纱，露出了脸，想到她用包着纱布的手指，仿佛是从嘴唇上为他拉下来的那个吻。

“你继续讲，”教师说。

---

① 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前8年），古罗马诗人。

② 原文为拉丁文 purpurarum usus 和 purpura quâ utuntur。

第 三 部

美 好 的 季 节



一

兄弟俩沿着卢森堡公园的栅栏向前走，参议院大厦的钟刚打五点半。

"你太激动了，"这一会儿雅克走得很快，安托万有些累了，他说道。"天气多么热！迟早会下一场暴雨。"

雅克放慢了脚步，摘下了紧箍在额角上的帽子。

"我激动吗？一点也不，正相反。你不相信我的话？我甚至奇怪我怎么会这样平静。一连两夜我都睡得很熟，早上还困得要命。真的，我非常平静。你完全可以不跑这一趟，你还有那么多别的事要干！何况，但以理也去。对了，你知道吗？他是今天早上从卡堡① 特意回来的。他刚打电话来问我发榜的时间。对于这种事他想得很周到……巴丹库尔说也要来。你看，有人陪我。"他掏出表，看了一下，"毕竟还有半个钟头……"

"他很紧张，"安托万想。"我也有点紧张。可是，既然法韦里已经说了榜上有他的名字。"每次想起弟弟，他从来都是这样，根本不相信弟弟会落第。他用慈父般的目光向小兄弟瞥了一眼，闭着嘴，轻声哼着："在我心中……在我心中……嗳呀，我总忘不掉早晨小奥尔加唱的这个曲调，这恐怕是迪帕克② 的作品吧。她可别忘了提醒贝兰给七号病人穿刺。在我心中……哪，哪，哪……"

"如果我真考上了，"雅克想，"我是不是就真正的、真正的幸

福呢？我并不比他们更幸福……”他心里想的是安托万和他的父亲。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说：“你知道吗？上次我到拉菲特庄去吃晚饭，我刚考完口试，紧张得很。在饭桌上，爸爸用你很熟悉的那种声调对我说：‘你如果考不上，我们该把你怎么办呢？’”

他停住口，另外一件事也涌上心头。他想：“今天傍晚，我多么神经质啊！”他笑着拉住哥哥的臂膀。

“不，安托万，这不足为奇，奇怪的是第二天，就是那天的第二天……这事非告诉你不行……就因为我没有事，爸爸就叫我替他去参加克里斯潘先生的丧礼。你记得吗？到了那儿，发生了一件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我是提前到达的，正赶上下雨，就走进教堂去。必须说明整个上午的时间都浪费了，我心里很不高兴。尽管如此，可是，你会看出来，这还是无法解释……我到了教堂里面，在一排空椅子中坐了下来。来了一个神父，在我旁边坐下。明明还有很多椅子空着，可是他偏偏要来紧挨着我。他很年轻，一定是神学院的学生，胡子刮得溜光，干净得了不得，有一股刷牙水的味道。可是手套却黑得要命，特别是他拿着一把雨伞，一把黑柄的大雨伞，象淋湿的狗一样，发出一股臭味。你不要笑，安托万，听我说下去。于是，我的脑子不能想别的，只想着这个神父。他嘴唇一动一动，也在念日课经，鼻子埋在一本旧《圣经》里。得！得！可是，到了举扬圣体的时候，他不跪在摆在他面前的祈祷凳上——其实，我早就该知道，他直接跪到地上，伏在青石板上。而我呢，正相反，我站着不动。他站起

---

① 卡堡，濒英吉利海峡，有一著名的海水浴场。

② 迪帕克（1848－1933），法国作曲家。

来的时候，看见了我，我们的眼光碰到一起。说良心话，他也许看出我有点咄咄逼人的神气？我看见他的眼珠在眼皮底下一转，他的脸上带着一点特意做出的责备的模样——总之，是一副假正经的模样，真叫人厌恶！……我当时是怎么了？直到现在我还一点也不明白。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在上面歪歪斜斜写了一句话，递给了他，（雅克说的不是真话，只是这时想象着他会干出这样的事，他为什么撒谎呢？）他抬起头来，犹豫了一下。我只好……对……我只好把名片递到他手里！他看了一眼，又惊愕地看看我，然后把帽子夹到胳臂底下，轻轻拿起大雨伞，走了……对……仿佛他的邻座是个着了魔的人似的……我也在教堂里待不住了，气得要命，没有等送殡的人，就先走了。"

"可是……你在名片上写了些什么？"

"名片？啊！真滑稽！我现在甚至都不敢说了。我写的是：'我，我不信教！'惊叹号，下面还划了一条着重线！在一张名片上，多么蠢呀！'我不信教！'"他睁圆了眼睛，凝视着前方。"首先，这种话谁能肯定呢？"他停住嘴，眼睛跟踪着一个身穿丧服、衣着得体的青年，这人正穿过梅第西十字路口。"我真蠢！"他的声音很混浊，仿佛逼迫自己承认一件不便承认的事。"你知道我刚才刹那之间想什么了吗？我在想，假如你死了，安托万，我就愿意穿一身笔挺的黑衣服，就象刚才从那边走过的那个人一样。那一会儿，我倒盼着你死哩，简直是急不可待……我总有一天会给关进疯人院，单独囚禁起来，你信不信？"

安托万耸耸肩。

"这也许很遗憾吧，"雅克又说。"我要剖析自己，一直剖析到疯狂的最强烈的程度。你听我说，我曾经想写一个故事，说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可能变成个疯子。他所有的行为可能都是荒诞

的，其实他一举一动都经过深思熟虑，在他自已看来，他的行为都遵循着非常严谨的逻辑。你明白吗？我要一直深入到他的心灵中心，并且我……”

安托万沉默不语。还是那种他早已选择、已经运用纯熟的态度。不过，他虽不说话，却很注意地倾听，别人的思想绝不会被打断，反而得到鼓励。

雅克叹了口气，说道："唉！要是我有时间用功，有时间试一试干点什么，该是多么好呀！总是这些考试。这样已经过了二十年，真可怕！"

"虽然搽了碘酒，还是又长出了个疖子，"他摸着脖梗想道。衣领总蹭疖子头，有点痛。

"你说，安托万"，雅克又说，"你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个孩子了，是吗？我记得很清楚。可是我呢？我总没有变，归根到底，我觉得我现在跟十年前一个样，你不觉得吗？"

"我不觉得。"

"他说的不错，"安托万心里在想，"这就是持续性的意识，或者叫做意识的持续性……比方说，那位老先生说：'我当年喜欢跳背游戏。'脚还是原来那双脚，手还是原来那双手，人也还是原来那个人。我自已也是这样。那一夜，我在高泰莱特别害怕，非常恐惧，都不敢走出门去。'这就是他，正是他，蒂博大夫，我们的主任医生……一个有本事的人……'"他怀着满意的心情想道，仿佛听到他的一个实习医生在谈论他。

"你听烦了吗？"雅克问他。他脱下帽子，擦着额角。

"怎么啦？"

"我看得出，你回答得很勉强，你听我说话，就好象我是个在发烧的病人似的。"

“一点也没有。”

“如果冲洗耳道，还不能退烧的话……”安托万想起早晨送到医院来的那个小孩的生病的脸。“在我心中……在我心中……哪，哪，哪……”

“你心里想的是我太紧张，”雅克继续说。“我再对你说一遍，你想的不对。我要坦白告诉你，安托万，有时候……对了，我几乎希望考不上。”

“为什么呢？”

“为了能逃避。”

“逃避？你要逃避什么呀？”

“逃避一切，这一套错综复杂的机构，离开你和他们，你们一切人！”

安托万想：“你胡说。”但他没有讲出来，他转过身，用探索的眼光打量他的弟弟。

“不留后路，远走高飞，”雅克又说。“对了，一个人远走高飞，到哪儿都成。到了那儿，我就可以安静了，我就好好干。”他知道，他是走不掉的，所以他就更加狂热地耽于这个梦想之中。他沉默了一会儿。但是，强笑了一下，他几乎立刻又说：

“也许，对，到了那儿，只有到了那儿，我才能原谅他们。”

安托万停住脚步：

“你还在想那件事呀！”

“想什么？”

“你说：‘原谅他们。’原谅谁？原谅什么？是说教养院吗？”

雅克狠狠瞪了他一眼，耸耸肩膀，继续往前走。说的当然是他在克鲁伊的那段遭遇！但是解释又有什么用呢？安托万是不会理解的。

况且，原谅这个想法指的是什么，雅克自己也说不清，虽然他总是不停地在两种选择之中游移不定：是原谅呢，还是相反，尽情地发泄怨恨；是接受现状，同流合污，置身于其他齿轮之中，作一个普通的齿轮，还是相反，发挥身上汹涌激荡的全部破坏力，以满腔的仇恨冲过去反对——反对什么呢？他也说不清楚……反对现存的一切，道德，家庭，社会！这长久积累的怨恨，从他幼年时期就种下了根。那时，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自己是 个被埋没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应当重视，然而整个人类却一直不把他放在眼里。对，肯定，如果当初他真的逃成了，那他早就获得了这种内心的平衡。他认为他之所以不可能得到这个，是因为别人的错。

“只要到了那儿，我就好好干，”雅克又说。

“到哪儿呀？”

“唉，你看，你还问我到哪儿，你不能理解，安托万！你，你一向觉得你与周围的一切很协调，你向来喜欢你自己走的道路。”

这时，他对哥哥忽然有了一种看法，这是他平常简直不敢设想的。他觉得哥哥很自负，也很用功，就算是有毅力，可是能不能说有聪明才智呢？那只是动物学家的聪明才智！这种聪明才智是那么讲求实际，所以只能在科学研究中得到充分发展！这种聪明才智只以行动这个唯一的概念作为自己的哲学，并且以此为满足！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聪明才智抛弃了一切事物的神秘价值，抛弃了一切的……总而言之，抛弃了一切的真正意义，抛弃了宇宙的壮丽！

“我跟你不一样，”雅克激动起来，肯定地说。他从哥哥身旁离开一点，独自沉默不语地走在人行道边上。

“我在这里感到窒息，”他心里想。“他们要我作的一切都是

那样可憎，致人死命！那些教师，那些同学！他们的那些嗜好，他们喜欢的那些书！当代的那些作家！啊！但愿世上还有人能看得出我是什么样的人，想得到我要作什么事！不！谁也想不到，即使是但以理，他也并不了解我。"他的狂热情绪低落了。他没有听安托万向他说了些什么，自己想着："忘掉已经写成的一切，跳出原来的轨道，观察自己，把心中想的都说出来！还没有一个人有那样的胆子，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我！"

天气闷热，苏弗洛街是上坡路，走起来很吃力。他们放慢了脚步。安托万还在说话，雅克仍然沉默不语。雅克发现了这情况，在心里微笑，想道："归根到底，我永远没有法子跟安托万辩论，我不是跟他抬杠，发脾气，就是在他头头是道的论证前默不作声，一言不发。就象现在这样，表面和实际并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安托万会以为我不说话就是表示同意，其实不对，根本不对。我坚持我的看法，别人觉得它们含糊，我才不在乎。我自己明白这些看法的价值。问题仅仅在于如何证明这个价值。总有一天，我愿意拿出力气试一试。论据总是找得到的。安托万，他呀，他干呀，干呀，从来不考虑一下我的想法是不是还有一点根据。不管怎么说，我感到多么孤独呀！"出走的念头又强烈起来了。"一下子，离开这儿的一切，该多么好呀！别离后的房子！起程时的惊奇！①"他又微笑起来，把调皮的眼光转向安托万，背诵起来：

"家，我憎恨你，紧闭的巢窠，紧闭的门户……"②

①② 出自法国近代作家纪德的《地粮》。本章中以下好几处出自《地粮》的引文都用盛澄华先生的译文。

"这是谁写的？"

"奈带奈蔼，你应当边走边看，但你不应在任何地点停留下来……"①

"谁写的？"

雅克不笑了，忽然加紧脚步，说道："唉，一切都是这本书引起的，就是在这本书里面，但以理找到了一切辩解的根据……更糟糕的是，找到了依据来颂扬他的那种……犬儒主义态度！一本他都能背得出来的书，现在我……"他用颤抖的声音说，"不！我不能说我讨厌它，可是，安托万，你看，这是一本阅读的时候都觉得烫手的书！我是从来不愿意跟它密谈的，我觉得它太可怕了！"雅克又不由自主地、洋洋得意地背诵："别离后的房子！起程时的惊奇！"接着，他停住了嘴。忽然他又改变声调，用嘶哑的声音急速地说："我说，出走！其实太晚了，我再也不能真正出走了。"

安托万说：

"你总说出走，好象有人总说要离开故国一样。当然，这个问题有点复杂。但是旅行一下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你被录取了，你夏天出去旅行，爸爸会认为是很自然的。"

雅克摇摇头：

"太晚了。"

他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总不会两个月的假期都在拉菲特庄待着，跟爸爸和韦兹小姐一起过吧！"

"会的。"

---

① 出自纪德的《地粮》。

雅克模棱两可地挥挥手。接着,他们这时穿过先贤祠广场,向于尔姆街走,他用手指了指高等师范学校门前聚集的人群。他的脸色阴暗了下来。

“多么奇怪的性格呀!”安托万想。这是他经常作出的评语,怀着宽容,也怀着不自觉的自傲。虽然他很怕雅克会干出什么料想不到的事情,也怕雅克总让他不知所措,但是他还是不断努力去了解弟弟。围绕着雅克偶尔冒出的只言片语,安托万那爱活动的精神不断地作着智力锻炼,这让他很感兴趣,他觉得这样也能使他深入了解弟弟的性格。然而,事实上,每逢安托万以为终于透彻了解了他的心理,雅克总又说出一些话,把他精心构造的设想全部推翻,一切又得从头开始,而且时常导致一些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样一来,安托万觉得每次与弟弟谈话都是在临时得出一些彼此相连、而又彼此矛盾的判断,而他总以为其中的最后一个判断是确定不移的。

他们走到了高等师范学校正面凸凹不平的墙壁跟前。安托万朝雅克转过身来,目光锐利地看他一眼,“如果深入本质去了解,”他心里想,“就会发现这孩子对于家庭生活非常喜欢,远远超过他自己的估计。”

大门开着,院子里挤满了人。

在前厅的入口,但以理·德·丰塔南正在跟一个金黄头发的年轻人说话。

“如果但以理第一个先看见我们,我就是考上了,”雅克想。但是,丰塔南和巴丹库尔听见安托万的招呼声,同时转过身来。

“不太紧张吧?”但以理问道。

“一点也不紧张。”

"如果他说出珍妮这个名字，我就考上了，"雅克又想。

"发榜前这一刻钟最难受了，"安托万说。

"你是这样以为的吗？等待，能给人一些快感，"但以理微笑着反驳。由于调皮，他总爱驳安托万的话，还把安托万叫做"大夫"，他觉得这位年轻大夫早熟的严肃神气特别有趣。

安托万耸耸肩。

"你听见了吗？"他问他弟弟。"对我来说，"他又说，"这种'等待'，我已经受过十四、五回了，我还没有习惯。另外，我发现，在这种场合，摆出一副斯多葛派①的脸相的，往往都是平庸的、没有能耐的人。"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享受着急等待的乐趣，"但以理瞧大夫时，眼神里总含着揶揄，这时转过去看雅克，目光又变得温存体贴了。

安托万还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我对您认真地说，在不能确定的状态中，强者会感到窒息。勇气，真，并不是安心等待事态发展，而是跑到事件前面去，尽早地认识它，接受它。你说呢？雅克？"

"不对，我倒同意但以理的意见，"雅克回答，其实他一点也没有听清他们说了些什么。但以理还在跟安托万说话。雅克感到自己说了假话，插嘴说：

"你母亲和妹妹还在拉菲特庄吗？"

但以理没有听见。雅克固执地想："我没有考上。"同时，他又发现他对自己成功的信心是多么不可动摇。"爸爸会高兴了。"

---

① 斯多葛派是公元前四世纪创立于雅典的哲学派别，这个词的转义是禁欲主义者。

他预先微笑起来。他笑盈盈地对巴丹库尔说：

"西蒙，您来了，谢谢您。"

西蒙很友善地端详他。他对但以理的这位朋友一向热情赞赏，这时也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然而，雅克对待这种热情却不总很耐心，因为雅克觉得不可能以同等的友情回报他。

这时，院里的喧哗声忽然停止，在底楼的一个玻璃窗后面，出现了一张长方形的白纸。雅克恍恍忽忽地觉得潮涌似的人群把他从马路上卷起来，直向那决定命运的告示涌去。

他的耳朵嗡嗡直响。安托万说：

"录取了！第三名。"

这声音在他耳中响了一阵，又热情又激动，但他没有听懂，后来，他怯生生地转过脸去，看到哥哥容光焕发，才明白过来。他用一只汗湿的手挪一下帽子，汗水在额头上流。但以理和巴丹库尔好不容易绕过人群，又回到他的身边。但以理看着他，雅克眼睛直瞪瞪地看着但以理走过来，看见他上嘴唇翘起，露着牙，脸上却一点笑意也没有。

嗡嗡的低语声充满了院子，又恢复了热闹的场面。雅克深深吸了一口气，血液又在他的四肢奔流起来。忽然，他仿佛看到一个陷阱、一个牢笼就在面前，他想："我陷进去了。"刹那间，别的想法一齐涌上心头，这一会儿他回忆起希腊文口试的情景：正是他说错了一个词的那一刹那。他仿佛又看见绿色的桌毯，教师的指头指着《奠酒人》①，弯弯的指甲象是从什么犄角上削下来的。

---

① 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俄瑞斯忒亚》三部曲中的第二部。

"第一名是谁?"

巴丹库尔说了一个名字,他却没有听见。"如果我听懂了避难所,殿堂……殿堂的看守……这几个词的意思,第一名就应该是我了。"一连很多次,他极力回溯当时引导他不可饶恕地误解希腊文原意的思想线索。

"来呀,大夫,显出高兴的样儿吧,"但以理拍着安托万的肩说。安托万终于微笑了。在安托万脸上,高兴总是显得有些勉强,因为他的神态总很严肃,好象不容许自己尽情欢悦。而但以理却相反,高兴起来不加约束。这时他的表情简直可以说是感官上的快乐。他端详着他的朋友们,周围的人,特别是来到这儿的妇女——她们是考生的母亲或姐姐妹妹,在这样的时刻,她们天性的温柔就毫无羞涩地表露在最轻微的语调、最微细的动作中。

安托万看看表,转身向雅克说:

"好啦,你在这儿还有什么事吗?"

雅克一惊,说道:"我吗?没事了。"他显得伤心,因为他发现也许是在看榜的时候,一不注意,又把嘴唇上一个小疖子碰流血了——将近一个星期以来,这个疖子几乎改变了他的容貌。

"那么,走吧,"安托万说。"我吃晚饭以前还要去看一个人哩。"

他们走出院子的时候,看见法韦里跑来打听消息。他得意洋洋地大喊:

"你们看到了吧!人家早对我说您的法文作文很出色。"

法韦里一年以前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在圣路易中学谋得了一个临时代课的职位,为的是不去外省。业余的时间,白天给人补习,这样,晚上才好过巴黎的生活。他瞧不起教师职

业，向往着从事新闻工作，同时，也悄悄往政界里钻。

雅克想起来，法韦里跟希腊文的考试教师很熟，他又一次仿佛看到了绿色的桌毯，手指头。他感到自己的脸羞红了。他还没有意识到已经被录取，他没有一点解脱的感觉，反倒只感到疲惫不堪。同时，他又不断想到口试时误解了原意，还有那个疖子，于是，他又怒不可遏了。

但以理和巴丹库尔高高兴兴地挽着雅克的胳臂，跳舞似地领着他向先贤祠走去，安托万和法韦里跟在后面。

法韦里一边热心地笑着，一边大声说："六点半，我的闹钟响了。我的闹钟放在一个小茶碟里，茶碟再平放到一个茶杯上。我咕哝着骂了一声，睁开一只眼，开开灯。然后，我把闹钟的针拨到七点，就又睡着了，把那个炸弹搂到怀里。一会儿，象地震似的响了起来，震得房子都象在动，整个地区都震动了。我很恼火，可是不愿意起来。我磨蹭到七点过五分，然后，过十分，以后又过了一刻钟，一刻钟还超过了两分。我又磨到二十分，因为必须凑个整数。我到底算是起来了。衣服早就准备好了，搭在三张椅子上，就象消防队员一样。七点二十八分，我已经走到街上。当然了，我根本来不及洗脸、吃饭。只用了四分钟的时间就坐上了地铁。敲八点就登上讲台，向学生灌。什么时候才讲完，你们都知道。我总得去洗盆浴，穿好衣服，吃晚饭，看看朋友吧！您让我什么时候用功呢？"

安托万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用眼睛找出租汽车。

"雅克，"他问，"你跟我一起吃晚饭吗？"

"雅克跟我们一起吃晚饭，"但以理马上接口说。

"不，不！"雅克大声说，"今天晚上，我跟安托万一起吃晚饭。"他很烦躁地想："他们到底还让我安静一会儿不？首先，得

往疖子上搽碘酒。”

“我们一起吃晚饭吧，”法韦里提议。

“去什么地方？”

“哪儿都行，帕克梅尔酒家怎么样？”

雅克不同意：

“不行，今天晚上不行，我累了。”

“你都让我们心烦了，”但以理小声说，一边用手挽住了雅克的胳臂。“大夫，你到帕克梅尔来找我们好了。”

安托万叫住了一辆出租汽车，回过身来，人们看到他犹豫了一下：

“帕克梅尔是什么地方？”

“完全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地方，”法韦里随口答道。

安托万用眼睛询问但以理。

“帕克梅尔吗？”但以理说，“很难下定义。可不是吗，我的小巴特？并不是一般的夜总会，倒有些象家庭公寓。对，从五点到八点，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它看作是个酒吧间。不过，一到八点，临时的顾客都走了，只剩下了一些老主顾，大家就把桌子并在一起，铺上干干净净的大桌布，围着帕克梅尔妈妈吃晚饭。乐队好极了，姑娘们漂亮极了！还要什么呢？那么，说定了吗？到帕克梅尔酒家会面？”

安托万晚上不常出门。白天的工作很辛苦，他必须在晚上准备各医院的竞赛考试。但是今天，他却对血液学缺乏兴趣了。明天就是星期日，星期一再用功吧。他时而把星期六晚上的时间留给自己，来满足一下他预想好的饥渴。帕尔梅尔酒家在诱惑他。有漂亮的姑娘……

“你们一定要去，那就去吧，”安托万尽量用无所谓的语气

说。"可是，它在哪儿呀？"

"蒙西尼街。我们等你等到八点半。"

"我会早到的，"安托万一边说，一边啪一声关上车门。

雅克并没有反对。哥哥答应了这次约会，改变了他原来的安排。另外迁就但以理兴之所至的主张，他内心总是感到暗暗的高兴。

"我们走去吗？"巴丹库尔问。

"我去乘地铁，"法韦里摸摸下巴说。"去换换衣服，再来找你们。"

七月末的巴黎，天气闷热，要下暴雨了。入夜，空气昏暗，灰蒙蒙一片，分不清是水汽，还是灰尘。

他们到帕克梅尔酒家，步行得半个钟头。

巴丹库尔走近雅克，说道："你就要前程远大了。"他的话中一点也没有讥刺的意思。

雅克不耐烦地挥挥手，但以理却微笑了。虽然巴丹库尔比他大五岁，但以理还把他看成个孩子。巴丹库尔的无限天真很使雅克气恼，可是但以理容忍他的正是这一点。但以理想起，有一次大家逗笑，要巴丹库尔背诵，他就走到壁炉前，开始背诵：

啊！科西嘉人，啊，直头发，

在获月①的阳光下，

---

① 获月：法兰西共和历的第十月，相当于公历的六月十九或二十日至七月十九或二十日。

法兰西真是美丽如画！[1]

刚说头几个词，就引起了哄堂大笑，他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那个时候，西蒙·德·巴丹库尔刚从诺尔[2]的省会到巴黎来，他父亲是那里的一个上校。西蒙穿着一件扣紧钮扣的黑色男礼服，是特意定做的，好让他体体面面到巴黎来进神学院。这位未来的牧师经常到丰塔南夫人家去。丰塔南夫人认为请他常去是自己的责任，因为巴丹库尔上校夫人是她小时候的朋友。

现在，这位前神学生说道："我对你们的拉丁区[3]真厌恶！"他现在住在星形广场区，穿着一身淡色西装。他跟父母吵翻了，因为他打算结一头荒谬的亲事。他白天去路德维希森书店，给现代版画整理分类，每月挣四百法郎，这是但以理给他找的一份差事。

雅克抬起头来，眼睛向四下张望，看到有个老太婆蹲在花篮子后面，卖玫瑰花。跟安托万一起路过的时候，雅克就已经看见她了。但是那个时候，他焦虑不安，什么也不能引起他注意。雅克回想起刚才走上苏弗洛街来的情景，忽然觉得缺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就象丢掉了一个非常熟悉的物件，比方说一直戴在手上的戒指。几个星期以来他常常感到烦恼，就在一个钟头以前，心中的烦恼每走一步路都在纠缠着他，而现在却消失了，只留下

---

① 节自法国十九世纪诗人奥古斯特·巴尔比耶的讽刺诗《无限崇拜》，诗里说的是拿破仑。原诗应是："啊！科西嘉人有直头发，……"巴丹库尔记错了一个词，闹了笑话。

② 诺尔省与比利时接境，省会是里尔。

③ 巴黎的大学区。

一片几乎是令人痛苦的空虚。看榜以后，雅克第一次感受到了成功，而这种感受却只是茫然晕眩和疲惫衰竭，象摔了一交似的。

"你洗海水澡了吗？"巴丹库尔问但以理。

雅克回过头来，他的眼光变得柔和了。"真的，真想不到，你为我特意回来。你在那边玩得痛快吗？"

"比我预期的还要好！"但以理回答道。

雅克苦笑着说：

"你总是这样。"

他们交换了一下眼光，仿佛过去的多次争论现在还在持续。

雅克对但以理的情谊是严肃的，完全不同于但以理对他的那种温存体贴的友爱。但以理有时对他说："你对我比对你自己要求严得多。你从来不赞成我过的生活。"雅克回答说："不，我接受你那种生活，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你对生活的那种态度。"

这是很久以来他们争论的老题目。

但以理一旦得到了高中文凭，就不想走大家都走的道路。他父亲总不在家，从来不管他。他母亲让他自由选择道路；由于受到一种神秘信仰的支持，一旦遇到有关孩子的事，或者一般来说有关前途的事，她对所有表现坚强意志的行动全都尊重。她首先希望儿子保持自由，不把挣几个钱来改善家里的境遇当作自己的义务。其实，但以理自己想尽到责任。接连两年，他都在为不能帮母亲的忙而暗暗难过。他在找机会，一方面能履行对家庭的义务，另一方面又能满足控制着他的更为迫切的需要。他这种种复杂的思虑，雅克都未能深刻理解。但以理从事绘画，看

起来有些吊儿郎当，除了自己的本能，甚至是一时兴致之外，别无指导，只是自己去画，不大作油画，素描倒多些。有时他整天关在房里，对着一个实物一口气画上半本素描，接着，又一连几个星期不动笔。谁又能想到他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前途，还会有高贵伟大的想法呢？这是一种静静的高傲，没有一点自鸣得意，只是等待着，有那么一天，由于命运的必然逻辑，他的优秀禀赋终于能找到自己的表现方式。他确信他的命运就是第一流的艺术家的命运。至于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这个高度，他完全不知道。他仿佛对这一点也不担心，只是我行我素。他主张尽情地享受生活，而他也的确是沉溺于生活之中。当然，有时也不免有些后悔，但是，这样心怀不安地又回到母亲的道德原则上来为时极短，并且始终未能断然阻止住他的这种生活倾向。不久以前（那时他十八岁），他给雅克写信说："两年来在不断使我心烦意乱的最严重的良心危机中，我向你发誓，我从来没有达到当真为我自己羞愧的程度。不仅如此，当我感到犹疑顾虑，责备自己不该这样冲动的时候，其实对自己并不怎样愤慨；然而，回想起一旦生活逻辑占了上风，我竟放弃了行乐，竟那样克制，我倒恨恨不已了。"

就在写这封信不久，他乘郊区火车旅行，同车有一个人，他们后来把这个人叫做"车厢里的人"。这个人当然不会想到这次短暂相逢会对两个年轻人的青年时代有那么大的影响。

那天，但以理是从凡尔赛回来，他在公园的树荫下过了十月的一个美好的下午，最后一分钟才跳上火车。碰巧，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上了年纪的人并不完全陌生：白天，在大特里亚农宫的小树林里，他曾经遇见过他。那时，但以理就看了他几眼，对他注意了。现在，但以理很高兴能够从从容容地仔细观察他一番。

从近处来看，这位旅客显得年轻得多。虽然头发全白了，恐怕还不到五十岁。雪白的、短短的胡须衬托着椭圆的脸，使端正的相貌上温厚的表情更加突出。那皮肤，步态，手，衣服剪裁样式和浅色的衣料，领带的罕见色泽，特别是那环视四周的热烈而活跃的蓝眼睛，都象个年轻人。他用娴熟的手翻着一本书。这书是软面精装的，很象一本旅行指南，却没有书名。在絮莱斯纳和圣克卢两站之间，这个人站起来，走到过道上去，俯在窗口眺望巴黎全景。落日使金色的底景象燃起了火一般。过了一会儿，这人又走过来，靠在门玻璃上，但以理正对着那块玻璃坐着。就在他脸部那么高的地方，只隔玻璃的那层厚度，年轻人看到了拿着神秘之书的那双手。两手很灵巧，懒懒的，又有些神经质，使人想到灵性。那双手一动，书页打开了一点，在紧贴玻璃的那一页上，但以理看到了几行字：

“奈带奈蔼，我愿教你热诚……去过一种狂跃而放浪的生活……一种至情的生活，而不求安息……”

书挪开了，但以理刚刚来得及读出书页上端的标题：《地粮》。

他很惊奇，就在当天，跑了几家书店。人家都不知道这部作品。难道是那个车厢里的人保守着什么秘密？但以理一再重复着：“一种至情的生活，而不求安息……”

第二天早晨，他到奥德翁书廊① 去仔细翻阅书目。几个钟头以后，他口袋里装着那本书，回来把自己关在房里。

他一口气读下去，整个一下午都在房里看书，快到晚上他才出来。他从来没有象这样感到激动，这是一种充满光荣感的兴

① 奥德翁是巴黎一剧院，在这里的长廊上有一些书店。

奋。他好象征服者一样，迈开大步前进。夜幕降临了，他在临河各条街上已经走了很久，离家很远了。他吃了一个羊角面包当作晚饭，就回到家。书还在桌子上等着他。但以理围着它转来转去，不敢再翻开。他躺下，但睡不着，于是他妥协了，索性披上大衣，又从头慢慢读起来。他觉得这个时刻是庄严的。有一种变化，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他心灵的最深之处酝酿，萌发。黎明时分，他又一次看完了最后一页，他觉得自己对于生活有了一个新的看法。

“我大胆地把手按在每一事物上，而相信有权处置我欲望中的每一对象。

“欲望是有益的，同样，有益的是欲望的满足——因为欲望从而增添。”

以往长期教育所形成的那种从道德方面估量事物价值的癖好，他知道就这样一下子摆脱掉了。而“错误”这个词的意义也有了变化。

“不审辨所做的动作是好是坏。不自疑所爱的是善抑是恶。”

在这以前他只是勉强顺从的感情，一下子得到了解放，无限欢欣地占据了第一位。就在这个晚上，仅仅几小时的工夫，他从幼年时期就认为千古不变的道德标准统统颠倒过来了。第二天，他就象前一天接受了洗礼似的。他一向认为无可怀疑的事物逐渐抛弃，以前使他无所适从的各种力量也就奇迹般地全告平息。

除了跟雅克之外，但以理没有把这个发现跟任何人提起，即使对雅克，也是事过之后很久才说的。这是他们友谊中的秘密之一。他们一想到，就仿佛那是几乎带着宗教意味的神秘，只能

用隐晦词句暗示一下。然而，尽管但以理作了努力，雅克还是顽固地逃避这种热情的传染。这股泉水过于醉人了，他不愿意饮来止渴。雅克感到自己好象在自我斗争，好象还保持着坚强有力、完整无瑕的样子，然而，他也深深感到，但以理已经在这里找到了他的生活方式，他的粮食；另一方面，在雅克的抵制中也有欲求，也有绝望。

"你竟然把路德维希森算作大自然的奇迹之一？"巴丹库尔问。

"路德维希森吗？我的小巴特……"但以理想解释。

雅克耸耸肩，让他的两位朋友走到前边去。

多日以来，但以理已经受到路德维希森家的接待。这个人在欧洲各国首都都开有店铺，被称为欧洲艺术的最无耻的奸商。很久以来，关于他，两个年轻人总是意见分歧。雅克从来不赞成但以理或多或少参预了这个商人的买卖，哪怕是为了生活，也不该如此。可是，但以理一旦真正受到某种冒险的吸引，那么无论是雅克，还是别的人，都不能使他回心转意。路德维希森精明强干，活动起来就不知休止，以至不睡觉成了习惯。他把豪华享受视为粪土，然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却又象东方巨富显贵一样，挥金如土，只是热中于追逐冒险和功业。这个巨商大贾精力充沛，谁看见他，都会想起熊熊的火炬，烈焰在风中翻飞升腾，浓烟滚滚，光芒夺目。这一切都强烈地吸引着但以理。他答应为这个强盗工作，与其说是为了需要，不如说是出于好奇。

雅克回忆起但以理和路德维希森接触的第一回合：这是两种人、两种社会的交锋。但以理当时同几个跟他一样没有多少年金收入的年轻伙伴共同使用一个画室。那天早上，雅克正好也在

那儿。路德维希森不敲门就径自走了进来，但以理骂他，他只是笑笑，然后，任何开场白都没有，也不自我介绍，也不坐下，就从衣兜里掏出一个钱夹，那气派仿佛是个名演员要把钱夹扔给他的跟包似的。他提出，要向“诸位先生中的丰塔南先生”支付每月六百法郎的固定报酬，从即日算起，连续三年，条件是：他，路德维希森，路德维希森画廊的老板，路德维希森美术公司的经理，拥有但以理在此期间所有作品的独占主权，这些作品但以理必须签名，并注明创作日期。但以理很少作画，也从未展览过，或是出卖过一张素描，完全不明白路德维希森怎么会对他的才能评价如此之高，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况且，他希望保持创作的独立性。他知道，如果接受了这个契约的规定，那么他必须交出至少与这钱数相符的画，才能从路德维希森那里得到钱，而他的原则却是绘画不受任何限制，纯粹为了自己高兴。于是，他冷冰冰而又客客气气地请路德维希森出去。他的朋友很吃惊，客人还没有清醒过来，但以理就硬把他送到了楼梯口。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路德维希森第二次又来了，不象上次那样冒失了。几个月之后，但以理觉得有趣，就跟这个商人建立了正式的商务关系。路德维希森出版一份极为豪华的、造型艺术杂志，上面有三种语言，他请但以理主持选择法文的文章。（从第一天起，他就喜欢这个年轻人的气质，注意到但以理的品鉴能力决不会有错）。这个工作倒不讨厌，但以理只在空闲的时候干干就可以。不久，这份杂志法文部分的工作实际上就由他来主持了。路德维希森为自己花钱从来不计较。他作事有个原则：用人少，选人精，放手让他们充分发挥主动性，酬劳从丰。但以理自己并没有提出，不久却与英文和德文两位主编拿一样的薪金。人总得生活。不过，但以理更喜欢做与他艺术家生活

截然不同的工作。况且，路德维希森用但以理的一些画，组织了一次个人作品展览，那些画已经为一些收藏家搜求了。但以理与画商交往得到的实利，不仅使他可以出一把力让母亲和妹妹的日子过得宽裕些，他自己也过上了他喜爱的自在生活，用不着勉强自己去干什么刻板差事，而且丝毫不侵害他从事真正的工作所必须的闲暇时间。

雅克穿过圣日耳曼大街，赶上了他的朋友们。

“真是天大的奇事，”但以理说，“在那儿，我竟被介绍给富孀路德维希森老夫人！”

“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你的那位路德维希森会有个母亲，”雅克说了一句，也参加了谈话。

“我也一样，”但以理说。“可是他母亲那副模样呀！你想象一下……我一定要画一个速写。我已经画了好几幅了，不是照着本人画的，我确实还不甘心。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具木乃伊，被小丑吹胀了，真可以拿来当个马戏节目！一个埃及的犹太老婆子，至少有一百岁，一堆肥肉，还害着痛风，不成个人样，发出一股炒洋葱的味道，戴着露指手套，对跟班的仆人称“你”而不称“您”，把她的儿子叫做小崽儿，只靠面包心蘸红葡萄酒过日子，谁来了给谁敬烟……”

“是抽的烟吗？”巴丹库尔问。

“不，是鼻烟。不知为什么，路德维希森给她在那肥大胸脯旁挂了一个镶着大粒钻石的首饰，那上面也撒了好多黑末子。”他停了一下，对自己突然而来的想法非常满意：“……就象在废墟上点了一盏油灯！”他又说。

雅克微笑了。对于但以理的兴致，他的宽容总是无限的。

“他们把家里见不得人的丑八怪都给你看了，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呢？”

“说起来你都不会相信，他又有新的计划了。这人真是个尖子。”

“他是个大财主，所以他是个尖子，如果他是个穷光蛋，那就只是个……”

但以理拦住他：

“请你饶了他吧！我喜欢他，他的计划也不蠢：编一个专题论文集：《以形象表现的大师》。他保证要出一些定价昂贵的大师复制品的集子。”

雅克不再听他说，他觉得痛苦悲伤。为什么呢？累了？这一天太兴奋了？正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又被拖到这儿来了，所以心烦？还是因为领子总擦他的脖子？

巴丹库尔挤到两个朋友中间来。

他想找个机会请他们去为他证婚。这几个月，他日日夜夜怀着狂热的欲望想着这一件事。他那淋巴质型的体质，也眼看着衰竭下来。现在，目的将近达到了，父母不准结婚的法定期限刚刚届满，就在那天早上，便确定了举行婚礼的日期：在两个星期以后。一想到这事，血就涌上了他的脸，他扭过头去，不让别人看见他脸红，又摘下帽子，揩一揩额头。

“别动！”但以理忽然大叫起来。“简直不可想象！从侧面看，你很象一头小山羊！”

确实，巴丹库尔的鼻子很长，朝着嘴唇搭拉下来，鼻孔弯在鹰钩底下，眼睛圆圆的，今天傍晚，偏偏有一绺麻绳色的头发，被汗水粘住，弯弯地搭在额角上，就好象一个尖尖的小犄角。

巴丹库尔愁眉苦脸地戴上帽子，眼光掠过卡鲁塞尔广场，朝

杜伊勒利公园看去：那里一片烟尘发着红光。

“可怜的、咩咩叫的小山羊！”但以理想。“谁能想得到这个人竟会这样感情充沛？他现在否定了他的一切原则，跟家里的人都吵翻了，就是为了这个女人……一个寡妇，比他大十四岁，一个烂寡妇……很撩人，却是个烂货……”但以理暗暗微笑。他想起去年秋天有个下午西蒙硬要领他去见见那个漂亮寡妇，过了一星期，果真见了面。但以理至少意识到：要接着想尽一切办法叫巴丹库尔回心转意，不要干这种荒唐事。但遇到的却是巴丹库尔盲目的欲望。由于他尊重感情，不管这感情是在什么地方，所以他就只限于尽量躲着这个女人，隔得远远地注视着这件婚事怎样发展。

“你是赢者，反倒愁眉苦脸了，”这时，巴丹库尔对雅克说。他受了但以理的冷落，感到失望，想在雅克身上找到补偿。

“你不知道吗？他倒希望考不上哩！”但以理插嘴说。他忽然发现雅克沉思地朝他看了一眼，他走到他的朋友身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微笑着低声说：“……因为每一种事物的价值在于互不相似。”

只听这一句，雅克就想起了但以理爱背诵的那一整段：

“如果你说，你的幸福从来与梦幻并不相同，所以你的幸福就已经死去，那你就活该不幸！……明天的梦是一种快乐，但明日的快乐又是一种快乐。——可喜没有事物能与自己的梦想正相符合，因为每一种事物的价值在于互不相似。”

雅克微笑了。

“给我一支烟，”他说道。为了使但以理高兴，他想震撼一下自己的麻木。明天的梦是一种快乐……他觉得的确是感觉到了，一种虽然还不可捉摸的快乐，围绕着他徜徉。明天吗？一觉醒来，

穿过敞开的窗户，看到树梢上升起朝阳！明天，拉菲特庄，它那荫凉的花园里的清新空气！

二

在歌剧院区的那条沉寂的街道上，只有沿着人行道停着的几辆车，使人注意到这里有一家没有招牌、遮着窗帘的小酒店。一个侍者在他们面前推开了转门。但以理象在自己家一样，闪在一边，让雅克和巴丹库尔先进去。

但以理一出现，就有几个人谨慎地叫喊着跟他打招呼。他在这里被称做"预言家"，熟客当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而且，现在人也不多。在酒吧间后面的墙凹里，有一个白色的小楼梯，漆着金线，有点象墙壁的细木护墙板，盘旋上去，一直通到楼上帕克梅尔太太住的中二楼。一架钢琴、一把小提琴、一把大提琴正奏着流行的圆舞曲。人们把桌子推到蒙着灰色平绒的软垫长凳旁边。有几对舞伴已经在紫红色的地毯上跳起了波士顿舞。薄暮的天光，透过网眼纱的窗帘射进来，显得分外柔和。天花板上，电扇的螺旋翼呼呼响个不停，摇动了大吊灯上的水晶坠子，也摇动了绿色的棕榈叶，还围绕着对对舞伴掀起轻绢披肩的边角。

刚一开始，一个新地方的气氛总使雅克感到飘飘然，他让但以理领着，走到一张桌子旁，从这儿可以看到相连的两个大厅。巴丹库尔被坐在里面房里一群年轻女人抓住，已经跳起舞来。

"你总是要人家再三催请，"但以理说。"现在，你既然来了，我相信你会玩得很痛快。你承认，这小酒吧间的气氛是很亲密，很规矩吧？"

“给我要一份鸡尾酒，”雅克忽然说；“你知道，就是那种加牛奶、醋栗和柠檬皮的。”

伺候顾客的是穿白衣服的女招待，人们给她们起外号叫做“护士小姐”。

“你要我远远地给你介绍一下几个常来的主顾吗？”但以理说着，换了个座位，坐到雅克旁边来。“首先，那个穿蓝衣服的，就是老板娘。大家都叫她‘帕克梅尔妈妈’。你也能看出，这个金发美人还能撩人欲念。确实，整晚上，她就这么面带笑容，在年轻女客中间走来走去，好象时装裁缝，一个个地展出她的模特儿似的。瞧，那个向她问好的，皮肤有点黑的女人——现在，跟那个面色苍白的女孩说话的，就是那个刚才跟巴丹库尔跳舞的——不，离我们近一点的那个，她叫保萝。这个金发女郎长得象个天使，有点儿堕落的天使，不过只有一点儿……啊！她现在正在喝劣质酒，大概是橙香酒……好，站着跟她说话的那位是个画家，尼伏尔斯基，妙人儿，撒谎大王，耍牌的时候专门作弊，不仅如此，还象火枪手似的侠义。每一次约会迟到，他都说他去决斗了，当时连他自已都当真相信有那么一回事。他跟谁都借钱，身上总一文不名。但是，因为他有的是才能，就用绘画来付款。你知道他想出了什么简便的主意？他夏天到乡下去，在一幅五十米长的布上画一条路，一条真正的路，有树，有大车，骑自行车的人，还有落日。到了冬天，他就按照他债主的脾性和他欠帐的数目把那条路截成一段一段地零售。他自称俄国人，拥有我也说不清到底是几千名‘魂灵’①。自然，在日俄战争时，大家都笑话他，说他成天待在蒙马特尔② 实行咖啡馆的爱国主义。

① 沙俄时称农奴为“魂灵”。

② 巴黎北部一地区。

你猜他后来怎么啦?他走了,一年没露面,在旅顺口被占领之后,他才回来了,带来了一大堆战争照片。他口袋里总装满了照片。他说:'您看吧,亲爱的,这个炮兵阵地,后面是块大石头,看见了吗?石头后面有个枪口,露出一丁点儿,哎,亲爱的,这就是我。'不过,他也带回来好几箱子习作,以后两年,他用西西里的风景画付清了债务……你看,他感觉到我在说他,很高兴,又要来自我吹嘘一番了。"

雅克用肘弯支着桌子,什么也没有说,凡是这样的场合,他总显出一副呆相,半张着嘴,眼睛无精打采,仿佛是什么动物的眼睛,睡着了,打着呼噜。他一边听着朋友说话,一边观察着尼伏尔斯基和年轻的保萝这一对。保萝手里拿着唇膏,撅圆嘴唇,往上抹口红,手麻利地一转一转,好象要钻出个窟窿似的。那画家一边看着她,一边用手玩弄着那女人的手提包。显然,他们之间,只是酒吧间的关系,那女的摸摸画家的手和膝盖,又给他整领带。有时候,男的俯下身来,向她说点什么,她就高高兴兴地,用白白的小手按着他的脸,把他推开……雅克心里很糊涂。

离保萝不远,有个棕色头发的女人,独自一人蜷缩在座位角落里,怕冷似的裹着黑缎子披风,死死地盯着保萝。保萝也许没有发现。

雅克迟钝的眼光四处观看,看着这些人。是在观察?还是在想什么?凡是他看了一会儿的这些人,他马上认为他们的感情都非常复杂,不过,雅克并不想分析自以为看到的这一切,他暂时还没有能力用词句表达他的直觉。观看这些景象,他已经目不暇接了,不可能分出精力来纪录感受。然而,这样与人交往——不管是幻觉上的,还是实际上的,他都感到无比快意。

"那个跟男侍者说话的高个子女人是谁?"雅克问。

“是那个穿孔雀绿衣服，项链长得简直垂到膝盖上的女人吗？”

“是的，她那个样子多么狠毒呀！”

“她叫玛丽-约瑟芬，长得还算漂亮，取了一个皇后的名字①。她那串项链的故事很有意思，你想听吗？”但以理微笑着，继续说。“玛丽-约瑟芬本来是香水商的儿子雷维勒的情妇，这个雷维勒有一个合法妻子，这个妻子又跟银行家若斯一起欺骗她的丈夫。你在听我讲吗？”

“当然在听，仔细地听。”

“你好象睡着了……这个若斯很有钱。有一天，他想送给他的情妇，就是雷维勒太太一串珍珠项链，想个什么办法才不使雷维勒疑心呢？若斯可不是个刚上阵的新手，他编了一个谎，说要为收容妓女的修道院摇彩，让那位丈夫雷维勒买去十张二十个苏的票子，然后，让雷维勒赢得他要送给雷维勒太太的项链。可是事情到这儿就复杂起来了。雷维勒写信向若斯表示感谢，但在附言中，他要求若斯不要把摇彩的事告诉他老婆，因为他把项链已经送给他的情妇玛丽-约瑟芬了。你等等，最有趣的是结尾……若斯气得要命，只有一个想法：把项链再搞回来，或者至少把戴项链的女人弄到手。三个月之后，他把雷维勒太太扔了，又把玛丽-约瑟芬从咱们那位雷维勒手里偷了来。就这样，用没有戴项链的女人换了个戴项链的情妇。雷维勒这个老好人，完全忘了这串项链只花了他二百个苏，逢人便讲妓女们粗野到了极点！……你好，维尔夫。”但以理跟一个刚进来的漂亮青年握手，已经有人在大厅那边高声跟这个人打招呼了：“黄杏儿！”但以理问雅克：“你们认识，对吗？”雅克一点也不热乎

① 拿破仑的妻子教名为约瑟芬。

地向维尔夫伸出手。“你好，最美的人儿！”但以理一边说，一边弯下身来，顺便吻了一下俄国画家那位苍白贫血的女伴保萝的手，又说：“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这是我的朋友，蒂博。”雅克站了起来。那年轻女人用病态的眼光朝雅克掠了一眼，然后对但以理注视了许久。她好象要说什么，终于没有说出来，就走开了。

“你经常到这儿来吗？”雅克问。

“不太经常，可也差不多，每星期来好几回，成习惯了。一般来说，一个地方待久了，跟同样的人混长了，很快就会觉得腻味，我喜欢感到生活在前进……”

雅克忽然想到：“我考上了。”他顿时兴奋起来，忽然想起一个主意。

“你知道拉菲特庄的电报局什么时候关门？”

“现在已经关门了。如果你今天晚上打电报，你父亲明天大清早就会收到。”

雅克招呼侍者：

“拿纸和笔来！”

他开始用战抖的手匆匆草拟电报稿。事过之后很久，才这么急不可待地报告他成功的消息，这正是他的特点。但以理微笑了，探身过去，从雅克肩头往下看，他又立刻吃惊地抬起身来，因为无心窥见了雅克的秘密而感到惊奇，尤其是不安，雅克写的不是蒂博先生的地址，而是：“拉菲特庄，森林路，丰塔南夫人。”

刚进来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客，也是位熟客，引起一阵好奇的骚动，因为陪她进来的还有一位栗色头发的漂亮姑娘。这姑娘虽不显得胆怯，但神态拘谨，使人想到她是第一次到这儿来。

"啊！来了个新的，"但以理小声说。

维尔夫正走过这儿，他微笑着说：

"您还不知道吗？汝汝妈妈要捧一个新的。"

"这小姑娘真漂亮，"过了一会儿，但以理又郑重地说。

雅克转过脸去看。她的确很动人，眼睛明亮，纯净的脸庞未施脂粉，稍稍有些拘束。她穿着略带粉红的麻纱衣裙，没有佩饰，没有珠宝，在她身边，就连最年轻的姑娘也立刻给比下去，显得不那么鲜嫩了。

但以理又坐到雅克旁边。

"你得仔细看看汝汝妈妈，"他说。"我很清楚她，这真是个人物。她现在已经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住着一套满漂亮的住宅，规定了会客的日子，举行晚会。她扶持初出茅庐的雏儿。与众不同的是她从来不愿做人的外室。年轻的时候，她是一个正直的小妓女，从来不企图爬升烟花品级。有三十年的光景，就凭卖笑执照度日，在马德兰纳教堂和图俄街之间过着马路生涯。不过，那时候她把生活分为两个部分：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她名叫巴尔班太太，过着小资产者的生活，住在里歇尔街一座公寓的中二楼。屋子里有一盏吊灯，雇着个老妈子，跟一般小资产者一样有一些日常操心的事：一本流水帐，一份交易所的行情表，好时刻看看她的股票投资是否稳妥；还有家务的琐事，亲友来往，巴尔班家的侄女外甥等等，过生日，甚至一年一度围着圣诞树请孩子们大吃一顿。我这话决不是杜撰的。而到了五点钟，每天晚上，风雨无阻，她就脱下绒布短衫，换上一套时髦的上衣和裙子，一点也不感到恶心，出门去做她的生意。这时候，她就不叫巴尔班太太了，变成了汝汝姑娘，永远快活，认真，永不厌烦。各

条大道上凡是带家具的旅馆[1]都认识她，赏识她。”

雅克目不转睛地看着汝汝妈妈。她脸相就象乡村本堂神父一样老实，笑容满面，精明强干，然而也深有城府。在她全白的短头发上戴着一顶渔夫式帽子。

他思索着重复道：

“一点也不感到恶心……”

“那是自然了，”但以理接口说。他向雅克调皮地瞥了一眼，有点撩拨似的低声背诵惠特曼[2]的诗句：

“你们妓女街头招摇，房里诲淫。
我是谁，能说我就比你们清白？”[3]

但以理十分清楚，这样正是刺激了雅克腼腆羞涩的性格。他故意这样撩他，是因为雅克一连好几个月过着洁身自处的生活，竟那样容易就适应了，他一看到这就恼火，其实雅克那样容易适应也许正是对这位朋友放荡行为的一种反应。但以理也曾天真地为雅克惶惶不安过，但是，他也知道，雅克本人有时也为这事有点担心，因为他以往的气质似乎更为暴躁苛求，而现在却随遇而安，有些麻木了。在他们之间只有一次触及了这个微妙的问题。那是去年冬天，一天晚上他们看戏回来，在环城路，正好走在一群情侣后面。雅克表情淡漠，无动于衷，但以理很觉吃惊。雅克解释道：“其实，我身体很强壮。在征兵体格复查的时候，我看得很清楚，我是一个精力最充沛的人……”但以理回忆起，在

---

① 昔日巴黎带家具的旅馆式公寓多为单身男子居住。

② 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主要诗集有《草叶集》。

③ 原文为英文。

雅克那微微颤动的噪音里，有些不易觉察得出的焦急。

但以理远远看见法韦里向他们走了过来，回忆就中断了。法韦里刻意做出潇洒自如的神态，把帽子、手杖和手套递给衣帽间的女职员，笑容可掬，对雅克说：

"你哥哥还没有来？"

这天晚上，法韦里戴着过高的假领子，穿着好象是借来的新衣服，新刮的下巴朝前撅着，一副活泼的模样。维尔夫见了就说：

"高师学生来征服巴比伦①了。"

雅克又想："我考上了。"他真想不辞而别，今天晚上就坐火车到拉菲特庄去。可是，想到安托万已经答应要到这儿来找他，说不定一会儿就能到，就只好不动了。他心里想："今天算了，但是明天，一大清早就走！"他似乎觉得已经沐浴在野外新鲜的空气中，朝阳晒干了林荫道上的露珠……帕克梅尔酒店隐没了……

所有的大吊灯一下子都放出耀眼的光芒，把他从神游之中惊醒过来。他又一次想到："我考上了。"仿佛这样表明他又回到了现实。他用眼睛寻找他的朋友，看见他在一个角落里，正在跟汝汝妈妈低声说话。但以理斜着坐在一张折叠椅上，热烈的谈吐更加强了他头部动人的丰采，从面容上，从眼色里，从微笑中都显露出聪慧，双手微微抬起，动作十分优美。他的手，他的微笑和眼神都跟嘴唇一样富于言辞。雅克观赏着他，从来不觉得厌烦。"他多么漂亮啊！"他想着，并没有把他的想法表达出来。"一个年轻、有活力的人能够完全沉溺于现实之中，该多么好呀！

---

① 巴比伦，古代名城，以风俗淫靡而著称。

他的动作姿态多么自然！他不知道我在看他，他没有想到，他没有疑心有人在观察他的行动。出其不意观看一个完全不知道别人在看他的人，窥见一个人露出秘密的本性！难道当真有人在公共场合能够忘记周围的一切吗？看，他在说话，他全神贯注。我就从来不能完全顺乎自然，我永远不能纵心所欲达到这个程度——除非关在一间屋子里，不为众人所见，这样还差不多。"雅克考虑了一会儿："但以理并不特别爱好观察，所以他不象我这样，被周围的事物完全吸引住，他却能保持他自己的面目。"他又想道："我被外部世界吞没了。"他一面站起来，一面下了结论。

正在这时，汝汝妈妈对但以理说："不行，漂亮的预言家，你坚持也没有用。那妞儿不是给你预备的。"但以理露出恨恨不已的眼神，汝汝妈妈笑了起来："你看你！坐下吧！孩子，这会过去的。"

（这话，以及其他一些口头禅，例如："孩子，做我的偶像吧！"或者："这跟别人都不相干。"还有："这没有什么，身体健康就行！"就是这样的一些荒诞可笑的陈词滥调，随着季节的不同而变化。老顾客们不论任何场合都彼此奉送，一面还心照不宣地微笑着。）

"你是怎么认识她的？"但以理满脸执拗的表情，又问道。

"不行，漂亮哥儿，我告诉你，她不是给你预备的。这妞儿不同寻常，是个好姑娘，操持家务的好手，是一粒珍珠。"

"你还是告诉我吧，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你不去纠缠她？"

"当然了。"

"好吧！是我生胸膜炎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她知道了，谁也没有问，就来了。请你注意，那时候我可以说还不认识她。我

以前帮过她一两次忙，其实也算不了什么。(我得告诉你，这孩子早就遇到过麻烦事，事情很严重，据我所知，她爱上了一个上流社会的男人，有了个孩子——可不就是嘛！孩子很快就死了。这么着，一有人向她提起孩子什么的，她就非哭一场不可。)就这样，我得胸膜炎的时候，她来了，象个亲妹妹似的住到我家里，并且精心照料我，比亲女儿还体贴。日日夜夜，一直看护了六个多星期。一天二十四个钟头，她几乎给我拔一百回火罐。对了，我的孩子，她救了我的命，这很简单，她也不花费什么。真是一颗珍珠！于是我就发誓拉她一把。她还年轻，除了她的那点露水情谊之外，不知道别的。我不是吹牛的，我要让她迈出第一步。你完全知道什么叫迈第一步！(为了这个，你也可以帮帮我，我等一会儿告诉你该怎么办。)三个月以来，我没有离开过她。首先必须给她取个名字。她本来叫维克托里娜，维克托里娜·勒·加德，姓勒·加德，分开写，这还过得去，可是名字叫维克托里娜，真要命！我给她改成丽奈特，不坏吧？别的也都是这样。高兰教她发音吐字，她原来有些布列塔尼的土音，谁听了谁都会发笑。她正好有那么一点很要紧的东西：一小点异国情调，酸溜溜的味儿，英国派头儿——魅力。半个月的功夫，她就学会了波士顿舞，她轻得象羽毛似的。不但如此，她人不傻，唱起歌来音很准，嗓音热乎乎的，有点撩人的味儿，我特别喜欢。终于把她装备齐全。今天晚上，我领她下海，只要往她的帆上吹点风就是了。不行！说正经的，正是在这方面你能帮我的忙。我曾经向路德维希森提起过她。路德维希森自从被帕尔塔扔掉之后，就象跳着舞的火苗儿似的。他答应我今天晚上来，跟这丫头会面。你只要对他说，你喜欢这孩子，他就会更来劲。你明白吗？这孩子正需要路德维希森这样的人。她只有一个想法，攒一笔钱，回

到她的布列塔尼去。你说见鬼不？她就爱这个！布列塔尼女人都是这样。在拍卖的广场上住一间小破屋，顶着白色头饰，去参加宗教仪式游行。布列塔尼，就这样！她要的不是百万家财，只要听从劝告，按部就班，很快可以达到目的。我希望她得了头几笔赏钱之后，就能攒起两万法郎，我给她放出去。我已经有门路了。对于这种淘金的事，你不是也懂点行吗？”

“上桌吧！”几个人吵吵嚷嚷地喊。

但以理过来，对雅克说：

“你哥哥还没有到，我们先坐好吧！”

长桌上，已经放好二十来副餐具，大家踌躇了一会儿。但以理想了一个好主意，把雅克安排在丽奈特左边。汝汝妈妈总不放开她，在右边尽量跟她靠近。可是等到大家都安置好，雅克也要坐下的时候，但以理却把他挤开了。

“跟我换换座儿。”他迫不及待，使劲抓住雅克的胳膊，一把把他推开。雅克觉得手腕被但以理捏得生痛，极力忍住，才没有叫出来。

但以理根本没有想到道歉。“汝汝妈妈，”他说，“我觉得您应当把我向我的邻座介绍一下才是。”

“啊！是你呀！”老太太这才看出但以理要的花招，低声埋怨道。她对全桌的人说：“我把丽奈特小姐向大家介绍一下。”又用威胁的口吻说：“她是我保护的人。”

几个声音在喊：“把我们也介绍一下，介绍一下！”

“这些鬼花招，”汝汝妈妈叹口气，不情愿地从桌旁站了起来，摘下帽子，扔给一个值班的“护士小姐”。她指着但以理开始介绍道：“预言家，一个漂亮哥儿。”

“您好，先生，”那姑娘客客气气地说道。但以理拉住她的手，

吻了一下。

“继续介绍！”

“他的朋友，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汝汝妈妈把手向雅克一伸，接着说。

“您好，先生，”丽奈特说。

“以下，保萝，西尔维亚，都鲁莱斯太太，和一个不认识的孩子，可以叫作奇迹之子。维尔夫，外号人称‘黄杏儿’，卡比，拉·古尔德……”

一个声音冷笑着打断她的话：“谢谢您，我还是喜欢我祖先的姓：法韦里。小姐，我是最狂热的钟情于您的一个。”

“孩子，做我的偶像吧！”一个讥刺的声音说。

这些扯淡汝汝妈妈听也不听，继续说：“黎丽和阿尔摩尼卡，或称形影不离的一对。上校。美女摩德。一位我不认识的先生，两位太太，我认识，但忘记了名字。一个空位子。还有一个‘同上’①。巴丹库尔，人称小巴特。玛丽-约瑟芬和她的珍珠项链。帕克梅尔太太。”接着，她行了个礼：“最后，在下汝汝妈妈。”

“您好，先生。——您好，小姐。——您好，先生。——您好，”丽奈特用银铃般的嗓音不断地说，一面毫不局促地微笑着。

法韦里说：“她不该叫‘丽奈特小姐’，应该叫‘您好小姐！’”

“我很乐意，”姑娘说。

“为‘您好小姐’鼓掌！”

丽奈特笑了，好象特别喜欢为她引起的这些喧闹似的。

“现在，上汤吧，”帕克梅尔太太提议。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idem。

雅克用手肘推了一下但以理，把手腕上捏出的印给他看：

“你刚才怎么了？”

但以理顽皮地看他一眼，没有表现出一点内疚，热切的目光中也有些粗野。他压低嗓门，说：

“爱情折磨得我好苦！①”

雅克俯下头，看看丽奈特，那姑娘也正好向他转过脸来，雅克看到她的眼睛：碧蓝，清净，湿漉漉的象牡蛎一样。

但以理继续说下去：

“地球不是因引力而运转吗？任何物体不是都被另一个物体所吸引而旋转吗？

“我的身体也是这样，为我遇见或知道的一切所吸引。②”

雅克皱起眉来。但以理热情激发，跃跃欲试，要去寻欢作乐，而雅克眼看着却无法阻拦他，这已经不是头一遭了。每逢这种时候，雅克对他的友情会不由自主地减缩一点。但是，这一次，一件很有趣的小事分散了他的注意：他发现但以理鼻孔里长了一层很黑的鼻毛，象面具上的黑窟窿。雅克又去看这位预言家的手，这双美丽的、修长的手上，也复盖着一层棕褐色的汗毛。他想着：“汗毛很重的人。③”他心里直想笑。

然而，但以理又俯过身来，声调还是原样，好象是继续背诵惠特曼的诗：

“亲爱的，把你邻座的杯子斟满。”④

“帕克梅尔太太，今天晚上的菜单瞧不清楚，”桌子那一边，

---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原文为英文。

③ 原文为拉丁文 vir pilosus。

④ 原文为英文。

有人含糊不清地说。

“给帕克梅尔太太打个双零分，”法韦里郑重宣布。

“这没有什么，身体健康就行，”这位金发美人充满哲学气味地反驳说。

雅克旁边坐的是保萝，就是那位肤色很白的、堕落的天使。再过去，是一位胸脯丰满的姑娘。她不说话，每喝一匙汤就擦一下嘴。再远一点，差不多就在雅克对面，在那个棕色鬈发掩着前额的女人（汝汝妈妈称为都鲁莱斯太太的）旁边，坐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穿着寒酸相的黑衣服，晶亮的眼睛瞧着同席人的一举一动，脸上时而闪出微笑。

“怎么没有给您上汤？”雅克问坐在旁边的姑娘。

“我不喝；谢谢您。”

那姑娘眼睛总是低垂着，只要抬起头来，就是看但以理。她想尽办法挨着但以理坐，最后一刻却眼看着他把坐位让给了雅克，心里直埋怨雅克。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一脸粉刺，脖子上还长着个疖子。她最讨厌棕红色头发的人，而这小子浅棕色的头发就有点发红，这还不算，再加上额上的头发象乱草，一对招风耳朵，下巴又是那个样子，真是个野人。

“嗳，你看你，把餐巾塞好，你还等什么？”都鲁莱斯太太大声说道，一面推搡着孩子，她把餐巾卷成筒形给孩子套在脖子上，简直都快把他埋进去了。

法韦里正在跟玛丽-约瑟芬争论，他大声嚷道：“一个女人，如果承认自己有多么大的岁数，那就是这个岁数早就过去了。我告诉你，她进音乐学院的那一年，刚好达到报考年龄极限，那都是四十五年以前的事了。她使的是她妹妹的出生证明书，这就瞒了两岁。这么算起来……”

汝汝妈妈对大家说："这跟别人都不相干！"

"法韦里就是这么个天才，"维尔夫指出，"只要跟人谈话，一定首先指明，巴黎的重力加速度是每秒平方9.8米。"这个维尔夫以前准备上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人家给他起个外号叫"黄杏儿"。因为他总在露天运动，脸晒成了金黄色，还长满了雀斑。这是一条壮汉，肩阔膀圆，高高的颧骨，嘴唇肥厚。每天运动了一天，浑身的肌肉很舒坦，一到晚上，蓝蓝的眼睛和油光闪亮的脸颊都显着他心情极好。

"不知道他怎么就死了，"有一个人说。

"难道你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活着的吗？"一个讥刺的声音马上接口。

"哎呀，你快一点吧！"都鲁莱斯太太对小男孩说。"你瞧瞧，一会儿还有甜点心呢？你吃不着了！"

"为什么？"小孩把亮晶晶的眼睛转过去问她。

"我不让你吃，你就吃不着。你要听话，快点！"她发觉雅克在注意她，就向他会心地笑一笑，又接着说："这孩子难伺候，你看，只要是他没有尝过的东西，他就怕吃。一会儿还有酱扒鸽子哩！他从前吃猪油熬白菜的时候多，吃鸽子的时候少，自然了！他给惯坏了，就象所有的独生子一样，总有人宠着，捧着。特别是他妈妈生了那么长时间的病。对，对！"她一面说，一面摸着男孩那头发很短的、圆圆的脑袋。"宠坏了的孩子，很难管。你现在跟着姑姑，就不一样了。小少爷还想留着鬈鬈的头发，当小姑娘吗？这一套不行了，撒娇，溺爱，现在都不行了。好了，吃吧，这位先生瞧着你呢，快吃！"有人听她说话，她高兴极了，又向雅克和保萝笑了一下，得意洋洋地告诉他们："他是个孤儿，他母亲是这个星期死的。一个跟我哥哥结了婚的女人，是得肺病死的，死

在家乡洛林的一个村子里。可怜的小鬼！"她又接着说，"这孩子还算运气，还有我乐意收养他。他任何别的亲人都没有了，只有我啦。可是，我的烦心事来了。"

孩子不吃了，看着姑姑。他听得懂吗？

他用异样的声调问：

"是我自己的妈妈死了吗？"

"你别管这个，吃你的吧！"

"我不想吃了。"

"你们看，他就是这样！"都鲁莱斯太太又说。"对了，是你妈妈死了。现在，你要听话，好好吃，不然，就不给你冰淇淋吃。"

保萝恰好这时转过脸来。雅克看到她的眼睛，他觉得在那对眼睛里看到了他自己也感觉到的那种不舒服。她苍白的脖子又细又软，比她的脸色还要苍白。她娇弱的模样招人疼爱。雅克瞧着这脖子，细嫩的皮肤上长着一层几乎看不出的茸茸细毛，他顿时觉得自己嘴唇上似乎有了柔软的感觉。他想跟她搭讪，但是又找不出什么话，笑了一笑。她也偷偷打量他，觉得他不象刚才那么丑了。忽然，她觉得心里一阵绞痛，面色变得惨白，两手扶着桌沿，头向后仰，咬住舌头，不让自己昏厥过去。

雅克发现了，觉得她好象一只小鸟，就要死在台布上面了。他轻声说：

"怎么啦？"

他看见她眼睛半睁半闭，眼白翻了出来。她使了一下劲，身子没有挪动，只含糊不清地说：

"千万别嚷。"

他的嗓子发堵，即使想喊也喊不出来。况且，别人也没有注意他们。他看着保萝的手：手指一动不动，透明得象小蜡烛一

样，那么苍白，指甲都发紫了。

“我把闹钟放在茶碟里，茶碟平放到杯子上。六点半，我的闹钟就响了……”法韦里跟坐在他旁边的姑娘闲扯，一边得意洋洋地咯咯笑着。

保萝的脸色渐渐缓过来，又睁开了眼睛。她转过头来，向雅克娇弱地笑一下，感谢他没有声张。

“过去了，”她悄悄说。“心尖区绞痛发作了。”她的嘴唇还在抽搐，悲伤地说：“坐下吧，孩子，不要紧了。”

他真想把她搂在怀里，把她带走，远远离开这个龌龊地方。他想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她，治好她的病。唉！对于任何向他召唤的、哪怕只是能够接受他支持的弱者，他觉得自己的爱怜之情是多么深刻呀！

他真想把这个想入非非的打算告诉但以理。然而，但以理这时一点没有想到雅克。

但以理隔着丽奈特跟汝汝妈妈说话。其实，这只不过是把身子转向他那位邻座的借口，为了尽量贴近她温暖的身体。刚吃饭的时候，他出自策略，几乎是避免同她说话，但是显然，心里想的只有她。她有好几次遇到他的眼光，但不知为什么，每次，这眼光不但没有引起她的好感，反倒在她心中引起了疏远的感情，虽然他脸上的男性美对她不无吸引力，但归根结底，只能引起她的反感。

桌子的另一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黄杏儿向法韦里喊：“您在吹牛！”

法韦里自己也表示同意：

“对，我也经常这样讲。”

“您说的声音一定太低。”

一阵哄笑，维尔夫仍然抢占优势，故意提高嗓门：

“法韦里，亲爱的，请允许我告诉您：您刚才谈到女人，您那样子就好象从来没有跟女人说过话似的！”

法韦里哈哈大笑，但以理看看他，似乎发现这位高师学生朝丽奈特这边瞥了一眼，仿佛这场争论是因她引起的。他那肆无忌惮的、露着欲念的眼光突然更加重了但以理对他的反感。但以理知道不少能让法韦里名誉扫地的秘闻，真想在丽奈特面前说一说。他再也按捺不住了，于是向汝汝妈妈转过身去，让丽奈特成了谈话的第三者，他放低声音，只让两个女人听见，漫不经心地问道：

“你知道法韦里跟某女士通奸的事吗？”

“不知道，”老太太的兴趣给引起来了，说道。“你快说说，递给我一支烟。今天晚上这顿饭老没个完。”

“她早就是他的情妇了。有一天，她提着个箱子突然来到法韦里家里，对他说：‘这种日子我过够了，我要和你一起生活……如此等等……’‘可是你的丈夫呢？’‘我的丈夫吗？我刚才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亲爱的……欧仁，我达到了生活的转折点，等等……我需要，也有权利将我的感情倾注到另一个知己的心中，等等……我找到了这颗心，我走了。’”

“那颗心又怎么样，你快说呀……”

“这是女人那一头的事，可是下面呢？你听吧！咱们的法韦里可吓坏了，一个女人，成为自己的负担，更糟糕的是这个女人马上就要离婚，就要获得自由，那就是说，要求法韦里马上娶她。于是乎，法韦里就象他自己说的，来了一手高招。他写信给那个丈夫：‘先生：尊夫人抛弃合法夫妻生活，纯为追求鄙人之故。敬礼。法韦里。’”

"干得漂亮,"丽奈特低声说。

"我看不见得," 但以理带点恶意地笑了一下,反驳说,"您听下去就明白了。法韦里很滑头,他这样干,只是为将来安下退路,他知道做丈夫的要把这封信拿到法院去作证,而法律规定一个男人永远不得跟他的同谋结婚。法韦里后来跟别人谈起这事还说:'精通法律条文,妙用无穷呀!'"

丽奈特想了一会儿,才恍然大悟,说道:

"啊,真卑鄙!"

但以理把头俯向她,脸上和嘴唇上感觉到她呼出的气息。他深深地吸着气,真想闭上眼睛了。

"法韦里离开她了?"老太太问。

但以理没有回答,丽奈特转过眼睛看他。但以理仍然半眯着眼睛,觉得简直控制不住强烈的欲念了。她就近看见了他那光滑的肌肤、嘴边冷酷无情的纹路和颤动着的睫毛,她仿佛很久以来就已体验过在这副面容上藏着的欺诈似的,在她身上有一种跟本能一样不容置辩的东西,使她突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反感。

"那个女人后来怎么样了?"汝汝妈妈问道。

但以理强自镇定下来,可是嗓音还微微有些颤动。

"有人说她自杀了,可是法韦里说她本来就有结核病," 他说。他想露出笑容,用手摸了一下额角。

丽奈特挺直身子,紧靠着椅背,尽量躲开但以理的身体。为什么她心里这样乱?是他那副面容,那样的微笑,那样的目光,一下子引起来的吗?这美少年的一切,她都觉得可憎可恶:他俯身的姿态,作手势的那派头儿,特别是那双手,那修长的、筋脉暴突的手……以前她哪里会想到她这么个谁要都行、可以说随时准

备献身的姑娘，竟会对一个陌生人有这样大的反感。

“这么说，我就是个风骚女人啦！”玛丽-约瑟芬大叫起来，似乎要全桌子的人都来作证。

巴丹库尔天真地微笑着说：“能怨我吗？法语里只有这么一个词表达这样的事情。在各种事情中最美好的一桩就是取悦于人……”

“你干的好事！”都鲁莱斯太太尖叫起来。

大家都回过头去看，原来是小男孩把一勺冰淇淋撒到黑上衣上了，他姑姑把他拖到盥洗室去。

趁她不在的时候，雅克问保萝：

“您认识她？”能离保萝这么近，雅克很高兴。

“有点。”她本不爱多嘴多舌，又觉得心里难受，不愿讲话。不过，雅克刚才对她很好，她这才又说：“她人倒不坏，您知道。另外，她很有钱。她跟一个专为戏院写剧本的人同居了很久，以后，又嫁给了一个制药商。商人后来死了。她现在靠卖成药生活，收入还很可观。都鲁莱斯鸡眼药，您知道吗？不知道？您只要问问她就是了。她口袋里总装着样品。您可以看看，妙不可言！这人很古怪，家里养着十来只猫，是从各地方搜罗来的；还有鱼，她的卧房里有个大鱼缸。她喜欢动物。”

“但是她不喜欢小孩。”

保萝点点头。

“她这个人就是这样，”她下了结论。

她说完了话，呼吸很困难。雅克看出来了。然而，他还是想两个人多谈一会儿。想到这女孩子有心脏病，他嘴里竟傻乎乎地说出来：

“心自有自己的道理，是理智所不知的。”

她思索了一会儿，订正道："理智根本就不知道理。"她用手指轻轻敲着桌子："如果不这样说，这句诗就不正确了。"

他还是不顾一切地喜欢她，不过此刻已经不那么想为她献身了。"任何人，只要是让我看到他的内心世界，哪怕只是一点点，我就愿意去爱这个人。"他这样想着。他回忆起去年夏天，有一次去散步，那时，他第一次发现了这一点。那是在维罗芙莱树林里，他跟安托万的几个同事，还有一个学医的瑞典女学生一起散步。她倚着雅克的胳臂，向他讲儿时的回忆。

突然，他发现安托万还没有来，都九点半了！

雅克心里一阵慌乱，忘掉了其他一切，他抓着但以理的胳膊摇晃：

"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

"安托万出了事了。"

这时正好散席，雅克早已站了起来。但以理站在那里，想尽办法不离开丽奈特。他想让雅克安下心来：

"你看，你疯了！当大夫的……只要有一个病人……"

可是，雅克已经走远了。他什么也没法考虑，也克制不了自己的预感，直奔衣帽间。跟谁也没有道别，也没有想到保萝，他就冲出了大门，惊骇万状地不断说："是我给安托万带来的不幸……是我……是我……我要穿一套黑丧服，就象梅第西十字路口的那个人一样！[①]……"

三位乐师奏起圆舞曲，有几对已经在酒吧间的大厅跳起舞

① 参阅上文，雅克在梅第西十字路口看到一个穿丧服的青年。

来。但以理看见法韦里扬起下巴，好象在辨别风向，同时，一闪一闪的目光盯着丽奈特。但以理一个箭步，越过了他。

“跳一回波士顿[1]？”

她看见但以理走过来，就用敌意的眼光打量着他。等他微微欠身行礼之后，她才回答说：

“不。”

但以理掩饰起惊奇，微笑着说：

“为什么不？”他学着丽奈特的腔调。他拿稳了自己能使她打定主意，于是又说：“来嘛！”又向前迈了一步。这模样有点太自信，丽奈特更加反感了。

“跟您，不跳！”丽奈特一字一顿地说。

“不吗？”他黑色的眼睛挑战似的看着她，仿佛是说：“我都愿意了，您还能不愿意？”

她转过身去，看见法韦里迟疑着不敢走拢来，就向法韦里走去，仿佛他已经邀请过她似的。他们跳了起来，一句话也没有说。

路德维希森刚刚才到，穿着常礼服，头上戴着平顶草帽，站在柜台旁，跟帕克梅尔妈妈和玛丽-约瑟芬谈话。他亲昵地摸弄着玛丽-约瑟芬的项链。他表面上不露声色，乌龟般的眼皮底下却溜出似睡非睡的眼光，一会儿看什么人，一会儿看什么东西，好象用灌了铅的手杖在敲打似的，他就这样打量着整个大厅。

汝汝妈妈在跳舞的人群中穿来穿去，寻找丽奈特，终于找到了，推推她的手肘说：

---

① 指波士顿舞。

"快点，照我以前说的那样办。"

但以理退着，被保萝逼到一个墙角里，心不在焉地微笑着，听这个年轻女人说话。他看到汝汝妈妈神态无比自然地走过来，混进玛丽-约瑟芬他们一伙中去，而丽奈特这时不跳舞了，走到大厅里面那一个套间里，在远处一张桌子旁独自坐了下来。差不多就在这时，路德维希森和汝汝妈妈穿过两间大厅，走到她那儿去。路德维希森越是觉得有人看他，就越挺直了上身，象个老派的马车夫。他知道造物主给了他一个女人的大屁股，一加快脚步就会左右乱扭，所以他尽量小心提防。丽奈特把手伸给他，他用肥厚的嘴唇吻了一下。就在他低头的当儿，但以理看见他向后倾斜的头顶上面，贴着稀疏的黑发，倒象很博学似的。但以理想道："不管怎么说，也算有些风度。在这个近东木偶人的身上，有些搬运夫的味道，但也有点宰相神采。"

路德维希森一边用行家的眼光品评着丽奈特，一边不慌不忙地摘下手套，然后，坐在她对面，汝汝妈妈就坐在他旁边。路德维希森并没有吩咐下去，就有人给他们送来了饮料。他的习惯这儿的人都知道：他从来不喝香槟，喜欢喝阿斯第白葡萄酒，不要起泡的，不要冰镇的，甚至也不要清凉的，而要象室温一样。"温吞吞的，"他自己说，"就象太阳晒过的果吉鸡①。"

但以理离开保萝，点着一支香烟，握着两手，在酒吧间里转了一圈，然后又回来坐在侧厅里。路德维希森和汝汝妈妈背对着他，可是，他正好面对着丽奈特，虽然中间隔着一整间屋子。一杯杯的阿斯第灌下去，大家谈得很热烈。丽奈特看到路德维希森这样细心照顾，微笑起来，而路德维希森向她俯着身子，显然

---

① 发音不正确，应是"果子汁"。

已经给迷住了，情愿为了她，把大把的票子多花些。丽奈特感到但以理在暗中注视她，更加装出特别高兴的样子。

穿过通着两间大厅的窗洞，可以看到一对对舞伴翩跹过往。在柜台后面，有个小姑娘，红喷喷的脸蛋，好象劳伦斯[1]画的画，爬到卤色的小楼梯上两手抓着栏杆，一只脚站着，另一条腿在摇晃，仰着脸，随着乐队的伴奏，尖声唱起那年夏天人人都记得烂熟的毫无内容的叠句：

第梅鲁，拉梅鲁，乒乓！第梅拉！

但以理叼着烟卷，手肘支着桌子，目不转睛地瞅着丽奈特。他不再笑了，脸相呆呆的，嘴紧抿着。"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呢？"那年轻女人心里捉摸着。她放肆地哈哈大笑，同时，小心翼翼不要碰上但以理的眼光。可是她越来越躲不开那双眼睛，就好象一只云雀，总向捕笼里的镜子飞似的[2]，她的注意力越来越被那凝视不移的目光吸引过去。他那眼睛仿佛蒙着点什么，然而并不模糊，好象十分精确地盯住丽奈特身后的一点。这眼光很锐利，有粘性，火辣辣的，又象含有磁性。丽奈特每次都能够甩开他的注视，但是一次比一次费力气。

忽然，但以理觉得有个什么东西碰了他一下，他的神经原来就很紧张，这时不禁发起抖来。原来是那个小孤儿睡在长凳上的几个垫子中间，裹着都鲁莱斯太太那柔软光滑的大衣，一个手指头放在嘴角边，睫毛上的眼泪还没有太干。

---

① 托马斯·劳伦斯(1769—1830)，英国肖像画家。

② 法国乡下常用这个方法捕鸟。

音乐停止了，小提琴手挨桌讨钱。他走近了但以理，但以理用餐巾挡着，塞给他一张票子，小声说：

"下次波士顿，奏一刻钟，不要停顿。"

小提琴手眨眨深棕色的眼皮，表示同意。

但以理觉得丽奈特在看他，于是，抬起头来，抓住了她的眼光，他现在知道，这时候他已经占主动地位了。他作耍似的一会儿放那眼光溜过去，一会儿又把它紧紧抓住，试试他的控制能力，这样试了一两次之后，他就不再离开她的目光了。

路德维希森非常热情，加倍地献殷勤，可是丽奈特给予他的注意越来越不自然，并且时而被打断。小提琴响了起来，是一首新的圆舞曲。弓弦刚一响，她从但以理那痉挛的脸向她传来的一丝颤动就知道，要发生一件有决定性的大事。果然，但以理站了起来，十分镇定，眼睛一直盯着他的猎获物，穿过大厅，径直朝她走来。但以理只来得及想到："我拿我在路德维希森公司里的地位作为赌注！"这想法就象鞭子似的，更扇起了他的情欲。丽奈特看着他走过来，她发呆的眼睛表现出那么反常的神情，使路德维希森和汝汝妈妈不禁一同转过脸来。路德维希森以为但以理是来跟他打招呼的，已经摆出姿态要请他坐下。但以理连认得他的模样都没有露出来，只顾低着头向丽奈特行礼，他的眼光一直看到她那绿色的眼睛深处。他看出，这双眼睛里流露出同意，也透露出惊骇。她完全顺从地站立起来，他一句话也不说，一把搂住她，紧紧箍在怀里，向有乐队的那个大厅舞去，不见了踪影。

路德维希森和汝汝妈妈瞧着这跳舞的一对，愣了一会儿，然后，相互看了一眼。

"太放肆了！"汝汝妈妈结结巴巴地说。她又急又气，双下巴

抖个不停。

路德维希森挑起眉毛，什么话也没有回答。他的肤色本来苍白，这时虽然生了气，也不能再白了。他把大手伸向他面前的酒杯，手上的指甲发暗，就象光玉髓似的。他呷了一口阿斯第酒。

汝汝妈妈就象刚刚跑过步的人一样，直喘气。

“瞧这毛头小伙子，我想他再也不会给您干活儿啦！”她发出报仇的女人那样的冷笑，说道。

他似乎感到惊奇：

“丰塔南先生？他怎么会呢？”

他微笑一下，摆出一副不肯屈尊计较琐事的大老爷的派头，很能克制自己，戴上了手套。说不定他还真以为这件事情很好玩哩！他拿出钱夹，往桌子上扔了一张票子，然后站起身来，彬彬有礼地向汝汝妈妈行个礼，向舞厅走去。他走近门口，停住了脚，等那对舞伴从他面前经过。但以理看到他昏昏欲睡的眼睛，眼光中带着点恶意，也有点嫉妒和赞赏的意味。但以理又看到他沿着一排排座位向门口走去，消失在玻璃转门里面，就好象被门扇卷了进去，一下子给扔到外面了。

但以理不慌不忙地跳着波士顿舞。表面上身体不摇不晃，头挺得笔直，有一种从容和强硬合成的冷漠。他跳舞只用脚尖，脚尖不离地面地滑动。丽奈特神志恍惚，如醉如痴，说不清自己是恼还是喜。她对舞伴任何一个最微小的动作都反应得十分合拍，好象从来就是只跟他一个人跳舞似的。十分钟以后，就只剩下他们这一对，其余的人老早就累了，围成了圈，看着他们俩。又是五分钟过去了，他们还在跳。终于乐队奏出最后一次反复，停了下来。

他们俩一直跳到最后一节和弦，她几乎要晕过去，伏在他的肩上；而但以理，面色庄重，垂眉低目，灼人的眼光不时瞄着她，使她的心时而为怨恨、时而又为欲望而跳动。

掌声四起。

但以理又把丽奈特送到路德维希森那张桌子面前，若无其事地坐到那个空出来的座位上。他要来一只酒杯，斟满阿斯第酒，笑容满面，向汝汝妈妈举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

他说："呸！这种糖水儿！"

丽奈特神经质地大笑起来，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汝汝妈妈以赞叹的眼光看着但以理，这时，怒意全消。她站起来，耸耸肩，滑稽地叹了一口气：

"这没有什么，身体健康就行。"

半个钟头以后，丽奈特和但以理双双离开帕克梅尔酒家。

天刚下过雨。

"雇辆车吗？"门口的年轻侍者问道。

"我们先走走吧，"丽奈特说。她的嗓音十分柔和，但以理听了很高兴。

阵雨虽然下了，热得还象要下暴雨。街上阒无一人，灯光昏暗。他们在水光闪亮的人行道上信步走着。

他们遇到一个士兵，拦腰搂着两个女人，教她们走步子换脚玩："一，二，一，不对。要用左脚踮一下。一，二，一！"他们的笑声在沉寂的两行铺面之间久久回荡。

刚出酒吧门的时候，丽奈特就以为他会伸出手臂来挽住她，但是但以理却觉得让她期待着，更有滋味，他要延长这等待的时间，直到使她极为紧张的时候。远处打了一个闪，到底还是丽奈

特自己凑了过来：

“暴雨还没有过去，还要下。”

“那就妙极了，”但以理说。在他爱抚的声调里，表露着各种复杂的感情。丽奈特锐敏地感到，但以理的保留态度使她略略有些胆怯。她说：

“您知道吗？我总觉得我在哪儿见过您。”

他在暗中笑了笑，她说的话都不出所料，所以他对她很满意。他根本不相信丽奈特当真以为以前曾见过他，他也差一点调皮地说：“我也好象见过您。”这样，他们就可以提出种种假设了。然而，他还是默不作声，这样使丽奈特捉摸不透，他更觉得开心。

“他们为什么叫您预言家？”静默了一会儿之后，她又问。

“因为我叫但以理①。”

“但以理，姓什么呢？”

但以理犹豫了一下，他一向不喜欢向生人推心置腹，哪怕一点点也不行；不过，在丽奈特的好奇中，一点也没有诡诈，他用不着顾虑，要向她胡诌个什么假姓氏。

“但以理·德·丰塔南，”他说。

她没言语，身子蓦地一惊。他以为她失了脚，要扶住她，她却闪避开了。她越是躲，他越想强迫她。他挨过去，想挽住她的胳臂，她一下子跳开去，不让他碰到，还忽然变了方向，拐进了一条横街。他以为她在闹着玩，也准备将计就计，可是她的样子却象真要逃走似的：她加快了脚步，他不跑就无法跟上。他觉得好

---

① 但以理是《圣经》中的人物，是个俊美的少年，能给国王圆梦，说出预兆。见《旧约·但以理书》。

玩，在这不见人影的地带这么快跑，真象追猎似的。然而，他有点累了。她正走进一条黑洞洞的背街，一拐弯，他们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他想拦住她，第三次想挽住她的胳臂，她还是逃掉了。

"真蠢，您倒是站住呀！"他十分气恼地说。

她却跑得更快，寻找黑地方走，而且总变换人行道，好象真要叫他找不到踪迹似的。忽然，她大步奔跑起来。他也跑了几大步，赶上了她，把她逼到一个门洞里。这时，他才发现，她的脸上满是恐惧，这模样决不是装出来的。

"怎么啦？"

她气喘吁吁，在潮湿的角落里缩成一团，失神的两眼直盯着他。他想了一下，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但是看得出来，她发生了严重的事。他想把她拽过来，可是，她惊惧万分地猛地把他一推，裙子角都撕破了。

"到底怎么了？"他向后一退，问道。"您是怕我吗？您觉得难受？"

她还在神经质地发着抖，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不停地看着他。

他还是莫明其妙，然而，他觉得她可怜。

"莫非您要我走开？"他试着问道。

她点了点头。他感到自己有点近乎可笑了。

"真的吗？您要我走？"他的声音尽量温柔体贴，就象哄一个迷了路的孩子。

"对！"她几乎是粗暴地轻声说。

肯定，她不是假装的。

他觉得再坚持下去就太不高雅了，一下子打消了对她的念

头，决定要作得漂亮点。

“好吧，那就算了，”他说。“只是，深更半夜，我不能把您丢在这儿，丢在门洞底下！我们一起走几步，去找一辆车吧。然后，我走我的，行吗？”

他们闷声不响地朝歌剧院大街走去，从这里就可以看见歌剧院的亮光。走了好大一段路，他们才遇到了一辆缓缓行驶、招徕顾客的出租汽车。看见他们招手，汽车就开了过来，紧贴着人行道停下来。丽奈特固执地低垂双目，但以理拉开车门。她登上踏板，才下决心回过头来，朝他脸上看了一眼，好象抑止不住自己，还想瞧瞧他似的。他竭力摆出笑容，脱下帽子，作出朋友告别的样子。等到她断定他并没有送她的意思，她的脸才松弛下来。她把地址告诉司机，然后向但以理转过脸来，抱歉地低声说：

“对不起，今天晚上，得让我走，但以理先生。明天，我再跟您解释。”

“好吧，明天见，”他欠欠身，说道：“可是在哪儿呢？”

“真的，在哪儿呢？”她天真地重复道。“如果您愿意，在汝汝妈妈家吧！对，就在汝汝妈妈家，三点钟。”

“好，三点钟见。”

他伸出了手，她也把手伸出来，他用嘴唇轻轻吻了一下那戴手套的手指头。

车开动了。

这时，但以理才愤愤地跺了一下脚。他已经恢复了镇定，却看见那年轻女人明亮的上身探出车外，并且一下子叫司机停了车。

他一个箭步跳到车门跟前。丽奈特已经把车门打开了，但

以理看见她紧紧缩在车座里边，眼睛在黑暗里大睁着。他明白了，他跳到她身旁。当他把她揽到怀里的时候，她使劲把嘴唇压上了他的嘴。他明白，她不是由于软弱，也不是由于害怕，才把自己交给他，她是把自己奉献上来。她哭出了声——好象是悲痛欲绝，她又喃喃地说着一些不可解的话：

“我要……我要……”

但以理十分震惊地听见她说：

“我要……从你……得一个孩子！”

“还是原来的地址吗？”司机问。

三

安托万离开雅克和他的朋友以后，坐车到了巴希街，去看一个生肺炎的小女孩，又从那里回到大学街，他父亲的家。五年以来，他跟弟弟一起住在底层。坐在送他回家的车子里，嘴上叼着烟，他想到小病人情况确实在好转，他作为一个大夫的一天结束了，觉得心情极佳。

“我得承认，昨天晚上，我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一般来说，病人这么突然停止吐痰……脉搏正常……小便正常，可是病人却死了[①]……只要防止心内膜炎……那位母亲还很标致……今晚巴黎也很美丽……”他一路上眺望着托罗卡德罗公园一片郁郁葱葱，又转过眼跟踪着走入幽径的一对情侣。埃菲尔铁塔，桥上那些塑像，塞纳河水一片玫瑰红。“在我心中……哪，哪，哪……”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Pulsus bonus, urina bona, sed aeger moritur。

汽车的马达声与他的歌声呼应着。“在我心中……睡着……”忽然说道：“是这样，对了。在我心中……睡着……哪，哪，哪……想不起歌词，真气人。什么东西能睡在我心中呢？打盹的猪？”他微笑着，思路又转向帕克梅尔酒家今晚晚会上会有的有趣场面。会有艳遇吗？……他觉得生活是幸福的，仿佛潜伏的欲念在鼓动着他。他把烟头一扔，架起了腿，大大吸了一口气。车走得很快，扑进来的空气好象十分新鲜。“但愿贝兰不要忘记给那个小孩拔火罐，我们要把他救活，那小家伙……而且要不作手术。我想看看卢瓦齐耶长的是什么脑袋。这些外科大夫！还很吃香哩！但是，呸！只不过是些要把戏的。布赖克老头就说过：‘如果我有三个儿子，我就对最没有天分的那个说：去当助产士吧！对最爱运动的说：拿起手术刀！但是，对三个儿子中最聪明的那个说：去当内科大夫吧！看很多病人！要努力诊断得越来越准！’”安托万又感到心情愉快，一直到内心深处都觉得愉快。他小声说：“我的生活方向选择得很对！”

回到家里，看见雅克的房门开着，他忽然想到他弟弟考上了。五年的操劳照顾终于有了成效。“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在学院路遇见了法韦里，就是那时候，我才第一次想要引导雅克进高等师范学校。那天，蒙热街的街心花园白雪皑皑，没有今天暖和。”他叹了口气。他预先想象着洗凉水澡是多么舒服。他象小孩似的，急不可待地脱掉衣服，到处乱扔。

冲完澡，精神抖擞，他想到帕克梅尔酒家，高兴地吹起口哨来。他称为“女人”的，在他生活中只占次要地位；感情上的爱，则一点地位都没有。他只满足于容易上手的艳遇，还以此自夸，因为这比较“实际”。不过，除了某些晚上之外，一般他都不许自己干这种事；倒不是受什么纪律约束，也不是生理上淡漠，而是因

为“这种事”属于另一种生活，与他决定今后采取的那种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他觉得不断受“这种事”纠缠是软弱的表现，而他是个“强者”。

丁零！有人在按铃。安托万瞥一眼挂钟：如果需要的话，还来得及先看一个病人，再去帕克梅尔酒家去找那帮朋友。

“谁呀？”他在门里喊。

“是我，安托万先生。”

他听出是夏斯勒先生的声音，去开了门。蒂博先生住到拉菲特庄的日子里，他的秘书还继续到大学街来办公。

“啊！是您！”夏斯勒先生机械地说。看到安托万只穿着裤衩，他很局促不安，把头转了过去，询问似地咕哝道：“怎么回事？”他又马上举起了手指头，好象想起了谜底似的说：“您在穿衣服，至少，我不打搅您吧？”

“二十五分钟以后，我就得走了，”安托万连忙承认说。

“我用不了那么长时间。您看看，大夫。”他摘下帽子，取下眼镜，睁大了眼睛。“您看有什么？”

“在哪儿？”

“眼睛里。”

“哪一只？”

“这一只。”

“别动。我什么也看不到，大概是风吹的吧？”

“啊！是啦，肯定是的！谢谢了。没事，只是风吹了一下……刚才我打开了两扇窗户。”他轻轻咳嗽一声，又把眼镜戴上。“谢谢，我现在放心了。只是风吹了一下，这是常有的事，没有什么关系。”他笑了笑，又说：“您看，我没有耽误您许多时间。”但是，他并没有戴上帽子，反而在椅子边上坐下，掏出手绢，擦擦脑

门。

“天气很热，”安托万说。

夏斯勒眯起眼，机灵地说：“当然，真是雷雨天气。那些必须跑这跑那，钻营奔走的人实在可怜。”

安托万正在系鞋带，抬起脸来问：

“什么钻营奔走？”

“见鬼！天这么热，办公室里，警察局里，谁都透不出气来，事情只好推到明天了，”他表示宽容地摇晃着脑袋。

安托万还是扬着脸。

“顺带问一下，”夏斯勒先生说，“早就想问问您了。您知道高年收容院吗？”

“高年？”

“对了，专收老人，不是活不了多久的那些老人，是个养老院。在潘杜汝。这地方自由自在，再好也没有了。您看，安托万先生，既然已经说开了头，我还要问您一件事：您某一天捡到过没有什么人忘了的一枚一百苏的银币？”

“忘了？忘在衣兜里吗？”

“不是……比方说，忘在花园里，街上，诸如此类的地方。”

安托万站着，手里拎着长裤，瞪着夏斯勒先生，心里想：“跟这个笨蛋在一起，就会感到自己也变蠢了。”他振作一下，集中精力，很严肃地说：

“我不明白您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比方，有谁丢了东西，嘿嘿，这个东西呢？就会有人捡到。为什么不可能呢？”

“那是自然。”

“好了，如果您，碰巧捡到那个东西，您怎么办？”

“我就找一找这是谁的？”

“可不是吗？但是，如果一个人也没有呢？”

“什么地方？”

“比方说，就在花园里，在街上。”

“那么，我就把那……那个东西送到警察分所去。”

夏斯勒先生在嘴角上笑一笑：

“可如果是钱呢？啊！啊！一枚一百苏的银币？谁都知道他们那些人会怎么办！”

“您是说警察所长会把钱据为己有？”

“当然了！”

“不会的，夏斯勒先生。首先要办手续，填写一大堆文件。有一天，我跟一个朋友在出租马车里捡到了一个拨浪鼓，老实说，非常漂亮，是象牙的，还镀着金。好啦，在警察分所，人家把我朋友的名字、我的名字、车夫的名字都记下来，还记了我的地址，车子的号码，又让我们在一份声明书上签了名，最后还给我们一个正式收据。您觉得奇怪吗？但是，一年以后，我那位朋友接到通知，说没有人来领这个拨浪鼓，他可以把这件东西领回去。”

“为什么？”

“就是这么规定的，招领物品如果过了一年零一天还没有人来领，就依法归拾得者所有。”

“一年零一天？归拾得者所有？”

“正是如此。”

夏斯勒先生耸耸肩。

“一个拨浪鼓倒有可能，但如果是一张钞票？例如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呢？”

“当然也一样。”

“我不信，安托万先生。”

“我敢肯定就是这样，夏斯勒先生。”

这个灰色毛发的矮子，高高地坐在椅子上，从眼镜上面直瞪瞪地看着年轻人。过了一会儿，他又转过眼睛，用手心捂着嘴咳嗽一声，说道：

“我问您这个是为了我母亲。”

“你母亲捡到钱了？”

“什么？”夏斯勒先生在坐位上扭来扭去，脸涨得通红。刹那间，他的脸显出了捉摸不定的痛苦，但马上又狡黠地微笑了一下：“不是，我说的是收容院。”安托万正在穿上衣，他从椅子上跳下来，帮他穿上袖子，一边说：“穿过海峡①。”他正站在安托万身后，趁此机会，对着他的耳朵很快地咕哝道：“您知道吗？可怕的是，他们要九千法郎，加上零星费用，一万法郎才行。预付一万法郎，章程上都写着呢。那么，以后，如果要离开收容院，怎么办？”

“离开？”安托万说着，转过身去，又很不舒服地感到断了头绪。

“活见鬼！她连三个星期都不会待的。这件事情干得干不得呢，谁知道！她已经七十七了。可以打赌，在家里，她不会有那么长寿命花这么多钱，一万法郎！您说是不是？”

“七十七岁了？”安托万重复一声。他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匆匆合计着这悲伤的估计。

这时候有几点了，安托万不再去想。他发觉，只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别人身上，就会发现一个病例。（尽管他有职业的习惯，他的注意力总很自然地集中在自己身上，所以当他注意别人时，就

---

① “袖子”和“英吉利海峡”在法语里是同音词，这是一个文字游戏。

感觉到他把注意力转移了。）他想："这个蠢货肯定也是一种病例，夏斯勒病例。"他回忆起认识这家伙第一年的情景：由伦理学会的神父们推荐，蒂博先生聘请夏斯勒先生为家庭教师，带他一起去度假。假期之后回家，他看到夏斯勒办事准时不误，就留他当了秘书。"十八年来，我差不多每天都看到这个小矮子，但是，我对他却一无所知……"

"妈妈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夏斯勒也不看安托万，自顾自往下说。"安托万先生，请您不要以为我们家里个个都微不足道。我，也许是的；可是妈妈就不然。她天生应该过一种伟大的生活，不是过我们那种渺小的日子。但是，圣-罗克的先生们①说得好：'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那些神父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本堂神父也久仰蒂博先生的大名。他们都这么说，这显然是真的。我呀，并不是我不愿意，正相反，如果我能肯定的话……别说是一万法郎。这样一来，我的小日子就安生了！……可是她不会在里头久待的……人家也不肯把钱还给我。他们都预先防备好了，您想想看，一进收容院，他们就让你签字，都是文件，在一个贴了印花的纸上签字，是正式申请书。就跟您在警察分所一样。不过，他们不那么蠢，一年以后决不给你写信，他们什么都不还你，绝不，绝不，绝不！"夏斯勒先生的声调里充满了嘲弄，他又用这种声调继续说："您的朋友怎么办了？他去领那个东西了吗？"

"象牙拨浪鼓吗？没有去。"

夏斯勒显出思索的样子说：

"一个象牙拨浪鼓倒也罢了，至于一笔钱！无论谁在街上丢

① 这里指圣-罗克教堂里的神父们。圣-罗克教堂位于巴黎圣奥诺雷街。

了一笔钱，马上就会到全巴黎市的警察分所去报失。我敢打赌，甚至有人报的钱数比丢的数目要大。谁有什么证据呢？”安托万没有回答，夏斯勒先生紧紧盯着他，又嘲弄地重复一句：“您说，有什么证据呢？”

“什么证据？”安托万有些着恼，说道。“他应该提供一切细节：钱是怎么丢的，是钞票，还是硬币，有没有……”

“啊，不是，不是这个！”夏斯勒先生连忙打断他的话说。“人家才不问他是钞票还是硬币！这些细节，就算是吧，我承认。可是，我的意思不是……”他好象漫不经心地重复了好几次：“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安托万瞧了一眼挂钟。

“这一次我不是要下逐客令，但是我的确得走了。”

夏斯勒先生哆嗦一下，从椅子上滑到地上。

“谢谢您给我看了病，大夫。我回去在眼睛上敷一块纱布，耳朵里塞上点棉花……没关系。”

安托万看到这个小矮子大着胆子在前厅打蜡的地板上一跳一跳地向前走，不禁微笑起来。夏斯勒先生穿的鞋总吱吱作响，这是他生活中一件难办的事。他问过所有的鞋匠，试过各式各样的靴筒、鞋帮和鞋底：皮的、毡子的、橡胶的。他也去请教过脚病专家，甚至，听了一个擦地板挣外快的听差的主意，把脚样送给发明了据称一种“无声”松紧鞋的设计师，这种鞋专门给跑堂的和听差穿。这一切都没有效果，于是，他就养成了踮着脚走路的习惯；加上他那个小脑袋上一对圆眼睛，羊驼呢的上衣两边下摆拖在身后晃荡，那模样活象一只剪了翅膀的喜鹊。

“啊，我忘了！”他走到门口，忽然说。“商店都关门了。您有没有零钱？”

“多少？”

“一千法郎。”

“啊！”安托万说着，过去开抽屉。

“身上揣着大票子，真不好，”夏斯勒先生解释说。“正好您刚才又向我说了丢钱的事……您愿意给我换成十张一百法郎的吗？或者二十张五十法郎的？从某些方面说，包儿包得越牢，冒的风险越少。”

“没有，我只有两张五百法郎的，”安托万说，同时准备关上抽屉了。

“可以，可以，”夏斯勒先生抢上一步说。“反正是换成小票子了。”他从上衣的里兜中掏出一张大票子，递给安托万，又准备把两张小钞票塞进去。这时，门铃响了，尖声刺耳，两人都吓了一跳。夏斯勒先生还没有把钱藏好，赶紧说：“等一等，等一等！”

听出是他家门房的声音，他的脸都变了模样。门房尖声叫喊，用拳头打门：

“夏斯勒先生在这儿吗？”

安托万跑过去开了门。

“他在这儿吗？”那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点，出事了！小姑娘被轧伤了。”

夏斯勒一听这话，吓得摇摇晃晃，安托万正好赶过来扶住了他，把他放倒在地上，用湿毛巾给他擦脸。可怜的老头儿睁开了眼睛，挣扎着要站起来。

“朱尔先生，”门房说，“快回去，我有一辆车。”

“死了吗？”安托万问。他甚至没有想一想这小姑娘是谁。

“只差一点儿，”那人低声说。

安托万从书架子上拿下农村出诊用的药箱，他总预备着，以

防不时之需。他忽然想起来，把碘酒瓶借给雅克了，就跑到雅克房里去，一边对门房喊道：

“您带他先走，等着我，我跟你们一起去。”

车在杜伊勒利公园附近、阿尔及尔街上夏斯勒先生的住宅门前停下。安托万听了门房夹七夹八的叙述，事情的经过还没有十分清楚。有个小女孩，每天晚上去接朱尔先生，今晚，看见朱尔先生还没有回来，就想穿过利伏里街，一辆送货的三轮车把她撞倒，从身上辗过去了。卖报的女人看到围了许多人，也过去看，看见她的辫子，认出了她，说出了她的住址，这才把奄奄一息的孩子送回家来。

夏斯勒先生蜷缩在车座里，没有流泪。然而，门房每说一个细节，他就大声啜泣，使劲用拳头堵着嘴。

门口还有很多人拥挤着。看见夏斯勒先生来了，大家闪开道儿，安托万和门房搀着夏斯勒，爬上了最高一层。走廊尽头有扇门半开着，夏斯勒先生两腿发抖地走了进去。门房让安托万先进屋，又把手放在他手臂上说：

“我的女人不糊涂，她已经去找在附近饭馆吃饭的一位小大夫，我希望已经找到了。”

安托万点点头，跟着夏斯勒先生进去。他们穿过有一股发了霉的壁橱气味的晾衣间，又走过两间砖铺地、几乎是黑黝黝的低矮房间。虽然有几扇窗朝院子开着，里面还是很气闷。在后面一间房里，安托万绕过一张圆桌子，发黑的漆布上，放好了四副餐具在等着。夏斯勒先生打开一扇门，走到一间点灯的房间里，几乎马上就瘫倒了，嘴里吃吃地说：

“德代特……德代特……”

“朱尔！”一个严厉的声音喊起来。

乍一进来，安托万只看到一盏灯，由一个穿玫瑰红色梳妆衣的女人拿着，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见。那女人红棕色的头发、前额和胸脯都在灯光里闪亮。过了一会儿，他才分辨出那女人手里的灯还照着一张床，有几个黑影弯腰瞧着。仍然从窗子射进来的黄昏的天光，与灯火的光环融成一片。房里似明若暗，一切都似乎失去了真实感。安托万搀着夏斯勒先生坐下，然后朝床前走去。一个戴着夹鼻眼镜的年轻人，帽子都没有摘，低低弯着腰，用剪刀剪开孩子身上血污的衣服。隐约可见孩子的脸歪在长枕上，头发凝在一起。一个老太婆跪在地上，协助大夫。

"她还活着吗？"安托万问。

那位大夫回过头来，望见了他，犹豫了一下，擦了一下额头，没有信心地回答：

"活着……"

"去找夏斯勒先生的时候，我正跟他在一起，"安托万解释说，"我带来了急救所需的东西。我是蒂博大夫……"他又低声补充说，"儿童医院的主任医生。"

那医生站起来，想让开位子。

"您来吧，您来吧！"安托万马上退后一步，说。"脉搏怎么样？"

"差不多没有，"医生回答说，又忙了起来。

安托万抬眼看了一下那红棕头发的年轻女人，遇到她焦虑的眼光，建议道：

"太太，是不是最好打电话到急救站，马上把您的孩子送到我的医院？"

"不，"有一个斩钉截铁的声音说。

这时，安托万才看清，在床头站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

一定是祖母了——她用农妇似的眼睛盯着安托万，目光清澈如水，尖尖的鼻子，执拗的脸仿佛是由肥油攒起来的，最后几层脂肪的波浪就在脖子上形成了一道道的皱折。

“我知道，我们的样子很穷，”老婆子用甘愿认命的声调接着说。“尽管这样，我们这种人还是宁愿死在自己的床上。德代特不去医院。”

“为什么呢？太太？”安托万还坚持。

老太太挺起脖子，伸出下巴，声调阴郁可是又很坚决，干脆说：

“我们就是这脾气！”

安托万用眼睛找那年轻女人：她轰开了总往她发亮的脸上落的苍蝇，不象有任何主见。于是，他想求援于夏斯勒先生。可是，老头儿跪在安托万本来让他坐的那张椅子旁，两只胳膊抱住脑袋，什么也不想听，什么也不想看。那老婆子注意着安托万的一举一动，猜着了他的意图，抢先说：“你说是不是，朱尔？”

夏斯勒先生浑身一抖：

“对，妈妈。”

老太太象是满意了，又很慈爱地说：

“别待在这儿了，朱尔。你最好是回你的房间吧！”

可怜的老头儿抬起苍白的脸，眼珠在镜片后面跳动，他毫无反对的意思，站起身来，踮着脚尖出去了。

安托万咬咬嘴唇，他一面在考虑有没有合适的机会再争辩一下，一面已经脱下外衣，把衬衣袖子卷到了肘弯上面，然后在床旁边跪了下来。他考虑问题的时候，差不多总是同时采取行动，他不能长时间地掂量问题的已知条件，他总是迫不及待地赶快打定主意。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不犯错误，而是迅速果敢地

采取措施。对他来说，思索只不过是开始行动的一个方法而已，哪怕是行动过早也不要紧。

由那位大夫和另一个浑身发抖的老太婆帮忙，安托万终于脱掉了小姑娘的衣服，露出了瘦弱的光身子，苍白得厉害，几乎发灰了。送货三轮车大概撞得极重，因为她满身瘀斑，从腰到膝盖，在大腿上斜着划开了一道暗黑的血口子。

那位同行说："是右边。"的确，右脚扭转了，向里面扭曲，腿上沾满污血，已经变了形，显得比原来短。

"股骨骨折？"那个医生试探着问。

安托万没有回答。他在考虑。他想："撞得很厉害，一定还有别的伤口。别的伤口，但是在哪儿呢？"他摸摸髌骨，然后，手指顺着大腿向上摸，突然，在大腿内侧，膝盖上面几厘米的地方，从一个几乎看不出的伤口中，喷出来一股血。

"啊！"他喊了一声。

"大腿的血管？"那位医生也喊。

安托万急忙站起来。

必须独自作出决定，他感到身上涌出一股力量。他总是这样，当着别人面的时候，他对自己能力的感觉就越发强烈。"找个外科大夫吗？"他自思自忖。"不行，还到不了医院她就死了。那么，谁来作手术呢？我？有什么不可以？除此以外，又能怎么办？"

"您要结扎起来吗？"小大夫问，安托万总不说话，他有些着急。

但是，安托万没有想到要回答他，他只在心里想："当然了，一秒钟也不能耽搁，说不定现在已经太晚了！"安托万用尖锐的眼光巡视四周。"结扎？用什么东西呢？看吧！红棕色头发的女人

没有腰带，窗帘上也没有绳子。松紧带行吗？啊，有了！”一眨眼的工夫，他脱下了背心，解开了吊裤带，一下子把它揪断，又重新跪了下来，用它在大腿根紧紧打了一个止血结。

“好了，可以稍稍喘口气了，”他一面站起来，一面说。汗顺着他的脸往下直淌，他觉得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到他身上。他决断地说：“要不立即施行手术，她就完了。我们来试试吧！”

所有的人马上都离开了床前，连那个拿着灯的女人和心慌意乱的小大夫也闪过一边。

安托万用手握住下巴，他的眼光紧张、急躁，仿佛完全转向了内心。他想道：“要镇静。一张桌子？对！就是我进来时看到的那张圆桌。”

“给我照个亮，”他向那年轻女人喊。他又向另外那位大夫说：“请过来。”他快步走向隔壁房间。他想：“好哇！这就是手术室。”转眼间，餐具统统撤去了，盘子一个个摞了起来，他心里想：“这上面可以放灯。”他支配着这所屋子，就象支配着练兵场一样。“现在把孩子抬来。”他又回到刚才那间房里。小大夫和年轻女人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跟着他的脚步走来走去。他指着小姑娘对小大夫说：

“我去抱她，她不重，你托住她的腿。”

他把手臂伸到孩子腰底下，孩子发出微弱的呻吟。他把孩子抱到那边桌上之后，从红棕色头发的女人手中接过了灯，摘去灯罩，放在那一摞盘子上。他向四周看看，还来得及想：“我是个了不起的人！”灯在微微发红的黑暗中象炉火一样放光，阴影中突然露出年轻女人的脸，露出大夫的夹鼻眼镜。一束无情的光线照在孩子身上，她四肢不时抖动。暴风雨即将来临，空中飞满了激动的蝇子。安托万又热又紧张，浑身冒汗。“她能不能活到我

作完手术呢?”他自问着。但是有一股他自己也来不及分析的力量支持着他。他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自信。

他抓起医药箱,掏出一瓶哥罗仿和一块敷料纱布,然后把药箱递给那个大夫:

“拿到一个地方去打开它,放在食橱上。把缝纫机搬走,把箱子里的东西都拿出来。”

然后,他手里拿着瓶子,转过身来,他看见在门洞的黑影里有几个黑影:是两个老太太一动不动站在那里。一个是夏斯勒妈妈,两只大眼睛直瞪着,象只猫头鹰;另外一个把两手交叠在一起,捂着嘴。

“你们走开!”他命令道。她们退到有床的那间屋子的黑影里去了。他指着房间的另一边说:“不行,你们还得走远一点。从这儿过去!”她们很听话,一声不响,穿过房间,走掉了。

红棕色头发的女人正准备跟她们一起走,他不耐烦地喊道:“您不要走!”

那女人转过身来,刹那间,他看了她一眼。这女人的脸很美,稍稍胖点;大概是由于痛苦的缘故,面容显得更为高贵。安托万喜欢这脸上镇静和成熟的表情,不由自主地想道:“可怜的女人!但是我这里需要她。”

“您是母亲吗?”安托万问。

“不是。”她摇摇头。

“啊!那更好。”他一面说着,一面把敷料纱布浸湿,很快地打开压在孩子的鼻子上。“好吧!您站在这儿,拿着这个。”他把瓶子递给她。“我一向您招手,您就再倒一点儿。”

房里弥漫着哥罗仿的气味。孩子呻吟了一声,深深吸了几口气,又不响了。

安托万最后看了一眼：场地已经准备妥帖，眼前只剩下手术的困难。决定的时刻到了。象施过魔法一般，他心中的忧虑一下子烟消云散。小大夫把医疗箱里的东西都摊在食橱的一块餐巾上。安托万走了过去，仿佛还想偷闲一会儿似的，想道："看吧！工具箱，好，手术刀，大钳子，纱布盒，棉花，行！酒精，咖啡因，碘酒，等等，都全了。开始吧！"他又觉到受了一种巨大力量的鼓舞，沉醉在即将行动的欢乐之中，有了无限的信心。生命攸关的活动已经到了最紧张的关头，他特别兴奋，觉得自己无比高大起来。

他抬起头，对着小大夫的眼睛直视了一会儿，仿佛是说："您有胆子。这一局棋很难下，就看咱们俩的了。"

小大夫不动声色。现在，他卑顺地专心看着安托万的一举一动。他知道只有动手术才有希望。要是只有他一个人，他是绝不敢动手的，可是，跟着安托万，好象干什么都可以了。

"这位小同行不错，"安托万想；"我算是有运气。看，一个脸盆，呸！有什么用？就这样也行。"他拿起碘酒瓶，用碘酒涂抹手臂，一直抹到肘弯。

"该您了，"他把碘酒瓶递给小大夫，说道。小大夫正激动地擦拭夹鼻眼镜的镜片。

一个闪电划破天空，紧接着霹雳一声，照亮了窗户。

"奏乐庆功还早了点，我还没有拿起手术刀呢！"安托万想，"红棕头发的女人没有发抖。这倒可以松弛松弛神经，也凉快凉快。这屋子里肯定有三十五度。"他拿起几块敷料纱布，放在小姑娘的大腿周围，先把手术区确定好。

安托万把眼睛转向那个年轻女人：

"滴儿滴哥罗仿。够了，好。"

“她象火线上的士兵那么服从命令，”他想。“这些女人！”接着他仔细看着那发肿的小小的大腿，咽了咽唾沫，举起了手术刀：

“动手吧！”

他用一个准确的动作，作一个切口。

“用棉花擦一下，”他对在一旁弯着身子的那个大夫说。又想：“多瘦呵！我们马上就要到那儿了。看，我的德代特在打鼾。好啊！快点吧！现在要牵开器。”“现在，您来。”他喘了一口气，那位大夫放下浸透血的棉花，抓住了牵开器，撑开了创口。

安托万歇了一会儿，心想：“好，我的探条呢？在这儿。在内收肌管上作普通结扎。一切顺利。啧，又打了一个闪。这个闪不会远，就在卢浮宫上空，也许就是‘圣-罗克教堂的先生们’的头顶上，也许……”他觉得自己非常镇静，不再为孩子着急，也不再担心她马上会死，他很愉快地想着：“在内收肌管作股结扎……”

“啧，又打了一个闪。几乎没有雨点，气闷得很。在骨折灶，动脉受到损伤，骨头尖把它撕裂了。真开玩笑。可是，她没有那么多的血好流……”他看了小女孩一眼：“嗨……快点吧！真开玩笑，可是能死人的……钳子，好，再来一把。好。啧！这些闪电真叫人受不了。容易见效。我只有直丝线，算了！”他把纸卷撕开，掏出线团，在每个钳子附近打一个结。“好极了，快完成了，旁侧循环就足够，特别是在这个年岁。我这个人真了不起。莫非我把自己的志向搞错了？外科医生的一切条件我都具备，一个伟大的外科医生……”在寂静中，在逐渐远去的暴雨的两个闷雷之间，只听见剪刀剪断丝线头的咔咔声。“一切条件：眼光，镇定，精力，灵巧……”忽然，他竖起耳朵，脸变白了：

“见鬼！”他小声说一句。

孩子的呼吸停止了。

他猛然一把推开那个女人，揭开了小姑娘脸上的敷料纱布，把耳朵贴在她胸口上。小大夫和年轻女人的眼睛盯着安托万，等待着。

“不，还在呼吸，”他轻声说。

他捏住她的手腕，脉搏跳得太快，他只好不去计数了。“噗！”他叹了口气，痉挛的脸更紧缩起来。他的两个助手感觉到他的眼光从他们脸上掠过，其实，他并没有看见他们。

他用果断的声音命令道：

“您，把钳子撤去，包扎一下，然后解开止血带。快一点……您，给我点纸。不用了，我有小本子。”他慌忙用一团棉花擦擦手。“现在几点了？还不到九点。药房还开着门。您要跑着去。”

她在他面前站着，几乎觉察不到地动了一下，好象要掩好梳妆衣的两个大襟。他明白她有些迟疑，不愿出去，因为她差不多半个身子裸露着。刹那之间，他想到衣服下面那丰满的肉体。他飞快写好处方，签上名，又吩咐道：“要一升的一个安瓿瓶。太太，快跑，快跑！”

“如果……”那女人犹犹豫豫地说。

安托万打量一下她，大声说：

“如果关了门，您就按铃，您就使劲敲门，一直到他们开门为止！快去吧！”

她去了。他探身去看看，知道她肯定是跑着去的，就转过身来，对那个大夫说：

“我们注射血清试一试，不作皮下注射，已经用不上了。作静脉注射。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他从食橱上拿起两个小

瓶。"止血带解开了？好。替我注射一针樟脑油，再来一针咖啡因，半个剂量就行了，可怜的孩子……请您快点。"

他又走到孩子身旁，用手指捏住她细弱的手腕，什么都没有摸到，只微微感到手腕在急速颤抖。他想："这一次，脉搏显然摸不到。"这一刹那他忽然感到泄气，绝望了。

"见鬼！"他结结巴巴地说。"什么都作了，可就是不见功效！"

孩子的脸越来越灰白。她也许会死。安托万瞧见，在半开半合的嘴唇旁，有两根卷曲的头发，比游丝还要细，这两根头发每隔一段时间就一起一伏：她还有呼吸哩！

"作为一个近视眼，他干得还算利落，"他看着那个大夫打针，心想。"但是，我们救不活小姑娘了。"他心里感到的不是悲伤，而是气恼。他有医生那种不动情感的特性：对于大夫们来说，别人的痛苦意味着经验、见识、职业的兴趣，只有以别人的痛苦或死亡为代价，他们才能使自己丰富起来。

就在这时候，好象听见门在响，他赶快去迎接那位年轻女人。的确，她迈着弹性的步伐跑了过来，极力不显出气喘的样子。他一把接过来纸包。

"热水，"他说，甚至没有想到要向她道谢。

"要开的吗？"

"不要，就把血清温一下，快点！"

他刚把纸包打开，她已经端着个热气腾腾的锅子来了。这一次，他没有看她，只低声地说：

"好，太好了。"

时间很紧促，几秒钟的工夫，他就敲碎了安瓿瓶口，把橡皮管接上去。墙上挂着一个木头刻的瑞士晴雨表。安托万一只手把晴雨表摘下，另一只手把安瓿瓶挂在钉子上。他拿起热水锅，

迟疑了一刹那，然后，把橡皮管盘在锅底。“血清流过就温热了，真妙！”他这样想，用这工夫向那个大夫瞥了一眼，看他是不是在看他怎样做。他又走到孩子旁边，拿起她那失去知觉的手臂，搽上碘酒，用手术刀一划露出血管，轻轻把探条插进去，然后把注射针扎进去。

“通了，”他说。“你按住脉，我不再动了。”

在绝对的静默中，好象没有尽头的十分钟过去了。

安托万满身大汗，呼吸急促，眯着眼睛在等待着。眼光一直盯着那针头。

他终于抬起眼睛，看了一下安瓿瓶：

“输了多少了？”

“差不多半升。”

“脉搏怎么样？”

那个大夫摇摇头，没有回答。

在难以忍受的焦虑中，又过了五分钟。

安托万向安瓿瓶看了一眼：

“输了多少？”

“还剩下三分之一升。”

“脉搏怎么样？”

那个大夫犹犹疑疑地说：

“说不准……我觉得好象有点要……恢复的样子。”

“能数得出吗？”

停了一会儿。

“不行。”

“如果脉搏恢复的话……”安托万想。他真愿意拿出自己的十年寿命，来使这小小的尸体起死回生。“她几岁了？七岁。如

果我把她救活，在这个陋室里，不到十年就会染上结核症。可是我能把她救活吗？她正在死亡线上——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真见鬼！可是该作的我都作了！血清在输进去，但太晚了……等着吧，再也没有什么可作的了，再也没有什么可试的了。等着吧……红棕色头发的女人干得不错。是个美丽的人儿。她不是孩子的母亲，那么她是什么人呢？夏斯勒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人。她又不是他的女儿。我真一点也不明白。那个老婆子这样子……不管怎么样，他们没有打扰我，我一下子就树立起了威信。他们都明白是在跟谁打交道。我是精明强干的家族的后代！……但是，还需要获得成功……我能成功吗？不行，她一定是在抬回家的途中失血过多。不管怎么样，目前还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啊！真见鬼！”

他看着那失血的嘴唇和那两根金丝发，这两根头发还在间断地起伏。呼吸好象稍稍清楚了。莫非他看花了眼？半分钟过去了。一声轻微得几乎觉察不到的叹息好象充满了她的胸膛，然后，又徐徐呼出，仿佛呼出了生命的最后一息。刹那间，安托万张皇失措，眼睛都定住了。不，她还在呼吸，还要等待，等待，再等待。

一分钟以后，又叹息了一次，这一次，稍明显了一些。

“现在输了多少啦？”

“瓶子差不多空了。”

“脉搏呢？恢复了吗？”

“恢复了。”

安托万吐了一口气。

“您能数得出吗？”

那个大夫掏出了表，整了一下夹鼻眼镜，静默了一分钟以

后说：

“一百四十下……也许有一百五十……”

“总比没有强！”安托万脱口而出。

他竭力克制自己，不要感到无限轻松，尽管这样，还是禁不住觉得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这不是做梦，确实是好转了。孩子的呼吸越来越均匀。他还得加一把力，不要挪动位置。他天真地想吹口哨，想唱歌。“总—比—没—有—强……哪，哪，哪！”配着从早晨起就在他耳边萦绕的调子，在心里唱起来：“在我心中……在我心中睡着……哪—哪—哪—哪！……睡着什么？啊！是了。”他忽然想到：“一轮明月！一轮夏季的明月！

“在我心中睡着一轮明月

一轮夏季美丽的明月……”

他感到宽舒，感到了真正的愉快。

“小东西得救了，”他想。“她必须得救！

“一轮夏季美丽的明月。”

“瓶子空了，”那个大夫告诉他。

“好极了！”

安托万目不转睛地看着孩子，这时，只见她抖动了一下，他高兴地向那年轻女人转过身去。一刻钟以来，她一直背靠食橱站着，连一根睫毛都没有动。

“哎呀！太太，”他不满意地喊道，“咱们都睡着了吗？汤壶

呢？"看见她在发愣，他几乎要笑出来。"显然，太太，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来个汤壶，水要热，暖一暖这孩子的小脚丫子。"

她眼睛深处闪了一下欢欣的光芒，马上就去了。

安托万更加小心翼翼、更加慈祥地俯下身去，拔出针头，用手指在扎出的针口上敷一小块纱布。接着他摸摸孩子的手臂，手臂还垂着，仍然没有知觉。

"再打一针樟脑油，亲爱的，以防万一，那样，所有的王牌就都打出去了。"他又咬着牙说："如果我们得到好的结果，我不会感到惊奇。"他又觉得有股力量，轻松愉快的力量，将他高高抬起。

那个女人又回来了，怀里抱着个汤壶。她有点迟疑，看见安托万没有吩咐，她就自己走到了孩子脚边。

"不是那样，太太，"安托万又用刚才那样生硬而又愉快的声调说。"您要把她烫着的！给我吧，想不到我还得教您包汤壶哩！"这一回，他微笑了。他拿来一块乱扔着的卷起的餐巾，把餐巾环扔到食橱上面，把汤壶包起来，然后，靠着小姑娘的两只脚放好。红棕色头发的女人瞧着他，那青春的笑容一下子使他的脸显得年轻了，她感到很惊奇。

"她……脱险了吗？"那女人壮胆问道。

安托万还不敢明确回答。

"一个钟头以后再说，"他低声说。那女人懂得了他的意思。她用大胆的目光，满怀钦佩地看着他。

"这个漂亮女人是这儿的什么人呢？"安托万第三次想。他指指门问道：

"别的人呢？"

她几乎觉察不出地一笑，说道：

"他们在等着。"

"让他们安心一些吧！告诉他们去睡，叫他们睡觉去。太太，您也可以去休息了。"

"噢，我……"她低声说着，走开了。

"把孩子抬到床上去，"安托万对那个大夫建议。"还象刚才那样，您托腿，枕头不要了。把头放平。现在，我们可以制造一个器械了……把那块餐巾递给我，还有扎纸包的绳子。我们临时做一个拉腿用的拉力器。您把绳子从床栏杆中间穿过来。行！铁床就是方便。现在，来个重东西。什么都成！这个罐子？不行。那个好，就是那个熨斗。我们要用的东西都齐全了。对，给我。明天，我们再改进改进。眼前，够把腿拉一拉了……您说怎么样？"

那个大夫没有说话，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安托万，就好象拉撒路从棺材里坐起来时，马大看着救世主一样[①]。他的嘴张开一半。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可以……收拾您的医疗箱吗？"他那畏畏缩缩的声音流露出愿意效劳、愿意献身的渴望，安托万不禁感到自己象个尊长，有点飘飘然了。屋里只有他们俩，安托万朝年轻人走去，直视着他的眼睛说道：

"您真不错，小伙子。"

那个人感动得气都透不出来了。安托万比这位年轻的同行更局促，不等他回答就赶紧说：

"现在，您回家吧，亲爱的，已经很晚了，不需要两个人都在这儿。"他犹豫一下，又说："我认为可以说她已经脱险了，我是

① 见《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耶稣救活了已经入殓四天的拉撒路。马大是拉撒路的姐姐。

这样觉得的。然而，还要防备万一。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在这儿过夜。”小大夫做了个手势，安托万继续说，“我说，如果您允许，因为我没有忘记，这是您的病人。确实，我只是在紧急时刻插进来的，因为情况很明显，对不对？但是，从明天开始，我就把孩子交到您手里，我很放心，您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他一边说，一边把那个大夫送到房门口。“明天中午您可以再来吗？”他又说。“我先去医院一趟，再到这儿来，我们再一起商量怎么治疗。”

“老师，我……我能够跟您一起，感到非常荣幸……”

安托万这是第一次听到人家尊称他为“老师”。他一口吞下了这全部的恭维，情不自禁地向小大夫伸出了两只手，但立刻又冷静下来。

“我不是老师，”他用激动的声调说。“只是个学生，亲爱的，还在学徒阶段。普普通通的学徒。跟您一样。跟别人一样。跟大家一样。还在尝试，摸索……尽自己的能力，这就不错了。”

安托万刚才有点不耐烦地希望小大夫快点走，莫非是要一个人待一会儿？然而，当他听到那年轻女人的脚步声回来的时候，他的脸上显出了生气。

“这么说，您不去睡觉吗？”

“不，大夫。”

他不再多问了。

病人在呻吟，打了个呃，吐了一口涎水。

“好极了，德代特！”他说；“太好了！”他按住脉：“一百二十，越来越好了。”他看看那女人，没有笑。“这一回，我确实觉得我们已经胜利了。”

她没有吭气。他觉得她信赖自己，很想跟她聊聊，又不知道

怎样谈起来。

“您刚才很勇敢，”他说。他每次都这样，越是胆怯，就越是向前：“您是这儿的什么人？”

“我吗？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个邻居，连朋友都谈不上。只是因为我住在六楼。”

“那么，孩子的母亲是谁呢？我真不明白。”

“我想，她母亲是死了吧。她母亲是阿丽娜的妹妹。”

“阿丽娜是谁？”

“女佣人。”

“就是那个手指头直打战的老太婆？”

“对了。”

“那么，这孩子根本不是夏斯勒的亲戚？”

“不是。她是阿丽娜收养在这儿的外甥女儿，当然由朱尔先生负担生活。”

他们小声地谈着，彼此身体微微俯向对方。安托万从很近的地方仔细看着那嘴唇，那脸颊，那鲜艳的肌肤。疲乏仿佛使那丰满的躯体更增添了魅力。他感到心里发慌，同时又觉得遍体发烧，无法抵御他本能的冲动。

小姑娘在沉睡中翻动起来。他们一起走到床边。孩子的眼睛微微睁了一下，又合上了。

“也许灯光让她难受吧，”年轻女人说。她拿起灯来，放到角落里去，然后，又回到病人床头，给她擦了擦额头上沁出的汗珠。那女人俯下身子的时候，一直用眼睛盯着她的安托万忽然震动一下。梳妆衣的布料下面，就象剪影似的，露出了女人的身躯，清楚得就象她突然赤裸裸展现在他眼前一样，使他动情。他屏住了呼吸，直愣愣地瞧着，眼睛里几乎要冒出火来，就在那昏暗

的灯光下，她的胸脯随着呼吸的节奏，缓缓地起伏。安托万突然变得冰凉的双手痉挛起来。他从来没有怀着这样突然的狂热需求过任何一个女人。

"拉歇尔小姐……"有人在低低地叫。

她站了起来：

"这是阿丽娜，想来看她的外甥女儿。"

她笑了笑，好象替女仆求情似的。来了个第三者，安托万满心不悦，但又不敢拒绝，只是含含糊糊地说：

"您叫拉歇尔？好，好，让她进来吧。"

他几乎没有看见老太婆进来跪到床边。他赶紧走到一扇开着的窗户旁。太阳穴嗡嗡作响。没有一丝凉气从外面吹进来，房顶以上远处的闪电象在眨眼似的，刹时间，把天空照得又灰又白。他这时候才发觉自己累了。他连续站了三四个钟头。他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在两扇窗子之间，铺着两个小孩褥子，就铺在地上，象个长沙发似的。这大概就是德代特平常睡的床铺了。这房间大概也就是阿丽娜的卧室。他一下子坐在小床铺上，背靠着墙，又一次完全受这个欲念支配，克制不住，那就是他要透过那透明的梳妆衣，再看看结实的胸脯的轮廓，以及那颤动的样子。可是拉歇尔没有站在有亮光的地方。

"孩子的腿没有动吗？"他没有站起来，轻轻问道。她朝床前走了一步，她整个的身体在梳妆衣下面波浪似的起伏着。

"没有。"

安托万口干舌燥，不断感到眼睛里火焰直冒。他却想不出主意叫拉歇尔走到灯前面来。

"她脸色还那么苍白吗？"

"好一些了。"

“请您把她的头放直，平放，放直……”

果然，她走到有光的地方来了，可是只是从光源和安托万之间经过了一下。就是这一刹那也足以再次撩起安托万的欲念。他不得不闭上了眼睛，把背紧紧贴在墙上。他坐在那儿，咬紧牙关，紧紧合上眼皮，把幻象留在眼皮里面。夏天里的大城市的气味弥漫在天空，烟雾、马粪和沥青微尘混合成一股臭烘烘的怪味，简直没法呼吸。苍蝇象枪弹一样，在灯罩上乱撞，有时又飞到安托万湿漉漉的脸上骚扰不休。在郊区的上空继续响起雷声。

闷热的天气，激动，以至过分的慌乱，渐渐压倒了他的力气，他不知不觉身体麻木了，肌肉松弛起来，肩膀懒懒地靠在墙上。他睡着了。

一种特殊的撩拨使他醒了过来。他迷迷忽忽觉得有个什么可爱的东西紧挨着他。他弄不清楚这种温热舒服的感觉是从身体的哪一部分、哪一个接触点上渗透进来的，只是久久浸沉在这惶惑而又幸福的感觉之中。是他的腿。就在这一刹那，他意识到有个人坐在他身旁，紧靠着他的大腿，那温热来自一个活人的身体。这身体，这温热是拉歇尔的；他所感到的实际上是一种肉体的愉快。既然他觉察到这愉快的来源，这快感就更加强烈了。想必是那年轻女人在睡着的时候渐渐靠在他的身上了。他机智地一点也不动。他完全清醒了。两人的大腿透过一层薄薄的布，通过一块比手掌还小的地方贴在一起。这时，安托万全身的感觉都集中到这块地方来。他喘着气，一动不动，清醒到了无比美妙的地步。在两个温热肉体的交融中，他感到比长时间的接吻更使人心荡神移的快感。

忽然，拉歇尔醒了过来，伸伸胳臂，挺直了身子，不慌不忙地

离开他。他也装作刚醒的样子，因为她动了。她微笑着承认道：

“我睡了一小会儿。”

“我也是。”

“天亮了，”她抬起手，拢拢头发，说。

安托万看看表：将近四点钟。

孩子几乎是一声不响地躺着。阿丽娜两手合在一起，好象在祷告。安托万走过来，揭开被。“一滴血也没有，行了。”他的眼睛盯着拉歇尔的每个动作，同时拿起小姑娘的手腕：脉搏是一百一十。

“她的腿多么热啊！”安托万想道。

拉歇尔在一块用三个钉子钉在墙上的破镜片里照了照，笑了起来。她一头红棕色头发，领子敞着，露出结实有力的胳臂。她的眼光大胆泼辣，略略有些嘲弄意味。这样子使人想起街垒上共和主义的暴动者，题名为《马赛曲》的那个雕像。

“我可真漂亮！”她轻轻说着，撅起了嘴唇。她知道，自己的气色、青春，即使在刚睡醒的时候，也仍然花儿似的鲜艳。安托万一直走到她身后，在镜子里看她。她从安托万脸上的表情中也清清楚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她发觉，那是男人的眼光，而这眼光寻求的不是她的眼睛，却是她的嘴唇。

同时，安托万在镜子里也看见了自己：袖子卷着，手臂上涂满了碘酒，衬衣揉皱了，布满血迹。

“有人还等我到帕克梅尔酒家去吃晚饭哩！”安托万说。

拉歇尔脸上闪过好奇的笑容：

“怎么？您有时也到帕克梅尔酒家去？”

他们的眼睛都在笑。安托万觉得非常愉快：除了接触过轻佻的女人之外，安托万差不多没有其他的经验。突然之间，拉歇

尔与他欲望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我下楼回家了，”她说。她又转身向正在瞧着他们的阿丽娜说：“如果要我帮忙，随时去叫我好了。”

她没有向安托万道别，把梳妆衣的两边大襟一掩，轻手轻脚地走了。

她刚一出门，他也想走。他看看屋顶上面早晨的天空，想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去吧！然后回家，向雅克解释解释……到医院去过以后再来。先好好洗一洗，多少得象个样子。我大概可以让人去叫她来帮我包扎吧？再不然，我上楼时自己告诉她一声？可是，我甚至还不知道她是不是一个人单身住……”

他嘱咐了阿丽娜几句，告诉她如果小病人在他回来之前就醒了的话，该怎么办。正要走的时候，他忽然有点不放心：夏斯勒先生怎么样了？

“夏斯勒先生的房间朝着前厅，就在装火炉的房间旁边，”女仆告诉他。

的确，就在装火炉的房间旁边，有一个木板门，门前是一条很窄的小巷道，越来越宽，形成一个三角形。在顶端，从楼梯板壁上小窗洞里透进一点亮光。就是这里了。在这间小屋里，夏斯勒先生和衣躺在小铁床上，张着嘴巴，轻轻地打鼾。

“真是蠢货，他在耳朵里堵上了棉花！”安托万说。

他决定耐心等几分钟，老头儿也许会睁开眼睛吧。墙上，有些虔诚的宗教画片，贴在彩色硬纸板上，有些书，也是虔诚的，摆在书架上。书架的最上一层，在两排空香水瓶中间，放着一个地球仪。

“夏斯勒病例……”安托万想。“我真是个病例迷。这种人其

实非常简单：面孔平平常常，一生浑浑噩噩。每当我尽力观察的时候，我就会歪曲，就会夸大。自己也说不准……比方说，图卢兹的那个小丫头……嗳，为什么把这件事情也扯进来了？因为她的阁楼也是朝楼梯开个窗洞透气的？不，是因为这香皂的气味……人的联想真是怪事……”他发觉自己十分愉快地联想到那个旅馆里的女佣人。那时候，他岁数还小，跟父亲到图卢兹开会。一天夜里，安托万到那个女仆的阁楼里去找她。如果在此刻，为了得到他在粗糙的毯子底下占有的那个姑娘那样丰满的身体，多么高的代价他都愿出。

夏斯勒先生还在呼呼大睡。安托万不想再等，就回到通往楼梯口的走廊上去了。

他刚踏到楼梯，就想起拉歇尔住在楼下。走到转弯的地方，他就用眼睛寻找她的房门：门没有关！这一定是她的房门，没有别的门。为什么开着呢？

他来不及犹豫，继续往下走，脚步也不敢放慢，走到了那一层。

拉歇尔正在外面的房间里，听到安托万的脚步声，正好回过头来。她浑身清爽新鲜，又梳过了头，把玫瑰红的梳妆衣换成了一件白绸的宽袖睡衣。她一身洁白，头上却是红棕色的头发，好象大蜡烛上的火苗儿。

他说：

“再见，小姐。”

她向他走过来，到了门口：

“回家之前，您要不要吃点什么，大夫？我正好刚煮了点巧克力。”

“不，我太脏了，真的，再见吧！”

安托万向她伸出手，她微微笑着，却不把手伸过来。

他又说："再见！"她还是笑着，没有握他伸过来的手。他又补上一句：

"你不愿意跟我握手？"

他看见那年轻女人的笑容凝结了，眼光严峻起来。她也伸出了手，但是安托万还没有来得及握住，她就一把抓住他，使劲一拉，把他拉到了屋里，又在他身后关上了门。他们面对面站着，她不笑了，然而嘴唇并没有闭上，他看见她的牙齿在闪光。周围弥漫着头发的香气。他想起那赤裸的胸脯，那火烫的大腿。他生硬地把脸凑过去，直视着她那就在近旁的、睁得大大的眼睛。她并不后退。安托万搂住了她的腰，几乎没有感到她的腰肢扭动，她就把嘴唇贴到安托万的嘴上来。过了一会儿，她挣脱开去，低着头，又笑了，轻轻说道：

"这样的晚上，真烦人……"

穿过开着的几道房门，他看见最里面有一张床，铺着玫瑰红的绸床单，旭日照耀，这遥远而又如此靠近的凹室就象一个浸沉在晨曦里的巨大花萼。

四

同一天上午，将近十一点半，拉歇尔去敲夏斯勒一家的大门。

"进来！"一个尖嗓子喊。

夏斯勒老太太又在饭厅里一扇开着的窗前坐着，上身挺得很直，脚下踩着个小板凳，手里跟以往一样，什么活儿都没有。她有时说："我什么活儿都不干，真不好意思。可是人总有个上岁

数的时候，不能再为别人去拚命了。”

“小姑娘怎么样啦？”拉歇尔问。

“她醒了，喝了水，又睡着了。”

“朱尔先生不在吗？”

“不在，他出去了，”夏斯勒老太太一边回答，一边耸耸肩，做出屈从的神情。

拉歇尔感到失望。

老太婆又悲伤地说：

“今天一上午，他就跟蚊子似的。唉！有男人的人家，星期日真不好过。我原来还以为出了这次事之后，他能跟我们处得好一些。呸！今天早晨，他就有别的打算了。上帝才知道他搞些什么名堂！他总板着个脸，五十多年，我都看惯了，我都忍下来。他去望大弥撒，早走了一个多钟头。您说这奇怪不？他还没有回来。”她正要抿上嘴的时候，又说：“您看，回来了。正说他，他就到。”夏斯勒先生踮着脚尖走进来，老太婆把脖子向儿子伸过去，又说：“我求求你，朱尔，别把门关得这么响，不光是因为我有心脏病，这一回，是为了德代特——她会被震死的。”

夏斯勒先生并不想辩解，他好象心不在焉，也好象满腹心事。

“去看看小姑娘吧！”拉歇尔向他提议。他们刚走到睡着了的孩子床前，她就问：“这位蒂博大夫，你认识他很久了吗？”

“什么？”夏斯勒先生说。他眼睛里露出惊愕的表情，却心照不宣似的笑着。他又象回声似的重复一声：“什么？”然后，不言语了。过了一会儿，就象决定要向人说个机密事似的，他突然向她转过身来：

“听我说，拉歇尔小姐，您一向对德代特很好，我还有一件小

事要请您帮忙。最近的这些事把我累得要死，脑袋都昏了。今天上午，说真的，我得再去一趟，马上就得去。可是一个人到那窗口再去第二次，太难堪了，您不要推辞。"他恳求着说："老实人说老实话，拉歇尔小姐，要不了十分钟就完。"

她笑了笑，表示同意，然而，夏斯勒说的是什么，她完全没有听明白，她只想看看这老家伙有什么荒唐事，好寻寻开心，也想趁便两人谈谈，好打听打听安托万的事。但是一路上，他好象根本没有听见她的问题，总是一言不发。

当他们走到警察分所的时候，十二点早已过了很久了。所长刚走。夏斯勒显得很丧气，一个办事员发起脾气来：

"我还在这儿呢！我就行！您要干什么？"

夏斯勒先生畏畏缩缩地看他一眼，又不敢抽身走，只好解释道：

"因为我通盘考虑过了，我还有些话，要在呈报表上补充。"

"什么呈报表？"

"我今天早上来过，我在那边的窗口上说过。"

"您的姓名是什么？我要查查档案看。"

拉歇尔奇怪得不得了，走到跟前去。办事员马上就回来了，拿着一张纸，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夏斯勒先生：

"夏斯勒·朱尔-奥古斯特？是您？什么事？"

"这个，我怕所长先生没有弄明白我是在哪儿捡到钱的。"

"利伏里街，"那人看着表格说。

夏斯勒先生就象打赌打赢了似的，笑了：

"您看看，可不是！不完全是这样。我又到那儿去了一趟，说良心话，就在那个地方，我又想起来一些细节，记下来可能有用，为了完全忠诚。"他捂着嘴咳嗽一下，又继续说："总而言之，我不

敢断定是在街上，应该说是在杜伊勒利公园里面。对了，那时候我坐在公园里，您明白吗？我就是坐在一条石头凳上，是从协和广场往卢浮宫走，过了报亭的第二条长凳。我在那儿坐着，拿着手杖。您马上就会明白我为什么特别说明这一点。我看见了一位先生和他的太太从我面前走过，还有个孩子在后面跟着。他们在说着话儿。我就想：‘这两位可能是一家人，还有个孩子，等等……’您看，我什么都对您说了。那个孩子从我的长凳前面走过去的时候摔了一交，就喊了起来。我呢，我没有脆弱的习惯，我没有动。他母亲跑过来，就在我前面，差不多就在脚旁边——这可不能怪我，对不对？她蹲在孩子身边，从手里的女式手提包里掏出一块手绢，或是别的什么东西来给孩子擦脸。我还坐着。”他举起了食指，又接着说：“他们走了之后，我就在沙地上用我的手杖，用我手杖的头划来划去，我忽然就看见了钱。这些，我随后都想起来了。我一向就是人们所说的小心谨慎的人。这位小姐可以向您作证：五十二年以来，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地方，这可是重要的一点，所以，根本用不着说这说那。我那时就想：那位太太和她的小皮包，跟这钱之间大概有一点关系。我说的是老实话。”

“您没有追他们吗？”拉歇尔问。

“他们走得太远了。”

办事员停住笔，抬起了脸：

“你至少能说说他们的面貌特征吧！”

“那位先生，我说不清。那位太太，穿着深色的衣服，大概三十来岁。那个娃娃带着一个火车头。对了，这个特点我敢肯定。一个小火车头。我说小，你明白吗？就是说这么大。他拉着小火车头。您都记下来了吗？”

“放心吧。完了吗？”

"完了。"

"谢谢您。"

拉歇尔已经走到了门口，夏斯勒先生并没有跟她走，他用肘弯拄着搁板，把头弯向窗口。他脸涨得通红，小声说：

"还有一件事。今天早晨我把钱交出来的时候，很可能我出了点小小的差错，对了。"他停了一下，擦擦额头。"我想，我交的是两张票子，对不对？两张五百法郎的票子。对，对，现在我想起来了，这是我弄错了，或者不如说是疏忽了。因为……我捡到的，不完全是这样，我捡到的是一张票子，一千法郎的一张钞票，您明白吗？"他满头大汗，又擦了一下。"您把这个记下来，因为，我想起来了，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一样。"

"完全不一样，"办事员反驳说。"我觉得这很要紧。一位先生要是丢了一张一千法郎的票子，哪怕接连跑一百次，我们也不会把您交来的两张五百法郎的票子交给他。您说的可真妙！"他不高兴地打量着夏斯勒先生。"您是不是有身份证？"

夏斯勒先生翻翻口袋：

"没有。"

那人说："对不起，这不行。我不能让你这样就走。要派一个警察跟您一起回家，让你的门房证明一下您的姓名住址不是假的。"

夏斯勒好象对一切都不在乎了。他还是不断地擦汗，不过面容平静下来，甚至还带着点微笑。

"听您吩咐，"他很有礼貌地说。

拉歇尔哈哈大笑起来。夏斯勒先生向她看了一眼，目光很悲哀。他考虑了一下，决定向她迈出一步，吞吞吐吐地说：

"拉歇尔小姐，有时候，在一个无名氏的粗布短衫下面，却有

一个高贵的……对，我说高贵的，就是说诚实的心，对啦，比那些戴着大礼帽、受人尊重、甚至满载荣誉的人还要高贵和诚实。"他的下巴抖了起来，马上又后悔不该这样激动："我这话不是对您说的，拉歇尔小姐。也不是说您，警察先生，"他一点也不害怕，看了看刚刚走进来的警察，又添了一句。

到了门房，拉歇尔让警察和夏斯勒去说他们的，自己上楼回家了。

安托万在楼梯口等着她。

她丝毫也没有想到会在这儿见着安托万。她一看见他，就感到一种强烈的愉快，这使她垂下眼皮，脸上却没有怎么露出来。

"我把门铃按了又按，我都失望了，"他承认说。

他们愉快地互相望着，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

"您今天上午干什么来着？"他问道，看到她穿着色彩鲜艳的上衣和裙子，帽子上还装饰着花，十分雅致，他都出神了。

"还上午吗？一点都过了。我还没有吃午饭哩！"

"我也没有吃。"他忽然决定："您愿意跟我一起去吃午饭吗？您愿意，不是吗？"看到他那种不会掩饰欲望的贪婪孩子似的神情，她被说服了似的微笑了。

"您就说行！"

"好呀，行！"

"啊！"他心花怒放了。

她打开门，又说：

"我去告诉女佣人一声，打发她回家。"

他一个人在前厅门口等了一小会儿，又有了今天早晨她向他投身过来的那种感觉。"她是那样把嘴唇送了过来，"他想道。

他心里一阵慌乱，赶紧用拳头抵着墙。

拉歇尔一下子就回来了。

"走吧！"她说；她又补充一句："我饿了！"她象小动物似的笑，仿佛在请求："让我高兴点吧！"

他笨拙地建议：

"您要不要一个人先出去，我在街上再跟您一起走？"

她笑着转过身来：

"我吗？我是完全自由的，干什么从来都不躲躲藏藏。"

他们一同走上了利伏里街，安托万再次注意到她步伐轻盈，每走一步都好象跳舞一般。

"我们上哪儿去呢？"他问。

"我们干脆到那儿去，怎么样？时间太晚了！"她用小阳伞尖指指街角上一家街道小饭店说。

饭店的中二楼上，一个人也没有。小桌子沿着窗子摆成半个圈，窗子开在拱廊下面，紧贴着地板，光线出乎意料地从下面照上来，照亮了这矮矮的餐厅。屋子里很凉爽，始终在阴凉处。他们面对面坐下来，眼光就象要开始玩耍的孩子。

"我还不知道您叫什么呢！"他忽然提出。

"拉歇尔·哥卜费特。二十六岁，椭圆形脸，中等鼻子……"

"满口牙齿，是不？"

"您不是看得见吗？"她说着，扑向一盘红肠。

"小心点，也许有大蒜。"

"活该，"她接嘴说。"我倒愿意变成个臭人哩！"

哥卜费特……安托万想到她也许有犹太人血统，他身上仍然残留的那一点点教育的影响骚动起来，不过，也只是使这件艳遇稍稍带点异国情调和放荡不羁的味道罢了。

"我爸爸是犹太人，"她告诉他，一点也没有虚张声势的样子，好象猜出了那年轻人的想法。

一个戴着乳品女商人袖套的女侍送上了菜单。

"来个炙什锦？"安托万提议道。

拉歇尔笑起来，笑的样子非常奇怪，显然她控制不住，非笑不可。

"您笑什么？这菜很好，有各式各样的烧肉，腰子，腌肉，香肠，排骨……"

"还有水田芥和蛋酥马铃薯……"女侍说得更多。

"我知道，我很愿意吃，"她说；她那已经压制下去的欢快心情又在谜一般的眼光里闪动。

"您喝点什么吗？"

"啤酒吧。"

"我也是，要很凉很凉的。"

他看着她啃一片生朝鲜蓟的叶子。

"所有带酸味的我都喜欢，"她承认。

"我也是。"

他愿意跟她一样。他尽力克制自己，不至于打断她的每个字，大声喊出来："跟我一样！"她的一言一行都完完全全符合他对她的期望。她的衣着正是他一向觉得一个女人应该穿的。她脖子上戴着一条陈年琥珀的项链，颗粒很大，长长的，半透明的，很象某些水果，使人想起马拉加的大粒葡萄，阳光晒透的黄香李。在琥珀项链底下，她的肌肤发着乳白色的光，真是撩人。安托万觉得在她面前，自己象是一个无论什么也填不饱的饿汉。他又感到一股热血涌上心头，想道："她是那样把嘴唇送了过来……"而她就在那儿，坐在他的对面，还是那样……她在微笑！

侍者刚拿上来两大杯冒着泡沫的啤酒，他们都急不可待地呷了一口。

安托万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跟她同时喝酒，他觉得挺有意思。他感觉到那凉气逼人的、美味的啤酒冲洗着他的舌头，在舌头上变温了，就在这个时候，拉歇尔也让同一种冰冰凉的汁液从她舌头上流下去。就好象他们的嘴唇又融合在一起似的。他有些昏昏然了，后来，才听见她的声音：

"……她们待他就象听差似的。"她说。

他定下神来。

"她们？是谁呀？"

"就是他母亲和那个女佣人。"（他明白了，拉歇尔说的是夏斯勒一家。）"老婆子从来只用'笨蛋'这称呼来叫她的儿子。"

"您得承认，这么叫他也不算太不合适。"

"他一回家，她就斥责他。早晨，他得在楼梯口给她们刷鞋，甚至小姑娘的小靴子也是他刷。"

"夏斯勒先生？"安托万很有兴趣地问。他好象看见这老头儿在他父亲的口授下写东西，或者代他东家接待道德科学学院的一位同事。

"她们俩都串通好了来剥他的皮！甚至趁他要出门的时候，借口给他刷刷衣服，从他口袋里偷钱。去年，老太婆模仿她儿子的签名，签了三、四千法郎的借据，人家说夏斯勒先生为这事差一点病一场。"

"那他怎么办呢？"

"他自然把帐还清了。分六个月，小额偿付。他总不能控告他母亲呀！"

"我们每天看见他，从来想不到会有这种事。"

“你从来没有去过他们家吗？”

“没有。”

“现在，他们家的摆设比穷人还不如。可是就在两年前，他们的小家当才值得看一看呢！就在这一套地上铺砖、装着护墙板、门上镶着木条的房间里，您知道，您还以为回到了伏尔泰时代①。尽是细木镶嵌的家具，家庭的画像，甚至还有老式银器。”

“这些东西哪儿去了？”

“都让那两个女人偷偷卖了。一天晚上，朱尔先生回到家，路易十六式的书桌不见了。又有一天，壁毯、安乐椅、挂钟、细密画都不见了，甚至把他爷爷的肖像也卖了。那是个漂亮老头儿，穿着军服，腋下夹着顶三角帽，面前还铺开一张地图。”

“是佩剑贵族？”

“大概是吧，他在拉斐特麾下到美洲去服过役②。”

他发现她虽然话多，但是叙述得很清楚，每个细节都绘声绘色。她人聪明，特别是很机灵，有一种观察力，记性也好。他对这些都很欣赏。

“在我们家，”他说，“他从来没有抱怨过。”

“啊！我可时常看到他晚上躲到楼梯间去哭。”

“简直让人不能相信！”他说。

他发出这声感叹，同时，他的眼光和微笑是那么生动，竟使她不再想自己正在说什么，而只想他了。

他问：“他们真是穷到如此的地步吗？”

“当然不是！那些钱，两个老太婆都当成私房藏起来了。我敢

---

① 伏尔泰是法国十八世纪著名作家。

② 拉斐特（1754—1834），法国将军，曾率一队志愿军参加美洲的独立战争。

保险，她们什么也不缺。只是，他如果买了块润喉糖球，她们就跟他大吵大嚷！啊！我倒是真想把我知道的他们家的事都说出来！……阿丽娜想……您猜猜看……她想嫁给朱尔先生！您不要笑，只差一点了！她都跟老太婆说妥了。幸亏有一天，她们俩吵翻了……”

“夏斯勒他愿意吗？”

“哎呀，到最后，他还不是得答应，就是为了德代特！他就喜欢这个小姑娘。如果她们想要他拿出什么来，她们一要挟说要把小姑娘送到阿丽娜的老家萨伏瓦去，他就哭了，她们要什么他都会答应。”

他根本没有听拉歇尔说话，他看着他吻过的这张嘴在动：嘴的轮廓分明，中间很饱满，嘴角象用手术刀切开似的精巧纤细，不说话的时候，嘴角微微翘起来，形成一个似有若无的微笑，并无嘲弄之意，只显得恬静、欢愉。

他根本没有怎么想那个可怜的夏斯勒，他甚至小声说了出来：

“我很幸福，您知道。”然后，他脸红了。

她哈哈大笑起来。昨天晚上在手术桌前，她对这个人的价值已经有了充分的估量，现在又发现他孩子气的这一面，就更加欢欣，觉得他离她更近了。

“从什么时候起感到的？”她问。

安托万撒了一点谎：

“从今天早上。”

其实，这也是真话：他回想起从拉歇尔房里出来，走到阳光灿烂的大街上时的心情，他从来没有感到过那么舒坦如意。他回忆起，在王宫桥前，他怀着异乎寻常的冷静走进了混乱拥挤的

人群，走在车水马龙之中，心里想道："我多么自信！这个时候，我多么能够控制自己的力量！有些人却否定能有自由意志！"

"让我给您拿菜，"他说，"这是烧牛肝菌。"

"太高兴了①。"

"您会说英语？"

"当然了。比这更了不起的事也有。②"

"也会意大利语？还有德语？"

"但是不太好。③"

他考虑了一会儿：

"您到过不少地方吧！"

她遏制住笑容：

"多少走过些地方。"

因为口气里好象还隐藏着什么意思，他就想看看她的眼睛。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他又说。

言词无关紧要，通过眼色，通过微笑，通过他们的声音和最微小的动作，他们感到互相之间在不断地交往。

她忽然打量着他，说道：

"您现在跟昨天晚上我看到的多么不同啊！"

"我向您发誓还是原来那个人，"他一边说一边举起还被碘酒染黄的双手。"我如果只有一块排骨好啃，我也当不了一位名大夫！"

"昨晚我好好观察了您，您知道吗？"

---

① 原文为英文 With pleasure。

② 原文为意大利文 Si son vedute cose piú straordinarie。

③ 原文为德文 Aber nicht sehr gut。

"那又怎么样？"

她不作声。

"您是第一次看人家做这种手术吗？"他又说。

她看着他，没有马上回答，又笑了起来。

"我吗？"她的声调仿佛是说："这类事我见的多了！"但她转过了话头。

"您每天都象这样做手术吗？"

"从来没有过，我不是外科大夫，我是内科医生，是儿科专家。"

"一个象您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当外科大夫呢？"

"应该说我的志趣不在这方面！"

"啊，真遗憾！"她叹了口气说。

静默了一小会儿。她刚才说的话引起了他的忧郁。

"算了，什么外科大夫，内科大夫！"他高声说道。"关于志趣，人们往往想的不对。人们总以为是自己挑选的，其实是机遇……"（她看见他脸上又开始出现昨天晚上在孩子床头那么吸引她的那种男性刚毅的面容。）"事情已经作了，回过头来再怀疑又有什么好处？"他继续说。"已经遵循的道路就是最好的道路，只要这条路能一直走下去！"他忽然想到坐在他面前的这个美丽的女人，想到仅仅才有几个小时，她就在自己的生活中占据了一个位置，于是，他突然不安地思索着："是这样的，不过，首先，不要让这一切妨碍我工作，妨碍我成名！"

她看出他的额头上掠过一阵阴影。

"您想必是个极其执拗的人。"

他微笑了。

"您不会笑话我吧？很久以来，我就选了一个拉丁字 stabo

作我的座右铭，它的意思是：我要抓住不放！我的信笺上印着这个字，在我所有书的扉页上也写着这个字……”他掏出了表链：“我甚至让人把这个字刻在一个古老的印章上，现在还带着。”

她接过了那个拴在链子上的宝石坠儿：

“真好看。”

“真的吗？您喜欢？”

她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把图章还给他，说：

“不！”

可是他已经把那个坠子拆下来了。

“请您收下。”

“您疯了？”

“拉歇尔……为了纪念……”

“纪念什么？”

“一切！”

她重复一句：“一切？”仍然直视着他，同时，坦率地笑着。

啊！这个时候，她多么叫他喜欢啊！他多么喜欢她那爽朗的笑容，那笑容差不多就跟男孩子一样！她不仅与他领略过滋味的操皮肉生涯的女人完全不一样，甚至也不同于他在度假的时候，曾在旅馆或社交场合有机会遇到的那些少女或少妇。她们使他望而生畏，几乎不能吸引他。他对拉歇尔却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感觉，她是跟他同等的人。她有异教徒的魅力，甚至也有喜爱自己职业的那些女孩子的那一点儿单纯。但是，她具有的这种魅力毫无含混隐晦之处，也不给人以庸俗的感觉。她多么叫他喜欢啊！拉歇尔这样的伴侣是无可比拟的；同时，他平生第一次想有个伴儿，有个女朋友。

从今天早上起，这个想法就纠缠着他。他为自己拟定了全新的生活方案，拉歇尔将在这里面有一个位置。只是，这位当事人还没有对这契约表示同意。就这样，他怀着孩子一样的急迫心情，渴望拉住她的手，对她说："您就是我所期待的人，我愿意放弃一切偶然相逢的爱情。但是，我不喜欢我们的关系不确定，让我们一起来安排以后的生活。您做我的情人，我们结合在一起吧！"他有好几次透露出他心中的盘算，壮起胆，冒出一句半句话，试探着想把前途保证下来。她却好象总没有听懂，他隐约地觉察到她心中有保留，这叫他犹豫起来，不敢明确说出他的计划。

"这儿挺舒服，是不是？"她说，一面嚼着一串撒上砂糖的醋栗，嘴唇上沾上了鲜红的果汁。

"是的，值得记住。巴黎什么样的地方都有，甚至有外省情调的地方。"他又指着空着的餐厅说："也不用怕碰见人。"

"让人看见您跟我在一起，您觉得难堪吗？"

"您看，我说这话为的是您。"

她耸耸肩膀：

"为我？"她很高兴地想到她是多么使他觉得惊异，也就不急于多作解释。然而，他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她，目光中表现出无言的担心，她终于开诚布公告诉他说："我跟您再说一遍，我无需向任何人作什么交待。我能够维持生活，当然很俭朴，我也满足了。我是自由的。"

安托万紧张的脸天真地舒展开了。她明白，他把这些话的意思理解为："如果你要我，我就属于你。"如果是别人的话，她是要翻脸的，然而他招她喜欢；另外，觉得人家对自己有欲望，总是很舒服的，她也就顾不得因为他误会了自己而生气了。

侍者端上了咖啡。她沉默着考虑了一会儿。另一方面，就是她自己，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某种结合的可能，因为她刚才想到："我要叫他把胡子刮掉。"这让她自己都觉得惊奇。然而，她对他并不了解，她如今对他的兴趣，总的来说从前对别人也已经有过。不能让他误会，不能让他再继续这样贪婪地而又十分自信地瞧着自己。

"来支烟？"

"不，我自己有，淡一些的。"

他擦着火柴，递了过去。她喷出一口烟，烟罩住了她的脸。

"谢谢。"

显然，要紧的是一开始就避免误会。她完全可以把情况坦率说清，特别是因为她感到没有什么危险。她把杯子往前推了推，手肘拄着桌子，双手交叉托着下巴。因为有烟，她两眼眯起来，眼皮差不多把目光全遮住了。

"我说我是自由的，"她强调说；"并不是说我是谁要都行，您明白吗？"

他脸上又显出他那种无可奈何的神情。她继续说：

"我承认，在生活中，我已经饱经沧桑，我并不总有自由。两年前，我没有自由，如今我有了自由，我很珍视它。（她自己觉得说得很恳切。）我很珍视，以任何代价我都不会再把它舍弃。您明白吗？"

"明白。"

静默了一会儿，他看着她，她可没有看他。她用勺子搅着杯里的咖啡，露出了一点微笑。

"另外，我干脆对您说吧！做一个忠实的女朋友、一个可靠

的情妇必须具备的条件，我一点也没有。我那种种任性的愿望，我喜欢统统实现，统统实现！为了这个，就必须有自由。我要保持自由，您明白吗？”她不慌不忙，小口喝着很烫的咖啡。

安托万这一刹那感到悲伤绝望，一切都破灭了。然而，她还在那儿，就在他对面，什么都没有丧失。凡是他强烈希望的，他从来不会放弃，他没有失败的习惯。不管怎么说，情况明朗了，这总比幻想强。充分了解了情况，就可以采取行动。他任何时候也未曾想过她可能从他身边逃开，可能拒绝他的结合在一起的建议。他就是这样，总觉得自己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需要的是，进一步了解她，揭开仍然笼罩着她的那层帷幕。

“两年以前你不自由，现在你真的永远自由了吗？”安托万用明明白白的疑问声调低声问。

拉歇尔看着他，就象看一个孩子一样。然后，她的目光稍稍带上点讥讽意味，好象在说：“我会回答您，是因为我愿意。”

“跟我同居过的那个人现在在埃及苏丹定居了，”她解释说：“他永远不会回到法国来。”她说完这句话静静地笑了笑，避开了他的眼光，然后，干脆打断了话头，站起来说：

“走吧！”

出了饭店，她拐进阿尔及尔街，安托万一声不响地陪着她。他思量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还不能下决心就此离开她。

可是，当他们走到门口的时候，拉歇尔帮了他的忙。

“您要上去看看德代特吗？”她提议说。接着，她不动声色地又加上一句：“话虽是这么说，您在别的地方也许还有事吧？”

安托万也的确答应过到帕西街去看一个小病人，另外，他还得再看一下院长今天早上在医院里交给他的一份报告的校样，

院长还请他核实一下其中的参考材料。他尤其想到拉菲特庄去吃晚饭，家里人在等他，他绝对不愿回去太晚，想跟雅克谈谈。但是，一看到还能跟拉歇尔在一起，这一切就都不存在了。

“我今天一天都没事，”他肯定地说，他闪开道，让她先进去。

他差不多没有怎么想，工作就这样受了影响，他的办事作风就这样给搅乱了。“算了！”（他简直想说：“这才好哩！”）

两人一声不响，上了楼。

走到她的房门口，她把钥匙往锁孔里一插，并且转过身来。欲念反映在她脸上，那是毫不隐晦、毫无虚饰的欲念，是不加约束、满心欢快、不可抗拒的欲念。

五

雅克从帕克梅尔酒家跑着回到家里，看门的女人告诉他，出了一个事故，安托万被人请去抢救了。雅克迷信的恐惧一下子消失。然而，他又很恼火，因为他曾以为自己想要一身黑衣服就会造成哥哥的死亡。他想找碘酒来涂疖子，碘酒瓶不见了，他更是怒不可遏。雅克就怀着这种习以为常、模模糊糊的敌意脱去衣服，而这种敌意使他痛苦，因为他以此为耻。他好久好久没有睡着。他考取了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愉快。

第二天上午，安托万在大门口遇上了雅克，雅克正打算他们兄弟俩不会再见面，自己到拉菲特庄去。安托万三言两语把昨夜发生的事告诉了他，可是关于拉歇尔只字未提。他目光灼灼，疲乏的脸上显出一种挑斗的神情，他弟弟以为那是手术很难的缘故。

当雅克走出拉菲特庄火车站的时候，钟声在空中回荡。他不用着忙；无论是蒂博先生，还是韦兹小姐和吉赛尔都去望大弥撒，他们从来一次不漏。雅克在回别墅之前，还有时间溜达一会儿。花园里，凉爽的树荫诱人留连。街道上没有行人。他坐在一个凳子上，只听得草虫在嘤嘤低鸣，头顶的树梢上，小雀一只只振羽飞去。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嘴角上浮着微笑，心里无所思念，只觉得待在那里很舒坦。

拉菲特原来的地产紧挨着圣日耳曼-昂-莱森林，是王政复辟时代拉菲特买下来的。为了只给自己留下古堡，他把五百公顷花园分段租出去。不过，这位财政家采取了措施，分租出去之后，并没有损害宅邸周围华美壮观的景色，而且，除非万不得已，不许砍伐树木。就这样，多亏了他的经营，整个庄子直到现在还是一座领主气派的辽阔的花园。一条条壮丽的林荫道通往一座座小片私人宅院，道路两旁都长着二百多年以上的老椴树。这些产业互相之间没有围墙，都隐没在郁郁葱葱的草木之中，几乎看不出来。

蒂博先生的别墅座落在古堡东北方的一片草坪上，围着白色的栅栏，常年遮着大树的浓荫。草坪中央有个圆形的水池，四周种着一排排的黄杨。

雅克漫步向这草坪走去，远远刚看到房子，就瞥见有一个穿白色衣衫的身影，倚在门口的栅栏上。那是吉赛尔在张望。她的脸冲着通往车站的小径，没有看见他过来。这时，他一阵高兴，跑了起来。等她看见他，就挥动起双臂，两手立刻在嘴边做成一个喇叭筒，问道：

“取了吗？”

她虽然都十六岁了，不经韦兹小姐同意，自己还不敢出园子。

为了逗逗她，他不回答，可是她在他的眼睛里看出了好消息，就象小孩似的在原地跳起来，然后扑向他的怀抱。

“好了，好了，疯丫头！”雅克习惯地说。她笑着挣扎开，然后又扑上来，偎依着，浑身直打颤。雅克看着她容光焕发的笑脸，泪花闪闪的眼睛，十分感动，充满了感激的心情。这一会儿他把小姑娘搅在胸前。

她笑了，压低嗓门说：

“我编了一个谎，骗得我姑姑跟我去望小弥撒；我估计你十点钟会到。你爸爸还没有回来哩！来吧！”她一边说，一边拽着雅克向别墅走去。

矮小的韦兹小姐站在前厅的另一端。现在，她有点佝偻了。她急步向前走来，激动得脑袋直摇晃。到了台阶上，她停住脚步。雅克一走到她身边，她就伸出了木偶似的胳臂，为了要抱住他，几乎摔倒。

“取了？你取了？”她喃喃地问，好象嘴里在不停地嚼着什么东西。

“哎！”他兴高采烈地说；“当心点，我长了个疖子，痛得很。”

“你转过身来，上帝呀！”好象这个小疖子比师范学校的考试还要紧似的，她立刻不再问雅克考取的事，逼着他用开水洗洗那疖子，敷上涂着软膏的纱布。

在韦兹小姐的房里刚刚包扎完毕，栅栏门上的铃响了，是蒂博先生回来了。

雅克出去迎接父亲，吉赛尔从窗口探出身去，尖声叫道：“雅

克考上了。”

“啊！你回来了？第几名？”蒂博先生问道。他显然非常满意，苍白的脸上这忽儿稍稍泛出了红晕。

“第三名。”

蒂博先生赞许的神情更明显了，他没有抬起眼睛，但鼻子上的肉直抖，夹鼻眼镜掉下来，挂在眼镜绳上。他伸出了手。

“好哇，不错。”他用软软的指头捏着雅克的手，低声说。他又犹豫了一下，摆出不高兴的神色，咕噜道：“多热呀！”然后，他把儿子拉过来，拥抱了一下。雅克的心跳着，他想看他父亲一眼，可是蒂博先生已经转过身去。他慌忙走上台阶，进了他的书房，把祈祷书扔在桌子上，踱了几步，然后掏出手绢，慢慢擦着脸。

开饭了。

吉赛尔在雅克的位子上摆了一束锦葵，这样，家常的饭桌就象是过节一般。她心里高兴极了，禁不住要笑出声来。这少女在两个老人之间，生活过得严谨，然而，她生命力极为旺盛，并不以为苦。等待着幸福不就已经是幸福了吗？

蒂博先生洋洋得意地搓着手走进来。

他把餐巾打开，两手往餐具两旁一放，说道：“好哇，现在，要紧的是不要止步不前。我们家的人都不是笨蛋，如果你进去的时候是第三名，刻苦用功，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是第一名呢？”他睁开一只眼，撅起山羊胡子，露出一副狡黠的神气：“每一届毕业生中，不是都得有个第一名吗？”

雅克不置可否地笑笑，回答他父亲的微笑。在这阖家吃饭

的场合，他装假装惯了，甚至装假也不必费什么力气。有时候他谴责自己，认为这样能适应就是缺乏自尊。

"从一所大学以第一名毕业，"蒂博先生又说，"你可以问问你哥哥，这对你一辈子都会有好处。此后，无论到哪儿去，保证会受到重视。你哥哥好吗？"

"他午饭以后会来的。"

雅克根本没有想到要跟他父亲说夏斯勒家有个什么人出了事故。在蒂博先生周围，有一个共同的默契，大家都尽量少说话，无论什么事，谁都不会冒冒失失地告诉他，因为谁也没法预见从最不值一提的消息中，这位有权有势、极为活跃的胖先生会得出什么结论，也不知道他会采取什么措施，写封什么信，会个什么人。他总以为自己有权进行干预，有权把事情闹得一塌糊涂。

"您看了今天早上的报纸了吗？上面说我们在维尔堡的合作社破产了。"他问韦兹小姐，虽然他明知道她是从来不看报的。然而她却清清楚楚地点了点头。蒂博先生冷笑一声，不说话了。一直到吃完饭，他都象对别人谈什么毫无兴趣。他一天比一天聋得厉害，他就越来越与别人隔绝。他常常整顿饭的时间一句话不说，吞吃着他那摔交运动员的肚子所要求的丰盛食物，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自己。实际上，他是在反复咀嚼着某一件棘手的事务。他那引人上当的不露声色的模样恰象一只窥伺着的蜘蛛。他等候着，他反复思考为他给某个行政或社会问题找到解决办法。他一向就是这样工作的：很被动，仿佛僵化了，眯起眼睛，只有脑子在警戒着。这位孜孜不倦的人从来不记下点什么，讲演也从来不写提纲。无论什么事，直至细枝末节，他全都在他那静止不动的脑子里盘算筹划，万无一失地铭刻在里面。

韦兹小姐坐在他对面，招呼仆人上菜，两只细小的手交叉着放在台布上。她的手还很好看，用加黄瓜汁的润肤膏保养着（她以为别人不知道）。她几乎不大吃什么东西。到进点心时，给她端上一杯牛奶和一片饼干就行，她就那么文雅地啃着，因为她的耗子似的牙还没有落掉。她总觉得别人吃得过多，严密监视着侄女儿的盘子。可是今天上午，为了雅克的缘故，放弃了她的原则，点心吃完的时候，她居然提议：

"雅克，你尝尝我新做的果酱吧！"

"饮食约而精，消化则完善，"雅克低声说着，又朝吉赛尔挤挤眼。这个老笑话使他们想起来一袋水果香糖和在他们少年时代一次疯狂的大笑的故事，这使他们都笑出了眼泪，就象两个小孩子一样。

蒂博先生并没有听见他们说什么，不过，他也慈祥地微笑了。

"淘气鬼！"韦兹小姐说，"来看看吧，果酱凝结得多好！"在冷盘桌上放着五十来个小罐子，蒙着一块平纹细布，苍蝇徒然在上面骚扰。罐子里是红艳艳的果冻，正等着用泡过朗姆酒的圆纸片盖起来。

饭厅里有两个落地长窗开向阳台。阳台上摆满花盆，耀眼的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一直照到地板上。在一盘青李子周围，有一只黄蜂嗡嗡盘旋，整个房子也跟这黄蜂一起在中午阳光的爱抚下呼呼打鼾。雅克日后会回忆起这顿午饭，回忆起只有在这个时候，考取高师这件事才给予他瞬息间的快乐。

吉赛尔很激动，满心高兴，但习惯地保持沉默，偷偷跟雅克交换眼色，只表示串通一气，却没有什么确切内容。雅克每说一句话，她都乐不可支。

“嗳，吉丝，瞧那嘴！”韦兹小姐颤着嗓子说。她总不甘心吉赛尔的嘴太大，嘴唇太厚，她也不喜欢吉丝那微微拳曲的黑头发，那短而扁的鼻子，带有热斑的浅棕色皮肤。因为，越是她不愿想，这些特点却越使她想起吉赛尔的母亲，韦兹少校在马达加斯加娶的一个混血女人。因此，韦兹小姐从不放过机会提起侄女的父系亲属。现在，她又微笑着说：“我在你这么大年纪的时候，我的祖母，你知道吗？就是披着苏格兰大围巾的老奶奶，为了让我的嘴小一点，就让我连着说一百次：‘亲爱的，给我们两小块都尔的李子干。’”① 她一边说，一边尽力把黄蜂赶到她用餐巾作的套子里去，可是每次都没有逮住，她就笑起来。亲爱的老小姐一点也不是郁郁寡欢的人。她一生虽然饱尝辛酸，但是她那清脆笑声仍然不乏青春的魅力，极富感染性。她又继续说：“这位老奶奶在图卢兹跟部长维莱尔伯爵跳过舞。要是在如今这个年头，她就太不高兴了，因为她不喜欢大嘴，也不喜欢大脚。”韦兹小姐觉得自己的脚娇小玲珑，她的脚长得就象新生婴儿的一样，她总穿布做的薄底浅口鞋，鞋尖做成方形，防止脚趾变形。

三点钟，大家起身去作晚祷，屋子里走空了。

雅克一个人留下来，上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的卧房在三楼，就在屋顶下面，不过很宽敞凉爽。墙上糊着印花壁纸。视野不太开阔，然而眼前就是两棵栗树梢，羽状的树叶，看起来很舒服。

桌子上还摊着几部字典，一篇语文学论文。他把这些东西全扔到壁橱底层，回来坐在书桌前。

---

① 用法语说这儿歌时，有很多“u”的声音，嘴形会显得很小。

"我是小孩呢，还是大人？"他忽而意外地想道。"但以理……他……是另一码事。我呢？……我是什么样的人？"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世界，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一片浑沌，充满财富的浑沌。觉得自己博大，他不禁微笑起来。茫茫然的眼睛看着那张桃花心木桌面，他清理出来是为了……是为了什么呢？自然，各色各样的计划他不缺乏。每天都把做点什么的尝试推迟到以后，都有多少月了？那时他对自己说："等我考上了再说。"而现在，这种自由突然展现在他跟前，他反倒觉得任何事也不值得他专注了：不管是《两个青年的故事》、《火焰》，还是《仓促的倾诉》。

他离开书桌，走了几步，在书架上仔细察看那一层专为有了自由以后阅读而搜集的书籍，其中有一些从去年就放在那儿了。他寻思着，看看这么许多书中最值得一读的是哪一本。然而他撅起了嘴，两手空空，回来倒在床上。

"看书看够了，推理推够了，寻章摘句也够了！"他想。"空话！空话！空话！"① 他举起双臂，伸向无可捕捉的虚空，差一点就要哭出来。"我是不是已经能够……生活了？"他郁闷地自忖。他又自问："我仍旧是小孩呢，还是大人？"

强烈的向往激励着他，他难以支持，他不敢说他期待于命运的是什么。

"要生活，"他重复地说；"要行动！"

他又说："要去爱。"他闭上了眼睛。

一个钟头以后，他起来了。他是坠入了冥想，还是睡着了？

---

① 原文为英文，见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

他费劲地转动着头，脖子上很不舒服。无缘无故感到百无聊赖，却又觉得精力过剩，他觉得沮丧，提不起作事的兴致，连思想也迟钝起来。他环视全屋，整整两个月，就待在这里，在这间房里？然而，他又感到有一种神秘的命运要把他这一年拴在这儿，无论到别的什么地方，都会有更坏的倒霉事紧跟着他。

他走到窗口，肘弯依在窗上，忽然，郁伤的心情烟消云散了：穿过栗树低垂的枝条，可以看到吉赛尔鲜明的衣裙在闪耀。到她身边，他会马上重新感到作为一个年轻人要去生活的兴致！

他想吓唬她一下。她的耳朵可注意听着，或者她的注意力几乎没有完全放在书上。她听出了身后雅克的脚步声，立刻回过头来：

"没吓着！"

"你在看什么书？"

她不回答，双臂合抱，把书搂在胸前。他们忽然有点闹着玩似的挑逗起来。

"一，二，三……"

他晃动靠背椅，把女孩子滑到草地上。她还是紧抓住书不放，雅克不得不跟她那热乎乎、柔软的身体争夺了许久，才把那本书夺到手。

"《小萨伏瓦人》① ，第一卷。嘿！这书还有好几卷哪！"

"有三卷。"

"真得祝贺你。很吸引人吧？"

她笑了。

---

① 法国当时流行的一部给孩子看的书。

“第一卷还没有看完哩！”

“你为什么看这种书？”

“我看书没有什么选择。”

（韦兹小姐作了好儿次这类的试验之后，肯定说：“吉丝不大喜欢看书。”）

“我以后借给你一些书吧！”雅克说。他喜欢劝诱别人去反抗，不听话。

吉赛尔好象没有听见。她往草地上一躺，恳求道：

“你先别走，你坐在我的椅子上，不然，也在这儿躺下来。”

他躺在她身旁。阳光强烈地晒着别墅。别墅离他们有五十米，四周是铺着细沙的平台，平台上摆着种在箱子里的橘树。不过，在这儿树荫底下，草地上一直很凉爽。

“那么，雅克，你现在自由了吗，完全自由了吗？”她做出无拘束的神情，但一点也不自然。她又问：“你准备干什么呢？”她朝他转过身子，半张着嘴。

“怎么？”

“现在，你有两个月什么事都没有，你打算到哪儿去？”

“哪儿也不去。”

“怎么？你要跟我们待在一起？”她一面说，一面向雅克抬起小狗似的、又圆又亮的眼睛。

“对。十号，我去都兰给一个朋友证婚。”

“以后呢？”

“还说不准。”他掉过脸去。“我想整个假期都待在这儿。”

“真的吗？”她结结巴巴地说着，又俯过身来盯住雅克的眼睛。

他微笑了，让她这么高兴，他自己也感到快乐。想到要在这

个天真无邪、温柔体贴的姑娘身旁生活两个月，雅克差不多不再感到惶恐不安了。他象爱妹妹一般爱着她，甚至比爱亲妹妹还要强烈。他本来以为，任何人似乎都不希望有他在场，从来没有想到，他来了，会给这个孩子的生活带来那么多欢乐。他发现了这一点，真是感激她，就握住她随意放在草地上的手，抚摸着。

"你的皮肤很细，吉丝。你也抹黄瓜软膏吗？"

她笑了，滑到他身边紧挨着。雅克发现她的身子非常柔软。她就象幼小的动物一样，有一种自然的、欢快的肉感。她从喉咙里发出来的笑声，有时并不象孩子的狂笑，而象情侣的喁喁私语。但是，她那处女的灵魂安详地寓居于丰满的肉体中，纵然已有许许多多欲念在颤动，她自己却觉察不出它的性质。

"我姑姑还不愿意让我今年打网球，"她做了个鬼脸说。"你呢？你去俱乐部吗？"

"当然不去。"

"你骑自行车玩吗？"

"也许吧。"

"多么幸福呀！"她叫道。她的眼睛总显得好象是看见了什么稀奇东西似的。"你知道吗？我姑姑答应让我跟你一起出去，你愿意吗？"

他看着她那深色的、闪光的瞳仁。

"你的眼睛很美，吉丝。"

他觉得那双眼睛里忽然显出一些慌乱，颜色更深了。她微笑着把头转过去。在她身上，偶一接触就首先引人注目的那种愉快、欢乐的气息，不仅显露在目光流盼和嘴角边凹下去的活动的小酒窝儿中，还强烈表现在圆圆的脸蛋、圆圆的鼻尖和淘气的圆鼓鼓的下巴上。她整个胖乎乎的脸都散发着健康的气息，表

现出愉快的心情。

她刚才问的，他没有回答，她有些担心了：

"你愿意吧！你说呀！"

"什么？"

"就象去年夏天那样，带我到森林里去，或者到马尔理去。"

看到他笑着表示同意，她高兴极了，滚了过来抱住他。然后，他们并排仰面躺着，眼睛看着树木茂密的枝叶深处。

喷泉发出哗哗的水声，广场的水池四周，青蛙在呱呱叫，偶尔可以听见沿着花园中树篱散步的人们在笑语。矮牵牛粘乎乎的花萼整天被太阳烤晒，从阳台上的花坛里，散出浓烈的香味，弥漫在灼热的空气中。

"你多可笑，雅克，你总在思考！你在想什么？"

他撑着臂肘抬起身来，看着吉丝，看见她惊奇地微微张着嘴，那嘴有些湿润。

"我在想你的牙很好看。"

她没有脸红，但是耸了一下肩膀。

"不，我说正经的，"她说着，语调象个孩子。

他笑了起来。

一只发着浅褐色光芒的、肥肥的熊蜂围着他们转，碰上了雅克的脸，好象一个羊毛缨子，然后，向地面飞下来，一下子钻到草地上的一个洞里，发着打谷机的声音。

"我还想，这只熊蜂象你，吉丝。"

"象我？"

"对。"

"为什么？"

"我也说不清，"他说着，又仰面躺下来。"象你一样，又黑又

圆，甚至那嗡嗡叫的声音也有点象你的笑声。”

他说这话的口气很郑重，好象使吉丝深深思索起来。

两人都不说话。在金褐色的草地上，阴影斜着拉长了。阳光照到吉赛尔的脸上，她又一次禁不住笑起来，因为，在她脸颊上跳动、透过睫毛刺着她眼睛的金色闪光弄得她很痒。

篱笆门上的铃铛又响了，是安托万回来了。雅克一看见哥哥出现在小径的那一端，就好象早已考虑好了似的，决断地跳起身来，向哥哥跑去。

“你今天晚上还走吗？”

“走，十点二十。”

雅克的注意力又一次被吸引住了，倒不是因为那脸上的疲惫，而是因为哥哥容光焕发，显然不同寻常，几乎有些好斗的神气。

他放低声音说：

“晚饭以后，你愿意陪我去丰塔南夫人家吗？”他觉得哥哥犹豫了一下。他不再看哥哥，赶忙又说：“我一定要去看看他们，可是明天一个人去我又觉得很不自在。”

“但以理在家吗？”

雅克知道一定不在，但是他说：

“当然在。”

看到蒂博先生手里拿着一份打开的报纸，从客厅的一扇窗子里探了一下头，兄弟俩不作声了。

“啊，你来了！”蒂博先生向安托万喊道。“你能回来我很高兴。”他一向总以尊重的口吻对安托万说话。“你们不要进来，我来找你们。”

"那么就算说好了？"雅克轻声说。"我们就说晚饭以后要出去遛遛。"

蒂博先生曾经明确禁止雅克再跟丰塔南家有任何交往，并没有收回成命。为了谨慎起见，从来不在他面前提起丰塔南这个被诅咒的名字。他是不是不知道他的禁令早已被违反了呢？谁也说不准。他做父亲的傲气达到了盲目的地步，也许根本不会想到儿子会那么经常不听他的话。

"嘿，他考上了！"蒂博先生踏着沉重的脚步从台阶上走下来，说道："我们终于不必为他的前途担心了。"他又说："吃晚饭以前，我们先在草地上遛一圈吧！"为了解释这个一反常例的提议，他说："我有话要跟你们俩说。"他问安托万："不过，首先你看晚报了吗？关于维尔堡破产的事，都说什么了？你没看见？"

"是您那个工人合作社吗？"

"对了，亲爱的，彻底破产了，还带着丑闻。时间并不长。"他干笑了一下，倒好象是咳了一声。

"她是那样地把嘴唇送了过来，"安托万想。他又瞧见了小饭店，拉歇尔坐在他对面，光线从贴着地面的窗户照进来，好象舞台灯光似的从下面照着她。"我提议要一个炙什锦时，她为什么那样古怪地笑呢？"

他努力对他父亲的话发生兴趣。可是，他很奇怪，蒂博先生竟这样从容地接受了这场"彻底破产"。因为这位慈善家是宗教协会的一分子。维尔堡的钮扣工人最后一次罢工之后，为了证明不要老板也可以，就自己组织了一个生产合作社，由宗教协会提供资金。

蒂博先生高谈阔论起来：

"依我看，问题不在于为一件善事破费了钱，我们本可以发

挥极其良好的作用，可是，我们把工人阶级的乌托邦看得太认真了，我们是最早拿出钱来资助他们的。结果呢，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破产了。在这种情况下，得承认，在工人代表和我们之间，有一个极为出色的中间人。你认识他，”他停住脚，朝雅克俯过身子，又说道：“那就是费斯姆，你在克鲁伊的时候，他在那儿。”

雅克没有作声。

“那些圣徒们写信向我们要津贴。他通过这些信，就依次掌握了所有的头头们。对，那些信是罢工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写的。没有人敢动一动了。”他又颇为得意地轻轻咳嗽一声，说道：“不过，我要跟你们商量的还不是这件事，”他继续说着，又往前走去。

他用沉重的步伐向前移动，很快就上气不接下气，在沙地上拖着脚步，身子俯向前方，两手背在身后，衣襟敞开，飘拂着。两个儿子一言不发走在两旁。雅克想起不知在什么地方读到过的一句话：“当我遇到两个人，一个上了年纪，一个是年轻人，他们并排走着，可是找不出什么话来说，我就知道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

“是这样，”蒂博先生说：“我为你们订了一个计划，想了解了解你们的看法。”他的声调阴郁起来，有一种真挚诚恳的语气，这在他是不平常的。“我的孩子，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岁数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人终究要问问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价值何在？我知道，韦卡尔神父也一向这么对我说：所有向善的力量都要达到一个目标，而且都汇合在一起。但是，想到一个人一生的事业，最后也许将湮没在默默无闻的一代之中，这岂不令人痛心？作父亲的希望至少自己的孩子时刻怀念他这个人，哪怕是作为一个榜样。这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他叹了一口气又说：“老实说，

我为你们着想，一向比为我自己着想得多。我想的是，作为我的儿子，将来不至于跟法国其他姓蒂博的人混同起来，这对于你们可能是愉快的事情。我们以往二百年间，不正是认真核实过的平民吗？这就很好了。从我这方面说，我意识到我已经尽了我的能力，增加了这一宗令人起敬的家财，我有权利希望别人不致认不清你们的出身，这将是给我的报偿；我也有权利希望你们带上我的全名，好让我的血亲后代把我的全名传下去。司法部已经考虑到这样的愿望。几个月以来，我已经办妥给你们更改身分的一切必备手续。不久，我将得到几个文件，要你们签名。依我的意思，一到开学的时候，最晚不超过圣诞节，你们就依法有权不再只是随便什么蒂博，不再只有两个字'蒂博'，而改为奥斯卡-蒂博，中间有个小的短横：安托万·奥斯卡-蒂博大夫。"他合起两手，搓起来。"我要跟你们说的就是这个。不用感谢我，以后别再提了。去吃晚饭吧！韦兹小姐在招呼我们了。"他象慈爱的家长那样，伸出双臂，一边搂着一个儿子的肩膀，说道："此外，如果由于姓氏上这样一个区别对你们的事业有所裨益，那就再好不过了，孩子啊！一个对于世俗从无任何要求的人，使他的后代得益于他自己挣得的尊重，平心而论，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他的声音颤抖着，为了不显得感情软弱，他突然离开他们走的小路，一个人急急忙忙，踉踉跄跄穿过一块块的草皮，走进了别墅。安托万和雅克想不起曾经见过他这样激动过。

"这样的事不会是编造出来的！"安托万低声说，他高兴极了。

"你别说了！"雅克说。他觉得好象哥哥用脏手接触了他的心。雅克谈到父亲，几乎没有一次不用尊重的口吻。他总是避免

评论父亲，当他的见识表现在反对父亲的时候——这时常不是有意的——这种见识使他自己觉得痛苦。然而，在这天傍晚，父亲在继续活下去的需要中透露出的这种焦急不安，使他受到了痛苦的触动：雅克自己虽然有二十岁了，只要不是突然颓唐起来，是不会想到死的。

“我为什么要带安托万去那儿呢？”一个钟头以后，雅克心里想。这时，他正跟哥哥走在绿色的林荫道上，这条路从古堡通向森林，道路两旁是两行数百年的老椴树。他觉得脖子很痛。韦兹小姐非要安托万检查一下那小疖子不可，安托万认为最好用手术刀割掉，尽管患者不愿意。雅克倒不在乎扎着绷带出门。

安托万疲乏了，话还是很多，心里却只想拉歇尔。昨天这个时候，他还不认识她，而现在，她竟占据了他生活中的每一分钟。

他的兴奋与使雅克激动的感情全然不同。雅克过了平静的一天，尤其是现在走在这条路上，即将去拜访他的朋友，想到这次拜访，他产生了一种感情上的变化，有时候，这种感情很象是希望。他在安托万身旁走着，觉得郁闷而又疑虑重重。这天晚上他对哥哥抱着本能的防范，虽然并没有表露出来，却使他沉默不语。虽然他们之间交谈得象平常一样亲切，其实他们又说又笑，却象冤家对头，一铲一铲地抛出泥土，在各自的阵地上筑起一道工事。对于这一套，两人谁也骗不了谁，手足之情使他们俩都非常敏感，任何重大的事情再也瞒不过去。安托万用平淡的口气称赞一树迟开的椴花的香气——心里想的是拉歇尔芬芳的头发。他虽然并没有向雅克透露什么确实的情况，其实差不多就是把整个秘密都告诉了他。所以，等到安托万抵御不了不断

萦绕心头的回忆，终于拉着弟弟的胳膊，加快了脚步，把那奇特的夜间护理病人的经过和以后发生的事都告诉他，雅克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安托万的声调，他的笑声，他那自信已臻成熟的态度，与他平常大哥哥的持重态度相反的某些过于赤裸的细节描绘，使雅克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快。他装出从容态度，微笑着，点头称是，心里却十分难过。他埋怨哥哥造成了他的这种痛苦；他不能原谅安托万自己引起了这种非难。安托万越是向他隐约透露十二个钟头以来他是如何陶醉沉迷，雅克就越是高傲地不愿听，越迫切地渴望保持纯洁。安托万谈到今天下午，竟然使用这样几个字眼："谈情说爱的日子"，雅克猛然一个寒噤，再也按捺不住，发作起来：

"啊，不！安托万，不！爱情完全不是这样的！"

安托万笑了笑，还是颇为自负，却也吃了一惊，不说话了。

丰塔南一家的别墅在这片大花园的尽头，森林的边沿，紧靠着以前的围墙，是丰塔南夫人从她母亲手里继承下来的一所老宅子。花园墙上有一扇小门，门与林荫道之间有一条大路，两旁种着刺槐。大路上来往的人极少，长满了高高的野草。

夜幕徐徐降临，他们跨过了门坎。小铃丁当，围墙的那一边，靠近房子的地方，珍妮的小狗普斯叫了起来。这时，房子的几个窗户里已经透出灯光。吃过晚饭之后，丰塔南一家待在房子的另一头，两棵梧桐覆盖着的一个高台上，下面是当年留下的又深又宽的壕沟。一辆汽车堵在小径上，兄弟俩不得不绕了过去。

"他们有客人，"雅克低声说着，忽然很后悔来这一趟。

但是，丰塔南夫人已经迎上前来。

"我早就猜到了！"她一认出他们，就叫了起来。她迈着愉快

的小碎步跑了过来，两手张开，脸上浮着欢迎的微笑。“今天早晨，看了但以理发来的电报，我们都很高兴。”（雅克不露声色。）“可是，我早就知道您能考上，”她郑重地看着雅克，又继续说，“六月间，您跟但以理一起回来的那个星期日，我就有点预感。我亲爱的但以理，他该多么高兴！多么为您骄傲呀！连珍妮也很高兴呢！”

“但以理今天晚上不在家？”安托万问道。

他们走到靠椅围成的圈子旁，听到活跃的谈话声。雅克在众人的噪音中马上辨别出一个特别的声音，颤动而又含糊，那是珍妮的声音。她坐在表姐尼科尔和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身边，没有起身。安托万很惊奇地向这人走去，这是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是安托万原来在内克尔医院的同事。他们俩友好地握手。

“你们认识？”丰塔南夫人非常高兴，说道。“蒂博兄弟安托万和雅克，是但以理的好朋友，”她向埃凯大夫解释。“让他们与闻机密，您愿意吧？”她向安托万转过身来：“我的小尼科尔会同意我告诉你们，她订婚了。是不是？亲爱的。还不是正式的，但是你们看，尼科尔都已经把未婚夫带到姨妈家来了。你们只要看看他们那样儿就会猜中他们的秘密！”

珍妮并没有向兄弟俩迎上去，她一直等到他们走到她跟前，才站起身，同他们冷冰冰地握了手。

大家还没有坐下，她就对尼科尔说：

“小尼科，来，我给你看我的鸽子，我有八只小的，它们……”

“还要吃奶，是吗？”雅克插了一句嘴，本来想显得傲慢讥诮，其实只是冒失，不懂起码礼仪。他立刻感到了，马上闭住嘴。

珍妮好象没有听见似的。

“……它们已经会飞了，”她往下说。

“这个时候，鸽子都睡了，”丰塔南夫人插进来说，她想留住珍妮。

“妈妈，那就更得去了。白天，根本没法挨近它们。费利克斯，你跟我们一起来吗？”正在跟安托万谈话的埃凯大夫赶紧跟姑娘们一起去了。

未婚夫妇一走远，丰塔南夫人就向安托万和雅克俯过身去，说道：“这段姻缘挺美满。我可怜的尼科尔一点财产都没有，她打定主意不依仗任何人。三年来，她当护士，自己挣钱过活。您看，她现在得到报偿了！埃凯大夫在他的一位女病人的床头遇到了她，觉得她人聪明，又热忱，在生活面前很有勇气，就爱上她了。您看，这段姻缘不是极为美满吗？”

她天真地欣赏这段插曲的浪漫情调，在这个恋爱故事中，只有高尚的情操，美德得到了胜利。她脸上闪耀着信仰的光辉。丰塔南夫人特别喜欢跟安托万说话，跟他说话时口气总很友好，好象预先就知道他们的观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相同。她喜欢他的额头，深沉的目光，根本没有想到她比安托万大十六岁，几乎可能有个象他这个年龄的儿子。安托万肯定地说费利克斯·埃凯是个很出色的外科大夫，是个有前途的人，这更使她高兴。

雅克没有参加谈话，他在心里恼怒地重复着：“还要吃奶，是吗？”自从这次来到这里以后，这儿的一切，连丰塔南夫人的亲切寒暄都使他恼火。他无法耐心听完她的祝贺，转过了脸。他为丰塔南夫人觉得羞耻，她竟然以为这点成功也有某些价值——然而正是他自己费心为这事给她打了个电报，告诉她这个消息。他想道：“珍妮至少没有向我道贺，她是不是理解我的价值比这次录取优越得多呢？不是。她对我的优越完全漠然视之……还要吃奶！真是愚蠢透顶！……况且，她哪里知道什么叫做高师

学生呢？我的前途与她有什么相干？她几乎就没有向我问好。我……是怎么啦，竟说出这么句蠢话来？”他脸红了，又咬紧了牙。“她跟我打招呼的时候，却继续在听她表姐说话。她那双眼睛……不可捉摸。脸还完全是个孩子，可是眼睛……”随时有一阵阵剧痛，使他不能不想到那个疖子，缠上的绷带比疖子更使他难受，那是他们所有的人，韦兹小姐和吉丝本人，硬要给他绑上的！他的模样一定非常可厌……

安托万微笑着，谈着话，没有管雅克。

“……从道德的观点来看……”他说。

“安托万在说话，只有他的份！……”雅克想。忽然，他觉得哥哥这种交际应酬的殷勤，这个所谓“道德观点”，特别是在安托万向他吐露了那些放荡的秘密之后，都象是一种无法忍受的伪善，使雅克觉得十分难堪。啊，他们俩是多么不同啊！雅克一下子走到了极端，觉得哥哥和他之间一点共同之处都没有了。对，迟早总会有一天，他们要分道扬镳，这是必定无疑的。他们各有各的力量，犹如水火不能相容，而且彼此互相排斥。五年来和谐相处并没有使他们得以防止迫在眉睫的反目，不能阻止他们彼此成为陌路人，也许成为敌人！雅克想到这里，感到苦楚和悲伤。他真想站起来，随便找个什么借口，一走了事。穿过森林，在深夜中游荡，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行！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只有一个人能对他微笑，这就是吉丝。他完全可以甘心情愿地放弃昨天的成功，只要能够立即回到她的身旁，一同躺在草地上，紧挨着她的脸，瞧着她的眼睛，那双没有隐秘的眼睛，听着她的叫喊：“你愿意吧，你说呀！”听着她那样的笑声，象斑鸠在咕咕地叫！而珍妮呢？他想不起什么时候听见她笑过，她即使在微笑的时候也带着幻想破灭了的神气。他想着：“我是怎么了？”他努

力要自己镇静下来，但这思归之情比他的意志更强，还带着一点儿怨恨，对周围的一切一古脑儿都恨：恨丰塔南夫人的言谈，恨安托万的堕落，恨这些人，恨他自己贫乏的青春，恨一切——甚至连珍妮也在内。她在这个普遍俗不可耐的气氛中居然生活得很自在！

"雅克，您暑假里打算做什么？"丰塔南夫人问。"您让但以理离开巴黎几个星期，好不好？你们一起决定去旅行，该多么有意思，多么有教益！"（她为儿子盘算的锦绣前程，还看不出明确的轮廓，她感到忧伤；她不情愿多事延搁，有时就未免为儿子的生活担心，儿子的生活太自由，太没有规律，要是她敢说出来，就是他的生活显得放荡。）

她知道雅克打算整个夏天留在他们这里以后，她说："我多么高兴啊！我真希望你把但以理吸引回来。他从来不利用假期，迟早会把身体搞垮的……"这时候，珍妮和她的两位客人回来了，丰塔南夫人叫道："珍妮，一个好消息，雅克整个夏天都跟我们在一起！我想你们可以好好打打网球了……珍妮今年就跟发了疯似的，每天上午都往俱乐部跑。现在，这里有一个网球俱乐部，很有名，"她对刚坐在她身旁的埃凯大夫说："每天早上，俱乐部里聚集着一大群可爱的青年，有很好的网球场，还组织比赛，冠军赛……我是不太懂，"她笑着说道，"不过，看来很吸引人。他们总是抱怨年轻人不够！您也是俱乐部的经常成员吧，雅克？"

"是的，夫人。"

"那太好了！……尼科尔，你今年夏天一定要跟你的未婚夫一起到我们家好好过一个星期，对不对？珍妮，我敢说，埃凯大夫一定打得好，不是吗？"

雅克扭头看着埃凯。客厅里的灯光穿过打开的门窗，正好

照着这位年轻的外科大夫长长的、严肃的脸，短短的栗色胡子和已经夹有银丝的鬓角。他恐怕比尼科尔大十几岁吧。光线照在他的夹鼻眼镜上，一闪一闪，使人看不清他的眼色的性质，但是他那审慎的态度倒是和蔼可亲。雅克想："对，我还是个孩子，人家却是成年人了，一个可以爱的成年人。而我……"

安托万站了起来，他觉得累了，也不愿意误了火车。雅克愤愤地看了他一眼。就在几分钟以前，他还想随便找个借口走掉，此刻却下不了决心就这样结束这个晚上，然而他总得陪着哥哥走。

雅克走到珍妮身边：

"您今年在俱乐部跟谁一起打网球？"

她看着他，两道细眉微微皱了一下，回答说：

"碰上谁跟谁打呗。"

"卡珊家的两兄弟、伏盖、贝理高尔一伙？"

"自然了。"

"总是他们几个，总是那样才华横溢吗？"

"那又怎么样？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上高师的！"

"不管怎么说，要打好网球大概非首先变成个傻瓜蛋不可。"

"也许吧。"她毫不客气地抬起头来："您应该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您从前打网球不也是一把好手吗？"她打住话头，转身对她表姐说："你还不走吧，小尼科？"

"你问费利克斯吧！"

"什么事要问费利克斯呀？"埃凯大夫说着，走到她们身边。

安托万的眼睛盯着尼科尔，心里想着："这姑娘肤色雪白耀眼，但跟拉歇尔一比……"突然，他又觉得忧郁起来。

"雅克，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能见到您？"丰塔南夫人说。"珍

妮，你明天去打网球吗？”

“我不知道，妈妈，我想不去。”

“不管怎么说，即使不是明天，最近几天上午，你们总会碰头的，”丰塔南夫人调解地说。虽然安托万一再辞谢，她还是把兄弟俩一直送到花园的小门口。

“当真，亲爱的，你对朋友不太客气！”蒂博兄弟刚刚走出一段距离，尼科尔就叫了起来。

“首先，他们并不是我的朋友……”姑娘辩白说。

“我跟蒂博一起工作过，”埃凯插进来说，“他是个极为出色的青年，已经很受人重视了。他的弟弟我不了解。”他灰色的眼睛在夹鼻眼镜后面调皮地闪动了一下，因为他听见雅克和珍妮刚才那一小段谈话。他又接着说：“一个傻瓜蛋一下子就考上了高师，而且名列前茅，这倒很少见……”

珍妮的脸红了，尼科尔赶紧过来打岔。她跟表妹一起生活了很久，很了解珍妮的怪脾气，又羞涩又自傲，矛盾交织，因而有时就变成了荒唐的敏感。

“可怜的小伙子脖颈长了个疖子，”尼科尔宽容地说道。“这不会使他努力表示殷勤的。”

珍妮不言语，埃凯也不再说什么，他向未婚妻转过身来说：

“尼科尔，我们该准备走了，”那口气俨然是个惯于精密安排生活的人。

这时，丰塔南夫人又出来了，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珍妮陪着她表姐到房里去，她曾把外衣放在那里。两人静默了好一阵子，珍妮轻轻说：

“我整个夏天眼看就要全给糟蹋了。”

尼科尔坐在镜子前，整理她的头发，一心只想让未婚夫瞧着高兴。她觉得自己很漂亮，心中思量着埃凯在外面跟姨妈在说什么，想着就要坐在年轻大夫的汽车里，穿过静寂的黑夜回家去。她没有太注意珍妮的恶劣心情，但是看到她的朋友恶狠狠的模样，她不禁微笑起来，说道：

“你真是个孩子！”

她没有看见珍妮向她投射的眼光。

汽车的喇叭响了。尼科尔愉快地转过身来，那模样既温柔，又天真，还有点娇媚，这在她身上一向极其诱人。她跳到表妹身旁，想拦腰把她搂住，但珍妮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闪过一旁。她受不了别人摸她，她从来不愿意学跳舞，一条陌生胳膊的接触使她肉体上就受不了。她还很小的时候，一天下午，在卢森堡公园扭伤了脚踝，不得不用汽车把她送回来，她宁愿拖着伤了的脚自己走上楼梯，也不愿让门房抱上楼去。

“你怕痒吗？”尼科尔说。她用清澈的目光看着表妹，暗指着晚饭前，只有她们俩一起在玫瑰花径上散步的情景：“我非常高兴和你谈话，亲爱的。有时候，幸福都快把我闷死了。跟你在一起，你看我才是真正的自我。因为，跟你在一起，我好象才是原来率真的面目！我多么希望，亲爱的，你也象我一样……很快就……”

花园在车灯的照耀下，有如仙乡异境，又象是舞台的布景。埃凯抬起发动机罩，用大夫那种训练有素的动作把火花塞重新上紧。尼科尔想把外衣在膝盖上折着放好，她的未婚夫却一定要她穿起来。他对待尼科尔就好象对他负责护理的小女孩一样。也许他对所有的女人都象对孩子一样吧！尼科尔却乖乖地听了

话，珍妮觉得很奇怪，顿时对这对未婚夫妇感到不痛快。“不！”她摇摇头，想道，“这样的幸福，我……我不要。”

她久久目送着在黑夜里汽车前面的光柱在树丛中渐渐远去，怀里紧紧抱着小狗，依在花园的墙上。她感到刺心的忧伤，满腹辛酸怨恨，却不知道怨什么，满怀希望，又不知目的。她抬头看看缀满繁星的天空，忽然之间想到，趁现在还没有尝试生活之前，还不如死掉算了。

六

吉赛尔在想，不知道为什么，几天以来，天显得特别短，夏天显得特别光辉灿烂；每天早晨，当她在大开的窗户前梳头的时候，又不知道为什么，禁不住要唱歌，无论看见什么都不由自主地要笑：镜子，清澈闪亮的天空，花园，窗台上她浇灌的香豌豆花，高台上的橘子树，她觉得那橘树为了抵御阳光的灼烤，象刺猬那样缩成了球。

蒂博先生每次在拉菲特庄连着住两三天之后，就时常回巴黎去办一天事。当他不在的时候，别墅里的气氛就轻松了。吃饭就象玩儿似的。雅克和吉丝又象往常一样，无缘无故孩子气地狂笑起来。韦兹小姐也显得更为轻松愉快，一会儿从配膳室跑到衣帽间，一会儿又从厨房跑到晾衣室，低声哼着早已过时的赞美歌，大概是纳多① 作的曲调。这样的日子，雅克感到轻松，思想很活跃，满脑子相互矛盾的计划，他索性一心去做他志趣所在的工作，下午，钻到花园的一个角落里，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

① 纳多(1820—1893)，法国作曲家。

来，涂写着随感杂记。吉赛尔不由得也想好好利用这样的时光：坐在楼梯口，既可以看见雅克在树荫下走来走去，又可以专心看狄更斯①的《远大前程》，由于雅克一再求情，韦兹小姐同意吉丝看这部书，算作让她提高英语水平的机会。吉丝看着看着，痛快得直哭，因为她一开始就猜到了，匹普会为了那位残酷而又任性的艾丝黛拉小姐把可怜的比迪抛弃②。

八月里第二个星期，雅克得离家到都兰去一趟，参加巴丹库尔的婚礼。巴丹库尔请他证婚，他没有推辞掉。雅克离家这么几天，家里的欢乐气氛就中断了。

他回家的第二天，萎靡不振地睡了一觉以后，很早醒来。他仔细地刮着胡子，看到脸上不再有过去那一点红润，长疖子的那地方只剩了一个几乎看不出的疤。这时，他想到单调的生活又要开始，觉得非常沮丧，他离开盥洗台，悻悻然扑倒在床上，横着躺下，想到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难道这就是他所希望的假期？他忽地跳下床来，自言自语："我要运动运动才好。"他的声调很理智，与他狂热的动作恰成鲜明的对照。他在衣柜里找出一件开领衬衫，检查了一下球鞋球拍是不是还合用。不一会儿，他跨上了自行车，想快点赶到俱乐部去。

球场有两个已经被人占了，珍妮正在打。她好象没有看见雅克到来，雅克也不忙着过去跟她问好。重新分了组，他们俩给分在一局。先是对打，以后又双打。他们正好势均力敌。

他们一上来就象过去的同伴那样，又用很不客气的口气说

---

① 狄更斯，英国十九世纪作家。

② 都为《远大前程》中的人物。

话。雅克倒是很照顾珍妮，可是他那个神气很叫人讨厌，甚至很伤人。珍妮每次打球失误，他都讥笑，而且很明显地从反驳她的话中得到快乐。珍妮针锋相对地反唇相讥，头声非常不自然。躲开这样不招人喜欢的球伴本来不是难事，然而珍妮并不象要把他排挤走，相反，她很固执，非要打赢不可。别的打网球的人都走散了去吃午饭，她仍然用无法使人和解的口吻对雅克说：

“我来跟您单打，连打四局！”

她发挥了极强的战斗精神，结果雅克以零比四败下阵来。

打赢了球使她宽容了：

“这次不算，您还没有练习，过几天您扳回去好了。”

她的声音又恢复了平常那种朦胧含糊的声调。

“我们是两个孩子，”雅克想。他很高兴跟她有同样的弱点。这念头一闪，仿佛是一线希望似的。他想起刚才对珍妮的态度，觉得很羞愧。但是，采取什么别的态度呢，他又想不出。只要跟珍妮在一起，雅克就觉得非常不自然，然而，他热切地希望用自然的态度来对待的，除了珍妮再也没有别人了。

两人从俱乐部推着自行车出来，正打十二点。

“再见，”她说。“您先走吧，我热极了，我怕骑车会着凉。”

他没有说什么，继续在她身旁往前走。

珍妮不喜欢别人拗着她。要摆脱这个同伴的时候，偏偏摆脱不掉，她觉得很不耐烦。雅克却一点也没有想到。他只想明天再来打球，想找一个什么理由解释自己为什么突然这样起劲。

“我现在从都兰回来了，”他局促不安地说。他放弃了那种嘲讽口气。（另外，她去年就已经发现，只要他们俩单独在一起，他就几乎没有一次再逗弄她了。）

“您到都兰去过了？”为了找点话说，她问道。

"对，一个朋友结婚。您也认识，我就是在您家遇见他的，是巴丹库尔。"

"西蒙·德·巴丹库尔？"她好象想了一下，接着断然说："我不喜欢他。"

"哦！为什么？"

象这样的问话，她受不了。

"您要求太苛了，他是一个好小伙子，"看到她不回答，雅克又说。但是，他随即改了口："不过，归根结底，您也有道理，他是太普通了。"她点点头，他大为高兴。

"我不知道您跟他有交情，"她说。

"对不起，是他跟我有交情，"他微笑着更正说。"这发生在一天晚上，我忘了我们一起从什么地方回家，已经很晚了。但以理先走了，巴丹库尔把我当成了知己——真叫我猝不及防。他对我讲了他整个的一生，就好象一个人把财产交给银行家，对他说，'你照看着我的家私，我都交给你啦。'"

她听着他讲，有点好奇，暂时就不想甩开他了。

"经常有人把您当作知己吗？"她问。

"那倒不……为什么会呢？……也许经常有吧。"他微笑了："对，其实是经常有的。"他又带点挑衅口气说："您觉得惊奇吗？"

她用非常审慎的口气回答说：

"不，一点也不。"他听了非常感动。

他们沿着花园漫步，花园里的风吹着阵阵热气，拂过他们的脸，飘过一阵阵潮湿的土肥气息，还有太阳底下的鲜花、万寿菊和天芥菜的浓郁香气。雅克默不作声，是珍妮又说起话来：

"一次又一次地说知心话，您就使他结婚了？"

"噢，不，正相反。我作了一切努力阻止这桩荒唐亲事。女

方是一个比他大十四岁的寡妇，有个孩子！巴丹库尔的父母跟儿子吵翻了，但也没有法子。”他想起自己以前说到这位朋友，曾经成功地按照礼拜式上的那种含义使用过被迷住这个词①，就补充说：“巴丹库尔完全被这女人迷住了。”

“她漂亮吗？”她问，她并没有十分察觉这个词的分量。

他考虑了半天，她抿紧嘴唇，又说：

“我没有想到这问题让您这么难回答！”

他没有笑，还是在考虑。

“不能说她漂亮。她很可怕，我找不出别的词来形容。”停了一会儿，他感叹着说，“人多么奇怪呀！”他抬起眼睛看着珍妮，发现她好象很惊奇。他又说：“真的，所有的人都那么奇怪！甚至连那些谁都不感兴趣的人。您发现了吗？当人们跟别人谈到彼此都认识的某个人时，有多少非常有意义、非常暴露本质的特点他们没有抓住。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人们很难互相了解。”

他又看了她一眼，觉得她注意听了，而且默默地复述着他刚说的话。他对珍妮总保持着戒心，现在却被愉快的信任所代替。他想说说他仍然记得很清楚的婚礼细节，进一步吸引这难得的注意，使姑娘感动。

“我说到哪儿了？”他冒冒失失地说：“我真愿意有一天能描写一下这个女人的生活，就依据我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一些不多的材料！听说，最初她是一个商场的售货员。这女人步步高升，”他在重复他口袋里揣着的杂记本上写过的那个格式，又说：“简直象于连·索莱尔的妹妹。您喜欢《红与黑》②吗？”

---

① 在宗教语言中指魔鬼附体。

② 法国十九世纪作家司汤达的小说，于连·索莱尔是书中主人公。

“不，一点也不喜欢。”

“是吗？”他问。“对，我明白您的意思。”他考虑了一会儿，笑了笑。“但是，只要我们一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住嘴。至少，我没有浪费您的时间吧？”

她不愿意显出太惊奇的样子，随口说了一句：

“不，我们十二点半才吃饭哩！要等但以理。”

“但以理在家吗？”

她无可奈何，只得撒谎了。“他说他也许回来，”她红着脸说。“不过，您呢？”

“我不忙。我爸爸在巴黎。我们到有荫凉的那边去吧，您愿意吗？……我要跟您说的只是婚礼以后的那顿饭。啊，其实不算什么，不过我向您保证，很令人难受。确实，首先，事情的背景是一个有点历史意味的古堡，里面还有一个古比约修复的塔楼。古比约是她的前夫，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老好人。原先是个百货店伙计，后来，发现自己很有点办商场的才能，死的时候已经是百万富翁了。他生前，给所有外省的城市都办了一个‘二十世纪商场’，您一定看见过。因为顺带说一句，他那位未亡人阔得不得了。我从来没有被介绍给她。怎么对您形容她呢？一个很瘦的女人，身子灵活，过于高雅，性情不随和，样子很高傲，在棕发女人的面容上，长着两只灰色眼睛，肤色并不纯净，眼睛灰得象鼹鼠皮，相当浑浊，象两汪死水。您可以想象，她那态度象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举止显然比面貌年轻。她说话声音很高，总笑。有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跟您说——她灰色的眼睛沿着睫毛在眼皮之间溜来溜去。这时候，她那不断发作的孩子脾气会忽然达到令人不安的程度。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她丈夫死后流传的谣言，说她是慢慢地把古比约毒杀的。”

"她让我害怕，"珍妮说。她已经不再抗拒雅克在她心里引起的兴趣了。他感觉到了这一点，愉快地觉得受到了鼓舞。

"对，正是这样，"他又说一遍："是一个叫人有点害怕的女人。我现在想起来了，大家入席的时候，我也就是这个感觉。我看着她，她板着脸站着，就在摆着白花的桌子面前……"

"她穿着白衣服吗？"

"差不多，但不完全是结婚礼服，而是一种花园里穿的衫子，如果您愿意，也可以说相当做作，白中发暗，还带点奶黄色。饭菜都分别摆在一些小桌上，她把人都请到她的桌子上去，根本没有考虑是不是坐得下，搞得乱七八糟。巴丹库尔就在她旁边，神情很紧张，对她说：'您看您，把什么都搞乱了。'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啊！那眼光很特别！我仿佛觉得在他们中间，再也没有任何青春可言，再也没有生气勃勃的感情，有的只是往昔的回忆罢了。"

"也许，"珍妮想道，"也许他并不象我所想的那样怪僻，也不那么乏味，不那么……"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早已知道雅克是个敏于感受的、善良的人，她因而惶惑不安了好一阵，她一边听他讲，一边不知不觉顺便把促使她刚才作出更有利于雅克的判断的那些原因记在心里。

"西蒙要我坐在他的左边，"他继续说。"在他所有的朋友中，只有我一个来参加婚礼。但以理本来说要来，却又溜掉了。巴丹库尔家的人一个也没有来，甚至跟西蒙一起长大的堂兄弟，也没有来，直到最后一班车的时候，他还盼着哩！这家伙真叫人可怜，他天生容易动感情，又很精细。我告诉您，我很了解他。他看着周围的人都是生人，就想起了父母。他对我说：'我没有想到他们会对我苛刻到这种程度。他们有必要这么怨我吗？'在饭桌上的

另一个时候，他又对我说：‘一句话都没有，连电报都不打一个来，对于他们来说，我已经不存在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他才好。他又赶紧补充说：‘我说这话不是为我自己，我才不在乎哩！我是为了安娜。’恰好那可怕的安娜这时刚收到一封电报，正在拆，巴丹库尔脸都白了。可是电报里是说她的好话：她的一个女朋友向她表示祝贺。于是，他忍不住了，虽然所有的人都看着他，虽然安娜板着脸，冷冷的眼光监视着他，他还是哭了起来。她发火了，他也知道。当然，他就在她的旁边。他用手摸着她的胳臂，象小孩似的向她低声说：‘请您原谅。’听起来真让人难过。她还是不露声色，于是他就兴致勃勃地说起话来，又开玩笑。这比看着他哭还让人不舒服。有时候，他声调勉强地说着些夹七夹八的话，眼睛里却汪着一包泪。他用手背擦眼泪，嘴里还说个不停。”

雅克自己非常激动，把这场面描绘得那么有声有色，珍妮低声说道：

“真叫人难过……”

他感到当作家的快乐，也许这是第一次，非常强烈。不过，他还是假意掩饰说：

“您不嫌我说得烦吗？”他好象没有听见她方才的话似的。他又马上说：“我还没有说完哩！上尾食点心的时候，各桌客人都叫喊：‘新郎，新娘！’巴丹库尔和他的太太不得不站起来，微笑着，手里拿着一杯香槟酒，在大厅里转个圈。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叫人伤心的小事。当新娘新郎围着那些桌子转的时候，他们忘了叫前夫的女儿跟着，那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她就自己去追他们。可是他们已经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母亲只好胡乱搂她一下，又给那孩子把衣服领子抹抹平，然后把她推到巴丹库

尔面前。可是巴丹库尔刚才在大厅里转的时候，遇到的都不是友善的目光，这时，正两眼泪汪汪，什么也看不见哩。新娘只得自己去把女儿抱起来，放到他的膝盖上。他呢，向着别人的孩子低下头去，脸上的笑容别提多么虚假了！小女孩把小脸蛋送上去，眼睛里的表情很悲哀，这个孩子，我永远忘不了！到最后，他终于搂了她一下，小姑娘却还是不走，于是，他就这样，笨手笨脚地，用一个指头，摸了摸她的下巴。您明白吗？我对您说，这简直太可悲了。不过，这个故事很感人……您不觉得吗？"

他说"这个故事很感人"的声调使她吃惊，就转身去看他。她发现，雅克眼睛里不再有她觉得那样反感的迟重粗野，而且，他那明亮、灵活、富于表情的双眸这时简直象纯净的清水一般。"他为什么不总是这样呢？"她想。

雅克在微笑。对于别人的生活，凡是能够揭示人的思想感情的东西，他都有兴趣。相形之下，回忆带来的忧伤也就不算什么了。于是，珍妮也跟他一样感到了这种愉快；而且，也许她也跟他一样，这愉快并不是一人独有的，所以这时也就更为强烈了。

他们走到了大路尽头，树林的边沿已经在望。草地上阳光灿烂，他们面前绿草如茵，令人目眩。雅克停住脚步说道：

"我的话太多，您一定听烦了。"

她没有辩白。

然而他没有告辞，反倒提议说：

"既然我已经到这儿了，我想去向您哥哥问声好。"

这话却不合时宜地使她想到她的谎话。特别是他听了就信，她更是心烦。她一言不发。雅克却以为，她跟自己待够了，不想再让他陪下去。

雅克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但他无法断然就此离去，让她保持着恶劣的印象。特别是，他觉得从今天早上开始，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他几个月以来，甚至是几年以来模模糊糊所期待的东西。

他们这样默默地走完了通往小门、刺槐夹道的小径。珍妮在前头走，雅克稍稍靠后一点，他看着她那脸颊上优美悲哀的曲线。

他越往前走，就越觉得再改主意把她一个人丢下不合适。一分钟又一分钟过去了。他们走到了门口，珍妮开开门，他跟着进去，两人穿过花园。

高台上没有人，客厅里也空无人影。

"妈妈！"珍妮叫了声。

没人答应，她向厨房窗子走去，心里还惦记着她撒的那个谎，问道：

"但以理先生到了吗？"

"没有，小姐……不过，刚才有一份电报……"

"不用打搅您母亲，"雅克终于说。"我走了。"

珍妮直挺挺地站在那里，脸上显出固执的神情。

"再见，"雅克又小声说。"也许，明天见？"

"再见，"她回答一句，一步也没有送送他。

雅克刚一转身，她就走进前厅，猛地一下把球拍插到夹子里，连夹子带球拍扔进一个箱子，这样摔打一下才觉得轻松了一些。

"不，明天不去，明天一定不去！"她想着。

丰塔南夫人在屋子里明明听见了女儿的叫声，也听出了雅

克的声音，但她心绪乱极了，装不出安静的面容。刚收到的电报是丈夫打来的。热罗姆在阿姆斯特丹，据他说，身边无钱，只一个人守着生病的诺埃米。丰塔南夫人马上打定主意：她要到巴黎去，甚至当天就动身，提出银行里剩下的存款，按热罗姆说的地址都给他寄去。

女儿走进来的时候，她正在穿衣服。丰塔南夫人面容慌乱，打开的电报在桌子上放着，珍妮着了慌。

"发生了什么事？"她结结巴巴地问。她还有时间想道："一定出了事，我不在，这都怨雅克！"

"没有什么严重事，亲爱的，"丰塔南夫人叹了一口气，说道："你爸爸……你爸爸需要一点钱。"她为自己的软弱羞愧，尤其在孩子面前，为那作父亲的羞愧。她满脸通红，两手捂住了脸。

七

车厢的窗玻璃上，蒙着水汽，外面已经微露曙光。丰塔南夫人蜷缩在座位角落里，眼睛望着荷兰的平坦的牧场，其实，什么都没有看见。

昨天晚上到了巴黎，在家里又看到热罗姆的第二份电报："医生说诺埃米已不可救，一人在此无法应付，盼速来。如有可能，请带钱。"她上夜车以前，甚至无法跟但以理会一面。不过，她留了一个条儿，告诉他说她走了，嘱咐他照料珍妮。

火车停了，她听见有人喊：

"哈尔兰！"

这是阿姆斯特丹前一站。车灯灭了。还看不见太阳，但天空已经浸透珍珠般洁白而又绚丽多采的漫射的晨晖。旅客们都

醒了，活动起来，纷纷把大衣折起。丰塔南夫人还是一动不动。为了延长这麻木状态，使它再保护她一会儿，免得完全清醒地面对她的行动。诺埃米要死了。她试图深究一下内心的思想。嫉妒吗？不是。成家的头几年，嫉妒曾象猛然吞噬她的熊熊火焰。那时候，她总在怀疑，不肯相信明显的事实，在眼见的、无法忍受的纠葛前挣扎着。很久以来，已经不是嫉妒使她痛苦了，而是他对她的不公平。况且，她能够说她在痛苦吗？她受到的其他煎熬够多了。何况，她难道一向真是嫉妒的女人？她最大的痛苦就是总在事后才明白自己又上了一次当。经常，她对热罗姆的那些情妇只感到一种有点高傲的怜悯，有时候还带点同情，就象对待不慎失足的姐妹一样。

当她不得不把行李带环扣上的时候，手指抖了起来。她最后一个下了车，用惊骇的眼光迅速四顾，却没有遇到那人的眼光，而她正等待着这眼光对她的冲击。莫非他没有接到她的电报？她想，说不定有两只眼睛正在看着她，这迫使她挺直了身子，随着到站的人群走去。

有人碰了一下她的手臂。热罗姆站在她面前，眼光里虽露着高兴，但犹犹疑疑，没有戴帽子，微微欠着身子，脸颊虽瘦了一些，肩膀虽塌了一些，但是东方王子那种使人迷乱的风度依然如故。他还没有来得及想出词儿来表示欢迎，川流不息的旅客就把他们拥走了。不过，他还是温存殷勤地把泰雷兹手中的提包抓了过去。"她还没有死，"丰塔南夫人想。她最怕的是不得不看着她死。

他们一言不发走到车站广场。德·丰塔南先生招招手，一辆空车停住。她上车的时候，只觉得一阵类似幸福的感觉的激动使她喘不出气来。她又听到热罗姆的声音了！他用荷兰语向

车夫说地址的时候，她在踏板上站了一会，动弹不得，浑身发抖。过了一会儿，她才睁开眼睛，在车里坐下来。

他在敞篷马车里刚在她旁边坐下，就向她转过身来。她又认出了他双眸中昏暗的黄褐色的闪光，她又一次被包围在他们俩那激情的热气之中。他好象要握住泰雷兹的手，要摸她的手臂。这样的态度与他那受了罚的礼貌举止是那么不相称，她似乎是由于他竟敢这样放肆而觉得反感，但其实，是由于她已经不存希望的爱情的证明而觉得惶惑。

是她首先说话，打破了沉默：

“怎么样……”该说到名字，她顿住了，立刻就接着说：“她还痛苦吗？”

“不，不，”他说，“一点儿也不痛苦了。”

虽然她尽力不看他的脸，但从他回答的声音听出来诺埃米好多了，还感觉到他此刻相当尴尬，不该把妻子叫到生病的情妇床前。她非常后悔，简直不能想象当初是中了什么魔，这么急急忙忙就跑来了。既然诺埃米要再活下去，一切还要周而复始，仍然照旧，她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她决定马上就回去。

热罗姆小声说：

“谢谢您，泰雷兹……”

他的声音温柔，尊重，而又胆怯。她看见热罗姆的手放在膝盖上。那只手瘦了一些，那只修长的、脉络暴露的手在几乎看不出地微微发抖，宽大的镂花玉石在无名指上摇动。她竭力不抬起头，眼睛却盯着这只没有戴手套的手。她再也无法后悔来这一趟了。何必要走呢？既然他的恳求使她一时冲动，到这儿来了，这不可能有什么不好的后果。为了驱走马上回去的想法，她以信仰作为支柱，立刻觉得自己又坚强了起来。上天的启示从

来没有一次抛弃她，让她长久地犹豫不决。

车子驶进了一座微风习习、辽阔伸展的大城市。铺子的窗板还没有卸下，但是，人行道上，卖力气的人们已经去上班了。马车走进了一条不太宽的路，一段段的马路中间连接着几座人字形的小桥；街道接连穿过几条平行的运河道。运河两旁是些房屋，正面很狭，很高，没有浮雕，房子大多涂成红色，窗子是白的，在几乎停滞的水面上，在低垂到码头岸边的榆树枝条之间，反映出倒影。丰塔南夫人觉得离法国很远。

"孩子们怎么样？"热罗姆问。

她看出，这个问题他想问又不敢问，口气犹犹疑疑，心情很激动，这一次没有想掩饰他的惶恐。

"很好。"

"但以理呢？"

"他在巴黎，他工作了，只要有功夫他就到拉菲特庄去。"

"您是在别墅里？"

"对。"

他不说话了。显然，他想起了那大片庄园，那森林边上熟识的宅子。

"珍妮呢？"

"她也好。"他仿佛还用眼光询问她，恳求她。她又说："她长大了。她变了好多。"

热罗姆的眼皮跳动一下，用勉强的、不自然的声调低声说：

"对，可不是吗？她是该变多了。"他又不说话了，扭过脸去，忽然用手摸了一下额头，嘶哑地叫道："啊！真倒霉！"接着，他毫不拐弯地说了出来："我差不多一个钱都没有了，泰雷兹。"

"我带了点，"她赶忙说。她听出来，这声叫喊表现出他陷于

走投无路的境地，她首先由于能使热罗姆安心，感到一阵喜悦。然而转眼她又刺心地想到，诺埃米的病根本不象他们要使她相信的那样严重，他们把她叫来只是为了这点钱！热罗姆等了一会儿之后，又禁不住忸怩地问道："多少？"她听了，反感得发起抖来。

刹那间，她几乎想把数目说少一些。

"能凑到手的都拿来了，"她说，"三千法郎多一点。"

他含糊地说：

"啊，谢谢……谢谢……如果您能知道，泰雷兹！要紧的是欠大夫五百盾……"

车子走过一座石桥，大河里船来船往，拥挤不堪，接着，拐进一条郊区的小胡同，驶到一个背静的小广场，然后，在一座小教堂的台阶前停了下来。

热罗姆下车，付了钱，提起提包，若无其事地让泰雷兹走在前面。他走上台阶，推开门。这地方不象教堂，也不象神庙，也许是犹太会堂吧！

"请您原谅，"他轻声说。"这是避免坐着车到家去。外国人在这里很受监视。我以后再向您解释。"接着，他带着社交场上那种诱人的微笑，改变了声调说："不过，走几步也不坏吧？今天早晨，天气这么好！……我来给您带路。"

她没有吭声，跟着他走。车子早已离开了广场，热罗姆走进一条拱顶街廊，一道道台阶通向一条运河的唯一码头。对岸的房屋沿着河岸，房基都在水里。阳光灿烂，照耀着砖头，照耀着闪闪发亮的窗玻璃，旱金莲和天竺葵在窗台上盛开。码头上人们熙来攘往，拥塞着货摊、篮子，这里正开设着一种露天市场。在估衣和旧货之间，一艘艘运花的平底小船在卸货，花的香气混

合着微微腥臭的水气。

热罗姆转过身来问道：

“不太累吗？朋友？”

他说“朋友”这两个字时，还是那么一副唱歌似的调子。

她低下头，没有回答。

他根本想不到自己在她心里引起了激动的情绪；他指着河对岸一角房山说：“就在那儿。”有一座便桥，通向那座房子。“啊，地方太寒伧……您得原谅我接待不周。”

那房子的确看起来很寒伧。但是，墙新刷成朱红色，木头部分漆成白的，很象一条整洁的游艇。二楼上橘黄色的窗帘还都垂着，泰雷兹看到那上面规规矩矩写的几个字：

卢斯-马蒂达公寓

原来热罗姆住在一家旅馆里，一个毫无特色的住所，这样她就不会明显地感到是在他们家受到接待。她感到轻松了一点。

他们走到便桥上。二楼的一个窗帘动了一下。莫非是诺埃米在窥视？丰塔南夫人挺了挺身子。这时候她才看到，在底层的两个窗子之间，有一个涂着刺目颜色的铁皮招牌，画着一只鹳站在鸟窝旁，窝里露出来一个裸体的婴儿①。

他们走进一条走廊，又走上一条发着清漆气味的楼梯。热罗姆在楼梯口站定，按了两下门铃。听见屋里忙乱了一阵，拦着铁丝网的张望孔拉开了，门终于开了一道缝，仅容热罗姆挤了进去。

---

① 西方民间传说，婴儿出生是鹳送来的。

"对不起,"他说。"我去通报一声。"

丰塔南夫人听见,里面用荷兰语争论了一小会儿,热罗姆几乎立刻大开了门,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他们俩走进了一个打着蜡的走廊,拐了几个弯儿。丰塔南夫人很紧张,总怕诺埃米一下子出现在她面前。她尽量保持着尊严,好沉住气。但是,他们走进的那间房并没有住人,明窗净几,窗子朝河开。

"您到了这里,就跟自己家一样,朋友,"热罗姆说。

"那么,诺埃米呢?"她没有把这个问题说出来。

他却猜到了她在想什么,说道:

"我要离开您一会儿,去看看那边有没有什么事。"

他出去之前,走到妻子跟前,拉住她的手说:

"唉!泰雷兹,您听我说……您不知道,我的日子过得多么焦急不安!您可来了,您可来了……"他把嘴唇,又把脸颊贴在她的手上。她向后闪了一步,他只好由她挣脱开去。"我过一会儿来找您,"他一面走,一面说。"您愿意……看看她吗?"

对,她要看看诺埃米,既然她已经心甘情愿跑了这一趟!不过,看过之后,无论如何,她马上就走!她点了点头,毫不理睬热罗姆结结巴巴说的一声:"谢谢!"她俯下身子,装作在旅行包里找东西,一直到热罗姆离开房间。

这时,屋里只剩下了她自己,她的自信心低落了。她摘下帽子,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疲倦的面容,用手抹了一下额头。她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她觉得惭愧。

她还没有来得及缓过来,有人来敲门了。她没有应声,门就推了开来,进来一个穿着红睡衣的女人,虽然头发很黑,脸上涂着脂粉,仍然显得已经上了些年纪。她说了些什么,象是在询问,可是她的语言丰塔南夫人一点也不懂。那人不耐烦地做了个手

势，又叫进来一个年轻一些的女人，这个女人也穿着睡衣，是天蓝色的。她似乎早就在走廊里等着，她用喉音向丰塔南夫人问好：

"您好①，夫人！您好。"

进来的这两个女人交谈了一会儿。年纪大的一个告诉另一个该说什么话。后一个想了一下，动作优美地转过身来，结结巴巴地说：

"这太太说，您要带走生病的太太。付清帐，换另一个房子。您明白②？您明白我的话？"

丰塔南夫人做了个支吾搪塞的手势；这些都跟她不相干。年纪稍大的那一个又插进来说话了，她的样子又着急又固执。

"这太太说，"年轻的一个又说，"即使不马上付帐，您首先应该换，走，搬走生病的太太，到别的旅馆的一个房间。您明白③？这比在警察局④里，好一点。"

这时候，房门突然打开，热罗姆出现了。他朝穿红睡衣的走去，用荷兰语骂她，一边把她往门外推。穿蓝睡衣的一声不响，用肆无忌惮的眼光轮流看着热罗姆和丰塔南夫人。而那年老的女人似乎极为愤慨，扬起拳头，手臂上象吉卜赛人戴的那种大镯子丁当直响，嘴里断断续续地叫嚷，夹七夹八总有这些词：

"明天……明天……警察局！⑤"

热罗姆终于把她们赶出去，插上了门闩。

"请您原谅，"他窘困地转向妻子，一面说。

---

① 原文为荷兰文 Dag。

②③ 原文均为荷兰文 Verstaat U。

④ 原文为荷兰文 Politie。

⑤ 原文为荷兰文 Morgen… morgen… Politie。

泰雷兹这才发现，他并没有到诺埃米那儿去，而是去换衣服了，因为他新刮了脸，还薄薄地扑了一层粉，变得年轻了。“我呢？”她想，“坐了一夜火车之后，我是什么模样？”

“我该告诉您把门关好，”他一边走过来，一边说。“这位旅店老板娘，人倒不坏，就是太唠叨，太随便……”

“她要我干什么？”泰雷兹心不在焉地说。她又闻出来了热罗姆每次洗脸之后总在他四周飘散的枸橼香味。好一会儿，她的嘴半张着，睁着迷惘的眼睛。

“她那种怪里怪气的话我全不懂，”他说。“她大概把您当成另一个房客了。”

“那穿蓝衣服的女人说了好几次，要付清帐，再搬到别处去。”

热罗姆耸耸肩，丰塔南夫人好象听到他往昔笑声的回响似的，又听到那有点做作，有些夸张的笑声，他笑得向后仰着头。

“哈！哈！哈！……真蠢透了！”他嚷道。“老东西大概怕我不付钱！”他仿佛是把他竟能还不清债看作是一种疯狂的假设。“这能怨我吗？”他忽然伤心地说。“我试过了，没有一个客店愿意收留我们。”

“她刚才跟我说：因为警察局的缘故？”

“她对您说警察局了？”他很吃惊地重复道。

“我想是的。”丰塔南夫人又一次从热罗姆脸上看到那副可疑的天真模样。每逢他生活中遇到最坏的危机，脸上就会显出这副模样。一看到这个样子，她就觉得气闷，就象空气中充满了恶臭似的。

“真是些娘儿们的见识，为什么要调查呢？难道就因为楼底下有诊所吗？不，要紧的是打发那个小大夫五百盾。”

丰塔南夫人听不明白，她很痛苦，因为她始终急需把事情弄

清楚。看到热罗姆又象往常一样纠缠到她简直无法设想的计谋里而不可脱身，她更加难过。

“你们在这儿多久了？”她决心得到某些解释，就问。

“十五天了吧，不！……没那么长……十二天，也许十天。我都不知道我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可是……这病是怎么一回事？”她又说。她的疑问口气很清楚，他没有办法避而不答。

“是呀，是这样！”他答应着，没有显出犹豫的样子。“跟这些外国大夫，真难弄清楚！这是本地的一种地方病……一种热病……荷兰的……您知道吗？是从河道上传染的……”他考虑了一会儿，“这城里流行疟疾，还有一些搞不清楚的疫气……”

她没有用心去听，然而免不了还看出来：只要说到诺埃米，热罗姆的态度、耸肩膀的样子、以及谈到这种病的那冷漠口气，都没有显示出他始终保持的热情。不过，她还是竭力避免断言这就意味着他淡漠了。

她用审视的眼光看着他，他却没有觉察到。他走到窗口，没有拉起窗帘，仔细打量着码头。等他再走过来时，他表现出郑重、醒悟和恳切的神情，这神情是她熟知的，也是她极为害怕的。

“我感谢您，您真好，”他直截了当地说。“虽然我给您惹了这么多麻烦，您还是来了……泰雷兹……朋友……”

她向后退避，也不看他。但她很容易为别人的感情所感动，尤其容易为热罗姆的感情所感动，因此，此刻她不能否认，他内心是激动的，这些表示尊敬的话是真情流露。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愿意回答他什么，甚至不愿意再这样继续谈下去。

“带我……到那里去吧，”她说。

他迟疑了一下，同意了。

“来吧！”

可怕的时刻快到了。

“拿出勇气来！”丰塔南夫人不断对自己说。她跟在热罗姆后面，沿着一个黑暗的过道走。“她还躺着吗？正在康复？我跟她说些什么呢？”她忽然想到自己疲乏憔悴的脸，后悔连帽子也没有戴。

热罗姆在一扇关着的门前停住脚步。丰塔南夫人用发抖的手拢了拢白发。“她会觉得我老了。”她心里想着，一下子失去了力气。

热罗姆悄悄地开了门。“她在躺着，”丰塔南夫人想。

屋里不太亮，蓝色枝叶图案的印花布窗帘遮着。有两个不认识的女人站了起来。一个身材矮小，大概是女仆或看护，穿着一条围裙，在织毛衣；另一个是五十来岁的粗胖女人，戴着个淡紫色的头箍，象个意大利乡下人。丰塔南夫人走到屋子中间以后，她便起身要走，她在热罗姆耳边说了几句话，就出去了。

泰雷兹没有注意到那女人已经出去，没有注意到房里零乱不堪，也没有看到那脸盆和乱放在床上沾满污迹的手巾，她的注意力只在病人身上。那病人平躺着，没枕枕头。诺埃米莫非会转过头来？她一定睡着了，因为她在打鼾。丰塔南夫人感到心怯，想抽身走掉，不打搅她睡眠。可是，热罗姆招呼她走到床前去，她不敢拒绝。她这才看到那双眼睛半睁着，鼾声是从张开的嘴里断断续续吐出来的。她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现在看出了那没有血色的脸和那双象宰了的牲口那样绿莹莹的失了神的眼睛。这一刹那间，她才明白，在这儿躺着的躯体马上就要断气了。她又惊又怕，转过身来要找个依靠。可是热罗姆就在她身边。虽然他也愁容满面，看着那将死的人，她看出，从他

那里是什么也打听不出来的。

“从最后一次脑出血以来，”他低声解释，“这是第四次发作了，她再也没有清醒过来。昨天晚上，喉咙里开始呼噜噜响。”从他眼皮下慢慢溢出了两滴眼泪，在睫毛之间抖动了一会，顺着茶褐色的脸颊流了下来。

丰塔南夫人强打精神，但怎么也镇定不下来，她接受不了扑到她眼前的景象。

她就是这样要死了吗？她终于要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吗？这个诺埃米，即使在这个时候，丰塔南夫人仍然觉得她是胜利者。她的眼睛盯住那张脸，不敢离开。在那张脸上一切都凝固不动了：眼神，僵硬了的鼻翼，苍白的嘴唇。她嘴唇里发出嘶哑的呼呼噜噜的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时断时续，不断反复。她仔仔细细看着这副面容，不能满足充满了害怕的好奇心。暗淡无光、没有血色的皮肉，棕色的发绺贴在干瘪而闪亮的额头上，难道这就是诺埃米？在这没有颜色、没有表情的脸上，原来的模样一点也看不出了。有多久没有看见她了？这时，她回忆起上次到她家里去。那是五六年以前的事。她跑到诺埃米面前叫喊：“把我的丈夫还给我！”她仿佛听见表妹在放肆地大笑。突然，她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好象又看见那横卧在长沙发上的美妇人，那丰满的肩膀在花边下颤动。就是在那一天，在前厅里，尼科尔……

“尼科尔呢？”她赶紧问。

“怎么？”

“您通知她了吗？”

“没有。”

她离开巴黎的时候，怎么自己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她把

热罗姆拉到一边：

"热罗姆，得通知她。这是她的母亲。"

她从这个男人露出恳求的表情的眼睛里，看出他下不了这个决心。尼科尔来到这所可怕的房子，尼科尔走进这间屋子，在这张床前尼科尔和热罗姆见面！然而她还是说："得通知她。"只是口气不那么坚定了。

她发现了每逢热罗姆的计划受到干扰时就使他脸色更加发暗的灰暗色调，以及那种狞笑，就象在一张残酷的怪脸上一样，使两片薄嘴唇之间露出了牙齿。

"热罗姆，尼科尔得来一趟，"她又温柔地说。

细细的眉毛锁在一起，挂下来。他还是不同意。最后，他抬起冷酷无情的眼睛，让步了：

"把她的地址给我，"他说。

他去打电报。她又回到诺埃米身旁，她简直不能离开这张床了。

她站着，手臂垂下来，两手握在一起。她为什么会以为病人还能好呢？热罗姆为什么好象并不更为痛苦？……他将来怎么办？还回到她身旁生活吗？唉！她当然不会这么向他提出，可是，她也不会拒绝给他这个栖身之地。

一种愉快，或者不如说一种平静的甜美感觉，一种她马上因而觉得羞愧的感觉，不由自主地在她心里产生。她努力驱散这种感觉。用祈祷，为这就要返归上帝的灵魂祈祷。她想：可怜的灵魂，她的皮囊并不重！然而，在这个世人通过地上肉身所标志的前后相继趋向完善的不可避免的过程中，每一个努力，不管多么微小，不都是有利于做出努力的人吗？每一个痛苦，不都是

更为趋向完美的一个必然阶段？……泰雷兹不怀疑诺埃米有过痛苦。纵然她的生活光辉灿烂，可怜的女人一定始终带着痛苦的不安，良心被违背了而不自知，然而还是在暗中警告着她的亵渎。可怜的灵魂呀，这种痛苦有助于给她一个更好的再生，正如她的爱情一样，尽管这爱情是罪恶的，造成了别人那么大的痛苦！然而，这痛苦，泰雷兹在这样的时刻毫无困难地原谅了。她想：她自己并不是大贤大德的人。她不能不承认，她并不认为诺埃米的死是非常大的不幸。诺埃米的死对于任何人无损。她也跟热罗姆一样，对于这种死亡已经习惯。她的感情以一种无情的速度在变化着。她知道还不到一个钟头，她就已经安之若素了……

两天以后，尼科尔走下巴黎来的特快列车，她的母亲已经死了三十六个钟头。葬礼定在第二天早上举行。

每个人都好象急于早早结束：女店东，热罗姆，尤其是那个要拿五百盾的年轻大夫，在底楼一间房里匆匆商量了几句，他就签了一个埋葬证明书，连楼上停尸的地方都没有去一趟。

虽然对于自己是极其难受的事情，泰雷兹还是表示愿意帮忙给诺埃米的遗体洗浴化妆，日后好向尼科尔交待，她替尼科尔履行了原该由她尽的表示孝心的义务。但在最后一刻，热罗姆胡乱找了个理由，把她从停尸的房间叫了出去，让那个稳婆去完成这项差事。热罗姆解释说："她干惯了，"在场的除了看护之外，没有别人。

尼科尔一到，丰塔南夫人可以分一分心了。

她来的正是时候。丰塔南夫人在走廊里总遇见那个作粗活的女人、女店东和医生，她越来越觉得受不了。从她到这里起，

这个可怜的女人在这所房子里就没有找到一股可以呼吸的气息。而尼科尔面容坦率，身体健康，焕发着青春的朝气，给这个地方带来了一种净化的气氛。然而，尼科尔却悲痛地嚎啕大哭起来。热罗姆手足无措，赶紧逃到隔壁去。丰塔南夫人也觉得，这样痛哭不符合姑娘对她未尽天职的母亲应有的感情。她那种孩子式的悲伤，强烈而不经思索，证实了丰塔南夫人对于外甥女儿的看法，天性厚道，她想，但没有什么真正的密度。

尼科尔本想把遗体运回法国，但她不愿意跟热罗姆说话。她始终认为，母亲行为不当，责任全在热罗姆。泰雷兹姨妈去向热罗姆说。但是她遇到了热罗姆的断然拒绝。他说运费贵得出奇，必须办数不清的手续，还有，据他说，对外国人专爱找麻烦的荷兰警察局必定要下令进行调查，这种调查至少是毫无用处的。还是算了吧。

虽然旅途劳顿，心绪不宁，尼科尔还是要守灵。他们三个人在诺埃米的房间默默地过了这最后一夜。棺材放在两个椅子上，棺材上面堆着花。玫瑰和茉莉的香气浓烈扑鼻，非把窗子大大打开不可。天气很热，夜色明净，明亮的月光照得耀眼。不时可以听见流水拍击着房基的桩子。附近有座钟楼按时敲钟。一缕月光顺着地板缓缓移动，一刻又一刻伸展着，移近一朵掉在棺材跟前将近枯萎的白玫瑰，照得它晶明透亮，几乎发出蓝色。尼科尔用敌意的眼光看着这零乱的房间。她的母亲大概就是在这里生活的，也一定是在这儿经受着痛苦。就是在数着这帐幔上的花束的时候，也许她感到了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也许就是在这儿，她回顾了自己糟蹋了的一生中那些疯狂行为。对于自己的女儿，她是不是有过一点即使是过迟了的思念呢？

葬礼在大清早举行。

女店东、稳婆都没有送殡。泰雷兹姨妈走在尼科尔和热罗姆中间，此外，只有一个老牧师。丰塔南夫人请他来送殡，做最后的祈祷。

为了免得尼科尔再看到那运河上的讨厌的房屋，丰塔南夫人决定从墓地回来之后就领着姑娘直接上火车站去，热罗姆再带着行李去车站找她们。尼科尔不愿带走任何足以使她想起母亲在国外这段生活的东西。把诺埃米的箱笼统统丢下，跟女店东算帐的时候这便容易地省掉了一番口舌。

只剩下热罗姆一个人，帐也都清了。在送他去火车站的马车里，由于开车以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忽然一下子冲动，叫马车原路返回。他要最后一次再去墓地一趟。

他走了一会儿，才找到那坟墓所在之处。远远刚一看到那新翻上来的土，他就摘下帽子，迈着拘束的脚步走向前去。在这儿，现在埋葬着他们六年的共同生活，吵闹破裂，争风吃醋，又言归于好，六年的回忆和隐事，一直到一切的最后结局，最悲剧性的结局，都在这儿达到了终点。

“不管怎么说，”他想道，“有可能结束得比现在这样更糟糕……我现在的痛苦少一些了。”然而，他眉头紧蹙，眼泪汪汪，好象说明他的心情完全相反。妻子到来，他很高兴，这高兴胜过了他的悲伤。这难道是他的错吗？泰雷兹本当是他唯一所爱的人！她能够终于知道吗？虽然她总是冷若冰霜，她今后会不会明白：无论表面上如何，只有她，才能填满这个处处走运而平生只有一个伟大爱情的男人的生活？她能明白吗，比起全盘奉献给她的爱恋来，任何一时贪欢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况且，此刻就有一个新的证明：诺埃米死了，他并不觉得张皇失措，也不感到

孤独。只要泰雷兹还活着，即使她在更远的地方，即使她自以为已经与他斩断一切牵连，他永远也不孤独。刹那间，他试作想象：如果在这里，在这洒满鲜花的土丘下躺着的是泰雷兹……啊！只这样想想，他都受不了。给妻子带来了那么多悲伤，他差不多完全不责备自己，因为在这个庄严的时刻，在这座坟墓前，他意识到自己丝毫没有从妻子那儿偷取最本质的东西，他觉得对妻子奉献出了自己最为珍贵、最为持久的感情，甚至觉得他从来没有一时一刻对她不忠实过。"她会怎样对待我呢？"他想。他很有信心地认为："她会提出来让我回到她身旁，回到孩子们身旁……"他低着头，泪流满面，心里暗暗燃起了希望。

"如果没有尼科尔，什么都好办了。"

他仿佛又看见姑娘默不作声的样子，无情的眼光，仿佛又看见她朝墓穴弯着腰，他仿佛又听见了那撕裂人心的止不住的干嚎。

啊！一想到尼科尔，他就痛苦难忍。不就是因为他，这孩子一怒之下，才逃出了母亲的家吗？从模糊的记忆中，他想起了布道词中的片断："行丑事者必有祸殃……""怎么补救呢？"他想。"怎样才能博得她的原谅，重新获得她的好感呢？"有人会不爱他，这个想法他就不能忍受。忽然他有了一个绝妙主意："我把她收养下来，怎么样？"

一切都明朗了。他立刻看见尼科尔好象就在他身边，安顿在一小套房间里，她专门为他布置得很讲究，对他殷勤备至，帮他招待客人。夏天，他们甚至可以一起去旅行。大家都称赞他弥补过失的热情。泰雷兹也很赞赏。

他戴上帽子，离开了坟地，快步走向马车。

他到车站的时候，列车早已挂好，两个女人已经在隔间里就

坐。丰塔南夫人很奇怪她的丈夫为什么还不来。热罗姆是不是在公寓里又遇见什么难办的事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热罗姆不会走不脱吧？她的那个梦想：把他带回别墅，让他回家而不至于尴尬，也许帮他浪子回头，这美好的梦想莫非刚一织成就要化为泡影？这时，她看见他一脸不安的神色，大踏步走了过来，心里更是又慌又怕。

"尼科尔在哪儿？"

"在那边，过道里，"她回答，很觉意外。

尼科尔站在拉下一半的车窗旁边，她的眼光漠然地掠过纵横交错、闪闪发光的铁轨。她显得悲哀，但更疲惫。悲哀，然而也幸福，因为她今天的悲哀一点也不能攫去她的幸福。不管她的母亲健在还是亡故，她的未婚夫不是都在等着她吗？她努力再一次驱走这种想法，好象这样想是一种罪过：母亲的死至少对她的未婚夫来说是一个解脱，至今对他们前途有损的唯一污点抹掉了。

她没有听见热罗姆走到她的身边。

"尼科尔，我恳求你！看在你母亲的面上，原谅我吧。"

她哆嗦了一下，转过身来。他就站在面前，帽子拿在手里，用谦卑和抚爱的眼光盯着她。这张为愁苦和悔恨损伤了的脸这次不再使她憎恶了，她只觉得可怜。仿佛她就等着这个机会来表达她善良的天性似的。当然了，她原谅。

她没有出声，只是直爽地把戴着黑手套的小手递给他。他拉住后，握了一下，没法控制住自己内心的激动。

"谢谢，"他低低说了一声，就走开了。

几分钟过去了，尼科尔没有动。她在想，为了泰雷兹姨妈，这样到底也好些。她要把这个动人的场面告诉她的未婚夫。旅

客已经开始上车了，人们的包裹开始擦过她。火车终于开了。车厢晃动起来，使她从麻木中清醒了。她回到车厢里。刚才还空着的位子，已经有不相识的人坐了。在车厢的尽头，她看到热罗姆姨父安安稳稳坐在丰塔南夫人对面，一只胳臂套在行李架的环扣里，头朝窗外，看外面的景致，大口啃着火腿面包。

八

一整晚，雅克都在逐字逐句地回忆他和珍妮的谈话。他并不试图分析为什么这回忆总是萦绕脑际，反正他总是甩不开。夜里，他醒了好几次，为了回忆起这件事，愉快的感觉一点也没有减弱。第二天，他又去打网球，看见姑娘没有来，失望极了。

有人要跟他对打，他又不愿拒绝，他打得很坏，眼睛不住地向门口张望。时间过去了，珍妮还没有来。一等有了机会他就溜了。他不再存什么指望，但是还没有绝望。

忽然，他看见但以理朝他走来。

“珍妮呢？”他问，遇见但以理，他根本不感到奇怪。

“她今天上午不来打球。你已经要走了？我陪你走。我昨天晚上就回庄子来了……”他们走出了俱乐部。他又接着说：“对，妈妈不得不暂时离开一下，她要我在这里睡觉，不要叫珍妮晚上一个人在家里。别墅太偏僻……我爸爸又出了新花样，可怜的妈妈对他的什么要求都从来不拒绝。”他忧虑地待了一会儿，然后决断地笑了笑：他从来不滞留在使他为难的事上。“你怎么样？”他眼神中带着温柔的关切问道。“你知道吗？我又好好考虑了你写的《仓促的倾诉》，我确实很喜欢，而且越想就越喜欢。是一部意料不到的心理分析著作，有些粗率，有些地方有点阴暗，

但是思想很卓越，两个人物始终刻画得既真实又新颖。"

"算了，但以理，"雅克不禁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别用这个来评论我了。首先，形式就可厌之至！非常浮夸，呆板，有好多废话！"他生气地想道："简直是祖传的旧习……"

"甚至连背景，"雅克又接着说；"也是太流于俗套，做作……人物的内在情况……唉，我明明知道应该……可是……"他突然又不说了。

"你现在在干什么？又动手写别的东西了吗？"

"在写。"不知道为什么，雅克觉得自己脸红了。"主要还是休息，"他又说。"在学校里待了一年以后，真没想到会这样疲乏。另外，最近，又去给可怜的巴丹库尔证婚。这不够朋友的家伙！"

"珍妮对我讲过了，"但以理说。

雅克的脸又红了。首先，他们昨天的闲聊，已经不是他和珍妮两人之间的秘密，他有些不高兴。随即，他知道她重视他的话，记住了，并且当天晚上就告诉了她哥哥，他又十分高兴。

"你愿意我们边谈边往下走，一直走到塞纳河边吗？"他挽住但以理的胳臂，提议说。

"不行，老弟，我得坐一点二十的车回巴黎。你知道吗？晚上，我很乐意到别墅来当看门狗，可是白天……"他的微笑就使人明白是什么性质的事情要他非回巴黎不可。雅克有些不快，把胳臂抽了回去。

"听我说，"为了消除这阴影，但以理说，"你到我家来吃饭吧，珍妮会高兴的。"

雅克低下眼睛，掩饰他新的慌乱。他装作犹豫了一会儿。他爸爸没有回来，有一顿饭不在家吃是很容易的。他觉得非常愉快，自己都觉得奇怪了。他按捺住喜悦，回答道：

“如果你愿意，我去告诉家里一声。你先走，我在草坪上找你。”

几分钟后，他到了古堡前的草坪上，他的朋友在那儿躺着等他。

“天气多好哇！”但以理向他喊道，同时把两腿伸出去，晒在阳光下。“今天早晨，这花园多美啊！你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真运气！”

“你也可以这样生活的，全看你自己，”雅克说。

但以理站了起来。

“呸！我当然知道。”他带着愉快和梦幻般的语气让步地说。“可是我，我跟你不一样……啊，亲爱的，”他走过来，换了一个声调说，“我觉得，我有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艳遇！”

“是那个绿眼睛的小姑娘吗？”

“绿眼睛的？”

“帕克梅尔酒家的那个。”

但以理站住了，眼睛盯着前方。过了一会儿，他古怪地微笑起来：

“丽奈特？不是她了，是个新的。比她好得多！”他停住嘴，满腹心事似的。“啊！那个丽奈特，”他又说，“真是个奇怪的姑娘！你知道吗？是她把我扔了！对，几天之后！”他笑了，就象以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你是个小说家，你也许会对她感兴趣。我呢，她叫我厌烦了。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捉摸不透的女人。我到现在甚至还不知道她是不是连续爱过我十分钟。可是，当她爱我的时候呀！……这女人神经不正常！……看来，她过去的情况多少有些可疑，到现在还纠缠着她。你知道吗？如果有人对我说她曾经参加过一个什么黑帮，我也不会十分奇

怪。”

“你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她？”

“没有，我甚至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她后来从来没有到帕克梅尔酒家去过……有时候，我很怀念她，”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话虽这么说，可是，这事根本长不了；她很快会变得叫人受不了。这人的冒昧失礼，你简直想象不到。她不停地盘问我，我的私生活啦，我的家庭啦，我母亲啦，我妹妹啦。尤其是关于我父亲！”

他默默地踱了几步，又说：

“尽管如此，我对她有美妙的回忆：那天晚上，我把她从路德维希森手里夺走了。”

“那他呢？他没有夺走你的……饭碗吗？”

“他？”但以理的眼睛闪亮起来，他笑得嘴角皱起，露出了牙齿：“我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机会评价我的路德维希森哩。他一点也没有怀恨在心的样子。关于他，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老弟。反正我认为这是个大好人。”

珍妮这天上午没有出门。但以理说要陪她去打网球，她固执地拒绝了，说是有事，其实她对什么也没有兴趣，又没有法子打发她的时间。

当她从窗口看到两个年轻人穿过花园的时候，首先的反应是觉得讨厌：跟哥哥一起亲亲密密的一顿饭，让雅克搅坏了。不过，等到但以理笑容满面从开着的门走进来，她还是禁不住高兴起来。

“你猜猜，我带谁来吃午饭了？”

“我还来得及去换一件连衣裙，”她想。

雅克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在这个上午，他比任何时候都更

欣赏这地方的吸引力。在这点缀着一座座别墅的大花园的出口，丰塔南家的房产有如一座被人弃置于森林边上的农户庄院那么幽美。有几座彼此不相调协的房屋，与主楼结合在一起。主楼显然过去是猎屋，有高高的窗子，建筑物本身翻修过十来次，在一个披檐下面，有一道木头楼梯，象谷仓的梯子似的，通向左右两翼的顶端。珍妮的鸽子总在瓦房顶上飞翔。墙壁上仍留着往昔涂抹的鲜玫瑰红色，象意大利的灰浆那样，很吸收光线。零乱地长着几棵大枞树，发着树脂气味的干燥的浓荫掩蔽着房屋，树荫底下，杂草不再生长。

由于但以理很有感染力的活泼劲儿，这顿午饭大家吃得很高兴。他一上午过得很痛快，对下午也充满希望。他恭维珍妮蓝色的麻纱连衣裙好看，又在她的胸襟上别上一朵白玫瑰。他叫她"小妹妹"，对着什么都笑，还自己嘲笑自己的好兴致。

他要雅克和珍妮送他上车站，跟他一起等火车。

"你回来吃晚饭吗？"她问道。雅克有一点儿伤心地觉察到，尽管她外表上谦让，温和，她自己显然没有意识到的粗暴语气却露了出来。

"我的上帝，大概吧！"但以理回答道。"我是说，我将尽最大的可能赶上七点的火车。不过，无论如何也要在夜晚以前赶回来。我给妈妈写信说好了的。"他说最后这句话的声调象个听话的乖孩子，从他那样成年男子的嘴里说出来十分动人，雅克禁不住笑了。珍妮正俯下身去系好小狗的颈圈上的带子，也抬起头来用有趣的眼光望望他。

火车进站，但以理离开他们，向驶过的头几辆空车厢跑去。他们远远地看见他从车门向外探身，淘气地挥动着手帕。

还没来得及准备，就只剩他们俩了。但以理的好兴致还使他们有些昏头昏脑，不需要费什么气力，他们就继续保持了亲切友好的关系，仿佛但以理还在中间作桥梁似的。两人都为暂时相安无事感到轻松愉快，双方都小心翼翼地要维持和谐局面。

哥哥走了，珍妮有点难过，心里想哥哥总不在家。

“您该让但以理答应不要这样来回跑，把暑假白白浪费了。他不知道，妈妈看到他今年来的次数这么少，是多么伤心。唉！自然了，您是要为他辩护的。”她这样说，语气里却毫无挖苦的意味。

“不，我一点也不想为他辩护，”他反驳说。“您以为我赞成他这样生活吗？”

“至少，您要跟他谈谈？”

“当然。”

“他不会听您的吧？”

“会听的，但严重的是，我想他不会了解我。”

她转过身来，试探地问：

“您是说，他不再了解您了？”

“也许，是这样。”

他们的交谈一下子变得严肃了。由于但以理的缘故，他们互相亲近起来。这种亲近之感从昨天以来在他们之间就完全不新鲜了，然而他们过去从来不情愿这么公开让它成为确定的事实。这时，他们正在花园里往回走，她主动提出：

“我们走大路，好吗？您送我穿过森林回家去，怎么样？天这么早，天气又这么好。”

他感到说不出的高兴，他不想掩饰，但又不敢随便，生怕失去了促成他们融洽相处的珍贵话题。他连忙再把话头接上：

“但以理是那么沉醉在生活之中！”

“唉！我完全了解，”她说。“他要过无拘无束的生活。但是，无拘无束的生活是很……很危险的，并且不纯洁。”她说着，并没有看他。

他郑重地复述道：

“不纯洁。我的想法跟您一样，珍妮！”

这个词，时常到他嘴边，但他总是迟疑着，不敢说出来，现在不期而然地却从这姑娘的嘴里说出了，他不禁感到狂喜。但以理的那些艳事不纯洁，安托万的那些情欲不纯洁，凡是肉欲的事都不纯洁。纯洁的，只有几个月以来在他内心发出芽儿的、从昨天起一小时又一小时开出花儿的那种目前还无可名状的感情。

他继续以沉静的态度说下去：

“有时候，我很不满意他对生活采取这种态度，这是一种……”

“自甘堕落，”她天真地说。这个词儿是她自己思索的时候经常用的，凡是在她看来在清白方面稍有嫌疑的，她都认为是自甘堕落。

“还不如说是一种犬儒主义，”他更正说。他也时常按照自己的用法来使用这个不确切的词，但是，他顿时发现这未免有点自我暴露的味道，他停了一会儿，又说：“这倒不是说我赞成不断克制自己的性格，我倒更喜欢……”（珍妮注视着他，力求深入了解他的思想，仿佛在她看来，最后这句话特别重要。）“我倒更喜欢维护本来面目的性格。话虽这么说，也得……”他想到了一些例子，但不敢在姑娘面前说出来。他犹豫着。

“对了，”珍妮说道。“我就怕但以理最后会完全丧失……怎么说呢？……完全丧失对错误的辨别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点点头，不禁也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沉思的脸更增加了她的言词的分量。他想："在她说的话里，不知不觉暴露了多少隐秘呀！"

她始终控制住自己，嘴紧抿着，呼吸急促，表明她这时正努力克制着平素就不断折磨着她、却决不表露出来的那种突然激发的热情。

雅克心里想："她的面容为什么总是这样容易显得严峻，这样莫测高深？是因为她那眉毛的线条又细又硬的缘故？还是由于在过于明亮的灰蓝色的虹膜上瞳仁抽缩起来，好象两个黑洞？"这时候，雅克忘记了但以理，心里只想着珍妮了。

他们又走了几分钟，一言不发，时间相当长，他们自己却觉得很短。虽然如此，到又想再谈起来的时候，彼此的思绪都已经走过了一段路，也许完全不一样了。这样，两人都不知道怎样再打破沉默。

幸亏，大路这时正经过一个修车场，几辆待修的汽车阻塞着路面。马达突突地响着，叫人根本不想说话。

一条老狗，又癞又瘸，正在脏油坑里拖着脚步，这时，跑过来围着普斯转。珍妮连忙把她的小狗抱在怀中。刚走过车场门口，后面一声叫喊使他们回过头：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学徒，开着一个丁当乱响、没有装车篷的破车架，从修理场驶出来，急剧地拐了一个弯，开车的男孩虽然喊了一声，那条老黑狗却来不及躲开。雅克和珍妮眼看着车把那可怜的畜生从侧面撞倒，两个轱辘一个接着一个从它身上辗了过去。

珍妮吓坏了，喊了起来：

"它要死了！它要死了！"

"不，它在走呢。"

果然，那畜生又爬了起来乱逃，浑身是血，大声叫着，在尘土里拖着压坏的后半截身子，歪歪斜斜每爬两米远就倒下一次。

珍妮的脸变了样儿，还在直着嗓子叫喊：

"它要死了！它要死了！"

那只狗爬进了一个院子，嚎叫的间隙越来越长，最后完全停止了。修车场的工人被这段插曲引高兴了，循着血迹跟了过来。其中有一个人走进那个院子，对别人叫嚷：

"在这儿呢，它不动了！"

珍妮好象松了口气，把她的小狗放到地上，两人又向森林走去。他们一起感受着同样的激动，就觉得更亲近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雅克说，"您刚才喊叫的时候的那面容和声音！"

"我真蠢，很神经质。我喊什么了？"

"您刚才喊：'它要死了！'您看，您看见狗被车压了，变成了一摊肉泥。这十分可怕。但真正的苦恼是在这以后才开始的，也就是说，在那个悲剧的时刻，那个活生生的畜生忽然躺下来等死了。最使人悲痛的是这种转化，生命无声无息地坠入了虚无。您说对不对？我们都对这一时刻感到恐惧，一种神圣的恐惧，这种恐惧随时都会苏醒……您时常想到死吗？"

"想……就是说，也不想……不太常想。您呢？"

"我呀！差不多无时不想。我是说，我一思考什么的时候，差不多总是归结到死这个问题。不过，"他灰心丧气地说，"反复想也没有用。这是一种想法……"他没有说完，涨红着脸，显出忿忿不平的神情，几乎很美，在他那张脸上，对于生的焦躁不耐混杂着对于死的恐惧。

他们又默不作声地走了几步，接着她怯声怯气地说道：

"您看，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任何联系——可是，我想到一件事，但以理也许对您说过，我第一次看见大海的事。"

"没有，您说吧！"

"嗳，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那时候才十四五岁。有一次，假期快结束的时候，妈妈和我一起出门，到特里堡① 去接但以理。他给我们写信要我们在某个站下车，站名我记不得了。他坐着运货马车来找我们。为了不让我在偶然拐弯的时候逐渐看见大海的全貌，就把我的眼睛扎了起来……真蠢，对不对？……过了一会儿，他让我下了车，牵着我走。我每走一步都磕磕绊绊。我感到一股暴风吹打着我的脸，我听见阵阵呼啸，阵阵咆哮，一种凄厉的轰鸣。我怕得要死，请求但以理放开我。最后，我们走到了悬崖顶上，他悄悄走到我身后，解开了布条。于是，我一下子就看到了茫茫大海：大海在岩石之间翻腾，就在我脚下，几乎是陡立着；大海就在我四周，一望无际。我简直呼吸都停顿了，倒在但以理的怀里，几分钟之后，才醒过来。于是，我就哭呀哭……只好把我送回家去，安顿我睡下，我发起烧来了。妈妈很不高兴……可是，现在，您知道吗？我一点也不遗憾。我觉得，我认识了大海。"

雅克从来没有看见过她的面容象现在这样：忧伤不复存在，无羁的目光稍稍显着点怪异。突然之间，这股火焰又熄灭了。

雅克逐渐发现了一个完全不熟识的珍妮。有时含蓄收敛，有时又狂暴炽烈，仿佛是个水量充沛、但淤窒不流的泉眼，只在某些瞬间，才找到了出口。他也许正是在这里触摸到了她天性忧郁的秘密，就是这个秘密才给她的脸加上一层内心生活的反光，

---

① 在巴黎西北，靠海。

才使这脸上瞬间的微笑价值千金。忽然，他又感到难过，想到这样的散步快要结束了。

他们走过森林中一座古旧大门的门洞。他忽然说道："您不忙吧！我们一起再转个大圈吧！我敢打赌，您还不认识这条小路。"

一条沙径，踩上去很松软，一直通到树林深处，开始时宽宽的，两边长着草，以后越来越窄。在这一段，树木长得不好，在纤弱的枝叶中间，到处漏进来天光。

他们往前走着，都没有说话，不过，并不觉得局促难受。

"我是怎么啦？"珍妮想。"他完全跟我以前想的不一样，他是……他是……"可是她找不出一个满意的形容词。"我们俩多么相象啊！"她怀着明确和喜悦的感情突然发觉到了这一点。随即，她又有些不安了："他在想什么呢？"

他什么也没有想，他浸沉在美妙的、无所思念的舒适之中。就在她身旁走就够了，此外他没有任何需求。

"我让您看的，是树林里最难看的地方，"他终于小声说道。

听到他说话的声音，她一阵战栗。他们一同感到，刚才的这阵静默对于他们俩模模糊糊想到的事情来说，有一种很大的重要性。

"我看也是，"珍妮回答。

雅克踩着裸露的土地说：

"连青草都不长，只有狗牙根。"

"我的小狗在大嚼美餐哩，您看！"

他们随口闲谈着，对他们来说，每句话的意义都完全改变了。

"我喜欢她那衣服的蓝蓝的色调，"雅克想道。"为什么这种

稍带灰色的淡蓝颜色对她那么相称呢？"随后，没有做任何准备，他突然说道：

"我告诉您，我往往显得愚蠢，就是因为我不能把我的注意力从我内心的感觉上移开。"

珍妮说，她以为这就是回答他的话：

"跟我一样，我差不多随时都在梦幻之中。我喜欢这样。您也这样吗？我的梦只是我自己的，不必与人分享，我觉得这样很愉快。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啊！我太明白了，"他说。

一丛犬蔷薇的花枝横在小径上，其中一条枝上还结着几颗小浆果。雅克真想把这些花枝奉献给她："给你花、果、枝和叶。还有……"他站住了，看着她。他不敢。走过了花丛，他想道："我的文学气质太强了！"

"您喜欢魏尔伦①吗？"他问。

"喜欢，特别喜欢他的《智慧》，但以理从前非常喜欢。"

雅克轻声背诵：

> "女人的美丽，她们的弱点，那白皙的手，
> 时常作好事，但坏事也完全能干……"

停了一会儿，他又问：

"您喜欢马拉美②吗？我有一部现代诗选，选得还不错，我下次带给您好吗？"

---

① 魏尔伦，法国十九世纪诗人。

② 马拉美，法国十九世纪诗人。

"好。"

"您喜欢波德莱尔[1]吗?"

"不太喜欢。他很象惠特曼。不过,波德莱尔的作品我知道的不多。"

"惠特曼的作品您看过?"

"但以理去年冬天给我念过,我感觉得到他为什么那么喜欢惠特曼。可是我……"(他们俩都想到刚才说的"不纯洁"这个词,雅克想道:"她多么象我呀!")

"可是您,"他又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您不象他那么喜欢惠特曼?"

她低下头。他说出了她想到而没有说出的,她感到特别高兴。

小径又变宽了,通到一块林间的空地。在两棵虫子蛀空的橡树之间,有一条长凳。珍妮把她柔软的大草帽往草地上一扔,坐了下来。

"有时候,看到您和但以理这样亲密,我几乎都感到奇怪。"她主动告诉了雅克,仿佛她在自言自语。

"为什么呢?"他微笑了,"是因为您觉得我跟他不一样吗?"

"今天,特别不一样。"

他在离她几步远的草坡上躺下来,低声说:

"我和但以理的友谊……他有时候跟您提到我吗?"

"没有……可是,也提过,一点儿。"

她脸红了,不过,他并没有看她。

"啊,"他嚼着一根草茎说,"现在,这种友谊已经是一种平稳

---

① 波德莱尔,法国十九世纪诗人。

的感情，是平静下来了。以前从来不是这样。"他停住嘴，向她指了一下一只蜗牛，被阳光照得象玛瑙一样透明，在一茎草尖上迟迟疑疑地摇动着它那胶冻似的两只触角。他又直截了当地说："您知道，我在中学时代，常常整整几个星期觉得自己要发疯了，因为可怜的脑子里混乱的东西太多，而且总是那样孤单！"

"可是，您那时候跟您哥哥生活在一起呀！"

"幸亏是这样，而且幸亏我那时非常自由。否则，我想我真会疯的，真的……再不然，我早逃掉了！"

她想起他们逃到马赛的事，生平第一次多少带了点宽容。

他用阴郁的口气说："我觉得自己不为人所了解。谁都不了解我，甚至我哥哥，甚至但以理，他也时常不了解我。"

"正跟我一样，"她想。

"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对中学里学的功课一点也提不起兴趣。我读呀读呀，象个疯子似的把安托万所有的藏书都读完了，把但以理能借给我的所有的书也都读完了。差不多所有的现代小说，不论是法国的、英国的和俄国的，都看过了。您真不知道这样读书使我多么精神振奋！可是，以后，我又觉得一切都讨厌得要命：无论是功课、吹毛求疵的作品，还是那些道貌岸然的先生们宣扬的道德信条。我生来就跟这些东西格格不入！"谈到自己的时候，他一点自满都没有，然而，他也象任何能干的年轻人一样，对自己十分自信。他想象不出，除了在这样一双专注的眼睛的注视下剖析自己，还能有什么其他更为真实的享受。他这种愉快很有传染性。他继续说道："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我给但以理写了几封长达三十页的信，一写就是一整夜！在这些信中，我把白天感受到的激情，特别是我的仇恨情绪都尽情倾诉出来。啊！现在我不禁要哑然失笑……不！"他两手捂住额头，又说，

"这些，当时使我很痛苦，我直到现在也不能原谅这个！那些信，我从但以理手里又要了回来，重读了一遍。每封信都象是一个疯子在清醒的一刹那所作的自白。每隔几天，我就写一封，有时，只隔几个钟头。每封信都是爆发，一种内在危机的爆发，每一次危机往往都与上一次危机矛盾。这是一种宗教信仰危机。因为，我有时候拚命读《福音书》，或者《旧约》，下次又热中于孔德① 的实证主义了。我读完了爱默生② 的作品之后，还写了一封信哩！各种青春期病症我都有：严重的达芬奇③ 狂，夸张的波德莱尔狂！就是缺乏坚持不懈的热情。早上，我是个古典主义者，晚上，又变成了一个浪漫主义者。我在安托万的实验室里，把马雷伯④ 和布瓦洛⑤ 的作品都偷偷地付之一炬。我一个人干着，还魔鬼似的哈哈大笑！到了第二天，我觉得凡是文学的玩意儿都一文不值，令人作呕。我从头开始钻研几何，下决心一定要发现新的定理来把一切既定概念统统推翻。然后，我又变成了诗人。我为但以理写了一些颂歌，一口气写出一百行诗体信，几乎没有涂改。"他突然镇静下来，说："最不可思议的是我用英文，全部用英文极其认真地写了一篇八十页的文章，论述'个人的解放与社会的关系'，英文叫做：The emancipation of the individual in relation to Society! 这篇文章我还保存着哩！您等一等，这还不算，还有一个序言，固然很短，却是用现代希腊文写的。"（最后一点并不是事实，他只能记起来他曾经要写这篇序言。）他

---

① 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的鼻祖。

② 爱默生（1803—1882），美国哲学家、诗人和政论家。

③ 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画家。

④ 马雷伯（1555—1628），法国诗人。

⑤ 布瓦洛（1636—1711），法国诗人。

哈哈大笑起来。"不，我并没有发疯！"他停了一会儿又说，口气是半严肃半玩笑，不过并没有自傲的意思："不管怎样，我跟别人都不同……"

珍妮抚摸着小狗，思索着，先前已有很多次，她想象中的雅克就是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甚至是危险的人物！尽管如此，现在她不得不承认他不再叫她害怕了。

雅克躺在草地上，向前望着。能这样痛痛快快地说一阵，他觉得非常高兴。

"树荫下面很舒服，是不是？"他懒洋洋地问道。

"是的。几点了？"

他们俩都没有带表。大花园的边界离这里很近，他们不用急着回去。从坐着的板凳上，珍妮可以望见她所熟识的那两棵栗树的树梢，再远一点，是看林人小屋旁的那棵雪松，黑色的长枝一直伸展到青天。

小狗挨着她的裙摆站了起来。珍妮对狗弯下腰去说道："但以理向我念过您的诗。"她避免把身子转向雅克那一边。

他不作声，她感到奇怪，就决定看他一眼。雅克连布满了发绺的头发根都涨红了，狂乱的眼光四处转动。她的脸也红起来，叫道：

"哎呀！我不该告诉您的！"

雅克已经为他的激动后悔了，想让自己平静下来。但是，一想到别人，也就是珍妮，可能根据他年轻人胡乱写出的诗句来评价他，他就受不了。他很明白，他从来没有机会一显身手，任何事情上都没有机会。所以，他就更加疑心重重，因为这正是他终日深感痛苦的事情。

"我的诗，毫无价值！"他粗鲁地说。（她并不反驳，甚至连手

都没有摆一下，他因此对她很感激。)“如果只看……就会把我看得太低了。”他终于叫了出来：“啊！那些人，有谁知道我要作什么！”这个烫人的话题，是在珍妮面前谈到的，自己又是这样孤独，因此他心中更是激动万分，觉得嗓子梗塞，两眼刺痛，仿佛真要痛哭一场。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您看，这就好比是人们祝贺我考取了高师！您知道我对这事怎么想的？我感到羞耻！对了，羞耻！不仅因为考取了而羞耻，还因为我竟然接受了……所有的那些……评价！啊！您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吗？他们都是一个模子扣出来的，看的都是那几本书，书，书！总是书！我居然必须去乞求他们的……我！我向……屈服……啊！我……”他找不出词语。他自己感觉到这种怨愤并无充足的道理，但是，他那一套推理，真正的推理十分强烈，深深地在心里生了根，一时难以清除，也不能讲明。他喊道：“啊！这些人，我全都瞧不起！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我更瞧不起我自己！永远，我永远不能……我不能原谅这一切！”

她看到他大怒，她就更加控制住自己。另外，她并不十分了解雅克的想法是什么，看到雅克经常表示出一种莫明其妙的怨愤，并且总说不肯原谅，那么，他大概受过很多痛苦吧。然而，在这方面，他跟她多么不同啊！——他对未来，对未来的幸福充满信心，这是十分明显的。尽管他总在诅咒，仍然可以觉察到他对前途有着确定的、永不磨灭的希望。看来，他的雄心不可限量，不会受到任何怀疑的侵蚀。以前，珍妮从来没有想过雅克的前途会是什么样子，现在发现他把自己的目的定得十分高，她并不觉得奇怪。即使在从前她认为雅克只是一个粗暴平庸的男孩子的时候，她也不断地在他身上认出了一股力量；如今，听到那些狂热的词句，感到雅克心里燃烧着一股火，她又觉得一阵慌乱，

仿佛她也不由自主地被卷在同一个旋涡之中了。由此，产生了难忍的不安全的感觉，她不禁站了起来。

雅克这时才用哽咽的嗓音说："真对不起，您看，因为这一切在我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他们一起走上一条沿着古老的界沟曲折盘旋的小路，那就象一条巡逻的路一样，走到大花园通向森林的另一道大门。带有枪尖状铁饰的栅栏门关闭着，大铁锁轧轧响，象监狱的门闩似的。

太阳很高，顶多只有四点钟，他们完全用不着这么早就结束散步，为什么不知不觉走上了回家的路呢？

在花园里，他们遇到了几个散步的人。虽然他们昨天一起走这条路还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好意思；今天，让别人看到只有他们俩肩并肩走着，他们却感到腼腆不安。

"好吧，"走到两条小径交叉的地方，雅克忽然说，"我要在这儿离开您了，对吗？"

珍妮毫不犹豫地回答：

"对了，我差不多到家了。"

他站在她的面前，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局促起来，连帽子也忘记摘掉了。窘迫使他脸上显出他常有的那种滞重生硬的表情，刚才散步的时候，她完全没有看到。他没有伸出手去，只是勉强微笑了一下。正转身要走的时候，他胆怯地看了看她，结结巴巴地说：

"为什么……我不能……象这样……总跟您在一起呢？"

珍妮似乎没有听见，头也不回，笔直穿过草地走远了。从昨天起，差不多就是这句话，她自己也想过好多次。然而，她心中蓦地产生了一种推想，一种她不敢明确的推想。雅克的意思也许

是："为什么我不能永远象今天这样，跟您生活在一起呢？"这个想法使她十分激动。她加快了脚步，回到屋里，双颊火烫，两腿发抖，不许自己再想下去。

整个傍晚，珍妮激动不安地用来活动：把卧室重新布置了，家具挪动了，楼梯口的衣柜也整理了，家里所有的花瓶也统统重新插过。有时候，她又把小狗搂在怀里，紧紧搂着，不断抚摸。当她最后一次看挂钟，知道但以理不会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她非常伤心，又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到桌子上去吃饭，就在平台上吃了一盘子草莓当晚餐。为了驱散白天的无尽烦恼，她躲到客厅去，把所有的灯都开开，拿了一本贝多芬的乐曲集，随后又改变了主意，把贝多芬放下，抓起一本肖邦的《练习曲》，跑到钢琴那儿。

白天确实好象异常徐缓地消逝。月亮已经升起，但还被树木遮着，月光不知不觉代替了落日余辉。

雅克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打算，却把他向珍妮提过的那本现代诗选揣到衣袋里。这天晚上，特别忍受不了家里那种冷淡气氛，他就走出家门，在花园里闲逛。他脑子里胡思乱想，什么固定的思念也没有，这样走了不到半小时，他发觉已来到两旁长着刺槐的那条路上，"但愿还没有关门，"他想。

门没有关。铃响了。雅克象小偷似的哆嗦了一下。从枞树底下飘出一股热烘烘的树脂气味，还夹着蚂蚁窝的腥气。寂静的花园里隐隐约约传出钢琴低沉的声音。一定是珍妮在跟但以理弹琴。客厅是朝向房屋背面的。从雅克站的地方望去，整个房屋都已沉入睡乡，所有的窗子都关着，屋顶却沐浴在一片异样的光辉里，他吃了一惊，回头望去，原来月亮已经从树梢后面升起，照白了屋顶，照得天窗的玻璃发出亮光。他走近房子，心直跳，

为难的是没有办法告诉里面的人他已经来了。小普斯汪汪叫着跑过来，他才松了一口气。可是，音乐并没有停止，准是钢琴的声音掩过了狗的叫声。雅克弯下腰去，象珍妮那样把狗抱在怀里，亲吻着那缎子般光滑的前额。接着他绕过房子的侧面，走上平台，到了客厅前面。客厅的窗开着，照得很亮。他再往前走，想听听珍妮弹的是什么曲子：那旋律仿佛犹豫不定，似乎在几个节拍上徘徊，在欢笑和眼泪之间飘忽，终于发展到欢乐和悲伤都不复存在的崇高境界。

他走到客厅的门口，里面好象没有人。起初他只看到印花布钢琴罩，还有放在钢琴上的几件小摆设。突然，在两个大瓷花瓶中间的空隙里，在几支蜡烛的光环之中，他看到了一张脸，好似一张怪异的面具。这是珍妮的脸，内心的颤动使它改变了形状。脸上的表情是那样的赤裸裸，那样一览无遗，雅克本能地往后直退，好象突然看见这个姑娘一丝不挂的肉体。

小狗仍然紧紧伏在肩上，他象个小偷似的抖个不停，躲闪到一旁，在房子旁边的阴影里等待着，等那支曲子奏完。曲子完了之后，他才高叫了一声"普斯"，好象刚从花园里来。

珍妮听出了他的声音，打个寒战，立即站起身来。她脸上还带着独自激动的痕迹，惊恐的眼光抵拒着雅克的眼睛，仿佛维护着什么秘密。他问道：

"我吓着您了吧？"

她皱皱眉，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又问：

"但以理还没有回来？"停了一会儿，又说："我把下午跟您说过的那本诗选带来了。"

他笨手笨脚地从衣袋里掏出那本书。她接了过来，无意识地翻了翻。

她没有坐下，也没有请他坐。雅克知道他该走了，他走了出去，走到平台上，珍妮跟在后面。

"您不必费事，"雅克喃喃地说道。

她还陪着他走，因为她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尽快结束这个场面，也不敢伸出手去，跟他握一下手，就此了事。月亮已从树梢上高高升起，分外皎洁，他向珍妮转过身，清清楚楚看见了她的睫毛在跳动。她那蓝色的衣裙好象仙灵似的轻柔。

他们走过整个花园，没有说一句话。

雅克推开了小门，走到大路上。珍妮不知不觉也跨过了门坎，站在小径中间，在雅克面前停住脚，仿佛戴着一个光环。这时，在月光照得通亮的墙上，雅克看见了姑娘的影子：她的侧面，她的脖子，她的螺旋形的长发，下巴，甚至嘴部的表情———一切都在墙上印下了一个清晰精致的黑色天鹅绒的剪影。他伸出手去，指了一下这个影子，忽然心里起了一个疯狂的念头，鼓起只有怯懦的人才会迸发出的那种莽撞，不假思索，向墙弯下身去，吻着他热爱的那脸庞的影子。

珍妮猛然向后退去，好象要把墙上的头像撕下来。她在小门洞中消失了。门砰的一声关上，门外看到的那一小方明亮的花园不见了。雅克听见珍妮在砂砾路上急速跑去的脚步声。于是，他打起精神，消失在夜色中。

他笑了。

珍妮跑着，跑着，过于寂静的花园里无处不有的黑的、白的幽灵，仿佛都在追赶她。她冲进屋子，奔上楼去，进了自己的房间，一头扑倒在床上。一身冷汗使她全身发抖。她心里痛苦。她两手不住抖动，紧紧按着前胸，脑袋使劲蹭着枕头。她整个的意

志只作一个努力，什么都不去想！羞怯沉重地压迫着她，眼泪都哭不出来了。一种新的感情主宰着她：惧怕，怕她自己。

被忘在楼下的普斯叫了起来。但以理回来了。

珍妮听到他哼唱着上了楼梯，在门口停了一会儿。他不敢敲门。从树叶间看不见一点灯光，他以为妹妹已经睡了。可是客厅里的灯为什么还全部亮着呢？……珍妮一动不动，她愿意一个人在黑暗里待着。可是听到哥哥走远了，她又很着急，就从床上跳下来。

"但以理！"

就着手里的灯，但以理看见妹妹憔悴的脸，呆瞪瞪的眼睛。他以为自己回来得太晚，让妹妹着急了。他正想表示歉意，她却拦住了他。

"不行，我烦透了！"她尖声叫道。"我怎么也甩不开你的那个朋友。他总跟着我，跟着我！一刻也不离开！"她气得面容苍白，每个字都加重了语气，接着脸上又涌起一阵红潮，突然抽噎起来。她没有力气了，坐倒在床上说道："我告诉你，但以理，你去对他说……你把他赶走……我受不了啦，我告诉你，我受不了……"

他惊愕地看着她，尽力想猜出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回事呢？"他轻声说。突然脑中闪过一个想法，他不敢使这想法更加具体。他的嘴向上一挑，尴尬地笑了一下，终于说："这个可怜的雅克，莫非他对你……"

他的口气已经相当清楚，用不着把话说完。珍妮听了，一点也没有发抖，他很惊奇。她低下眼睛，仿佛变得漠然了。她又恢复了镇静，好长一会儿没有言语。但以理以为她不会再说什么了，她却又说道：

“也许吧！”她的声调又恢复了正常。

“她爱他，”但以理想；这个结论下得这么仓促，他一时说不出话来，呆住了。

这时，珍妮遇到了哥哥的目光，从那眼睛中清清楚楚地看出了他在想什么。她又发起倔脾气来，蓝眼睛闪着光，脸上露出挑战的神气。她直视着但以理的眼睛，使劲摇头，没有提高声音，只接连说了三声：

“绝不！绝不！绝不！”

但以理看着她，踌躇不决，但是怀着长兄的温厚关切神情，这仿佛是一种冒犯似的更使她激动。她向哥哥走去，把一绺不驯服的头发给他拢到额上，又在他脸颊上拍了一下，说道：

“你吃过晚饭了吗？你这个大疯子！”

九

安托万穿着睡衣，站在壁炉前面，用一把马来人的波刃短刀切一大块葡萄干蛋糕。

拉歇尔打了一个哈欠，用懒洋洋的声音说：“切得厚一点，我的小猫咪。”她在床上躺着，两手枕在头底下。

窗子开着，但是一大块布帘遮得严严实实，太阳照在窗帘上，只有热烘烘的帐篷阴影透进房来。八月里的这个星期日，巴黎在火里烤着。街上没有一点声音传来，整个房子里也静悄悄的，人大概都走空了。只有楼上，大概是阿丽娜在大声念报纸给夏斯勒太太和手术后正在复元的小姑娘解闷。小姑娘还必须平躺在床上几个星期。

“我饿了，”拉歇尔张开象小猫似的粉红色的小嘴，说道。

“水还没有开。”

“真倒霉！给我一块。”

他把一大块蛋糕放在盘子里，过来放在床沿上。她慢慢地翻过上身，并没有改变躺倒的姿势，只是用手肘支起了身子，用两个手指夹着一小块一小块的点心，仰着脑袋送到嘴里。

“你不吃吗，亲爱的？”

“我等着喝茶，”他一面说，一面坐到一个放着垫子的安乐椅上。

“累了？”

他向她笑了一下。

床很矮，完全没有被盖，粉红的绸帐幔在放床的凹室里围成圆形，就在那里，躺着拉歇尔美丽的身体，好似一个寓意画中的人物，栖息在透明的贝壳里。

“如果我是画家的话……”安托万低声说。

“你看，你累了吧！”拉歇尔说道，脸上闪过一笑。“每当你变成艺术家的时候，就是说你累了。”

她把头向后一仰，脸隐在阴影里，衬托着火红的头发。从那有珍珠光泽的身体上，发出光芒。右腿软绵绵地，弯成月牙儿，深深陷在褥子里，另一条腿却支起来，蜷着，象牙般的膝盖在亮光中高高耸起。

“我饿，”她又哼哼唧唧地说。他走过来，要把空盘子拿走，她突然伸出两条健壮有力的手臂，搂住他的脖子，把他的头拉了过去。

“唉！这把大胡子，”她说，却没有把他推开，“什么时候你才给我把胡子刮掉呢？”

他直起身来，不安地朝镜子看了一眼，又去拿第二块蛋糕。

“我喜欢你的就是这个，”当她大口咬着那块点心的时候，安托万说。

“我的胃口吗？”

“你的健壮。你这样的身体血液循环非常好。你多么使人振奋！……我也一样，骨骼非常结实。”他又找镜子，看了看自己：他两肩后撑，上身挺起，扩展开来。他并没有发现，对于他脑袋的体积来说，他的胳臂和腿是多么细弱。他总以为他的身体构造也能显出脸上露着的那种精力充沛的表情。他感到自己精力旺盛，劲头十足，两个星期以来，爱情在他身上激发了全部热情，他这种感觉更增长到了过分自信的地步。“你知道吗？”他下了结论，“我们俩的体格生来就是要活一百岁的。”

“在一起吗？”她低声问，温柔的眼睛半闭着。她心中掠过一丝愁意，担心不会始终保持从安托万那儿得到的喜爱，而跟他在一起却又是这么幸福。

她睁开眼睛，摸摸自己的腿，两手顺着那弹性的身体轻轻滑动，说：

“我呀，只要没有人把我杀死，我一定能活很大岁数。我爸爸死的时候是七十二岁，结实得象只有五十岁，他是中暑死的，是死于意外。我们家的人都是死于意外的。我哥哥是淹死的。我也一样，我也会死于非命，也许是一粒手枪子弹送我的命，我一向总这样想。”

“你母亲呢？”

“我母亲？她还没有死。每次我看到她，都觉得她更年轻了。真的，而且……她的生活也确实……”她的声调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她关在圣-安纳。”

“疯人院吗？”

“我没有对你说过？”她好象道歉似的笑了一下，又兴致勃勃地说起来：“她在那里面待了十七年。我都几乎不记得她了。离开她的时候我才九岁，你想想！她现在很高兴，并没有显得受什么痛苦，还唱歌……我们家的人都结实……你的水开了！”

他赶紧向炉子走过去，沏好了茶。他向梳妆台弯下腰，用一只手捂住胡子，想象着如果把下巴刮光将会是一副什么模样。不行。他喜欢脸下边这部深色的大胡子，它使得眉棱、眼睛和又方又亮的前额都显得特别神气！另外，他还本能地害怕把嘴露出来，仿佛那样就招认了能够使他受到牵连的实情似的。

拉歇尔在床上坐起来，喝了茶，点上一支烟，又仰面躺下。

“到我这儿来，你撅着嘴在那儿干什么？”

他高高兴兴地躺到她身旁，头朝着她的脸。在凹室的热气里，散乱的头发的气味直向他升腾起来。那气味甜甜的，又很刺激，持久不散，有一点儿腻。他又想闻，又怕闻，因为闻久了，连喉咙里面都感觉得出那味道。

“你要干什么？”她问道。

“我要看你。”

“我的小猫咪……”

他把嘴唇挪开，仍然象刚才那样躺着，好奇地直视着拉歇尔的眼睛。

“你在看什么？”

“我在找你的眼珠。”

“我的眼珠那么难找吗？”

“对，因为你的睫毛好象一层金色的雾，遮着你的眼，就是这个使你有这种神态……”

"什么神态?"

"象谜一样。"

她耸耸肩,问道:

"我的眼珠是蓝的吗?"

"你觉得是蓝的?"

"蓝里带点银灰。"

"完全不是,"他又把嘴唇贴上拉歇尔的嘴唇,闹着玩似的马上又离开。

"你的眼珠有时是灰的,有时候是淡紫色的,一种模糊的颜色,不纯净。"

"谢谢吧。"她笑了起来,眼睛左右转了一下。

他端详着她,想道:"才十五天……可是我觉得似乎已经好几个月了。然而,我还说不清她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关于她的生活,我又知道什么呢?已经过去的二十六年没有跟我在一起,生活在跟我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生活,那就是说经历过很多事,有过很多阅历。而且都是些神秘的事。不过,我开始逐渐了解这些秘密了……"他并不承认他非常喜欢知道她的经历,更不愿让她看出来这一点。他从来不问她什么,而她却乐意叨叨。他听她说,思索着,拼凑着细节,日期,尽量想了解,特别是感到惊异,不断地觉得惊异,却极力丝毫也不露出来。为了掩饰吗?不是。很久以来,他在别人面前总显出一切尽知的样子!他学会的只是向病人提问题。由于倨傲,已经习惯于把好奇、惊异之类的感情尽量掩藏起来,作出专心听着而且表示领悟的模样。

"你今天这样看我,就象是不认识我似的,"她说。"别看了,够了,算了!"

她烦躁起来。她闭上眼睛，避开他探询的目光。他想用手指把她的眼皮拨开。

"够了，我不！算了吧，我不愿意让你再这样盯着我的眼睛。"她一边说，一边弯起赤裸的手臂，遮住眼。

"你是想对我隐瞒什么吗？我的小斯芬克司[①]！"他吻着那光洁美丽的手臂，从肩膀吻到手腕。

"她喜欢故弄玄虚？"他想。"不是……只是有点藏而不露罢了，绝不是故弄什么玄虚。相反，她很乐意谈自己的事，甚至一天比一天话多……因为她爱我，"他乐滋滋地想，"因为她爱我！"

她伸出手臂，搂住他的脖子，把他拉过来贴着自己的脸，突然郑重地说：

"真的，你知道。人们想象不出只是在一个眼光里能够流露出来多少东西！"她不说话了。他听到她在喉咙里面那悄悄的笑声。每逢她想起过去，总爱这样笑。"嗳，我想起来了，通过目光一闪，就那么一闪，我发现了一个人的秘密。当时，我跟他已经生活了好几个月。在波尔多[②]一个饭馆里。在饭桌上，我们面对面坐着，在闲聊。我们一会看着自己面前的盘子，一会看着对方的脸，或者很快地看一眼大厅。突然——我永远忘不了——在还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我突然发现他盯着我的身后，他的那表情……这太过分了，我不禁一下子回过头去，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

"嗳，我这样说，是为了告诉你，"她又用另一种声调说，"对自

---

① 斯芬克司是希腊神话中的狮身女怪，常叫过路行人猜谜。转义为谜样的人物。

② 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城市。

己的目光，得防备着点。”

安托万很想追问下去：“有什么秘密呢？”但是他不敢。他非常怕提出一些不相宜的问题，显得幼稚可笑。已经有两三次，他冒险地提过这类问题，希望得到解释，拉歇尔惊讶地、觉得怪有意思地瞅着他，带着一点儿讥讽的样子笑了起来。这使他深深地受到屈辱。

所以，他这次就不说话，倒是她又开了口：

“这些旧事，提起来让我难过。搂搂我吧！再搂一下！紧一些。”但是，她心里还想着那件事，因为，她又说：“另外，我刚才说‘他的秘密’，其实本应该说：‘他的很多秘密之一’！对于这种人，永远不能把所有的事都揭露完。”

为了驱散这些回忆，或者也为了躲开安托万无言的询问，她整个翻了个身。动作那么慢，那么象波浪，她那身子就仿佛是一环一环接起来的。

“你的身子真柔软！”他说，他抚摸着她，好象抚摸着一匹纯种的牲口。

“真的？你知道吗？我在歌剧院练了十年功！”

“你？在巴黎？”

“当然，先生。我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头牌红角儿了。”

“很久以前吗？”

“六年以前。”

“为什么离开呢？”

“因为腿不行了。”她的脸阴暗了一会儿。“在这以后，我差一点成了一个马戏演员，”她差不多立刻又接着说。“在一个马戏班子里，你觉得奇怪吗？”

“一点也不奇怪，”他断然说。“在哪个班子？”

“啊，不是在法国。那时候，希尔施领着个国际大班子，在世界各国跑码头。你知道，希尔施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男朋友，现在住在埃及苏丹的那个人。他那时想利用我的条件，可是我不干！”她一边说着，一边好玩似的轮流把两腿一曲一伸，象体操家那么灵巧。她继续说下去：“当时，他有个想法，因为早先在纳伊①的时候，他叫我走钢丝，我很喜欢。我们有几匹出色的马，好家伙！我们挣了不少。”

“你们住在纳伊？”

“不是我，是他。他当时是纳伊驯马场的场主，他一向最喜欢马。我也很喜欢，你呢？”

“我会骑一点儿，”他抬起身子说。“但骑的机会不多，没有时间。”

“我呀！机会有的是，多极了！有一次，我们一连二十二天都在马背上。”

“在什么地方？”

“在摩洛哥的乡下。”

“你去过摩洛哥？”

“去过两次，希尔施把一些格拉斯旧枪②卖给南方的保安队。简直象探险一样。有一天，我们的村镇遭到了猛烈的攻击，打了一天一夜……不是，打了一整夜。什么也看不见，真吓人！第二天又打了一上午。他们很少晚上来袭击。他们打死了我们十七个脚夫，打伤了三十多个。每次开枪的时候我就伏在货箱中间，但是我也挨了一下。”

---

① 此处指的是塞纳河畔纳伊。

② 法国将军巴西勒·格拉斯(1830--1901)发明的步枪。

"换了一下？"

"对了，"她笑起来。"没什么，擦破一点皮。"她把肋骨下面，腰侧一块滑溜溜的伤疤指给他看。

"你那天为什么说是从车上掉下来摔的？"安托万问，他没有笑。

"嗳！"她耸耸肩说，"那是我们的第一天，你还会以为我想出风头哩。"

他们都不说话了。

"这么说，她也能对我撒谎？"安托万想道。

拉歇尔的眼睛象在梦幻之中似的，接着，又亮了起来，这是一种憎恨的光，马上又熄灭了。

"他还以为我会天涯海角永远跟着他，他想错了。"

每逢她这样含着怨愤看待她的过去，安托万都朦朦胧胧感到满意。他很想对她说："跟我在一起吧。永远在一起。"他把脸凑近那块伤疤，长时间地紧贴着。他那受过职业训练的耳朵，在发着声音的胸腔深处，不由自主地听到肺泡来回张弛的轻柔声音，还听到心脏强大的怦怦声，稍远一些，然而很清晰。他的鼻孔翕动着。在床上的热气中，拉歇尔整个的身体散发出跟她头发一样的香味，但是更不明显，仿佛更为细腻，是一种淡淡的醉人的香气，有点胡椒面的辣味，又带着点汗水气息，使人想到各种不同的香料，有点象精致的黄油味，胡桃树叶味，没有上漆的木头味，加香草的糖衣杏仁味。总之，不是香，而是一股气味，一种味道，因为它留在嘴唇上，象调味的香料似的。

"别再跟我说这些事了，"她又说；"递给我一支烟……不，要那种新的，小桌子上的……这是我的一位女朋友特地为我作的，在马里兰烟草里加了些绿茶，气味象烧树叶似的，象在外面露

宿，我没法说，象秋天，或者打猎的味道。你知道，就是那种在树林里放过枪以后，烟在雾气里散不开，那种火药香味。"

在缭绕上升的香烟之中，他又在她身旁躺下。拉歇尔的皮肤，光滑，白得有点象发磷光，微微带点粉红色。她的肚子很宽，好象车出来的一个中间微微凹陷的浅口盆。大概由于到处旅行的缘故，她还保持着抹东方香料的习惯，她那妇人的身体还保持一个孩子身体的那种幼年的纯净和鲜嫩。

"Umbilicus sicut crater eburneus，"他按照他的记忆，好好歹歹地低声背诵着《旧约》上《雅歌》里的一段。这一段在他十六岁的时候，曾经强烈地搅乱了他的心。"Ventur tuus sicut…嗯……sicut cupa!"①

"这是什么意思？"她稍稍抬起身子，问道。"等一等，让我猜猜看，culpa，我知道，mea culpa，就是罪孽，对吗？'你的肚子是一个罪孽？'"

他哈哈大笑起来。自从跟她一起生活以来，他不再遏制自己的高兴了。

"不对，cupa……'你的肚脐象个酒杯，'"他更正道。他把头靠在拉歇尔的胁下，继续不太准确地背诵："Quam pulchrae sunt mammae tuae, soror mea! 啊！我的妹子，你的两乳多么美丽！sicut duo（我记不得是什么意思了）gemelli qui pascuntur in liliis！好象在百合花丛中吃草的一对小羚羊②。"

她温柔地微笑着。

---

① 以上全是拉丁文，是《旧约·雅歌》中的句子，意思在文中有解释。

② 通行的《新旧约全书》此处作小鹿，是误译。思高圣经学会根据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译的《圣经》中文本，此处作小羚羊。

“粉红色的乳头很少见，真正的粉红色，象苹果树的花蕾似的，”她很严肃地说。“你是医生，你大概注意到了吧！”

他回答道：

“说真的，倒是，表皮上没有色素斑，白白净净，然后，是粉红色的阴影。”他闭上眼，蜷缩着紧贴着她，用似睡非睡的声音说：“啊！你的肩膀……我最讨厌女推销员那种瑟瑟缩缩的小肩膀。”

“是吗？”

“这样滚圆丰满……合拢起来的好看的肉褶……象香皂一样的皮肤……我喜欢这个。别动。我很舒服。”

忽然，一个难堪的回忆鞭笞着他。“象香皂一样的皮肤……”就在德代特遇祸后的不几天，有一天晚上，他跟但以理一起从别墅回来。火车厢座里只有他们俩。安托万脑子里除了拉歇尔之外，什么也不能想，克制不住向但以理叙述了那戏剧性的不眠之夜：病人临危的时候动了手术，在小姑娘的床头焦急地守候，以后，又说到美丽的红棕色头发的女郎挨着他睡在沙发上，接着，他突然感到冲动。当时，他也用了这样的词：“滚圆丰满……象香皂一样的皮肤……”以后的事，他就不敢说了。当他说到第二天大清早，他从夏斯勒家出来从楼梯上往下走，看到拉歇尔的房门开着的时候，并不是为了保守秘密，而是愚蠢地想对年轻人证明自己的意志力，他说道：“莫非她在等我？我是不是应该利用一下这个机会呢？……老实说，我完全把持得住，我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走了过去。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办呢？”但以理一直静静地听着他讲，这时，盯着他，顶了一句：“您怎么办我也怎么办——您撒谎！”

安托万耳朵里，好象还能听到但以理那副腔调：嘲笑，怀疑，很伤自尊；但是，还保留着一些和善，不能使人认为是恶意。每

次一想起来这件事，他就恼火。撒谎！……说得对，有时候，他也难免撒谎，更确切地说，他确实说过谎。

“滚圆丰满……”拉歇尔也在想。

“赶明儿我也许会变成一个胖太太，”她说。“你知道，犹太女人……可是，我的母亲并不胖，我只是微不足道的犹太人。啊！如果你在十六年以前，我刚入舞蹈预备班的时候认识我，那时候，我简直象一只棕色的小耗子……”

安托万还没有来得及拦住，拉歇尔就从床上下了地。

“你怎么了？”

“想起一件事。”

“告诉我什么事？”

“还是不告诉的好，”她一边笑着，一边甩开了他伸出的胳臂。

“小宝贝……来睡吧！”他用恳求的声音低低地说。

“不睡觉觉，觉觉睡够了，我要穿衣服了，”她穿上了她的睡衣。

她走到书桌旁边，打开书桌，拿了一个装满像片的抽屉，又坐到床边上，把抽屉放到并拢的两个膝盖上。

“我喜欢这些旧像片。晚上我时常拿出来一堆，跟我一起睡觉。我一翻弄，就是好几个钟头，我一边想……你安安静静躺着……给你看，你不烦吗？”

在她身后蜷着腿睡的安托万，好奇地爬起来，舒服地用手支起下巴颏儿。拉歇尔弯着腰瞧照片，他从侧面看着她：她面容安详，垂到脸颊上的睫毛，好象沿着薄薄的眼皮抹了一层藤黄。他对着光看着那匆匆拢起的头发，好象用毛茸茸的丝制成的近乎橘黄色的帽子。只要她的脑袋一晃动，两边太阳穴和后脑勺就

仿佛闪闪地爆出了火花。

“就是这张，我要找的就是它！这个跳舞的小姑娘，你看见了吗？就是我。那天我一定挨骂了，因为我这样在墙上蹭，把舞裙的花边都弄皱了。你相信吗？头发披在肩上，胳臂肘又瘦又尖，前胸刚有一点凸，衣服都撑不起来。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是吗？再看这一张，那时候我三年级了，小腿肚好看些了。这是我们班，你看，我们都握着扶手杠。找到我了吗？对了，是这个。那边那个女孩是路易丝。你没有看出来？她呀！就是大名鼎鼎的菲蒂·贝拉！她跟我同班，那个时候她就只叫路易丝，小名叫路易松。我们个个都争地位，我也一样，要不是得了静脉炎，说不定我现在是顶红的舞星了……啊！你要看希尔施吗？你感兴趣吗？这就是他，你觉得他怎么样？我想你一定没有想到他年纪这么大吧！我告诉你，他已经五十岁了，可是还很壮实。这个可怕的人！你看他的脖子，后脖颈多么粗，缩在肩膀上。他一扭头，整个身子都跟着转。乍一看，好象是什么人呢？象一个马贩子，或是赛马训练师，对不对？他的女儿总对他说：‘爵爷，你象个黑奴贩子。’他听了，就在鼻子眼里嘿嘿地笑。你还是看他那个脑袋吧！大鹰钩鼻子，嘴的那个纹路。他很丑！可是这个人可不简单哪！看他那眼睛。如果没有这双眼睛的话，他更象个野蛮人啦，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他的样子很自信，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很粗暴，对吗？又粗暴又好色，是吗？唉！他就是喜欢生活！我恨他也没有用，你知道，就象有些猛犬，人们想说：‘丑也丑得好看。’你觉得对吗？……你看，爸爸！爸爸跟他的女工们在一起。他总是这样的，只穿着衬衫，白胡须，拎一把大剪子。他用三块破布、四只别针，就能给你作一件衣服。这张像片就是在他的成衣间里照的。你看，顶里面有披着衣料的人体模型，墙上挂

着设计图。他后来成了歌剧院的服装师，不再给外边的人做衣服了。你可以去问问歌剧院的人对哥卜费特老头的印象如何。那时候，不得不把妈妈关到疯人院去，他只跟我在一起，他希望我将来跟他一块工作，这可怜的老头儿，他要把他的成衣铺传给我。这赚好多钱。我那时候什么都不干，日子还过得不赖，这就是证据。不过你知道怎么回事，一个小姑娘整天在成衣铺里看见的全是女演员，我就只有一个想法：当个舞女。爸爸答应了。他亲自把我交到斯托布妈妈手里。他看我学得还不错，高兴极了。爸爸经常谈到我的前途。如果这可怜的老头儿看到我现在寻常得很！你知道吗？当我不得不把一切都放弃的时候，我自己也哭了。女人一般来说没有什么野心，马马虎虎混个日子就行。但是，我们演戏的人，个个都拼命往上爬，勾心斗角，越斗越有意思，至少要斗到自己有了成就。一个人要是必须放弃一切，去过普通人的生活，再也没有什么前途，那是非常可怕的！……你看，这是旅行时照的，零零碎碎的。这是我们在吃午饭，在什么地方我忘了，也许是在喀尔巴阡山吧！希尔施在山里打猎。你看，他留着一把大胡子，象个苏丹一样。王子总叫他马哈穆德。你看见我身后站着的黑脸膛的那个人吗？他就是皮埃尔王子，现在已经是塞尔维亚的国王了。就是他给了我两只白色的猎犬，就是在前边卧着的，卧的姿势跟你一样，完全一样……这个笑着的人，你不觉得他象我吗？你好好看看，不象？这是我哥哥！对！就是他。他象我爸爸，头发是棕色的；我是金黄色，象我妈。我的头发是金黄色的，金光灿灿的。怎么！你多么蠢呀！呸！红棕色。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但是从精神上看，我象我爸爸，我哥哥象我妈。瞧，这一张，这你就更清楚了……我没有妈妈的照片，什么都没有，我爸爸把什么都毁了。他从来不向我提起

妈妈，从来不带我到圣-安纳疯人院去。可是他自己，一星期去两次，九年来没有缺过一次。是疯人院的女看守后来告诉我的。他在我妈面前坐着，跟她待上一个钟头，有时候更长，不为什么，就那么干坐着。因为她不认识他，不认识他，也不认识任何人。可是爸爸爱她。爸爸比她岁数大得多。过去的遭遇在他心中还留着创伤，没有恢复。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晚上，有人到成衣铺来找爸爸，因为妈妈被逮捕了，对，是在卢浮宫，从针织品一直到陈列品她都偷。你想得到吗？哥卜费特太太，歌剧院的女服装师！在她的暖手筒里搜出来几双男人袜子、一件小孩的毛线衣。人家马上把她放了，说是她有盗窃癖。当然，你知道这种病，是吗？她的病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我哥哥很多地方象她。他也干过一些可怕的事，其中，有牵涉银行的案子，希尔施也卷了进去。他如果不发生那件意外，他总有一天跟我妈妈一样……这一张，不，不用看了，放下算了，既然我已经告诉你这不是我，是……是我的一个小教女，已经死了。还是看这张吧。这是在……这个……丹吉尔门。别看了，我的小猫咪。事情已经过去了，你看，我现在不哭了……这是布巴那平原，非洲远征队在西格巴斯山地的宿营地。这一张是我，在西迪贝拉拜[①]的墓旁边，你看，远处就是马拉开什……这一张是在米松-米松旁边，也许是在多哥旁边，我记不清了。这两个是赞姆人的酋长，我好不容易才给他们拍了照，他们还吃人肉哩，对了！吃人肉的人现在还有……啊！这一张非常可怕，你看不出来吗？这里有一小堆石头，看见了？石头底下埋着个女人，用石头砸死的，可怕极了。你想想，一个正直的女人，无缘无故被她丈夫抛弃了，整整三年，丈

---

① 阿尔及利亚的一城市。

夫不见了，她以为他死了，就又结了婚。可是结婚两年以后，前夫又回来了。在这个部落里，女人重婚是滔天大罪，于是，就把她砸死了。希尔施逼着我从梅撒德赶来，专为看这个场面，但是我远远地逃开了，躲到五百米开外。行刑的那天早上，我看到那女人被拖到村子里来，我已经吓得命都没有了。他倒从头看到尾，他还尽量站在头一排……你听着，大概是早就挖好了一个坑，很深的墓穴，然后把女人带来。她一句话也不说，自己跳下去躺着，你相信吗？她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周围的人大喊大叫，我离得那么远，也听得见他们在喊：'砸死她，砸死她！'……他们的那个大祭司带头。他先宣读判决书，然后他第一个抱起一块大石头，用尽全力向坑里砸去。希尔施告诉我说她一声没有叫喊。这一下，周围的人就动了手。他们早就准备好了一大堆石头，每人抓一块就向坑里扔。希尔施向我发誓说他没有扔。当坑填平的时候(你看，甚至都高出来了)，他们就跳上去又踩又跺，还大声喊叫。以后，大家都走了。希尔施就逼着我去拍了这张照片，因为照像机在我那儿，我不去不行……嗳，一想起来，你摸摸，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那个女人就在这堆石头底下……死了……大概……啊！不谈这个了，去它的吧！"

安托万探头从她的肩膀上望着，还没有来得及看见什么，只见她赤裸的肢体在蠕动。拉歇尔忽然用手捂住了他的眼睛。温热的手掌按在他眼睛上，他想起了，她快活的那一刹那，也正是这样不让情人看到她昏迷的脸，只不过不这样紧张。他闹着玩儿似的挣扎着。但是她一下子跳起来，把一大叠捆在一起的像片按在梳妆衣上。

她跑到书桌旁，一边笑着，一边把像片放进一个抽屉，锁上了……

“这些像片不是我的，”她说。“我没有权利给你看。”

“是谁的？”

“是希尔施的。”

她又回到安托万身旁坐下。

“现在，你要乖乖的！你答应吗？我再给你讲，你不嫌烦吧？对你说，又是一次远征……骑着毛驴……在圣克陆森林里。你看，那时候，已经穿宽袖睡衣了。多么漂亮，我的小衣服！……”

一〇

“我总在自己欺骗自己，”丰塔南夫人想道，“如果我对自己坦率点，早就不该存任何希望了。”

她站在客厅的窗子前，注视一会儿热罗姆、但以理和珍妮在花园里走来走去，罗纱窗帘并没有拉起来。

“即使最正派的人，在谎言里生活，也能过得很如意！”她想。正好象有时候她忍不住要微笑一样，有时候她也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幸福象潮水似的漫过她全身。

她离开窗子，走到平台上。暮色朦胧，天上已经出现微弱的星光，这时候，再要辨识景物的轮廓，眼睛就觉得疲乏了。丰塔南夫人坐了下来。她遥望一会儿熟识的地平线，叹了一口气。她完全知道，热罗姆今后不会象这两星期一样，在她身旁生活下去。她完全明白，破镜重圆的这个家，只不过又是昙花一现。在热罗姆对她又殷勤、又关切的态度中，她不是又喜又怕地感觉到他依然故我吗？这不正好证明，他一点也没有改变，他跟以前一样，终归还是马上要走的。他已经不是她从荷兰领回来的那个老态毕露、萎靡不振、象是遇难逢救似的紧紧依附于她的热罗姆了。虽

然夫妻俩单独在一起时，他摆出一副受到责罚的孩子似的模样，虽然只要想起亡人，他就得体地、屈从地叹气，但是他已经从箱子里把夏季的衣服翻了出来，脸上不知不觉地显得年轻了。这天上午，吃午饭以前，丰塔南夫人对他说："到俱乐部去找找珍妮吧，这样你也可以散散步。"他装出并不热心，只不过是顺从她的样子，但是也没有等再说第二遍，就站了起来。不一会儿，她就看见他快步走出了门，穿着一条白法兰绒长裤，一件浅色上衣，腰杆挺得笔直，还发见他顺手摘了一朵茉莉花，别在扣子上。

这时，但以理看见母亲一个人待在那里，就过来和她在一起。丈夫回家以后，丰塔南夫人在儿子面前总觉得有些局促，但以理也不是没有看出来。于是，他回别墅的次数更勤，也比任何时候都殷勤关切，想这样让父母知道，他猜到了很多事，但毫无责难之意。

他躺在平素喜爱的一张很矮的帆布躺椅上，向母亲微笑着，点上一支烟。(他的双手，动作真象他父亲！)

"你今天晚上不走吧？我的大孩子！"

"要走，妈妈。我明天一大早就有个约会。"

他谈起了他的工作，这在以前是少有的。他说正在筹备一期《美学教育》专刊，要在各学校开学时出版，是一期关于欧洲绘画新学派的专号，配合文章将选出许多杰作作为插图，这是他非常喜爱的。说完后，母子俩便没有话说了。

在傍晚的静寂之中，天籁俱鸣。在平台下面，森林旁的壕沟里，蟋蟀在低吟；微风不时吹过枞树林，送来阵阵燃烧香料的气味，使沙地上的草茎和梧桐树皮沙沙作响。飞来一只蝙蝠，迅速地扇着柔软的翅膀，掠过丰塔南夫人的头发，她不禁轻轻叫了一声。

"你星期日回来吗?"她问。

"对,我明天回来,可以待两天。"

"你该请你那位朋友来吃午饭……昨天,我在村子里正好遇见他。"一方面,有些因为她的确想请雅克来,另一方面,有些因为她发现但以理某些品质是受了雅克影响,同时她也有些想让但以理高兴高兴。她又说:"他多么真挚豪爽呀!我们一起走了很长一段路。"

但以理的面容阴暗起来,他想起了跟雅克一起在森林里散步之后的那天晚上,珍妮那不同寻常的兴奋。

"这可怜的灵魂,成长得不正常,开始得不顺利,不能保持平衡,"他忧伤地想道;"由于多思多虑,孤独,读书太多,所以早熟……对生活却一无所知!我有什么办法呢?她现在对我不太信任。如果她身体好,还好办些,但是,那种小姑娘的神经,太浪漫!总觉得别人不了解她,但又不肯敞开胸怀!沉默的自傲,把什么事情都弄糟了!不然的话,这也许是青春期留下的问题吧?"

他换了个坐的地方,过来挨近了母亲,对母亲提一下,好让自己内心无愧。

"妈妈,你说,你看雅克对你们、对珍妮的态度,你没有发现什么吗?"

"对珍妮?"丰塔南夫人重复一句。这话一下子使平素隐伏在她心里的焦虑不安明显起来。是焦虑吗?也许不那么严重,只是一种飘忽不定的印象,而她那极度敏感的心灵却已感觉出了那意思,虽然还没有弄得十分清楚。此刻,她感到异常不安。虔诚的狂热将她的心带给上帝:"不要抛弃我们!"她祈祷。

散步的人回来了。

"您怎么身上不披点什么，朋友?"热罗姆叫嚷起来。"别大意，今天晚上比前几天凉。"

他走进前厅，拿了一条披肩回来，裹住妻子的肩膀。接着他又看见珍妮要把原来放在梧桐树底下的大柳条椅从沙地上拖过来，她饭后，总爱躺在上面。他赶紧跑过去帮忙，把椅子搬过来放好。

这只野鸟儿叫热罗姆很难亲近。珍妮整个的幼年时代生活在母亲身边，母亲的痛苦深深影响着她。她年岁很小的时候，就毫不宽容地评断父亲。但是，热罗姆这次回来，看到珍妮变了，差不多是个大人了，他很高兴，就加倍地殷勤，在她面前，显示了他最精致的吸引力，那么慈祥又那么谨慎，姑娘当然不能无动于衷。今天，父女俩真象朋友一样，毫无成见地一路谈来，热罗姆直到现在，心里还十分感动。

"朋友，您的玫瑰花今晚可真香，"他坐在一把摇椅上，前后摇晃着说；"鸽舍旁的第戎之光① 开成了一片。"

但以理站起来。

"到时间了，"他走到母亲身旁，吻了一下她的额头。

母亲两手捧住儿子的脸，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轻声说："我的大孩子！"

"我送你上车站吧，"热罗姆提议。上午散步之后，他更想从过了两星期修道院式生活的园子里逃出去一会儿。"你不来吗，珍妮?"

"我要跟妈妈待一会儿。"

"好吧，递给我一支烟，"热罗姆说着，挽住了但以理的胳臂。

---

① 第戎之光是玫瑰花的一个品种。

(他回来之后，不愿意出门买烟，索性不抽了。)

丰塔南夫人目送着父子俩逐渐远去。她听见热罗姆在问：

"你说，我在车站上，能买到东方烟草吗？"然后他们消失在枞树的浓荫里。

热罗姆紧紧挽着那俊俏的年轻人的胳臂，那正是他的儿子。所有的年轻人，对他有多么大的吸引力！然而，在这吸引力中又有多少遗憾！从他回到别墅以来，他每天的苦恼就在这里：无论什么时候，一看到珍妮，心中就涌起了对自己青春的怀念。就在今天上午，在网球场上，他多么痛苦啊！小伙子和姑娘们的目光晶莹明亮，由于运动，头发散乱了，衣领敞开了，甚至衣服也零乱了，然而青春胜利的魅力仍然毫不减色。一个个身体柔韧，沐浴着阳光，就连汗水也是新鲜的，散发出健康的芬芳！啊！他在那儿的几十分钟里，他痛切地感到年龄已经使他不能与人相比了！他现在每天不得不防备着自己身上的憔悴、肮脏、衰老的气味，抵御在他身上已经出现的最后崩溃的种种前兆。他为这每天的角斗感到羞耻、厌恶！他步履蹒跚，气喘吁吁，还努力保持灵敏，与儿子那富有弹性的步伐相比。他突然放开了儿子的手臂，忍不住艳羡地叫起来：

"我多么愿意象你一样，只有二十岁啊！我的儿子！"

珍妮说要陪妈妈待一会儿，丰塔南夫人没有反对。

"你好象累了吧，亲爱的？"等到剩下母女俩，她对女儿说。"你不想上楼睡觉吗？"

"不，"珍妮说，"夜已经很长了。"

"你近来睡不好，是吗？"

"不太好。"

"为什么呢，亲爱的？"

丰塔南夫人的口气，使普普通通的一句话有了不同寻常的含义。珍妮吃了一惊，看了妈妈一眼。她顿时就明白了，母亲还有言外之意，而且要求说个清楚。珍妮出自本能，决心闪避过去，倒不是她要掩饰，而是因为一旦别人显出催促的样子，她就不屈服。

丰塔南夫人不善于装假，她向女儿转过身来，在灰黑的暮色中坦率无隐地端详着她，希望在这温存的眼光下，珍妮的那种使母女之间距离加大的生硬态度软化下来。

"今天晚上，既然只有我们俩在这儿，"她用轻微的坚持口气又说。她那样子，仿佛为父亲回家扰乱了母女之间的亲密而向孩子道歉。"有一件事，我要跟你谈谈，亲爱的。就是那个小蒂博，昨天，我遇到了他……"她停了一下。她单刀直入地谈到了本题，可是，不知道再怎样说下去了。然而，她微微欠身的那股切期待的样子表达了她没有说出的意思，清楚地表明了她询问的是什么。

珍妮不吭声。丰塔南夫人慢慢挺直上身，望着她面前夜色苍茫的花园。

五分钟过去了。

风凉了，丰塔南夫人好象看见珍妮打了一个寒战。

"你要着凉了，回去吧！"她说。

她的嗓音又恢复了正常。刚才她考虑过了：追根问底有什么用呢？她既然已经提过了，知道珍妮懂了她的意思，自己对将来又充满着信心，她就很满意了。

她们站起来，穿过前厅，都没有再说什么，然后，走上了几乎是黑洞洞的楼梯。丰塔南夫人走在前面，走到楼梯口珍妮的门

前，停下了脚步，象每天晚上一样，亲亲女儿。虽然她没有看清姑娘的脸，在她亲吻的时候还是感觉到姑娘倔强地抽缩着身子，她扳过珍妮的脸在自己脸上贴了一会儿。即使这慈爱的动作，珍妮也扭动了一下，很不情愿。丰塔南夫人缓缓松开双臂，向自己房里走去，可是，她发觉珍妮并没有开门走进她的卧房，却跟了过来。她立刻听见珍妮在她身后以激动的声调一口气说下去：

"妈妈，你如果觉得他来得太勤，你只要对他冷淡些就是了！"

"对谁？"丰塔南夫人转过身来说。"是说雅克吗？来得太勤？可是有半个多月我没有看见他在这儿露面了。"

（确实，雅克从但以理那里知道德·丰塔南先生到了家，因而他们的家庭生活扰乱了不少，为了慎重起见，就没有来。）另外，珍妮去俱乐部的次数少多了。她尽量躲着雅克，总等着雅克正打球的时候溜出俱乐部，几乎不跟他说话。半个多月来，两个年轻人的确见面的时候很少。

珍妮果断地走进母亲的房间，把门关上，站着一言不发，态度很固执。

丰塔南夫人不由得对她非常怜悯，只想尽量让她方便地把心里话说出来。

"亲爱的，说实话，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但以理为什么要把蒂博两兄弟领到我们家来？"珍妮激动地叫道。"如果没有但以理跟这些人使人不可理解的友谊的话，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发生了什么事呢，亲爱的？"丰塔南夫人问道。她的心跳得更厉害了。

珍妮突然发作起来：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的意思不是这个！如果但以理和你，妈妈，你们不总是把蒂博兄弟往家里引，我就……我就不……”她的嗓子哽住了。

丰塔南夫人鼓起勇气说：

“来，亲爱的，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好象发现了在他那方面……有某种……特殊的感情？”

珍妮甚至还没有等妈妈把问题说完，就点了点头。她仿佛又看到月光下的花园，小门，她的映在墙上的侧影，雅克那无礼的举动。这可怕的一刹那的回忆，至今仍然日夜纠缠着她，但是她却坚决不说出来，仿佛只要严严密密封闭在自己心里，就可以保持主动，或者认为这是件可厌的事，或者只不过使她心烦而已。

丰塔南夫人觉得是决定性关头了，她不愿让珍妮再顽固地保持沉默。这可怜的妇人用颤抖的手臂撑住身后的一张桌子，整个的身子俯向珍妮，借着开着的窗子，她勉强能看见女儿的脸。

“亲爱的，”她又说，“这不会变得严重起来，除非你这方面……你也……”

这一次，她摇摇头，倔强地摇了好几次，丰塔南夫人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叹了一口气。

“我一向讨厌蒂博兄弟！”珍妮忽然大声说道，她的嗓音连她母亲几乎都认不出了。“老大又粗鲁又虚荣，那另一个……”

“你说的不对。”

丰塔南夫人的脸在黑暗中涨红了，她打断了女儿的话。

“那另一个，一向是勾引但以理的魔鬼！”珍妮接下去说。她又拿出来她自己很久以来就认为是正当的这个指责。“啊！妈

妈，你不用为他们辩护。你不可能喜欢他们。他们这种人，跟你太不一样。我对你说，妈妈，我的话不会错：他们跟我们不是一样的人！他们是……我也说不清……即使他们好象想得跟我们一样，你也千万别上当，他们的想法总是另一种，是由于另一种原因！”她犹豫了一下，“他们是属于一种……可恶的人！”她又说一句：“可恶！”她的思路乱了，不能控制自己，一口气又接着说下去：“我什么也不想瞒着你，妈妈，从来不瞒你。我想，我小的时候，有过一种很坏的感情……一种对雅克的嫉妒。但以理跟这个男孩子好得了不得，我痛苦！我想：他配不上我哥哥。一个自私的家伙，一个骄傲的家伙！暴躁，爱挖苦人，没有教养！只要看看他那个长相，那个嘴巴，那个下巴……我尽量不去想他！但是，不行！他总对我说些伤人的话，让我忘不掉，让我生气。他什么时候都到我们家来，好象是故意来关心我似的！……可是这是从前的事了。我不明白我怎么会总想到它……从此以后，我仔细观察他，特别是今年，尤其是这个月。现在，我对他的评价跟以前不同。我要尽量公正地看待他。我看清了，不管怎样在他身上还是有些好的地方。我还要对你说一件事，妈妈，我觉得，很多次，对，很多次，我也……不知不觉……好象是受到他的吸引。可是，不！不！不是这样的！他身上的一切，我讨厌！可以说整个儿讨厌！”

丰塔南夫人迁就地说：

“雅克，我不了解，你比我有更多的机会对他作出评价。至于安托万，相反，我可以肯定……”

“可是，”姑娘急忙打断她的话，“关于雅克，我并没有说……我从来也不否认他有突出的优点！”说着，她的口气渐渐改变了，也镇定了。“首先，他的谈吐证明他非常聪明，这我承认。我甚

至还要进一步说，他的性情并不乖张。他不仅可以诚恳，而且能够表现得有教养，高尚。妈妈，你看，我并不反对他，而且，我还以为……”她郑重地斟酌着字句。丰塔南夫人吃了一惊，注意地端详着她，“我相信，他必定有一个高尚的……也许是极为高尚的前途！你看，我要尽量公正地对待他！现在，我甚至可以断定，他身上那种力量，对，就是人们所说的天才，对，完全是天才！”她用几乎是挑衅的口吻又重复了一句，虽然她的母亲根本没想到去反驳她。

忽然，她又非常伤心绝望地喊道：

“但这些都没有用！他有蒂博的天性！他是蒂博家的！我恨他们！”

丰塔南夫人有片刻没有说话，目瞪口呆。

“可是，珍妮……”终于，她轻声说。

珍妮从母亲的声调中，听出她的想法，跟她在但以理的目光中清清楚楚看出的一样。于是，她象个孩子似的，向妈妈扑去，用手捂住她的嘴：

“不，不，不对！我对你说，这不对！”

母亲把她拉过去，两手紧紧搂着女儿，象要保护她似的。珍妮觉得胸中堵塞的结忽然解开，终于哭出了声。她用从前小姑娘伤心时的那种嗓音，不住叫着：

“妈妈……妈妈……妈妈……”

丰塔南夫人温存地把她搂在胸前，摇晃着，安慰她说：

“亲爱的……别害怕……别哭啦……这只不过是些想法，谁也不会逼你……幸亏你还没有……”（她回忆起两个男孩失踪后的第二天，她与蒂博先生那唯一的一次会见。她仿佛又看到了那胖老头在书房里，坐在两个神父中间。她想象着老头儿不同

意雅克这桩恋爱，会使珍妮的爱情遭受种种难以忍受的屈辱。）“啊！幸亏什么事还都没有！……你没有什么可责备自己的……我去跟他说，跟这个孩子去说，我要让他明白……别哭了，亲爱的……全都忘掉吧……事情已经过去了，过去了……别哭了……”

可是，珍妮哭得越来越厉害，因为母亲的每句话都更加撕裂她的心。很长时间，母女俩就这样站着，在那黑暗中紧紧搂抱在一起。女儿满怀痛苦，紧紧偎在妈妈怀里，母亲单调地说些残酷的安慰的话，两眼惊恐地大睁着：因为，由于她有惯常的预见，她仿佛看见珍妮面前展开了必不可免的命运，无论是她的恐惧还是慈爱，或者是她的祈祷，都再也不能使孩子摆脱这样的命运。她疲惫不堪地想道：“在生命通往圣灵的无尽上升的途中，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各走各的，一个考验又一个考验，而时常是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这永生之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条……”

听到楼下的门关上了，听出热罗姆在前厅石板地面上的脚步声，她们俩不禁打了个寒战。珍妮松开手，赶紧走了，一句话不说，在落到她身上的苦恼下面摇晃，世上任何人也不能够减轻这苦恼的份量。

一一

大街上闲逛的人在电影院的巨幅海报前停住脚步：

陌生的非洲

在沃洛夫人、谢列尔人
富尔贝人
曼丁哥人和巴基米人[1]中间漫游

“八点半才开演哩！”拉歇尔叹了口气。

“你看！”

安托万舍不得放弃在粉红色的房间里亲热温存的机会，在电影院里订了一个栅栏隔开的楼下包厢，这样至少可以觉得没有别人在场。

拉歇尔到卖票的窗口旁边来找他。

“我发现了一件希罕东西，”她说着，把安托万拖到廊柱下面，那儿陈列着一些电影镜头照片：“你看！”

安托万先读说明：《马优卡比河畔簸小米的曼丁哥姑娘》。古铜色的身体完全裸露着，只系着一条草绳编的带子当围腰。这位曼丁哥美女站着，右腿支撑着全身的分量，脸上显出专注的表情。因为要干活，她挺着上身，弯着右臂举过头顶，手里拿着一个大葫芦，倒出里面的谷粒，谷粒流着，象是高高张起一面薄网。她左手拿着一个木盆，放在膝盖那么高的地方，承接着流下的谷粒。在她的姿态里，没有一点做作：头微微后仰，两只匀称的胳臂构成美丽的曲线，上身挺着，高耸起两只结实的、年轻的乳房，腰肢凹下，髋部突出，左腿迈到前面，只有脚尖点着地，整个的姿态显出劳动所产生的那种自然和谐，动作优美动人。

拉歇尔又向安托万指指十来个黑人少年，他们肩上扛着一条细长的独木舟，她说：“你看他们，这个小孩多漂亮啊！是个

---

① 这些都是西非的民族，分布在现马里、塞内加尔、冈比亚、几内亚等国。

沃洛夫人，你看，脖子上还吊着护身符，穿着蓝色的长袍，戴着一种土耳其帽。"她今晚说话特别激动，笑的时候几乎没有张开嘴唇，好象脸上的肌肉都不知不觉绷紧了。在张开的眼皮里，她那热烈的、转动的眼睛，发出银白色的光，这是以前安托万没有看见过的。

"进去吧，"她说。

"我们早到了一刻多钟哩！"

"没关系，"她象孩子一样焦躁不耐，说道："进去吧。"

电影场里还没有人，乐池里有几个乐师在调乐器。安托万推开包厢的栅栏门。拉歇尔紧紧靠着他站着。

"你把领带松开吧，"她笑着说；"你总象想上吊被人刚解下来的样子，绳子还套在脖子上！"他微微动了一下，好象有点生气。她赶紧说："啊！跟你一起来看电影，我真高兴！"她两手捧住安托万的脸，凑近自己的嘴唇。"还有，你刮掉胡子之后，我更爱你了！"

她脱掉外套，摘下帽子和手套。他们坐了下来。板条恰恰挡住他们，使别人看不见，他们却看得见场里的变化：刚才还空洞洞，静悄悄，积着尘土，有淡红色的反光，只有几个孤零零的人影在闪动，现在却乱哄哄地挤满了人，象个闹嚷嚷的大鸟笼，不时还有管乐器试奏半音阶。虽然今年夏天出奇的热，九月中旬已到，很多巴黎人也不得不回到城里。这已经不是那个假期里的巴黎，那个拉歇尔所喜欢的、每年总好象是一座要去发现的新的城市。

"你听我说……"她说。乐队开始演奏歌剧《女武神》① 中的

① 德国作曲家瓦格纳创作的三幕歌剧。

一段，《春天之歌》。

安托万紧挨着她坐着，她把头靠在他肩上。通过她闭着的嘴，合紧的牙，安托万听见她象回声似的应和着小提琴的旋律。

“你听过佐哥唱歌吗？佐哥，男高音？”她漫不经意地问。

“听过。怎么？”

她仍然冥思着，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儿，她仿佛才想起来该向他隐瞒自己的思想似的，轻声说道：

“他一度是我的情人。”

安托万对拉歇尔过去的经历，感到十分好奇，不过，并没有嫉妒的意思。她曾经坦白地承认：“我的肉体是没有记忆的。”安托万当然非常明白这话的意思。但是，佐哥……他记忆中顿时出现一个可笑的形象，穿着白缎子上衣，在《歌唱大师》[①] 的第三幕里，爬到一块立方体的木头上；他是个大胖子，矮墩墩的，虽然戴着金黄的假发，可是还保留着吉卜赛人的相貌。在爱情二重唱里，他还把手按在心口上。安托万有点埋怨拉歇尔的选择这样平庸。

“你听过他唱这首歌吗？”她举起手指在空中比画着乐句的装饰音。“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佐哥的事？”

“没有。”

他搂着拉歇尔，让她的脸贴在他的胸膛上，只要往下一看，就能看出她的神情。她不象往常那样，一回忆起过去，表情马上活跃起来。她眉头微蹙，眼皮几乎合上，嘴角微微搭拉下来。“她在痛苦的时候，模样也会这么美，”他想。接着，看到她还不说话，为了再次表示对于她过去的事他毫不介意，他就又追问一

---

① 瓦格纳创作的三幕歌剧。

句：

“你说，那个佐哥……”

她哆嗦了一下：

“什么？佐哥？”她无精打采地笑了一下，说。“其实呢，你知道，这算不了什么。佐哥，他是第一个，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我呢？”安托万硬着头皮问道。

“第三个，”拉歇尔眉头都不皱一下，回答道。

“佐哥、希尔施和我……只有三个吗？”安托万想道。

她兴奋了一些，说道：

“那么，要我说给你听吗？……你听了就知道事情很简单。我爸爸那时候刚死，我哥哥在汉堡工作。我已经进了歌剧院，整个白天都忙着，可是晚上，我不跳舞的时候，就觉得孤单得很。十八岁的时候，人人都是这样。佐哥，已经追我好久了。我呢？我觉得他寻常得很，相当自负。”她犹豫了一下：“还有点蠢。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他有点蠢了……只是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他是个粗野的家伙！”她忽然说。

她朝电影场看了一眼，灯光刚刚熄灭。

“开始的片子是什么？”

“新闻片。”

“后面呢？”

“一部场面豪华的片子，大概很可笑。”

“非洲影片呢？”

“在最后。”

“好啊，”她说着，又把香喷喷的头发靠在安托万的肩头。“如果电影值得一看，你就告诉我。我靠着你，你不累吗？我的小猫咪！我觉得很舒服。”

安托万看见她湿润的嘴唇半张着。他们的嘴唇贴到一起了。

“那个佐哥?”安托万又问。

跟他的预料相反,拉歇尔并没有笑。

“我直到现在还在奇怪我当时怎么忍受过来的。他那样待我!一个赶大车的!他从前在奥兰省① 赶过骡子……我的女朋友都为我惋惜,谁都不明白我怎么能跟他待在一起。我自己也不明白……人们常说,有的女人就是喜欢挨男人打……”她停了一会儿,又说:“不是这样。可是,我想,我就是怕孤单。”

安托万想不起来拉歇尔以前什么时候有过今天晚上这样忧郁的声调。他用一只胳臂紧紧箍着这个年轻女人,象要保护她似的。接着,他松开手。他想到自己很容易怜悯别人,这是他自傲的一种表现方式。也许这种怜悯的感情才是他那么疼爱弟弟的内在原因。他遇到拉歇尔之前,也经常自己问自己,莫非怜悯是他爱别人的唯一方式。

“以后呢?”他问。

“以后,当然是他离开了我,”她说,口气里没有半点辛酸。

过了一会儿,她放低声音,好象是要求在她承认这事的时候保持静默,她又说:

“当时,我正怀孕。”

安托万吃了一惊,怀孕?这不可能。他,一个医生,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哪里会!

放新闻片了,他漫不经心地、不高兴地瞧着:

---

① 阿尔及利亚的一个省。

伟大的事业

法利埃① 先生与德国武官会谈

情报事业的前景

塔拉姆② 乘单翼机着陆，给总司令

带来重要情报

共和国总统接见这位勇敢的飞行员

“唉！他把我扔了，倒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拉歇尔又更正说。“如果我继续替他还债的话……”

安托万忽然想起他在拉歇尔屋里看到的那张初生儿的照片，当时拉歇尔赶忙从他手里夺去，同时说：“这是我的教女，已经死了。”

拉歇尔向他说出真情，他并不怎么太惊奇，却从职业意识方面感到有些懊恼、屈辱。

“真的吗？”他轻声问道，“你有过一个孩子？”但马上谨慎地笑笑说：“我早就猜到了。”

“可是，别人一点也看不出来。我对自己非常注意，因为要演戏！”

“我是大夫！”安托万耸耸肩，反驳道。

她笑笑，她以安托万的眼力感到自傲。她懒洋洋地靠着，又静静地过了几分钟，说道：

“你知道吗？现在我想起那段时光，我的小猫咪，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那时候我的自尊心多么强烈！当时，我

① 法利埃，自 1906 年到 1913 年任法国总统。

② 塔拉姆，法国航空家，于 1909 年试图飞越英吉利海峡，但未成功。

不得不向歌剧院请假，因为身子越来越重，你知道我到哪儿去了？诺曼底！一个荒凉的小村子，我认识在那儿的我家从前的女佣人，把我和我哥哥带大的一个老太太。嘿，在那儿我可受到精心照顾了！我本来要在那儿待上一辈子，本来应该那样，只是，你知道，我还要演戏，一旦尝到了滋味……我觉得作得对，我把孩子留在那儿，请人奶着，我当时并没有害怕。可是八个月之后……我自己也病了。”她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是产期中得下的。我只好放弃歌剧院，这样，一下子全完了。我又孤零零一个人了。”

他俯下身来。她没有哭，只是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包厢的天花板，不过，慢慢地眼眶里噙满了泪水。他不敢拥抱她，他尊重她这时的感情。他在思索着他刚知道的这些事。跟拉歇尔在一起，他每天都觉得达到了固定的一点，从这里，关于他女朋友生活的全貌他可以形成一个总的概念；但是在第二天，一句知心话，一个回忆，一个简单的暗示，又打开了一个完全料想不到的新的场景，他又眼花缭乱了。

她坐直了身子，抬起手拢拢头发，忽而又停住手，指着银幕喊道：

“啊！”她那湿漉漉的眼睛，以不由自主的注意力，注视着一个姑娘纵马飞奔，后面有三十来个印第安人也骑着马，一群猎犬似的紧紧追赶。那姑娘翻过一座座山岩，在一道山脊上停了一会儿，又从陡坡上飞驰下去，毫不犹豫地纵马跃入一股湍流，后面的三十来匹马也跟着她跳了下去，一齐消失在飞沫的旋涡中。她已经到了对岸，马刺一蹬，坐骑又飞奔起来。可是来不及了，追捕她的人已经赶了上来，紧紧跟在身后。套马索已经在她头顶呼啸，她就要给套住了。恰在这时，她跑到一座铁桥上，桥下风驰电

掣般奔驰着一列火车。刹时间，她滚鞍下马，跨过栏杆，纵身跳下桥去。

观众紧张得直喘气。

一眨眼，姑娘又出现了。她站在一节车厢顶上，列车载着她飞驰而去，她的头发披散着，裙子随风飘动，两个拳头叉着腰；桥上的印第安人用短枪想向她瞄准，但是没用。

“你看见了吗？”她喊起来，高兴得身子直抖。“我喜欢这个！”

他又把她拉过来，这次，让她坐在膝盖上，搂着她，象抱小孩一般。他本想安慰她，让她把除了他们爱情以外的一切都忘掉。然而他什么也没有说，只玩弄着她的项链。那项链上，在蜜色的琥珀珠之间，夹着小粒的龙涎香珠，颜色象铅一样，手指摸上去暖烘烘的，发出一股香气，经久不散，甚至两天以后，他还发现手心里仍有香味。他把脸贴在她的胸前。

“请进！”她说。

进来了一个领票的姑娘，她弄错了包厢。她赶忙又把门关上，但也还来得及用好奇的眼光把安托万怀里搂着的年轻女人看了看。

他赶紧松开手，但晚了。

拉歇尔笑着说：

“你真蠢！她也许希望……她倒很可爱……”

他觉得这话奇怪，语调也特别。他想看看拉歇尔脸上的表情，但是她已经把脸倚在他的肩上，他只听见她的笑声。她那谜也似的、几乎听不出来的咯咯笑声，他每次听到，都觉得不舒服。

拉歇尔有时还带着的秘密使安托万感到如临深渊。他觉得束手无策，而又想知其究竟，还隐隐约约觉得有损自尊，因为在

这以前，他作为大夫，一向使别人惊奇，总是模棱两可地微笑着，作些深知内情的暗示。可是和拉歇尔在一起，角色却翻了过来：安托万吃惊地发现自己简直幼稚不堪。虽然他自己并不甘愿承认，事实上却不能不感到自己在这块土地上自信心不足。有一次，为了报复一下，他把门诊中的回忆和值班室里同事们的聊天拼凑起来，专为拉歇尔编了一个离奇的风流故事，还故意表示出他也牵连了进去。可是他刚说了两句，她就深情地笑着打断他的话：

"得了，得了！这些话说给谁听？你就是这样子，难道我不爱你？"他顿时满脸通红，懊恼万分，从此再也不说了。

幕间休息已经完了，他们俩谁也不想打破沉默。

下面就是非洲电影。灯灭了，乐队奏起一支黑人曲调。

这时，拉歇尔跳起身来，自己坐到包厢的边上去。

"希望这部片子成功，"她低声说。

风景镜头一个接一个。一条河流，河水凝滞不动，两岸是参天大树，错综纠缠的藤盘结到地上。又见一只河马，脊背刚刚露出水面，象一头淹死的牛。一只只小黑猴，模样象老水手，脖子上一圈白毛，在沙地上嬉戏。然后，是一个村落，阒无一人的一块场地，地面都热得龟裂了，地平线上，密密麻麻的是一片茅屋和篱笆；一个院落里有一群富尔贝人姑娘，赤裸着上身，屁股上紧绷绷的肌肉撑起了缠腰布，在高高的木桶里舂米，周围有一些黑孩子在尘土里打滚；几个妇女顶着大筐，还有一些女人，盘腿坐着，左手拿着纺纱杆，右手在一个木斗里转动着陀螺似的纺锤，上面绕着棉花。

拉歇尔把腿架起，肘弯拄着膝盖，手托着下巴，头向前伸着，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安托万听见她的呼吸。她没有转过头来，

不时低声叫着：

"猫咪……看哪……看哪！……"

影片结束的时候，在棕榈树围绕着的广场上，在黄昏时分，敲起了粗犷的达姆达姆鼓。完全由黑人组成的一群人，面容紧张，在欢乐地扭动着身子，围着两个黑人组成了一个圆圈。这两个黑人几乎赤身露体，非常漂亮，醉醺醺的，浑身淌着亮晶晶的汗水，随着狂热的节奏，他们相互追逐，彼此碰撞，复又分开，又格格地咬着牙扑到一起；有时又互相寻觅，擦身而过，这有节奏的狂热又象战斗又象充满风情，因为他们轮流地模拟着战斗的激情和爱情的贪欲。旁观的黑人们喘着气，狂喜地跺着脚，圈子围着那两个狂热的人愈缩愈紧，他们也狂热起来，不停地随着鼓声越来越快地拍着手掌。影院的乐队已经停奏，只听见从台侧传出的有节奏的拍掌声，每个画面都获得了令人吃惊的生命力，使那快感具有传染性，以致那些狂热的舞师们脸上露出焦虑的样子。

电影放完了。

观众离开电影场。女服务员在空座椅上铺开罩布。

拉歇尔累得说不出话，还不想站起来。安托万已经站起身，把外套递给她，她这才站起来，把嘴唇送了过去。他们一言不发，最后走出电影院。在电影院门前，在露天的大街上，从各个游乐场一下子涌出了大批的人。在这灯光浮动的温柔的夜里，已有几片秋叶翻飞回舞。安托万挽住拉歇尔的胳臂，在她耳边悄悄说："我们回去，怎么样？"

"啊！先不回去，"她大声说。"到别的地方去一下吧！我渴了。"看到廊柱底下的橱窗，她又去转了一圈，再看看那个小黑人的像片。她说："真奇怪，他很象船上的一个仆人，跟我们一起顺

卡萨芒斯河① 下来的，是个沃洛夫人，叫马马杜·第昂。"

"你要到哪儿去?"他问。他没有把失望的心情露出来。

"哪儿都行。到不列颠尼克去?不，还是去帕克梅尔酒家吧：好吗? 我们走着去。对，去帕克梅尔喝一杯冰镇查尔特勒酒，然后就回家。"她充满许诺地紧紧靠着他。

"今天晚上，看了这部片子，我想念起那个小马马杜，"她又说。"你知道，我不是给你看过一张像片吗?希尔施坐在一条捕鲸船的后部，你说过他的样子象个戴着一顶殖民地小软帽的菩萨。他依在一个小厮的肩上，那个小厮非常黑，穿着一件白袍，你记得吗?那就是他，马马杜。"

"谁能说电影上的不就是他呢!"安托万凑趣地说。

拉歇尔停了一会儿没有说话，打个寒噤。

"可怜的小鬼，他被吞了，就在照像以后的不几天，当着我们的面。是的，是在河里游泳的时候。或者说不是被吞，是希尔施……希尔施打赌说马马杜不敢游过河汊去，捡我刚丢下去的一个羽饰。这个羽饰弄掉了，我很舍不得! 这孩子要试一试。他跳进水里，游着。我们都在看……忽然……啊! …… 这场面惨极了……几秒钟之间，你想想看! 他惨叫一声，我们看到他从水面上挺起身子来，下半截被咬住了……那个惨叫呀!……每逢这个时候，希尔施总是有办法的，他顿时明白这小厮是完蛋了，他也知道小厮还要受极大痛苦。他就把枪托顶在肩窝上，叭，孩子的脑袋瓢似的开了花。真要命，这样更好，对不对? 可是我当时觉得我要晕倒了。"

她闭住嘴，紧紧偎着安托万。

---

① 塞内加尔境内的一条河流。

"第二天，我想把这个地方拍下来。水面非常平静，平静极了，简直不能相信……"

她的嗓音都变了。她又静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又说道：

"对于希尔施来说，一条人命算不了什么！尽管他很喜欢他的这个小听差！他还是不动声色。他就是这么个人……甚至惨祸发生以后，他也神色自若。他说，谁把羽饰捡回来，就把他的闹钟给谁。我不愿意他这样，可是他不许我开口。你知道，什么事都得听他的……到最后，我的羽饰还是捡回来了，一个挑夫比那个小厮走运。"她这时微笑了。"这个羽饰我还戴着呢，去年冬天，我把它缀在一个灰褐色的平绒无边帽上。这是我心爱的宝贝。"

安托万不做声。

"啊！你从没有去过那里，多遗憾！"拉歇尔忽然走开，大声说道。

她马上后悔失言，又过来挽住了他的胳臂。

"别介意，我的小猫咪。象今天晚上这样我真觉得有点不舒服。我一定有些发烧，你看看……在法国，你知道人们气都透不出……只有在那边才能真正地生活。你才不知道哩！白人在黑人中间够多么自由！这种自由，这儿的人们连想都想象不到。没有任何约束，不受任何控制！甚至用不着怕别人议论！你懂吗？你能明白这个吗？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你有权利保持你的本来面目。你在那些黑人面前，跟在这儿你在自己的狗面前一样自由。同时，你周围的人都感觉细腻，充满了你简直无法想象的分寸和层次！围绕着你的尽是年轻愉快的微笑，热情的眼睛，能捉摸到你的任何一点微小的愿望……我记得……你不嫌烦吗，我的小猫咪？……我记得，有一天傍晚，在我们留宿的庄子上，希尔施正跟一个部落的酋长说话，旁边是一眼

泉水，女人们到那儿去汲水。这正是时候。我们看见了两个很标致的小姑娘，她们两个用一个大山羊皮袋子抬水。那个酋长对我们说：'这是我的女儿。'别的什么话也没有。老希尔施早就明白了。当天晚上，在我和希尔施的帐篷里，席子悄悄地一掀，就是那两个微笑的小姑娘……我对你说吧！任何一点微小的愿望……"她走了几步，没言语，过了一会儿，又说："嗳，我又想起来了，我能把这些事都说给人听，真觉得轻松！……我记得在洛美①，也是看电影的时候。因为晚上大家都去看电影，在咖啡店前的街座上，灯火明亮，四周有些盆景矮树。然后，灯全熄了，开始放电影。我们喝着清凉饮料。你能想象出吗？殖民者，穿着白帆布衣裤，坐在那里，银幕上的反光隐隐约约照着我们。在后面，夜空一片碧蓝，闪耀着任何地方都没有的一片繁星。周围，有一些土著，有男孩子也有女孩子，都在阴影里站着。他们的脸几乎看不清，只有眼睛发着亮，就象猫的眼珠似的，真美！……唉！你甚至不用打个招呼，眼光只要落在一个光滑的脸上，跟他对视这么一会儿……就行了。这就够了。几分钟之后，你站起来，连头都不用回，回到旅馆，所有的房门都故意开着……我住在二楼……简直还没有来得及脱完衣服，就听见有人在搔百叶窗。我把灯熄了，开了门。就是他！他象蜥蜴似的从墙上爬上来的，一句话不说，他就把袍子从身上整个褪下来，露出小小的身子。我永远忘不了，他的嘴湿润润的，鲜嫩，鲜嫩……"

"活见鬼！"安托万不由得想道，"一个黑人……也没有预防检查……"

"哎呀！他们的皮肤呀！"拉歇尔接着说，"细得好象水果皮！

---

① 在多哥。

你们这些人想都想不出是什么样儿的。那皮肤象缎子一样，又光滑，又干燥，总好象刚刚用滑石粉擦过的，一点瑕疵都没有，没有斑，不发潮，还热烘烘的，热在里边，好象隔着一层平纹细布的袖子摸一个发烧的人。你明白吗？就好象羽毛里头热乎乎的鸟儿身子。在那里大白天看他们的皮肤，光线掠过肩膀和臀部，金褐色的缎子上就闪出蓝光。我没法子跟你说清楚，就象摸不到的钢粉，就象永恒闪耀的月光……他们的眼睛！你一定已经发现他们的眼睛是那样温存？眼白稍稍发点黄，瞳仁在眼白里非常灵活地游动……另外……我不知道怎么对你说……在那边，爱情，跟你们的完全不一样。在那儿，爱情是不出声的动作，又神圣又自然。出自内心的自然。里面不夹杂着思想，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思想。寻欢作乐在这里多多少少总要偷偷摸摸，可是，在那边，跟生活一样合法，跟生活一样，跟爱情一样，寻欢作乐也是自然和神圣的事。你明白吗？我的小猫咪？……希尔施总说：'在欧洲，只有你该得到的你才有，在那里才是我们这种自由人的国度。'啊！他就是喜欢黑人！"她笑起来，"你知道第一次我是怎么看出来这个的吗？我也许对你说过？我们在波尔多的饭馆里，他坐在我对面，我们正在聊天，忽然他的眼光盯着我的身后，盯了一小会儿，眼睛里发着那种光……一种那么尖锐的光，所以，我也立刻扭头去看。我看见在餐具橱旁边有个十五岁的黑孩子，漂亮得象个王子，捧着一盘橘子。"她用含糊的口气说："也许就是这一天，我起了念头，想到那边去……"

他们沉默着，又走了几步。

"我的梦想，"忽然她又说，"等我老了，我的梦想就是开一家公寓……对，你不要生气。梦想有各式各样的，当然，我愿意好好开家公寓。可是，我老了，也不愿生活在老年人中间。我愿意在

我周围永远有些年轻人，美丽的、自由的和肉感的身体……你不明白吧？我的小猫咪！”

他们走到帕克梅尔酒家，安托万什么也没有回答她。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在拉歇尔这些希奇古怪的经历面前，他总感到头晕目眩。他觉得自已与她那么不同。生活在一个资产者的家庭，他的工作，他的志向，安排好了的前途，都使他牢牢地拴在法国的土地上！束缚着他的锁链，他看得清清楚楚，却从来不想砸碎这锁链。对于拉歇尔所喜爱的、他觉得那么异样的东西，他感到又恼又恨，就象看家狗对于在徘徊着、威胁到家宅的安全的什么东西一样。

只有从鲜红的窗帘里透出的一道道紫红色的灯光，才显示出在沉睡的前门后面，酒吧里面仍很热闹。转门吱吱呀呀转个不停，在炎热逼人、尘土飞扬、酒气熏人的大气里，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旋风。

人很多，有人在跳舞。

拉歇尔看到在衣帽间旁边，有一张小桌子空着。她还没有把披着的外套脱下来，就叫了一杯加碎冰的绿色查尔特勒酒。酒端上来后，她一动不动，肘弯拄着桌子，眼睛垂着，嘴里噙着两根麦管。

“悲伤了？”安托万小声说。

她抬了一下眼皮，仍然呷着酒，尽量高兴地向他笑了笑。

离他们不远，有一个日本人，一张稚气的脸上露出一口长着牙垢的细牙。他装出合乎礼仪的漠然样子，摸着一个棕发女人拳击家似的胳臂。那个女人坐在他旁边，毫无顾忌地把手臂摊在桌子上。

“再给我叫一杯查尔特勒酒好吗？跟刚才一样的，”拉歇尔把空杯子亮亮，说道。

安托万觉得一只手轻轻地碰碰他的肩膀，听到一个友好的声音说道：

“我都不敢认您了，您把胡子刮掉了？”

但以理站在他们面前，身材细长，腰杆挺得笔直，纯净的鹅蛋脸被分枝吊灯照耀得分外明亮。两只没有戴手套的手捏着把广告扇子，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又合上，好象装了弹簧似的。他微笑着，模样大胆，好象少年大卫①正在试他的投石器。

安托万把他介绍给拉歇尔，心里却想起但以理以前向他说话的样子：“您怎么办我也怎么办——您撒谎！”但是这一次，这个回忆并没有使他十分难堪。他非常高兴地发现，那位年轻人低下头来吻过拉歇尔的手以后，眼光在打量着她，看看她扬起的脸，又看看她的手臂和她那被上衣的桃花色绸料衬托得十分白净的脖子。

但以理把眼睛转向安托万，然后又向那年轻女人笑一笑，仿佛为她的业绩而向她道贺：

“对，真的，”他说，“胡子刮掉好多了。”

“好多了，只要还活着，”安托万用爱开玩笑的医科学生那种腔调表示同意。“但是，如果您象我一样，惯于跟尸体打交道，要不了两天……”

拉歇尔敲敲桌子，要他住嘴。她时常忘记安托万是个医生。她转过身来，对他端详了一会儿，轻声说：

---

① 大卫是一个牧童出身的英雄，用石块战胜了敌人。见《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

“我的大夫！”

她那么熟悉的相貌，难道就是动手术的那天晚上她在突加其来的强烈灯光下看到的吗？那时，他的脸英气勃勃，漂亮得不得了，好象永远可望不可及。尤其是现在刮去了胡子，她是多么熟悉那张脸上一切突起，一切低伏，最细微的特征！刮脸刀把他那微微凹陷的腮帮子完全暴露出来，可以说，是组织薄弱的部分，这地方的温柔减弱了，冲淡了下巴骨的粗暴样子。她甚至闭上眼睛，也记得十分清楚，因为晚上她有很多次双手捧住他的脸，摸着她十分熟悉的那方形的颌骨，摸着他那又短又平微微突出的下巴颏儿。她曾经惊奇地对他说：“你的下巴简直跟蛇的差不多！”可是，他刮了胡子之后，最使她捉摸不透的是他的嘴，那条细长弯曲的缝，线条柔和，却又凝滞，嘴角几乎从来不翘起，也不常垂下去。一条纹路表现出几乎是无情的意志，在嘴角边突然中断，就象某些古代塑像嘴唇上所看到的一样。“意志如此坚强？”她不禁自忖自问。她低下头，眼珠狡黠地斜瞟过去，流苏似的睫毛上金光一闪。

安托万任她端详，脸上浮现着被爱的男人那种幸福的微笑。自从刮掉胡子之后，他对自己的看法也不一样了。他不再象以前那样，看重自己那听天由命的目光，他发现仍然有其他的可能来逗她高兴。况且，几个星期以来，他觉得自己正在迅速变化，甚至，对于他来说，遇见拉歇尔以前那段生活已经隐没在黑暗之中了；那段经历都是以前的事。他并没有进一步明确——在什么以前呢——是在他自己这种变化以前。因为他在精神上的确变了，好象更加柔顺，更加成熟，然而却更为年轻。他喜欢反复地想着，自己比以前更为有力。这话并不错。这种力量也许不如以前那样经过深思熟虑，然而，在自发性方面却更为有力，它的冲动也

更为真实。他甚至在工作中也发现了它的效果。他们交往初期，工作曾一度受到干扰，但不久就突然很快地进展起来，工作又填满了他整个的生活，就象满了槽的江水，滔滔不绝。

“不要这样总是注意我的外貌，”安托万说。他给但以理搬了把椅子来。“我们刚看完电影，非洲片子，您知道吗？”

“您离开过欧洲吗？”拉歇尔问道。

她的声音嘹亮，但以理吃了一惊。

“没有，夫人！”

“那么，”她接过端上来的查尔特勒酒，贪馋地插进去两根新的麦管，又说，“应该去看看这部电影。别的不说，有一队挑夫，在夕阳斜照之下……对不对？安托万？另外，在妇女卸独木舟的时候，河滩上还有些男孩子……”

“我一定去看，”但以理看着她说。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您认识阿妮达吗？”

拉歇尔摇摇头。

“她是一个美洲的黑人。她总到酒吧间里来。您看，从这儿就能看到她，穿着白衣服，在玛丽-约瑟芬后面。您认识吗？就是那个高个子女人，戴着一大串珍珠的？”

拉歇尔站起来看，穿过一对对舞伴，看见一个淡黄皮肤的侧影，被一顶大帽子的阴影遮着。

“她不是黑人，”拉歇尔掩饰不住她的失望，说：“是克里奥尔人①。”

但以理几乎觉察不出地微笑了一下。

“对不起，夫人，”他说，接着又转身向安托万：“您常来这儿

---

① 美洲的西班牙、葡萄牙人和印第安或黑人的混血儿。

吗?"

安托万想说常来,可是拉歇尔在场使他不能这样说。

"差不多从来没有来过,"他说。

拉歇尔目不转睛地看着阿妮达。这美洲女人跟玛丽-约瑟芬一起跳起舞来。她柔软的身体紧紧裹着一件白缎子衣服,象羽毛一样闪着光,珍珠光泽清清楚楚地显现出她那长腿的每一个动作。

"您明天回庄园吗?"安托万问。

"我今天晚上刚从那里来,"但以理说。他想说说雅克的事。可是,他看见一个样子象西班牙人的年轻女人,围着一条浅黄色围巾,好象用眼睛找什么人,就站了起来,立刻说了声:"对不起。"马上走开了。他小心地把手臂伸到那个女人的披肩下面,跳起波士顿舞来,带着她转到乐队那边去了。

阿妮达停住脚步,拉歇尔看到她象一只美丽的天鹅一样,姿态安详地穿过跳舞的人潮,轻盈地向安托万和她坐的桌旁的角落走来。那克里奥尔女人从年轻人的椅子旁擦过,走近拉歇尔坐的长椅,从她的包儿里拿出一件东西,在手心里紧紧攥着。她以为只有她自己一个人(或者,她根本不在乎被人看见),把脚踩在长椅上,敏捷地撩起裙子,在大腿上打了一针。拉歇尔在两块发着丝光的白色中间,看到一片浅栗色的皮肤。她的眼睛不禁眨了两下。阿妮达放下裙子,然后,懒洋洋地站直了身子,耳垂上珍珠扣住的水晶耳坠,在她棕色的脸颊上闪闪发光。然后,她不慌不忙,回到她的女伴身旁。

拉歇尔手肘拄着桌子,几乎闭上了眼睛,慢慢吸着冰凉的甜酒。小提琴抚慰的曲调,极富表现力的长弓拉出的缭绕不绝的旋律,使她的慵怠变成了紧张。

安托万对着她看。

“小宝贝……”他轻声说。

她抬起眼睛，把杯子里最后一滴绿色的碎冰水喝得一点没有颜色了。她看着他，目光出人意料，笑盈盈的，简直象是唐突无礼，问道：

“你从来没有……见过黑种女人？”

“没有，”安托万断然摇了摇头。

她不说话了，嘴唇上若有似无地掠过一丝暧昧的微笑。

“好，走吧！”她忽然说。

她先站了起来，穿上深色塔夫绸外套，把全身裹了起来，就象狂欢之夜穿的带风帽的化装长外衣一样①。安托万跟在她身后，走到转门时，又听见从拉歇尔牙齿缝里发出的那种使他时常不寒而栗的轻轻的笑声。

一二

热罗姆还住在巴黎的时候，曾告诉天文台大街的看门人替他把信留下来，过一些时候他就亲自到门房去取一趟信。后来，他不露面了，连地址都没有留下。两年以来，他的邮件积压下不少。门房一知道德·丰塔南先生已经回到拉菲特庄，就请但以理把这些信交给收信人亲收。

在这一大堆杂乱的邮件中，热罗姆看到两封旧信，觉得很奇怪。

---

① 西俗，在狂欢节夜里，妇女穿上带假面和风帽的宽大袍子，在大街上和广场上跳舞，避免被别人认出。

一封是八个月以前来的。信上告诉他说，已在他的帐上，记下了一笔六千几百法郎的存款，说是他的一处赔了钱的生意清算之后剩的钱，而他自己早已不存什么指望了。

他顿时容光焕发。接到这笔结算余额，住到别墅以后他心中时刻惴惴不安的心情就一扫而光了。他惴惴不安，不仅因为他来到已经完全没有他的位置的家里，还因为钱的事很伤他的自尊心。

（夫妻俩在财产上分开已经有五年了。丰塔南夫人放弃了离婚要求，但是她从她父亲、老牧师那里继承的那一点微薄财产不许丈夫过问。这点财产虽然已经耗费了不少，好歹还能维持生计，用不着放弃住宅，也不用紧缩孩子的学费。至于热罗姆，他名下的祖产还没有花光荡尽，他继续在做生意；即使诺埃米把他拖到比利时和荷兰的时候，他也到交易所去碰运气，做点投机买卖，也在新的发明上投资。虽然他天性轻浮，但嗅觉很灵，又有一股冒险精神，他下了注的买卖有时也颇有赚头。有亏有赚，他也混过来了，经常还能摆摆阔大爷的场面。甚至有时候，为了让良心上过得去，还转几千法郎到妻子的户头上，算是也负担了一点珍妮和但以理的生活费。不过，在国外那最后几个月里，他的处境已经不妙。眼下，他又不能提取他的本钱，不仅不能想还泰雷兹给他带到阿姆斯特丹去的钱，还不得不靠妻子养活。他深感痛苦。他痛苦，尤其是想到妻子会误解他的感情，会认为他是迫于困厄而不得不回家的。）

这意想不到的收入使热罗姆多少恢复了一点尊严，他立刻就可以自由了。

他想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他向门口走去，边走边拆第二封信。上面的字迹很拙劣，他想不起是谁写的。他停住脚步，

愣住了：

"先生：

我必须通知您，我遭到了一件事。我并不为这事伤心，相反，我多少得为这事高兴，因为我只身一人受的苦太多了。但就是因为这事我丢了我的工作，被赶了出来，到了绝望的地步。我不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您仍然置之不顾，任凭我走投无路，因为我现在已不可能找到任何工作，这是越来越明显了。我现在只有三十法郎零十个苏，今后，我也没有任何办法抚养孩子，虽然我很愿意尽我自己的责任养活他。

"我不责备您，但我希望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对我的态度好一些，因为明天或者后天，顶多星期四，必须来帮助我，不然，我怎么办呢！

忠实爱您的，维·勒·加德"

起初，他不明白。"勒·加德？"忽然想了起来："维克托里娜……克莉克莉①！"

于是，他向原路折回去，坐了下来，手指头把那张信纸翻来翻去。"明天或者后天……"他辨认着邮戳上的日期，计算了一下：这封信已经等了两年！可怜的克莉克莉！她后来怎么样了？他毫无回音，她是怎么看的？孩子怎样了？他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心里并不真正激动，脸上不知不觉显出合于常例的怜悯模样。然而，一个腼腆怕羞、哆哆嗦嗦的小身子，两只天真无邪的眼睛和一张小姑娘的嘴却在他记忆中重新出现，并且非常鲜明，

① 字义为蛐蛐。

真叫人越来越心慌意乱……

克莉克莉……他是怎样认识她的？啊！是在诺埃米家里，是诺埃米把她从布列塔尼带来的。以后呢？他已经记不太清那个郊区的旅店了，他在那儿把她藏了半个月。为什么离开了她呢？……他记得很清楚，两年以后，诺埃米暂时不在家，他们相会的情况，他仿佛又清清楚楚地看到阁楼上的下房，天傍黑时，他就爬了上去。以后，又把她安置在里什邦斯街的带家具的公寓里，他对这女孩的热情持续了两三个月——也许时间更长一些？

他又把信读了一遍，看了看日期，一股熟识的热气冲上脑袋，眼睛模糊了。他站起来喝了一杯水，把克莉克莉的信揣进衣兜，把银行给他的通知拿在手里，去找妻子了。

一个钟头以后，他坐上去巴黎的火车。

早晨十点钟，在九月的阳光下，他一走出巴黎圣拉扎尔车站，高兴得有点头昏眼花。他坐车到了银行，在几个窗口忙了一阵，等到签了收据，把钞票折好，塞进公事包，兴冲冲向门外等着他的车子跑去，他这才觉得这一回是永远从最近几星期的黑暗里逃了出来，他又活过来了。

接着，他跑遍全巴黎，问了这个门房，又问那个门房，办了一大串十分复杂的交涉，起初一无所获，这样一直到下午两点，连午饭都没有时间吃，才找到了一位巴尔班太太，又名汝汝妈妈。这位太太出门拜客了。女仆年轻多嘴，她说她认识这位勒·加德小姐，“这位小姐又叫做丽奈特，不过，她每星期三才到她订了房间的旅馆里去，那是她出门的日子。”

热罗姆顿时脸红了，可是，这到底是一线希望。

“我很明白，”他低下头，领悟地笑了笑说道。“所以，我要的是另外的地址。”

他和那个女仆象同伙似的对视一下。热罗姆忽然想到：“她很可爱，”但是这时候他只愿意想克莉克莉。

“在斯德哥尔摩街，”那女仆终于微笑着说。

热罗姆坐车赶到那里，下了车，不久就找到了那个地方。虽然他并不承认，虽然他极力忍着，还是感到一阵悲哀逐渐袭来，从早晨起就激动着他的那些情感都消失净尽了。

从外面的大太阳底下，一下子走到这明暗巧妙交错的房子里，他就更加晕头转向了。人家叫他走进一间日本式的房间，其实，房间里面，只有一把打开来钉在床头的劣质纸扇有点日本气味。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帽子，作出没事人的模样，正好有一面镜子，无论他朝哪里看，都把他这副模样毫不留情地照了出来，于是，他走到沙发那里，贴着边儿坐了下来。

门猛然开了，一个穿淡紫色紧身衣的姑娘走进来，突然站住了。

“啊……”她喊了一声。他以为她走错了门，可是那姑娘一直退到进来时机械地推上的房门旁边，结结巴巴地说：“是您！”

他犹豫着，不敢相认。

“是你吗？克莉克莉？”

她一直盯着热罗姆，仿佛以为他要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凶器。丽奈特把手伸向床，拉过来一条蒙床的被单，裹在自己身上。

“什么事？谁让您来的？”她问。

他伤心地在这涂脂抹粉的漂亮姑娘脸上寻找克莉克莉那孩子气的面容。现在她的脸有点发肿，头发剪得短短的。他甚至连当年那农村姑娘的清脆嗓音都找不到了。

"您找我干什么?"她又说。

"我来看看你,克莉克莉!"

他甜言蜜语,她却误解了,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不再看他,好象对发生的事件甘心认可了。

"随您的便,"她说。

她还裹着床单,但是把胸和手臂露出了一点,走到沙发跟前,坐了下来。

"谁让您来的?"她低着头,又说了一句。

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问,惊慌失措地站着,解释说他到外国住了很长时间,刚刚回到法国,才看到她的信。

"我的信?"丽奈特抬起眼睛来问道。

他又认出来她瞳仁里灰绿色的光,还是那么纯净。他把信递给她,她接过来,瞅着信封,显出迟钝的模样。

"真的!"她说,怨恨地瞥了他一眼,把信拿在手里好半天,又使劲点点头说:"反正一样!想不到您甚至连信都不回!"

"可是克莉克莉,我是今天早晨才拆开你的信的。"

"那又怎样,您至少应该回封信,"她固执地摇着头说。

他又耐心地说:

"相反,我马上就来了。"他没有再等,问道:"告诉我,孩子呢?"

她抿紧嘴唇,咽了口唾液,想说话又说不出来,眼睛里噙满了泪。

最后她才说:

"他死了,早产。"

热罗姆叹了一口气,好象是宽慰似的。他坐在那里不作声了。丽奈特毫不容情的眼光看得他又羞又恼。

“反正这一切全都怪您！”她说。（她的声音不象她的眼光那么冷酷。）“我本来不是个下作女人，您完全知道。两次，我全都相信了您的话。两次，我抛弃了一切，为了跟着您！……唉！您第二次又跑掉了，我哭得多伤心呀！”她还是偷偷地瞧着他，耸着肩膀，扭着嘴唇，亮晶晶的眼睛透过泪花显得更绿了。热罗姆心里沉甸甸的，也感到羞恼，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态度，只好强笑着。（他那样歪着嘴的微笑，多么象但以理呀！）

她擦干了眼睛，突然用平静的声调问道：

“太太可好？”

热罗姆知道她说的是诺埃米。来的时候，他决定不提佩蒂-迪特罗耶夫人死了，唯恐使得克莉克莉激动起来，引起她的感触，使她产生顾虑，打乱他这时心中的盘算。他也就不作其他考虑，顺口说出原先编好的谎话：

“太太吗？她在国外演戏。”然而，心里还是难免有些激动，不能不克制一下，于是又说：“我估计她身体很好。”

“演戏呀？”丽奈特充满敬意地重复一句。

他们又相对无言了，她向他转过身子，若有所待似的。她把胸脯和肩膀露出了些，笑了笑：

“您来这儿，不单单是为了这个吧？”她说。

热罗姆明白，只要他一招手，丽奈特就会顺从的。可是，唉！今天早上，他还怀着疯狂的欲念，象条猎狗似的，在全巴黎追踪这猎物，可是现在，这欲念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不是，为别的事，”他回答。

丽奈特好象很意外，几乎象自尊心受到伤害似的。

“您知道，在这儿，我们无权接待……一般的客人……”

热罗姆连忙扭转话题：

“你为什么把头发剪短了？”

“这个地方人家喜欢这样。”

他强作镇静地微笑着，再也找不出话来说了。然而他还不打算走，内心深处还有未足之意，于是，他继续留在房间里，好象还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办似的。什么事呢？可怜的克莉克莉……错已铸成，无可奈何了……当真没有法子了吗？

这样的静默丽奈特觉得有些尴尬，她偷眼打量热罗姆，好奇的成分比怨恨倒更多了。他回来干什么？莫非始终多少还爱她？这问题搅乱了她的心——忽然，她想到可以从他再得一个孩子。所有落空了的那些希望一下子又复活起来。热罗姆的一个儿子，但以理的一个小弟弟，这孩子将是她的，是她一个人的……她真想滑到地上，抱住热罗姆的膝盖，向他抬起头恳求，低声说：“我愿意从你得一个孩子！”但是，如果这样一时任性，历尽辛苦挣扎到的前途那就一下子全毁了。她微微一个寒战，迷惘的目光滞留在那不能实现的梦中，嘴唇咬得紧紧的，对自己说：“不，这绝对不行！”

“但以理怎么样？”她忽然问道。

“谁？但以理？我的儿子？”他十分尴尬，问道：“你认识他？”

不知为什么，丽奈特一直希望热罗姆这次回来是跟但以理有点什么关系。她后悔说出了但以理的名字，决定不再说什么了。无论是父亲、无论是儿子，永远不会知道这是一种多么……颠倒错乱的爱情……

她支支吾吾地回答：

“我怎么不认识？全巴黎都认识他。我遇见过他。”

热罗姆更担心了，但是他不敢问：“是在这儿吗？”

“在哪儿遇见的？”他问道。

“到处都能遇见他。在夜总会。”

“啊！”他说，“我早就想到了。对他的生活方式，我早就对他说过我的看法！”

丽奈特连忙说：

“嗳，这是以前的事了……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常去，他也许跟我一样，现在我很正经哩！”

热罗姆看看她，没言语。他怀着真诚的苦恼，想到年轻人的放荡，道德败坏，然后，又想到这所房子，这个坠入罪恶的女人……

“生活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他想，他忽然感到郁闷，后悔。

丽奈特又仿佛看到自己今后的境遇，而她现在的一切行动正是为了今后。她把吊袜带拉得直响，一边说出了心里想的事：

“对，现在，我差不多算熬到头了。就是因为这，我才不责怪您……如果我还正正经经的好好干，三年以后，我就和巴黎再见啦！你们这个又肮脏又讨厌的巴黎！”

“为什么三年呢？”

“怎么不是，您算一算，我到这里来，还不满一个月，每天已经可以净挣五六十法郎。一个星期就是四百法郎。那么三年之后，也许更早一点，我就有三万法郎。到了那一天，就算到头了，什么克莉克莉，什么丽奈特和别的等等，就都算过去了。维克托里娜带着自己的积蓄，收拾好东西，吓！坐上去拉尼翁的火车！这一伙人，再见了！”

她笑了。

“不，无论如何我这个人并不象我的行为那么坏！”热罗姆怀着绝望的确信，不断地想。“不！事情要复杂得多。我这个人比

我过的生活要好。然而，如果没有我的话……这个小姑娘……如果没有我！”从他记忆的深处又浮起了那句神圣的话：“行丑事者必有祸殃！”

“你的父母还健在？”他问道。

有个还很模糊的想法，他本想把它驱散，却慢慢在脑子里形成了。

“我爸爸去年在圣-伊夫死了。”她顿住了，犹豫着要不要划个十字，终于没有划。“我只有一个姑姑。她有一栋小房子，在教堂后面的广场上。您知道佩罗-吉雷克镇吗？实际上，这老太太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继承人。并不是她有财产，只是她有她的房子。现在她靠收入的年金生活，一年一千法郎。她在几家贵族家里作了很多年的佣人。她还在教堂里出租椅子，这也能有点进项。”她的脸开朗了，又继续说，“汝汝妈妈说，要有三万法郎的本金的话，我也能有那么多定期利息，或者差不多。不够的话，我完全有法子去挣。我将跟我姑姑两人生活，我们俩一向合得来。”她叹了一口粗气，一面看着脚趾在缎子的小鞋里动着，最后说：“在那里，从来没有人知道我的事，一切都会结束，都会忘掉！”

热罗姆站起来。他的思想在发展，把他控制住了。他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趟。要慷慨大方……赎回前愆……

他在丽奈特面前站住：

“您喜欢您的布列塔尼，是吗？”

她听到他称她为“您”，惊奇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那还用说！”她终于说。

“好吧，您马上回那儿去！对，听我说！”

他又走起来，象个任性孩子似的着急。“如果不能马上说定，”

他想道，“我就再也不管了。”

“听我说，”他断断续续地说，“您回家去！”他盯住丽奈特的脸看着她，他说：“今天晚上！”

她笑了起来：

“我？”

“就是您！”

“今天晚上？”

“对！”

“回佩罗？”

“回佩罗！”

她不笑了，低下头，她显出冷淡的表情打量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取笑她呢？又为什么在这样的事情上开玩笑？

“如果您，象您姑姑一样，每年也有一千法郎的话……”他又说。

他微笑着，他没有恶意。他说一千法郎是什么意思？她从容不迫地计算一下，用十二除一千。

他不笑了，又说道：

“你们镇的公证人叫什么名字？”

“公证人？哪一个？是伯尼克先生？”

热罗姆挺直了身躯：

“那么，克莉克莉，凭着我的名誉对你说，每年，九月一号，伯尼克以我的名义付给你一千法郎。今年的，在这儿。”他打开了公事包。“再加一千法郎给您作到家的安置费。拿着吧！”

她睁大眼睛，咬着嘴唇，什么也不说。钱就在那儿，在她眼睛底下，手边上。她身上还存在着这样天真的本质，所以她惊奇，却没有什么怀疑，终于接过了热罗姆耐心递过来的钞票。她把

钞票折得小小的，塞进袜统里。她看看热罗姆，不知道该说什么，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要去拥抱他。她忘了自己目前的处境，甚至忘记了他们从前的关系，他又变成了热罗姆先生，佩蒂-迪特罗耶太太的朋友，就象初见面的那些日子一样，叫她害怕。

“可是，有个条件，”他又补充说，“就是您得今天晚上就走。”

她慌了：

“今天晚上？今天？啊！先生，不行，这不可能！”

他宁可不作这个善事，也不愿拖延执行决定的日期。

“就是今天晚上，我的孩子，当着我的面动身。”

她很快地明白热罗姆是不会让步了。她一下子发了火。今天晚上，真是岂有此理！首先这正是作生意的时候，另外，她在旅馆的事情怎么办？还有一个女朋友，跟她同租一个房间，还有汝汝妈妈呢？送到洗衣女工那儿的衣服呢？况且，这儿也不会就这样放她走……她象一只被胶粘在树枝上的小鸟一样，乱挣扎起来。

“我给您把罗斯太太叫来，”最后，话都说尽了，她挂着眼泪喊起来。“您就会明白这不行！首先，我也不愿意今天走！”

“去吧，快点去吧！”

热罗姆以为要大吵一通，已经准备好提高嗓门，但是罗斯太太脸上却浮着善意的笑容，他好生奇怪。

“当然啦，”她回答说。她马上嗅出这里面有警察局设下的什么圈套。“我这儿的姑娘都是自由的，无论谁要走，我们都不拦着。”她向丽奈特转过身去，拍着胖胖的手掌，用不容辩驳的语气说：“快去穿衣服吧！我的孩子，你看先生等着呢！”

丽奈特傻了眼，两只手合在一起，一会儿看看热罗姆，一会儿看看老板娘。哗哗的眼泪冲掉了她的脂粉，脑子里几十种彼此矛盾的想法纠缠在一起。她无能为力了，又惊又恼。她恨热罗姆。她迟疑着，不肯离开这间房，因为她还没有向他示意，叫他不要提起她藏在袜统里的那两张票子。罗斯太太不能不满脸通红，发作起来，抓住丽奈特的胳臂，把她向楼梯直推过去。

"请您听话吧，小姐！"她又压低嗓子，对丽奈特说："你别想再踏进这儿的门，他是密探！"

半个钟头以后，一辆出租汽车载着热罗姆和丽奈特到她租有房间的那家带家具的旅馆去。

她不再哭了，这样匆匆忙忙动身，她好歹也适应了，因为她自己那方面不需要采取什么主动。然而，她还不时地念叨着那老调子：

"三年以后，我不反对；可是立刻就走，那不行！"

热罗姆轻轻地拍着她的手，没有说什么，只低低地对自己重复说："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他觉得自己有能力粉碎一切反抗，但他也很清楚，这种能力是有限度的，必须抓紧时间。

他叫旅馆的人送来本月的帐单和火车时刻表。火车十九点十五分开车。

丽奈特请他帮着从挂衣服的大壁橱下部把她的黑木头旧箱子抽出来，里面是几件卷成一团的衣服。

"这是我当女佣人的时候穿的衣裳，"她说。

热罗姆想起尼科尔把诺埃米的全部衣服都留给了阿姆斯特丹的那个旅馆老板娘。他坐下，把丽奈特拉到膝上，劝她丢掉卖淫时的衣着，完全丢弃，完全恢复昔日的朴实和纯洁。他很沉

着，但语气热切，这使他到后来声音都发抖了。

她乖乖地听着。这些话好象是她自己遥远过去的回声。她不禁想道："这样的衣服，在家乡的人中间怎么穿得出去？望大弥撒时穿吗？人家会把我当成什么人呢？"可是，她还是不能下决心把这些镶着花边的内衣丢掉或者送人。这些花里胡哨的衣服花了她不少积蓄哩。可是她欠同住一屋的那个女人两百法郎，自从说到要走之后，这点债，丽奈特根本不当回事。把这些旧衣服送给这位女朋友，债也就还清了，也无需动用热罗姆给她的钱。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想到她要穿上黑哔叽的、皱巴巴的衣服，她立刻拍起手来，好象要去参加化装舞会似的。她急不可待地跳到地上，神经质地哈哈大笑，笑得全身直抖，象在哽咽一样。

热罗姆转过身去，免得她换衣服时觉得难堪。他走到窗子跟前，出神地看着小小的院落和院墙。

"无论如何，我比人家想象的要好得多，"他想道。在他看来，他的善行赎回了一个错儿，而他从来没有直率承认过在这件事里他有罪过。

然而，他觉得还缺点什么，不能完全心安理得，他没有扭过头去，只大声地说：

"告诉我，您不再怨我了！"

"啊，不啦！"

"您对我说，对我说：我原谅您。"她不敢。热罗姆依然看着外面，恳求道："作点好事，您就说这几个字就够了。"

她执行了：

"当然……我原谅您，先生。"

"谢谢！"

眼泪涌了上来，他仿佛又回到广大无边的和谐之中，好象经过了多年的穷困之后，终于又找到了心灵的平静。在下一层的一个窗户上，一只金丝雀在鸣啭。“我是好人，”热罗姆又在想。“别人说我坏，他们不了解我。我比我所过的生活要好得多。”他的心里洋溢着没有缘由的温情和怜悯。

“可怜的克莉克莉！”他喃喃说道。

他转过身来。丽奈特正在扣黑羊毛上衣的最后几个扣子。她把头发撩在脑后，洗后的脸又散发着青春的鲜艳。她又成了六年以前诺埃米从布列塔尼带来的那个又胆小又固执的小女佣人。

热罗姆按捺不住，走过来用一只胳臂搂住她的腰。“我是好人，我比人家想象的要好得多，”他还对自己重复着说，就象歌词的迭句一样。他的手指不假思索地解开了她裙子上的钮扣，嘴唇贴在姑娘的额头上，父亲般地吻她一下。

丽奈特哆嗦起来，几乎象以往一样受惊。可是他把她搂得更紧了。

“嗳，”她叹了口气，“您总有一股香味，您知道吗？就跟汽水似的……”她微笑了，伸出了嘴唇，闭上眼睛。

这岂不是她唯一能作出感恩的表示吗？对于热罗姆来说，在这神秘激奋的一刹那，不正是只有这样的动作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他内心洋溢着的宗教似的怜悯之情吗？

当他们到蒙巴那斯车站的时候，火车已经靠着站台了。一直到看见了车厢上的牌子：“拉尼翁”，丽奈特才意识到这是真的，不是骗人。她几年以来一直憧憬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可是她为什么这么伤心呢？

热罗姆为她选了一个座位。他们就在车厢前走来走去。两人都不说话。丽奈特在想着什么事，想着什么人……但是她不敢打破沉默。热罗姆也象还有什么心事，心烦意乱，因为有好几次，他向她转过身来，象要说什么，但又什么都没有说。直到最后，他眼睛没有看她，承认道：

"我刚才没有跟你说实话，克莉克莉。佩蒂-迪特罗耶太太死了。"

丽奈特并没有细问，就哭了起来，她这样静静的哀痛倒使热罗姆觉得好受些。"我们都是好人！"他甜滋滋地想。

一直到火车开动，他们没有再说一句话。如果她有这胆量的话，她会找一点小小的借口，把钱还给热罗姆，回去求罗斯太太再收留她。热罗姆等得心里烦躁，虽然从火坑里救出了丽奈特，但是现在已经不再感到快慰了。

火车终于开动起来，丽奈特鼓足了勇气，在车门上探出身，说道：

"请先生替我向但以理先生问好。"

轰隆声使热罗姆没有听清她说的是什么。她也看出来他没有听见，她的嘴唇颤抖起来，按在胸前的手在抽搐。他微笑着，看着她走了，很高兴，亲切地挥动着帽子。

忽然有个新的想法使他急不可耐，就是坐第一班车回到拉菲特庄去，投身到妻子的脚下，对她把一切都说出来——差不多全说出来。

"另外，"他点上一支烟，跨着大步离开车站，同时想道，"这笔年金的事，最好是告诉泰雷兹。她很有条理，她决不会不发现的。"

一 三

安托万每星期要找拉歇尔好几次，带她一起去吃晚饭。

一天晚上，正要出门的时候，她走近镜子，从手提包里拿出粉盒，掉下了一张折着的纸片，安托万替她捡了起来。

“啊？谢谢！”

他觉得她的声音有点惊慌，拉歇尔也在同时猜出了他的思想。

“怎么？”她想开个玩笑岔过去，说道：“你以为这是什么？你看看吧！是火车时刻表。”

他把她的手推开，她也就把纸片装进了手提包。但是他几乎立即问道：

“你要出门？”

这一回，她的睫毛在不自觉地眨动，微笑的模样变了形，十分明显。

“拉歇尔，怎么回事？”

她不笑了。安托万心里一阵焦急，想道：“啊！不行……要是没有她，我连最短的时间都受不了！”

他走到她身旁，摸着她的手臂。她倒在他的怀里，啜泣起来。

“怎么了？……怎么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她连忙断断续续地回答说：

“没什么，没什么，我太神经质了。听我说。你会看到，只是一件小事，我那孩子的坟，你知道，在吉-拉-罗兹耶尔。对啦，我很久没有去了。我得去一趟，你明白吗？我刚才让你害怕了，

原谅我吧！”她忽然紧紧搂住他，呻吟着：“我的小猫咪，你真是这么恋着我？你说，那么，如果有一天……你就太不幸了！”

“你别说了，”他低声说。他第一次掂量了一下拉歇尔在他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不禁有些害怕，怯生生地问：“你要不在……几天？”

她松开手，勉强笑着，跑到洗脸池旁用水抹了抹眼睛。

“哭成这样，真蠢！”她说。“嗳！也是象今天一样的一个晚上，正好是晚饭之前，我在家里，正跟几个朋友……那些人你都不认识。有人按铃了，是一封电报：‘孩子病危，速来。’我马上明白了。我就穿着当时的那身衣服跑到车站上去，戴着一顶缀着闪光片的网眼纱帽子，穿着一双敞口鞋。我跳上第一列火车。火车坐了一整夜，我一个人，都冻僵了……我到的时候怎能不疯呢？”她转身对着他：“耐心等一会儿，让我的眼睛干一干，这样好一些。”她脸上忽然一亮：“你要是真对我好，就跟我一起去！你说是吗？听我说，两天就够，一个星期六和一个星期日。我们在鲁昂或是高德贝克住一宿，第二天坐车一直到吉-拉-罗兹耶尔公墓。该多好哇，两个人逛一趟，你说呢？”

九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六，在一个晴朗的下午，他们上了路，火车上差不多没有人，这个隔间里只有他们俩。

有两天的休息，能与情人单独相对，安托万十分高兴，他的神经已经松弛下来，眼神也年轻了，充满笑意，象孩子似的活跃。他笑话拉歇尔，带了一大堆行李，行李网架上都塞满了。他不要坐在她旁边，好把她看个饱。

“别放，”他又站起来，想放下一个窗帘，她说。“我不会晒化的。”

"不行，太阳照着你的时候，我的眼睛都快晃瞎了。"这是真话，当太阳正好照着她的肌肤，头发都象燃烧起来的时候，长时间看她，眼睛的确受不了。

"我们还从来没有一起旅行过呢，"他说。"你想到了吗？"

她没有笑出来，嘴角稍稍牵动了一下，似乎有些急切，也有点坚决的神情。他俯下身来：

"怎么了？"

"没有什么……出门旅行……"

他不开口了，想到他自私地忘记了这次是去朝圣的。但是她解释说：

"出门我总觉得不安，风景飞驶而过……旅途尽头是个未知的世界。"她的目光在急速闪过的地平线上逗留了一会儿："火车，轮船，我坐得太多了！"她的脸阴暗了下来。

安托万悄悄挪过去，在长椅上躺了下来，头枕在她裙间的凹窝里。

"Umbilicus sicut crater eburneus，"他低声说。静默了一会儿后，他感觉出来拉歇尔的思想没有跟他在一起，他问道："你在想什么？"

"没有想什么。"她努力装出很有兴致的样子："我在想你学校老师式的领带。"她一面说着，一面把一个手指伸到领带下面去。"想不到连旅行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把领结打得松一些，随便一点！"她伸了一下懒腰，又笑起来说："只有我们俩，运气真好啊！……说话呀，你！给我说点什么吧！"

他笑了：

"说点什么的总是你呀！我？我只会说我的病人啦，检查啦……还有什么可给你说的呢？我总象一只鼹鼠一样，生活在洞

里，是你让我从我的洞里出来，看看这个广大的世界！”

他从来没有在她面前这样承认过。她低下头来，两只手捧起枕在她膝上的那亲爱的脸，看着他，说道：

“真的吗？是真的吗？”

“你知道，”他没有动地方，又说，“明年我们不要整个夏天都待在巴黎了。”

“好吧。”

“我今年还没有申请假期呢，我要想办法请半个月的假。”

“好。”

“也许三个星期。”

“好。”

“我们一起走，到哪儿都行……可以吗？”

“可以。”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到山里去，到佛日山①，不然就去瑞士，甚至更远的地方。”

拉歇尔在思索。

“你在想什么？”他问。

“就想这个，到瑞士去，对！”

“或者到意大利的湖上去。”

“啊！不去！”

“为什么？你不喜欢意大利的湖吗？”

“不喜欢。”

他一直躺着，列车颠簸象摇篮似的摇着他。他同意了：“好

---

① 法国东北部的一列山脉，是休养和旅游的中心。

吧，到别的地方去……到哪儿都随你。”可是停了一会儿，他又懒洋洋地问：“你为什么不喜欢意大利的湖？”

她用手指摸着安托万的额头、眼睑和象脸颊一样微微凹下去的太阳穴。她没有回答。他闭上眼睛，但昏昏欲睡的脑子里还在想着。

“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你不喜欢意大利的湖的原因呢？”

她不耐烦地微微动了一下：

“阿龙是在那儿死的。喏，我的哥哥，你知道吗？在巴兰扎。”

他很后悔这么追根问底，然而他又问了一句：

“他住在那儿？”

“不是，他到那儿去旅行，结婚旅行。”她皱起眉头，隔了一会儿，好象猜到了安托万的思想似的，小声地说：“反正，我见过的事，什么样的都有……”

“你跟你嫂子闹翻了吗？”他问。“你从来没有提起过她。”

火车停了。她站起来，扒在车门那儿，她还是听见了安托万的问话，转过身来问道：

“什么？什么嫂子，是克拉拉吗？”

“就是你哥哥的妻子，你说你哥哥是在结婚旅行的时候死的？”

“嫂子跟他一起死了，我对你说过吧，没有吗？”她又看着车外。“他们是在湖里淹死的，谁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她犹豫了一下，“谁也不知道，也许希尔施除外。”

“希尔施？”他说着，手肘一撑，挺起上身。“他跟他们一起在意大利？你……也在吗？”

“今天别谈这个了，”她走过来又坐下，恳求道。“把我的手提包给我，你饿了吗？”她剥开一块银圆巧克力放到嘴里，也给了安托万一块，安托万微微笑着，凑趣地吃起来。

“多么好吃呀！”她贪馋地朝他挤挤眼。忽然，她出其不意地又说起来：“克拉拉是希尔施的女儿。你现在明白了吧？我是通过女儿才认识她父亲的，我没有对你说过？”

安托万摇摇头，他克制着不再多问，想法子把这新的细节跟他已经知道的连接起来。另外，拉歇尔不迟疑地接着说下去，就象每次他不再问的时候一样。

“你没有看过克拉拉的照片？以后我给你找一下。她是我的一个同学，我是在初级班认识她的，不过，她在歌剧院只待了一年，她身体不行。也许希尔施就是因为这宁愿把她留在身边，很可能是这样……我那时一直跟她有联系，星期日我到纳伊驯马场去看她。我就是这样跟她同时开始学骑马的。以后，我们就养成了习惯，三个人一块骑。”

“三个人，都是谁呀？”

“克拉拉，希尔施，和我。从复活节开始，我早晨六点钟去找他们，一个星期去三次，晚上八点必须回到歌剧院。在这段时间内，布隆涅树林就是我们的，简直妙极了。”她停了一会儿。他一动不动，手肘拄着座席看着她，她顺着她回忆的线索，又说起来：“这姑娘性格古怪，胆子很大，很善良，很迷人，但是，带点流气。有时候，她象她父亲一样，眼神很可怕。那个时候，她是我最好的朋友。阿龙迷恋她已经好几年了。他工作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娶克拉拉。克拉拉本来不愿意。希尔施当然也不愿意。最后，她下了决心，很突然。我起初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另外，甚至在他们订婚的时候，我还什么都没有疑心。等到我知道的时候，

已经太晚了，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她停了一会儿。“后来，他们结婚以后的三个星期，希尔施给我打了一个电报，叫我到巴兰扎去。我起初不知道他去找他们了，我一知道他在那儿，我就预感到出了祸事！此外，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人们看得很清楚，克拉拉脖子周围有瘀斑，大概是他把她勒死的。”

“他是谁呀？”

“阿龙，她的丈夫。那天晚上，他租了一条船，要一个人到湖上去划船，希尔施就由他去了。他知道阿龙的打算，他也许有他的道理。他知道阿龙想自杀。克拉拉也猜到了。克拉拉乘希尔施没有看住她的时候，找了个空子，跳到刚刚划出去的船里。只是，这些都是我一点一点猜出来的，因为希尔施……”她发起抖来，清清楚楚地说：“他是个摸不透的人。”

她又停住不说了。安托万问道：

“可是，他为什么自杀呢？”

“阿龙总说要自杀，这是他摆脱不掉的念头。从小就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我对他什么话都不敢说，就让他结婚了。”她的声调十分痛苦，“后来，我为这件事真是十分内疚！也许，要是我当时说了……”她看着安托万，仿佛他能够为她的良心辩解似的。“我曾经发现了他们的隐事。可是，难道我撞见了，就非向阿龙说破不可？你说说看！他早就说过很多次，如果克拉拉不嫁他，他就自杀！如果我把我偶然发现的事告诉他，他真干得出，你信不信？”

安托万没有法子回答，但他重复说：

“偶然的？”

“啊！完全是偶然的。有一天早晨，我去找克拉拉和希尔施，要一起到树林去，我上楼直奔克拉拉的房间，我走近的时候，听

到打架的声音，我赶快向前跑……门半掩着，克拉拉连上衣都没有穿，光着胳臂，穿着紧紧的骑马裙。我推门的时候，我看见她拿起椅子上的马鞭子，啪的一声，狠狠地抽在希尔施的脸上！”

“打她爸爸？”

“对了，我的小乖乖！我承认，从那以后，我经常回想起这个场面！”她幸灾乐祸地嚷了起来。“我经常好象又看到了他那个脑袋，他那苍白的脸！颜色越来越深的鞭痕！啊！他就爱打人，打得还挺狠，可是这一回，哈！哈！自己挨打了，挨了一马鞭！”

“可是……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唉！我始终没弄清楚那天早晨发生了什么事……克拉拉大概是订婚以后就不愿意了。我当时马上就有了这个想法。我想起来很多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的事情，于是，我一下子就都猜着了，看得清清楚楚了……希尔施从房间里走出来，还摆着个老爷架子，一句话也没有对我说。他象是很拿得稳，我不会说出去。他这么想完全对，你看。我追问克拉拉，她对我全部承认了。可是她对我发誓——我肯定她这是真心的——她对我发誓说这种事永远完结了，她说她要结婚正是为了摆脱这件事。是摆脱希尔施？还是为了摆脱……她自己的情欲？那天，我本来应该好好考虑考虑。我本来应该明白事情根本没有算完。只是她说起希尔施的那个样子，就会明白！”她停了一会儿，然后，用低沉的声音补充说：“一个女人只要是用这种仇恨的口气谈一个男人，那就是说，她还在迷恋！”

她低着头，眼睛看着地，又象在思索什么。过了一会儿，她又说：

“后来，我又有了很多证据，因为就是她，克拉拉，正当结婚旅行的时候，你明白吗？是她叫希尔施到意大利去的！……以后，那些细节我就不知道了。但肯定地说，阿龙一定撞见了他们，不然的话，他就不会自己去淹死了……我永远弄不明白的，就是克拉拉想要干什么。她为什么也跳到船上去找她丈夫呢？为了阻止他自杀，还是为了和他一起去死？两种可能都有……多么可怕的会面呀！深更半夜，坐着船，荡到湖心！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过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厚颜无耻地把什么都承认了？她是干得出的……阿龙也许想把她干掉，使这种丑事在他死后不再发生？……第二天找到了他们的那条空船，很多天之后，找到了还在一起的两个尸首……可是，我觉得最奇怪的是，希尔施在他们去划船的当天晚上，电报局关门之前，不等搜寻开始，就给我打了一个电报，叫我去！”她出神地想了一会儿，又继续说：“不过，你也许在当时的报纸上读到过这条新闻，只是没引起你的注意吧。意大利的警察局作了调查，法国警察局也来协助，他们还到巴黎阿龙的住处和我的住处搜查过，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揭开谜底……我并不比他们知道的多！”

“你的那个希尔施从来也没有感到内疚过吗？”

拉歇尔很快地挺直身子。

“没有，”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的那个希尔施从来也没有感到内疚过！”

在她的声调里，在她看着安托万的眼神里，有些挑战的意味，但安托万并没有注意。因为她只要谈到她过去的生活，声调总是这样有点挑逗，仿佛让她头次见面的那天就不得不尊敬的这人感到惊奇，她就觉得很高兴似的。

“希尔施，从来没有感到内疚过，”她换了个声调，冷笑着

又说了一遍："但是，他觉得还是小心为妙，当年不要回法国。"

"你敢肯定说她，那个女儿，正当结婚旅行的时候……"

"不要再说了！"她说着，激动地扑到他的怀中。每当他们谈起希尔施的时候，她差不多总是这样激动。她急切地吻他一下，把他的嘴巴堵起来。她偎在安托万怀里，轻轻说："啊！你跟别人不一样！你善良，你慷慨，你正直！啊！我多么爱你，我的小猫咪！"方才讲的那段事始终还在安托万心里，他似乎还想问下去，可是她说："够了，够了……太刺激我了！我要把它全部忘掉，尽可能长时间地忘掉……紧紧地搂着我，摸摸我……对了，你摇摇我，好好地摇摇我，我的小猫咪，好让我忘掉……"

安托万把拉歇尔搂在怀中，从他下意识的深处，好象新的本能突然出现。他忽然感到一种需要，也想去冒险一番，逃脱这个刻板的生活，一切重新开始，去追求冒险，把他那样自豪地用于劳动目的的那种力量，用到自由的、不计私利的行动中去。

"我们两人一起出走怎么样？你听我说。一起重新生活，到遥远的，遥远的地方……你还不知道我能干出什么样的事呢！"

"你？"她笑着说。

她把嘴唇伸过来。而他现在清醒了，设法让她相信刚才的话是在开玩笑，就笑了起来。

"我多爱你啊！"她说着，仔细端详着他，脸上显出焦虑的神情。这个模样，他以后久久不能忘怀。

安托万很熟悉鲁昂。他父系家族就源出于诺曼底。蒂博先

生在鲁昂现在还有不少近亲。另外，八年以前，安托万在这里服过兵役。

拉歇尔在晚饭前只好陪他过桥到河对岸去，到了有很多军人的郊区，沿着一座兵营不见尽头的院墙，走了好一阵子。

“医疗所！”安托万向拉歇尔指着一座灯光通亮的建筑，高兴地嚷起来。“你看见第二个窗户了吗？办公室。我在那里面过了一天又一天，什么事也没有，甚至连看书都不行，整天守着两三个装病的和几个害相思病的！”他笑着，一点怨恨也没有，最后说：“哎，我现在多么幸福呀！”

她没作声，在他前面走着，安托万没有发现她快要哭了。

一个电影院前贴着海报：《陌生的非洲》。安托万把广告指给拉歇尔看，她摇摇头，拽着安托万回到旅馆。

整个吃晚饭的时候，安托万都未能把她逗笑。想到这次旅行的目的，他埋怨自己不该这样高兴。

可是，他们一回到房间，拉歇尔就搂住了他的脖子。

“你别怨我，”她说。

“为什么怨你？”

“让你这次出门很扫兴！”

他想表示不同意，但是她更紧地搂住了他，象是自言自语地说：

“啊！我多么爱你！”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到了高德贝克。

天更加闷热。河水流去，宽阔的水面上，水汽蒙蒙，闪闪发光。安托万把几个包裹撇到了出租马车的小客栈。他们在窗子

旁边吃午饭的时候，租好的马车早就提前在窗前等着。拉歇尔三口两口吃完了甜食。她自己把大包小包都塞进车篷里，向车夫详细说清了她要走的路线，然后高高兴兴地跳上了这辆旧马车。

越是接近这次旅行的伤心时刻，她好象越加兴奋。这一路都让她高兴：她认出了沿途高低起伏的地势，基督受难十字架、村子里的场院。看见什么，她都惊讶不已，好象从来没有离开过城市的郊区似的。

“哎呀，快看呀，这群母鸡！这个风瘫的老太婆在晒太阳！这里有段篱笆，还坠着一块大石头保持平衡！这个地方多么落后呀！你看，我早就对你说过：真是一片莽原啊！”

她看到在山谷中吉-拉-罗兹耶尔小教堂周围星星点点的房顶，就在车子里站了起来，容光焕发，好象回到了故乡一样。

车子驶近村口附近的房子，她对车夫说：

“墓地在左边，离村子还远，在那一片杨树后面。等一下，你就会看到了……让马跑起来，穿过村子吧！”

杂草丛生的院落后面，透过苹果树的枝叶，露出农舍的白墙。正面的墙壁上，划着黑色的线条，房顶上苫着茅草，百叶窗都关着。马车从一间石板盖顶的房子前面驶过，房子两侧一边一棵紫杉。

“这是镇公所，”拉歇尔喜气洋洋地说。“什么都没有变，就在这儿办理证件文书……你看，后面，她的奶妈就在那儿住，是个厚道人家，他们搬走了，不然，我一定要去拥抱她，那老太太……你看，我在这里住过一次。我刚来的时候把我安排在这个有空床位的人家住。我跟他们一起吃饭。我那时还笑话他们的土话。

他们瞧着我，好象我是动物园里一头什么动物似的。我睡在床上的时候，女人们特意来看我，因为我穿睡衣睡觉。这地方真落后，不可想象！人可都是好人。我的小妞儿死的时候，他们对我都很好。后来，我给他们寄了好多好多东西：蜜饯水果，扎头发的缎带，还给本堂神父寄了酒。"她又站了起来。"公墓在那边，山坡后面。你好好看看，一会儿就会看到一座座的坟，在一片洼地里。嗳！你用手来摸摸，你知道我为什么心跳吗？因为我总怕找不到她的坟，我可怜的小妞儿，因为我们不愿意花钱，买一块永久的坟地，这地方的人对我们说是不时兴。所以，我每次来，总不由自主地担心：要是他们把坟给我平了呢？他们完全有这个权利，你知道……老板，你在小道前面停车吧！我们下去，走到大门口……来呀！来呀，快点！"

她跳出了马车，急急忙忙向栅门走去，推开门，走到一堵墙后面，又马上转身出来，向安托万嚷道：

"坟还在！"

太阳照着她的脸，只见满脸喜气，她又走到墙后不见了。

安托万追上了她。她两手搭在腰间，在杂草丛生的墙角前昂然站着，荨麻丛中露出了断壁颓垣。

"坟还在，可是成了什么样子！啊！可怜的孩子！还说墓地照料得很好呢！我每年给他们寄二十法郎维修。"

她向安托万转过身来，仿佛为她非分的请求道歉似的，微带犹豫地说：

"我的小猫咪，脱帽，好吗？"

安托万脸红了，脱下了帽子。

"我可怜的孩子！"她忽然说一句，手扶着安托万的肩膀，眼

睛里涌满了泪水。"想不到她死的时候，我都没有看见，"她又轻轻说。"我来得太晚了。象个小天使，真是个小天使，白白的……"她忽然抹去了眼泪，笑了笑说："我要你来这一趟真是可笑，是吗？有什么办法呢？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可是，想起来还是很伤心。幸亏还有活儿要干，让人可以不去想……来吧！"

要到马车上去取东西。他们没有叫车夫帮忙，把一个个包裹搬到墓地。拉歇尔跪在草地上，一定要亲自打开来。不一会儿，就在旁边的一块石板上，整整齐齐摆出了一把铲子，一把砍柴刀，一个木槌，还有一个大纸盒子，里面装着白蓝两色珠子缀成的花圈。

"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这么沉，"安托万微笑着说。

她高高兴兴地站起身来：

"别嘲笑了，来帮忙吧！脱掉上衣……拿着这把砍柴刀，把杂树乱草都砍掉。坟墓都给掩住了。你看，草底下露出了砖，这是标记位置的。她的棺材不大，也不重，可怜的小妞儿！……拿过来！这是一个花圈的残片，是好几年以前的了。你看，这儿写着：'给我们亲爱的女儿'，是佐哥送来的。那时候，我已经有一年不跟他在一起，不过，我还是通知了他。你懂吗？他倒很得体，穿着黑衣服来了。说良心话，当时我很高兴，这样，送孩子入土的时候，我就不是孤孤单单的了……多蠢呀！……等一等，这是十字架，拔出来，一会儿我们把它埋结实些。"

安托万除着草，心头觉得一阵激动。他起先没有看清楚整个的碑铭："罗撒娜-拉歇尔·哥卜费特"。罗撒娜几个字已经消磨不清了，只看到他情人的名字。他沉思了一会儿。

"好了，"拉歇尔说，"干活吧！从这里开始！"

安托万老老实实地干起来，他干什么都是认真彻底的，只穿

着衬衫，挥动着柴刀和铲子，不一会儿，就象个壮工似的满身大汗了。

"把花圈拿给我，"拉歇尔说。"我要好好擦干净……嗳！怎么缺一个？你看见了吗？缺希尔施的，那是最好看的，是瓷作的花儿！真是，真奇怪！"

安托万注视着她，觉得怪有意思：她帽子也不戴，蓬乱的头发在阳光里闪闪发亮，嘴唇又象生气又象嘲弄，裙子撩起，袖子也卷到肘弯。她把围墙里面四面八方都走遍了，检查了每座坟墓，生气地叨叨着：

"准是别人借去用了，老天！这些贪心的东西！"

她垂头丧气走了回来：

"我真喜欢那个花圈！他们也许拿它做装饰品了。他们那么落后，你知道……"她忽然又平静了，说道，"我在那边发现有黄砂子，可以把她的坟打扮得漂亮些。"

一刻钟一刻钟过去，小小的坟墓越来越改变了面貌：十字架重新竖起来，还用木槌砸结实了，高高地耸立在砖砌的长方形坟头上，坟上的杂草也都除净了，周围修了条小路，铺着黄沙，显出这座坟精心维修的模样。

他们却没有注意到，天边早已涌上黑云。雨点开始打下来，他们才吃了一惊。山谷上空聚集着一场暴雨。在铅灰色的天空下面，石头显得更白，草更绿了。

"快点吧！"拉歇尔叫道。她怀着母亲的慈爱向小小的坟茔微微一笑，轻声说道："活儿干得不坏！简直象别墅的小花园！"

安托万在墙角里看到一丛玫瑰，低垂的枝条上，有两朵橘黄花心的玫瑰花在风中摇曳。他想把这两朵玫瑰献给小罗撒娜，

作为临别的赠礼，可是对人情的尊敬使他停住了手，他宁愿让做母亲的作出这浪漫的举动。他把花摘下来，递给了拉歇尔。

她接过花，却赶紧别在自己的胸襟上。

"谢谢，"她说。"得快点走了，我的帽子快淋坏了。"她向马车径直跑去，没有回头，两手提着已被雨点淋着的裙子。

车夫早已卸了马，牵着马钻到篱笆丛下面去避雨了。安托万和拉歇尔钻到马车里，躲到车篷底下，打开沉甸甸的冒着一股发霉的皮子味的围裙，盖在腿上。她笑着，突如其来的这场暴雨她觉得好玩，加上事情办完了，更是高兴。

只是一场阵雨。雨已经小了。云朝东飞快飘去。不一会儿，透过用水汽净化了的大气，露出了炫目的夕阳。车夫开始套车。走过几个孩子，赶着一群湿淋淋的鹅。最小的一个，顶多不过十岁，他爬到踏脚板上站着，用清脆的嗓子喊道：

"好哇，搞恋爱哪，先生太太？"然后，拖着克拉克拉响的木套鞋逃走了。

拉歇尔哈哈大笑起来。

"还说他们落后呢！"安托万说。"年轻的一代很有前途。"

马车终于要出发了。但是，时间太晚，赶不上高德贝克的火车了。他们必须直接赶到火车线路上最近的一个站去。安托万不愿意星期一早上让别人代他值班，一定要在当天夜里赶回巴黎。

马车在圣-万拉努打尖吃晚饭，客栈里挤满了星期日晚上的酒客。新到的两位被安排在后厅。

晚饭桌上没有说什么话。拉歇尔不再说笑了。她在沉思。她回忆起来，下葬那天，就在这个时候，也坐着这样的一辆马车，说不定就是这辆，到过这儿，不过陪着她来的是那个男高音歌手。她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他们几乎马上就吵了一场，佐哥向她扑

来，就在那儿，就在那个大木箱前面打了她一个耳光。可是当天晚上，在这个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她还是委身于他。以后一连四个月，又跟他在一起，忍受着他的愚蠢和粗暴……现在，她一点也不怨他。今天晚上，她甚至还怀着肉体上的回忆想着他，想着那个耳光。然而，这些事，她不想告诉安托万，她从来不向安托万肯定承认那男高音常揍她。

从黑暗中，忽然又出现了一个刺心的念头。她明白，就是为了逃避这个念头的纠缠，她才久久回忆那过去的事情。

她站起来。

"我们徒步走到车站，怎么样？"她提议。"火车十一点才开。让马车拉着行李。"

"黑天半夜，步行八公里，又这么泥泞。"

"有什么不可以呢？"

"瞧你，你真疯了！"

"唉！"她叹息地说，"走到车站，我会累坏的，可是我反倒会舒服些！"不过，她倒没有十分坚持，跟着他向马车走去。

一片浓密的黑暗，空气清新凉爽。

刚一坐上车，她就用小阳伞碰碰车夫的脊背，说道："让马走慢步，时间足够。"

她向安托万偎依过来，轻轻说道："天气多么温和，多么舒服……"

过了一会儿，安托万想抚摸靠在他身上的脸，这才发现她满脸是泪。

"我太神经质了，"她挣脱开去，解释说。接着她又紧紧缩在他的怀里："啊！抱紧我，我的小猫咪，紧紧搂着，别松手。"

他们静静搂抱在一起，一句话不说。车灯照耀着，树和房子

象幽灵似的刹那间迎上来，又消失在黑暗里。在他们头顶上，星空闪闪发光。马车颠颠簸簸，拉歇尔靠在安托万肩上的头也摇晃着。有时候，她撑起上身，搂住她的情人，叹着气说，

“我多么爱你！”

在铁路分岔的站台上，只有他们俩等着去往巴黎的火车。他们待在一间披檐底下。拉歇尔一直沉默不语，挽着安托万的胳臂。

车站上几个职员在黑夜里跑着，挥动着号志灯，潮湿的人行道反射着灯光。

“直达车过站啦，往后站！”

一列特快列车，黑漆漆的车身亮着几盏灯火，象打穿了一个个窟窿，撼天动地地疾驰而过，把周围一切可以飞动的东西都掀了起来，仿佛连呼吸的空气都卷走了。很快又恢复了寂静。忽然，就在他们头顶上，电铃传出了尖锐刺耳的声音，报告快车要到了。

列车只停三十秒钟，他们几乎连爬上车的时间都没有，更来不及选择车厢。已经有三个人在那里睡觉，灯上罩了一层蓝布。拉歇尔脱掉帽子，一下子倒在唯一没有人的角落里，安托万紧挨着她坐下。她没有靠到他身上，却把前额贴到黑色的车窗上。

白天里显得橘黄、甚至发红的头发，在车厢昏暗的光线下面，说不上到底是什么颜色，倒象是炽热的流体，象金属抽成的丝，玻璃拉成的线。她那发着磷光似的白色的脸颊，也仿佛失去了肌肤的真实色泽。她的手软软地搭在座席上，安托万握住那只手，觉得拉歇尔好象在发抖。他低声询问，她不回答，只是象发热病似的捏捏他的手，又把身体挪开了些。他不明白她是怎么了。

他回想起她下午在墓地上的样子，晚上的精神震动难道是扫墓的结果？她在墓地上还算是高兴的呀！他猜来猜去也捉摸不透。

到站了，同车的旅客动弹动弹，取下了蒙在灯上的布。他发觉她还是垂着脑袋，不肯抬头。

他跟着她穿过人群，一句话也没有问她。

可是，他们刚坐上出租汽车，他就抓住她的手腕，问道：

“你是怎么啦？”

“没什么。”

“怎么啦，拉歇尔？”

“你别管……你也看得出来，完了。”

“不，我不能不管你，我有权……怎么啦？”

她抬起变了样的脸，伤心绝望地看着他，清楚地说：

“我没法跟你说明白。”可是，她没有力量克制自己一直到最后，就扑倒在他的怀里：“啊！我永远也没有这样的力量。我的猫咪，永远，永远也没有！”

他顿时明白：他的幸福快要完结了，拉歇尔就要离开他，要丢下他孤零零一个人。他却无可奈何，毫无办法。她并没有明言，他就已经明白过来。他甚至还没有弄清楚这是为什么，还没有来得及感到痛苦，就已经明白了，仿佛他老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会有这么一天似的。

他们登上阿尔及尔街的楼梯，进了拉歇尔的那套房间，没有交谈一句。

她丢下他一个人在粉红色的房间里待一会儿。他呆痴痴地站在那里，看着那墙凹里的床，梳妆台。这间内室早就变成他的了。她回来了。她已经脱掉大衣，他看着她进来，又关上门，走向

前来，眼珠隐没在金色的睫毛后面，嘴唇谜也似的抽搐着。

他完全丧失了勇气，向她迈了一步，结结巴巴地说：

“可是，这不是真的吧，你说？……你不会离开我吧？”

她坐了下来，用疲惫的嗓音断断续续地说，必须冷静下来，她要去长途旅行，到比属刚果去办一些事务。接着，她又进一步解释，她父亲的遗产，也就是她的全部资财被希尔施投入了一家榨油厂，这家榨油厂直到现在买卖还算兴隆，收益也很可观。但是，两个经理中最近死了一个，她刚刚得知，剩下的那位执掌了全权，这人同布鲁塞尔几个巨商搭了伙，这几个巨商刚刚在金萨沙，也就是说在附近地区开设了一家竞争性的油厂，千方百计要把拉歇尔的厂子挤垮。（她说的时候，仿佛拿到了一些证据。）一些政治上的枝节使问题就更复杂了。穆勒一家人受比利时政府支持。距离这么远，拉歇尔觉得无法信托任何人。这事关系到她唯一的产业，她的物质保障，也关系到她整个的前途。她也考虑过，也想找个别的办法，可是，希尔施住在埃及，跟刚果已经没有什么联系。唯一的办法就是她自己去一趟，或者重新改组油厂，或者以合适的价格把油厂卖给穆勒一家。

安托万保持着镇静，面色苍白，眉头紧皱，看着她，没有打断她的话。

“可是，”他终于壮起胆子问道，“也许很快就能办妥？”

“也许很快，也许很慢。”

“怎么？一个月？……再多些，两个月？”他的声音发抖了，“三个月？”

“对。”

“也许能短一点？”

“噢，不行！光是去那儿就得一个月！”

“是不是可以找一个什么人去？一个可靠的人？”

拉歇尔耸耸肩：

“可靠的人？离审核帐目的时间只有四个星期了，还要对付那些竞争者，他们准备把所有的人都买来作同谋。”

说得有理，他不好再坚持了。其实，刚一开始，他就只有一句话涌上嘴边：“什么时候分手？”别的问题都可以等一等，他凑近拉歇尔，用跟他这个敢于行动的人那抽搐的脸很不相称的卑顺的声调小声问道：

“宝贝……你不会就这样马上就走吧？……你说？”

“不是马上……可是不久就得走，”她说。

安托万强打精神：

“什么时候？”

“一切就绪之后，现在还说不准。”

静默了一会儿，两个人都在犹豫，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安托万从拉歇尔憔悴的面容上，看出她已经无力支撑。他自己也一样，他的一切坚强都不复存在了。他走到她身旁，又恳求道：

“不是真的吧？告诉我，你不会……走！”

她把他抱在怀里，搂着他，拉着他踉踉跄跄朝床走去。两人一齐扑倒在床上。

“别说了，”她喃喃说道。“什么也别问我。再也别说了，一句也别说，不然的话，我马上就走，根本不通知你。”

他死了心，不再说话了，把脸埋在她蓬乱的头发里。他也哭了起来。

一四

拉歇尔毫不动摇。接连一个月的光景，她回避任何重新提出的问题。一看见安托万眼睛里显出焦虑的神色，她就扭过头去。这一个月是难以忍受的。他们还继续生活下去，然而每个行动，每个思想都是内心痛苦的反映。

就在拉歇尔向他解释的第二天，安托万就想抖擞起精神，但是白费了力气。他那么痛苦，自己都感到大为惊奇；无法控制自己的痛苦，他又感到羞愧。痛心的怀疑在脑中闪过："莫非我真是……"但马上又想："但愿没有人看出来！"幸亏，他在每天忙碌的生活中，身不由主，只要每天早上穿过医院的院子，他就恢复了完成一个大夫日常职责的能力，这就象他的一个护身符一样。看病的时候，他心里只想着病人。可是，每当他恢复清醒的时候——比方说两次诊病的间歇，或是上桌吃饭的时候（蒂博先生已经回到巴黎，从十月份开始，家里的生活又恢复了常态），——这种无可治疗的、不断在他头上回翔的沮丧就突然向他袭来，他就变成了一个不能专心、浮躁易怒的人，仿佛他以前那么引以为傲的力量现在只能以生气来表现了。

他一到傍晚，就去找拉歇尔，整夜都留在那里。但是没有乐趣。说话也好，沉默也好，仿佛都由于两人之间有了秘密而使人厌烦。他们搂抱在一起，很快就觉得疲乏，一点也不能满足彼此之间几乎是怀有敌意的渴望。

十一月初的一个晚上，安托万到了阿尔及尔街。他看见门开着，马上看到前厅里一片混乱：墙壁上什么都没有了，地板上，地

毯也不见了……他赶紧跑进拉歇尔那套房间，里面的家具全都搬空了，空空洞洞地响着回声，那粉红色的房间里，放床的墙凹处，只成了一个没有用的空角落。……

他听到厨房里有搬动东西的响声，失魂落魄地跑了过去。看门的女人正跪在地下，翻弄着一堆旧衣服。安托万从她手里抓过来拉歇尔留给他的信。刚看完头几行，血就涌到心里，啊，拉歇尔还没有离开巴黎，她在附近的一个旅馆里等着他，明天晚上才坐火车到勒阿弗尔去。就在这个时候，他在心里编了个谎，到医院去请假，好送拉歇尔上船。

第二天一整天，他都在为请假奔走，但一一失败了。直到晚上六点钟，才把种种事情办妥，值班时间也有人代替，他可以动身了。

他在车站找到了她。她面色苍白，显得苍老，穿的衣服也是他不认得的。她正在托运一大堆新箱子。

第二天早晨，到了勒阿弗尔，在旅馆里，安托万正泡在一澡盆热水里，设法使自己过分激动的神经平静下来，这时，他才忽然想起一件小事：拉歇尔的行李上都标着拉·希字样，顿时，好象雷轰头顶一样。

他猛然从澡盆里跳出来，推开了房间的门：

"你……你要回希尔施身边去！"

看到他这样呆若木鸡的样子，拉歇尔只是向他温柔地微笑一下。

"对，"她轻轻地说，声音那样低，听起来就象叹了一口气。可是，他看到她垂下双目，表示承认，而且，头也点了两下。

他坐到旁边的一张凳子上，好一会儿过去了，没有一个责备

的词来到他嘴边。这时候，他缩起肩膀，并不是因为悲伤，也不是因为嫉妒，只觉得无能为力，双方都没有责任，并且感到生活本身的分量。

他一阵哆嗦，这才发现全身赤裸裸，水淋淋。

"你要着凉的，"她说。他们又找不出一句话来说了。

安托万擦干了身子，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然后，穿起衣服来。她一直就象他刚撞进来的那样，靠着暖气片站着没有动，手里拿着一个软毛刷。两人都很痛苦，但不管怎么说，彼此差不多一样都感到如释重负一般。这一个月来，安托万该有多少次感觉到自己并不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啊！现在，至少全部的真相就在眼前了。而拉歇尔也摆脱了谎言的错综复杂的纠缠，感到又恢复了尊严，感到有点什么东西成长壮大了。

她终于打破了沉默。

"我也许不该跟你撒谎，"她说，在她充满爱意的脸上，看得出夹杂着怜悯，却没有一丝内疚。"人嫉妒起来，就会有些又愚蠢又荒谬的成见。不过，说老实话，我撒谎是为了你，省得你烦恼。我呢，我越说谎越痛苦。现在我很高兴，我离开你的时候，你什么都知道了。"

他不言语，可是停住了手，不再穿衣服，又坐了下来。

"对，"她又说，"希尔施叫我去，我就去了。"

她又停住口，看见他不想说什么，觉得再也按捺不住，那么长时间强忍住的话现在不能不说了，她接着说道：

"你很好，我的小猫咪，你什么话也不说，我要谢谢你。别人会怎样议论，我全知道。足足有两个月了，我都在跟自己斗争！我干的事，就象疯了似的。但是，我要这么干，谁也拦不住……你也许会以为，是非洲在吸引我。啊！这倒也对，你知道，非洲对我

有吸引力，甚至有些日子，我渴望非洲都难受死了。但是无论如何，只是这一点还不足以……那么你也许以为我为了我的物质利益。这么说也对，希尔施要跟我结婚，他很有钱，非常有钱。而在我这个岁数，不管常言怎么说，结婚总是正经事。整个一生没有着落总是困难的……可是，还不仅仅是这个原因……不，说真的，我作为一个犹太女人，或者说半个犹太女人，这些打算早不在我考虑之内。证据就是：你也很有钱，或者说，将来一定有钱。可是，即使你明天要娶我，我还是要走，决不改变！

“我使你伤心了，我的小猫咪。可是你听我说：鼓起勇气来，都向你说清楚对你我都有好处。你了解全部真情，这样更好。我曾想过自杀，用吗啡自杀，很快，不会留下话柄，也没有痛苦。连药都准备了一定的剂量；昨天，离开巴黎之前我扔了。我要活下去，你知道。我从来没有真正想死……我向你说起他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表现出嫉妒。你这样很对。你怎么可以嫉妒他呢？你很清楚，是他应该嫉妒你！我爱你，我的小猫咪，我爱你。我从来对任何人都没有象爱你这样。而他呢？我恨他，为什么不说出来呢？我恨他。他不是人，他是……我也说不清是什么。我又恨他，又怕他。他那样打我！他以后还会打的。也许他会把我杀了，他太爱吃醋。已经有一次，在象牙海岸，他买通了我们的一个挑夫，叫他把我勒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怀疑他的小听差夜里到我的茅屋里来找过我。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她用阴暗的声调继续说道，“可是别人对他完全不反抗……你听着，有一件事我总没有勇气向你说，你知道，在巴兰扎，那件惨事之后，他把我叫到那儿去，你记得吗？事情就是在那儿开始的！不过，我早就料到了，我一到他面前就害怕得要死。有一次，他给我熬了一碗药，我都不敢喝，因为他

递给我的时候，笑容十分奇怪。唉！可是尽管如此，尽管如此……啊！你明白吗？你简直想象不到这个人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安托万又哆嗦起来，拉歇尔给他披了一件浴衣，又用毫不激动的声调说下去：

"噢，他根本用不着威胁我，也用不着对我使用武力，他只要等着就行。他很清楚，他知道自己的力量。是我去敲他的门！他到第二天晚上才给我开门……于是，我抛弃了一切，跟着他跑。我没有回法国，我就象他的狗，他的影子一样跟着他。两年，将近三年的时光，我什么罪都受过了。疲乏，危险，挨打，凌辱，坐牢，什么都受过。对，还要坐牢！三年的时间，今天过了，还为明天担心。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一连躲藏好几星期，不敢出门。在萨洛尼卡①，丑闻轰动一时：土耳其所有的警察都跟踪追捕我们，换了五次名字才到达边境！尽干些伤风败俗的事。在伦敦郊区，他想办法包了一家人：一个下等妓女，她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小弟弟……他把这些事叫做他的'炙什锦'……有一天，警察包围了屋子，把我们都抓住了。我能说什么呢？我们被羁押了三个月。可是，他还是有办法到底让我们给释放了……啊！我真愿意把这一切都说出来！我见过的多啦！我忍受的也多啦！……

"你会想：'我现在才知道她为什么离开他。'唉！不是这样，不是我离开了他，我以前对你说了谎，要我离开他是绝对做不到的。是他把我赶跑了！他还笑呢！他对我说：'你滚蛋吧，我什么时候高兴，你什么时候再回来。'我吐了他一脸口水……唉！你愿意知道真实情况？从我回到法国之后，我想的只有他。我等着，等着，他终于叫我去了！……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走吗？"

她站起来，走到安托万身旁跪下，把头放在他膝盖上，哭了

① 希腊北部的一个城市。

起来。

他看着她的后颈哭得一起一伏。两人都浑身发抖。

她闭着眼睛低声说：

“我多么爱你呀，我的小猫咪！”

一整天，好象有默契一样，他们不再说什么。说又有什么用呢？吃午饭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避免面对面坐着，有很多次，他们的目光互相吸引，为同样的想法所惊扰，他们就果断地把脸扭了过去。看又有什么用呢？

她得去买几件无关紧要的东西，她花费了很多时间，还装着十分感兴趣的样子。海风带来的阵阵暴雨冲刷着街道，沿着房屋呼啸。安托万顺从地跟着她从一个商店走到另一个商店，一直走到吃晚饭的时间。她甚至还没有去预定邮船的舱位。她要乘“罗马尼亚号”，这是一艘客货轮，从奥斯坦德①开来，早晨五点经过勒阿弗尔，一个钟头以后又开航，并不在这儿停留。希尔施在卡萨布兰卡②等她。至于什么比属刚果的那篇故事，没有一句是真的。

他们把晚饭的时间拖得很长，因为又要回房里去，两人度过这最后一夜，他们心里都有些发慌。他们吃饭的这家饭店厅堂很大，挤满了人，灯火辉煌，人声嘈杂，既是饭馆，也是舞厅，还是个台球俱乐部。这儿烟气腾腾，台球撞击作响，华尔兹舞曲有气无力地响着，可以在这里度过整个一个晚上。快到十点钟的时候，闯进了十二个流浪的意大利人，穿着红上衣，白长裤，戴着那不勒斯渔夫的小圆帽，帽子上缀的绒球儿在肩膀上跳动。他们

---

① 比利时的一个海港。

② 摩洛哥的一个海港。

都拿着乐器：小提琴，吉他，铃鼓，响板，一边奏乐，一边大声唱，还舞蹈着，乱蹦乱扭。安托万和拉歇尔看着他们，心里很感激，暂时转移注意，看看这些小丑，消散一下心中的痛苦，倒觉得欣慰。然而，当这些小丑们唱了最后几支曲子，来敛钱的时候，他们的痛苦仿佛更增加了。他们站了起来，在大雨里发着抖，回到旅馆。

这时，已到半夜，人家要在三点钟叫醒拉歇尔。

这短短的一夜，十一月的狂风呼号，雨点不断敲打着阳台上的锌板。他们一夜没有说话，也不起欲望，只是紧紧搂抱着，象是两个悲不自胜的孩子。

只有一次，安托万问道：

"你冷吗？"

她四肢抖个不停。

"不冷，"她说。她又向安托万挤了挤，仿佛他还能保护她，能够把她拯救出来似的："我就是怕……"

他没有应声，他始终摸不透，简直感到有些腻味了。

有人敲门。她从床上跳起来，挣脱开他最后的拥抱。他对她很感激。他们都要做强者，就以这种意志彼此支持着。

两人静静地穿上衣服，装出镇静的模样，彼此帮忙，把共同生活的习惯保持到最后一刻。有个箱子装得太满，他就帮她关上，跪在那箱子上，用全身的重量压着，她蹲在地毯上，把箱子锁好。最后，一切都准备好了，再也没有什么客套话要说，没有什么事要做了。她卷起铺盖，戴上旅行用的无边帽，别上面纱，戴好手套，扣上手提包的套子。可是，还要等几分钟雇的车才会来。她就到门房，坐在一把矮椅子上，一股冷风吹来，她赶紧把嘴闭得紧紧的，免得牙齿打战，碰出声来。她低着头，两手抱住

膝盖。这时，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又不敢靠近她，只好坐在最高的一只箱子上，晃着两手。几分钟在难以忍受的、预兆着不祥的寂静中度过。这是十分可怕的时刻。要不是知道再过几秒钟一切就会结束，他们真会忍受不住而昏厥过去。拉歇尔想起斯拉夫人的一个风俗：在那里，一个亲爱的人要是出门远行，大家就围着这个旅人团团而坐，沉默片刻。她几乎要说出她的这个想法，但又不知道嗓子是不是还管用。

听到几个仆役在走道里走动，来取她的行李，她一下子仰起头，全身转向他。她的眼光里反映出那样的绝望、恐惧和柔情，使安托万伸出双手：

"小宝贝！"

但是门开了，仆役们闯了进来。

拉歇尔站起来，她就是等着有人的时候，才向他道别。她走上一步，靠着安托万站住。他不想拥抱她，因为他一搂住，就不会松开手放她走。他的嘴唇，最后一次感觉到她那温热的、柔软的、抽噎的嘴。他猜到她在喃喃地说：

"别了，我的小猫咪！"

她赶快挣脱开来，穿过大开的房门，走进漆黑的走廊，消失了，头也不回。他还站在那里，绞着两手，没有别的感觉，只感到有点出乎意料。

她早就让他答应不送她上船。不过，他们商量好，他可以到北大堤的尽头去，站在灯塔脚下，目送"罗马尼亚号"出港。他一听到车子驶远了，就打铃吩咐把他的行李送到行李寄存处，他不愿意再有必要回这个房间。然后，他出了门，走进黑暗中。

全城一片死寂，雾气蒙蒙，到处淌着水。悲惨的云仍然笼罩

着城市，地平线上又在堆积着层层黑云，在这两块将要会合的暴雨的残迹之间，一片苍白的天空，仿佛即将融化。

安托万走着，茫然不辨路径。在一盏路灯底下，他顶着狂风，好不容易打开一张本市地图。接着，他在雾中迷失了方向，但波涛的声响和远处航船的汽笛引导着他。风在呼啸，吹得大衣在他的两腿上拍得直响。他顶着风，穿过滑溜泥泞的地面，走上一道胡乱铺着水泥的堤岸，一直走下去。

防波堤越来越狭，一直伸到海里。在右边，响起汪洋大海的雄壮节奏；在左面，港口里潴留的水，发出拍拍的响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雾笛声，嘶哑地吼叫，声音越来越清晰，充塞了天空：呜！呜！呜！

走了十来分钟，没有遇见一个人。安托万忽然发现，几乎就在头顶上，灯塔在放射光芒。因为有雾，方才一直没有看清楚。他已经走到防波堤的尽头了。

他在通往平台的台阶门坎上停住脚步，想辨别一下方向。他一个人，在风声和怒涛声中。正在他对面，乳白色的一片天光，那就是东方。显然，在遥远的彼方，已经为别人升起了冬天的旭日。在他脚下，花岗岩上凿出的梯级，伸展下去，直通到看不见的水底。即使俯下身去，他也看不见那拍击着堤岸的波涛，只听得在他身下很近的地方，波涛均匀的声息，一声声长叹，又一声声柔弱的啜泣。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在那四面八方包围着他，把他同活的世界隔绝开来的雾气中，渗进来一片更大的光芒。他现在看清楚了：南大堤上有灯光在闪动。他的目光不敢再离开两座灯塔之间的那片银白色的水面，因为，就在那儿，在两道光芒之间，她将出现。

他向左侧转过身去，忽然之间，正在那标志着新的一天即将诞生的光轮当中，出现了一个黑影。那高高耸立的狭长的庞然大物，在乳白色的天光里，眼看着轮廓越来越分明，越来越庞大。那是一条轮船，一条褪了色的大轮船，只见灯光四闪，身后拖着一缕颜色暗淡的低低的烟。

“罗马尼亚号”正在转向，驶入航道。

安托万紧紧握着铁栏杆，两手抽搐。刷刷的雨点打着他的脸。他下意识地辨认着甲板、桅杆、烟囱……拉歇尔！她就在那儿，离他只有几百米。她一定也象他这样，俯身向前，向他俯着身，蒙着泪水的双眼向他张望，却看不见他。他们那残破的爱情又一次将他们拉近，却不能让他们挥手告别，从而得到安慰。只有灯塔的光束，从安托万的头顶上，仿佛断断续续的抚摸似的，照到这分不清面目的庞大船体上。那船却又在雾气中消失，带走了他们最后的、未必能会合的注视，就象带走了一个秘密。

安托万在那儿站了好久，没有眼泪，头脑昏昏沉沉，没有想到该动身回去。耳朵已经习惯了那雾笛声，几乎听不见它那刺心的呼唤了。

他终于看了一下表，向城里走去。他冻得全身麻木，加快了脚步，看不见脚下，胡乱踩着泥水淌过。外港的工地上早已亮起淡紫色的灯火。在舒适的气氛里，锤子发出沉闷的声响。涨潮滚滚，拍打着海滩，海滩后面，耸立着睡梦中的城市。一行行的大车在卵石滩上走过，车轮吱吱扭扭，皮鞭劈劈啪啪。静默了这么久之后，安托万听着这喧闹声，心里好象松快了一点。他停住脚步，听着包着铁皮的车轮辗着石子的声音。

忽然他想到，火车要到十点钟才开。他还从来没有考虑过

这等火车的三个钟头怎么消磨。拉歇尔走了，对于他来说任何事先的筹划也都不存在了。怎么办呢？这不知做什么好的几个钟头引起的心灵的空虚更加重了他的苦恼，以至于他再也支持不住，靠着一处栅栏，哭了起来。

不知不觉地，他又走了起来，一直往前，信步走去。

街上渐渐热闹了。在水泉旁，一群头发蓬乱的孩子，在那里争着汲水。几辆卡车，在宽阔的马路上轰隆隆地向码头驶去。安托万走了很久很久，自己也不知道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天已大亮，他发现走到了他们住的旅馆前面广场上卖花的摊子旁。昨天去吃晚饭的时候，他在这儿差一点要为拉歇尔买一束菊花，但他忍住了没有买，也是依照一种默契，一直到分别的时候，他们避免作任何事，说任何话，来破坏他们的决心，引起他们好不容易才压抑住的悲痛。

这时，他才想起来，他还得到旅馆的帐房去取行李寄存单。他又想看一看他们的房间，那张床……可是，那套房间已经租出去，刚刚给了两位女客。

他又下了台阶，伤心绝望地围着街心花园闲逛。他认出了他们一起走过的一条街，就拐了进去，走到他们俩听那不勒斯人唱歌的那家饭店，他想再去一趟。

他寻找他们吃饭的那张桌子，给他们上菜的侍役。但是，昨天晚上他觉得看见过的东西，今天都认不出来了。大玻璃窗里射进无情的光线，使这游乐的场所变成了一个污秽冰冷的大仓棚。椅子堆在桌上，谱架翻倒了，大提琴躺在棺材似的黑盒子里，钢琴上蒙着一块油布，斑斑驳驳象是一张巨兽的皮，整个的演奏台就象一只满载尸体的木筏，在这尘土的海洋里漂浮。

“先生，劳驾！”

一个小厮，过来扫桌子底下。安托万把腿放到长凳上，眼睛盯着那一来一去的扫帚：地上有一个瓶塞，两根火柴，一块柑子皮……不，是橘子皮……一阵风穿过大厅，把垃圾吹散了。那小厮咳起嗽来。安托万恢复了镇定：是不是把开车的时间错过了？他站起来，用眼睛找挂钟：哎呀！在这儿只坐了七分钟。

再坐下去？不，他出了门。他一直在想，一坐到车厢里，就不会这么痛苦了。他象逃难一样，跳上一辆马车，到达车站。

到了那里，行李托运早已办好。他还得重新等候。还要等一个钟头。

他来回踱着，沿着站台逃来逃去，就象有人在追赶他似的。有一个火车司机从停着的机车上看他；安托万打量着这人，心想："你看我干什么？"回过头来，看见一群工班人员也在看他。

于是，他打起精神，又顺着原路走回来，推开候车室的大门，一下子坐在一张靠背椅上。在这个黑暗、肃静的大厅里，只有他一个人。有一个老太婆靠着大厅的玻璃门蹲着，安托万看见她头发花白的后脑勺在摇晃。她正拍着一个孩子，用还算年轻但毫不响亮的嗓音哼着一个古老的歌曲，温柔得使人发腻，韦兹小姐以前也常给吉丝唱：

"去捕贻贝吧，
我不想去啦，妈妈……"

他眼泪盈眶，什么也听不清，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双手捂住脸，可是马上觉得拉歇尔在靠着他。昨天晚上，他摸弄过拉歇尔的项链，那龙涎香的味儿还留在他的手指上！他感到那浑圆的肩膀正靠着他的胸脯，皮肤温热的纹理正贴着他

的嘴唇……这样突然的打击使他把头向后一仰，一动不动，摊开两手，紧握住椅子的扶手，头狠狠地撞到椅背的软垫上。他记起来拉歇尔的一句话："我想过自杀……"对！结束了吧！在这样的痛苦之中，自杀是这种痛苦的唯一出路……没有预为筹划，也几乎没有赞同的自杀，只是求得逃脱，不管用什么办法，从这钳子似的夹着他的痛苦中逃脱出去，免得痛苦达到心碎的地步！

他突然一下子跳起来，站住了，他没有看见有个人走过来，碰了碰他的手臂。他差一点反射地打出一拳，把他推开。

"你怎么了？"那人说。

原来是剪票的老头儿。

"到……到巴黎的车？"安托万结结巴巴地说。

"第三站台。"

安托万梦游似的眼睛盯住那人看了一会儿，两腿发软，朝大厅走去。

"来得及，还没有挂好哩！"那人喊道。

安托万跌跌撞撞地走着，一下子碰在门扇上。那老头子耸耸肩，咕噜道：

"还要充好汉哩！"

第 四 部

诊　　病



一

中午十二点，大学街。

安托万跳下出租汽车，钻进了拱门，心想："星期一，我出诊的日子。"

"您好，先生。"

他回过头来，有两个孩子，好象是在墙角落里避风。大一点的那个摘下了鸭舌帽，向安托万仰起了麻雀一样溜圆的、灵活的脑袋。他的眼光很大胆。安托万停下脚步。

"我们来看看您能不能给……给他一点药，他病了。"

安托万走近了站在一边的"他"。

"你怎么了？小东西？"

过堂风吹起小孩子的短外套，露出一只吊在胸前的胳臂。

"不严重，"大孩子肯定地说："甚至不能算是个工伤事故。不过疮是在他的印刷所长上的。一直到肩膀都痛。"

安托万赶紧问：

"体温怎样？"

"什么？"

"他发烧吗？"

"对，想必是吧，"大孩子一边说一边点头，并且用担心的眼神观察着安托万的脸。

"告诉你父母，领他到慈善医院去，看两点开始的门诊。就是

左边那个大医院，你知道吗？”

孩子的小脸抽搐了一下，很快又克制住了，露出失望的样子。他动人地笑了笑说：

“我还以为您会愿意……”但马上又说：

“也没关系，会有办法的！谢谢，先生。走吧，路路！”那样的声调，就象一个人知道事情必不可避免，早就胸有成竹了。

他毫不介意地笑了笑，客气地挥了挥帽子，迈步朝街上走去。

安托万很惊异，犹豫了一会儿，问道：

“你们刚才在等我？”

“对了，先生。”

“是谁叫……”他打开通向楼梯的门。“进来吧！别待在过堂风里。谁叫你们到这儿来的？”

“没人叫来。”孩子的脸开朗了起来。“我认识您。您看！我就是事务所的小办事员……院子里面那个事务所。”

安托万站在生病的孩子旁边，机械地拉起他的手。每逢他接触到一个潮湿的手心，一个滚热的手腕时，心里总会不由自主地一动。

“你的父母住在什么地方？小家伙？”

小孩子把疲惫的眼光转向哥哥：

“罗伯！”

罗伯赶紧说：

“我们没有父母，先生。”停了一小会儿，又说：“住在韦尔诺耶街。”

“父亲母亲都没有？”

“都没有。”

“祖父母呢？”

“也没有，先生。”

孩子的面容很严肃，眼光坦率，既不想求人怜悯，也不想使人惊奇，一点也没有忧伤的样子。倒是安托万的惊奇显得有些幼稚。

“你多大了？”

“十五岁。”

“他呢？”

“十三岁半。”

安托万想道：“这两个孩子真见鬼，已经一点差一刻了。要打电话给菲利普，还得吃午饭，还得上楼去，还要在我出诊之前回到圣-奥诺雷区……这一天真够呛！……”

“来吧！”他突然说，“来让我看看。”为了避开罗伯那明朗的、毫不惊奇的眼光，他走在前头，掏出钥匙，打开底层的大门，让两个孩子经过前厅，一直走到他的工作室。

雷昂在厨房门口出现了。

“雷昂，等一等再开饭。孩子，快点，都脱了吧！你的哥哥帮帮忙。轻轻地……好……过来。”

还算干净的内衣下面，露出一条瘦弱的胳臂。在手腕上方，有一片表皮组织发炎，界限明显，好象已经灌脓了。安托万不再去想他自己的时间，用食指轻轻按按肿块，又用另一只手的两个指头轻轻挤压肿块的另外一头。不错，他清楚地感到食指下有液体在移动。

他摸摸肿胀的前臂，又摸摸上臂，一直摸到发炎的腋淋巴结，问道：“这儿痛吗？”

“不太痛……”小孩轻声说。他并不畏缩，可是眼睛总看着

他哥哥。

安托万有点生硬地说："还是痛的，但是看得出来，你是个勇敢的孩子。"他直视着孩子发慌的眼睛，刚一接触，那眼里闪出火花，最初有些犹豫，最后才信任地看着他。这时，安托万才笑了，孩子立刻低下了头。安托万摸摸孩子的脸，轻轻地抬起他的下巴，孩子稍稍扭了一下。

"听我说，我们要在这个地方作个小切口，半个钟头以后，就会好多了。你愿意吗？……跟我到这儿来。"

小孩子很顺从，大着胆子走了几步。可是安托万一不看他，他的勇气就动摇了。他向哥哥转过脸来求援：

"罗伯……你也来吧！"

隔壁房间的地上铺着瓷砖，垫着油毡，有一个高压消毒锅，一张搪瓷桌面的小桌子，上面有一个反射镜，这间房用来作小手术。雷昂把这个房间叫作"实验室"，是由一个洗澡间改成的。以前安托万跟弟弟一起在父亲家住的那一套老房子，即使只剩他一个人住也确实不够用。不久以前，他正好碰到机会，在隔壁租了个四间屋的套间，也是在底楼。他把工作室、卧室都搬过去，又在新房子里安置下这么个"实验室"。原先的工作室改成了病人的候诊室。两边屋子的前厅之间，在墙上开了个小门，两套房就合成一套了。

几分钟以后，发炎的地方顺顺当当切开了。

"还要鼓起勇气……这儿，再忍一会儿……好极了！"安托万说着，退后一步。那个小孩，面色苍白，几乎昏倒在他哥哥直挺着的臂膀上。

"喂，雷昂！"安托万高兴地喊道。"给这两条好汉拿点白兰地来！"他把两块方糖在一点点酒里蘸了蘸。"把这块糖吃了。你也

来一块。”他对动过手术的小孩弯下腰说："酒不太凶吧？”

“好吃，”孩子终于笑了，轻轻说。

“把胳臂伸给我，别害怕。我不是说过了，手术已经作完。洗一洗，包扎一下，不会痛的。”

电话铃响了，雷昂在前厅里接电话：

“不行，太太，大夫忙着呢……今天下午不行，今天是大夫出诊的日子……噢，晚饭以前恐怕也不行……好，太太，听候您的吩咐。”

“装个引流纱布条，以防万一，”安托万弯身对着肿块，低声地说。“好，带子稍紧一点……就得这样……现在，你，大的，听着，你把弟弟带回家去，你去说要人照拂他躺下，让他不要乱动胳臂。你们跟谁住在一起？总有个人照顾你弟弟吧？”

“就是我。”

在他那非常尊严的脸上，正直的眼光闪出勇敢的火花，一点也没有笑意。安托万对挂钟瞅了一眼，又一次强压下他的好奇心。

“你们住在韦尔诺耶街几号？”

“三十七号乙。”

“你叫罗伯，姓什么？”

“罗伯·博纳尔。”

安托万记下了地址，然后，抬起了眼睛。两个孩子已经站起来了，清澈的目光正注视着他，一点感激的表示都没有，然而却表现出完全的信赖和放心。

“好啦，孩子们，你们走吧！我很忙……我在六点到八点之间到韦尔诺耶街去换引流纱布条，明白吗？”

“好的，先生，”大孩子说。他好象觉得这是极其自然的事。

“最上一层，三号门，正对着楼梯。”

孩子们刚走，他就喊：

“雷昂，可以开饭了。”

然后，他打电话：

“喂，爱丽舍，01—32。”

在电话机旁边，穿堂间的小桌子上，记事簿翻开放着，正好翻到今天那一页。安托万还拿着听筒，弯下腰去，念道：

“一九一三年，十月十三日，星期一，十四点三十分，巴丹库尔夫人。我不去，让她等着吧！十五点三十分，吕梅尔，对……利乌坦，好……欧内斯特夫人，不认识……维昂佐尼·德·法耶尔……好……”

“喂，01—32 号吗？菲利普教授回来了吗？我是蒂博大夫……”（等了一会儿）“喂……您好，教授，打搅您吃午饭了……是为一个病人的事，很紧急，非常紧急……埃凯的孩子……对了，埃凯，外科大夫……很严重，哎呀。没有什么希望了。耳炎没有好好治疗，各种并发症都来了。我以后详细对您说。很让人难受……不行，教授，他一定要让您去看看，您不能拒绝埃凯的请求……当然了，越早越好，马上就去……我不行，因为今天星期一，是我出诊的日子。好吧，说定了，一刻钟之内我去接您……谢谢，教授。”

他挂上耳机，又浏览一遍预约单，然后，好象疲乏了似的，习惯地叹了一口气，可是，他脸上满足的表情说明他一点也不累。

雷昂走过来，没有胡子的脸上浮着傻呵呵的微笑：

“先生知道吗？今天早上母猫下崽了。”

“是吗？”

安托万觉得很有趣，走进了厨房。母猫在一个筐子里侧身卧着，筐里铺满破布，那上面有几个粘乎乎的毛团儿在动，母猫一面喂奶一面用锉似的舌头在舔。

"有几只？"

"七只。我嫂子让我给她留一只。"

雷昂是门房的弟弟，到安托万这儿来帮工已经有两年多了。他干活儿一贯很勤快。这小伙子不爱说话，皱巴巴的脸，看不出确实岁数。稀疏、纤细的淡色头发，古怪地高高盖在头顶上，过长的鼻子弯下来，眼皮总搭拉着，使他显出呆相，尤其在笑的时候，这一点更为突出。可是，这种笨相如果不是故意装出的话，也是一种随和的外表。其实，在这外表底下，他小心谨慎，不过却带着点怀疑态度，还有一点颇有个性的幽默感。

"另外的那六只呢？"安托万问道，"您要把它们淹死吗？"

"啊，老天！"雷昂平静地说，"先生要把它们都留下？"

安托万笑笑，转过身很快地走进雅克从前的卧室，现在已给他作了饭厅。

鸡蛋，肉片菠菜，水果，都已摆在桌上。安托万不能容忍等饭等菜的事。炒鸡蛋发出热黄油和煎锅的香味。这是短时间的休息。上午在医院看病，下午出诊，中间只有一刻钟的时间来喘喘气。

"楼上没有来说什么？"

"没有，先生。"

"弗朗克兰夫人没有打电话来？"

"打了，先生。她预约的是星期五，已经记上了。"

电话铃响了，雷昂的声音："不行，太太，十七点三十分没空……十八点也不行……听候您的吩咐，太太。"

“谁？”

“斯托克耐夫人。”他竟微微耸耸肩。“是为她女朋友的孩子。她要写信来。”

“约在十七点的那个欧内斯特夫人是谁？”还没等他回答，安托万又说：“你替我向巴丹库尔夫人道歉；我至少要迟到二十分钟……把报纸递给我。谢谢。”向挂钟瞥了一眼。“楼上该吃完饭了吧……请你拨一下电话，要吉赛尔小姐，然后把电话放到这里来，还有咖啡，马上。”

他抓起听筒，脸舒展开了，眼光向远处微笑着，仿佛振翅飞起，整个的身心飞向电话线的另一端。

“喂，……对，是我……啊，差不多快完了……”他笑了。“不，这里有一些葡萄，一位病人送来的，味道很好……楼上怎么样？”他听着，脸色渐渐阴暗下来。“啊！是打针以前，还是打针以后？……要紧的是叫他相信，这种情况是正常的……”等了一会儿，面容又亮了起来。“你说，吉丝，打电话那儿只有你一个人吗？你听着，我今天得见见你，有话跟你说。要严肃地谈一谈……当然是在这儿……无论什么时候都行，三点半以后行不行？雷昂去叫你……一定了？……好，我喝了咖啡就上楼。”

二

安托万有他父亲那一层楼的钥匙，他没有按铃就走进了熨衣间。

“先生给搀到书房去了，”阿德里安娜说。

安托万踮起脚尖，穿过药味滞留不散的走廊，走到蒂博先生的盥洗室。他心里想道，“我一踏进这套房子，就有一种压抑的

感觉。我是个大夫嘛！……但是在这里对我来说，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他的眼光直视着钉在墙上的体温记录。这个盥洗室的样子也象药房：搁架上、桌子上尽是些药瓶、瓷杯、一包包的棉花。“看看大口瓶吧！我早就想过：肾脏功能衰退；还得看看化验结果。吗啡呢？注射得怎样了？”他打开针剂的盒盖，盒子上的标签早已偷偷改过，为的是不让病人起疑心。“二十四个钟头三十毫克……这么多！来看看，修女把它放到什么地方了？……啊！量杯在这儿。”

他用熟练、甚至是愉快的动作开始化验。他正把试管放在酒精灯上加热，听见门响，他心里一跳，很快回过头去。可是，进来的不是吉丝，而是韦兹小姐。她用碎步踮向前来，象个打柴的老女人似的，腰弯成两截。她现在干瘪了，又瘦又小，甚至扬起脖子，在窄小的黑眼镜后面仍然灵活的目光也还够不着安托万的手。只要稍有惊动，她那小小的脑袋就机械地晃动起来，象牙色的前额在两边白发之间显得更黄了。

“啊！安托万，你在这儿！”她叹着气说。由于头总摇晃，声音也有些发抖。她直截了当地说：“你知道吗？从昨天开始简直不行了。塞利纳修女给我白糟践了两碗粥、一公升多牛奶，什么也没有干成！她给他作十二个苏的香蕉羹，可是他连动都没有动……他剩下的东西也没有用，因为有细菌。噢！我不是跟她闹别扭，我也不找任何人的岔儿，她是个圣洁的修女……可是，你对她说说，安托万，别让她再这么干了！一个病人，为什么逼他吃呢？应该等他自己要！总向他提各种建议！今天早上，一份冰淇淋！安托万！要让他吃一杯冰淇淋，真是的！是要一下子把他的心冻住吗？克洛蒂尔德要作这么一大家子的饭，还有

时间去跑冷饮店？”

安托万耐心地继续化验，只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声，没有回答，心里想道，“她一连二十五年，耐着性子，听着父亲滔滔不绝的议论，一声也不吭，现在，她要捞回来了……”

“你知道我要管几张嘴吃饭吗？”老小姐又接着说。“这个时候，我要管几张嘴吃饭哪！有修女，还得饶上吉丝，三个人在厨房，三个人在饭桌上，还有你爸爸，你算算！我七十八岁了，身体又……”

她赶紧往后退，因为安托万离开了桌子去洗手。她总是害怕生病，害怕传染，一年以来，她又不得不在一个重病人的身旁生活，整天接触的都是护士和大夫，呼吸着药的气味，这象毒药似的影响着她，这种每天的影响更加快了她在三年前就已经开始的全面衰老过程。然而，她对自己的衰老却有自己的想法，时常哼哼唧唧地说，“自从仁慈的上帝把雅克从我身旁夺走之后，我就更可有可无了。”

可是，看到安托万还在搓肥皂，没有挪动，她就又往洗脸池旁跨了小心翼翼的两步：

“安托万，你对修女说说，你跟她说，她听你的话！”

安托万息事宁人地说了一声："好吧！"然后，没有再管老小姐，径自离开了房间。她却一直用温情的眼光看着那两条走远了的腿。安托万是她“世上的安慰”，因为他几乎从来不跟她回嘴，从来不拂逆她的心意。

他又经过走廊，象他进来的时候那样，经过前厅，走到书房去。

书房里，只有蒂博先生和看护他的那位修女。安托万想道：

“那么，吉丝在她自己的房里？她一定听到我走过来了……她在躲着我……”

“您好，爸爸！”声音低低的，正是他在病人床前装出的那样。“您好，姑姑①。”

蒂博先生抬起了眼皮。

“啊，你来了？……”

窗子旁边给他安顿了一张绒绣的大靠椅，他这时正坐在那里。他的脑袋在肩膀上显得更沉重，下巴深陷在修女给他系在脖子上的餐巾里，身体瘫成一堆，靠在高椅背两旁的黑色双拐就显得更加过分的长。透过仿文艺复兴式的彩画玻璃窗，五颜六色的光线，照着塞利纳修女动来动去的角式头巾，在桌面的小台布上照出了点点光斑，好象酒污一样。桌子上摆着一盘热气腾腾的牛奶木薯粉。

修女说：“来！”她舀了一调羹木薯糊，在盘子边上抹净了勺底的汁水，然后，活泼地喊了一声：“嗨！”象给婴儿喂食似的，把调羹伸进病人有气无力的嘴唇，病人还没有来得及扭头躲开，她就已经把勺子里的东西倒进去了。老头子放在膝盖上的两只手不耐烦地挥动起来。让别人看见这个样子，连自己吃饭的能力都没有，他自尊心受到损伤。他尽力抓住修女手里的小勺子，但是，那很久以来就已经发僵、现在又浮肿着的手指头不听使唤。调羹从手里滑出来，掉在地毯上。他猛地一下，把盘子、桌子和那修女都推开了。

“我不饿！不要你们逼我吃饭！”他喊道。他向儿子转过身

① 法国人称天主教的修女为姊妹；我国有些地方称姑姑，因此这里译作“姑姑”。

去，好象寻求保护似的。安托万什么也没有说，他也许觉得受到了鼓励，愤愤地瞪了修女一眼，叫道："统统给我拿走！"修女没有争辩，退后一步，躲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去了。

病人咳嗽起来。（他随时都会机械性地爆发一阵干咳，没有憋住气，一咳起来，就紧攥着拳头，连闭着的眼皮都抽动起来。）

"你知道吗？"蒂博先生象发泄心中的怨气似的说道，"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我都呕吐了！"

安托万感觉到父亲在偷眼望他，就装出无所谓的样子：

"是吗？"

"你觉得这正常吗？"

"说老实话，我早就预料到了！"安托万微笑着说。（他扮演这样的角色，并不怎么费劲。对待其他的病人，他从来没有象对父亲这样耐心而又怜悯。他每天都到这儿来，不是早上就是晚上，每次都象重新包扎一个伤口似的，不倦地变着法儿，临时杜撰一些骗人的但又合乎逻辑的说法。每次，他都用同样满有把握的语气说着同样宽慰的话。）"有什么办法呢？爸爸，你的胃已经不是年轻人那样了。往你的胃里灌药水，塞药片，至少有八个多月了，你的胃没有更早表现出疲乏来，我们真应该庆幸哩！"

蒂博先生不吭气了，考虑了一会儿。这个新见解使他得到了安慰，可以归罪给别的人、别的事，他就放心了。

"是呀！"他一边说，一边不出声地拍着他的胖手。"那些笨蛋，给我吃蹩脚药，他们把我……哎呀，我的腿！……他们把我……他们把我的胃弄坏了……嗳！"

钻心的疼痛突然发作，蒂博先生痛得脸上所有的线条都散开了。他只好把上身偏到一边，靠在修女和安托万的手臂上。他把两腿伸直，才缓和了火辣辣烧着他的痛楚。

他大吼起来："你对我说过……泰里韦的血清……对坐骨神经痛有效。那么你说说，会好些吗？"

"那当然了，"安托万淡然说道。

蒂博先生用呆滞的目光看了安托万一眼。

"先生自己也觉得从星期二开始，痛得轻多了，"修女大声说。为了让蒂博先生昕清，她养成了大声说话的习惯。她趁着这好机会把一勺木薯糊塞进病人的嘴里。

老头儿结结巴巴地说："从星期二开始？"他尽量好好回忆，不说话了。

安托万一言不发，心里很难过。他观察着父亲那病入膏肓的面容；由于精神太紧张，下巴上的肌肉松弛下来，双眉扬起，睫毛不断眨动。可怜的老头儿巴不得相信自己的病能够治好。的确，一直到现在，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这当儿，他一不留神，又给灌了一勺牛奶。后来，他恼了，很不耐烦，一把推开了修女。她只好让步，终于把餐巾解下来。

修女给他擦下巴的时候，他又说："他们把我的胃弄——弄坏了。"

可是，修女刚把托盘拿走，蒂博先生好象是特意等着跟儿子密谈的短暂机会，赶忙拄着胳臂肘弯过身来，嘴上浮出要说私房话的微笑，招手叫儿子过去坐在他身旁。

"塞利纳姑姑真不错，确实是个好修女，"他用确信的语气说道；"安托万，你知道吗？……她对我们的好处，我们报答不尽。对于她的修院，是不是该……我知道，圣母会欠我的情分，可是，正因为如此，我心里有些顾虑。人家这么长时间，尽心尽力侍候，别处值得关心的病人不多的是吗？说不定正在等候，正在受痛苦哩！你是不是同意我的看法？"

感觉到安托万要反驳他的话，他摆摆手，拦住了他。虽然总咳嗽，说话时断时续，他还是谦虚好心地伸伸下巴，继续说道：

“当然，我并不是说今天明天就要给她什么。可是……你难道不认为……不久以后……一旦我的病确实见好，就给这个好心的姑娘以自由？亲爱的，你想象不到，我身旁总跟着个人，有多么不舒服！一有可能，嗯，就放她走，好吗？”

安托万不断点头表示同意，却没有勇气说什么。他整个青年时代碰到的、不可侵犯的权威，现在竟变成了这个样子！就在前不久，这个暴君还会不容分说，把一个讨厌的护士撵走；而今天，他却衰弱不堪，毫无力量……在这样的时候，他体力上的衰弱比安托万摸出来的器官的萎缩更为明显。

“你要走了？”蒂博先生看到安托万站了起来，就低声说。在这费难的声调中有眷恋和祈求，几乎是柔情。安托万感动了。

“不走不行呀！”他微笑着说。“整个下午都预约满了。我今天晚上尽量回来。”

他过来拥抱父亲，这是最近的一个习惯，但老人已经转过了身。

“好啦，走吧，亲爱的……去吧！”

安托万没言语，就出去了。

韦兹小姐很滑稽地高高坐在前厅的一张椅子上，等着他从这里走过。

“我得跟你说说，安托万……让我跟你说说那修女……”

可是他再也没有勇气了。他一把抓起大衣和帽子，在身后关上房门。

到了楼梯口，他灰心丧气地站了一会儿，勉强穿上大衣，忽

然想起他当兵时那挺直腰杆的样子，就拿起沉重的皮包，继续前进……

看见户外人们的生活，车辆，顶着秋风行进的行人，他又愉快起来。

他去找出租汽车。

三

汽车从马德莱娜教堂的大钟前驶过。安托万瞥了一眼："还差二十分，赶得上，也只是恰好。教授一向准时，他肯定已经准备好了。"

果然，菲利普大夫正站在他诊疗室门口等着。

"您好，蒂博，"他咕哝了一声。菲利普说话的声音尖锐刺耳，仿佛总在嘲弄人。"正好只差一刻钟了，走吧！"

"走吧，教授，"安托万高兴地说。

他一向喜欢跟随菲利普。曾经有两年他一直跟着菲利普当实习医生，每天都跟这位导师亲密相处。后来，他不得不换了工作岗位，但是与老师还不断保持联系。以后的日子里，对于他来说，谁也不能代替他的指导教师。大家谈到安托万的时候总说："蒂博，菲利普的学生。"的确，安托万是他的学生，他的助手，精神上的儿子；但也时常是他的对立面：一个年轻，一个老成；一个胆大冒险，一个谨慎小心。两人的友谊和职业联系延续了七年，他们之间的交情就再也磨灭不掉了。安托万一到菲利普跟前，个性就不知不觉有了改变，就好象整个的人缩小了：刚才还是个独立、完整的人，立刻就自动降至受着监护的地位。不过，他并

没有因而不高兴。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使他对导师的感情更深。教授有不容置疑的才能，又是出名难以相处的人，他对安托万的器重就更值得珍视了。老师和学生只要在一起，气氛就十分欢愉，因为在他们看来，显然一般人都头脑不清，能力不强，然而他们俩很幸运，逃脱了这个普遍规律。教授是个感情不外露的人，他对待安托万那样子，信任和从容的态度，说俏皮话时那微微笑着、挤挤眼睛的模样，还有，只有熟悉内情才会了解的词汇，这一切都仿佛证明，只有跟安托万他才能谈话不拘束，只有安托万才能正确地了解他的意思。他们之间意见分歧的时候很少，即使有意见分歧，那原因也往往很相同。譬如，有时安托万责备菲利普好自欺，把由自己的怀疑而产生的某些暂时特点看作带基本性质的判断。或者，交换看法时，两人意见都一致了，菲利普却突然来了个大改变，反而嘲笑他们刚刚说过的话，说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些想法都极为可笑。"于是，就下了结论："任何观点也不值得留意，任何断言都没有价值。"这时，安托万就会大为反感。他就是不能容忍这种态度，就象肉体的残疾似的使他痛苦。这样的时候，他就客客气气地离开老师，赶紧跑去办自己的事情，在有益的活动中，恢复平衡。

在楼梯口，他们遇到了泰里韦。他有紧急事，来向教授请教。泰里韦也是菲利普带过的实习医生，他比安托万年岁大，现在专攻内科。是他给蒂博先生看病的。

教授停住脚步，身子微向前倾，一动不动，两手垂着，衣服在他干瘦的身子周围飘荡，样子就象忘了给牵线的长长的木偶。跟他说话的泰里韦却又矮又壮，胖乎乎的，动来动去，随时发出微笑。两人形成了可笑的对比。楼梯上窗户透进的光正照着他们。

安托万待在后面，很有兴趣地观察着教授。他有时怀着这种兴趣突然用一种新的眼光来观察他最熟识的人。这时候，菲利普那明亮的眼睛正用锐利的、总是放肆无礼的神色盯着泰里韦。在菲利普的眼睛上面，眉棱很突出，眉毛是黑的，虽然胡子渐渐灰白了。那是一部讨厌的山羊胡子，简直象是假的，吊在下巴底下，象个拆散的丝穗子。另外，他身上的一切都好象天生使人不高兴，刺激别人，如象他衣冠不整，待人粗鲁，他的那副相貌，酒糟鼻子过长，呼吸带着声音，笑的模样很怪，干瘪的、总是潮湿的嘴唇里发出嘶哑的鼻音，不时发着假声说些尖酸刻薄的话，茅草似的眉毛下面，猴子似的瞳仁闪着光，露出自得其乐而无需他人分沾的喜悦神情。

但是，尽管刚一接触，他不招人喜欢，其实只有那些不懂事的新手和凡夫俗子才会与菲利普疏远。的确，安托万也观察到，没有一个大夫象他那样受病人欢迎，没有一个老师象他那样受同事尊重，为同学爱戴，象他那样受到医院里固执的青年们的尊敬。他最尖刻的挖苦话攻击的是生活，是人世间的愚蠢，这些话只能伤害那些傻瓜。凡是看过他医疗工作中的表现的人，都可以感觉到，在他身上，不仅仅有一种不计较小事、并非当真盛气凌人的智慧，还有一种热忱的敏感，而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每每使人痛心地凌辱了这种敏感，于是，人们发现，他那热情而尖刻的脾气，不过是勇敢地对抗忧郁的反应，是不存任何幻想的悲悯之心的反面表现。如果细心观察，愚夫们很恨不已的他那爱挖苦的性情也不过是他人生哲学的一种司空见惯的事。

两位大夫交谈，安托万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他们说的是由泰里韦治疗的一位病人，教授昨天晚上去看过一下，情况好象很严重。泰里韦坚持己见。

"不行，"菲利普说。"一立方厘米吧，我开方子的话，只能给这么一点，年轻人。或者，最好是半立方厘米，如果您愿意的话，分两次。"看见那位大夫焦躁起来，显然不赞成这种缓和的主意，菲利普冷静地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用鼻音说：

"您看，泰里韦，当一个病人处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他的床头有两种力量在斗争：一种是自然力量，一种是疾病的力量。医生来了，随便打一下，就好象猜钱一样，是背还是面？如果打中疾病，那就是面；如果打中自然，那就是背，病人就必死无疑①。就是这样碰运气，年轻人。可是，在我们这个年纪，我们是谨慎的，我们尽量不打得太重。"他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很响地咽了口唾液，眨动眼睛，目光直视泰里韦的眼睛，然后，把手抽回来，又调皮地向安托万看了一眼，开始下楼。

安托万和泰里韦一起跟在他后面。

"你的父亲怎么样？"泰里韦问。

"从昨天起，开始恶心。"

"啊！……"泰里韦皱起前额，撅了撅嘴。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你这几天没有看他的腿吗？"

"没有。"

"前天，我觉得他的腿更肿了点。"

"是蛋白质的缘故？"

"更可能是要得静脉炎。我今天傍晚四点到五点之间去一趟。你在那儿吗？"

菲利普的轿车在门口等着。泰里韦告辞之后，一跳一跳地

① 原文为拉丁文 moriturus。

走了。

“我现在花钱坐出租汽车，”安托万想道，“还不如自己买一辆小车呢！”

“蒂博，我们上哪儿去？”

“圣-奥诺雷区。”

菲利普抖抖缩缩钻进车里，还没有等司机开车，就问道：

“快把情况告诉我，孩子，真的没有希望了？”

“没希望了，教授。才两岁的一个小姑娘，可怜的早产儿。兔唇，还有先天性颚裂。今年春天埃凯亲自给她动了手术。此外，心脏机能不全。您看，这还不算，又突然得了急性耳炎，还都是在乡下得的。我得告诉您，他们只有这一个孩子……”

菲利普的眼睛茫然看着车外闪到后面去的街景，怜悯地咕哝了一声。

“……可是，埃凯夫人已经怀孕七个月。困难的怀孕。我觉得她太不慎重。总而言之，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埃凯没有让他妻子住在巴黎，把她安排在拉菲特庄，是埃凯夫人的一位姨妈借给他们的房子。这一家人我认识，因为他们是我弟弟的朋友。耳炎就是在那儿露出症候的。”

“哪一天？”

“不知道。奶妈什么也没有说，大概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吧。孩子的母亲总在床上躺着，最初，什么也没有觉察。后来，她以为是孩子出牙，不舒服。最后，到了星期六晚上……”

“前天？”

“前天，埃凯就象往常一样，下乡去过星期日，马上发现孩子很危险，叫了一辆救护车，连夜把妻子和小孩送到巴黎。嗯！他一到巴黎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星期日大清早我去看了那个孩

子，由我作主，找了一位耳科医生，朗凯托。一切可能的并发症我们都发现了，当然，乳突，还有横窦感染等等。从昨天开始，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但是都没有效果，情况一个钟头比一个钟头严重。今天早上，出现了脑膜感染现象……”

“动手术？”

“看来不可能。埃凯昨天晚上叫来了佩舒，他已经断言：心脏的情况不允许任何手术。虽然痛得很厉害，除了用冰之外，不能用任何办法镇痛。”

菲利普眼睛还看着远处，又咕哝了一声。

“情况就是这样，”安托万忧心忡忡地说。“现在要您来了，教授。”停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可是，我承认，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到得太晚……已经……完了。”

“埃凯没有幻想吧！”

“噢！没有。”

菲利普静默了一会儿，然后，把手放在安托万的膝盖上。

“别说得这样肯定，蒂博。作为一个大夫，可怜的埃凯当然应该知道已经没有希望了。可是作为一个父亲……您不知道吗？越是在紧要关头，人们越是跟自己捉迷藏……”他清醒地苦笑一下，嗡着鼻子说：“幸亏……嗯……幸亏……”

四

埃凯住在四楼。

听到电梯的响声，楼梯口的门就开了。有人在等着他们，是个胖子，穿着白罩衣，黑色的胡子说明他有犹太血统。他握了握安托万的手。安托万把这个人介绍给菲利普：

"伊萨克·斯图德勒。"

这人以前也是医科学生，早已放弃医学事业了，然而在医生们中间总能看到他。他对老同学埃凯象家畜对主人似的，有一种盲目的眷恋。从电话里知道朋友又赶回巴黎，他就放下一切，跑来在床边照顾孩子。

到处门都开着，那套房间虽然陈设还是春天离开时的那个样子，却显得凄惨：没有挂窗帘，百叶窗都关着，各处的电灯都开着，在吊灯刺眼的光线下，每间屋里，家具都在房子中间堆成一堆，蒙着白布，就象孩子的灵柩台。斯图德勒把两位大夫留在客厅，自己去通知埃凯。在客厅的地板上，放着一个张着口的箱子，里面的东西差不多拿空了，箱子周围到处是各式各样的杂物。

门猛地打开，一个年轻女人，衣冠不整，面容愁苦，美丽的金色头发乱蓬蓬，急速向他们走过来。她步履沉重，还尽量迈着快步。一只手托住肚子，另一只手拎着睡袍的下摆，免得绊交。她气喘吁吁，说不出话，嘴唇颤抖着。她径直奔向菲利普，两眼泪汪汪地看着他，象是无言的恳求，她的目光那么凄惨感人，菲利普甚至忘了向她打招呼致意，只是机械地向她伸出双手，象是要扶住她，宽慰她。

这时，埃凯突然从穿堂的门进来。

"尼科尔！"

他的声音里显出愠怒，面色苍白，脸上抽搐着。也不管菲利普在眼前，他径直向年轻女人冲过去，一把抓住她，把她扳倒，用料想不到的力气把她抱了起来。那女人抽泣着，由他抱起来。

安托万跑过来帮忙，埃凯对他小声说："给我开门！"

安托万跟着他们。尼科尔的头倒挂着，嘴里喃喃地抱怨。安

托万扶住她的脑袋，听到她断断续续地说："你永远不会原谅我……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因为我，她生下来就是残废。你早就埋怨我了！……这一次又是我的错……如果我早点明白过来，如果我当时就护理的话……"他们走到了卧室，安托万看到一张大床上的被子还散乱着。那少妇想必是等着两位大夫，不顾丈夫的禁令，跳下床来迎接他们的。

这时，她抓住安托万的手，伤心绝望地紧握着。

"我求求您，先生……费利克斯再不会原谅我了……他再也不能原谅我，如果……请你们千方百计救救她吧！我恳求您，先生……"

她的丈夫小心翼翼地安顿她睡下，给她盖上被子。她松开安托万的手，不响了。

埃凯弯下腰去看她，安托万瞥见他们的眼光，妻子的眼里露着昏迷狂乱；男人的眼里充满暴躁恼怒：

"我禁止你起床，你听见了吗？"

她闭上了眼睛。这时，埃凯伏下身去，轻轻吻了一下妻子的头发，然后又紧紧吻了一下她那闭着的眼皮，好象是盖章订约，预先表示原谅了。

然后，他拽着安托万出了房间。

当他们来找教授的时候，斯图德勒已经把教授领到孩子旁边。菲利普早就脱了上衣，穿上了一件白罩衫。他很平静，面容十分专注，好象世界上只有他和这个孩子似的。虽然他刚一碰到小姑娘，就估量出任何治疗都已无济于事，但还是有条不紊地仔细检查。

埃凯一言不发，两手在神经质地颤抖，偷偷看着大夫的脸。

检查持续了十分钟。

菲利普检查完毕，抬起头来，用目光寻找埃凯。埃凯的脸简直变得认不出了，面色阴沉，象是被风沙吹干了的又红又皱的眼皮下露出凝滞的目光。他表面镇静，真叫人悲痛。菲利普很快地瞥了他一眼，就明白任何装假都是多余的。本来出自慈悲心肠，他还准备吩咐进一步治疗，于是也就放弃了。他脱掉罩衣，很快地洗了手，重新穿上护士递给他的上衣，走出了房间，也不朝那小床看一眼。埃凯跟着他，然后，安托万也走了出来。

三个男人站在穿堂里，面面相觑。

"无论如何，您来了，我很感谢，"埃凯说。

菲利普含含糊糊地耸耸肩，嘴里发出激动的啧啧声。埃凯透过夹鼻眼镜看着他。他的眼光逐渐严厉起来，露出蔑视甚至憎恨的表情，但这种恶意的眼神马上又熄灭了。他用道歉的声调吃吃地说：

"人总是难免希望实现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菲利普稍稍抬了抬手，可是马上又放了下来。他不慌不忙地摘下架上的帽子。但是，他没有走出去，反而向埃凯走了过来，犹豫一下，笨拙地把手放在埃凯的手臂上，又静默了一会儿。然后，他仿佛振作了一下，退后一步，轻轻咳嗽一声，终于决心走了。

安托万走到埃凯的身旁。

"今天，该我出诊，我晚上九点左右再来。"

埃凯一动不动，呆呆地看着那开着的门，他最后的希望跟菲利普一起从门里消失了。他点点头，表示听见了安托万的话。

菲利普很快地下了两层楼，一声不响，安托万跟在他后面。

接着，他停下脚步，半转过身来，很响地咽下一口唾沫，用极其浓重的鼻音说道：

“不管怎么样，我本来应该开点什么药的，对不对？以尽人事①……真的，可是我不敢。”他不说话了，又下了几级楼梯，这一次没有转过身来，低声嘟囔道：

“我不象您那么乐观……很可能还要拖一两天。”

他们走到楼梯下面，在阴影中正好碰到刚刚进门的两位妇女。

“啊！蒂博先生！”

安托万一看，原来是丰塔南夫人。

“怎么样？”丰塔南夫人用关切的声调问，但尽量不露出来不安。“正好，我们是来打听消息的。”

安托万没有回答，只是摇了一阵头。

“不，不！谁能说得准呢？”丰塔南夫人用带些责备的口气大声说，仿佛安托万的态度迫使她要赶快把坏运道驱走似的。“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大夫！这不可能，这太可怕了！对不对，珍妮？”

这时候，安托万才认出来站在一边的姑娘。他赶紧道歉。珍妮显得局促不安，犹豫不决，终于向安托万伸出了手。安托万看出她慌乱的样子，她的眼睛在神经质地眨动。不过，他知道珍妮跟她表姐尼科尔感情很好，所以不觉得奇怪。

然而，他又跟教授一起走的时候，想道：“有了奇怪的变化。”在他记忆里出现了一个已经遥远的倩影，一位穿浅色衣裙的小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Ut aliquid fieri videatur。

姑娘，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待在花园里。这次会面使他感到一阵痛苦。他想："可怜的雅克一定会认不出她来了。"

菲利普很阴郁，缩到车座的角落里。

"我到医学院去，顺便把您送回家，"他说。

一路上，他没有说上三句话，可是在大学街的拐角处，安托万向他告辞的时候，他才好象从麻木状态中醒了过来。

"说真的，蒂博……你在语言能力发育迟缓方面，有一些专门研究……前几天，我向您介绍了一个人：欧内斯特夫人……"

"我今天就要看她。"

"她要把她的小男孩带去见您。她的孩子有五六岁了，说起话来还象个婴儿，只说单音节词，甚至有些声音好象根本就发不出。可是要叫他背祈祷文的话，他就跪下，从头到尾给您背出'我们的父'，说得还相当清楚正确！另外，这孩子看上去很聪明。我想这个病例，您一定非常感兴趣……"

五

雷昂一听到主人的钥匙在锁孔里响，马上就出现了：

"巴丹库尔小姐在这儿……"他脸上显出习惯的疑惑神气，又补充说："我想，跟着来的大概是个家庭女教师。"

安托万心里暗想："这位小姐不是巴丹库尔家的，因为她是古比约的女儿……'二十世纪商场'……"

安托万回到卧室，换了假领和上衣。他很注意仪表，穿衣服很考究。然后，他到诊疗室去看看，见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就兴致勃勃地开始下半天的工作。他立即掀开门帘，推开了客

厅的门。

一位苗条的姑娘站了起来。他认出了这位英国小姐，春天她曾陪巴丹库尔夫人和她的女儿来过。(他虽然没有特意记住，但现在却立刻想起来她当时给他印象深刻的一件小事。那时，病已看完，他正坐在书桌前写处方，偶然向巴丹库尔夫人和玛丽小姐抬眼看看。她们都轻妆淡抹，两人挨在一起，站在窗口。他始终没有忘记，那时他忽然瞥见美丽的安娜目光一闪，抬起手来，用没有戴手套的手指，把家庭女教师光滑额角上的一缕头发轻轻拢上去。)

英国小姐从容地点点头，让小女孩走在她前面。安托万闪在一旁，让她们先进门。刹时间，在他周围充满了这两个年轻女人精心照料的身体发出来的新鲜香气。她们俩都长着金黄头发，苗条修长，肤色光润。

于盖特手臂上搭着大衣，虽然她最多不过十三岁，长得已经够高了，因此看到她还穿着短短的童式无袖连衣裙，露出被夏日骄阳晒得黑黑的小姑娘的皮肤，真叫人觉得惊讶。她那金灿灿的头发卷成松松的发卷，在脸庞四周搭拉着，招人喜欢。可是，脸上的笑容迟疑不决，大眼睛有些迟滞，表情很有些忧郁。

英国小姐向安托万转过身来，鲜花似的色泽很快染红了双颊。她用小鸟鸣啭般悦耳的法语向安托万说，巴丹库尔夫人在城里吃饭，已经吩咐开车去接她，她一会儿就会来。

安托万走近于盖特，轻轻在她肩上拍了一下，使她转过身子，向着亮。

“现在怎么样?”他随口问道。

女孩摇摇头，勉强地微笑着。

安托万以迅速的一瞥看了看她嘴唇的颜色、牙龈和眼粘膜，

在他思想深处却想着另外的事。刚才在客厅里，他发现小姑娘尽管姿态优美，但是从椅子里站起来的时候，动作却有些笨拙，向他走来的步伐也有些看不出的生硬。后来，他拍女孩肩膀的时候，他已经警觉起来的注意力马上发现孩子脸上微微抽动了一下，又稍稍退了一步。

这只是第二次看见这姑娘。他并不是巴丹库尔的家庭医生。也许是听从了雅克的老朋友、她的丈夫西蒙·巴丹库尔的怂恿，美丽的巴丹库尔夫人这年春天才突然跑到安托万家里，想听听他对她女儿整个健康情况的意见。据她说，这孩子长得太快，所以有些疲劳。那时，安托万进行了检查，并没有发现任何病变的迹象。但是，他总觉得情况好象可疑，便吩咐要严格注意卫生，要求她母亲每个月都带孩子来一次。可是以后，他再也没有看到过她。

"好，请脱掉衣服……"他说。

"玛丽小姐！"于盖特叫道。

安托万走到书桌旁，有意地保持镇静，翻阅着六月份写的病历。病历上并没有发现任何征候值得注意，但他不能不感到怀疑。这种初步印象虽然往往能使他发现潜伏的病症，他却向来不去过早地相信。他打开春天所作的透视复制图，不慌不忙地研究着。然后，他站了起来。

在房子中间，于盖特半坐半靠在椅子的扶手上，懒洋洋地让人家给她脱衣服。她想帮玛丽小姐解鞋带或搭扣，但动作非常笨拙，玛丽小姐把她的手推开了。有一次，女教师恼了，甚至无情地打了一下她的手指头。这样的粗暴和玛丽那天使般的面容上显出的生硬表情，使安托万觉得这位漂亮姑娘不怎么喜爱那小姑娘，而于盖特也好象怕她。

他走了过来说：

“行了，谢谢。”

小姑娘抬起眼睛看看，她的蓝眼睛清澈明亮，十分可爱。不知道为什么，她很喜欢这个大夫。（安托万虽然面容死板，脸总是绷得紧紧的，却很少给他的病人以生硬严峻的印象，甚至年龄很小、观察能力不强的孩子也不会弄错。额上的皱纹，深陷下的、固执的眼睛，收缩的有力的下巴，在病人们看来，都显示着机智和力量。教授曾经古怪地微笑着说过：“病人真正希望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认真对待他们……”）

安托万开始耐心地听诊，肺部正常。他也象菲利普那样，一步步循序检查，心脏也正常。“脊椎结核……”心里有个声音说，“脊椎结核？……”

“弯腰，”他忽然说。“不，捡起一个什么东西来，比方说捡起你的鞋。”

她没有弯腰，却曲起膝盖。不是好征象。他希望自己弄错了。他必须赶快弄清楚：

“站直，”他又说。“交叉起手臂，对！现在弯腰……再弯一些……”

她重新直起身子来，嘴唇慢慢咧开，温柔地微笑着，用抱歉的声调说：

“我一弯腰就痛。”

“好，”安托万说。他仔细看了看，却好象没有看见她。过了一会儿，他又看看她，微笑了。她很招人喜欢，很搽人心意，这样没有穿衣服，手里提着鞋，温厚而惊奇的大眼睛盯着安托万。她已经站累了，靠在椅子背上，白净的上身象缎子一般光泽，更衬得肩膀、手臂和滚圆的大腿发出熟透的杏子色调，发着暗红色。晒

黑了的颜色使人想到她的皮肉是滚烫灼人的。

安托万把一条被单铺在长凳上，命令道："躺下！"他不笑了，心里很不安。"肚子朝下，趴好。"

决定的时刻到了。安托万跪下，稳稳当当地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伸出双臂，抬起腕子。先待了一会儿他没有动，好象在沉思，忧虑的眼光不在意地从肩胛到微暗的腰弯处扫视了一下，她那结结实实的、肌肉发达的脊梁展现在他眼前。接着，他把手掌放在微微凹陷的、温暖的后脖颈上，两个指头探测着脊柱，每按一下压力都相等，一个个地摸着脊椎，顺着骨结慢慢摸下去。

忽然，小姑娘的身体战栗了一下，向下弯去，安托万刚刚来得及抬起手来，从垫子里发出微微被堵住的声音，这声音笑嘻嘻的，很是真确：

"您把我按痛了，大夫！"

"不可能吧！哪儿痛？"大夫故意要把她闹糊涂，在别的地方按了几下。"是这儿吗？"

"不是。"

"是这儿？"

"不是。"

这时，不再有什么怀疑了。他用食指按上她脊椎骨上确定有病的部份。

"是这儿吗？"他忽然问。

孩子一声尖叫，马上又变成勉强的笑声。

静默了一会儿。

"翻过身来，"安托万又说，带着前所未有的温柔。

他摸摸她的脖子、胸部、腋下，于盖特身子紧绷着，不再喊痛，可是当摸到腹股沟淋巴结时，她轻轻呻吟起来。

安托万抬起身，不露声色，避开孩子的眼睛，说道：

“好啦，检查完了，”他逗趣似的装出生气的模样。“真的，你很怕疼！”

有人敲门，立刻，门就推开了。

“是我，大夫，”一个热情的声音说。美丽的安娜踏着傲慢的步子走进来。“对不起，真不好意思，我迟到了……可是，您住的这个地区真糟糕！”她笑了，又说道：“我希望没有叫你们等得太久。”她用眼睛找她的女儿。“小心着凉！”她说。她的声调里并没有慈爱。“我的小玛丽，请您费心给她披上点东西，好吗？”她那次女低音的嗓子，又庄严又迷人，却是直接由更为粗硬的声音变化而来的。

她朝安托万走来。她的身段柔软，十分撩人。安托万虽然继续敏捷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但动作却很生硬，不觉露出粗暴的顽固态度，只不过他对于引诱，温情的引诱早已见惯，这就减弱了那生硬的样子。她周身发出麝香香水味，极为浓重，似乎飘散不开，只是滞留在空气中。那女人以洒脱的姿态伸出了戴着浅色手套的手。腕上的链镯丁当直响。

“您好！”

她那灰色的眼睛直视着安托万的眼睛。他看见她的嘴唇微微张开，棕色波状的头发下面，太阳穴上几乎看不大出地有几道细细的皱纹，使得眼皮周围的皮肉就更显得柔嫩。他扭过头去。

“您满意吗，大夫？”她问道。“检查到什么程度了？”

“今天的检查完了，”安托万说，嘴唇上凝着微笑，转身向英国小姐说：“您可以替小姐穿好衣服。”

巴丹库尔夫人习惯地背光坐着，高声说道：

"您得承认，我又带她来，她的健康情况很好！她告诉您了吗？我们曾去过……"

安托万走到洗手盆跟前，彬彬有礼地向巴丹库尔夫人转过头去，一边开始用肥皂洗手。

"我们曾经为她去过奥斯坦德，住了两个月。谁都看得出来，她都晒黑了。你要是六个星期以前见到她，她才不是这个样子呢！对不对？玛丽？"

安托万考虑着："这次，显然是结核病，这个病症打击着机体的根基，而且已经深深地损害着脊柱。"他几乎想说了出来："病变还可治……"但是心里并不这样想。虽然表面上并不严重，但总的情况令人不安，整个的淋巴器官肿大。于盖特是老古比约的女儿，衰败的遗传因素对她今后的健康好象要有严重影响。

"……她对你说了吗？在大旅馆的晒黑比赛上，她得了第三名，在夜总会那次比赛中也得了奖状。"

她稍稍有一点口齿不清，只有一点点，恰恰给她那可怕的妩媚增添了一点天真无邪使人放心的情调。双眸泛着海蓝色，在她那种棕发女人的皮肤上，确是令人惊讶。她那双蓝眼睛中，常常无缘无故，发出一闪即逝过于显眼的亮光。早在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她暗中就对安托万不满。安娜·德·巴丹库尔喜欢感觉到男人对她垂涎，女人对她艳羡。近来，年岁渐长，她得到的利益也就少了。但是，她从中得到的乐趣越是柏拉图式的，她就越显得渴求到处造成这种肉欲的氛围。安托万的态度使她恼恨，恰恰是因为这个男人投在她身上专注的、感兴趣的眼光并没有绝对排除欲念；尽管如此，她却清楚地感到：这种欲念他很容易控制，而且他能以全部的洞察力来判断。

她打断了自己的思路，咯咯笑着说："对不起，穿着这大衣我都憋死了。"她还坐着，眼睛始终盯着那年轻的男人，一面用柔软的动作让宽大的毛皮大衣顺着身子滑落下来，把长项链弄得直响。大衣落下来盖住了她坐的椅子。她上身活动自如了，胸部起伏着，从上衣胸口里露出松开了的脖子，仍然年轻，可以说是不驯服，因为脖子上十分骄傲地扬着小脑袋，便帽下面是长着鹰钩鼻子的侧面。

安托万弯着腰，慢慢地擦手。他心不在焉，又很不安，现在就好象看见了病情发展：骨组织逐渐发炎，软化，最后，患骨疡的脊椎骨突然塌陷。必须尽早试一试唯一的办法：做件石膏胸衣，把病人套在里面，固定几个月，也许几年……

"今年夏天在奥斯坦德非常愉快，大夫，"巴丹库尔夫人又继续说，她扯起嗓子，好让安托万听得见。"都跟疯了似的，人可太多了……简直象市场一样！"她笑着。以后看到大夫的注意力不在她身上，她就渐渐放低了声音，后来不说话了，转眼殷勤地看了一下正在给于盖特穿衣服的玛丽小姐。长久旁观，她可做不到，总要插进来做些什么。为了拉平衣领上的一个褶子，她就赶忙站起来，用手指给她把上衣抹抹平。她放低声音，亲切地俯身对着那英国小姐的脸说：

"您知道吗？玛丽，我喜欢于德松时装店作的头巾，应该拿给苏吉去作样子……"她又生气地对女儿喊："站好！你总坐着，别人怎么会知道你的衣服拉平了没有？……"她柔软的腰一扭，把上身转向安托万："大夫，您简直想象不到，这么大的姑娘，总是那么懒！我天性好动，真烦死了！"

安托万的眼睛遇到于盖特那模模糊糊询问的目光，他不禁串通一气地看了她一眼，孩子微笑起来。

他背地里想道："今天是星期一，应该在到星期五或者星期六给她上石膏，以后再看情况。"

以后呢？……他思索了一会儿，仿佛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在贝尔克[①]疗养院的平台上，在含着盐味的风里摆着一排排长方形的小车，其中一辆比别的长一些；在没有枕头的褥子上，这残废的孩子仰面躺着，她活跃的蓝眼睛眺望着沙丘组成的地平线……

巴丹库尔夫人一个劲地抱怨女儿懒，解释道："您想想吧！在奥斯坦德，组织了一个舞蹈班，早晨在俱乐部里上课。我要她去，可是每跳完一节舞，这位小姐就瘫在长椅子上，哭哭啼啼，招人来看！大家都怜悯她……"她耸耸肩又说："可是我就讨厌这种怜悯……"她发起火来，又突然狠狠地向安托万盯了一眼。他立刻想起以前有人散布流言，说老古比约后来很爱吃醋，最后是被毒死的。那女人又怨气冲天地说："她显得那么可笑，我只好让步。"

安托万毫不宽容地向她看了一眼，忽然他打定了主意，不用跟这女人严肃地谈什么，打发她走掉，立即把她丈夫找来。于盖特虽然不是巴丹库尔的亲生女儿，但是安托万想起雅克谈到巴丹库尔时常说的一句话："他脑袋里空空的，可是有一颗金子的心。"

"您的丈夫在巴黎吗？"他问。

巴丹库尔夫人以为他终于在谈话中加上些社交成分了。这可不算早！她有求于安托万，所以必须博得他的好感。她哈哈大笑，拉英国女人作证。

---

① 贝尔克：法国北部加来附近的海水浴场，有专门为儿童设的疗养地。

“您听见了吗，玛丽？不！亲爱的先生，我们打算在都兰一直待到二月，去打猎！上一批客人刚走，下一批就要来，只是这个星期我才能得空抽身。可是一到星期六，家里又要高朋满座了。”

安托万不作声，这种静默使她恼火到了极点。必须放弃驯化这个野蛮人的企图。她觉得他心不在焉的样子非常可笑，真是毫无教养！

她穿过房间，去拿她的大衣。

“好吧，”安托万心里想。“我马上给巴丹库尔打电报。我有他的地址。他明天，最迟后天就能到巴黎。星期四透视，为了保险起见，请教授来会诊。我们星期六给她上石膏。”

于盖特坐在沙发上，乖乖地戴手套。巴丹库尔夫人站着，裹着毛皮大衣，在镜子前整理女武神①式的用金色野鸡皮做的帽子。她话中带刺地说：

“好啦，大夫？不开药方吗？这次有什么吩咐？您让不让她跟玛丽小姐一起，坐轻便二轮马车去打几次猎呢？”

六

巴丹库尔夫人走了，安托万又回到了他的诊疗室，推开了客厅的门。

吕梅尔急步走进来，象一个一分钟都不能耽搁的忙人。

“让您久等了，”安托万抱歉地说。

吕梅尔客气地摆摆手，然后亲昵地把手伸过来，好象是说：

---

① 北欧神话中的女神。

“在这儿，我只是个病人。”

“呀！呀！”安托万笑着说，“您至少是从总统府来的吧？”

吕梅尔凑趣地笑起来。他穿着黑色的燕尾服，绸面的翻领，手里拿着高统礼帽。他的派头儿跟这一身官气十足的装束十分相称。

“不是总统府，亲爱的。我刚从塞尔维亚大使馆出来，参加了宴请查尼洛斯基特使的午宴，他是这个星期路过巴黎的。过一会儿，我还有差使要干：部长派我去迎接比利时的伊丽莎白女王，她忽然异想天开，宣布要在五点半钟去参观菊花展览。幸亏我很了解她：平易近人，待人极其和气。她喜欢花，不喜欢外交礼节。我只要说几句欢迎的话就行了，完全不是正式的。”

他心不在焉地微笑着。安托万心想，他正在思考他的欢迎辞，那该是独特的杰作，恭恭敬敬，优雅动人，机智俏皮。

吕梅尔已经四十出头，脑袋象狮子般的，厚厚的淡金色鬈毛向后披着，撒布在稍稍有点发胖的罗马式脸庞周围；弯弯的小胡子翘成马蹄铁式，有些咄咄逼人；蓝眼睛充分有意地表现出灵活机敏。安托万有时想：“如果没有这部小胡子，这头牲口从侧面看，倒象一头绵羊。”

“啊！这次午宴啊，亲爱的！”他停了一会儿，眯缝着眼睛，轻轻摇晃着脑袋。“席上有二十到二十五位客人，都是当官的，头面人物。您猜怎么样？好好算的话，也许能算出两三个聪明人？真要命……然而，我还是套出来了一些有用话。部长可什么都不知道。我怕他会把事情给我搞坏。他那种作风就象狗咬住骨头不松口似的……”他用词都很具体，没意思的话说出来也要微妙地笑一笑，总带着点儿挖苦，不过他所有的话也是始终不变的老一套。

安托万走到书桌旁边说："请您等一等，我拟一个加急电报稿，当然，同时听您说话。今天，您跟这些塞尔维亚人聚餐之后，印象如何？"

吕梅尔好象没有听见他问的话，继续心不在焉地闲扯。安托万想道："他一说开了头，就不象个大忙人了……"安托万写着给巴丹库尔的电报，耳朵里零零碎碎地听见几句：

"自从德国骚动起来……在莱比锡，他们造了一个一八一三年事件的纪念碑①……揭幕式要大张旗鼓……他们拿什么当借口都成……大步走来了……我亲爱的！只要再等两三年……"

"什么？"安托万抬起头问道："战争吗？"

他用感兴趣的眼光看着吕梅尔。

"当然，战争，"吕梅尔严肃地说。"局势一直向战争发展。"

他总说欧洲大战短期内即将爆发，这是他的一种与人无害的癖好，有时，简直象巴望着战争快来似的。恰好这时，他说道："打起来，就是一显身手的时候了。"这句话模棱两可，可以解释为：前去厮杀；然而，安托万毫不犹豫地理解为：爬上去掌权。

吕梅尔这时走到了书桌跟前，向安托万弯下腰，不知不觉地放低声音说：

"奥地利局势的变化，您注意了吗？"

"嗯……是的，——作为一个外行。"

"蒂萨②已自命为贝赫托德③的继承人。这个蒂萨，一九一

---

① 1813 年拿破仑在莱比锡被沙俄、普鲁士、奥地利、瑞典的联军击败。

② 蒂萨（1861—1918），匈牙利自由党的首领，从 1887年到 1890 年曾掌握政权。

③ 贝赫托德（1863 — 1942 ），奥地利外交家，从 1912 年到 1916 年曾任外交部长。

〇年我仔细观察过他，是个最危险的冒失鬼。他在匈牙利议会议长任内，就证明了这一点。您读过他公开威胁俄国的那篇演说吗？”

安托万写完电报稿，站起来说：

“没有看过。不过，自从我到了能看报的年龄，奥地利就总在扮演捣蛋的孩子这角色，直到现在，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

“那是因为德国一直在刹着车。可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由于一个月以来德国事态的发展，奥地利的态度才越来越使人不安。可是，舆论界还没有料到这一点哩！”

“给我详细讲一讲！”安托万不由自主地感到了兴趣，说。

吕梅尔看了看挂钟，挺了挺身子：

“尽管表面上的联盟，尽管两国皇帝发表了漂亮的演说，我却用不着对您说，六七年以来，德奥两国之间的关系……”

“对呀！对于我们来说，这种龃龉不正是和平的保证吗？”

“非常珍贵的保证，甚至曾经是唯一的保证。”

“曾经是？”

吕梅尔非常庄重地点了点头。

“亲爱的，这一切正在发生变化……”他看着安托万，仿佛在考虑可以说到什么分寸，然后低声说：“说不定是由于我们自己的错。”

“我们的错？”

“我的上帝，当然罗。可是这是题外的话。如果我说，欧洲最有见识的人士认为我们暗地里想打仗，您觉得怎么样？”

“我们好战？太荒唐！”

“法国人是不出去见世面的。法国人，亲爱的，对于自己狂热

的民族主义政策从外面来看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是丝毫不管的……尽管如此，法、英、俄日益亲善，三国之间最近订立了军事协定，两年来暗中进行的种种外交活动，如此这般，不管有没有道理，都开始引起了柏林方面严重的不安。德国面对着它认真称为'三国协约'① 的'威胁'，突然发现自己很可能处于孤立地位。它知道，意大利现在只是在理论上参加了三国同盟②，那么德国一边只有奥地利了。因此，最近几星期，加强它的种种友好关系对它来说十分急迫，哪怕是做出重大让步，甚至改变方向也在所不惜。您明白了吗？从这一点出发，德国突然改变态度，接受奥地利对巴尔干半岛的政策，几乎鼓励奥地利，这就只剩一步了。据说，已经迈出了这一步。而奥地利感觉到风向变了，马上就利用机会——您也知道的——喊叫的声音更响，这样事态就严重了。由于这个原因，德国甘心情愿地与奥地利的野心取得一致的利害关系，这在一天之内，就可以使这种野心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整个的欧洲不知不觉地卷入了巴尔干的纷争……人们只要稍微了解一点情况，就觉得悲观，至少是惴惴不安，您现在就明白是为什么了。"

安托万没有说话，将信将疑。他凭经验知道，对外政策专家们总是预见冲突必不可免。他已经打铃叫站在门口的雷昂，等着仆人进来，好去干重要的事。他用并不宽厚的眼光打量着吕梅尔，而吕梅尔还谈着那个题目，忘记了时间，很神气地在壁炉前踱来踱去。

---

① 1891 年俄法成立同盟，1904 年法英订立协定，1907 年英俄又签订协约，三国遂联合共同对抗德奥意。

② 德奥于 1879 年订立盟约，1882 年两国又联合意大利结盟共同对抗俄英法，史称三国同盟。

吕梅尔的父亲曾任参议员，是老蒂博先生的朋友。(老吕梅尔死时正好没有看到他儿子在共和派等级中步步高升。)安托万以前曾遇见过吕梅尔许多次，可是说实话，只是这个星期以来才与他交往密切。他每一次来访都使安托万对他的看法更为严厉，明确。他看出这位有势力的人物尽管能言善辩，高尚优雅，彬彬有礼，又十分关心重大事件，却总是不时露出平庸的脸相，使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个人的野心。显然，只有野心才是吕梅尔能够具有的强烈感情，安托万甚至觉得他的这种野心与他身上的能力极不相称，同时安托万也认为他的能力是很有限的，他受的教育很一般，胆小，却不谦虚，本性是见风使舵。这一切却被未来的大人物的风度十分巧妙地遮盖住了。

这时，雷昂进来，拿走了电报。安托万想道："不要再谈政治了，也不要再谈心理学了。"他转身向这位喜欢高谈阔论的人问道：

"怎么样？还是老样子？"

吕梅尔的脸突然阴暗下来。

上星期初的一天晚上，快九点了，安托万看到吕梅尔面色灰白，走进他的诊疗室。前天晚上他发觉自己得了一种病，他不愿向经常给他看病的大夫承认，也不愿去请教素昧平生的医生。他说："这是因为，亲爱的，请您明白我的意思，因为我是结了婚的人，我多少也算是个官方人士。在我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常有人想抓什么把柄，要来敲诈勒索……"于是，他想起，蒂博的儿子是医生，便来恳求安托万替他治治。安托万劝他去找一位专家，可是他不肯。安托万一向乐意试试自己的医道，另一方面，也想接近一下这位政治家，就同意了。

“真的没有任何好转吗？”

吕梅尔可怜巴巴地摇摇头，没有说话。这位饶舌的人下不了决心谈他的病痛，也不能说他不时象受刑似的疼得难受。就是刚才，外交午宴之后，他不得不中断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谈，匆匆离开吸烟室，因为痛得实在受不了。

安托万考虑了一下，决断地说：

“好吧！那就得试试用硝酸盐……”

他打开了“实验室”的门，让一言不发的吕梅尔走进去，然后，背对着他，配好药水，装满了打可卡因用的注射器。他又朝病人转过身来，吕梅尔早已脱掉他那庄严的大礼服，摘掉假领，脱了长裤，变成了一个痛疼难熬、忐忑不安、自卑自屈的病人了。他正在尴尬地解开弄脏了的内裤。

然而，他还没有甘愿屈服。安托万走过来，他微微抬起头，摆出剩下的那一点从容态度，想笑笑。其实，他很痛，而且，他的痛苦是各式各样的。这真是更加了一层倒霉，因为此时如此屈辱，还不能完全去掉假面具，也不能向任何人倾诉：这么个荒唐可笑的小事情不仅使他肉体受苦，还伤害了他的自尊。唉！他能向谁尽情诉说一番呢？他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十年来，政治迫使他在虚情假意彼此猜忌的同事关系的壁垒后面，过着完全孤独的生活，在他交往的范围之内真正披肝沥胆的人其实一个也没有。不！只有一个：他的妻子，只有妻子是他的唯一的朋友，唯一了解他、爱他的本来面目的人，唯一可以倾诉衷肠而稍获慰藉的人，——可是正是对这个人，他不得不最为惶惶不安地隐瞒住这件倒霉的艳遇。

肉体上一阵疼痛，使他不能再想下去。硝酸盐开始起作用。吕梅尔尽力忍住不叫痛，但是，虽然打了镇痛剂，他咬紧牙关捏

住拳头，还是禁不住立刻哼了起来。药物剧烈地烧灼着他，使他象临盆的妇人一样呻吟起来，大滴的眼泪使他的蓝色的眼睛闪着光。

安托万感到怜悯，说道：

“好啦，老朋友，再忍一会儿，就完了……是很疼，可是没有别的法子。时间不长。安静些吧，我再给您加一点可卡因……”

吕梅尔没有听大夫说话。他摊手摊脚躺在手术台上，反射镜无情地照着，他的双腿缩起又伸开，活象解剖台上的一只青蛙。

安托万终于使疼痛和缓了一些。

“已经四点一刻了，”他说。“您得几点钟走呢？”

“五点才走哩！”可怜的病人含含糊糊地说。“我的汽车……在下面……”

安托万笑了笑，这是友好的、鼓励的微笑，但是还掩盖着一个暗地里的笑容。他不由自主地想到那训练有素的司机戴着三色帽徽，不动声色，坐在位子上等着“部长的代表”；一个钟头以后，在花卉展览的帐幔底下，铺着的红地毯上，就是这个象换尿布的婴儿似的手脚乱动的吕梅尔，穿上笔挺的大礼服，变成了个美男子，猫胡子底下挂着个模糊的微笑，独自迈着平稳的步子，迎接娇小的伊丽莎白女王……可是，安托万的想象瞬息即逝，不一会儿，大夫的眼下只有一个病人，甚至连病人都不如，只是一个病例；甚至更差一筹：只是一个化学作用，腐蚀剂在粘膜上发生作用，他就是要引起这个作用，他为它负责，他在想象中注视着它的必然发展。

雷昂在门上轻轻地叩了三下，安托万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他忽然想到：“吉丝来了。”就把医疗器具扔在消毒锅的托盘里。现在他急着想离开吕梅尔。但是，对于职业义务他已习惯，不能

马虎从事，于是耐心地等着药物作用的疼痛减轻一些。他说：

"您随意在这儿休息吧！我不用这个房间。五点差十分，我来叫你。"说完就走了。

七

雷昂对吉丝说：

"请小姐在这里等一下，好吗？"

所谓"这里"，就是以前雅克的房间。夜幕已经降临，房里黑漆漆的，到处是阴影，静静的好象地窖一般。跨进门坎，吉丝的心就跳了起来，她使劲压制自己的不安，跟往常一样，象是在祈祷，在呼唤那永不抛弃世人的上帝。然后，她走过去，机械地在长沙发上坐下来，就是坐在这张沙发上，她从小到大，不知跟雅克闲聊了多少次。不知道是在客厅里还是在大街上，有一个孩子在呜呜哭叫，吉丝简直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就为这么个微不足道的小事，现在眼泪都涌了上来，堵得她喘不过气。幸亏，这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得去找医生，但不是安托万。她身体一直不好，消瘦了许多，当然，老是失眠。才十九岁就这样，很不正常……刹那间，她想着十九年来前前后后不平常的生活：在两个老人中间度过漫长的童年时代，接着，到了十六岁，这巨大的烦恼，包含着如此沉重的秘密！

雷昂进来，把灯打开。吉丝不敢对他说她宁愿周围昏暗一些。房间里现在亮了，她辨认出每一件家具，每一件小摆设。可以感觉到，安托万怀着手足之情，原则上不去触动任何一件东西。可是，他既然在这里吃饭，每件东西也就慢慢挪动了地方，改变了用途，整个房间都变了样：那张桌子打了开来，放在房子

中间，原来的书桌也变了用场，放着面包筐和水果盘，中间搁着一套茶具。那书橱……从前，玻璃门后面的绿色帘子从来不拉开，而现在有一块帘子拉开了。吉丝俯过身去，看见食具在发着光。雷昂把书都堆到书橱上层搁板上……可怜的雅克如果看到他的书橱被改成碗柜，会怎么想呢？

雅克……吉丝不相信他已经死了。如果雅克忽然出现在门口，她是决不会感到惊奇的。不仅如此，她几乎随时都期待着雅克出现在她眼前。就这样一连三年，迷信似的等待，她如梦如痴，又激动，又憔悴。

这里，一切都那样熟识，各种回忆向她袭来。她不敢站起身，呼吸都不敢，生怕搅动了空气，亵渎了这纯净的静寂。壁炉上有一张安托万的照片，吉丝看着，回忆起安托万把照片给雅克的那天。安托万也给了韦兹小姐一张，现在还挂在楼上。这是从前的安托万，她象对兄长一般爱着的安托万，三年的折磨中，是她有力的支持。雅克失踪以来，她时常下楼到安托万身边，一起谈论那离家出走的人。该有多少次，她差一点向安托万说出自己的心事！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为什么呢？在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她自己也说不清。她只记得六月她到伦敦去的前一天晚上那短短的一个场面，安托万对即将分离完全慌了神，猜不出那隐秘的原因。那天，他到底对她说了些什么呢？她仿佛觉得他不再是作为一个大哥哥似的在爱她，他在用“另一种方式”想着她。这难道可能吗？也许只是她的想象吧！不，就是在安托万写给她的那些用词含混、过于温情但又不肯把话说透的信里，她也找不出早年那些平静的感情了。所以，她回法国之后，就本能地躲着安托万。半个月以来，连一次单独会面都从未有过。他今天要说什么呢？

她咳嗽了一下。是安托万，是他那迅速而又清晰的脚步声。他进来了，停住脚，微笑着。他脸上有些疲惫，但眉头舒展，目光闪闪，显得很愉快。吉丝感到自己不知所措了，赶紧定定神。只要安托万一出现，他那旺盛的活力就发散到他的周围。

他微笑着说："你好，黑丫头！"（这是以前有一天蒂博先生的脾气特别好，给她起的外号。那时韦兹小姐不得不把父母双亡的侄女收养下来，刚把马尔加什混血女人的女儿，野孩子般的小姑娘带到身边，安置在富裕的蒂博家里。）

为了找点话说，吉丝问道：

"今天病人多吧？"

"就是这种职业嘛！"安托万愉快地回答道。"你愿意到我的诊疗室，还是待在这儿？"没有等她回答，就坐在她身边，问道："你现在怎么样？我们好久不见了。你的围巾很好看……把手伸给我……"他毫不拘束地拉过吉丝的手，吉丝就由他握住，他掂着说："你的小手不象以前那么胖。"吉丝装出从容态度，微笑一下，安托万看到她棕色的脸颊上显出两个酒涡。她并没有把胳臂抽回来，但是安托万感到她有点生硬，想往后退。安托万几乎脱口说："你回来以后，对我不怎么亲热了。"却又改变了主意，皱起眉头，没有言语。

"你爸爸腿痛，又想躺下，"吉丝躲闪地说。

安托万没有回答。他好久没有机会象现在这样跟吉丝单独在一起。他继续看着那皮肤微黑的小手，顺着血管仔细往上瞧，看到纤巧的、肌肉发达的手腕。他一一观察她的手指头，强笑起来，说道："就象金灿灿漂亮的雪茄烟似的。"同时，他的目光仿佛透过一层层热烘烘的雾气，爱抚着她那柔软身躯的曲线，从软软

的、滚圆的肩膀一直到绸围巾下凸出来的膝盖。这自然的倦怠的模样对他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啊！——而且就在眼前！仿佛有一种突然而来的强烈力量……一股血……一股压抑着的洪流就要冲破堤防……他多么想搂住吉丝，紧紧抱住这柔软的、年轻的肉体，这种欲望他能克制得住吗？……他只是低下头，用脸擦着她的小手，结结巴巴地说："你的皮肤多么软啊……黑丫头……"他那喝醉了的乞丐似的眼光沉重地抬起来，从下而上看着，看到了吉丝的脸。出于本能，吉丝赶紧转过头，同时也把手抽回去。

她坚定地问道：

"你找我要说什么？"

安托万定了定神：

"我要告诉你一件可怕的事，可怜的小东西……"

可怕的？她忽然有了一个可怖的设想。什么？吉丝的一切希望这一下都破灭了吗？她用惊恐的眼光迅速环视房里的一切，万分焦急地一一注视亲爱的人儿留下的东西。

可是，安托万继续说下去：

"爸爸病得很重，你知道……"

起初，她好象没有听见，好不容易才从很远的地方把思路拉回来，接着，她重复道：

"病得很重？"

嘴里这么说着，她突然察觉这事没有任何人告诉她，但是她早就知道。她挑起眉毛，眼神象是着急，但是多少有些造作，问道：

"已经到了……不治的程度？"

安托万点了点头，又用早已熟知真实情况的那种语气说：

"去年冬天作了手术，切除了右肾，结果只起了一个作用，那

就是对于肿瘤的性质再也不能有什么幻想。另外一个肾几乎立刻就受到感染，但病象表现得不同，扩散了。倒可以说幸亏是这样……这就帮我们骗过了病人。他并没有疑心到什么，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无可救药了。”

静默了一会儿，吉丝又问：

“你估计还有多少时候……”

他看看她，心里很高兴。她确实可以做医生的妻子，在事变面前能够自持，连眼泪都没有掉。说来奇怪，在国外过了几个月，她成熟起来了。安托万很后悔，从前一直要把她看成比她实际年龄更小的孩子。

他用同样的口气说：

“顶多两三个月。”他很快又补充说：“也许还要快得多。”

她的心灵虽然没有非常灵敏的触角，她还是感觉到在这几句话中，有对她的某种期望。她立刻松了一口气，因为安托万接着毫不掩饰地说出了他的心愿：

“你说，吉丝，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吗？你还非回那边去不可吗？”

她没有回答，只用亮晶晶的眼睛温情地凝神朝前望着。她那圆圆的小脸纹丝不动，只是两眉之间出现了一条小小的皱纹，消失了，又显现出来，接着又闪开去，这是她内心斗争的唯一迹象。她第一个感觉就是温情：这样的祈求使她心慌意乱。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也可能去支持别人，尤其是对安托万，他是整个一家的支柱。

可是，不行！她感觉到这里面似乎有什么圈套，她很清楚地觉察到为什么他要把她留在巴黎。她内心的一切都起来抵制。只有待在英国，她的伟大计划才能实现，这是她生活的唯一依托！

但愿她能够把这一切都向安托万说清楚！可是，那样的话，岂不是暴露了内心的秘密，而对方却恰恰是另一颗对于接受这一自白毫无准备的心……也许以后……写封信吧……现在还不行。

她显出固执的表情，眼睛盯着远处。对于安托万，这已经是不祥之兆，但他还是追问道：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话？”

她抖动了一下，仍然保持着执拗的模样，说：

“可是安托万，正相反！我比以往更急于得到这张英国文凭。我必须马上自立，我原来还没有想到要这样早……”

安托万生气地挥手打断了她的话。

从吉丝紧闭着的嘴，她的目光里，安托万发现她有某种无可救药的心灰意懒的模样，不禁吃了一惊，同时，还有与疯狂的希望相类似的一股光，一种热情。然而，这种种感情之中，却没有留给他的地位。他感到一阵懊恼，扬起了头。是懊恼还是失望？失望的成分更重。他感到喉咙发紧，眼泪涌了上来……这一次，对于这眼泪他不想克制，也不想掩饰，眼泪可以帮他软化吉丝那不可理解的固执……

其实，吉丝也十分感动。她从来没有见过安托万哭泣。她甚至从来没有想到安托万也会哭。她扭过脸去不看他。她对他有一种温柔而又深刻的眷恋之情，她一直怀着一种内在的激动，一种热情在想着他。三年来，安托万是她唯一的支持，是她经过考验的强有力的友伴。只有在安托万身旁她才感到生活有了慰藉。可是，为什么除了这种敬佩和信任之外，他好象一定要从她这儿期待着另外的东西？为什么她再也不能向安托万流露她的兄妹感情？

穿堂里的铃响了一下，安托万不由自主地竖起耳朵。门响

了，随后，又静下来。

他们一动不动，沉默不语坐在一起，各有所思，各自沿着自己的思路在奔驰……

最后，电话铃响了……穿堂里响起了脚步声，雷昂推开一条门缝：

“蒂博先生那儿来的电话，小姐。泰里韦大夫在上面。”

吉丝急不可待地站起身来。

安托万用疲乏的声音叫住雷昂：

“客厅里有多少人？”

“四个，先生。”

他也站了起来，生活又重新开始了。他想道：

“吕梅尔五点差十分还等着我呢！”

吉丝并没有走近他，只是说：

“我这就得走，安托万……再见吧！”

他奇怪地微笑一下，耸耸肩膀：

“好，走吧……黑丫头！”他自己的声调使他想起刚才父亲向他告别时的声音：“好，走吧，亲爱的！”彼此亲近是多么困难……

他换了一个声调，又说：

“你可以告诉泰里韦吗？眼下我走不开。如果他要对我说什么话，请他下楼到这儿来一下，好吗？”

她点点头，推开门。随即她仿佛突然打定了什么主意，向安托万转过身来……可是，不……她对他说什么呢？既然不能和盘托出，那么三言两语又有什么用？……她紧紧裹上披肩，眼睛都没有抬，就走掉了。

“电梯马上下来，”雷昂说：“小姐不等一下吗？”

她摇摇头，开始上楼。她走得很慢，因为她觉得心情很压抑。她整个的心思现在集中到一点：回伦敦去。对！越早走越好，不必等到过完假期！啊！但愿安托万明白，到海峡彼岸去，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

两年以前，九月的一个早晨，那时雅克失踪已经十个月，吉丝在花园里偶然遇见了拉菲特庄的邮差，给她送来了寄到吉丝名下的一只花篮，上面标着伦敦一家花店的号签。吉丝很感意外，预感到其中深有含义，就赶紧躲着人，跑回自己的房间，剪开绳子，揭开篮子盖。看到在潮渌渌的苔藓坯上，有一束普通的玫瑰，她几乎晕了过去。是雅克！他们的玫瑰！绛红色的，花心泛黑的，绛红色小朵玫瑰。就是那种！九月，周年纪念。这个匿名的邮件，对于她来说，跟只有她才认得出的密码电报含义一样明显。雅克没有死！蒂博先生弄错了。雅克在英国，雅克爱她！……她的第一个冲动是要把门大大打开，扯开嗓子喊叫："雅克还活着！"可是，幸亏她还能及时控制住自己。她该怎么向别人解释这小小的绛红色的玫瑰就有这许多含义呢？人家会向她提出种种问题，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泄露她的秘密！她又把门关上，祈求上帝给她保持沉默的力量——无论如何要等到晚上，因为她知道安托万要回到别墅来吃晚饭。

晚上，她把安托万拉到一边，对他说了这神秘的邮件：从伦敦寄来了一束花，可是她在伦敦一个熟人也没有……莫非是雅克？……必须不顾一切把搜寻转向这个新的线索。安托万倒是十分关切，但是一年以来，各种尝试都归失败，使他怀疑起来，然而，还是托人立即在伦敦调查了一番。花店向他们仔细描绘了订花顾客的面貌特征，却与雅克一点也连不上。线索就此中断了。

吉丝并不罢休，只有她一个人还信心十足。她再也不说什么，那种克制力量简直不象个十七岁的姑娘，她口风一点不露，但是下定决心，亲自到英国去，不惜一切代价，要找到雅克的踪迹。这个计划几乎是不能实现的。一连两年，就象她的祖先原始人那样，沉默不语，可是坚持不懈，暗中筹划，一点点地使她动身成为可能。花费了多么大的精力啊！她回忆得起每一个阶段。不得不耐心而巧妙地把种种新的想法灌输到执拗的姑妈脑子里去。首先，得叫她同意：一个没有财产的姑娘，即使好人家出身，也必须有安身立命的本事；接着还要使姑妈觉得，侄女儿也跟自己一样，有培育孩子的志向，让她相信，现在要当一名女教师，竞争很厉害，一定要能说流利的英语。然后，还得巧妙地使得老小姐同拉菲特庄的一位女教师交往，这位女教师正好刚从天主教修女在伦敦郊区开设的一所学校进修过。事有凑巧，蒂博先生也帮了个忙，他打听到这个学校不错。经过三番五次拖延之后，直到今年春天，韦兹小姐终于同意让吉丝离家出国。吉丝在英国过了一个夏天。但是这四个月，丝毫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她找的一些侦探很不老实，结果只是使她失望。现在，她马上又可以行动了，再去奔走托人。她最近卖了几件首饰，把平时的积蓄也拼凑了一下。她同办事认真的机构终于挂上了钩。尤其是她想办法让伦敦市警察局长的女儿对她这件传奇式的案件发生了兴趣。吉丝一回到英国就要到警察局长家去吃午饭。他一定能帮她大忙，这是任何人都比不了的。她怎么能放弃她的希望呢？……

吉丝走到了蒂博先生住的那层楼。她得按门铃，姑妈从来不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她。

“对呀！怎么能放弃希望呢？”吉丝想道。忽然，她又有了找

到雅克的坚定信心，感到自己又坚强有力了。安托万说蒂博先生还能拖三个月。“三个月？”吉丝想。“不到三个月，我就能成功！”

这当儿，楼底下雅克的房间里，安托万对着吉丝在身后关上的门站着，眼睛盯着那不透光的、不可超越的木板。

他感到自己正走到了一个临界线。一直到目前，他的坚强意志总是去进攻最棘手的事，而且无往而不胜，从来也不去追求不能达到的目标。而此刻，好象有个什么东西在离开他而消失，他并不是那种明知无望还要坚持不舍的人。

他迟疑不决地走了两步，在镜子里看见自己，便走过去，肘弯拄着壁炉，伸出脸，对着自己的眼睛深处打量了一会儿：“如果她突然说：‘好，跟我结婚吧！’那又如何呢？”他打了一个寒战，感到一阵后怕……心想：“拿这种事来赌博，真蠢！”他转过身来，忽然想到：“见鬼，都五点钟了……伊丽莎白女王！”

安托万快步走向“实验室”，可是雷昂拦住了他。雷昂的眼睛暗淡无光，嘴上浮出讥讽的微笑：

“吕梅尔先生已经走了，他预约后天还来，时间跟今天一样。”

“好极了，”安托万松了一口气，说道。这时，小小的满意仿佛就把他的烦恼一扫而光了。

他回到诊疗室，对穿过去，掀开了门帘。他每次作这熟练的动作都感到一阵愉快。他推开了客厅的门。

“噢，噢，”一个面色有些发白的男孩正怯生生地朝他走来，安托万顺手捏了一下孩子的脸。“一个人来的？跟个大孩子一样了。你父母好吗？”

他拉着孩子的手，拽到窗子跟前，背光坐到凳子上，用柔和

而坚定的动作把小孩驯服的小脑袋向后按下去，检查他的咽喉。他注视着，一面低声说："好得很呀！这一回才叫做扁桃体了……"他一下子就恢复了平素那种灵活洪亮、有点断然的嗓音，这对于病人的作用就象强壮剂一样。

他专心致志地向孩子俯着身。但是，傲气已经恢复，他忽然感到痛苦了，不由自主地想道："首先，如果我愿意，还可以打电报叫她回来……"

八

送小男孩往外走的时候，安托万看到面色象鲜花般艳丽的玛丽小姐坐在穿堂的长凳上，觉得很意外。

看到安托万走过来，她站起身，一言不发，一直非常可爱地微笑着迎接他。接着，她果断地递给安托万一个浅蓝色的信封。

玛丽小姐这时的神态，与两个钟头以前那种保留态度十分不同，眼光象谜一样，然而又很决断。安托万不知道为什么，警觉地想到情况不大寻常。

他惊讶地站在穿堂里，拆开印有家族纹章的信封，这时，他看到英国小姐径自向开着门的诊疗室走去。

他跟在她后面走，一面展开信纸：

"亲爱的大夫：

"我向您提出两个小小的请求，为了不致遭到拒绝，我委托我找到的最不可厌的人向您转达。

"第一个请求：糊涂的玛丽直到从您的诊所出来以后，才对我说近来感到不舒服，晚上咳嗽，不能入眠。您是否可以详细检

查一下，并给她一些建议？

“第二个请求：我们在乡下的猎场，有一个老看守人，身患使他变形的风湿病，十分痛苦，特别在当前季节，真象受刑一样。西蒙很同情这可怜的老头儿，给他注射过镇痛剂。我们自己经常备有一些吗啡，但是，最近几次发作，把我们的贮存都用光了。西蒙嘱托我给他带去一点。没有大夫的处方则不可能办到。今天下午，我完全忘记向您提及此事。请您给我美丽诱人的带信人一份处方。如有可能的话，要可以展期的，使我能立刻得到五六打一毫升的针剂。

“为了第二个请求，我预先向您道谢。至于第一个请求，亲爱的大夫，在我们两人中，是谁应该向谁道谢呢？您大概不缺少并不那么可爱的女病人来诊疗的……

“顺致感念之意

安娜-玛丽·西蒙·德·巴丹库尔”

“附言：您也许会诧异，为什么西蒙不去求教乡下的大夫。那位大夫是个目光短浅、偏见很深的人。他在选举时总反对我们。我们别墅里的病人不去照顾他，他也怀恨在心。否则，我就不用麻烦您了。

安”

安托万看完了信，但是还是没有抬起头来。他首先感到一阵怒气：把他当成什么人了？接着，他想找点有趣的事件，来开开心。

他知道装饰诊疗室的两面大镜子玩的花样，因为他自己上过当。就从他现在站着的这个地方，手臂扶着壁炉，只要在低垂

的眼皮下一转眼珠，身子都不用动，就可以看见英国小姐。于是，他就这么作了。玛丽小姐坐在稍后的地方，摘下了手套，解开大衣扣子，舒展一下上身，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看着自己的脚尖拨弄地毯穗子，显得又心虚，又无畏。她以为安托万不转身就看不见她，就突然扬起了长长的睫毛，蓝眼睛向他一闪，火花似的瞬息即逝。

她这样毫无顾忌，把安托万最后一点怀疑也扫清了，他回过头。

安托万微笑起来，头还是低着，又看了一遍这封诱人上钩的信。他慢慢地把信折起来，然后，不停地微笑着挺了挺身子，眼光直看着玛丽的眼睛。这样的对视，双方都感觉到就象对撞了一下一样。英国小姐稍稍犹疑了一下。他什么也不说，只把眼睛略略低下，不慌不忙，摇了几下头，表示“不行”。他虽然还在微笑，但表情十分明显，不容玛丽误解。比这更为唐突无礼的表示是不会再有了：“不行，小姐。没办法，不行……不要以为我生气了，我还在笑嘛！我见过的多啦！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您，即使你们付出来这种代价，也不必对我抱什么指望……”

她从座位上站起来，没有哼一声，脸涨得绯红。她在地毯上磕磕绊绊地退到前厅去。他跟着她，仿佛她这样匆忙离开是极自然的事，他继续这样取乐。她一言不发，低着眼睛匆匆逃走，没戴手套的手哆嗦着，想再把领子扣上，那手被火红的脸衬得毫无血色。

在穿堂，他不得不挨近她才好开房门。她含义不清地匆匆点个头，他正要还礼，她突然伸过手来，他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她就象扒手那么灵巧地抓过他捏在手里的信，一下子跳到门外去了。

安托万懊恼莫及，却也不能不承认，她真是又灵巧又机智。

他回到诊疗室，思量着不久以后英国女人和美丽的安娜再同他见面的话，彼此该显露什么脸色。想到这个，他又微笑起来。地毯上丢着一只手套，他捡起来，闻了一下，然后高高兴兴地把它扔到字纸篓里。

这些英国女人！……于盖特……可怜的残废孩子在这两个女人手里将来会过什么日子啊！

夜色降临了。

雷昂进来，关上百叶窗。

"欧内斯特夫人来了吗？"安托万看了一下记事簿，问道。

"啊！来了很久了，先生……一家子都来了，母亲，小男孩，还有老爸爸。"

"好！"安托万兴致勃勃地说。一面掀起了门帘。

九

果然，他看见一个六十来岁的小老头儿朝他走过来。

"大夫，我请求您先接见我，我有些话要对您说。"

声调很沉重，稍稍拖着长声；样子很胆怯，然而很高雅。

安托万小心把门关好，指着一个座位请他坐下。

"我叫欧内斯特……菲利普大夫大概跟您提起过……谢谢，"老头儿一边坐下，一边小声说。

他的相貌引人好感，眼睛眍䁖得很深，眼光富于表情，忧郁，却有热情，炯炯有神，显得很年轻。面容却相反，是一副老态：憔悴衰败，满布着皱纹，肌肉松弛、干巴，满脸高低不平，尽是小疙瘩，没有一处光滑平整。前额、脸颊、下巴都仿佛是在塑成之后，

又用拇指翻弄了几下似的。又短又硬的铁灰色小胡子把脸分成上下两部份。脑袋上稀稀拉拉的斑白头发，好象是沙丘上长的草。

他察觉到安托万在仔细打量他吗？

“我们的样子象孩子的祖父母，”他忧郁地说道。“我们结婚很晚。我是大学教授，在查理曼学院教德文。”

“欧内斯特，”安托万想道，“这种口音……他大概是阿尔萨斯人。”

“我不愿意浪费您的时间，大夫。可是，我觉得，既然承您不弃，肯为我的孩子看病，那就很有必要，告诉您一些事，一些机密的事……”他抬起眼睛，目光阴暗了。他又说：“我要对您说的事，连欧内斯特太太都不知道。”

安托万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那人好象鼓起了勇气，接着说：“是这样的……”（毫无疑问，他要说的话早就准备好了，眼睛看着远处，就象惯于讲话的人那样，不慌不忙地说起来。）

安托万感觉到这位欧内斯特先生不喜欢别人盯着看他。

“大夫，一八九六年，我四十一岁，在凡尔赛教书。”他的语调再也不能保持镇定，他说：“那时，我订婚了。”他说话时，“i”音发得很重，“我订婚”这三个字，就象是用琶音奏出的和弦，响亮得使人吃惊。

他的语气转为生硬，继续说下去：

“当时，我还热烈维护德雷福斯上尉①。大夫，您还年轻，没

① 1894年，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被诬告叛国，引起广大群众不满，反动当局借机对进步人士大肆迫害。

有赶上这个有关良心的惨剧。”(他用沙哑而庄重的声调说成“残剧”。)“但是你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一方面在学校供职,一方面又做保卫德雷福斯的战士,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他接着往下说:“我就是因而遭受连累的人之一。”他的语气很有分寸,并不饶舌,但那坚决的口气足以使安托万清楚地想见,十五年前,这位长着执拗的下巴、疙疙瘩瘩的前额、黑眼珠仍然闪亮的沉静的老头儿,该有多么大的火性,精力何等充沛,信仰又如何坚定。

“我说这些,”欧内斯特又说,“是使您明白,为什么一八九六年开学的时候,我被放逐到阿尔及尔的学校去了。至于我的婚事……”他温柔地小声说,“我未婚妻的哥哥,也就是说她唯一的亲人,是个海军军官——是商船队的——这倒不去说它,可是,他的观点与我完全相反,我们的婚约就解除了。”显然,他极力客观陈述事实。

他用更低沉的声调接着说:

“到非洲之后四个月,我发现我……得了病……”声音里又有些犹豫,但他还是强打精神说下去:“用不着忌讳这个词:我得了梅毒。”

“啊,是了,”安托万想道,“……那孩子……我明白了……”

“我马上去找了阿尔及尔医学院的许多大夫,由他们介绍我去找了当地最好的专家。”他先犹疑了一下,眼睛不看安托万,终于说出那大夫的名字:“一位名叫罗尔的大夫,您也许读过他的著作。刚一发病,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病变刚出现,就控制住了。我还继续接受严格的治疗,甚至很严格的治疗,我都作了。四年以后,事件已经平息,我被召回巴黎。罗尔大夫对我肯定地说,一年以来,他就认为我已经痊愈,我自己也觉得的确如此。果然,以后,什么意外都没有发生过,一点复发的迹象都没

有。”

他沉着地转过头来，想看安托万的眼睛，安托万表示他在注意地听着。

他不只是听，还观察着这个人。从相貌，从态度，他想象着这位从事辛苦正直职业的矮小的德文教师可能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他以前也曾见过。至于这一位，可以想见他超过了他所从事的工作，也感觉得出，他很久以来就习惯了这种含蓄的态度，习惯于保持体面的自省。窘困的境遇、不如意的生活使许多极为优秀的人不得不如此，他们虽然得不到酬劳，仍然保持着一颗忠诚的、坚定的心。欧内斯特先生说到解除婚约的那种口气就很能说明，他那时孤居独处，爱情遭受挫折，是一种什么心境。另一方面，他眼光中流露出的持续的热情，也生动地表明，在这位头发灰白的教师身上，纯真的敏感仍然不亚于少年人。

他继续说：

“回到法国以后六年，我未婚妻的哥哥死了。”他斟酌着词句，然后，简简单单地低声说：“我又能见到她了……”

这一次，他心绪很乱，叙述不得不中断。

安托万低着头，不愿唐突，只是等待着。忽然，他听见教授提高了声音，非常苦恼地说道：

“大夫，我不知道您对于一个作过象我这样的事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想法……病和治疗，都是老话了，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早已忘却了……我已经五十开外……”他叹一口气。“我这一生中，受过孤独的痛苦……我说的没有条理，大夫……”

安托万抬起眼睛，甚至还没有看这教授的脸，他就心中有数了。一个研究学问的人，儿子却智力不健全，这已经是一个致命的折磨，但是，比起作为父亲的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作为父

亲，他意识到罪咎只在他自己，悔恨交集，无可奈何地眼看着自己造成的不幸命运。

欧内斯特用疲惫的声调解释道：

“但是，我顾虑重重，本想去请教大夫。我差一点就去了，就是说并没有去。对于事实真相，不必害怕。我知道找医生看也没有用。我总想着罗尔大夫对我说过的话，算是找到了一个借口。有一天，在一个朋友家里，我碰见一个医生，我把话头引到这类事情上，想再次确定一下，这种病确实有根治的先例。我不敢多问，只想驱散我心中的不安而已……”

他又停了一会儿。

“另外，我当时还以为：女人，到了那个年龄，就不用怕……还会……有孩子……”

喉咙里一阵呜咽，他说不下去了。他倒没有低下头，只是一动不动地紧握着拳头，挺直脖子。安托万看到他脖子上绷得紧紧的肌肉在颤动，两滴眼泪没有流下来，使直瞪瞪的眼睛更加闪亮。他还想说下去，振作一下，用令人心碎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

“我可怜……这孩子……大夫！”

安托万感到心里一阵难过。幸运的是，只要他一冲动，总会引起极度的兴奋，立刻就产生狂热的愿望，要迅速作决定，采取行动。

他片刻也不犹疑。

“可是……您说什么？”他装出吃惊的样子说。

他抬起眼，皱起眉，装作听了他的诉说之后，还是摸不着头脑，没有十分抓住对方的意思。“您那个事，一开始就得到了治疗，并且完一完一全一全治好了，那么……与孩子的残废……

也许只是暂时的残废……有什么关系呢？"

欧内斯特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安托万容光焕发，开朗地微笑起来：

"亲爱的先生，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我觉得，您那样顾虑，是您的忠诚。我是一个大夫，让我明确告诉你，从科学的观点来看，这种顾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教授站了起来，象是要走到安托万面前来似的，但又呆呆地站住，睁大了眼睛。他这样的人，内心生活丰富而深刻，一旦有了烦扰的想法，往往不能估量这想法的地位，整个心灵都被占据了。若干年来，巨大的悔恨塞满他整个心胸，甚至对痛苦中的伴侣都没敢透露，只在现在，他才头一次感到缓解，第一次有了减轻痛苦的希望。

这一切，安托万都猜到了。可是，怕对方还会提出更具体的问题，迫使他随意编造详细的谎言，于是他就断然打住了话头。他似乎觉得纠缠在这类使人丧气的虚幻希望里并没有用处。

"孩子是早产的吗？"安托万忽然问道。

教授眨了眨眼睛：

"孩子？……早产？……不是……"

"是难产吗？"

"是难产，非常难。"

"动了产钳？"

"动了。"

安托万象是找到了重要的线索，说道：

"啊！这样，很多现象也许就可以解释了。"随即，为了打断话头，他说："好吧！把小病人让我看看。"他说着，站了起来，朝客厅走去。

但是，教授迅速迈了一步，拦住他，把手放在他胳臂上说：

“大夫，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您说这些话，不是为了……啊！大夫，您保证，您要保证呀，大夫……”

安托万转过身来，看见他面带恳求，既急于相信大夫的话，又表露着无限的感激。安托万心中特别高兴，为自己的行为，为获得的成功感到高兴，为这么个善行感到高兴。对于孩子，他要去看看还可以尽点什么心意，对于父亲，不必犹豫，就是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不幸的人从毫无意义的绝望中解救出来！

这时，安托万直视着欧内斯特的眼睛，非常郑重地放低声音说：

“我保证，先生。”

静默了一会儿之后，他打开了门。

在客厅里，一位上年纪的妇人，身穿黑衣服，用力在两腿之间扶着一个长着棕色鬈发的小娃娃。这个孩子立刻吸引了安托万的全部注意。听到开门的声音，娃娃不再玩了，用黑色聪明的大眼睛盯着这个陌生人，接着微笑起来，又象被他自己的微笑吓住了似的，带着不高兴的样子转过身去。

安托万转眼去看那母亲。痛苦和忧伤使那憔悴的脸显得很美，他实在受到了感动，立刻想道：“对！必须干下去……不管怎样，总能有些效果。”

“请您进来，夫人。”

他好心地微笑着。病人还没有迈进门坎，他就想给予这可怜的妇人一点信心。他听见教授在他身后压抑着的气息。他耐心地撩起门帘，看着那母亲和孩子朝他走来。他整个心灵浸沉在欢乐中，想道：“多么美好的职业！上帝！多么美好的职业！”

一〇

一直到晚上，病人接连不断。安托万没有意识到累，也没有想到时间。每次打开客厅的门，不需要用力气，就觉得有使不完的劲。最后来就医的是一位很漂亮的少妇，怀里抱着个强健的婴儿，但是，安托万心里判断孩子正受着完全失明的威胁。送走了这位夫人之后，他发现已经八点了，吃了一惊，想道："太晚了，现在来不及去给那个小孩看炎症。等今天晚上去埃凯家的时候，顺便去韦尔诺耶街吧。"

他回到诊疗室，打开窗子换换空气。走到一张堆满书的小矮桌子旁边，他想找一本书，吃饭的时候看。他想："其实，我是想为小欧内斯特的病，查点参考资料。"他很快地翻动前几年的《神经学杂志》，查阅一九〇八年关于失语症那有名的讨论记录。他想："这孩子真是典型病例，我要跟特勒亚尔谈谈。"

安托万想起特勒亚尔，想起他传奇式的癖好，开心地笑了。他想起那年在神经科实习的情况。他想道："我怎么会去那儿的？应该说这些问题老早就引起我注意了。如果我致力于研究神经病和精神病，也许更能发挥我的才能？那正是大有前途的土地……"忽然，眼前出现了拉歇尔的形象。为什么会这样联想起来呢？拉歇尔，没有学过医学，也没有学过别的科学，可是，对心理学方面的各种问题却真的表现出十分明显的癖好，而且，无疑就是拉歇尔使他在这方面发生了浓烈的兴趣，他现在就是怀着这样的兴趣来对待病人的。另一方面，跟拉歇尔一起的短短的一段生活，使他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一点，他发现了多少次啊！

他的眼光模糊起来，染上了一层忧郁。他站着，疲乏地垂着肩膀，拇指和食指之间摇晃着那本医学杂志。拉歇尔……每逢想起在他生活中昙花一现的这位奇怪的人物，心里就不由得痛楚地颤动起来。安托万没有得到她的任何消息。其实，他一点也不奇怪，安托万从来没有想过拉歇尔还在世界上某一个地方活着。水土不服，染上热症……，成为萃萃蝇[1]的牺牲品……在意外事故中被人杀死，淹死，也许被勒死？……总是死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重新挺起身子，把杂志夹在胳臂底下，走到前厅去叫雷昂开晚饭。这时，他想起菲利普对他开的一个玩笑。一天，教授不在了一段时间之后来上班，安托万向他介绍新住院的几个病人的情况，菲利普把手放在他胳臂上，半真半假地对他说：

"你让我担心啊！我的孩子，你对病人的精神状态越来越感兴趣，可是对病人的兴趣却越来越少了！"

热气腾腾的汤碗放在桌上。安托万坐下来，发现自己累了。"不管怎样，我的职业多么美好啊！"他想。

他又想起跟吉丝的谈话。他赶紧翻开杂志，尽力把这些回忆驱散。但没有用。整个房间仍然弥漫着吉丝在场的气氛，这气氛作为一个见证沉重地压着他。他想起最近几个月来纠缠着他的一些思绪。这是怎么搞的，整整一个夏天，怀有这么一个毫无基础的计划呢？在这破灭的梦幻面前，他象对着一堆戏院的废墟，戏院倒塌，只剩一堆不坚实的尘土。他不太难过，他完全不难过。他只感到自尊心受到损伤。这一切太乏味，幼稚，跟他

[1] 萃萃蝇是非洲的一种舌蝇的俗称，传染昏睡病。

不相称。

前厅里响起犹犹疑疑的门铃声，正好使他转移一下思绪。他马上放下餐巾，拳头放在桌上，倾听着，随时准备站起来，立即迎接不速之客。

首先，听见几个女人切切嚓嚓的私语，随后，门开了，雷昂很随便地领进两个女客来。安托万颇感意外，原来是蒂博先生的两个女仆。起初，在黑影里，安托万没有认出她们；接着，忽然猜出这两个女仆是来找他的，就猛地站起来，椅子都碰倒在身后了。

"别着急，别着急……"两个女人慌了，叫道。"请安托万先生原谅，我们还以为这个时候来可以不太打搅您。"

安托万心里想的只是："我还以为父亲死了呢！"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早就准备好接受这个结局了。他转眼又想，静脉炎可以引起栓塞——这个想法也不无道理。又想到这样突然发作可以使病人避免慢慢地受苦，他又不禁感到有些失望。

"你们坐下吧，"安托万说。"我接着吃饭，因为晚上还要看病呢！"

两个女人还是站着。

她们的母亲，老让娜，二十五年以来，一直在蒂博先生家作厨娘，现在上了年纪，腿上静脉曲张，她自己说她已经成了个"破罐子"，不再干活儿了。她的两个女儿在炉子旁边给她放上一把大椅子。老让娜就整天坐在那儿，按习惯手里拿着一根拨火棍，让自己最后还想象着担负了某一份责任，因为什么事她全知道，有时候，还打蛋黄酱。虽然两个女儿都已年过三十，她还是从早到晚不断叨叨唠唠地管教。大女儿克洛蒂尔德，是个身强力壮的姑娘，忠心耿耿，但不怎么随和，饶舌，但干活卖劲，保持着她母

亲的那种粗放的性格和别有风趣的家乡口音，因为她在老家的农庄作过长时间的女佣人。现在她管做饭。小女儿阿德里安娜比她姐姐小巧，是在修女院里长大的，一向被安置在城里。她喜欢衣服、抒情歌曲，喜欢在作女红的小桌子上摆上一束花，她还喜欢圣托马达甘教堂富丽堂皇的祭礼。

照例是克洛蒂尔德说话：

"我们来是为我母亲的事，安托万先生。三四天以来，我们看到她很难受，可怜的老太太，肚子左面长了一个肿块，晚上睡不着觉。老太太痛得象孩子一样，不乐意去解手。但是我妈能忍痛，一声不吭！得请安托万先生去一下，是吗，阿德里安娜？装作没事，一下子把围裙下面那个包去掉。"

"这好办，"安托万掏出笔记本，说道。"明天，我随便找个借口，到厨房去一趟就是了。"

阿德里安娜在姐姐说话的时候，给安托万换盘子，把面包篮向前推推，按照习惯忙着伺候。

她一直没有说话，这时，犹犹疑疑地问道：

"安托万先生，您以为，她的病会严重吗？"

"肿瘤发展得这样突然……"安托万想道。"老太太这样的年龄，还冒险动手术！"他以一种冷酷的精确想象着他所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发生什么：肿瘤大量增生，造成破坏，逐渐堵塞其他器官……还可能更坏，许多病人就经历了这种可怕的缓慢的解体而死亡……"

安托万扬起眉毛，撅起嘴。他小心翼翼地避开那惶恐的目光，对于这样的眼光，他是不能说谎的。他推开了盘子，含含糊糊地摆了一下手。幸亏，胖胖的克洛蒂尔德每逢安静的时候，不说话就受不了，这时替他回答。

“自然，还没有看，谁也说不清，安托万先生得先去看看。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我的那个死鬼男人的妈，肚子里长个肿块，过了十五年才死，还是胸口着凉死的！”

一一

一刻钟以后，安托万来到韦尔诺耶街三十七号乙。

几座老房子，对着阴暗的小院落。在七层楼上，发着煤气臭味的走廊入口，他找到了三号门。

罗伯来开门，手里拿着一盏灯。

“你的弟弟怎么样？”

“他好了！”

近旁的灯，照着那坦率、快活、还有点严峻的目光，显出他早熟。在他稚气的脸上，焕发出早熟的毅力。

安托万微笑了。

“看看吧！”他拿过了灯，举起来照路。

房间当中，摆着个大圆桌子，上面盖着漆布。罗伯刚才大概是在写字，一个大的记事本翻开放着，本子旁边放着一瓶打开的墨水，另一边放着一叠盘子，盘子上放着一大块面包和两个苹果，组成了一副朴素的静物画。屋子拾掇得很整齐，简直可以说很舒服。房里暖暖和和，壁炉前面的小火炉上，一只烧水的小壶发出呼噜噜的响声。

安托万朝房间顶里面的那张桃花心木的大床走去。

“你刚才睡了？”

“没有，先生。”

病人显然刚被惊醒，用那只健康的胳臂撑着，抬起上身，他

睁大了眼，毫不胆怯地微笑着。

脉膊平稳。安托万把带来的纱布盒放在床头柜上，开始解绷带。

“炉子上烧的是什么？”

“是水。”罗伯笑了：“看门的女人给了我们一些椴树花，我们烧一点椴花汤①。”他忽然挤了挤眼说：“您喝一点儿吧，好吗？搁点糖？啊，喝吧，先生，来一点儿吧！”

“不喝，不喝，谢谢，”安托万觉得怪有意思，说。“不过，我倒要点儿开水，来洗洗这些东西。给我往一个干净的盘子里倒点儿。好了，等它凉一凉。”他坐了下来，看看两个孩子。他们象对老朋友似的，向他微笑着。他想道：“样子倒很坦率，可是谁能说得准呢？”

他转身对着大孩子说：

“你们这么小，怎么会单独住在这儿？”

孩子含含糊糊地摆摆手，皱了一下眉，仿佛是说：“只好这样！”

“你们的父母呢？”

“噢，父母……”罗伯说，仿佛那真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我们以前跟姑姑住在一起。”他沉思起来，然后，指了一下大床：“后来，她在八月十日半夜里死了，到现在有一年多了。那时候，真够呛！对不对，路路？幸亏我们跟看门的女人挺好，她对房东什么也没有说，我们才能留下来。”

“那么，房租呢？”

“付了。”

---

① 法国有些人认为椴花汤是发汗解表的。

"谁付的?"

"我们。"

"哪儿来的钱呢?"

"挣来的,嘿!就是说,我挣的。因为,他,正是这样,不顺利,得给他另外找点事干干。他现在在布罗尔商号,您认得吗?在格勒内尔大街,当跑腿的小伙计。四十法郎一个月,还不管饭。这简直是白干,您说是吗?只够换鞋底用的,您想想看!"

他不说了,很感兴趣地俯下身来,因为安托万刚刚把敷布拿掉。肿块没有什么脓了,胳臂已经消肿,伤口恢复得很好。

安托万一面浸着敷布,一面问:"你呢?"

"我怎么?"

"你挣的钱够养活自己吗?"

"噢,我呀……"罗伯拉着长声说。忽然,他神气活现地说:"我呀……我有办法!"

安托万很吃惊,抬起眼睛来,这一回,在那热情而又有主意的小脸儿上,看到了锐利的、有些使人不安的眼光。

那孩子巴不得说一说。挣钱养活自己,这可是个大话题,唯一值得说一说的事,也是从他能想事儿起,全部思想不停顿地去考虑的问题。

他急于把什么都说出来,把他的秘密和盘托出,就滔滔不绝地讲开了:

"姑姑死的那阵子,我当小办事员,一个月才挣六十法郎;可是现在,我在法院还作办事员,固定工资一百二。另外,办事员的领班,拉米先生,叫我来替换事务所擦地板的,他在早晨办事员到班以前,给地板上蜡。那个擦地工是个老笨蛋,他总是在弄上泥的第二天才擦掉,还只擦窗前人家见得着的地方。换了人不

吃亏！……这样，我就有了八十五法郎外快。干这个就象闹着玩儿似的，就象溜冰场……”他轻轻吹了一下口哨。“另外，这还不算完……我还有别的门路呢。”

他犹豫了一下，等着安托万再转过身来望他，仿佛只要看上一眼，就能准确地估量出安托万是否可靠。虽然他完全放心，为了稳妥起见，还是来了一段开场白：

“我觉得我可以说，才向您说这些事，您永远也不要露出知道的样子，嗯？”接着，他提高声音，说出他的秘密，越说越兴奋：

“您认识若兰太太吗？就是您家对面三号乙的门房——您可千万别说出去——这个好女人，她私造香烟，卖给人。甚至，如果什么时候您也有兴趣的话……不会吗？她作的香烟很好，柔和，不太紧，而且不贵。我回头让您抽支尝尝……反正，好象这种职业是绝对禁止的。要送烟、取钱不被人抓住，就得找个机灵人。下班以后六点到八点，我就给她干这个活儿。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模样。她呢？除了星期日之外，每天给我午饭吃，作为报酬。她又不是小吃店的老板娘，没说的！您说这也经济吧！不用说，那些主顾都是阔佬，他们付钱的时候，差不多总给我一点小费，十个子儿，二十个子儿没准……那么，您知道吗？这些，一点一点攒起来，就凑合可以……”

停了一下，安托万从他的声调可以猜出，小鬼的眼睛一定闪着自豪的光辉。安托万故意不把脸抬起来。

罗伯打开了话匣子，就兴致勃勃地往下说：

“晚上，路易回来的时候，累得趴下啦，我们就在家里做饭，煮个汤啦，鸡蛋啦，弄点奶酪啦，很快就做得。我们喜欢这样，觉得比到小饭店去强。对不对，路路？有时候，您瞧，我还为出纳员写笺头，我喜欢这个，漂亮的商号名称，工整清晰，一个接一个

的。干这事就是为了好玩。在事务所，他们……”

“把别针递给我，”安托万打断了他的话。他故意做出兴趣不大的样子，怕这孩子胡吹乱扯来逗他，但暗自想道：“这两个孩子，应该得到人们的关心照顾……”

绷带扎好，胳臂又吊在胸前。安托万看了一下表说：

“明天中午，快十二点的时候，我再来一趟。以后，你就到我家去换药。我想，星期五或者星期六，你就又可以工作了。”

“谢……谢谢，先生！”小病人终于说了一句。他那正在换嗓子的声音，听起来仿佛激动得过分了似的，沉默了半天说出这一句，显得十分可笑，罗伯禁不住哈哈大笑。这是一种喘不过气的、放纵的大笑，这个过于神经质的孩子一向紧张的情绪在这里一下子得到了发泄。

安托万从小口袋里掏出二十法郎：

“给你们贴补这个星期的开销，孩子们！”

可是罗伯往后退了一步，他皱着眉，扬起了脸：

“您瞧您！绝对不行！我已经告诉您了，我们够用！”为了说服急于要他们收下钱的安托万，他决定把最后的秘密也说出来：“您知道我们俩存下了多少钱？一笔财产！您猜猜！……一千七百法郎！对了，先生！是不是，路路？”忽然，他象戏里的坏蛋那样，压低了声音：“这还不算，我的新办法得手的话，钱还能增加呢！”

他的眼睛闪着亮光，安托万很惊奇，他在门口又停了一会儿。

“还有个门路……跟一个专门倒卖葡萄酒、橄榄和食油的贩子一块干。巴苏的弟弟，也是事务所的；您听听咱们的招数：下午从法院往家走——这跟别人都不相干，是吧？——我就到酒吧

间、食品杂货店去，烈酒，淡酒，我都送给他们。得学着兜揽生意，准成功！这么着，用不了七天，就可以把成桶的货都送出去了。这就净挣四十四法郎！巴苏说，如果我机灵的话……”

安托万从七层楼一边往下走一边独自笑起来。他对这两个孩子不由得十分喜欢。为了这两个孩子，他无论做什么都可以。他想：“没关系，就是得留心，别让他们机灵过分了……”

一二

下着雨。安托万坐上一辆出租汽车。越离圣-奥诺雷区近，他的好心情就越减弱，额头显出不安的模样。

无精打采地爬着楼梯，一天中已经是第三次上埃凯家。他心里想着：“但愿已经完了。”给他开门的女仆带着不寻常的神色看着他，很快地走上前来跟他说话。这时，他以为他的愿望已经实现。可是，这女仆只是带给他一句机密话：夫人要求大夫在看孩子之前先去她那里，她有话要说。

他没有办法推脱。她房里已经开了灯，房门开着。他进去的时候，看见尼科尔的头仰在枕头上。他走过去，她还是不动：她在昏睡。叫醒她未免不合人情。她是在安息，显得年轻，松快，所有的焦急和疲乏都在睡眠中溶化了。安托万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端详着她，很吃惊地发现在这个刚刚摆脱痛苦的脸上，已经显出那么安详的神气，渴望着忘却，渴望着幸福。螺钿色泽的眼皮已经垂下，睫毛重叠，有如金穗子，那样从容，那样慵怠……这一无遮饰的美丽面容多么乱人心曲啊！那凹下的嘴的曲线，那半张半合的嘴唇多么富有吸引力，只有休憩和希望的表情！安托万揣测着：“一个年轻人沉睡的脸上，为什么总有这

样巨大的魅力？而对于容易感动的人，在那不纯净的怜悯深处，又一直隐藏着什么呢？”

他踮着脚尖转过身去，悄悄地走出了房间，从走廊向小孩的房间走去。在隔板外面，就可以听到孩子嘶哑的、不断发出的叫喊。他只好鼓起勇气，扭开门把手，迈进门坎，再次与盘据着这间屋子的凶神较量。

埃凯坐在那里，两手放在房中间的摇篮边上，郑重其事地摇着。在摇篮的另一边，坐着一位守夜的女看护，戴着护士的头巾，低着头，手搭在围裙上，以职业护士那种耐心不倦的态度等待着。伊萨克·斯图德勒仍然穿着粗布上衣，盘着胳臂，一只手捋着黑胡子，靠着壁炉站着。

看到大夫进来，护士站了起来。可是埃凯还是看着孩子，好象丝毫也没有发觉有人进来。安托万走到摇篮旁边。这时候，埃凯才朝他扭过头来，叹了一口气。孩子的一只手挣出被窝，挥动着，安托万赶紧抓住这只滚烫的小手。孩子的身体马上缩了起来，仿佛一条小虫，使劲想钻到沙子里去似的。孩子的脸烧得通红，紫一块红一块，颜色跟放在耳朵后面的小冰袋一样昏暗。她那发卷，象尼科尔一样，金栗色的，被汗水或敷布浸湿，紧贴在额头和脸颊上，眼睛半睁半闭。在肿胀的眼皮下，混浊的瞳仁反射出金属的光，好象死了的动物。摇篮来回晃荡，孩子的头也跟着无力地左右摇摆，仿佛给从嘶哑的小喉咙里不时发出的呻吟打着拍子。

看护很殷勤，早已拿来了听诊器，可是安托万摇摇头，示意不必听了。

“这是尼科尔的主意，”埃凯用异常的嗓音，差不多是高声地

说道。安托万很奇怪，好象没有听懂，他就又不慌不忙地解释道："摇篮，您看到了吧？……这是尼科尔出的主意……"他含含糊糊地笑笑，在烦恼混乱中，这样一些小事似乎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他几乎马上接着说：

"是啦……是我们到七楼上弄来的……她的小摇篮！……七楼上，尽是灰尘……只有摇她才能让她安静一会儿，您看不是吗？"

安托万很激动地看着他。他明白，在这样的时刻，他的同情无论多么深厚，也决不能衡量这么强烈的痛苦。他把手放在埃凯的手臂上。

"您已经精疲力竭了，可怜的朋友。您得去躺一会儿。把体力消耗完有什么用处呢？"

斯图德勒特别说明：

"你这是第三个晚上没有睡觉了！"

"要理智一些，"安托万弯下腰去，说道。"您就要用全部精力来对付……不久以后。"他从生理上就感到有种愿望，要把这可怜的人从摇篮边拉开，尽快地把那么多毫无价值的痛苦投入无知无觉的睡眠中去。

埃凯没有回答，还继续摇着孩子。不过可以看到，他的肩膀越弯越低，仿佛安托万说的"不久以后"要他担起来的痛很沉重。然后，不等别人再要求，他自己站了起来，招手要看护来替他坐在摇篮旁，脸上满是泪，也顾不得擦擦，转过头来好象要找什么东西，最后，他走到安托万身旁，鼓起勇气看着安托万的脸。安托万看出他眼中的表情完全变了。这双近视的眼睛，本来锐利坚定，现在却变得迟钝了，转动起来很缓慢，注视时，眼神又迟

重又颓靡，安托万吃了一惊。

埃凯看着安托万，嘴唇抖了一会儿，才小声说：

“应该……应该作点什么……她多么痛苦，您知道……让孩子受罪，有什么好处呢？对吗？……要有勇气……来做点什么……”他住嘴不说了，好象在乞求斯图德勒的支持，然后，又用沉重的眼光盯着安托万说：“您，蒂博，您应该做点什么……”说完之后，好象避免听到答话似的，垂下脑袋，踉踉跄跄穿过房间走掉了。

安托万呆呆地站了一会儿，接着脸突然红了，脑子里一大堆混乱的想法。

斯图德勒拍了拍安托万的肩膀，盯着他轻声问道：“怎么样？”他的眼睛，很象某一种马的眼，又长又大，在湿润的眼白中，灵活地游动着失神的眸子。这时，他的眼神也象埃凯，呆瞪瞪地，带着恳求的样子。

“你打算怎么办？”他小声问。

在这短短的静默之中，他俩的想法都一样。

“我吗？”安托万吞吞吐吐地说。但是，他明白斯图德勒并不认为他解释一下就可完事。然而他突然说道：“唉！我很明白，但是埃凯说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我甚至不能露出听明白的样子。”

斯图德勒朝护士那边瞥了一眼，说了一声：“嘘！”然后，把安托万拉到走廊里，关上了门。

“你是不是认为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他问道。

“没有了。”

“任何希望都没有了？”

“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怎么办？”

安托万感到沉重的不安，怀有敌意地沉默着。

“怎么办？”斯图德勒说。“用不着犹豫，应该尽早结束！”

“我跟你一样也希望这样。”

“只希望是不够的。”

安托万抬起头来，坚定地说：

“可是，任何事也不能再多做了。”

“不对！”

“是这样！”

你一句，我一句，语气都越来越决断，于是，斯图德勒只好闭住嘴停了一会儿。

“打针……”他终于说道，“我是外行……也许，加大些剂量，就……”

安托万断然打断了他的话：

“你别说啦！”

他感到一阵狂怒。斯图德勒静静地观察着他。安托万双眉拧在一起，脸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紧绷着，牵动了嘴唇，骨瘦嶙峋的脸上，肉皮一起一伏地跳动，仿佛皮肉之间传导着神经质的颤动。

一分钟过去了。

安托万不那么激烈地又说了一遍：“你别说啦，我明白你的意思。希望早些结束，我们大家都明白。但这只是初出茅庐的大夫的一种……愿望！首先，有一件事：要尊重生命！完完全全地，尊重生命……如果你现在还当大夫，你的观点也会和我们大家完全一样。必须有某些法律规定。我们的权力，要有个限度，否则……”

"只要觉得自己是个人，唯一的限度，就是良心！"

"对呀！正是良心，职业的良心！……你想想吧，可怜的人！如果有一天医生们都以为自己有这种权力……况且，没有一个医生……你知道吗？伊萨克，没有一个医生……"

"那么……"斯图德勒尖声喊叫。

安托万又打断了他的话：

"埃凯自己也上百次地遇到过同样使人……痛苦，同样……绝望的情况！他自己，他没有一次主动地去……去结束……绝对不行！不论是菲利普，不论是里戈，还是特勒亚尔，或是其他堪称医生而无愧的人，你明白吗？绝对不行！"

"那么，"斯图德勒发了脾气，说道，"你们也许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可是照我看，都是窝囊废！"

他退后一步，吊灯突然照亮了他的脸。脸上清清楚楚地表达出言语不尽之意，不仅有愤慨的蔑视，还有挑战，简直象威胁似的，仿佛私下里已经打下了什么主意。

"好，"安托万想："到十一点，我自己打针。"

他什么也没有说，耸耸肩，回到房里，坐了下来。

雨不停地下着，打着百叶窗，水滴有节奏地敲着窗上的白铁皮。在房间里，摇篮摇个不停，有节拍的声音压过了孩子的呻吟。混杂在一起的这些声音，与已被死神控制的夜的寂静，形成了使人无法摆脱、使人心痛如绞的一片调谐。

"刚才，我一连两三次都没有把话说清楚，"安托万的紧张情绪还没有平息下来，想道。（这种情况，在他倒是少见的，除非坚持装出一种样子——例如在一个十分敏感的病人面前，不得不想法子说谎；或者在谈话中支持了一种现成的想法，但是对于这

问题他个人又还没有自己的观点。)他心里想道:"这完全是哈里发[①]的错。他用眼角瞧了一眼那个"哈里发",他已经回到原来的位子上,脊背靠着壁炉。这时,安托万回忆起来,十年以前,他在医学院附近遇到的大学生伊萨克·斯图德勒那副模样。那个时候,整个拉丁区的人都认识哈里发,留着米堤亚国王式[②]的胡子,圆润的嗓音,有力的笑声,还有那任性的脾气,爱捣乱,急躁易怒,又直又愣。大家都觉得他与众不同,命中注定将来要出人头地。后来,有一天,大家发现他突然不念书,马上去挣钱养家糊口了。有人说他的一个当银行职员的哥哥因为侵吞公款自杀身亡,他得挑起养活寡嫂和侄子们的担子。

孩子更为嘶哑的喊声打断了他的回忆。这一会儿,安托万观察着孩子抽搐的样子,他尽力记下来动作的频率,但是,那小孩象宰过的小鸡似的,手脚乱扑腾,从这种动作中什么也看不出来。这时,跟斯图德勒争论时就感到的不舒服突然增长起来,达到了非常难受的程度。为了拯救一个危急的病人,任何大胆的行动安托万都能够去做,可以亲自去冒任何危险。可是在这种毫无出路的情况中受挫,束手无策,只能眼看着死神取得胜利,他可真受不了。况且,现在,一个弱小的生命在无休止地挣扎,含糊不清地喊叫,特别刺激他的神经。不过,安托万已经习惯于看着别人、甚至是年纪很小的人受苦,为什么今天晚上他就不能无动于衷呢?在别人临终的时候,总会有一种神秘的、使人难以忍受的气氛,就是这种气氛使安托万这时产生了一种难以克制的苦恼,仿佛他对这个结局毫无思想准备似的。他觉得心灵深处

① 斯图德勒大学时代的外号,原意是穆罕默德的继承人。

② 米堤亚,古国名,在亚洲西部,里海西南,公元前五世纪为波斯并吞。

都受到了触动，使他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行动，对于科学和生活的信心都发生了动摇，好象波浪把他淹没了似的。一列悲惨的队伍，从他眼前走过，那些他已确定无法治愈的病人……只算今天早晨看过的，名单就已经很长，有四五个住院的病人，于盖特，小欧内斯特，眼睛将瞎的婴儿，还有这个……他显然忘记了！……他仿佛又看到父亲瘫在大安乐椅里，厚厚的嘴唇上湿淋淋地沾着牛奶……日日夜夜饱受痛苦折磨，不出几个星期，该轮到这个原来很健康的老人了……每一个人，一个接一个，都要到达这一步！……对于这种普世的大苦恼，没有任何道理……他愤愤地想："不！生活十分荒谬，生活并不美好！"他好象跟一个永远也不会变的乐天派在争论似的，而这个顽固的、愚蠢的、沾沾自喜的乐天派正是他自己，正是平常日子里的安托万。

护士悄悄地站了起来。

安托万看看表，该打针了……他很高兴能够换换地方，能够做点什么事情。一想到马上就能逃出这个地方，他几乎又振作起来。

护士用托盘端来注射用具，他敲开针药瓶，把针头插进去，把药液吸到注射器上规定的刻度，然后亲自把安瓿瓶里四分之三的药液倒到废物桶中。他感到斯图德勒专注的眼光在盯着他。

针打完了，他又坐下，想等等孩子稍稍缓和的迹象。他向孩子弯下身去，又一次摸了摸跳动十分微弱的脉搏，低低嘱咐护士几句，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到盥洗室用肥皂洗了手，过来沉默地跟斯图德勒握了手，然后，离开了房间。

他踮着脚尖，穿过整个一套灯火明亮但冷冷清清的住宅。尼

科尔的房间已经关上了门。他渐渐远去，孩子的呻吟声也就微弱了。他悄悄打开前厅的门，又悄悄关上。在楼梯口，他竖起耳朵，什么也听不到。他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轻快地下了楼。

在屋外，他不禁又回过头，看了一下房子黑暗的正面，在那里，一排百叶窗透出了灯光，象在节日的晚上一样。

雨刚停，一股股水流还在急速地沿着人行道往下淌。渺无人影的街道，镜面似的闪闪发光，伸展到遥远遥远的地方。

安托万觉得冷，竖起衣领，加快了脚步。

一三

这水声，这湿淋淋的路面……他突然想起了一张泪痕纵横的脸，埃凯站着，眼光象在恳求："您，蒂博，应该做点什么……"他一下子不能驱散这令人难堪的幻象。"父亲的感情……尽管我努力想象，这种感情对我来说还完全是陌生的……"他又突然想到了吉丝："家……孩子……"纯粹是假设；不可能实现的幸福。今天晚上，他觉得，想结婚不仅是不成熟的想法，简直是发了疯。"是利己主义，还是没有胆子？"他想。脑子又转到别处去了："现在，就有个人认为我没有胆子，那就是哈里发……"他烦躁不安，仿佛又看到自己无可奈何地站在走廊里，面对着斯图德勒那张平庸而又激动的脸和他的直瞪瞪的眼光。安托万想避开这时候不断围绕着他的那一串想法。"胆怯"，他不太喜欢这个词，他找到另一个词："怕事"。"斯图德勒认为我怕事，真蠢！"

他走到爱丽舍宫前面，一队保安警察齐步走着巡逻，围着爱丽舍宫转了过来，人行道上传出枪托的碰击声。安托万还没有来得及防备，脑中出现了一连串的推想，好象在梦里跳动的影子

似的：斯图德勒支开了护士，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注射器，等护士回来时，摸摸孩子，那孩子已成了小小的尸体……大家切切私议……有人去告发……不准入土，验尸……预审法官……保安警察……"有什么事我都承担好了！"他很快地作出决定，从一个哨兵面前经过，就打量了他一下，"不，"他好象对想象中的法官说话似的，怀着挑战的神气说道，"除了我打的那针以外，没有别人打针，我故意加大了剂量，孩子的病已经完全没有希望，我要求承担一切……"他耸耸肩膀，微笑一下，放慢了脚步。"我真可笑。"然而，他感到这些问题不会就此了结。"别人打了致命的一针，而我却准备承担全部责任，那么我为什么要断然拒绝自己来打这一针呢？"

有些问题，在短时期内竭力考虑，不用说解决不了，甚至连个头绪都理不出来，所以他在心灵深处总是十分烦恼。他想起跟斯图德勒的谈话。那时，他心情激动，没有把话说清。虽然他这样作并不觉得后悔，但想起自己扮演的这个角色，说的那些话，与他整个的人，与他内心某种本质的东西并不十分一致，他还是觉得有些不舒坦。他还有这样一种模模糊糊然而又阵阵刺痛的预感：他现在扮演的这角色和说的这些话，总会有一天，与他的观点和行为处于对立地位。这种内疚当然十分明显，安托万才无法解脱。因为一般说，自己已经做过的事，他从来不去评断是非。后悔这种概念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喜欢自己剖析自己，近几年来，他甚至十分热情地观察自己，但出发点纯粹是心理上的好奇：认为自己有什么优点，有什么劣点，跟他的气质是再抵触不过了。

有个问题在他心中越来越鲜明，使他不安的心情更加强了："莫非在这件事上，同意比拒绝需要更多的毅力？"每当他要二者

取一，但推敲起来采取这个或那个理由又不相上下时，通常，他选择那个更需要有意志力的决定：试验了之后，他认为，这差不多是最好的抉择。可是今天晚上他不得不承认，他选择了容易的道路，现成的道路。

他说过的那些话不断纠缠着他。他对斯图德勒说过："尊重生命……"这些老生常谈的词句，绝不会有人认真怀疑其含义。"尊重生命……"是尊重，还是盲目崇拜？

他回忆起从前曾使他激动的一件事，那是特里吉诺克地方一个双头婴儿的故事：

十五年以前，蒂博一家在布列塔尼一个港口度假。一个渔夫的老婆早产，生下了一个长着各自分开的两个头的怪胎，两个头长得都很完整。孩子的父母要求当地的医生不要让这个小怪物活下去，可是医生拒绝了。那父亲是个有名的酒鬼，就扑到那新生儿身上，亲手把他掐死。只好把那渔夫抓住，拘留起来。这事在村子里引起了很大波动，成了旅店里饭桌上作海水浴的人们说不完的话题。那时候，安托万只有十六、七岁，他现在还回忆得起他跟老蒂博先生之间的激烈争论，这是父子之间第一次猛烈的交锋。那时，安托万有年轻人简单化的固执劲头，坚决主张大夫可以得到许可，立即结束这个注定活不长的生命。

现在，他发现对于这种特殊情况，自己的意见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于是，他很惶惑了，想道："如果是菲利普，他会怎么看呢？"毫无疑问，安托万不能不承认，菲利普连想都不会想要去结束这条生命。不但如此，残废的小孩要是有了危险，菲利普甚至会竭尽所能去拯救这个可怜的生命。里戈大夫，代里涅大夫，都会这样作，鲁瓦捷耶大夫也同样。所有的医生——毫无例外——只要还有一丁点生命，治病救人的义务就是无可争执的。本来就

是要热心救人的行业嘛……他仿佛听见菲利普带鼻音的声音，"我们没有这份权利，我的孩子，没有这份权利！"

安托万愤愤不平："权利？……您不是跟我一样，明白什么权利呀、义务呀这些词儿的价值吗？除了自然的法则之外，不存在其他的法则，而自然的法则是不可抗的。那些所谓道德法规是什么东西呢？是若干世纪以来在我们中间扎下根的一大堆习惯而已……仅此而已……从前，这些道德信条对于人类的社会发展也许不可缺少，但在今天呢？把一种什么神圣道德，绝对命令的名目给予那些卫生和治安的古老规则难道还算合情合理吗？"教授什么都没有回答。安托万耸耸肩膀，双手深深插进大衣口袋里，走到对面人行道上去了。

他看也不看路，信步往前走，心里还跟自己争论着，"首先，道德对我根本就不存在，这是一个事实。应该，不应该，善，恶，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些词而已。用这些词是为了跟别人一样，它们的价值就在于谈话的时候对我方便。但在内心深处，我已无数次发现，这些都与现实并不真正适应。我一向如此……不！这样说有些过分……我有这种看法是自从……"拉歇尔的形象从他眼前闪过。"不管怎么说，是自从很久以来了……"在这一会儿，他真心实意地想找出他的日常生活是在什么原则之上安排的，但他找不到。他只好退而求其次，试探着说："是一种诚恳吧？"他考虑了一会儿，想得明确了："或者，不如说是一种洞察力？"他的思路还很乱，但是暂时对这个发现他还相当满意。"就是这个。显然，这不算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了，当我在自己身上寻找这种洞察一切的需要时，无论如何，这是我能找到的几个固定点之一……可能我在不知不觉中，一向把它当作一种道德准则，为我所用……可以表述为，只要明察一切，就可以充分自

由……总的来说，这相当危险，但在我身上，效果还不坏。做事都要看有什么样的眼光，要明察一切……要用实验室里练就的那种自由的、明晰而不夹杂私利的眼光来观察自己，用玩世不恭的态度看看自己怎样思想，怎样行动，正确地认出自己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就承认什么样，就象数学的推理一样。这时候呢？这时候我就差不多可以说：一切皆可为……一切皆可为，只要是不自欺，只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尽可能了解为什么这样做！"

他又几乎是马上讥讽地笑了一下，"最令人不解的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的话，我的一生，就是那个'完全的自由'，无所谓善恶的完全自由，差不多仅仅奉献给实践别人所说的善事。那么，这种漂亮的超脱又达到了什么目的呢？只不过是做别人也做的事，并且是流行的道德观念所认为的好人所做的事！今天晚上的行为就是一个证明……那么，我是不是实际上已不由自主落到了这样的地步，也顺从了大家都遵守的道德准则？……菲利普听到一定会微笑起来……我却不愿承认，人作为社会动物那样行动的必然性比一切个人的本能更不容抗拒！那么，怎样解释我今天晚上这种态度呢？行动与推理竟会分离，互不相关，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真是不可思议！在我内心深处，应该说，我承认斯图德勒的想法有道理。我向他提出的那些含含糊糊的异议一点价值都没有。合乎逻辑的是他：那个孩子白白遭受痛苦，拼命挣扎一番以后，结局绝对不可避免！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那么怎么办呢？只要我思考一下，就会看出，让她快点死掉只有好处。不仅对于孩子是这样，对于埃凯夫人也是这样。显然，那位母亲在目前状态下，无止无休地看到孩子濒于死亡的痛苦，绝不是没有危险的……埃凯肯定早就想到了这一

点……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只满足于推理，那些道理的价值是勿庸置疑的……可是，人总不单单满足于逻辑推理，这岂不是件怪事？我这样说倒不是为怯懦开脱。扪心自问，我非常明白，今天晚上让我这样回避的，并不单纯是怯懦。不是，而是某种跟自然法则一样急迫，一样不容推却的东西。可是我现在还弄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他一个个地想了很多种解释。莫非就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意识？有这种意识存在，安托万是相信的，它仿佛沉睡在我们心中明晰的思想下面，有时候，就苏醒过来，冒了出来，夺过领导权，发起一个行动，然后，又不作任何解释就消失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了。或者，说得简单些，莫非必须承认有一种集体的道德规律，而人单纯以个人的名义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觉得好象是眼睛扎了起来在兜圈子。尼采①有句时常被引用的名言，说人不应该是个问题，而应该是个答案。安托万现在想重新回想起这句话的字句。以前，他觉得这个原则含义十分清楚，而近年来，他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能适应了。他已经发现过自己的某些决定（通常是自发作出的，并且时常是十分重要的决定）与他所习惯的逻辑矛盾，以致他经常自问，“我真是我自认为那样的人吗？”这个疑问在暗中一闪即逝，就象闪电一样，刹那间划破黑暗，但是过后，黑暗却更见浓重，他也就马上把它赶走了——今天晚上，他也把这个疑问推开去。

周围的环境也有利于他不再去想。他走到王宫大街，从一个面包店的气窗里，一股烤面包的香气，就象一阵呼气似的热烘烘的向他迎面扑来，突然分散了他的思绪。他打了一个哈欠，张望

① 尼采，德国十九世纪哲学家。

着，想看看哪家小吃店还亮着灯光。忽然，他很想到法兰西喜剧院附近的泽姆酒家去吃点东西。那是一家通宵营业的小酒馆，安托万有时夜间过桥之前①，进去坐坐。

"反正很奇怪！"他在心里静默了一会儿，又想道。"怀疑也好，推翻也好，超脱也好，全都没用。不管愿意不愿意，有一件事总是不可动摇，任何怀疑都损害不了的，那就是人总需要觉得自己有充足的理由……这一个钟头以来，我不就给了自己一个很好的证明吗！……"他觉得又疲乏，又没有得到满足。他想找一个自明之理，让一切都相安无事，也使自己得到平静。他懒洋洋地想道："凡事无不纷争骚扰，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内心发生的这一切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一切生活之物的矛盾冲突。"

他走了一段时间，没有明确地想什么。热闹的大街快到了，眼前几条小街上，不断可以碰到夜出的游女，她们非常善于交际。安托万和和气气地把她们打发走了。

慢慢地，他下意识的思想活动更为集中了。

"我活着，"他终于这样思考；"这是事实，换句话说，我在不断抉择，不断行动。好吧。但是，就在这里出现迷宫。我的抉择，我的行动，是以什么名义呢？我一点也不明白！难道是以我刚才想到的什么明察一切的名义？唉！不对……只不过是理论！……归根到底，我想保持清醒的想法从来就不是促成我任何决定、任何行动的真实原因。只是在我行动以后，所谓明察一切才开始起作用，让我自己看来已经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然而，自从我成为会思考的人以来，我感觉到，使我几乎不断地选择这而不是选择那，这样行动而不是那样行动的，是……姑且可以说是本

① 这里指的是走过塞纳河上的桥。

能，是一种力量的促使。但是，就在这里最叫人莫名其妙，我发现我行动的方向并不彼此矛盾。一切正好是仿佛我遵循着一条不容更改的规律在行动……对，不过，是什么规律呢？我却不知道！每逢我生活中最严重的关头，这个内在的冲动总使我选择一个特定的方向、朝着这个方向行动。我一再自问，是以什么名义？但没有答案，我总碰到一堵黑暗的墙壁。我自己倒觉得很安宁，活得很好，正当合理，然而却生活在一切规律之外。无论是往昔的学说，今日的哲学，以及我自己的内心，到处都不能找到我满意的答案。我明知道无法赞同任何规律，我却丝毫不觉得我可以遵照执行。一切明文规定的规章制度，没有哪一条我觉得可以哪怕是大约地适用于我，也没有哪一条能够解释我的行为。尽管如此，我在继续前进，稳步前进，毫不游移，可以说是一往直前。这多么奇怪！实际上，我仿佛是一艘快艇，在自己的航道上行驶，勇敢前进，哪怕是舵手并没有罗盘……当然，好象是有某种秩序在制约着我！而这，我甚至能感觉得到，我的天性就是井然有条。但是，这种秩序是什么呢？……尽管如此，我从不抱怨，我很幸福，我绝不期望换个样子，我只是想弄明白我之所以如此是凭据着什么。这种好奇里面还有一点不安。这么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谜吧！我能找到我自己的谜底吗？我能总结出我自己的规律吗？能有一天，我会明白，这一切是以什么名义呢？……”

他加快了脚步，看到广场那边泽姆酒家明亮的招牌，心里只想到肚子确是饿了。

他快步闯进门去，撞着了走廊里的几个装牡蛎的筐子，它们把又涩又腥的味道散布在过道里。

酒吧间占据着整个地下一层。要下去得通过一个螺旋形楼梯。楼梯很别致，并不显得是通往楼下的。这个时候，大厅里满是夜游客，围着桌子，坐在由厨房气味、酒精和烟卷气味合成的一团热乎乎的烟雾里。电扇呼呼地扇着。上着漆的桃花心木家具和绿色的皮垫使这没有窗户又矮又长的房间象是轮船上的吸烟室。

安托万选了一个角落，把大衣扔在长皮椅上，坐了下来。顿时，他感到一阵舒适。但是，另一方面，他仿佛又看到病孩子的房间，那浸着汗的小身体，徒然地在抽搐挣扎。他耳朵里好象还听见摇篮那单调的节律，好象是有一只脚在一下一下地打着拍子……他身子一缩，突然觉得心里堵得慌。

"一位吗？"

"一个人。烤牛肉，黑面包，一大杯威士忌，不要放苏打，还要一瓶清水。"

"不要干酪汤吗？"

"也行。"

每张桌子上都有一个大盘子，里面堆着薄得象月亮花[1]似的炸土豆片，撒着盐花，让顾客吃了老觉得口渴。安托万嚼着摆在他眼前的土豆片，觉得很好吃，这才知道他是多么饿了。他等着那份干酪汤，小火燉出来的，冒着泡，粘乎乎，加了洋葱。这是这地方的拿手菜。

离他不远的地方，有几个人站着，要人给他们拿大衣。这吵

---

① 月亮花是欧洲的一种观赏花卉，花紫色，很艳丽，角果呈团扇形，所以法国人将这种植物称为"教皇的硬币"。此处是说炸土豆片又圆又薄，象月亮花的角果。这种花卉还没有中国名称，它的拉丁名称为 lunaria，有月亮意，姑且译为月亮花。

吵嚷嚷的一群中，有一个年轻女人，偷偷地打量着安托万，他们的眼光遇到一起，她朝他几乎看不出来地笑了一下。这張版画上日本女人的脸，是在哪儿遇到过的呢？扁平而光滑，直直的眉毛，细细的眼睛，还微微有点蒙古相。她瞒着所有的人，那么狡黠地向他递了个眼色，安托万觉得很有意思。啊！她是但以理·德·丰塔南的一个模特儿，在玛扎里纳大街的老画室里看见过许多次了。现在，他甚至很清楚地回忆起他在那个炎热的夏天下午看到的场面：时间，照明的灯光，她摆的姿态，都想起来了。他还记得他当时虽然很忙，还是逗留在那里的纷乱心情……他眼看着那女人一直走出了门。但以理是怎么称呼她的？那名字好象是一种茶叶的牌子……在走出去之前，她又回了一次头。那次看见的她的身体在安托万的记忆中留下的也是又平又滑又神经质的东西……

在他以为自己爱上了吉丝的那几个月里，他的生活中差不多没有任何女人的位置。实际上，从他跟雅方诺夫人决裂之后（跟她的关系维持了两个月，结束的时候，几乎搞得很糟），他一个人生活，没有情妇。这一刹那间，他感到痛心的遗憾。他呷了一口刚刚端来的威士忌，自己揭开汤钵的盖子，闻闻蒸腾起来的香气。

这时，看门的过来，递给他一张叠成四折的皱巴巴的纸，是一张游艺场的节目单，在角上，用铅笔写道：

“明晚十点，泽姆酒家？”

“等着回信吗？”他问，他觉得好笑，又有些不安。

“不要，那位太太已经走了，”看门的回答道。

安托万决定不把这个约会放在心上，但是，他还是把那张纸揣到衣袋里，喝起汤来。

"生活，多么美呀！"他忽然想道。他猛然感到一阵纷乱的愉快情绪。他肯定地想："对，我爱生活。"他又考虑了一会儿："归根结底，我并不需要任何人。"关于吉丝的回忆又飞翔起来。他承认，即使没有爱情，生活也很幸福。凭良心说，就在吉丝在英国的那段日子里，离她很远，他也照样感到很幸福。另外，在他的幸福之中，什么时候女人占很大的位置呢？……拉歇尔？……对，拉歇尔！可是，如果拉歇尔不走，又会怎样？何况，他不是觉得自己已经从这类的激情中彻底恢复过来了吗？……今天晚上，他甚至不敢把他对吉丝的那种感情称之为爱情。他要另外找个词：是倾慕吗？……这一阵，对吉丝的思念占据着他的心头。他要把这几个月自己心中种种感情理出个头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他按照自己的标准给吉丝造了一个形象，与真正的吉丝差异很大，就在今天下午，这个真正的吉丝还……可是他不愿久久地停留在这种对比上。

他先喝了一大口掺水的威士忌，开始吃烤牛肉，心里又重复一句：他热爱生活。

在他看来，生活首先是广阔的天地，象他自己这样积极肯干的人，只要满腔热情投身进去就是了。他说热爱生活，那意思就是爱他自己，有充分的自信。有时当他特别想到自己的生活时，他觉得生活不仅好象是个准备得十全十美的练兵场，好象一个有无穷无尽可能性的整体，并且还是而且特别是一条展现得清清楚楚的道路，一条必定通到某个方向去的直线。

他觉得那口十分熟悉的钟又敲响了，那钟声他一听起来就满心宽慰。"蒂博，怎么样？"他内心的声音在低语。"他三十二岁，正是美好的发轫之年……身体怎么样？好极了，象一头口轻的牲口那么禁得住折腾，精力充沛……聪明吗？又大胆又机灵，不

断进步……工作能力怎么样？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物质条件也优越……总之，条件齐备，没有弱点，也没有恶习。没有任何累赘妨碍他克尽天职！而且正当顺风！”

他伸开两条腿，点着一支烟。

他的天职……从十五岁开始，医学就不断强烈吸引着他。直到现在，他仍然当作教条似的确信医学是人类智力活动的成果，囊括了二十个世纪以来在各个知识领域里的探索成就，医学是人类天才可以自由发挥的最丰富的领域，是人类思维探索永无止境的科学，然而又深深扎根于最具体的现实生活中，与人类有直接而又恒常的联系。他特别重视这一点，他从来不赞成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把自己的观察只限于显微镜的视野之内，他喜欢医生与千变万化的实际密切结合。

“蒂博需要的是，”内心的声音又说，“要为自己更使劲地干……不要象代里涅和布瓦斯特罗那样，让病人缠住不得脱身……要找出时间，组织和进行实验，整理自己的医学成果，从方法中总结出线索来……”因为安托万对自己前途的设想总是象那些最有名的大师一样：还不到五十岁，名下就有了不少发现，特别是，说不定给他自己独特的方法已经打下了基础。目前，这套方法的轮廓还不甚分明，但是有的日子他相信他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对！不会太久了……不会太久了……”

他的思想越过了父亲逝世这样一种黑暗时期，再过去，道路就又光明灿烂。他连着吸了两口烟，在喷出两口烟雾之间，又想到父亲的死，却跟以往想的不一样，没有丝毫惶恐，没有一点悲伤，相反，仿佛是一种不可免的、期待之中的解脱，仿佛地平线突然开阔起来，为他日后展翅高飞提供了条件。成百上千新的可能性展现在他眼前。“给顾客看病，要马上有所选择……给自己

留下空余时间。以后，要找一个固定的助手帮忙作研究工作，也许就是秘书，可是不要一个合作者。要一个年轻人，有善于接受一切的智力，由我加以训练，能帮我作些事，让我腾出手来……而我呢，我就能加紧苦干……发愤努力……发现新问题……啊！对，我肯定能作出一番事业！……"他的嘴唇上浮起一丝笑容，反映出他内心里高涨起来的乐观情绪。

突然，他扔掉烟卷，停住了，沉思着："想起来真是怪事！那种道德意识，我已经从生活中驱走，不到一个钟头以前，我觉得我已经彻底摆脱掉了，现在却突然发现它仍在我心上！而且不是隐藏在意识中未经勘察的某个黑暗角落里！不！相反，它蓬勃发展，根深蒂固，清除不了，彰明较著地占据主要位置，就在我精力和行动的中心，就在我职业生活的正中心。这并不是玩弄词句：作为一个大夫，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的确对正直有确定不移的观念；而在这一点上，我想，我完全可以说永远不会让步……这一切怎么调和起来呢？"他又想道："去它的吧！为什么总想调和呢？"的确，他很快地就不再去想了，也不再明确地去想什么，只是懒洋洋地浸沉在夹着点疲乏的舒服感觉里，慢慢地觉得有点麻木了。

一对开着小汽车来的夫妇走进来，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脱下沉重的大衣，堆在长椅子上。男人大概有二十五岁，女的比他小一点。真是天作地合的一对。两个人都又瘦又高，身强力壮，两个人都是棕色的头发，明亮的眼睛，嘴很大，牙很结实，脸冻得通红。同样的年纪，同样健康的身体，同一个社会阶层，同样自然优美，显然志趣口味也一样。反正，胃口总一样。两人紧挨着，用同样的速度大口咬着两块一模一样的三明治，然后用同样

的姿势喝干了两大杯啤酒，又穿上他们的皮大衣，没说一句话，也没有互相看一眼，用同样轻快的步伐走了出去。安托万目送着他们，他们使人想到堪称模范的融洽，一对美满的夫妻。

这时，他发现大厅差不多空了。他的眼睛从远处的一个镜子里看看头顶上的一个大钟："十点十分？不！是反的。怎么？快两点了？"

他站起来，摇动一下麻木的身体，尴尬地想："明天早晨就会精神了。"

看门的伙计在狭窄的楼梯上缩成一团打盹。安托万上楼的时候，有一种活跃的想法，立刻很清楚地想起了一件事，暗暗地笑了："明晚十点……"

他跳上一辆出租汽车，五分钟之后，走进了家门。

在前厅的桌子上，晚上来的信件在等着他。很显眼的地方，摆着一张打开的纸条，是雷昂的笔迹：

"将近一点，埃凯大夫家来电话，小姑娘死了。"

他把纸条在手里拿了一会儿，又读了一遍。"早上一点钟？我走了之后？……是斯图德勒？在看护面前？不会吧……肯定不会……那么，是我打的那一针？也许……剂量虽然小，可是脉搏已经那么弱……"

惊奇已经过去，现在的主要感觉是松了一口气。对于埃凯和他的妻子来说，无可挽回的事实不管如何痛苦，折磨人的等待总算结束了。他回忆起睡着的尼科尔的脸。不久之后，一个新的生命，就会在那儿，在他们俩之间诞生。生命克服了一切，没有不可愈合的创伤。他随手拿起信件，心头沉甸甸的，想道："不管怎么说，他们俩真可怜。我明天去医院之前，先到他们家去看

看。”

在厨房里，母猫伤心地喵喵叫，安托万骂道：“这讨厌的猫，要打搅我睡觉了。”忽然他想起了小猫。他推开一条门缝，母猫扑到他两腿之间，哀怨而又温存地使劲在他身上蹭来蹭去。安托万弯腰去看那铺着破布的篮子，篮里空了。

他不是说过吗？“您是不是要把它们都淹死？”生活就是这样……为什么要两样呢？是以什么名义呢？

他耸耸肩，抬眼看看挂钟，打了个哈欠。

“还可以睡四个钟头，行呀！”

他又拿起雷昂写的那张字条，揉成一个团儿，愉快地扔在柜子顶上。

“好吧！去痛痛快快地用冷水淋浴……这是蒂博的生活方式，上床之前，把疲劳先融化掉！”



书　号：10188·445
定　价：　2.45 元